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五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四)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一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四)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徐孚遠謝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典文初泰閣

鄭給諫奏疏

疏

懲欺附以往後漸疏

錦衣官校

鄭自壁

竊惟詔令者出之朝廷以儆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宗社安危之攸繫也詔令所出則賞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錦衣官校

平露堂

罰第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

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士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

此而已詔令一布而中少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爲無

據而況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之下孰不恣僥倖之

念哉正德年間稍姦用事內官西廠朝人而暮獲功

張銳錢寧辰陽而西陲職故挐平人爲捕獲則盜賊

拾俚語爲緝訪妖言身不違凡庸而邀微奏功目不

識鋒鏑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苴

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

革數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

有冥頑不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頗荷聖恩

曲垂寬宥禁以本等冠帶免其追賄俸擬實出望外

然狐鼠之黠不忘城社之惠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

之飮今有如李全元鑄與王邦奇輩輪流首倡朝夕

會盟以鑽刺爲多能以抗詔爲有力以貪緣詔爲

多歸以打點成事爲利及出入內府三五成羣此等

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巾幗舉知之不惟外臣知之

而近侍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解

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爲彼所惑過聽甘言貪圖賄

賂而反陰於陛下之側爲之所者不然陛下不

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位等所不能不駭愕

也況先次諭旨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

勘明白來說一則曰遇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

說則是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

網不足以緘佞口而厭衆心今日之青薇將累次勘

明裁革李全元鑄等備介奏請衛意當時彼差官員

與該衛人等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

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駁查數次况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檢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供同在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及覆奏開祇見宸聰之責而彼職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

重爵賞以彌雲端疏 傅陞丁臣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工匠工作人等接內官監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關

皇明經世編

郭裕謙疏

傅陞丁臣

三 子露堂

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家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附辦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污奏對計得六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欽依諭命既真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於各器一事各器之所以致人榮重者莫越於文武二途故武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積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登而序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

試優而後授開有外此而得非恩出膏穉則劍聯威曉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微恩故事遊戎未審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各制額贊使迫迫自首肯輸勸強遲暮屬今榮曹之需關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入役張願耗廩徒手攫官者難易果何如耶陛下試請少注庸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且內官監以蓋造乞恩惟內臣弟姪有方鑽刺如籍

皇明經世編

郭裕謙疏

傅陞丁臣

四 子露堂

錦衣其諸匠作則皆衙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其褻濫名器破列舊規之失科部察行無慮數四尚意天啓 聖衷行即放罷領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錄李甲匠王前兒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於恩蓋不多見胡得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宦籍其為黃綠之計固不殊矣所惜禮義清地可屬工師近侍衙門淪為匠局將來鎮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之微咸期罔然有垂泥塵

列之想矣。謂不起於是舉乎。又況此輩虛名徒掛，實
用全無。罷職則專務淫巧，以爲智能課事工。則玩
惕日時，以爲勞績。避差役則假威內府，以復身家。尚
奔競則轉旬效尤，以階章服。千求之迷人所共知。使
促之容彼亦自愧若罔有所圖也。朝廷安所利而
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改。幸賴陛下登極一詔，痛
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先特簡，而新政始
嚴。兩名罷則先特輕，而新政始重。量度而則先特
賈而新政稍允。計裕裁則先特輝，而新政浸裕。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統御一道，修隆異趣。既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
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
不進也。臣等實不忍曲爲將順致。陛下復蹈故轍，
以叢天下後世之譏。故敢昧死上座伏乞垂賜收回
威命，將官匠趙奎等照舊供職。着役果有牛深服事
之人，量官一二人於文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
漸溢予以重武階疏。內官必在。既

近該部用監太監黃錫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
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普賜恩典

節奉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
做錦衣衛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
正千戶，黃鉉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黃百戶，陳昊所鎮
撫俱見任管事。又該調變局副使木用題稱司設監
太監賈文病故，乞將姪男陸授郎奉欽依。賈通與傅
錦衣衛正千戶，備闕崇朝。登此輪命，臣等疑懼交集，
以爲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
度，誠不世出之上。何曾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陛下屢弗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掛難之功，雖才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之人，雖破常格。
然且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止，或忌濫而
中其逮及。武廟之世，法弛於時，窮弊滋於奸吏，紛
紜難查，斜封墨敕之章，歲無虛日。嗣我皇上繼緒，
懲惡鑒弊，一浣而新之。見諸明詔，以爲裁亂宿攻汗
馬實績，斷日其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戚曉世勲者，
俱仍舊否者，黜蓋去者七，而者三。天下欣欣皇治之
心，溢諸眉睫矣。既而左右侍御之臣，縛身家而速功

利朝爲一辭焉移 陛下暮爲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總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却者半未已也然而皆實沒而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受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遇可借各色當局者互爲鹽梅轉相騰葛輒爾強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既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內官事七 平露堂卷之一

不以爲威在上誠恐有側錫而厚焉天誰不可掉登知 朝廷之恩勤則上優則謫半則重罰則輕重兩授之而下足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笑資百餘石月費俸錢笑資百餘兩影占軍役笑資百餘人車從填里開疎畏冕耀多矣但其徒搖虛銜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褻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貴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伏乞 陛下爲 祖宗守法爲天下惜財棄厥寶而拓其所僅存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內官事八 平露堂卷之一

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臣等聞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數，京諸數萬告空，賴陛下登極改絃，易轍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繁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奈何腐積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覆，不恤反汗，此臣等所以駭也。日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繪音，一則日昃成嘉靖之治，二則日共成嘉靖之治，正切關衷，焦勞皇明經世編

嘉靖之治二則日共成嘉靖之治，正切關衷，焦勞皇明經世編

聖慮，幸使嘉靖之治，渾融完備，如金甌拱壁，上欣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登者瑕完者缺，欣者變而望者艱乎？此臣等之所以借也。年來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放尤，難以阻遏，將來志實餉名，按圖索驥，持籌而往，不識司國計者，有何學識也。且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孝

廟之實也，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以懼也。連日京師聞有此言，閭巷紛紛，彼日仍以某項下進，且日今不得於此衙門，彼必有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況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荐臻，妖祥叠見，陛下正當修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答天戒，豈可更修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天和和氣也哉。

皇明經世編

新濫恩以重名器疏

奏帶人員陸燾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欽依，是回達犯還，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廢弟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兵部題奉欽依，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

本爵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役固廢掃國而來也各官奉命出師翻窮盡瘁拮据之下使賊甘饑疲而去陛下嘉其勞勛恩應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參隨人等均以陞一級人得沾恩畧無等次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百有二十三員名矣陛下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皆書童無奇拙任事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繁而錄之有漸奏臚則三臣之下從役官軍無慮千百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所事者恃晨昏頌師之功耳俱已錄用視吾革觸風寒負戈等以臨不測者勞減十倍吾儕家賞何厚薄不均如此彼處邊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環替而列無虞也俱已錄用吾輩突鋒鏖拚患難以志驅命雖隕復功頗奪占之勢迥與所歸查勘之職任迥異歲陞賞恩豈茫如捕

皇明經世編

郭命謙

卷之十

千一露堂

風一字聲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准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勳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各器賤同瓦礫臣恐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厥功爲恨此風著聞人懷懦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

慎賞罰以戒不職疏

大同鎮巡歷歷

皇明經世編

郭命謙

卷之十

千一露堂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黨盡絕以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着照舊用心鎮守歷歷第始一人假歸衣歸世襲百戶朱振陞陞授都守兼事察天祿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臣等仰溯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歷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處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憑吾輩之驚怯者也二說皆是殊不

知忠之飾詐能來溫厚之旨而不能避輿論之公能蔽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鑠之愚且昧者誠如是何以賞為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仇秉節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閒主帥辱推敵之命宗藩避難骨肉駭遠閭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伏宗社威靈廟堂謨義佳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未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等官悉蒙原有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大同第三 平露堂 卷之一 巡歷歷

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諄身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上老病益篤未審此病何不作於叛軍熾惡忽取惶懼之時乃增劇於地方底定安恬暇顧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率至授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率至成擒傳諭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偏陳歷履謂忠無要挾之意乎陛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不探

其心而誤中其計授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揀振幸前奉之僅贖不惟忠不敢愾然二臣者亦不敢強顏受也不然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爲不可者也

遵詔旨減專橫宦官疏 湖廣鎮守

近該鎮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泰帶衆隨家人續又奏討書算人役俱奉欽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湖廣鎮守 卷之一 巡歷歷

與他每知道臣聞正德年間標奸用事各省鎮守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出參隨書算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爲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今乃蹈故轍爲諸藩首倡陛下畧不加察特賜俯察誠臣等之所未喻也仰惟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奏竊國殃民者置之重典豪橫屏跡奸諛縮頭雖來極敵之後是誠雍熙

太和之幾也。夫何年來漸淪

聖主凡真守分守等

官或惡狀著明或賄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應按交章

彈劾科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日着安靜行其則

曰不許牛車害人辭尚從容法流寬縱然詳味綸音

猶禁其欲而不得其懼貽後患必知所畏而不取爲

難檢小資緣曲蒙庇覆然而陛下勤恤民隱之心

猶未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等小人此等請乞以

致陛下自此等批答滋亂長奸誘頑縱惡朝廷

多反汗之失問問喪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來不知

何所底極也臣等竊責之意自以爲權右法司勢雄

一省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肯綮故

必此輩以資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也陛下不惟

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

人在真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禍藩之旨非何况鎮

守之罪所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

姦革弊鈔梗剔強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爲民也今

勢應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沮其風采

倒行逆施不可明甚陛下何所見而復爲之哉

日明錄刊編 鄭給諫疏 卷之五 于露堂

裁減役以節京儲疏 內閣上

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將裁革過工作人等復

故應役奉欽依是既作上浩繁鉅入乃役遣人匠七

百七十名都帶補額食糧兵部知道臣等參詳累以

應欲抗言然而疏盡矣而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

爲領默然物議沸騰痛惜新政將來聖心悔悟復

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療官之咎無所於追雖追悔無

及矣是以欲罷而不能默也且此等人數確咨不殊

或市井遊食之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

乙名以途人而詭克子姪或一家二四人或一人三

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內府驛站鄉隣身不

閑農業而謂之高手工按月辦色貢而謂之應役

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之試而舍吏告

空有識來心而朝廷不覺逮陛下登極之初盡

行祇漆仰頌聖德中外翕然足益天祚我國家而

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

能變與不善等頌興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

輟變必可快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於陛下者哉

皇明錄刊編 鄭給諫疏 卷之五 于露堂

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緩繁臣等不敢預知但司禮衙門君近而地親則形跡遠者恒多觀望幸其啓發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比较公然效尤而無忌臣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風然既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興作既任興作必皆以浩繁為難以缺人藉口便益所在誰肯不趨南非南京監局森列臣等恐陛下之側自此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曰水旱災傷食糧不克足見審時體國之意何稱洪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立於前者其善而未流之弊雖保其不無興貽於後者嘗遵而變之趨不拘其筆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苟於時勢不合恣怒不息縱有經傳明文何補於治即今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篆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矣弊源既開焉有紀極不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為人作俑以叢天下後世之責哉其必此等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致該監不容而遽責寢聰陛下不審而誤賜俞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七

也伏乞觀東南之重困而難繼微求思供欲之既豐而漸減需索勿食德音而沮群望勿徇近習而殷後憂追寢成命勅該監將見在人匠嚴程併力以應一時鑄造而項人匠不必濫收以招物議庶朝廷之新政不虧而該監之德尤可終免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七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朱徵璧尚木 何 剛慈人 選輯

張淨岑文集

疏

張岳

諫南巡疏 南巡

奏為乞留 聖駕事、臣竊惟機衡旋運、而北辰常居其所、溟渤靜深、而眾水必朝其宗、是以在昔聖王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一

下

闡天地而一念不踰昧、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凡以此耳、肆我 祖宗稽古為治、每歲惟南郊一行、實近在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郵之警、亦不過命將而征、誠知朝廷乃四方之極、而大君實萬物之宗也、用臻太平、至百五十餘載、仰惟 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古錄章、已逾一紀、頃以西北少清、親御六飛、汎掃氛氛、間關半載、維時小大臣工愧無即時諫止之力、幸而奏凱南旋、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伴真之休、而無復省方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

巡之命又下、臣等驚悸、罔知攸措、竊以巡狩之典、雖古帝王之制、然古之制有不可行於今、猶今之制有不可行於古也、蓋古之封建、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慶讓之典、勢難已於巡狩、今之郡縣、屬於藩臬、統於撫按、而政令之行、又皆出於朝廷、是不必泥古之迹、自足以成今日之治也、矧先王之巡狩、省耕省歛、有及民之實惠、一游一豫、非無事之空行、陛下之為是舉也、切慮道途推輓之勞、皆出於民力、有司供億之費、皆出於民財、祇恐未有以補之、先有以傷之、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二

下

有以助之、先有以害之、何必修巡狩之名、而為是紛紛者乎、臣等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為 陛下一一陳之、人情莫不惡勞而欲逸也、櫛風沐雨、孰與於龍樓雅帳之展、涉水登山、孰與於桂板椒房之選、乃舍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一也、異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繇、而罔用之、盈縮繫之、今茲南巡、艣艦蔽江、雖聖諭昭彰、使通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便、是其不可者二也、近聞淮安等處荒蕩、異常父食其子、母食其女、此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日瘡痍、未獲少

登而鑾輿又幸其地臣恐遭雷之變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汗是共不可者三也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沂江南而黃河天險聞者心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陛下以不虞之憂而甘蹈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日萬幾叢委今匹馬遙遠駕言行邁將來國家之重務何由面陳其可否而內批之哉請往復動經乎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爲甚是其不可者五也况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閉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皇明經世編

張澤家集

卷之一

三

親王以監國然皆非盛世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虛衆建諸王各就藩府大本未定脩無以繼屬乎人心七嚮乏王仰無以祀事乎宗廟是其不可者八也夫憂勤惕勵固古帝王之所不廢者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尚書誦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陛下修德講學親賢遠奸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效之憂也况又以逸樂促之哉是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當順乎天意觀天意者驗之人心而已是舉也孤卿論列不已史臣繼之郎寺諸屬又繼之雖以臣等疎逖之微亦極知其不可也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也伏望皇上廣包荒之量奮獨斷之剛不聽左右從臾之言俯從孤卿羣臣之請急收成命寢此南行使朝野臣民樂英王無難于改過而垂之後世知聖德不果於送非臣等不勝阻越待罪之至

論征安南疏

何安南

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暉爲逆臣陳嵩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嗣弟黎憲主國事以兵

逐陳曷父子，奔據其國諒山。黎穗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穗幼弟黎應相之，旣又弑應相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夷貢期，大抵內此非真貢封豕之勢，取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得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以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勦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計，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求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所謂斷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於此則貶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猶

穢伶款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調廣甸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期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固志。南方者，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僅餘款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剽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常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譚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下居爲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譚兵。其撥拾古人糟粕以譚者，多妄也。彼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

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密酌輕重，於常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況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殞於鋒鏑者，恐非陛下肆赦初心也。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言干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爲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論湖貴苗情并征勦事宜疏

湖貴苗情

爲照各賊恃險負固，頻年猖獗，流毒三省，邊方累經奏請征勦，未能得獲，旋撫旋叛，乘利出沒。臣欽奉勅

皇明經世編

張澤堂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諭初到地方，以苗亦人類，未忍用兵。布信曉諭，冀其悔悟。各苗初頗畏懼，不出繞一兩月，伏肆行劫，初間只是一二十名，或四五十名，所虜人口，尚未敢殺，害勦求取贖，追捕稍急，輒稱願撫。近則敢於聚衆，至千百人，徑入村落，攻劫司治，放火殺人，撫諭非不諄切，各賊奸猾，反因招撫之意，以逞其兇。又探知該省兵力素弱，錢糧艱缺，倉卒出沒，力不能制，公肆欺侮，以示無忌。防守之兵數至五千餘名，月支行糧，費用不貲。聚之則地方廣闊，照管不周，分散則勢分力弱，常

皇明經世編

張澤堂集

卷之八

平露堂

錢糧往往責望地至不能及時應付互相責望所以鮮有成效伏惟聖明洞見此弊總督之任猥及微臣無非欲奉揚天威申明法令使事體歸一人情協同除積年根深之禍爲永遠安寧之計臣又思方今苗患貴州最急湖川二省未及切身恐利害緩急既殊人情不無向背萬一臨時各守所見進退從違微有較此則爲上辜嚴命下拂羣情其弊又將使議論相持歲月玩愒師老財匱如何日之誤事而後已此臣所爲大懼也謹將欽奉勅諭同心協力會同勦殺一事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定堂

計開

一舊規各處用兵以副參遊擊都司等官一員領哨布按二司官一員監之布政司官一員專督軍前糧餉俱推選平日素有才望諳曉夷情地利者其分領小哨分管糧餉等項府衛以下官俱布按二司掌印

官會推詳定用今三省會兵地方廣遠除貴州外湖川二省名儒於附近貴州道分推兵部道缺人方委別道其領兵官先儘該省如該省缺人卽推委隣省務要熟知夷情地利者軍前糧餉軍需器械之類該省各支錢糧隨軍措辦自供其軍俱限八月終齊帶湖廣於辰州南四川於彭水縣貴州於鎮寧等處等候起期若故意延緩失誤軍機聽臣奏究處治則事預易立不致臨期倉猝矣

皇朝經世編

卷之九

平定堂

一調貴卽年用兵俱調上兵各該上官缺賊爲利遂索無厭曲意從之愈加放肆且如軍兵行糧每月例只四十五月市廣土兵只支三十惟湖廣土兵於四十五升之外又多索一倍每十折銀五分該銀二錢五分若兵一萬每月該銀二千五百兩湖廣上年調上兵三萬六千名每月該銀九千兩自湖南至取兵共十五個月共該銀一十三萬五千兩

各四十五月之外又無故多費此一十一萬五千兩以與土官也湖廣如此推之川貴可知上官高坐營中計日得銀只顧賊在豈肯減賊臣到地方卽追究

其所以冒破錢糧縱賊不殺之故示以國法亦頗懷懼合無今後行糧照例只與四斗五升其加取一倍者通行革去候獲功日以爲賞資之資功多從厚則土官利在殺賊不敢不用命矣

一節年調土兵以勦賊而土官即私募苗賊以充兵款所支行糧分給各賊且如賊首龍老謀原係奏內有名惡賊上年平茶長官司楊和招其黨五十名以爲兵以龍老謀而征龍老謀欺弊至此近聞臣至乃縱回又夥合別賊爲寇若復調兵則又招去抵數如

皇明經世編

張澤萃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此賊豈有可盡之期土官之中亦有素修行止者如永順宣慰彭明輔之類其餘多頑梗無能其狡猾者不過一二人若楊和其最也合無容臣將善者量行獎勵若平時跋扈有名通賊貽患舉其尤甚者處治一二則土官知畏令行於土官而賊不平者未之有也

一會兵之要所據者哨道所信者尅期哨道既分約會有期若一哨愆期不至則全軍爲之撓敗今三省之兵各從其邊界入哨起期于千里之外欲如期而

至其責全在領軍與監軍等官合無指揮以下違期者聽臣遵照勅諭事理以軍法處治三司等官三日不至行令聽參依律問罪別委官代之使逗遛之弊革而軍政可肅也

一節年各處用兵紀驗功次多係巡按御史帶管今兵端雖爲貴州而動三省會合各効其功若只行一省巡按紀功存削之際稍有輕重必致煩言合無各省所獲功次除報臣軍門給賞外一面類報該省撫按官巡按御史駐劄於附近去處紀驗功次稽察軍

皇明經世編

張澤萃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前姦弊事完將功次各自覈實奏報其軍前費用過錢糧管糧官亦造報該省撫按官委官查劄庶姦弊無所容而人知警矣

極陳地方苗患并論征勦撫守利害疏 苗患

通爲地方苗情事照得貴州數年以來財力困竭盜賊縱橫人情畏怯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其初出劫勢不其大則以爲常事而不必報至殺虜已多勢不可掩則預憂參究而不敢盡報及賊滿其所欲係累歲道時有漏脫尾獲而歸則以截殺奪回登報地方積

弊其來已久。臣入境之初。據各衙門呈報文書。皆以盜賊欽哉。地方無事。爲言。惟雲貴各處公差人員。經臣衙門往往稟求護送。再四采訪。乃知前賊原未戢歛。不但銅半一處爲然。處處聞風肆出。雲貴官道。幾不敢行。事勢已極理宜處置。已將猖獗緣由。及用兵條款。開具奏請。仍行該省守巡撫苗等官查勘節次。劫掠事情。據各陸續稟報前來。中間尚有匪而不報。報而不實。及去年攻打省溪長官司衙門。衝陷營堡。虜去指揮張韶等。已經奏奏追取。未肯釋放。法度日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豈能無責。恭照鎮守貴州總兵官白法分守撫苗右叅議楊儒分巡僉事范愛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胡寧俱有地方之責。難逃玩寇之罪。相應處治。以警偷情。但念其兵糧困乏。方有所制。況日下添兵稍多。糧運不乏。地方防備。急在用人。其自法楊儒范愛係原奉欽依。帶罪殺賊人數。其守備指揮胡寧庸陋貪汙。見以贓敗。雖非失事。亦該罷黜。庶軍政少申。偷情知警。臣又照得前賊騎恣不察不征。臣前次所奏大略已具。但恐議者猶以山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前思

三

平露堂

深險。賊勢勁悍。難於收功。爲疑其稱爲制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守。及割地以與土官。使自爲守。三策而已。此皆似是而實水中事機。何也。嘉靖二十四年春。賊勢猖獗。左布政使石簡擬請銅仁招撫。既給以魚鹽。又給以花紅牛酒。又以防守地方爲名。計口而給糧。巨恩能許。保給以官帶。又選幼苗一名充生員。賊所需求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懼失其意。可謂委曲之經。而糧纔入手。復出劫虜。未及一年。勢愈驕蹇。至於今日。動言得糧。而後聽招。此以姑息爲極。無益而反釀患之明驗也。嘉靖二十七年。掣兵之後。調漢土軍兵五千五百九十名以守銅仁府城。又調西陽宣撫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小橋。于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毛口。皆賊出沒要路。又招凱里司土兵等。詎必昇兵一千名住耕防守地名架地。左皆賊出入要路。甫經一月。小橋毛口孤陷。賊衆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掣散。詎必昇兵亦爲賊所衝潰。歸府城。府城軍兵日久乏食。逃亡數多。昇龍必昇兵僅存四千五百四十員。名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前思

十四

平露堂

不足分存控扼賊蹤。則賊所必攻。聚於府城。則緩急難虞。此以支吾爲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於結地上官。使自爲守之說。爲不可者。蓋湖貴苗蠻與兩廣猺獠不同。兩廣如古田府江羅旁諸賊。皆散漫無統。故或欲立土官以管攝之。臣往提督兩廣親詢各土官。無敢應承者。以其難也。若夫湖廣諸苗。見有步管土官。寨落分明。當其糾合爲惡。若不知有該管土官。及或勢窘。就招非用該管土官。招之不信。蓋其相讎服數百十年。雖禽獸暴戾。其本原一念。亦有不皇明經世編

張淨學集

十五

平露堂

撫可定守。可固分背經理。方得就緒。故敢拳拳以用兵爲言。若畏避勞煩。隨衆苟安。給食以撫。添兵以守。豈無歲月之安。終非長久之計。於臣私計便矣。其如地方生靈何哉。臣所不敢而亦有所不忍也。伏惟特賜允行。三省地方不勝幸甚。

乞立存活被虜人口賞格疏

苗惠


皇明經世編

張淨學集

十六

平露堂

題爲援例乞恩。救活被苗虜執人口。以廣德意事。臣到湖廣地方。節據貴州布按二司守巡新鎮思仁二道。撫苗兵備參議等官。楊儒等呈報。各苗寨節經奏內有名賊首龍許保吳黑苗等。潛伏林菁伺人不意。出沒劫掠。軍民財畜殺人放火。虜去男婦非止一次。等因到臣。又據該道呈稱。人口歸寨。勒要老銀取贖。及將虜去男婦割髮賣與各該土官。去訖。臣訪得苗賊節年爲害。虜去人口在寨。不止數百。勒銀取贖。因而賣與各土官。輕價收買。羈留各寨。候調征之時。割取首級。轉作功次。並從來用兵。惟計首功。其被虜人口送官者。量行給賞。不如首功之厚。故各土官利在要功。竟使被虜殘命於劫掠。掠蕩之餘。復遭屠戮。

與苗蠻枯骨同一醢脔梟挂慘虐之恨感傷和氣誠
聖治之所不忍也臣節行曉諭禁約及將奪回被虜
人口分別男婦老幼等第立爲賞格比首級略加優
厚其土官亦許有能送出口令活數多者其奏陞
賞欲使其所利重於首級則不必於斬取以邀功
誠使殘民垂死之命得以生全男女長幼相折補每
口用銀大約三兩則銀一千兩可活三百餘口所費
者少所活者多但軍功論首級其來已久一旦欲以
所全人口計功論賞恐各土官驟聞未敢以爲必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張澤堂集 蕭慶 七 平露堂
將舊例土官部下獲功一百顆該陞散官一級二百
顆陞二級三百顆陞三級其不及前數而能送出被
虜人口數多男子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一口准一
功老弱婦女二口准一功客臣覈實具奏與首級一
體通算量加陞賞如此則各土官知聖明有此殊典
無不樂從不但目下被虜人口蒙生全之福累年爲
賊所統拘留在巢虐使者亦將送出以爲功所全活
將不可勝計除患恤民莫此爲切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宋存標子建參閣

張淨筆文集

上

與福建按院何古林

閩寇

張 岳

漳寇久知其必有此寒舍聚族海濱力不能遷因循以待禍此幾事不敏之過也然聞北寇自五月卽徘徊於前惠之間若水寨把截嚴謹地方候望分明軍

皇明經世編

張淨筆集 閩寇

平露堂

衛有司略出百十人耀虛聲爲居人倚重其禍尚可不至此且聞寇非有部伍行隊也三三五五星散槍擡舍升柁之長技登陸走數十里無敢禦者蓋承平久矣然蠱極必傷豈可謂其飄忽往來付之無可奈何遂已愚意謂此寇腴於劫掠之味未必肯散且人多跡露勢亦未能遽散踪跡可尋大約惟嚴號令信賞罰懸水寨舟師依舊法會哨截捕此外調福清四

海山縣吉了釣船晉江石湖漳州玄鐘船數百艘給

之糧餉重其賞格分布哨道與舟師相犄蓋此輩海

上累與寇角寇頗畏之又海濱之人慣水儘有精壯可用者恨寇入骨欲致死於寇亦樂爲用但平居患

無舟楫又患官府不爲作主而不敢動若募其願行者授以糧食器械分配各船或就其地方本船使

與調用船相幫其器械短海上兵勢不相及火器最

急弓弩次之石子又次之如鐵簇礮泥礮之類皆不可少凡此皆官爲處給但統領之人頗難見在管事

皇明經世編

張淨筆集 閩寇

平露堂

略者許以功贖罪若家資素厚罪犯頗深不至死者許其出私財募人報效要擒入船若干方與申明保奏此益數年前亦有有用之得效者惟恐奸巧之徒欲緣此爲脫罪計則又未必有益徒增一番人情面分使紀綱敗壞爲不可兩分布既定刻以日期令其出海又遣精當有司佐貳督趨民兵與沿海衛所守城巡捕瞭哨等軍兵相兼截把海口斷其薪水之路且稽察各船會哨先後緩急令五日一報賊在海既逼於舟師欲登岸又阻於各灣劫掠無得薪水路窮勢

自衰散可擒，往者既不可追矣。將來之患，尚未知所屆，切望留念。

與督府錢桐江議勘交朝使進止

安南

安南之事，詢問朝使至梧州，成命成集，非遠方下吏所及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賊朝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此事，其勢又必行勦，某愚以為朝使可留梧州，或止南寧，且毋前進，以須後命。蓋向之遣使，正為不知黎氏的實，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今黎氏既來告難，則

自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千

遺裔尚存，特阻於達臣遠竄海外，道梗不通，其不貢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憑祥縣入至丘溫

縣，諒山府皆是登庸地也。安肯以黎氏要領告我，既

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往受，莫登庸欺誑之詞以歸，

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別尋事端，以根究黎氏所

在。往復酬答中間，必有齟齬難處者。是二者皆不可

某嘗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係因體甚大。此事情

狀既明，頃吾何如。兩吾力能處則處之一時，未能處

則且置之。於吾體面初亦無損，固不在使者之勘不

勘也。某愚以為可暫留使者，且毋前進，欲望軍門。會兩省巡按具奏，乞下兵部將黎氏齋木陪臣差的當人員護押來兩廣，選委曉事官員，并訪各邊熟知彼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真偽。如果黎氏所遣，要見其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方，并將莫登庸陳昇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奏聞。處若別無負固方命，只是逼於內難，不能入貢，宜諭以討賊興復之義，勉令自強，待事寧來貢。其前項遣使成命所當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地方重事，寧遲毋速。其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意，無非欲持重審處，俾出萬全。為地方莫大之幸。伏冀詳處。

自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千

答林次厓欽州

安南

孝人至黃邦相等事，深領指教。幸甚幸甚。此事自嘉靖三四年以來，聞彼國君臣乖亂，其故王支屬有遺居近我龍州境界者，因以虛利誘我邊民，愚民嗜利，真亂易欺，以動翕然赴之，竟不能入其尺寸，而欽忠王思三州之人，累歲蒙騷擾之害，前年韋緣廣從欽州那蘇騰入交，交人相迫，直至王隘外，居民死其鋒刃。

者三四十人有王七者一家四口俱死其餘爲交人所覆敗而死者不可勝計夫國家所以威馭四夷與吾輩所以保境息民者自有常道二者既皆失之乃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而欲籠絡左右以異他日萬一之微幸則竊之諸公固有誤爲此說於前矣其流禍至今未已在今日又安可不深懲痛絕而必效之且彼固吾冠帶之國也內有乖亂不奔號請命於我而出於盜賊之計欲誘我邊民而用之吾邊民不遵官府約束爲夷人所誘而欲爲之用此於法皆必誅無赦其署置劫掠之罪且不論也永樂間以文祖之神武太師定興王之勇略交人再叛再克而卒不能定至宣德初又叛則師老財匱極矣文敏諸老追惟仁廟遺意以不治之法治之然後湖湘江廣之民始得免於餽餉披執之苦其休養生息以至今日皆數公之力也安可以失策追咎之某始至郡見戶口消耗田野荒蕪賦賦虧折如久病之人生氣僅屬益休養之久事力猶未完復如此不能不爲之惻然悼心而欽州又爲此輩無故開此弊端貼浪承

樂新立數鄉之民騷動失業者三四年矣若不爲盜則流竄與爲盜招以擾我爾夫坐視吾民之必爲盜與流竄與爲盜招而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籠絡左右以異微幸於他日某之力不能辦此而於心亦有所不忍也是故盡吾所以保境息民者而已抑又聞之天下之事蓋有是非明白而中間利害復參半者達識之士亦有惟利害輕重而爲之以濟一時然儒者不譚也若此事之必不可爲與爲之必有害而無利較然甚明正當痛懲深絕使山峒愚民皆知假託微幸之必誅帖然相安田畝以聽官府之約束是則所謂以生道殺之而非不得已也吾兄曰且必無誅以維姦雄之心而俟機會此是非利害兩可之言願兄無易其由愚民傳聞惡將有借復交之名以飾其草竊寇攘之姦肆然又號於衆曰某衙門許我矣此州齊民生計如斷梗浮萍寧堪幾番騷動邪設使交人果有可乘之釁正名與師而有豪傑之材爲之任事亦何患于無兵似不假此草竊寇攘爲之羽翼也馬伏波伏武襄之事可見矣今事未有形兆而坐設

虛譚疑人聽聞不但非和衆安民之道所先亦恐有
錄人之心而使人疑之占之略曉兵事者其策亦不
若是左也

論征交利害與廟堂諸公 安南

安南之事治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邇
撫衙門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
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待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
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
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嗣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張澤萃集 安南 七 平露堂

譚爲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曷及其子
昇作亂黎嗣遇害陳曷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譚立之
陳曷奔掠其國諒山府譚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
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譚幼弟應而相之卒
又弑應自立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
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爲登庸所有
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趾極南與占城爲界隔
限大海登庸不能踰海而南黎氏亦不能逾海以北
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

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齋都居之凡有調集爭戰皆
登庸自領衆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
勢最犬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
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
求人貢遂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
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討賊古無此法
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
也無待於兵故某愚見以爲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
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張澤萃集 安南 八 平露堂

損若必用兵其勝敗利鈍非某所敢知也宣德初之
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
平定交趾比振旅經瘴疫死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
已之師其時交趾刺史及諸州太守尚有能賦守者
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戛然久爲外域
也自古兵強莫過於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
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
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懼親監督之雖嘗再入爲都卒
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

考於史可見也。某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募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內誦號令，嚴明有足繫服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欲州知州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責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與巡按兩司論交事

安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于露堂

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嗣被弑，賊以兵破逐陳嵩父子，擁立譚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應出奔，又假立黎應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以有內自送款者，用兵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戚黎應弑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子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文泉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督都齊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

皆與其豪會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粉，不啻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結，即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槌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其預，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募弑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于南寧。將帥至，卽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其調兵皆待總制參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參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發自調兵，福建湖廣往還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牛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兩將降霧濤浮濊，以數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厚厚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于露堂

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正役。上發勸宵旰不寧。羣公環尹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宁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過。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為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輕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為遲。如其不然。待大將參贊至。日博盡羣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上秦督府論防備交夷

交趾

某於初八日至欽州。據峒長黃浩報。莫賊先接廉州衛公文。復接欽州公文。今回衛文書。先至永安州。以回州文書未到。故在彼候齊。此賊狡猾百出。防我之

計慮極密。常遣小船在外海以捕魚為名。打探海中船隻。今次雖來投文。聞得亦有許多船隻。其實防我。又博說莫賊密地自來策應。其調船發軍防禦之事。正與茂貞商量。我百事未集。只宜震之以聲。而不示之以形。如操練儲積調發等事。俱先以大聲勢揚出。使賊聞吾用兵。而莫測所以用兵多方為備。而莫知所以備吾。乃得以靜制動之道。而賊疲於奔命矣。若於沿海等處。示以實形。兵船之數不多。形露情得。反使莫賊得窺見吾虛實。萬一兩下以形勢相恐。喝或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至交手。後當如何。此間山川形勢險要利害。某俱親身歷過。非徒憑紙上陳言。及聽人傳說。如謂者戰船只當灣大洗港。此港深淺。可以藏舟。其外即烏雷山。直亘海中。安南人素聞其名。前代但以未軍入交者。皆由此發船。欽州戰船舊規停泊在此。登山一望。西至永安州地方。東至合浦縣冠頭嶺。皆可見。若天氣清朗。則海東府山形亦隱隱可辨。而欽州海汊若風。方家烟通等處。反在裏港。蓋烏雷山近亘海中。如人伸臂用拳。廉欽諸海汊皆在肘腋之下。今指揮范

鍾已領軍七十五名在烏甯山背五里御營日輪二十五名在山頂瞻望廣雷二處賊船浮在大沈港者日輪快馬船海中往來巡緝若望見一船數十里外遠遠而來則山上響砲張旗諸舟聯引而出賊敢忘外慮而入裏港哉決不然也茂貞欲調東莞船數隻在防城往來防守其與商量以爲不可蓋防城水發源欽州永樂諸鄉流至石龜頭入海石龜頭之南爲永樂州白虎尾諸山兩山之間爲海口凡防城等處水自北而南永安萬松嶺等處水自西而東者皆會皇明經世編

張澤萃集 卷之二

主 手 露 堂

上恭督府議處安南綱款

安南綱款

安南表本昨在孫僉事處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思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弒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辨說之所能釋上聰明神武方叙彝倫以懼亂賊案與國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爲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聰而紓南顧之懷也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弒王氏三王叩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篡弒絕之後天因邊臣以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効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宰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瞻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徵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久而以黎氏爲醜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僞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正莫逆云云胡不引高皇帝聖

皇明經世編

張澤萃集 卷之二

手 露 堂

語以斷之也。思以莫誠信有不詩之罪矣。今朝議既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末諄此。賊害極兵威。即開待罪。可因請罪之。滅聽其自爲聲教。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強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爲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爲黠武。則今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鑑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不知可用此意。轉問於上否。

與唐源石本兵

東粵賊情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具奏已附報。大略夏然當耕作之時。主兵微召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圍困日久。饑乏。內相抱怨。首惡六人。已擒其五。餘黨雖猶拒險。擢以上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常首誅者。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闊。醜類衆多。且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五

平露堂

平露堂

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恐悉兵以往。萬

一別處復有嘯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訪三二千徒

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令兵策應。兵分

則勢弱。不惟道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

施之賊也。故不肯愚策。先將各處嘯聚爲害尤急者

治之。因以威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憚頓之憂

然後合兵以攻古田。方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日下

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俟了封川。又抽其精銳

益以新調。以勦賀縣。若仗廟堂威靈。此二處。迄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五

平露堂

平露堂

年內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巡官收拾結裏。明年力或可爲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誠劉繇王朗。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人。并有江東今廣西地方大半爲盜區。此亦不肯并日而馳之時也。但一歲而三

處用兵。恐驟間不能無憾。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都

越期不日。齎奏請教。伏冀俯賜裁矜。

與夏桂洲

東粵賊情

基守上無狀。致動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諒

煩漬朝聽。近者恭承廟算。各險塞悉摧破。其勞其費

皆有不客已者。蓋此賊盤據柳慶之交。梗其水陸二路。自國初以來。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會歸除。而陰巢未破。至壬寅夏。殺官軍之後。勢遂桀張。慶遠一郡幾為絕域。前提督秦尚書題奉欽依。勦捕近巡按御史復有言。而二郡有司百姓。日以劫害事情來告。欲止不處。其幸而克之者。亦無他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遲。散兵太狹。又徵兵太雜。且遠蓋以十月後。進兵賊以收穫上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漓。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無復圖志。兵倦糧竭。勢不得不解散也。某向備數廣西提督。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收其禾稼。以充軍食。又以魚菓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洲兵精路近。得以更番圍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我兵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力。亦有餘餉。值機會而遂克之。爾賊所據地綿亘百十里。與柳城融縣各巢相倚。為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勦。所謂上油峒則柳城蠻也。所謂古龍古郎。為頭三峒則融縣蠻也。誅此數惡。因以震降其餘。廣右徭獠。不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

皇明經世編

張許學集

卷之七

平露堂

震而後惠流而撫可固。其大槩如此。本不足深高。以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某疎拙無能。但得地方略靖。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豈敢復有希冀。此某區區本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荅湖廣巡按王思質 撫勦機宜

使至承翰教。驥賜深感存念。所論湖貴事情。俱得肯綮。其中有不問者。蓋湖廣往年用兵。雖未得利。苗頗有所折傷。亦願休息。而湖廣新舊戍兵。多有萬二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撫勦機宜

平露堂

人分布防守。每歲支費幾及五萬。兵多食足。又乘苗折傷之餘。故撫之易也。然鄙意尚以為非可久之法。貴州自用兵五六年以來。只有賊。賊氣愈驕。萬治齊去後。彼中擾患不已。一方面官親往撫出六百餘人。計口而給之糧。又以冠帶寵其渠魁。所謂俯順者可謂至矣。而強不可繼。則又反。以至今日。挾撫以邀糧。貴州去年罷兵。歲戍兵萬餘。後以糧不足。減至五千。近存者三千四百。掣給府見。亦又乏糧。以供軍而况可以供賊乎。若又添兵防守。數必多於湖廣。計兩

年之費足以用兵。事勢至此，皆爲有害而無利，不得已擇其利多害小者爲之。猶勝於玩愒不爲也。賊自去，屬以來至今年四月初間，出劫四十餘次，涉中俱隱諱，不以相告。只欲因循招撫，挨過日子。畢竟難挨，遂至攻打衙門，劫擄印信，勢必威之以兵，非區區姑息之術所能壓也。數年來或撫或勦，求一日之安，尚不可得。苟得數載，亦何嫌一時之名而不任此？只恐未能爾。

荅前吏部李鵠野

苗愚

皇明經世編

張淨岑集

苗愚

卷之二

平露堂

人至承教，翰委曲諄至，信所謂憂深而言切，慮遠而說詳者。入楚以來，談苗事多矣，未有能爲是言者。不肖開僻多矣，此數殘苗勞費疲弊六七年，無如之何。非苗難也，人自難之耳。地方不甚廣，人數不甚多，羣聚出劫，如犬豕爭食，非有材勇計謀之可防，而謂之難，只言其竹箐深密，爾其言淺陋，殊不足信。而或有言其說者，大抵所見不同，私意又從而激之，不爲生靈謀，而爲賊謀，真所謂衣冠之苗也。昨初二日，兵已出山，聞賊遁入老山，立寨拒守。山林之賊，惟患散逸。

不患固守，蓋幸其保守以待我。又田曾叔姪皆髦，師行無肘腋之慮，永保無內顧之憂。一意深入，求賊所在，計不至疎脫也。貴州安氏兵亦至，安萬銓親領志欲雪恥，其兵數比征調外加多，氣勢甚可觀。將來可望成功。前年地方官浪奏湖廣聽撫，特爲一時免責。爾不劫湖廣而劫貴州，非叛而何？蜡爾山下數村，乘此時亦爲斷決之。大抵好邊惡勞，人之常情，不肖行年六十，衰病日侵，豈不知養交隨時可以取悅上下，顧以職事所在，義無所避。區區此心，惟上不負君上，下無覲顏於士民而已。他所不暇顧也。

荅楊金憲

苗情

皇明經世編

張淨岑集

苗情

卷之二

平露堂

承示苗情，深得肯綮，近親至此，乃知所問者多非事實。貴州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一千，而敢旅拒官軍，荼毒齊民數年，無如之何者，所謂奸民投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爲之耳。故出則必有所獲，又有土官爲之窠穴，故敗則必有所歸。又屢年土官雙殺陰借其力，凡平昔土官所以制苗之伎，彼皆有之，而以反制土官，故其氣益健，而吾以三省。

不齊之人心持幣年不決之議論或守或撫糜費無涯賊未破而當事者先告疲矣此所以難也今幸賴朝廷威福諸部用命深入林箐昔日兵所不到之處搜扒皆及貴州幾於空巢目下所要者在善後要無以過於禁奸民責土官之兩言者昨行去招撫殘黨文書亦卽此意也惟湖廣靖兩山下數村原擬必誅以方有事貴州力未之及昨又來衝貴州二小營呼云吾來求撫非敢害官軍也已今湖川會兵勦之春深非用兵之時大率歸於撫耳人還謹此奉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贈守朴趙公巡撫延綏序

延綏巡撫

嘉靖己亥夏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缺上命廷推中外臣工有文武材畧堪屬是選者疏名上請會謂莫宜吾浙江按察使守朴趙公乃以名聞上報可璽書卽浙江命公公爲諸生時卽有經略四方之志既登進士第踐歷兩京郎署其爲郎中於職方比久於邊徼走集阨塞將帥材不材立成強弱饋饟近遠靡乏如身出入其地目視手畫聽其議論於利害較然不爽也古人有言大丈夫不爲宰相坐廟堂佐

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爲將帥普兵萬里之外壯哉公茲行也公嘗爲余言國家因秦漢故宋近河山起立亭障通斥堠延亘萬餘里尤擇其要害者設鎮開關率皆兵良甲以實之所以折伏控禦之策甚備異時河西山後遼左諸鎮兵常其利害不啻毫髮小然輒相挺以變惟茲延綏孤軍亦立無崇山複谷爲之藩蔽虜至輒收保堅壁以守乘便利出戰戰比有功飛輓歲屢不繼并日以食而終無怨言蓋以天性嚮義習尚專一與他鎮不同故百十年無燬軍公將之禍夫力能爲不靜者力至莫可若何乃姑與之俱安矣幸其未至於是不求所以輯而振之此邊境安危倚伏之變未能豫知其所終也余亦謂方今以四方全盛之勢而臨制邊陲兵不患不精將不患不勇所患者制帥未必得人則統馭之宜或有未盡焉爾兵之命在食其節度在紀綱其趨向在賞罰三者一行不至饑則怨飽則驕甚焉則此周綿交以反持其上上下下乖隔而精兵勇將適以資亂入而爲厲階其所由來漸矣故制帥在得人也公有文武材畧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晚邊事而延緩一軍。又素鸞易使。如昆子弟得賢父兄。幹蠱禦侮。寧足云云。余又聞延緩治榆林。蓋古榆關。北距大河不遠。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河之外。或曰卽東勝洲故址也。唐倚河爲關。而築城以固。河故虜人不敢飲馬焉。今夫河與虜共之。秋高水合。引弓長驅。不數晷卽至近郊。而邊方爲之騷騷矣。公治戎之暇。試跡其興廢。而考求之。亦備邊一策也。公將行。浙藩臬諸公命贈言於余。故述其所嘗請於公者。以求益焉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五

華亭

徐乎遠間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卽臺黃 基泰閣

張水南集

疏

張 袞

題爲酌處時宜以期修馬政疏

馬政

水南以唐常於御史考其編修之師御史所工臣聞馬者兵之資也兵者民之衛也周官月令之法

魯人在駟之篇我祖宗設立種馬之深意其繫于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馬政

一 平露堂

備用者豈細故哉卽今民困于馬非馬之能困人也

患在害馬者之弗獨也孳牧之壞其有由矣臣竇凡

愚謬磨勑命晨夜殫思上憂國計下憫民窮凡所弛

張未能補救蓋害馬去而後利可言與考牧蕃而後

國能爲富謹條五事伏望勑下兵部詳議可否采賜

施行

計開

一曰興孳牧始國家設立種馬孳牧民間免其丁地
糧差欲其生駒備用近年以來廢弛日甚民困于馬

莫知所逃生駒則求爲倒死無駒則欣以相慶此其

故何也積有生駒則芻牧重大差點頻繁寧復出銀

備用不願養馬民實見害而不見利也臣查得先年

御史王濟奏准事例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倭大馬

有駒無駒聽其自便此誠不得已而救時之良法臣

愚以爲法可因也政不可不修也修其政不變其法

而中導之以利則民不知而趨之矣爲今之計合無

驗其生駒多少以爲勸懲如入戶原養驛馬一匹三

年之內生有一駒者聽其馬戶變賣所得價銀以十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馬政

二 平露堂

分爲率二分給賞馬頭八分與一馬入戶仍同馬頭

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二駒者聽其變賣所得價銀亦

以十分爲率三分給賞馬頭七分與一馬入戶仍同

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三駒者一駒全用給賞馬

頭而餘法並如前例如三年之內全不生駒者于馬

頭名下罰銀二兩貯庫臨期幫買備用至于見馬亦

以一群之內有無生駒量爲賞罰如此則勸懲既明

民知養馬積之以歲生息漸繁備用可望雖不必盡

用于官而實藏富于民矣是法之行等而上之則自

州縣管馬官員始亦必照其原額馬數以十分爲率內有五分生駒者定爲上等量加獎勵三分以上者定爲中等免其責罰不及前數者定爲下等問罪發落管馬通判則總計所屬州縣駒數多少以爲之殿最歲終本府類開略節情由揭帖申呈撫按衙門著實舉行尤必旌其一二人之超卓者以爲之勸則管馬官員明知有功而賞無功而罰爭相奮勵而不敢後矣臣愚以爲法行于下不行于上則不能以兼濟也。學牧之興其在此矣。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馬政

三 平露堂

二曰禁差民之所以疲于奔命者實以此弊未之盡除也。差迎送差巡捕無不種馬。蓋差一馬則復以一人隨之費芻糗糧經旬不還生理亦因之以廢其苦有不勝言者。臣查得太僕寺卿劉麟題奉欽依比照私借官畜查條例舉行明禁雖嚴吏犯猶數自臣觀之以爲法輕而吏易犯也。茲有司擅用視爲常事御史三年一差所警動者一時耳不若法在而吏日知畏之爲愈也。合無累犯如故情重可惡者查照問刑條例內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併把總以下官

若將馬匹私占騎坐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其民自作踐私用耕駛騎坐者查照舊例施行臣又謂各州縣掌印正官實政事之綱比之佐貳勢位不同志趣亦異其上者留心馬政其下者但知差遣不復提調雖以寺丞出巡諉爲非已之責若不相涉臣願既嚴之以差遣矣復重之以提調令于三年考滿中呈上司開稱有無種馬拖欠方許給由而寺丞亦得以陰執殿最之柄敢有朦朧一時待印格之年查出倒失數多臨時比併重傷民力寺丞權輕殿最之柄故不敢不從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馬政

四 平露堂

慢不客而人心愈知警矣。

三曰文群醫。群長之設爲其提調群戶也。醫獸之設爲其攻治醫藥也。皆以爲馬也。臣點視各州縣種馬見在群長不識醫獸醫獸不識馬戶推原其故一月之內唯縣庭點卯數刻而已實未嘗在鄉各修本業由是人皆空名而馬政無復實効矣。况臣按屬保定等十三府事例亦有不同有三月一換者有半年一換者間有群長一年一換而醫獸候其告代者合無

立爲定例。群長二年一換。而降獸非至哀病。群內子弟習學。既成不許輒替。仍各覓其本身舊役。以示優恤。則業有所專。而効可責矣。

四曰均俵夫馬。以備用爲名。實以備邊疆之用。臣查得馬政條。例原額歲取。備用二萬匹。弘治三年。爲因修省。用廷臣會議。奏准歲取一萬。民力大寬。後至正德十年。復奏准派二萬五千匹。比之原額。則已加多五千矣。臣愚以爲馬之登耗。兵勢強弱。係焉。民之安危。國脉休戚。係焉。過多傷民也。不及弱兵也。卽今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馬政

五 平露堂

陛下修省之日。宜勅弘治故事。正當與民寬大之時。度時與勢。邊方多故。儉于一萬。勢有不能查復原額。永爲定規。上下俱利。其本折色多寡。兵部臨期斟酌。尤宜以多派折色爲主。若本色過多。交兌不及。未免害養于畿輔之民。新舊相繼。芻牧轉難。坐見防邊之材。日斃于窮黎之手。難以嚴刑。無能追補。始勤于民膏。卒何難。而委之道傍。若是之不惜也。主客交病。腹心受傷。莫此爲甚。不若積銀爲利。一或有急。朝懸于市。而暮集矣。馬固無恙也。然臣之以謂均者。又非止

于畫一之謂。政若低昂。而意未嘗不平。乃可以言均。臣見山東兗州一府。若沂州。單縣。滕縣。魚臺。等處。縣等處。連歲凶荒。百姓愁痛。積衰之極。如人重病。非大節勞。難有生氣。每歲坐派折色。宜令備儘前項州縣。待至三年五年。生理漸復。然後與各州縣一體均派。則惠先獨敵。而政平于調劑矣。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馬政

六 平露堂

五日嚴稽考。臣查得舊有循環二簿。實以裁革季報造冊。吏緣爲奸。科取紙張。小民受害。但革弊之初。制猶未備也。臣嘗推廣其意。而爲之立格。限文冊。每一板。一面豎爲五行。橫爲六行。第一行以兄馬提頭。而隨之以騾馬四匹。是爲一群。某甲某民。領養某馬。各于格限內開駐備細。其後地去。丁乏種馬。猶存。今將買地人戶。有力人丁。卽與更替。第二第三行分爲春秋月分。繫之以考驗之法。馬之應損。駒之有無。寺丞得以註于是。府通判得以註于是。下而縣丞。上簿得以註于是。而賞罰行焉。第四行。復以兄馬提頭。而餘法。並如之。春秋爲循。夏冬爲環。一留本府。一留該縣。循環吊查。互相覺察。仍其舊也。馬有倒失。可以及時

追補丁有清長可以及時更替官有情數可以因視
槩見用臣意也又朋戶養馬往往輪日芻牧人不齊
心以致倒斃數多尤必擇一人之有力者專令養馬
而餘戶計日芻馬草料若非真病倒死不得連累各
戶均賠則責有所歸人知愛惜但後差官員意見不
同倘此法之行不甚相左仍留泰照則民有定守而
耳目不至于易搖矣

題爲獻末議靖亂表疏

崇倭

臣江陰人籍江海之濱沐浴聖化瞻軀締造素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下露堂

經兵革危事比者守衛不謹致彼倭奴突入中壤前
年犯東浙比年犯蘇松犯常之無錫江陰靖江三縣
殺人如麻流血積骸動若川阜焚劫室廬半爲懸磔
焦土俾惟皇上軫念黎元不遑肝腸每勤詔書大
勵將士豈不欲得較鉞之貞臣死綏之猛士爲國家
戮力討賊以靖東南之患而安聖慮也哉連三四
年而大禍未解窮數十州縣而內地將墟豈臨事者
未明後先之着而戰守之異議也臣聞禦寇之道貴
誠動靜之機動爲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發寇

以滋禍患靜而動則失時而功轉歸中節緩急應
机斯可以執俘誠而泰成功暫緩守而寧億兆也與
籍所載自漢以來衛侯爲秦世大將軍趙克國酒泉
大守段彭等擊莎車擊先零擊車師莫不傳首長安
降衆至萬是後將軍衛溫浮海伐夷洲獲其衆二千
虎賁郎將陳稜又嘗浮海伐琉球拔其城數十當是
時皆身蹈大洋版風鼓濤洶湧指領士抱強弩而前
莫不誓死卒能誅其國而虜其人我國初江陰侯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下露堂

還其後聞風不敢近永樂間都督劉江鎮遼東有倭
賊數十艘直逼望海場江今伏兵山下陰率壯士潛
焚賊艇截其歸路俟舉炮發伏大擊賊死者不可勝
數其幸脫者奔竄桃園空堡一時沿海千有餘里民
獲又安此皆往事之可考也臣不敏謂以遠討爲功
也賊在內地廢戰而言則又非也臣姑以江陰危難
身所經者言之自甲寅乙卯纔兩歲耳賊凡三至村
鎮有名之家無不焚其蓄藏男女死者無算小民瓶
罍之儲茅茨之葢鮮一存者危環孤懸兀然江濱處

處。則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守賊之吏哀痛而計無

所施。危以身死。請兵求援。文移往來。又多緩不及事。

臣愚謂自大勢而言。其爲賊巢在蘇松之界。曰拓林。

曰七團。八團。曰三丈浦。盤據既久。難以成蛇。非合兵。

大擊之多方。設伏圍之不可也。是故戰者必然之勢。

也。當戎事者。苟懼大軍之調而過爲身謀。自謂持重。

不肯輕戰。是因噎而廢食也。民生安危。係于呼吸戰。

可已乎。自流劫而言。其爲賊夥在沿江小邑。多者千。

餘人。少者四五百人。屯聚一處。曉起四散抄掠。又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數十人之中。分爲四五路。賊少而易圖。防然可見者。

也。拒之以鄉邑之兵足矣。但人心畏賊。聞其鉦鋒淅。

鏘雙舞而至。則縮頸而服粟。是不能拒賊者。失之于

畏。而非其鄉邑之兵之力有不足也。是故預養而素。

習者。守之道也。兇殘未殄。不可以忘戰。禍患既平。討。

安環堵。斯可以言守。刑政之不修。戎兵之不詰。臣工。

之不夙夜。而欲求方隅之無警。得手仰惟 皇上神。

聖功化。遠符克殲。而男智人錫。過跡商王。惟明惟畏。

日月在天。雷霆在震。何有于機楨之小醜哉。臣激切。

危。忙。謹。列。五。事。上。座。聖。覽。

一曰。選將帥。兵法有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

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而敵情之不審。不仁之至也。

故三軍之事。莫要于用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因。

考宋太宗時。其選將備契丹。備河東。備西羌。不過李。

漢超。郭進等十四人。而備邊之兵。亦不過萬人。而止。

其爲將者。率皆竭盡謀慮。殫死力之士。深入賊中。刺。

其陰計。動靜作息。莫不畢曉。賊一至。卽先周知之。故。

其所備者。寡而殺伐捷。擊兵力常勝。賊至。舉皆無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而有喪。今東南沿海之邊邑。將官擁聚而至。旌旄揭。

揚。豈不謂多。但不知所以爲計。賊聚則畏其勢大。而。

難圖。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長。而。

我不能致也。況各該將官。兵既分隸。而事權不專。勇。

怯雜用。而貪功忌能。空言寡實之人。互懷其私。不肯。

合贖併力。苟一失利。則謂賊多兵少。凡前世用兵。以。

少爲多。今時用兵。至于以多爲少。得失相懸。奚啻萬。

里。宋人王禹偁亦曰。兵威不振。其由安在所蓄之兵。

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恩威法令。未有。

以駕馭之也臣故謂兵不在多惟在得一良將擇將者司馬之事而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用間設伏修古人之成法中時事之機宜則又將官之事也嚴核功罪大勵人心則自賞罰始

二曰修團結按宋兵制選于戶籍出于應募團結訓練謂之鄉兵臣姑自江陰一縣言之三百七十里之中並地廣狹分爲二十七團每團選其丁夫壯健者四百五十人或八九十人通計之可得三四十人解之以長統之以官時其訓練暇則歸之于農有事則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召集營堡籍其名不終身用以爲兵給其口食使各回園空閒稍有方人戶輩爲津貼拒賊之日候糧兵械有功賞賜官府厚爲之處人既知戰見賊不畏親上死長之心孰不愛其父朋妻子愛其田園盡舍出死力與鄉士相戰近日鄉鎬小民遇零賊在野奮力與賊相殺賊數人即可見也使各郡邑盡爲團結不務虛名務求實用何至賊勢滋大倉皇告急徵七省之兵重壓三吳坐食縣官大費公帑若是不肯之可慮哉先民有言鄉各爲兵人自爲戰可以省召募之

錢可以省客兵之費可以垂永久之利臣愚故謂團結鄉兵便也自一方而他方可知也急則大爲聲討厚集諸路勁兵權宜之術也

三曰審形勢按海防舊制嘉興鎮海等處官兵貼守金山地方遙觀今日賊來之路犯嘉湖杭蘇四府其登岸皆自青村南匯一帶其出海皆由嘉興松江則知西自乍浦東至吳淞江三百里內爲浙江南直隸諸府之門戶較然明甚今南直隸有備倭都司浙江有泰將聽父老之官府之議宜令備倭駐札南匯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兼管乍浦泰將住札乍浦兼管金山聲勢之相聯絡策應之能犄角其形相制而其勢便也又各要害府分固嚴封守勿以賊一過竟視爲他人之事便分彼此致有疎虞統兵官員遇賊一至夾攻交擊並辱齒之相救緩而賊在套中胸腹背之皆受敵豈復昔日稍從如入無人之境哉此防禦大較也賊舍舊路或來自外洋其在常熟則福山港爲要賊至必由而以三丈浦爲窟其在江陰則斜橋爲要賊至必由而以蔡港爲窟地皆空虛無兵常守兇去縣寫遠約束不

前事有當因當革官有宜設宜添又在當事之臣酌
量周至次第奏聞可不出形勢而略觀其一二矣
四曰明官守漢史稱守令者吏民之本興利除害唯
所行之宋臣范仲淹奉天章之對亦曰利而不興則
國虛害而不除則民怨生民愁苦群盜漸起皆由官
失其方而致之然也今之爲郡守爲縣令其若上等
者兄事聰明檢身潔白豈不翕然稱賢獨其心不肯
近事蓋近事則自城郭以下有廉墜之當修有豫備
之當計謂其擾民而生事者疑而召謗一切置之不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問徒以觀觀細文生佩高舉不知利在于民經營制
置始若爲煩實所以安而利之也因循不舉自愛之
私不肯自撤賊至而無寸鐵之利民飢而無粒粟之
儲一旦告急何以待之平居無事則得野名而去不
幸多事則敗壞四出極力支持而難收此勢之所必
至也即今百姓流離半死于盜賊撫其瘡痍修其刑
政則凡積穀以待凶荒傷備以謹不虞皆守令事也
勢異往日政宜更新豈得復循故轍乎
五曰防隱憂按宋臣蘇轍有曰有外憂亦有內憂蓋

言外憂既形而易弭內憂隱伏宜有以預料之也近
日小民在野避賊無路臨之以一刀脇其擔負劫貨
謂之挑包數十成群絡繹在道夜留賊營或經旬有
餘日而始放還辭勞有禾物一二件不當意者即時
殺死竊恐無知小民見慣情熟久之不知其爲賊飢
寒困苦苟利其飲食須臾之養半折而從盜其勢亦
易也有司供軍不給百計誅求又于輪蹄均徭十年
之定額中抽一二年徵銀二三萬兩民出無辜而官
府以爲便法則是民當十年一輪之數而今已期迫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至七年矣小大之民當此兵荒之際生理日蹙閭里
蕭條周禮所謂野荒人散良可慮也有司職在牧民
奉宣德意寧可不厚爲之輯乎臣愚故曰隱憂之當
防也

記

楊舍城記

梁城

東夷滑夏三吳之地環州縣而城者以百計楊舍一
隅在縣治東東際大海至狼山水勢漸分而爲江楊
舍枕江之上界連姑熟諸港滔滔會江爲險左襟谷

潰僅五里許其爲屏捍君子卒喜而大書之與郡邑之域相雄長焉其故何也則楊舍所以固江陰也由江陰而上毘陵之有孟清河河復城之賊來窘路犄角之勢成其所防者遠矣我太祖高皇帝嘗命信國公湯和往備倭寇詔諭憊憊惟以議立城堡相地宜爲事神謀睿筭用之迄有成功嘉靖丁巳監察御史羅山尙君維棧來按南服痛我民生憔悴日甚則爪及膚被恤不暇乃于誅罪勦貪之餘巡行陵陸周覽曲街之中得楊舍之爲要害大意城守適邑人薛憲副甲哀上其議公以爲是得邑人之情矣治之益力乃布條約乃召傭徒乃營原野引繩立表夷險塞窪谷各以意運之受事者莫不如指城凡三里週遭五百二十丈有奇高丈有八尺趾闊丈若干尺下築堅礎上傳以磚崇墉覺甃列雉聳聳屹然巨鎮藏民萬戶賢于戢兵百倍矣城之費丈計帑金二十二兩出臺中之贖青一不以煩于有司借民之力不過十之二三兵居其半而公復戒之以勿頽之以勿傷此作城之善事也城之內有泰府有把總司有巡檢

可有軍營有原城四向爲門東曰某西曰某南曰某北曰某皆公所自署門爲水閘者一引流來注此城之節目也上始于戊午某月告成于是年之某月薛憲副復爲文記之杜令君退而告于袁曰華也守工于茲得吾賢監察作子之勲而記事吾子可無一言爲子爲百姓德之子謝不能既乃言曰大有山川斯有險阻有險阻斯有政事是故王公設險以守國其來尚矣湯信國之受命太祖尙監察之祇承皇上德意篤厚元元寶非貞于謀國乎始楊舍之未有城也盜匪出沒風濤之險兵仗自隨有迫之歛起而爲他盜封戶夜驚今仰無虞其利一也民既有城以君農得修其賦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父子嘻噱樂生興事保有室家無復曩時獸奔鳥駭無所逃匿皇皇之命寄于賊刃其利二也地遠于邑民鮮知法官署既飭令若得以數至其地聽斷爲公暇則與泰府上下其議鞭撻戎虜之謀哀於淑問之事皆于是乎出焉其利三也有此三利法不當大書已

書

與撫按請兵書

樂僊

伏惟明公受命南巡，爲國討賊。三吳億萬生靈盡在公之掌握，遐邇聞莫不謂今之風牧方召有石厓公觀所公佐貳公以赤子行事者，兵備任大泰也。僕以江陰危急之際，存亡係于呼吸，請竟言于左右而無諄可乎。江陰去江三里邊邑也。自一方觀之，彈丸之地也。自大勢觀之，其爲噤喉，其爲門戶，載于地圖。炳于哲鑒，豈俟指數也。去年五月，倭賊犯我江陰，殺傷二千餘人，焚燒房屋，及千餘所，村鎮有大家，發其盜藏，幾半是時，幸有存者，謂害不及已，苟以偷安。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賊由東路經顧山經華墅，經行塘，直搗青陽之大鎮，箭拔揚帆而去。近五月二十日，突至本縣東門，攻闕甚焚其閭廂，五日不解，幸其兇醜二千餘人屯結泰涇間，南去城十里，四通八達之衝，旬日分枝四出，大肆劫掠，山坳水渚，無所不到。小民輓器之儲，茅茨之葺，鮮一存者。處處煙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其爲殺戮幾萬人，竊料江陰三百七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樂僊

七

平露堂

十里既里里皆空，存一孤城，僅七里耳。周禮所謂野荒人散，正在今日。譬之人身，手足俱斷，而存一胸臆，謂之獨存可乎。城外之民既入保而息，商聚也，積疫氣易生，口食且不暇論，賊疑城中有人有貨，他日不煩野掠，猝然直至城下，合力攻圍，人不暇謀，兵或解守，所幸獨存者又不保矣。有司之政，所以固備至今日者，有漸也。司牧黔首，務絮高名，以明節惠，一切防禦之計，謂爲擾民，毫髮不肯輕動，賊至而百無一備。僥亡而民死者衆也。團結鄉兵，備有各號團長保長。聞風先遁，莫如其踪，持鏢帶劍之士，坐食縣官，未見其露刃迎敵，比得倭首幾二十顆，乃拳鋤之民挺身與死，而勝不出于兵也。其爲兵者，戮一二人以爲功，取其首而還，旁人私驗之，乃鄉人也。其姓名可知也。凡截禍彈亂，莫貴乎兵，保邦定民，莫先乎立計。使在平時，循團結之名，而深討其實，家自爲兵，人自爲戰，率之以長明之，以官法，無處不然，賊豈能越防而至。坦然如歸其室廬，如自取其食貨，傲然肆志而無疑也。曲溪狹徑，皆其縱橫熟路矣。近日麻皮橋居民李

皇明經世編

張水南集

樂僊

六

平露堂

釐以一富人之力倡率農丁拒賊賊三至而不能攻
其家推之于縣于郡亦可知也。本邑針橋包巷沿江
等處耆民素稱勇鷁謂其能習水戰今皆用之于江
忠在于陸而役之于江非緩急之道也使陸有所乘
而水有所拒則誠得矣。陸旣無策以乘之惟拱手待
賊出江謂爲畢事是防江者遂賊而不知防爲何故
也。誠久不去劫殺三十餘里閩城皇皇如在焦釜急
則請兵乃邦人受死之情而審勢裁賊實明公持危
之大計又有小民在野逃避無路見賊白刃脇之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丁嘉堂

包數十成群久之不知爲賊如庶人之受役官衙子
弟之受役父兄是則隱憂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編輯

王元玄嘿公叅閱

張襄敏奏疏

疏

上邊防事宜疏

邊防

張珩

一本鎮迤隣胡處時當戢備矧今河套得雨草茂馬肥尤不可測臣特編定長哨人役分列隘口出境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疏

邊防

手露堂

探若遇虜大人聽臣刻期征調固原土馬即固原有警得發本鎮應之一花馬池至安定諸堡長亘二百餘里當虜之衝乃全陝要地請於原舊墩舖空內添築敵臺二百六十三座請築四百一十七座計其所費可三萬六千一百四十餘兩乞賜給發鎮遠關黑山營乃寧夏門戶近為大羊牧地當議復之安邊等堡行伍不充撥陝西班軍四百人戍之至於各沿邊城堡多無守家視如傳舍議改為守禦千戶所今有定居聽舉近邊地上為屯種計一本鎮各衛所城堡

食糧官軍類多冒竊臣等次第點驗如於月糧則置籍稽查於行糧則掛號銷繳其稱按伏者以無事差撥至為糜費則悉為禁革夜不收哨賊者人數太多宜退一千五十九名使補軍伍一操練將士臣等畫定陣圖嚴明紀律務使部伍整肅聞闕如法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凡演畢管陣各歸司隊操演武藝給以尺籍記其優劣以為賞罰又將師律提綱頒示將士使曉然知訓練之法

奏土魯番疏

土魯番情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疏

手露堂

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往年戕殺哈密國王侵害赤斤等衛故西域諸夷惟土魯番為黠自速壇滿刺兒病故長子沙速壇襲主本國次子為黑麻速壇乃復陰據哈密近年兄弟爭忿仇殺今為黑麻速壇結姪瓦剌以為援潛種沙州田以為資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土幸而神發其姪馬黑麻失等逃來告變乃率眾叩關納款求貢復遞番文求討地方據其迹似有歸順之情原其心實皆展轉之計且彼占據哈密蓋亦有年復欲求討住坐地方正欲為窺伺甘涼之謀

決無容彼耕牧之理。今雖聽撫還回。現見同往。祇恐逼脇叩關。再求避難。或照牙木蘭事例。安插此徒。戎內地。方終遺養虎之患。宜設官軍整理糧餉。以備復至。或陰懷異謀。竊兄犯順。則殺伐之威。斷乎難免。宜行督撫等官。再加譯審。果出輸誠納款。給帖資諭。使知華夷自有界限。不得侵越。毋再妄求地方。毋再盜種沙田。毋殘害吟窰。毋苛取貢夷。如或仍前執迷。陽順陰逆。則調兵征討。閉關絕貢。

條陳邊事疏

遼防

皇明經世編

張陽二公疏

遼防

三

平露堂

一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青龍州五堡實延鄜之通途。公虜之捷徑。近徵其兵。西戍定邊。非計各宜留防本堡。而特增募步卒五百。以爲定邊守禦之助。仍將延安諸衛清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定委一謀勇。把總領之。分布西路。與同泰將防守安塞等處。隨宜策應。一延安兵備副使。每遇防秋之時。宜移駐時城。經理軍餉。城堡仍與新設參將。會同操練。以防虜患。其陝西撫按官。毋得以他事妄用。使得專意邊防。一沿邊各縣。命選民兵。定今日保障地方。急務宜令

大縣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委佐貳一員。時加訓練。有警。即令統領防護木處城池。不必調遣截殺。

延綏邊務疏

遼防

臣珩向爲總督時。曾請增修延安慶陽二府城隍山寨洞墩臺八千餘處。編訓居民。預除戎器。有警。即堅壁收保。著有成績。今歲久垣墮圯塞。丁壯逃匿。臣擬分巡河西道副使朱用管屯僉事陳其學。力能辦此。乞量陞明爲參政。其學爲參議。令因舊修復。以重保障。臣復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有石門鎮石門子甘泉縣北有野豬峽。延川縣南有禪梯嶺。俱係

皇明經世編

張陽二公疏

四

平露堂

虜深入之路。比他鎮爲獨重。宜各築一城。可容兵三千。至防秋日。調遊兵一枝。再整步卒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寧塞靖邊入寇之虜。若虜由鎮靖威武清平入寇。則石門二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野豬峽禪梯嶺以擊之。又鄜州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每秋防。命一都指揮提步卒千人守其石門四處。即令朱用陳其學。隨分

地以六月迄工修築全鎮間道遠別令兩司官督修而按臣覈其數情

楊中丞奏疏

楊選

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疏

蘇鎮藩

一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舍原之不繼是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王兵不振之弊也一邊兵入衛爲其諸曉虜情熟經戰陣足爲防禦用也今陝西三鎮其卒之而來者靡馬殘械空

皇明經世編

張陽公疏

卷之一

五 于露堂

奉課體殆居其半此是兵不振之弊也一寧山德州天津河間通大等衛每年有春秋兩班軍士涿鹿興州中等四衛有下三千之軍分地擺守此輩浮脫不武即使營伍充足尚不堪用矧又逃者數多作者無食此班軍不振之弊也一本鎮舊募軍有昌平密雲遵化永平四枝新募軍有山海關曹家寨二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月糧行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可兵者每煦煦懇相恐其逃散而又何敢申法令以效演哉此募兵不振之弊也一主兵糧

此多定之數不

九

大半出於民運客兵糧全數出於內帑每年終會計上疏多爲戶部題削加以帑發過期商價拖欠民運不來災沴歲有處處受敵處處缺備此糧餉不振之弊也一薊鎮月糧給本色者尚可保一家給折色者不能贍一家乃又在東數區常至四五間月而不給在西數區常二三間月而不給此月糧不敷之弊也一山西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預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糧稅沙土之捕和此輩去家千百里爲國家終歲勤瘁乃其日給之糧不獲一飽乃又有皇明經世編

張陽公疏

卷之一

六 于露堂

宣大陝西將領所寄家丁平居則出邊趕馬以圖印
賣有警則撥伏斬獲以圖陞賞故壯士樂爲之今
鎮既無趕馬斬獲之利而月糧行糧折支間支悉與
他軍士同尖哨雖月糧二石亦常數月不給故皆不
得其用此家丁尖哨不力之弊也一勦鎮邊防固不
容一步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使處處可以防護居民
按伏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預伐虜謀今乃泥於
不省而入之說堂室之謀遂棄而不講此城堡不修
之弊也一今之將領平居犯罪惟衆臨陣延遲不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馬一公疏

折衝第七

平路堂

間有提問仍復實緣地近京都輒下中貴一或抗忤
執法立見群謗沸騰此展布不舒之弊也一本鎮馬
匹近年以邊鄙多虞夏秋軍士不暇下塲採草其春
冬料豆又每過期不支支又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
滿三錢夫以半年無料一年無草而折料復不能辦
本色之半此馬匹不壯之弊也一邊鎮一切錢糧收
支悉歸部郎中所司督撫無與比及會計郎中呈應
用之數督撫會題部輒裁減督撫慮不給用萌意節
縮至謂臣兵處上邊者無營暫留本城及過定

報督發追者猶或可及。遠者多不能赴。此形跡悞事之弊也。一陝西入衛之兵。初年止是秋初調到。後畢放還。後因疫癘。專襲撤兵之虛。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夏冬各兵一枝。再備冬春。至次年四五月換班。以致各兵在家日久。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費漸薄。盤費不克。馬死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疲勞之弊也。臣抱憶合憂。已非一日。今所陳止於薊州一鎮。而邊保可知。諸邊又可矧然。臣祇言其弊而不爲之畫者。良以諸臣建白非不善。督臣奉行非不至。而其機有不繫於軍門者。徒議而無益也。莫若廟堂省署定議而下之臣。臣遵議而見之事。於勢爲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家親善先參閱

潘簡肅公文集

疏

潘 潢

郊祀對 郊祀

世宗廟禮件樂之時此議

臣聞周禮春官掌治天神人鬼地祇之凡以贊其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潘簡肅集 郊祀 一 平露堂

觀會通之嘉以行典禮臣實承詔敢不奉職正對臣
聞禮者體也昔者聖人作易說卦觀象以乾爲天爲
君爲父以坤爲地爲母爲妻爲臣而係之曰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由生也是
故因天事天祭帝于郊因地事地祭社于國燔黍黍
壇崇勸天地瘞埋于泰畤其樂殊且不同帝同牢以
卑法地明王者父乾坤毋坤禮至而辨示民嚴上焉故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禘嘗郊社尊無二上知
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蓋慎之也以此

坊民後世乃猶有合享分郊如新莽匡衡之云者其

于上也亦二乎臣愚竊謂禮有貴多亦有尚寡文

質無常惟稱之適閭丘不屋致誠之極也明堂大享

宜非所施是故掃地之典義不可曠奕奕郊廟列

聖作之踐位行禮于今百祀神靈之所係祖宗精

神之所聚律之以春秋譏毀泉臺之法而揆之以詩

人勿剪勿拜之意有其舉之孰敢廢乎是故大祀之

殿義不可墮按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

用牲于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郊祀 二 平露堂

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子郊皆直繫之天更不竝云
天地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
衡徒見夫子有光于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于北郊
其言本孝經委于經無據且其既陰方地象母位則
郊配亦當以其類矣嚴毋莫大于配地古有之乎是
故北郊之謬義不可繫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
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焉
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封以白茅而錫之
使各立社祭于其國亦曰昨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

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成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曰冢上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方曰方丘圻曰泰圻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降乎社之謂溝地社之爲大示昭昭矣自鄒玄諸儒牽附讒譌誤分泰圻爲祭崑崙方丘爲祭神州于是大社自爲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別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師甸用牲于社大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小祀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令軍以先愷樂獻功于社大司寇軍旅之事蒞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爲群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內夫大社旣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固王自立之社而大社無稷矣漢篇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爲地別體而雜求諸泰圻方丘卒啓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惑可

勝慨乎是故大社之祭義不可廢春秋大復古然勞民動衆雖義且時必費重民力也今兵燹相仍所在虛耗大役煩興民靡于食雖竭力緩征猶懼弗贍而去古逾遠時異俗殊禮樂器度類不應與一變至道卒難爲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爲博學而從今也聖人通變務與民宜大易之義中重于正陛下誠欲舉先王之成法明當今之可行則所謂包荒之量馮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朋亡之公不可不先加之意矣趨向既定修和有常道洽政久時然後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斯順天理當人心損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跡古理須改易不勝欲速之志取祖宗成憲一朝遽紛更之正使盡如往制未必克當天心殆非所以興聽于民而行思其反者也是故時措之宜義不可忽易曰已日乃乎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臣前之說明禮審是求文明之正也後之說擇善用中真已日之乎也兼斯二者乃當革義合乎天德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唯陛下留神省覽庶言慎與大臣計慮毋罔求禮以幸天下

郊祀疏 郊祀

臣聞生人之道禮爲大禮祭爲大祭大郊爲大郊也者原本反初奉天地以子道示民嚴上也自二帝三王以及我朝列聖所以祇答神休萃聚天下未有外此義也今祀事未恤一歲不郊臣愚以爲此非聖明所以率先天下後世以崇重本始之道請得據所見聞乞陛下聖聽謹按禮大喪惟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傳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蓋君雖尊不尊于天國喪雖重不重于郊祀故間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矣不聞有喪哭者不郊也古者天子亮陰冢宰攝位有代之言乃不言有代之祭乃不祭故越縉之禮先儒有謂使大臣越縉而攝祭者後世懼獨任成害南面聽治既不得不出于權制所謂郊祀不宜獨貴諸代矣若能行古亮陰三年之典則主以天子之名祭用冢相或如周禮大宗伯有故攝行祭事無不可也宋英宗或問崔順郊祀當否順曰今人君喪百事皆如常獨于祭祀廢之不若無廢人君無一歲不祭天人不無一日不見父母必曰不敢以非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郊祀

五 平露堂

禮見豈不能因人逼定省之問乎故苟事事如禮雖不與祭可也無祭不可也伏觀大明會典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有故則遣官祭告又曰郊祀國之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又曰每歲正月擇日行禮是每歲必郊遣官攝郊喪不廢郊皆祖宗定制也今習見每歲用正月郊遂以郊非正月爲不可執一失三非繼述之善者也春秋成公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胡安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也此譏郊遲爲不時郊甚遲爲不時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而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郊祀

六 平露堂

郊矣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圖所以修歲郊之法則
春郊不可復行亦將如漢宋三歲三歲一郊而已然
則倘或三年之內設又有他故焉則如夏商叔季罔
事天地祇而後可邪且祖宗之時前用分郊後
合郊前建國丘方丘後用大祀殿前配仁祖後配

太祖 太宋前親祀後或攝祀前攝以皇太子

後或遣官聖人之治因時制宜無所不可然則前以
春後以秋冬豈不可也臣愚以爲失今之時而能從

古之道縱有過時之嫌猶免亡本之誼况前日之過

皇明經世編

潘簡甫集

郊祀

七

平露堂

未爲失時今者復郊愈見祇肅其于變通之宜不違

之復益兼得之又何疑哉傳曰郊祀天地所以修歲

事也今或以爲既以秋冬郊又以明年春郊是黷祀

也宜待嘉靖改元新正朔易服色乃昭告于皇天

后土不當以先帝之遺年復舉大郊上古之禮不知

一歲不郊卽不成歲古者啓蟄長至之典輿時偕行

未聞以爲黷也先帝所徵行而未成者陛下所宜

明訪夕思以代有終若處之以優游行之以猶豫凡

所宜行靡不以待來年則自今數月之間天下事孰

肯任其責耶昔魯與齊戰莊公謀于曹劌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劌繪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今

國家之于神祇可謂大不信矣十四年二月郊十五

年十二月郊十六年春有司定日凡三竟不得郊鬼

神非人實親惟誠是依不信者二神誰與我若又復

益之豈惟神聽疑惑民不用情曰夷君長間之皆且

曰中國今廢郊矣殆非所以尊國體之極而維德于

四達况今日精門災陰兩連月雨暘失職諸穀爛泥

天之譴告明矣安得不起敬起孝爲民求福乃當迂

皇明經世編

潘簡甫集

郊祀

八

平露堂

徐忌緩固自執異豈不重拂天怒哉臣愚以爲今

陛下繼統先帝嗣大歷服承天地宗廟社稷

之祀以爲天下神人主義不得忽高皇帝之命祀

宜略倣古罔丘報本之制近守祖宗一歲一郊之

法以今冬十一月郊具親祀攝祀則親陛下處今

日服制何如非臣所得與也陛下不以臣卑鄙庸

妄隨行臣言則禮達誠通幽明協順令聞遐福與天

無極臣死且不悔

廣字令疏

廣字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臣聞天子所與綏和子惠建國家有道之長者郡守縣令而已。方今天下設府一百三十五，設縣一千一百一十八。知府取年深給事中御史郎中寺正同知等官，其途博其選嚴，欲求得人，客能爲力，惟知縣以進士舉人歲貢進士科三百人，除令常不滿百，舉人歲貢自歷滿假之後，往往年邁志衰，不適于用，緣是旅進旅黜。只今考察應退不下二百員，任滿丁憂事故等項，又當二百員，此外有等廉而無能者，志堅力弱者，詞藻可觀，政事非長者，棄之則可惜，存之則未宜，不免循例量改間散衙門職事。又當數百員，以此員缺極多之際，若徒照常挨次銓補，將來庸謬難進，妨取克位。陛下所爲寄生民休戚者，將安所賴之？臣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繁難大邑，有保明超受之令，要在爲官得人，不爲人擇官，欲乞今來進士。特賜寬取，除量留館職諸出使長民，其會試畢日，本部仍將上選舉人，不分年月久近，精揀年力強壯，才識通敏者二百人，與進上相兼除授，則離偏方下邑，皆可以得真才實用，天下有司煥然一新。陛下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降之。勅諭令以勸農桑，興孝悌，敦本善俗爲務，遷任監司，旌別淑慝，時取其治狀最著者，寵錫而超遷之，明薦賢之賞，顯蔽善之戮，行連坐之法，嚴承奉之戒，將天下高才良吏，莫不精白，敬應德降民懷，而仁恩昭灼于上下矣。臣又聞今進士制額如舊，而用多弗勤者，守選需次失之太濫，昔周公營洛都，惟以見在百官住新邑，漢唐舊京，皆止設京兆留守，無有南北總旗，建備官者。今本部有文選司，南京吏部亦有文選司，而終歲不選一官，本部有驗封司，南京吏部亦有驗封司，而終歲不封一爵，夫設官分職，冗濫如此，乃動以舊制爲辭，豈知遷都之初，所謂行在府部者，神謨廟筭，固有倂待，而後來沿襲不改，殆非祖宗之舊乎？今若略加省併，進士可不加多，而官使咸足，且戶部省經費，工部省修繕節財裕民，又益之尤者也。國初舉人歲貢坐監歷事，卽得取選，其後或三二年而止，自納粟納馬等例一開，太學生徒日積月壅，于是監生從注選以至授官，多者二三十年，少者十餘年，歲月既久，齒髮盡衰，在得之戒，人情不免。

望其有所建立。何可得乎。今若明著爲令。自今雖有
邊儲急乏。不得鬻爵取盈。違者罪之。數年之後。仕途
稍清。揀選可不必行。而當次自足。精敏堪用之人。且
進之。正教之嚴。任之重。翁受敷施。豈無古循吏出于
其間。奚必進士得人爲盛哉。然此等事。皆正風俗。得
賢才。通變宜民。實光明俊偉大業。世變既下。學術不
明。畏難苟安。人求自便。非大聖人精義熟仁。力行不
惑。鮮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牽滯者。惟陛下存心
天下。加志元元。于勅部院大臣。會奉舉行。則知人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臺簡肅集
慎守令
士
平陽堂

申明守令條格疏

守令條格

文選司案呈。該司禮監太監常福傳奉。聖旨。朕惟
民生休戚。係于守令。而如縣于民最親。所係尤重。近
日議者又多取進士補知縣之缺。但爲途亦狹。豈能
使天下之人皆被其澤。且今之用人。偏重甲科。擬按
旌薦。吏部取用。多係進士一途。舉人監生。雖有才能。
難與旌擢之列。夫人才相去不遠。進士作官。雖多廉

能而貪懦縱肆者不無。舉人貢士中。位皆庸常。苟且
之流。惟待之既輕。取之不廣。中人多改節自限。無怪
其然也。計今天下縣分一千一百有餘。若必以進士
補之。方爲得人。然不及十之一二。其餘縣分。豈不擇
其官而輕視其民哉。今朝觀考察之後。知縣缺多。吏
部便查照。祖宗朝故事。除進士銓補外。將聽選舉
人監生相兼考選。隨才選用。通行各處撫按二司等
官。凡知縣不拘何項出身。俱要禮待。不要輕意推辱。
舉人監生有治行得民心的。一體旌薦。吏部查訪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臺簡肅集

守令條格

平陽堂

實舉人與進士一體行取。選授科道部屬等官。監生
與舉人一體推陞。府佐州正員缺。果有政績卓異的。
也許推任京官。如此補偏救弊。各盡所長。人知有向
進之階。自然樂于修職。官之得人者多。而民自安矣。
抑其體朕意行之。欽此。又該司禮監黃偉傳奉。聖
旨。仰承。天命。君長斯民。夙夜孜孜。欲求安民之道。
夫守令安民之官。守令得人。則政著而民自安。否則
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惠澤不宜于下。民不可得而安
矣。今當朝親述職之期。各處知州知縣吏部已會官

考察黜陟明俱有常典。朕博考載籍。古者守相稱職。入爲三公。郎官有聲。超居禁近。我祖宗朝。知府有陞侍郎。僉都御史。少卿。府丞。知縣有陞知府。僉事者。今惟循資待次。恐終無以激勸人心。今後守令陞照常推陞行取外。其歷任五六年已上。治行卓異者。知府。府陞僉都御史。按察使。知州。陞參議。知府。知縣。陞知府。僉事等官。若知府有歷任八九年。始終一節者。許超陞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夫資格以待常才。不大以拔英傑。此帝王鼓舞英才之道也。都察院防嚴。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卷之一 字允德 士 平露堂

理。爰舉職典。誕敷德音。臣待罪宰司。銓鑒是職。觀茲盛美。敢不敬承。切見方今守令選里。正生選任。太輕選序。太數。旌舉太濫。體貌太卑。職務太弛。必須深採弊本。嚴申禁制。使內外上下。一歸至正。庶幾主恩可以下流。奉行不爲故事。臣等查據祖宗成憲。仰惟聖諭。泰酌時宜。逐款申明。條爲五事。伏乞聖明採擇施行。

計開

一精選任。照得郡守縣令。即古侯伯子男之職。沒明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卷之一 字允德 士 平露堂

亮采。厥任惟艱。是以兩漢選諸刺史。高第。選諸相。職尚書。令僕射。選諸孝廉。賢良方正。茂才。選諸能治劇。選諸郡吏。積功。其致慎如是。今自知府而下。率按簿依次。苟取充位。一不應格。卽雖有高才良吏。不敢越資超授。取之既狹。擇之甚疎。欲求得人。不亦難乎。查得宣德七年。知府有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量授以職。犯贓併坐。正統元年。知縣有缺。令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掌科。給事中。掌道御史。各舉一員。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

勝任併坐舉者正統十四年方面都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任用又查得嘉靖五年八月該御史朱豹奏本部覆題節奉聖旨在京在外有堪任知府酌着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疏名上薦欽此俱仰經欽遵轉行去訖雖其間溢保之弊不可謂無而衆兄所會終爲有據合無今後知府知州知縣有缺除本部照常銓補更加詳慎外乞勅兩京文職四品翰林院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出身並備開實行奏下本部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堂

記查訪相同遇關請古遺除實授或試職職事日後舉能其官或舉其其人及不舉者俱賞罰如後開

得蔽賢之誅伏望

聖明嚴加戒諭

一重遷轉照得長吏數易人懷苟簡今昔同患而久任之法節該言官及本部尚書廖紀等屢次建明竟

無畫一之規者是雖人情厭故喜新利于速化亦緣自來官級太繁上下聯絡循序漸進義同貫魚勢自不能獨止而外任前後作歷又加不准通理常致速者愈速遲者愈遲以此勢逸不均有礙經久向使皆如翰林等官編修檢討九載序遷學士論德徑陞卿佐初雖小滯終得超資則何久任之不可行哉今奉明旨許知府推僉都御史按察使知州陞參議知府知縣陞知府僉事等官知府歷任八九年始終一節者超陞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况查有宣德九年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堂

知府張順陞侍郎翁世資陞左布政使等例又考得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遷爲郡守高第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亞相相國是自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三四轉耳久在其任所以爲宜正與欽定條格先後一揆合無明著爲令自今知府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推陞按察使僉都御史八九年以上推陞布政使侍郎副都御史知州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陞參議知府九年以上陞參政副使大約與二甲出身主事相等

知縣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陞員外郎寺正
僉事。九年以上陞郎中知府參議。大約與三甲出身
行人博士許事相等。若知府陞少卿府丞。知州陞員
外郎郎中。知縣陞給事中御史者。許通理外俸序遷
若同官到任在先。通筭歷俸日淺者資次。仍序各官
之後。庶幾爲守令者皆思爲百姓建久長之策。施必
世之仁。一切懷私內顧。苟欲求全。見利欲速。重內輕
外之習。可以漸除。不止省送故迎新之費。絕吏掾爲
奸而已。

皇明經世編

潘簡庸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一嚴旌舉。竊照旌異之典。不惟賢才進退所關。亦以
立爲善者風聲。爲天下吏大勸。其機甚微。其用甚大。
而近年以來。可否依違。是非大謬。至有薦剡未下。賄
賂已章者。是雖人心難知。然既親按其行事。爲之表
章。不明之誤。豈應至此。昔漢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
罰。徒以一不察。膠東相之僞。是後俗吏竟爲虛名。今
僞增授賞。不止膠東。綜核之政。猶未信必。將來薦法
大壞。豈當虛名爲害而已哉。查得弘治十三年。本部
奏准今後各處賢能官員。歷任三年之上。方許撫按

官旌舉。以後有犯貪淫事發。聽各問刑衙門。照出某
人任內。曾該某人薦舉。徑自奏參。該申呈者。備抄招
由轉達部院參奏。坐以風憲失職。降調外任。其有隱
匿不報。吏部查出。作缺緣由。卽將原問官吏參問。治
以重罪。弘治十四年。又該本部會官議准。今後撫按
官舉保官員。俱以旌舉日月爲主。若所舉之官。後有
微疏小過。有礙公議者。本部自行黜陟。舉主勿論。若
犯該貪淫革職重罪。仍查所犯在旌舉日月以前。而
發在後者。不拘陞遷改調別任。仍改外任。犯在旌舉
後者。俱不連坐。其有循私作弊受囑等項。故違妄舉
者。事發從重治罪。又查得嘉靖五年七月。該給事中
林士元奏。本部議得今後撫按官舉保官員。職務不
修。及贓私敗露者。聽本部及科道查參。舉主職務不
修者。量爲罰俸。贓私敗露者。量爲降級。因此推避。不
行薦舉者。以故違憲。綱論罪。題奉 聖旨是。欽此。俱
節行欽遵。著爲定例。緣未著實舉行。况來旨薦舉連
坐事例。前後不一。以此人不知戒令。無申勅天下。自
今在京在外官。奉 旨薦舉所知。于曾經一任以上

皇明經世編

潘簡庸集

卷之一

大

平露堂

巡撫巡按官旌舉所屬于歷俸二年上各不拘何項出身備開實行奏下本部籍記日後犯該貪淫革職重罪查係保舉日月以前在聽問刑衙門查出奏參或申呈部院轉參俱降調京官外任奸官別任隱匿不報者本部查參問罪若犯在舉後亦從問刑衙門舉後職業不修及奉旨違限不舉從本部撫按官任內旌舉不及數從都察院俱查參請旨切責止于罰俸罰及三次者罷職不叙其徇私受囑妄舉者事發從重問罪應查參而不查參聽科道官劾奏

皇明經世編

清簡齋集

卷之一

字人傳略

九

平露堂

罪坐所由若舉能其官顯有卓異政績者三年朝覲後本部一次類查奏請特旨褒諭或增秩賜金以寵之如此則自公卿以至百執事人人勞心求賢見善惟恐不舉舉惟恐不先而所謂宦官宮妾不知各之人與夫無書抵政府皆將起而服在大僚一切奔競諂諛之風不禁而自息矣

一隆體貌切問守令者天子所以託專郡之守寄百里之命嚮明而治有長道焉是故古者天子重之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詔書每下二千石不爲縱誠以

國家有急取辦長吏長吏尊重臨危乃能使下故尊禮重祿不責以備所以歸上下定民志也今自監司以上率喜持聲勢虐下吏文告之詞陽成超承風旨之峻動欲迎合下至吏卒參隨亦得依憑需索非禮折辱抑侮如此安能盡其心哉查得總綱內一欵知府知州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又一欵凡風憲糾舉明著年月指陳實迹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欽此又查得弘治八年該郎中喻宗府奏要各處撫按二司今後接待守令正宜

皇明經世編

清簡齋集

卷之一

字人傳略

十

平露堂

各務大體照依京堂大臣之待所屬勿輕受跪設有小過不得加辱挫其剛介之心本部覆議合准所言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弘治十六年該按察司僉事任漢奏本部覆題節奉孝宗皇帝聖旨府州縣官卑誚逢迎上司官非禮凌虐有壞士風今後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正德七年本部題准各該撫按所屬府州縣官不許作威凌辱鎮守等官嚴禁下人毋得需索科擾構陷賢良如違許撫按及科道官指實劾奏欽此又查得嘉靖元年該給中解一貫等

奏本部議行各撫按二司今後知州知縣等官犯罪
依罪參提其餘無故不許輒加凌辱若各官自處卑
污專事逢迎趨承踰禮稱呼過當痛加戒飭若再不
悛行提問罪或法賢否揭帖以惡退職其上司官員
好人承奉其乃因其體貌不至輒爲沮抑薦舉考語
致枉公道者在在外聽撫按官在內聽科道官舉劾或
本部訪察得出參奏處治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
得永樂二十一年本部題准各處上司并差出京官
有將掌印正官一槩差占及掌印官見事繁冗因而

皇明經世編

潘蘭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阿附投托上司差遣者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合奏
舉問若按察司坐視不舉縱容差占從都察院劾問
欽此正德七年本部題准今後公差官員奉有 成
命應接委官者俱出本府州縣境內及百里之外航
延月日不許將州縣正官一槩濫差違者聽撫按參
奏順承差委官員應提問者提問應參奏者參奏若
重大事情非正官不能辯理亦要會同撫按擇委無
事地方正官欽此又查得嘉靖七年八月該尚書王
瓚奏本部議行各處不得差委州縣正官致悞本等

職務如違指實參奏奉 聖旨是欽此俱節經欽遵
通行禁革至今餘風未殄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
行各撫按二司等官查照前項憲制及節年題准事
例今後接待守令照依京堂待所屬官職知府知縣
問答之際仍不許跪但奉公私等罪依律參提其有
別因小故輒加凌辱沮抑薦舉考語不公搜求細事
劾論失實非有重大事情一槩差占正官出百里之
外及聽令越境迎送參見有妨職務若勤事理詞好
人迎合已見致有冤枉并縱官吏卒門隸鎮守參隨

皇明經世編

潘蘭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需索構陷及府州縣官自處卑污專事逢迎或避難
營差者在外聽巡撫巡按在內聽都察院科道官純
或本部訪察得出參處奏治夫上能以禮自處則體
統益尊賊不自正守令之賢者固得安行其志其不
賢者亦有所嚴憚不敢不勉修其職業報禮之重有
必然者矣

一明職務照得郡守縣令所以作民父母師帥長養
教訓是其職務若簿書期會乃所以行之者耳今郡
邑日夜從事唯急簿科嚴勾攝徵夫馬歸時傳鈎隱

皇明經世編

潘簡甫集

卷之十一

五

千露堂

衙奇納交要譽以爲首務至于王政之本若閭里休戚風俗厚薄一切視爲細故略不經意且如追徵租稅慢令致期專以督逼及限爲能詞決詞訟則文致人罪以苛刻取名不知權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而風紀之司舉刺得失亦常以此爲次求才于事蹟多少之中考成于法度難爲之外所爲風教紀綱曾未識爲何物由此觀之今之爲有司者未嘗有意爲民今之司風紀者未嘗有意督察守令均是謂不知務幸有奉法循理中能自立者出于其間則又不勝勸

皇明經世編

潘簡甫集

卷之十二

五

千露堂

自今銓選錢糧禮樂車馬獄訟力役舉劾出納等項皆應一意體國爲民以爲有司率先陛下又恭已于上以昭臨之則所謂監司守令之綱朝廷監司之本者莫不一出于正而親民之官固當知所務矣周有仁人漢多循吏用此道也

覆積穀疏

積穀

前件查得先該戶部奉行天下府州縣官各照里社積穀備荒立格勸懲不爲不密但如每一小縣十里之地三年之間不問貧富豐凶槩令積穀萬五千石限數既多責効太速以致中才剝削取盈貪夫因緣爲利往往歲木及飢民已坐弊又遇凶荒公私俱竭爲困愈甚臣聞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郭倉廩者財之本也與具聚民脂膏以實倉備饑與盡力清漚以興水利昔宋儒朱子賑濟浙東所主原野極日蕭條都見有陂塘處田苗蔚茂無以異于豐歲于是益歎水利不可不修謂使逐村逐保各治陂塘民間可以永無流離饑饉之患國家可以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此則救荒不如鬪水利明効大驗之可見者合無

本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御史申明憲綱嚴督所屬凡境內應有圩岸橋堰棚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潦毋致失時有傷禾稼及因而擾害于民每季終預將疏築完壞備細緣由開報御史及總督水利官員不時巡歷勘驗如有申報不實及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為不職從實按勘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為民興利如白起溉鄴鄭國開渠之利者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

皇明經世編

潘簡齋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分數定註賢否一體莊別其八分紙價贖罪贓罰銀錢香錢引契魚鹽茶酒等稅不係解部者悉如御史王重賢等所言盡數釋穀入倉備賑不許分外分毫科罰侵剋庶幾藏富于民因地之利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管子所謂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者用此道矣

議京營馬匹草料疏

京營馬匹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成國公朱希忠奏節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看得營馬草料本折兼支月費

一萬五千餘金比之舊例已為極厚而成國公朱希忠猶稱折色銀數止值草料三分之一餽食不敷二十餘日欲馬強壯必不可得雖意在求牧與芻顧自來蓄牧皆以馳逐水草騰駒游牝為得馬性易致蓄滋而繁之難之飼以枯藁生成廐隤雖多無益所以永樂宣德年間馬皆夏秋下場牧收兼令採青禦冬及春原無支草之例雖正統十四年北虜內侵亦止暫給馬草兩月而豆料猶有不支價亦隨時高下當時國馬止有一十二萬四千餘匹之盛已是舊規自

皇明經世編

潘簡齋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給事中夏言倡為不必下場之議武定侯郭勛樂以草料全支之說于是每年動支太倉銀兩常至一十八萬廣祿為之一虛而營馬乃日消耗仰視舊額十損六七是以得失信亦不在芻豆之豐約矣况京折牧放草場兄朱欽依踏勘所據草束料價似難更議加給其稱週年以來開領動逾經月草料亦不及數料豆或有溢爛不堪則各倉場出納之弊誠不能無相應依擬禁革合候命下本部一面移咨順天等處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作急

踏勘牧放草場事宜奏報本部仍飭付各管理倉場
主事今後召買籽牧草豆等項務要及數足色不許
濫收低惡之物及安頓無法以致泥爛不堪兼行應
支草料該管衙門限每月終造冊同該府照會一齊
送部查算明白轉發各倉場委官依期放支每月毋
許過初五日違者通行參究罪坐所由既受上物又
不愆期軍人苟無侵漁其間營馬亦自騰壯足用伏
乞 聖裁

職勘宜府新軍疏 宜府新軍

皇明經世編 潘節齋集 宜府新軍 卷之一 平露堂

查得宜撫鎮原額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
員名今存籍止有九萬五百四十四名嘉靖二十四年給
事中李文選等查盤冊開實在官軍七萬七千八百
四十八員名嘉靖二十一年等年招募新軍八千五百
九十九名通共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七員名加以河
南操備官軍并本鎮軍站及擺邊守墩燒荒按伏等
項站用月俸糧賞共該銀九十萬六千六百一十四
兩二錢八分有奇原額馬驢驛四萬四千四十四頭
節年倒死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匹頭見在馬驢驛

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五匹頭該料草銀一十三萬六
千五百六十六兩四錢二分通計本鎮歲用該銀一
百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兩八錢及據宜府郎中張習
星繳二十八年冬季邊儲簿內實在官軍八萬二十
九百七十四員名比前查盤冊少軍一千四百七十
三名而實在馬驢驛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匹頭比
前冊內多四千二百七十八匹頭通融除補大約歲
用相同又查得本鎮歲額錢糧河南布政司銀一十
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兩四錢山東布政司二十四
萬四千二百一十一兩山西布政司八萬七千一百
五十五兩真定府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兩保定府二
萬五千五百五十兩大名府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
兩河間府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兩順德府一萬八
千九百四十兩廣平府二萬九千九百五十兩順天
府三十五兩兩本部年例銀八萬兩河東運司鹽價
銀八萬兩鹽引銀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兩共
該銀九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四兩四錢加以本鎮
屯田糧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草一十六萬七百三十

二東五分地畝原額并新增起科細量七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草一十萬二千二百九束七分五毫，開墾糧九萬五千六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草四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包六分七釐，新增團種糧二萬一百九十二石二斗，草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束，公務田糧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五勺，草四千二百八十二束，新增稻田糧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九升二合，驛傳田糧一千五百八十四石，草六百六十二束，牧馬草場子粒四千七百八十三石五斗三升七合七勺，歲共該糧二十七萬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七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每石以七錢折筭，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六分六厘四絲四忽二微五纖五抄，草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五束八分七厘五毫，每束以三分折筭，該銀九千八百七十四兩三錢六分六厘二毫五絲，通共歲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九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較其出數尚多銀九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藩簡函集

宣府總督

无

平露堂

平

露

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五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今奏稱召募新軍六千名，分撥永寧四海沿滴水巖等處防守，及本鎮城操備，視舊額籍未及數，而歲計糧賞查得泰內開稱永寧每石折銀六錢，歲該銀三千六百兩，四海沿滴水巖二處，與宣府操備新軍，每石折銀七錢，歲該銀二萬一千兩，本色糧銀三萬六千兩，賞賜冬衣布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馬匹料草銀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兩，共銀九萬四千一百七十兩，今計本鎮歲入多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相應撥補新軍糧賞馬匹料草支用，此外尚餘銀一千五百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又近該宣府管糧郎中張習呈報山東二十八分銀二十四萬四千兩有零，並無分文解到，及查嘉靖二十四年科道等官李文進等查盤冊開山東河南等布政司大名保定順德順天等府拖欠宣府鎮歲額銀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兩，遂旋催解，儘足接濟，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李○等奏募新軍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藩簡函集

宣府總督

无

平露堂

平

露

千名已經分發水寧四海哈滴水巖等處城探防守
所有月糧冬衣布花及見計馬匹料草皆應隨數支
給但查該鎮原額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
員名見在開報止有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名原額
馬騾騾四萬四千七十四頭見在止有二萬八千六
百九十三匹頭據今召募六千之數既在額內則常
就以原額逃亡軍馬空下糧賞草料給之況本鎮歲
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除歲支
外餘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以給新添軍馬餉
皇明經世編

潘朝商集 卷之十一 官商雜記 千露堂

該剩銀一千五兩而本鎮纔遇募補便請每歲加銀
一十萬兩若非遇為備豫必是近來在官田地正辦
虧數不行清理各省巡撫起運違限不行催徵以致
年用不足輒有此請近應查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
行總理糧儲郎中張習查將近日運發年例銀兩實
完糧料草束覆取新補軍馬實數按月支給一面咨
都院轉行巡按御史胡宗憲吊取歷年軍馬錢糧文
卷冊籍并各該倉場庫藏出納版納覽簿躬督清幹
官員參伍磨勘務見該鎮原額兵糧田地各該若干

緣何先年軍馬額是用常有餘見今缺額數多反稱
不足及募各軍馬匹是否精壯足數別無影射并近
年屯田地畝園種草場各省起運歲開盤引有無交
納稅糧子粒一一明足應有等占聖沒作何究正侵
欺拖欠作何追徵方足徵費速外開載事件遂起查
明會同彼處撫鎮郎中等官計議將所新增出土馬
或照常召買隨缺抵補芻糧或申明舊章分派屯牧
自給仍準弘治正德歲額料簡務不費多或兼采固
原山西督撫建明損騎而益步俱區畫至當查明酌
皇明經世編

潘朝商集 卷之十一 官商雜記 千露堂

處奏下本部議請施行其山東河南順天保定派有
起運該鎮錢糧去處行各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嚴
督司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查催節年拖欠已設者
截數起解未定者嚴限追納或有侵欺花費仰將領
解人員監併起定照例問發故違各官查照節年題
准事例提問參究要在舊額錢糧得清將來兵食各
足代乞 聖裁

議延緩新軍疏

錢謙益

查得延緩鎮原額馬步騎操官軍五萬八千六十七

員名，弘治八年二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員名，正德十三年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九員名，嘉靖十八年以後，節次召募，凡今春季邊儲開實在官軍四萬四千三十六員名，除舊額稅糧馬草盤斤外，近年加添募軍銀一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兩六錢五分，歲用不敷，益銀四萬八千八百二十三兩五錢，靈州鹽課司大小二池，每年引鹽銀大約五千兩，嘉靖二十六年，開納山東陝西河南三省事餉銀，每年大約四五萬兩，又爲乞敕廷臣會議錢糧急濟邊務以防虜患，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今後修邊募軍，先儘本處該衙門堪動錢糧具奏支給，如其不敷，方許請給內帑接濟，若有故違，聽總督撫按官指實參奏施行，題奉欽依，各邊撫按司府衙門原有贖贖及均徭等項銀兩，先年俱用修邊，近日未見存積支用，動輒請給內帑，顯是侵費，着各該巡按御史從實查明回奏，不許延緩，欽此，通行欽遵，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延緩都御史楊守謙等題稱，東中西三路召募堡軍一千一百六十一名，自嘉靖二十九年二

皇明經世編

潘簡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月爲始，無開月年，該銀一萬七千九百七十三錢，有閏月年，該銀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兩，續召軍五百五十四名，自本年四月起，無開月年，該銀五千一百五十二兩二錢，有閏月年，該銀五千五百四十兩，各照數給發一節，軍既募完，糧應撥給，但查該鎮春季冊開實在官軍四萬四千三十六員名，比之弘治正德年間軍數已多一倍，似不必更加兵，若以原額五萬爲率，在今所募猶在額內，自應就以原遺缺額月糧界之，不當復請加糧，況查本鎮主兵先年京運止年，例銀三萬，今并各項增有二十餘萬，果若不敷，亦應照例先儘本處堪動錢糧具奏支給，乃一切仰給太倉，每歲乞加銀一萬五千九百餘兩，係千年例，既不減，京儲又據難擅加起運，縱使權宜兼補，終非經久之計，相應勘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本部管糧官郎中王太平，一面勅計主兵錢糧，覆勘新募各軍實數，按月暫行支給，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吊取節年軍馬錢糧文奏冊籍，并各倉場出納版經號簿，躬督清幹官員參伍磨勘，務見該鎮原額兵

皇明經世編

潘簡齋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馬錢糧田土各該若干緣何先年軍馬額足用有餘見今缺額反解不足逐起查明若年來稅糧子粒引批等項埋沒侵欺拖欠過多致此虧乏作速追完徵納或各衛逃亡缺伍亦查遺下糧賞隨數補支如果原派額添不敷歲用查照近例先儘本處軍動錢糧具奏給發及遵依祖宗舊制簡退老弱正存精壯徑自分派屯種自給毋取冗數徒耗軍資各條畫明白會同彼處撫鎮郎中等官計議停當具奏施行再照同儲邊饒起存本折各有定額先年太倉銀庫歲出中格卽有徵發役不逾期今一歲所入僅支一歲經費已無贏餘而各邊主客兵馬年例等項額外奏發乃至二百八十餘萬並出正派之外頻年不足則請開餉納粟接濟又不足則遣部使分道誅求及筭寺租香錢搜取司府庫藏益竭天下財力盡以供邊兵日益多民日益損蠲稅未稟而海內已虛耗矣于足太倉外庫久無兼久之儲而所在督府猶請增兵增騎交奉不已修邊擺邊十年不輟豈但師老財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平露堂

而已。日腹月削皮盡骨見腹心之危殆有不勝慮者此天下大計凡分職爲民者所宜究心願詔廷臣各輸忠惻量入以爲出約已而致人使統紀常明公是常定兵不久暴糧不再籍邊餉不待求常賦之外而足務爲國家建長久不拔之策奏下臣等會官議擬上請定奪庶幾戍有勞還之期民獲息肩之所一切暴征橫歛可以次第蠲除臣等亦遑錄贖之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家順善先恭閱

潘簡肅公奏疏

疏

潘 潢

定議軍行給賞疏

軍行給賞

看得保定河間漢達官軍張福榮等於今年九月十三等日方纔調發浮圖峪白羊口等處防禦為日甚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疏 卷之十一 軍行給賞 一 牛露堂

淺既于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內先調涿州繼調居庸又調喜峰口等處勞佚少異雖赴關隘勑力不多又此嘉靖二十三年各該官軍倉卒拒敵奮勇當先畧有功勳不同合咨兵部將各調發浮圖峪白羊口見在漢達官軍職名備造文冊差官送部查照先年防禦事例于折報折州銀內動支不分漢達官軍各量賞銀五錢通計漢達官軍六千二百員名共該銀三千零一兩依數支領前去當官唱名給放事完統領將官將賞過官軍姓名銀數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百戶廉彪操餘張臣等節次奏要加給賞賜但查本部先准兵部咨已經題給行糧艸料後准兵部又經題奉欽依賞賜銀二千餘兩就事酬勞已驗常分而廉彪等猶嫌數少動引京營七枝為詞亦見人心初無足足而法制不可不明矣伏視大明會典賞賜一項在兵部止有歲給軍士冬衣布花而在兵部止有功次給賞加賞量賞此外賞軍初無定例先年雖因征進川廣雲貴等處殊遠地方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疏 卷之十一 軍行給賞 二 牛露堂將領陳諸闇當謀給皆出自特恩准開內庫金帛計數不多且又或因歲歉罷給或因入眾停給或因防守無例外衛無例從宜減給至謂待有功日量加阻費尤得詩形弓書衣裳在笥微意蓋養兵以備不測而懸賞以待有功故有不賞而自孚亦或賞而自倡近年以來每一調兵輒題賞賜每一擬賞輒累萬金甚至往返幾十餘日歲中連賞數次而麾下悍卒挾馬久違猶不在所者方今邊徼多事水旱相仍本等月糧猶患缺額此類不已坐費軍資未能外攘而先

自困。非所以容民而畜衆也。欲候命下，本部申明舊制及永樂宣德以來節年事例，備咨兵部及總督撫鎮各該官員。今後非有重大征進，例應紀功，軍前邀賞者，勿得沿襲流弊，輒干賞典。果有急功，奏下本部聽臣等查照。遠年近日賞例，奉以事情緩急，道里遠近，歲月久遠，營伍內外，量爲度數。大約以五千里一年以上爲一處，三千里外八箇月以上爲一等，一千里外半年以上爲一等，五百里外三箇月以上。若達官達軍無根據餘爲一等。多者每員給銀五兩，三兩。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五堂

二兩少則每名止給七錢五錢三錢俱照期疏請取旨。上裁永爲匪頒之式。其本鎮之內四百里以下者，操練防守等項，居常既有俸月糧賞，臨發又支紳銀，有報書地餘勞，足其職分。毋容一舉冒妄陳擾。及顯彪張臣等題奉欽依，卽爲恩澤義難再三。實請加益徒長懷利之風，其不候掣兵離火邁案，仍查在彼有根柢，糧曾否截日住支。呈覆察究，以懲不恪。通乞聖裁。

論首功疏

臣聞古者命將討不庭，師還奏凱，誠其鯨鯨而獻之，以爲大戮而已。自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歷代相承，上功張虜獲以爲故事，而民始有效于非命者。我祖宗酌中古制，惟北虜及倭寇南蠻得論首級後，雖間用之內地，反賊功重賞輕，猶每加慎焉。近者正德年間，流賊東起，一時箐首虜爲最，激昂將卒，惟是殘忍貪冒之徒，乘間屠無辜老弱，倖功獲賞，民駢首就戮，無所逃命，轉相爲畏，恨不能免，且益堅遠近兵連，遂爲定例。人至于今病之。臣聞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五堂

兵以止殺，非以殺人爲事也。周書稱武王伐商，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言紂衆自相攻耳。五子尤以爲不可盡信。故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而文王不忍露白骨，明恥報戰，取殘而已。夫兵有不殺而威，上兵伐謀，善戰不歟命是也。有殺之而威有加，折首獲匪其醜，無咎是也。有多殺而不威，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是也。故曰：君子之將，不以戰屈人，兵爲心。小人之將，以殺人爲嗜。今立法曰：斬首幾賞幾，階幾是君子之將，皆非所用而所用，乃殺人以逞者也。且

匹夫奮呼徒手而斃數十人者往往而是若以顆級爲拘一人右執戰左提敵首不過一代再代三代而止耳強者奮功富者買級小人安能盡其力哉臣願陛下原武之意崇仁之術明詔本兵半一切之法禁內祖宗成憲除蠻夷內侵古者獻功親勞之禮種類既別冒級爲難不必更張其餘內地征討流賊以破陣逐北爲次功推營拔塞爲上功悉平賊衆爲元功卽其中先鋒受上賞中軍次殿又次斬獲多寡宜所勿論罷紀功之官專圖帥之任仍勅諸將自皇明經世編卷之六肅清肅遠軍行錄實五手露堂

以不夫克敵人不濫者賞如令殺人濫者罰之則雖未敢遽誦仁義之兵而老成持重先計後戰如古趙克國曹彬其人者不可謂無所以宣恩威信勇敢愛青黎元電長國脈濟友側之心係天心之和誠非小補惟陛下裁聽

取解軍器疏 取解南京鎗甲

謹題准工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行查南京戊字等庫兵仗局收有應甲共計若干副挑選堪用者七八

萬副責差部官管領行移南京兵部摘馬快船隻裝載星夜兼程前進的限明年二月中旬到京以備支給不許托故推諉其餘并損壞者聽其措辦修理留儲本處看守等因備咨差武功中衛千戶杜勳守備劉部行據本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莊朝賓呈稱會同巡視九庫南京工科給事中林懋舉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李尚智等查得南京戊字庫舊有直落等鐵歷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七頂皮歷六萬一千五百九十頂鉄葉甲八萬八千八十六頂通行盤出挑選得堪用鉄盛一千四百一十六頂鉄葉甲二萬五千頂量加修理堪以奏用鉄盛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四頂共堆積已久續壞居多相應添募工修整留儲本處操守支用直落等鉄盛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三頂皮甲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四頂鉄葉甲二萬八千七百八十六頂又嘉靖八年該南京戶部題准會官揀下破損不堪照舊收貯鉄盛九千七百七十四頂皮盛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頂鉄葉甲二萬六千三百領又據本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李檀呈稱會同南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兵仗局內官監右少監高佐等，食得南京兵仗局歷年收貯直簷等盛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三頂，鉄葉甲五萬五千二十二領，皮盛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頂，皮甲五千三百七十九領，鎖子甲二百六十七領，銅甲一百二十二領，通行盤出內挑選得堪用硃紅油貼金勇字直簷鉄盛一千頂，鉄葉甲一萬四百二十領，量加修理硃紅油貼金勇字直簷鉄盛九千四百二十頂，其餘直簷鉄皮等盛七萬二千一百八十六頂，銅鉄葉鎖子等甲五萬三百七十領，俱係正統成化以前年分造成，堆積陳久，中間數多鉄繡線綻，硃漆脫落，縱加修整，不耐馳驟，必多添料，擬新改造，方可留本處操守支用等因。各呈前來，欲便查照原取數目，通修完足，一併起運，緣水磨油漆復布貼金，必寬旬月，漆乾縫就，方可輟動，而目下春水正淺，農務正興，據今選解已數萬副，亦恐一日併發，不無欲速不達之慮。合照本照近年起取硃黃及年例器皿事例，添委官員分運起解，連齋腳價先赴工部轉發通州修倉上事，領車裝運，但查南京兵仗局前廠奉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盛甲通年俱係該局，并南京各衛所軍器會官造成，驗進南京戊字庫交割，原無收有分毫裝運水脚，比與各該司府年例牌襖等項不同。所據今次修整裝成盤剝車價，本司別無匪處，合于本部節慎庫暫支官銀給領，以修完接續取用，仍從該庫局官照常徑自解納，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戎器貴精，兵事欲速，前項挑選過盛甲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副，領該箱一千五百一十五托，裝船九十九隻，夫數多費用不貲，所據該司呈要分通官員多作運數，水陸兼程，陸續解進，俱由龍江閘水路至通州起車，各分投齋領星夜解進到部，車價先解工部照例轉發修倉主事，領車裝運，類收掣取批單，鈐照完日，速應修裝起淺，盤剝等項支費，備細造冊，但有餘剩解回貯庫作正支銷，不足于各運內通融處補，各另呈部覆查明，通類奏報，在庫塋修盛甲，亦依原擬措辦修理，留備本處操守支用，及兵仗局逐年堆積陳器，一體料揀，擬修聽候，其酌接取選解補數，謹具題知。

覆艸場失火疏

李 華 草場積弊

護題刑科抄出戶科給事中王德等題節奉 聖旨

事宜戶部查議處來說欽此抄出到部看得巡青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會本論奏反覆千言大略惟明烈火之所自生與流弊之所必至明罰飭法盡制曲防無非爲國節財求牧與勸之意但失火放火折賠均賠虛出通關求索所部載在律例各有正條而先期查點照派開收截出卑應時給價官攢申報錢糧數目前奏已明無容改議惟是每年坐派全數各場多收堆頭委的濫費錢糧恣生奸弊相應量爲裁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公

卷之九

平露堂

正差有無多餘不足應否添設顧役通融計算裁定名數革去濫收渾手棍徒量存良實開報着令相幫供役不許容留積年害人亦不必加派有司編僉靠損百姓重起冒名頂替用強包庇之弊遇該出納倉場官攢每五日一次申報巡青衙門但有內外勢要官攢吏書跟官伴當人等需索所部分例指勒打纜等項奸弊並聽糾察究參問發監收主事仍不時躬親閱視督令各該官攢就近看守從宜小作堆垛厚加苦蓋但見火起併力救遏不得輒離所守若奸徒放火故違捕獲有顯跡証驗明白及主守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壞并監臨主守將侵欺借貸挪移之數乘火虛擄文案扣換交單申報職官者依律問罪折賠均贖各器本法處輕重各得其情而大小皆足以戒防乎其院有備或無患矣

潘復軍屯疏

後軍

戶部會同兵部尚書彭澤等議得近年以來各該將領遇小警輒便動調兵馬接伏及至賊人入境却乃束手無措攻策殺人莫敢誰何糧餉虛糜兵威不

抵況所費糧艸俱係每年額外之數若賊大舉將何以支臣等謀得地方一應地土徵收此天地無窮之利邊疆不費之惠也際此窘迫匱乏之秋正宜多方區畫共濟艱難而鎮巡等官漫不加省是徒知奏討有限之國儲爲便而不以計處無窮之地利爲先題奉聖旨是邊方供給糧艸都是小民膏脂寬一分民安一分之賜積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道巡鎮等官復知奏討爲便不以計處爲先似非體國之義今後都着樽節愛惜酌量時弊豐凶折放招買務處置得宜不許浪費境內有堪種地上上緊遵照原擬盡數查出召人佃種但有便利事宜奏來取置欽此已經通行欽遵訖今戶部奏發內帑歲已八倍于前而各邊請給猶照虛月盛山近年召募太多食之者衆留屯太少生之者寡按伏太早用之者疾矣聖恩太遲爲之者鮮以此年年奏計在在稱乏此不知計處爲先不念百姓艱難之明驗也今候命下戶部本揚聖訓申諭各邊總督撫鎮等官各務盡誠體國樽節愛養隨機勸諭隨時招買如法屯種及期採青簡練

皇明經世編

清簡齋錄 卷之二

土

平露室

車徒備恤貧弱謹節制度應通有無境內但有便利事宜奏聞處置如此計處事必精明巡儲既克奏討自少士氣軍威亦各丕振而日大有功矣

一查邊屯子粒伏規洪武二十六年節該戶部奏奉太祖皇帝聖旨是那北邊衛分都一般教他屯種守城軍的月糧就屯種子粒內支欽此永樂三年節奉成祖皇帝勅諭嘗想着太祖皇帝時軍士都着他耕種又積儲起餘糧防備水旱百姓免得轉輸軍士並無匱乏這箇甚是兩便若只教那窮乏的百姓供給安生的軍士百姓轉見艱難軍士轉見驕惰了倘或百姓供給不全軍士也只得坐受餓餓兩下都不便當因此上着懲每官軍依着定的分數下屯專委官管領定立賞罰則個年終赴京比較欽此願承平歲久也政煩墮子粒所收十常去七雖稱邊事日棘究其弊源大半各該勢豪侵占剝削使無立錫以致於此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凡在強占種屯田者問罪官調邊備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祭口外爲民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糾奏治

皇明經世編

清簡齋錄 卷之二

土

平露室

果又一款屯軍人等將屯田轉賣與典主買主俱獲刑強例問罪調察管屯指揮等官知情不舉或受賄

容隱一體叅問成化十六年又該戶部題准屯田子

粒年終不完者都司管屯各衛所掌印管屯并管屯

種官員之家俱各住俸若一年不完都司掌印衛所

僉書及首領官并按察司管屯官一體住俸弘治十

年又該巡撫山西戶部左侍郎劉大夏奏戶部題准

屯糧不完二年三年以上衛所管屯官不必叅奏聽

管屯僉事提問住俸比較若有侵欺情弊比照私役

軍人事例每糧一分准軍一名五名以下降一級以

上二級嘉靖七年又該戶部尚書胡世寧奏台部題

准本管官員如有指以公用差使爲由科取錢財逼

令逃竄以致屯田荒蕪事發聽撫按等官奏拏究治

今職前例相應申明合候命下戶部行移撫按官員

嚴督各管屯官刻期清理屯種敢有用強霸占典賣

又知情不舉違限不完侵欺科逼逃竄等項各叅問

住休調發降級糾奏施行額外空閒地土仍聽土客

官舍軍餘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但使自種自給必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平糶堂

足食足兵矣既復祖宗久大之規允得天地自然之利伏乞 聖裁

會議第一疏

理財十議

查得戶部先年歲入太倉銀庫折色夏稅銀一十五

萬五百兩秋糧八十七萬四千八百兩馬艸二十三

萬七千兩鹽課二十萬兩雲南開辦三萬兩通計一

百四十九萬兩十分存三所以老庫常有四百萬兩

之積隨後邊方多事前項歲糧陸續收派宜大等倉

上納雲南開辦亦久停關至今嘉靖二十八年歲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平糶堂

止有夏稅銀一十二萬一千兩秋糧三十三萬九千

六百兩馬艸連各馬房五十四萬九千五百兩鹽鈔

四萬五千兩鹽課折布等項五萬一千兩以上正入

共銀一百一十萬六千一百兩以給本年正支文武

官員折俸折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三十八兩官

軍雜役銀四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兩冬衣布花一十

三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兩馬房料艸芻猪三十八萬

二千二百八十五兩各庫局豆猪艸猪皮九千五百

八十八兩各邊年例四十三萬兩尚不勾數加以各

還新增年例銀四十一萬二千四十七兩，補歲用不敷一十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兩，賑濟六萬五千兩，預補一十萬兩，賞賜七萬二千五百二十兩，修邊四十萬八千四百四十六兩，募軍銀二十三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兩，防秋九十六萬四千八十四兩，營餉馬匹糧艸折色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兩，進用七萬兩，召買蒲杖香蠟珊瑚等項二十五萬六百二十四兩，紫艸銀殊染絹三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兩，做工官軍盜折一千七百二十九兩，竹園修船四千三十七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露堂

平露堂

錢鈔八千五百兩，又通用銀二百九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一兩，除支兩淮餘監銀六十萬兩，兩浙六萬四千九百兩，長蘆八萬五千三百兩，富戶四千五百三十四兩，營餉一千九百兩，扣省內關等項五萬八千五百兩，歲有常數外，其餘俱是多方搜括，亦止得開例納銀四十六萬二千兩，河道六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司府賸罰香錢等項五萬三千四百兩，南京戶部二十萬兩，草場子粒四千二百一十四兩，商稅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六十兩，係定臨清德州等倉預

擬二十七萬兩，差官徵催，節年拖欠稅銀等項，八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兩，仍缺一十一萬餘兩，那前借後，漸次支給，至今邊商掛欠尚多，况開納例限且完鈔，開見收本色，催報官員久已取回，南京戶部及各司府倉庫折銀賸罰香錢等項，並已報竭，而宣府延綏又奏添募軍馬，河南山陝皆缺宗室祿糧，兼以東南水災，西北亢旱，祿爲見在窘乏，莫克通其有無，則亦何以度支爲哉！伏奉 明旨：特勅臣等會官詳議經久節省之計，臣等茂對昌期，祇奉明詔，謹令僉謀，參以時義，別爲十月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俯垂採納，特賜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露堂

平露堂

計開 修屯政

一修屯政，照得軍馬各有定額，總其盈縮大略相當。近年各邊募軍，既係額內，却又額外稟請加給太倉見在銀兩伏奉 明旨：中外曉然固已洞識，今日京庫缺乏，所從來矣。臣等司計責亦奚辭，但查各邊錢糧原止二項，民糧出自各省起運，此固萬民惟正之供，而屯種出自衛軍，國初三分守城，四分屯種，歲入

之厚利尤無窮。至如馬場亦止取給養青牧放。所以其時隨在各足。邊報常勾防秋數年支用直至正德末年。通計各邊年例亦止銀四十三萬兩。內宜府十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十五萬。延綏三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今戶部歲派山西等布政司直隸河間等府起運宜府糧料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布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疋。綿花絨三萬七千五百斤。馬艸七十萬束。大同糧料三十八萬七千四百五十石。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馬艸一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二分八厘。山西寧武閔州九萬七千石。馬艸一百一十萬束。遼東麥米折布三十二萬疋。綿花絨鈔一百九十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斤。銀馬艸三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束。銀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一厘。固原糧料二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石九斗。馬艸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三十六束。延綏糧料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五石九斗九升。馬艸五十五萬二千八十六束。布四萬疋。寧夏糧料一十四萬三千八百

呈明經世編

卷之二 藩簡肅疏 修電疏

七

千露堂

五十四斗。馬艸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甘肅糧料三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一石四斗。蘭州糧料三萬五千一百八十石。麥折布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疋。馬艸一百萬束。昌平糧料布花准米麥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五石二斗。馬艸八十五萬六千一百束。密雲糧料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二十石。易州糧料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八石。綿布五萬一千六百八十八。花綿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九斤八兩。馬艸一十一萬七千束。雖有積欠。每年猶止十之二三。而屯田原額。宣府屯軍八千六百七名。屯地四千三百三頃五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石四斗一升。大同屯軍一萬六千七百名。屯地一萬五千八百三十頃。各色子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五石。山西屯軍九千四百九十名。屯地六千一百一十二頃一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六石五斗六升。遼東屯軍四萬五千四百五名。屯地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八畝。額糧七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石。以後歲派四十五萬四千石。固原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藩簡肅疏 修電疏

大

千露堂

綏二鎮屯軍令人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名屯地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一畝各色子粒三十六萬五千二百四十石五斗四升六合寧夏屯軍一萬一千一名屯地五千五百二十七頃九十二畝五分各色子粒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石二斗七升九合四勺甘肅屯軍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三名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各色子粒六十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肅州屯軍五千八百七十五名屯地三千八百二十八頃五十一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藩司職職 修屯政

九 千五百

細糧六萬八千五百六十七石五斗九升則十數年並無一處通開奏徵宣大延綏屯廢尤甚以致還儲急缺只今嘉靖二十八年一年延綏一鎮已發銀至二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七兩加以宣府銀八萬兩大同二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三兩山西廣武等站一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兩遼東一十五萬兩肅州三萬兩固原五萬八千八百二十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謂之年餉宣府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兩大同五萬四千五百兩山西五萬八千七百

四十三兩遼東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固原三萬兩寧夏八萬七千九百九十一兩甘肅一十萬二千一百五十兩謂之補不敷大同六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兩遼東三萬一千二百兩甘肅二萬兩謂之募兵糧宣府四萬兩大同七萬兩謂之預備宣府三十四萬四千五百八十四兩大同二十六萬兩山西七萬兩寧夏易州昌平一十八萬四千兩寧夏二萬兩謂之防秋宣大四十萬八千四百四十六兩謂之修邊京營宣大等處七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兩謂之賞賜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藩司職職 時中

千 千五百

前三百二十萬三千三百二十五兩比之正德年間實多八倍蓋盡長蘆山東兩淮兩浙常股存積並引太倉年來括取官人之財司府之積皆已竭矣猶請不已則亦不可不亟反其本矣千里餽糧上有飢色因糧于敵兵法所善况軍屯餉角見存祖宗良法故在而又奉勅有官新墾有備如此而猶不稼不穡徒然坐待太倉太倉不足取之州縣州縣不足取之百姓百姓不足將焉取之今從給事中葉鏞等議候命下戶部移咨督撫都御史及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先查該鎮先年起運錢糧掛欠之數、分別州縣
奏奏追徵、仍嚴查都司按察司各管屯官屯田子粒
一年之上不完者、照例通行停俸清理屯田、屯田既
明、又清屯軍、必若缺人、詳照大明會典洪武三十年

事例、及正統年間侍郎葉盛宣府圍種舊規、將各衛
軍內存精壯城操摘撥老弱屯種、仍加撫恤、買給種
牛、嚴謹烽墩、使得肆力農畝、鼓舞盡利、其原額軍馬
錢糧、務查當初實見着伍作數、其徵有支若干、見在
差操正餘馬駒驢騾月支一石二石三十五斗、本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藩簡肅疏 修屯政

主

平定縣堂

折色若干、先年何以足用、近年緣何請給過多、今應
作何計處、方得上下各足、可以盡復 祖宗之舊、將
存撥過屯卒補過各根、計處過事宜、及各京運年例
募軍不敷等銀、應存應減、應革之類、以今十一月內
奏下戶部、會官嚴議、猶有不明不盡、再請差科道嚴
勘的確圖、惟經久請旨 上裁、以後會計歲用、先儘
民屯二根、開中盈引、連各雜稅課等項、通融計算、損
多益寡、取相足給、或有非常蠲減方許具實奏發、內
帑添支、每月終巡按御史行令奉勅理屯官員、備開

屯軍田畝子粒實數造冊奏繳、青冊送部一次比較
則兵既食其力、而農亦足以兵、所謂內有無費之利
外有守禦之備者、庶皆得之、而芻糧人騎各有歸着
不失舊額奏討之煩、非所慮矣、

一謹歲派照得用人理財國家義典、今錢穀一司掌
印管糧、經督儲餉、非不傳官、違限恃頑侵欺、非不立
法、住俸降級、取問比較、戶部又有節次題准事例、而
給事中何光祿猶以使尅影射、冒破隱匿、通負那移
裁減賄賂、打點詐欺、爲言難乎謂有人矣、今無今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藩簡肅疏 請歲派

主

平定縣堂

一應錢糧在外責成各布政司督糧叅政奏議、在內
責成各邊腹管糧郎中主事、恭候命下、戶部移各該
巡撫都御史、無巡撫處聽憑、按御史照例每年十月
各具先一年派徵錢糧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員起
運京邊完欠分數、例應住俸、取問降級等第、舉劾以
聞、各司府州、仍將歲派邊關并徐淮臨德天津昌平
密公易州等倉稅糧、分別州縣摘造小冊、徑送各郎
中主事、及早催徵、乘時召買、亦將未完開報該鎮巡
撫衙門一體查參、但有怠玩姑息、戶部該科各運原

有奏奏定奪郎中主事差滿回部考察亦查糧數以歲內新舊共完十分以上爲合格八分以下以推奸避事論其蘇松常鎮等府名爲財賦淵藪節該言官建議添官清理緣錢糧浩大恃頑大戶侵欺罔解弊端尤多部屬監司勞難鎮壓而蘇松等府巡按御史政務雖多地面不廣禁革錢糧奸弊又其職務合從戶部請勅一道行令清理差完一併具奏復命天下歲報錢糧文冊近年止具司府大總所屬州縣並不開明戶部每遇給內等官赴部查糧只憑自齋來文

具明經世編 清詞庸案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虛應故事完欠虛實無從查考亦行各該撫按查將司府州縣原額戶口人丁田土夏稅秋糧並鈔馬兩斛料凡應徵收作數錢糧分豁存留起運倉口明白依限造冊繳部遇該起送給由應朝行取官員亦對額狀問止造報其違限恃頑侵盜打點虛報聲息日支軍報等項不分邊腹俱從巡按御史着實查訪問罪追軍發遣降革各盡本法若有巨貪積蠹仍聽各言官指實奏發懲儆幾人法並行情偽莫險人心邊計或各有少裨矣

一清牧地伏觀大明會典戶部徵收易州自洪武永樂以來凡光祿寺儀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州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爲置場牧放其官軍馬州給以牧地係兵部掌行無歲春末夏初兵部推舉坐管官一員請勅帶領下場牧放至九月中回營又一款各衛州場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奏太僕寺收候買馬又一款錦衣衛州場租銀收貯貼補馬州則是前項馬匹同一牧放同給州料所不同者寺監象馬牛羊出自戶部民間田糧科徵營衛馬

皇明經世編 清詞庸案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州出自兵部夏秋下場牧放條分類列職掌森嚴縱有缺乏象馬牛羊不可取給予太僕猶之營衛馬匹不可取必于太倉也今營衛牧放仍隸兵部馬政項下州場子粒亦歸兵部買馬貼備馬州而管領下場自武定侯郭昉提督團營作俑停廢至今夏秋猶在太倉支給州料通計一十四年費銀已過百二十五萬雖屢題勘查無回報然則帑藏如之何不虛費况錢入軍手雖富人不免侵蝕水州非時雖良馬亦成槁骨只今初夏一月已報倒灰五百匹此其利害

又不但在太倉而已合候命下兵部會同戶部申明
正統九年厲禁題請差科道官清理前項牧地坤塲
明白每歲春木夏初除例該有留聽用馬匹戶部支
給料豆外其餘兵部推舉在營官一員請勅領下場
牧放其有聲息緊急就支原收子粒銀兩貼補餵養
職掌既明將節自易將來水冲豐利蓄牧蕃滋國初
一十二萬四千之盛可以馴致而何林買補諸費一
旦皆節省矣

一明鈔法照得在外衙門官員通同勢要實納課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免軍降級例有明條而戶部河西務臨清等閘商稅
近雖題來欽候間歲收鈔往來客商多是行使銀錢
州縣官員又各拘忌前例以此收買不前解納遲滯
勢要乘時邀索厚利益無忌憚况查內帑天財庫每
歲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會奏閘領給賞該衙門
官吏監生進貢夷人并錦衣等七十八衛所旗軍冬
衣布花折鈔不滿二百萬錠內帑給賜亦略相當今
若將各鈔閘門稅一槩交收本色不無積弊過多軟
爛可惜合依給事中任有齡所奏恭候命卜通行巡

視科道等官會同提督該庫官員約計每年合用給
賞鈔錠實該若干見在若干該添若干開報戶部照
數收買陸續奏進取足上用其各閘商稅仍聽折
銀解部類邊庶幾鈔法商課上下並行賞與邊陲內
外交足而法立人守亦易避而難犯矣

一振撥餘照得真海餉邊此天地自然之利而前代
課入之多至六百餘萬緡今淮南北浙東西長蘆山
東等提超存止餘總百五十餘萬而已其廣東嶺外
南雄江西嶺北南贛福建黃崎鎮南臺三閘等處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稅頗多汨沒有司不達戶部知數而陝西寧州雲南
五井遼東金復海益雖該部御史楊一清劉獻御史
沈教先後奏行亦未開據徵解支銷邊計不足有由
然矣合候命下戶部咨都察院通行各該御史取
緊閘人卷研勘前項課稅既收在官通年作何支銷
有無侵欺花費及商人陳淳道公養等奏稱見今生
餉日繁糧食日廣要添引塩一體開邊是否相應遼
東延綏清出的數依舊存留專給彼處不敷軍餉嶺
南北邵建稅銀除南贛軍門量存三分之一餘各起

解太倉貯庫類邊雲南五井仍催節年拖欠刻限解足并此外或有通商惠民良法並聽區畫停當開秦施行亦取于民不如取于商之一道也

一預儲者照得今制州縣各設有預備倉是固有備無患之意而漢臣謂積貯者天下大命其所關係信亦非細故矣但查弘治年間照里積糧限數雖多課功不亟所以其時糧多報足至有三五萬之積者見今則糧例已減半而每年但少六分以上遽謀罷黜以致有司少能及等擬按官員類多過期不報則亦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該巡撫都御史今後交代不必各另查盤但置符璽文簿按季倒換稽考通該三年會委廉正官員一次查盤造冊奏繳青冊送部仍有一本隨卷交代如有未完接管追問照依勘合一體完報其驛遞錢糧一年一查不在此例

一節召買照得各邊供億先年原無年例其後雖開清發亦多給自中帑正統八年令廣東福建折糧解發各邊糧餉著在大明會與我皇上肇登大寶詔內承運庫先後發銀六十萬兩接濟陝西三邊又准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二兩珍珠先年止用廣東解進嘉靖二十四年開買珍珠一百五萬二千七百五十四顆逐年增減不一支過銀十萬二百六十四兩實石珊瑚嘉靖元年等年不買嘉靖六年止買三十一兩近年加至四千兩通支銀一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兩黃蠟成化初年派二萬斤隨後派至八萬五千斤嘉靖元年依舊派不買嘉靖三年買二萬斤以後加派至一十五萬五千斤又買十萬斤支過銀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一十一兩白蠟嘉靖元年止派四千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嘉靖三年買二千斤以後加派六萬斤又買八萬斤支過銀三十五萬一百六十兩蒲杖嘉靖三年買二千斤以後加至四萬斤支過銀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九兩香品先年俱于南京庫內取用弘治七年該庫缺乏節行廣東買辦四萬五千斤順天府買三千斤嘉靖三年買速等香三千斤今加至二十五萬五千三百斤又御用監一萬五千斤通支過銀六十萬七千三百五十七兩軍官俸賜先年俱于內庫支給正統八年廣東福建折糧亦發各邊備糴著在大明會

典今軍官折俸已奉欽依季運支發其餘那移并賞賜等項共支通太倉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三百兩自緇原無召買嘉靖十年始買二千二百斤二十五年加至一萬五千斤又支過銀二萬五千五十兩此則支辦之費溢于舊額之外者御馬倉紅花子嘉靖四年坐派三石今加至一萬一千三百二石艸嘉靖元年派四十一萬一千四百三十四束今加至一百六十八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束菜荳嘉靖十二年派七百五十石今加至一萬五千石惜薪司白熟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米嘉靖十二年派一十五石今加至一百六十五石內象房大麥嘉靖五年派一百石今加至八百六石甲丁二庫顏料弘治十年會派四十四萬二千八百二十斤張副今加至二百一十萬六百七十斤張副又添買銀硃等料九十萬或四十九萬八千斤共支過五十三萬八千五百六十六兩光祿寺果品嘉靖元年奉派八十一萬二千四十斤今加至一百七萬八千四十斤又借支過太倉銀六萬兩此則會派之數溢于舊額之外者而給事中謝登之等又稱光祿寺日

辦十倍于前。廚役不下數千。匠作已浮十萬。由此觀之。不惟太奢。屢乏。內藏亦已不充。國計若斯。臣等安得不任其咎。顧天地生財有限。而國家經費無窮。爲今之計。亦惟節之又節。推廣皇上盛德大業。日新月盛。悠久無疆而已。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萬民化。伏望皇上嚴勅該庫。并各監局。仰體聖心。慎惜。將凡金珠寶石等項。加以撙節。一以嘉靖初年爲準。有餘收貯。奏下戶部減派百姓。以昭儉德。以罔邦本。以成嘉靖中興之治。爲子孫萬代法。仍聽戶部遵照。大明會典。正統八年事。廣東福建二布政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平康堂

將折銀兩。依舊解京。轉發各邊折糴備用。禮部亦查光祿寺日辦酒飯。錢糧廚役數目。一一明白。俾開應支應減。應革并應。關防節要。工部查各匠作請自上裁。若爲定制。則育之以仁。節之以禮。三帝三王之道。皇上已不遠乎。聖躬得之。而上給下足。內安外懷。車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

一定額料。惟我朝稽古建官。各有分職。錢糧掌于戶部。顏料掌于工部。此係舊制。載在諸司職掌。已有明

徵。所以永樂宣德年來。凡遇內庫顏料有缺。俱行工部派買。正統十一年間。京師營造浩繁。各省倉糧勾用。朝廷合用顏料。遂令于存留糧內折徵。自此戶部接續承行。蓋以錢糧掌于戶部故也。其後各處糧米不勾支用。一遇災傷。該徵糧艸。無從撥補。戶部又盤庫內額料數多積廢。節奉成化二十三年弘治四年詔。各處已徵顏料。俱送工部交納。不于糧米內折買。又該戶部尚書周經等。照諸司職掌。請自弘治十三年爲始。行移工部派納。節奉孝宗皇帝旨。你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平康堂

言有理。都准行欽此。欽遵。訖。至正德二年。又該甲字庫右監丞孫鑑。丁字庫少監楊恩。經自奏准。仍行戶部坐派。一向未改。緣前項顏料。各省久已不于存留糧內折買。而凡造作工程顏料。有無緩急。亦惟工部職掌其事。備嘗知悉。凡有坐派。必當其用。全與戶部泛然代徵者不同。况一顏料。工部既派。戶部又派。事涉重復。緣于舊制。似難遽以該庫一時陳乞中變。合自嘉靖二十九年爲始。除內府供用庫物料。并光祿寺廚役。戶部照舊令派外。其原係工部職掌顏料。俱

復舊制仍行工部派納廢幾申縮亦宜亦于體制不紊

此則官制官小義大且其始正

一合閭征切惟國家用財當節則當子則各視義之所在初非一定閭市之征專待膳服而漢宋以備邊臣養士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所備寡而兵力不分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厚之是也漢初襲秦入粟拜爵猶止虛名未嘗真以臨民其後關邸備官綱紀蕩然孝宗皇帝罷之深得大易理財

正辭禁民爲非之義罷之是也今邊師久暴國用屢

皇明經世編

清簡蕭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拙而徵調分布動連三時無所不寡皆不知敵情之故此至空乏又請開例納粟補官既襲名器尤厲民命非所宜丁先舜之世而文思院原額官六員今支絹俸官七百七十五員皮作局原額三員今支絹俸二百四十一員鴻臚寺鳴替等官原額四十六員今支絹俸一百十五員舉此一項其他可知比等竊爲省之便伏乞聖明特罷開納之令永崇省約之風勅下五府六部百司庶府各闕節用愛人取凡分職所及冗食濫費但傷財害民逐起查明區畫條奏

裁革減省一准嘉靖初政以漸盡復祖守之舊而遼東見有互市八里舖等稅係定有紫荊關等稅薊州見有開山海關等稅并各商稅未經開報戶部知數去處通行巡按御史勘明奏下戶部斟酌中數請結各該督撫等官另項收收訖專事開課爲必得賊情之計如或各鎮關市征入無幾戶部仍查齊州正陽州沙市等稅解奏奉給賊情既得兵機自護邊計日省物力漸寬兵食各足而民亦沾之矣

皇明經世編

清簡蕭疏

卷之二

平露堂

一懷永固切惟我朝沿邊列鎮屯兵禦戎自來非不戢守非無餉發而太倉拙乏未有至于此極者衆議雖謂近年召募太多食之者衆留屯太少生之者寡按仗太早用之者疾奏掣太遲爲之者舒以此致之理固有之但兵以衛民非以病民使能一勞永逸宜無不可者願今邊八九鎮歷十餘年之久歲歲奏討在在侈築而又書生手執亦謂軍人師債家資皆出根料則亦不能不至愈增而愈誦耳昔漢趙充國討先零是宋范仲淹討趙元昊皆以期月三歲必殄滅虜爲期當時尤或難之至下詔書責問數肆而師久

暴則國用不足。尤兵法所深忌。今各督撫大將。奉特簡鎖巨邊。步夏樓夷。蓄奇有日。豈其視物力。殫諸若此。恕焉曾不思爲之所乎。皇上幸加惠垂聽。臣等申勅邊臣。各務體國如家。撫平如子。畢奮智勇。以時禁暴。朱嘉所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者。此其義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海國疏

五

五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家積善先泰閣

潘簡肅公集

疏

潘 潢

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

主兵錢糧

計開

已會詳第二疏也

一宣府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宣府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公集

平露堂

都御史劉源清奏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各項支用

該銀九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兩八錢零除支給外

少銀八萬九千四十五兩五錢零已經題派存積

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六十七引八十六斤并銀三萬

六千八百九十三兩補足訖嘉靖十一年戶部又議

通加額鹽七萬引該銀二萬六千六百兩今查本鎮

歲入本折稅糧河南布政司該銀一十四萬六千七

百二十六兩四錢山東布政司該銀二十四萬四千

二百一十一兩山西布政司該銀八萬七千一百五

十五兩真定府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兩保定府二萬

五千五百五十兩大名府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兩

河間府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兩順德府一萬八千

九百四十兩廣平府二萬八千九百五十兩順天府

三千五百兩戶部年例銀八萬兩河東運司鹽價銀

八萬兩歲該鹽引并補不敷銀共一十一萬五千六

百四十五兩共該銀九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四兩

四錢加以本鎮屯田糧六萬二千三百二十石草一十

六萬七百三十二束五分地畝原額并新增起科細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公集

平露堂

糧七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七

抄七撮六圭五粒草一十萬二千二百九束七分五

毫國種糧九萬五千六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草四

萬三千五百五十六束六分七厘新增開種糧二萬

一百九十二石二斗草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束田

修田糧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五勺草四千

二百八十二束新增稻田糧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九

升二合驛傳田糧一千五百八十四石草六百二十

二束牧馬草場子粒四千七百八十三石五斗三升

七令七勺其該糧二十七萬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七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每石以七錢折算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六分四毫零草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五束八分七厘每束以三分折算該銀九千八百七十四兩三錢七分六厘二毫通共歲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九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零據嘉靖二十八年邊儲簿實在官軍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員名馬驢騾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匹頭依嘉靖十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潘簡肅集

十兵餘錄三

平露堂

歲用加以查盤給事中李文進奏內二十一等年募補新軍共該本折糧折草束銀一百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八兩八錢較其實數該剩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九錢三分六厘零又查兵部咨送總兵官秦開寶在官軍五萬六千三百員名巡撫官奏開見在堪中馬三萬四百匹頭比邊儲簿少軍二萬六千六百七十四員名多馬一千七百七匹照依本鎮折放則例每軍月糧一石折銀七錢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冬六箇月該料五石四斗每石折銀六錢所少軍該

扣糧銀二十二萬四千六十一兩六錢所多馬該給料銀五千五百三十兩六錢八分前項歲用之數扣糧扣料該銀八十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兩八錢該剩銀二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兩九錢通前該剩之數歲入共多銀三十一萬三千七百六兩零但據本鎮巡撫李良又奏新募軍六千名馬六千匹又該糧料銀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兩戶部已經題行管糧郎中一面支給巡按御史查勘未報今既查有前項剩銀就准除作數歲入止該多銀一十一萬八千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潘簡肅集

十兵餘錄四

平露堂

百三十六兩五分零又查宣府前等衛所原額屯地子粒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石四斗今止有屯根六萬二千三百石先年歲有備冬草四十三萬九千五百二十束秋青草九萬六千五百五十束今皆缺數相應查理

一大同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大同都御史蔡八祐奏開本鎮官軍五萬五千八十餘員名冬操夏種土兵舍餘三千五百四十餘名馬驢騾二萬一千八百八十餘匹頭共該歲用銀九十九萬

二千四百六十餘兩尚不發支該戶部會官查得本
銀歲入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
除支用過銀七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八兩外尚餘
銀四萬一千五百九十兩五錢不須補給嘉靖十
一年又該戶部通派鹽額七萬引嘉靖十七年又補
本銀不敷鹽四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引嘉靖十七年
又准兵部咨召募軍二千名加銀四萬兩嘉靖十八
年又准兵部咨召募新軍二千六百一十七名加銀
一萬二千三百五兩嘉靖二十四年又該查盤給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潘商鼎集 戶部 六 千露堂
中李文選等奏開本鎮官軍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七
員名嘉靖二十一等年召募撥補新軍二萬九百七
十二名共該八萬六千三百一十九名見在馬二萬
九千一百六十九匹北嘉靖十年會議之後多軍二
萬七千一百九十九名多馬七千二百八十九匹戶
部議加年例銀一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三兩于內
夾扣本鎮原議剩銀四萬一千五百九十兩五錢又
十七年十八年募軍糧銀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兩實
多銀九萬四千八百九十五兩五錢十五年又

該總督翁萬達召募軍一千五百名戶部議加銀九
千九百六十四兩五錢又補不敷鹽銀一萬一千三
百一十兩五錢今查本鎮嘉靖十年原有官軍土兵
舍餘人等共五萬九千二百名馬驢騾二萬一千八
百八十餘匹頭先該本部會議算該歲用銀七十三
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兩二錢零尚剩銀四萬一千五
百九十兩五錢已自足用外加以十七等年召募并
查盤官內多出軍馬又該歲用銀一十六萬四千二
百一十七兩五錢通前共該歲用銀八十九萬七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潘商鼎集 戶部 六 千露堂
八百一十五兩一錢及食本鎮歲入山西布政司起
運本鎮夏秋稅糧料豆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
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稅秋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
百五十疋每疋折銀三錢綿花絨八萬斤每斤折銀
八分馬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
銀八分河南布政司夏稅小麥九萬六十石每石折
銀四錢本鎮屯都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零
大約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
一石大約每束折銀一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束大約每束折銀

三分各折不等共銀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四錢三分京運年例銀兩額派并補不敷鹽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引該銀四萬四千一百八十五兩五錢募軍糧銀二十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兩又補不敷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兩五錢通共歲入該銀一百四萬三千九百五十三兩四錢三分除新舊軍馬歲用算該用銀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兩二錢尚多銀一十四萬六千一百三十八兩二錢三分今據二十八年邊儲籌開實在官軍八萬一千五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露堂

二十九員名馬驢驛二一五千六百四十七匹此前查盤及節年召募少軍六千三百多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依本鎮折放則例每軍月糧一石折銀七錢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夏六箇月該料五石四斗每料一石折銀六錢所少軍該扣糧銀五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兩所多馬該扣銀三千九百一兩六錢八分二厘通前歲用該銀八十四萬八千九百七十七兩八錢八分計該扣糧銀通前歲多銀一十四萬六千一百三十八兩二錢三分共該剩銀一十九萬四千九百

八十二匹五錢五分又查兵部咨送大同總兵官奏開實在馬步官軍人等七萬八千八百九十九員名巡撫官奏開見在原額新增助馬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二匹比查盤并二十五年召募之數實在少軍八千九百二十名多馬四千五十七匹所少軍該扣糧七萬四千九百二十八兩所多馬該扣銀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兩六錢八分歲用共該銀八十三萬六千三十一兩八錢八分比歲入該剩銀二十萬七千九百二十一兩五錢五分又查得本鎮原額屯種各色子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五石五斗零今止有屯糧一十二萬七千餘石至于秋青草束嘉靖十年尚有二十三萬九千五百餘束今該鎮止派一十七萬四百一十束應漸添復原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露堂

一遠東土兵錢糧查得嘉靖十年該巡撫都御史潘珍奏開本鎮官軍人等七萬四百五十一員名馬驢四萬九千九百六十一匹頭總計歲糧料賞賜俸錢通該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歲入不敷歲用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歲入共銀三十五萬

五十九百六十五兩秋青草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六十束除支用外尚餘草一百五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八束歲支少銀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兩已經奏派淮浙引鹽補足訖嘉靖十一年又該戶部開派額鹽七萬引嘉靖二十二年又該巡撫遼東都御史孫儉奏開漆河東遊兵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題發太倉銀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兩嘉靖二十四年又該巡撫遼東都御史董珊奏新派軍五百名馬二百匹戶部題發太倉銀二千一百六十六兩嘉靖二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九

千露堂

五年又該戶部題加歲用不敷鹽銀一萬一百一十兩五錢嘉靖二十六年又該巡撫遼東都御史於敖奏召募軍二百五十名馬二百匹戶部議於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一千二百四十五兩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內又該巡撫都御史蔣應奎奏新添募軍三千二十九名馬三千三十八匹戶部題發太倉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四分又該巡按山東御史徐洛奏新添募軍二百八十七名戶部議於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三錢嘉靖二十九

年又該都御史蔣應奎奏新添馬八百匹戶部議於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八百六十四兩又該御史徐洛奏新添墩臺軍三十五名戶部議於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一百一十四兩四錢以上節年召募新軍七千一百一名馬七千二百三十八匹連嘉靖十一年奏數共該官軍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員名馬驛五萬七千一百九十九匹頃該歲用銀四十三萬四百一十八兩八錢四分今查本鎮歲入山東布政司布花麥鈔草價銀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十

千露堂

二錢山東運司鹽折布并民佃莊地銀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兩三錢二分直隸永平府戶口食鹽折鈔銀一千一十三兩一錢地畝花絨折銀二十三兩三錢本折屯田折納一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七石五斗照依折放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其該銀四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兩八錢七分屯田豆一十一萬八百一石四斗五升八合照依本鎮折放例每豆一石折銀二錢共該銀二萬二千一百六十兩二錢九分草價銀五千四百六十二兩四錢豆價銀四千

七百三十四兩魚課銀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五分鹽課銀三百三十九兩一錢毫炭銀原額三百兩課程銀三千七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藍糧柴席銀八百七十五兩六錢八分均督役修邊夫銀三萬四千四百三兩一錢六分屯草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三百零秋青草四百八十七萬束戶部每年運送年例銀一十五萬兩募軍糧銀三萬二千二百兩一錢開派引鹽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引該銀四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兩五錢補不敷銀一萬一百一十兩五錢通共歲入該銀四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兩七錢本色草一千八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束除新舊官軍歲用該銀四十三萬四百一十八兩八錢草三百八十七萬三千一百四十六束尚剩銀六萬八千五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草六百九十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四束又據遼儲備開官軍八萬一千四百四十三員名馬騾六萬一百二十八匹頭比嘉靖十年及節年募數共多軍三千八百九十一員名馬騾多二千九百二十九匹頭即以前項支剩銀兩給之照依本鎮折放

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料一石折銀二錢實賜布每疋折銀二錢花每斤折銀五分共該糧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兩料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三錢布花銀一千八百九十七兩二錢共該銀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三兩五錢二分通前歲用四十三萬四千一百一十八兩八錢共該銀四十四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兩三錢六分尚剩銀五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兩三錢又查兵部咨送遼東總兵官奏開實在官軍七萬二千七百四十員名行太僕寺奏開實在馬六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匹比之前數少軍四千八百一十二員名馬多四千六百四十七匹所少軍該扣糧銀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六兩布花銀二千三百四十五兩八錢五分所多馬該扣料銀五千一百一十八兩七錢通前歲用扣糧加料共該歲用銀四十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兩二錢五分歲入尚剩銀八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兩九錢八分又查得本鎮原額屯糧子粒七十一萬六千一百七石六斗三升四合二勺相應查復一延緩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都御

史蕭奏准開本鎮官軍并各屬官吏陰驛軍夜不收人等共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員名騎探馬匹并走通驛頭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匹頭歲派不足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歲入通計民屯本色糧料一十四萬五千四百四十石一斗六升草一百萬二千七百五十七束折色并年例銀共二十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除各項支給外歲支尚少糧料草銀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兩零已經題派存積引盡八萬七千二百七十八斤補足訖嘉靖十一年又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主兵錢糧

平露堂

該戶部通開額盡七萬引該銀二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嘉靖十八年該陝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奏募軍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發銀二萬兩又開派存積盡引二萬七千五百二十兩嘉靖二十二年又該延綏都御史張聰奏募軍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發銀二萬兩又開派盡引銀二萬七千五百二十兩二十三年又該張聰奏募軍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發銀二萬兩又該派盡引銀二萬七千五百二十兩二十五年又該戶部題補不敷盡銀四萬八千八百二

十三兩五錢二十六年又該延綏巡撫楊守謙奏募軍五百八十八名戶部議發銀五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二十七年又該楊守謙奏募軍五百名戶部議發銀四千六百五十兩又該楊守謙奏募軍九百名戶部議發銀八千三百七十兩二十八年又該楊守謙奏募軍八百名馬七百匹戶部議發銀三萬七千一百九十兩二錢二分以上新增募軍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名馬九千七百匹該歲用本折糧料銀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三十八兩通前嘉靖十年會議之數共該官軍人等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名馬驢騾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主兵錢糧

平露堂

二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匹頭嘉靖十年歲用本色糧料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石三斗折色糧料銀二十七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三錢九分本色草一百五萬五千三十二束今加新募軍糧料等銀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三十八兩六錢二分通共歲用該銀四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一分本色糧料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石三斗草一百五萬五千三十二束及查本鎮歲入陝西布政司本色稻粟米來共六

萬九千二十一石九斗料一萬二百八十三石六升
折色粟米小麥一十九萬一千四百五十七石二斗
九升料二萬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各折不等共
折銀一十八萬四千六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本色
馬草五十五萬二千八十六束河南布政司起運本
鎮夏稅布四萬疋每疋折銀三錢料三萬石每石折
銀七錢共折銀三萬三千兩本鎮屯糧六萬六千一
百三十五石一斗八月九合二勺屯草七萬三千二
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束戶
部歲運年例銀三萬兩新增募軍糧銀一十一萬九
千二百七十八兩六錢五分額派并補不敷存積盈
引二十二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引該銀九萬七千三
百七十五兩五錢又補不敷盈銀四萬八千八百二
十三兩五錢通共歲入本色糧料一十四萬五千四
百四十石一斗六升九合二勺本色馬草一百萬二
千七百五十七束折色糧料布銀二十一萬七千六
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京運年例募軍盈引補不敷
銀二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七兩六錢五分共該銀

皇明經世編

藩簡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五十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內除歲用
本色不記外于各鹽引銀內扣銀三萬三千八百八
十九兩補足嘉靖十年會議原少歲用之數連新增
募軍糧料銀兩新增官軍歲用約折該色糧料銀四
十七萬三千七十四兩一分尚剩銀六千一百二十
二兩八錢七分及據邊儲備官軍四萬四千三十六
員名馬驢二萬五百五十七匹頭北嘉靖十年會數
及節年召募新軍小軍九千二百三名少馬六千五
百六十九匹頭及照本鎮節年募軍每軍三千名馬
三千匹泰加糧料草銀四萬七千五百二十兩今少
軍九千二百三員名馬六千五百六十九匹頭照前
例則大約扣該銀一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八兩七
錢六分歲用止該銀三十四萬三百九十七兩九錢
九分連前剩銀六千一百二十二兩八錢七分并該
扣銀歲入共該剩銀一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一兩
六錢三分又查兵部咨送延綏撫鎮官奏開實在官
軍四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員名現在馬二萬二千八
百一十四匹北嘉靖十年及新募軍之數少軍一萬

皇明經世編

藩簡肅集

卷之六

平露堂

二百四十二員名少馬四千三百十二匹每軍月糧一石每馬日支料二升冬六箇月該料五石四斗照依本鎮折放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七錢每料一石折銀六錢該扣糧料銀十萬三兩六錢八分歲用又止該折色銀三十七萬三千七百三錢三分共剩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五錢五分但據巡撫臣等議二次又奏募軍一千七百一十五名每年該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九兩五錢戶部已經題行管糧郎中一面支給巡按御史查勘未報今既查有前

皇明經世編

潘簡遺集 卷之七 平露堂

項剩銀就應准除作數歲入止該多銀九萬一百七十二兩八錢七分又查近該山東等道御史曾佩等題開延緩額徵稅銀一十五萬兩陝西河南額解折銀二十三萬兩此對本鎮前項派數共多銀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兩八錢七分相應徵催奏報一寧夏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寧夏都御史呂鳴泰開本鎮官軍旗軍山哨夜不收守墩餉銀官軍通共四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員名騎操走通馬官共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七匹頭歲用該支糧

料五十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五石五斗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六十束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各項支用除本色糧草并支過折色銀外尚餘草二萬九千六十五束少銀二萬四千一百五兩零糧料一十三萬四百五十八石大約每石折銀六錢該銀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兩除餘草折銀抵補外通共少銀一十萬一千五百八兩已經題派淮浙等處二十四萬二千一十六引補足訖嘉靖十一年又該戶部議通派監七萬引今查本鎮歲入陝西布政司夏稅小麥五萬六千九百三石秋糧米六萬一千八百一十二石稻米一千九十石四斗黑豆一萬三千六百石以上各折不等共折銀十二萬九百五兩五分夏稅折布小麥四千二百石秋糧折布黑豆六千二百石每五斗折小綿布一疋共折布二萬八百疋每疋折銀三錢共折銀六千二百四十兩馬草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共折銀四千八百三十七兩二錢本鎮屯糧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屯草二十三萬二千二百束秋青草二百六十三萬八

皇明經世編

潘簡遺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十束每糧一石折銀六錢草每束三分共折銀一十九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兩戶部年例銀四萬兩補歲用不敷鹽銀四萬二千五百一十八兩開派引鹽銀八萬七千九百九十兩歲入本折通共銀四十九萬三千八百六十六兩二錢五分除鹽引并補不敷銀內扣銀一十萬一千五百八兩補足嘉靖十年議欠之數尚剩銀二萬九千兩及陳邊儲備開實在官軍三萬一千八百九十員名馬驢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匹頭比嘉靖十年會數少軍九千七百二十四名少馬八千五百四十四匹每軍月糧一石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冬二季共料五石四斗照依本處折放則例糧每石折銀六錢料每石五錢共該扣糧料銀三十七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六錢五分通前該剩銀一十二萬二千八十一兩六錢又查兵部咨送寧夏撫鎮官奏開本鎮馬步城操舍餘上兵及備禦官軍二萬九千二百二十九員名兄在馬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匹比邊儲備多軍七千一百四十九名如糧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兩八錢少馬一千三百九十四

匹該扣料銀三千七百六十三兩八錢連前邊儲備算共多銀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兩六錢歲用該本折銀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六兩六錢五分又查得本鎮所屬寧夏等六衛屯田子粒二十二萬二千七百一十二石二斗七升九合四勺今本鎮屯糧止開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應漸處備一廿歲官兵錢糧查得先于嘉靖十年該巡撫甘肅都御史唐澤泰本鎮官軍并冬操人等四萬二百四十五員名騎標并走通馬驢驛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匹頭歲入不勾歲用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歲用糧一十四萬九千一百四十九石四斗料七萬九千八百四十一石五斗草三百五十一萬二百二十束折色銀三十八萬九千八百二十一兩五錢除支給外尚餘草五十五萬一千九百四十束少銀四萬九千九百三十二兩已經題派存儲鹽一十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引補給訖嘉靖十一年又該戶部添開額銀一十五萬引嘉靖二十四年又該巡撫都御史趙錦等奏募軍二千四十七名戶部該發銀二萬兩開

中淮浙鹽銀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一錢又補不
敷出銀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兩二錢四分今查本
鎮新募官軍二千四十七名連前嘉靖十年奏數四
萬二千四十五員名共四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員名
舊有馬驢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匹頭除歲用本色
糧料外該折色銀三十八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兩
五錢加新增募軍銀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二錢
四分通共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兩七錢四分及查
本鎮歲入陝西布政司夏秋本色小麥粟米共五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滿簡肅集 王叔倫撰 王 千露堂

年例銀六萬兩新募軍銀二萬兩開派引鹽銀一十
萬三千五百兩補不敷鹽引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兩二錢四分以上通共本色民屯糧料二十一萬八
千六百七十三石七斗本色草六百二十四萬九千
七百束折色銀五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兩六錢
九分除新舊官軍馬匹歲用本色糧一十四萬九千
一百四十九石四斗料七萬九千八百四十一石五
斗算該剩銀六萬九千二百六十四石六斗少料七
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扣糧補料價尚有餘折
色銀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兩七錢四分該剩銀七
萬五千三百八十兩九錢五分及據嘉靖二十八年
邊儲簿開官軍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員名馬驢牛
一萬八千二百六十四頭隻比之嘉靖十年并二十四
年召募新軍之數少軍二千四百七十員名少馬六
千七百一十三匹每軍月糧一石每馬日支料三升
春冬二季共料五石四斗照依本鎮折放則例糧每
石折銀七錢共銀二萬七百四十八兩料每石折銀
六錢共銀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四兩一錢二分折少軍

馬名數其該扣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兩一錢二分。通前剩銀七萬五千三百八十兩九錢五分共多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九兩七分。糧九千一十八石七斗。又查兵部咨送甘肅撫鎮等官奏開本鎮實在官軍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六員名。實在馬一萬六千一百五十四匹。比邊儲簿內少軍一百四十六名。少馬二千五十二匹。共該扣糧料銀七千八百七十四兩八錢八分。歲用止該折色銀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八兩七錢九分。歲入共多銀一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三兩九錢五分。又查得甘肅等衛所額該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各色子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兵錢糧

三

平露堂

六十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今屯糧止有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八十石。舊辦秋青草九百萬束。今止有二百六十三萬八千束。相應催辦。

一山西主兵錢糧查得先子嘉靖十年該巡撫山西都御史劉大謨奏開本省歲用王府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孤老月糧。又有上功官軍民壯行糧及調客兵糧餉。大約每歲共用一百五十四萬七千一百

一十九石七斗八升六合。歲徵比歲用實少一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七石五斗九升二合。該戶部會官查得山西布政司歲額稅糧一百六十萬五千七百四十六石零。銀九萬一百六十八兩零。本鎮官吏旗軍人等支用該糧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一十四石。連王府祿糧支用共一百二十九萬三千一百六十萬零。尚餘糧三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六石零。銀九萬一百六十八兩零。又祿糧徵收本色每石以五錢六錢放支。其該扣積銀一十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兵錢糧

四

平露堂

零。通其餘銀二十萬四千四百一十二兩零。糧三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一石零。難議補給。訖嘉靖二十年該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謨等奏新募軍五千名。馬二千匹。戶部議派兩淮等鹽一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引。該銀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兩。嘉靖二十一年該巡撫山西都御史劉臬奏稱掣回大同班操官軍七千二百五十二員名。并神池等墩召募新軍二千二百名。補足各官營騎操馬五萬七百六十四匹。戶部議門監一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一引。該銀四萬八千九

百九十八兩八錢五分嘉靖二十二年准兵部咨大
原等處募軍一萬二千名馬五千五百匹戶部議加
銀九萬九百二十四兩嘉靖二十三年該山西巡撫
都御史李廷泰募軍三千三百名馬二千三百匹戶
部議加銀三萬兩嘉靖二十五年該巡撫山西都御
史曾銑泰募游兵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加銀
四千八百五十兩一錢三分六厘二十五年又加補
不敷銀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五分六厘
今查得本鎮節年招募并掣回官軍共三萬二千七
百五十二員名馬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匹共該用銀
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二兩九錢八分六厘連前
項嘉靖十年會議本鎮各項歲支該本色糧四十三
萬六千三百一十四石零照今邊開本折支放則例
每石七錢該銀三十萬五千四百一十九兩八錢共
該歲用本折銀五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兩七錢八分
六厘本鎮歲入本省公糧內除起運大同并王府及
腹裡倉糧外起運代辦領頭寧武雁門等各城堡倉
場庫更稅本色麥五萬一千六百八十石七斗照依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卷之三

平露堂

該鎮派冊則例每石一兩算該銀五萬一千八百六
十兩七錢存留本色麥豆共一萬八千八百二十九
石二斗每石八錢算該銀一萬五千六十兩三錢六
分起運秋糧本色米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
每石一兩算該銀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三兩二分存
留本色米四萬七千六百五十三石四斗每石八錢
算該銀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一兩九錢二分起運折
色布四萬二千三百二十六疋准米四萬二千三百
二十六石每疋折銀三錢算該銀一萬二千六百九
十七兩八錢花一萬九千二百三十六斤准米一千
九百二十三石六斗每石折銀八錢算該銀一千五
百三十八兩八錢八分起運草一百三十六萬四千
二百七十六束九分八厘每束八分算該銀一十萬
九千一百四十二兩一錢六分本鎮屯糧一十一萬
一千一百三十四石八斗每石照存留民糧八錢算
該銀八萬八千五百七兩八錢四分新增折色銀三
百四十五兩八錢民佃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三石六
斗零每石八錢算該銀三十一萬五千四百兩八錢八

皇明經世編

潘簡肅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分半共銀四百七十二兩三錢河東運司止餘鹽價銀七萬五千二百八十三兩二錢戶部年例并募軍銀共一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兩一錢三分六厘開派引鹽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一引三十三斤九兩一錢八分該銀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三兩四錢九分六厘補不敷鹽銀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五分四厘通共該歲入銀八十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分六厘本鎮歲出除將嘉靖十年會議數內王府祿糧不計外新舊官軍人等歲用本折銀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王

中露堂

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十七錢八分六厘尚該剩銀二千五百六十二兩二十二兩二錢四分但查兵部咨送山西總兵官奏開代州雁門等處操臨操冬操夏種禦冬官軍舍餘實在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員名太僕寺奏開實在馬騾一萬四千四十三匹頭及查遼陽備開實在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一十八員名馬騾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四匹頭比兵部數內少軍一千九百八十名少馬二千三百二十九匹照今本鎮折放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七錢該銀一萬六千六百

三十二兩每料一石折銀六錢該銀七千五百四十五兩九錢六分共該扣糧計銀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兩九錢六分歲用止該五十五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八錢三分六厘共該剩歲入銀二十八萬四百兩二錢六分又查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種地一千一百二頃一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六石五斗六升秋青草束先年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六束今屯種止有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石八斗秋青草束尤不及數相應查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王

中露堂

一蔚州主兵錢糧查得先年嘉靖十年該巡撫蔚州都御史江玉奏本鎮官軍四萬二千九百員名馬一萬五千匹每年尚少月糧二萬石折絹布銀五千餘兩合添年例銀二萬兩該戶部會查得本鎮各項支用除本色鈔買外支過本色糧料二十萬一千六百七十四石二斗草二十五萬四千三百一十二束折色銀二十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兩八錢六分尚餘本色米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八斗銀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一兩一錢四分本色絹二千一百三十九

定一丈二尺歲派錢糧既有盈餘難議加補嘉靖二十七年亦據戶部管糧郎中張欽呈稱見收貯在庫銀兩尚多年例乞且住照今查本鎮歲入兌軍價運本色米六萬石民兌軍屯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四束漕運折色米一十八萬石該銀一十四萬兩山東等處起運山海倉小麥一千二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八錢共銀一千二十兩德州常後倉庫收撥蘭州庫夏稅綿布一千六百疋每疋折銀三錢共銀四百八十兩人丁絲絹四百兩

皇明經世編

潘商集

卷之三

元

千露堂

千八百一十七疋一丈二尺三寸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三千三百七十一兩三錢五分山海倉粟米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三石每石折銀八錢共銀一萬七千九百九十四兩四錢喜峰口倉粟米八千九百二十石每石折銀九錢共銀八千二十八兩黑豆二千五百石每石折銀八錢共銀二千兩蘄州庫秋糧綿布一萬疋每疋折銀三錢共銀三千兩綿花絨二萬五千三百斤每斤折銀六分共銀八百一十八兩德州

錢共銀三萬六千兩綿花絨九萬六千五百斤每斤折銀六分共銀五千七百九十兩順天府存留蘭州草一百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四十二束永平府存留蘭州草三十萬二千七百四十二束每束折銀二分五厘共折銀三萬六千三百一十七兩一錢蘭州等衛所新增地畝銀一萬五千五百六兩九錢三分秋青草折銀二千二百四十兩二錢興州左等九衛所秋青草折銀九百四十九兩二錢畝銀三千三百一十八兩該銀二百六十五兩二錢五分戶部年例銀三萬兩

皇明經世編

潘商集

卷之三

元

千露堂

萬兩通共歲入本色米豆二十萬九千二百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折色銀三十萬七千八百一十二錢三分及據邊儲備開官軍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三員名馬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六匹比之嘉靖十年會議之數多軍四千九百五十三員名照依本鎮開例每石折銀五錢四分共該加糧銀二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兩二錢步馬三千二百七十四匹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該扣料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九錢比之嘉靖十年會議每歲合用本色糧料二十萬一千

六百四十四石二斗，今除歲入本色米豆支用外，尚剩本色糧料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八斗，合用本色艸二十五萬四千二百一十三束，除有支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尚少本色草一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九束，于民納折草銀內支給三千九百一十五兩七錢二分五厘，補足并邊儲備內所多軍該給糧銀二萬六千六百四十六兩二錢少馬扣料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九錢，通共歲用本色糧料二十萬二千六百四十四石二斗，本色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折色銀二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八錢八分五厘，該剩歲入本色糧料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八斗，折色銀七萬九千四百兩二錢四分七厘，又查兵部咨送薊州鎮實在官軍舍餘民人共五萬四百三十七員名，見在馬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匹，比邊儲又多軍二十八百五十四名，多馬一萬七百二十六匹，照依本處折放則例，該給糧料銀二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七錢，於前支剩銀內撥補，尚剩銀五萬九百六十六兩六錢四分七厘，本色糧料七千五百五十八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兵部

平露堂

一因原土兵錢糧查得先于嘉靖十一年，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奏開同原洮岷環慶兵備等道及防守西安臨鞏兵該官吏旗軍人等七萬六千九百三員名，馬三萬二千九百一匹，通共歲用糧料草束還腹三十二衛所軍士應賞布花比歲派少銀三十七萬九千餘兩，該戶部會官查得陝西布政司歲派同清洮岷環慶等處倉場兵該本色糧料三十萬八千一百八十八石零，草一百五十萬九千七百一十六束，折色銀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一兩六錢八分零，除前歲入草束外，將前歲入折色銀一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兩六錢八分零，每石以六錢放支，該得糧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十八石八斗零，通連本色并折色共該糧草束應賞布花共銀一十八萬三千二百四十三兩七錢四分零，皆因先年減去額糧三十三萬一千餘石，馬草三十二萬六千九百餘束，以此邊儲未充，今照該省錢糧歲用不敷之數，已有前項堪種拋荒地上糧草應復原額，似難別議，訖嘉靖二十三年，該總督侍郎張瓚奏于同原鎮戎等衛所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兵部

平露堂

選餘丁召募軍士共二千名，該戶部發銀八千八百二十兩，二十五年又該戶部議補不敷，鹽銀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兩，今查本鎮歲派民屯內除折布米麥，該本色糧料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五十石五斗六升，民屯秋青草共一百五十萬九千七百一十六束，折色布花銀二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兩四錢二分五厘，折色糧料銀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又昔荒今熟地畝銀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戶部年例銀五萬兩，加添募軍銀八千八百二十兩，皇明經世編

潘商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本色草六十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三束，折色銀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兩八分六厘，前項歲入該利本色糧料二十二萬五千四百二十一石三斗二升，本色草八十九萬六千九百五十三束，折色銀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一分九厘，又查兵部咨送國原鎮實在官軍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員，名實在馬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匹，比邊儲備開多軍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名，多馬六千八百七十二匹，每軍月糧一石布二疋，花一斤八兩，每馬月支料三升草一束，春冬二季共料五石四斗，草一百八十束，通算本色該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一百七十二石八斗布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四疋，花一萬九千八百斤，照依民運則例折放，布每疋折銀二錢五分，花每斤折銀五分，共銀七千二百八十六兩四錢，草一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共銀三萬七千一百八十八錢，連邊儲算止，該歲用本色糧料二十三萬二千三百二石四斗，折色銀一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五兩八錢一分九厘，本色糧三萬六千二百四十八

潘商集 卷之三 平露堂

石五斗二升本色草八十九萬六千九百五十三束
又查陝西都司所屬西安左等衛所屯田子粒三十一
六萬五千二百四十石五斗六升四合今本鎮屯糧
止有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拋荒地土亦未
勘復相應查理

賊情疏 賊情

據蘇州中稱據亳州民壯馬見齋報擊獲強賊王大
王張琪供稱賊首師尚照二王王千斤差各頭目共
統一萬騎要向鳳陽府劫掠高塘第一囚王前搶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千壽堂

京等語見今大賊在下馬承儲據亳州二十里等因
又據滁州申稱吏李文高謀有強賊一千餘人自百
善驛來到木州西開放火燒燬房屋東關居民盡行
棄家入城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先該巡撫左侍
郎吳鵬咨巡按御史金瀚手本各據鳳陽府申報賊
師尚照等賊夥猖獗咨調池河守禦官軍策援臣等
看賊勢縱橫已行各該營衛官兵利鋒器械操練人
馬相機勦捕及行池河等指揮張掄險屯原軍餘遇
警前來鳳陽策應會本具題外今報以掠宿州逼近

離江不遠南京根本重地相應亟爲防戢臣卽於九
月初一日會同南京內外守備五府六部九卿科道
等官計議行移新江口坐營臨淮候李廷竹把總指
揮王銳領軍常川防守新江口地方把總指揮劉簡
領水軍一千名戰船四十隻把總指揮凌芝領陸軍
五百名把守尚和港把總指揮王領軍一千名戰船
四十隻把守觀音港把總指揮陳勳領陸軍五百名
哨總指揮劉貴領水軍五百名戰船二十隻把守上
新河神機營坐營指揮程鵬領陸軍一千名把守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千壽堂

江關大教場小教場坐營指揮蔣欽領陸軍一千名
防守內營把總指揮王寶領陸軍五百名防守觀音
門仍移各院寺等衙門各堂上官右侍郎歐陽鰲等
各分督正陽等十三門又添撥軍士選委才幹軍職
協守外城江東等十八門又咨巡撫應天都御史彭
鵬巡撫鳳陽都御史吳鵬各查所屬對江一帶險要
六合縣瓜埠江浦縣毛塘上元縣秣陵關溧陽溧水
句容各對江河口太平府采石鎮江府京口關安慶
府城滁洲清流關來安縣和州昭關烏江橋揚州府

瓜州鎮與潁州、五河、泗州、盱眙、大長各嚴督所屬分
布官兵民壯分定信地設法防守。又咨南京都察院
轉行巡撫御史照前原題於南京廣武、龍興、武龍
江、左大、策錦衣等鎮屯營防守附近州縣險隘大處
又行南京太僕寺就查撥各死寄養馬匹奏給見調
河口新營官兵其軍行給應行糧草料咨南京戶部
軍器鍋甕槽鑪各益各門密靠竹木咨南京工部各
照例處備關給奏報再照沿江津溢很多南京官軍
有教雖儲各營軍馬備處分布不敷而卽日盜賊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禧堂

起據稱要毋高牆前徐南京事已十分危急以是臣
等深念城池爲重不聽輕調一兵過江是固事守之
常顧事體有緩急著數有先後大凡人家禦寇必先
謹待門戶始能保室家所以常有守江不如守淮之
說况鳳陽已在淮南相距長江不遠若不于此致力
直待寇至江濱方爲之計豈惟無及于事殆并天險
與人共之故知出險方能守險而協守江北所以守
南京也徵行南京內外守備官員一面選調各營把
總指揮家奇設宋忠長嚴各領京軍將江以北滁河

儀真等州縣要害去處用心設法把截軍行之始量
加犒賞以壯上心仍乞聖明軫念根本重地勅
下該部從長計議查照先年征勦劉六七等事例奏
請簡命文武威望重臣准給旗牌統領精兵前來南
京鳳陽等處嚴督所在官兵隨賊向往并力勦平以
安地方而時下兵荒相仍定盜賊所由起合聽所司
酌支糧銀多方賑救死中求生仍照例給票招捕明
懸賞格聽相擒斬以離其黨又中勅巡撫湖廣江西
等都御史先事設備免致賊出不意順流而下乘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禧堂

爲患惟復別有定奪伏乞聖裁

留務疏

留都

謹題臣等有得蘇松倭寇甫寧通泰仍稱猖獗而泰
安歸德等處警報又且一日總至加之河北水患未
息江東旱勢方殷將來所在竄發尤恐出于意外者
急則治標令兵與將奚以甚謹按法兵無選鋒曰北
而周官四時教戰謂之軍禮所以成化弘治正德年
間京營募大閱兵輒申戒各該坐營等官不許占恤
時無出提以爲定例今南京兵勢已甚乞勅兵部查

果簡衆練卒是爲今日機務之急申明舊規奏命南京內外守備并臣等科道官將各營衛軍公同逐一揀選分別頭撥次撥三撥明白行各隊伍自下而上從少至多分投練銳務體人情日止一教及格卽已使得以其餘力治生樂學自然漸至一教成十十教成百百教成千千教成萬臣等又隨時習隊技圍分別勦懲以審異而致同照例就勦支本部地租草場銀兩激賞成就仍乞量給欵限責其實效俟稍有次第臣等品定各官勤惰連已教習過校舊精粗支過用銀兩數目通行造冊奏繳則不出年餘精兵長技脫穎而出向來驕惰之習或當一變臣故一日練兵學在兵率亦在將故有勝將必無弱兵知訓兵而不知擇將是猶務學不務求師也今營中將略無幾而南京五軍都督府僉書類多員缺一遇調發倉皇失措合從兵部博選兼資謀勇曾經戰陣人員查將前缺以次推補使以時卽所部振作撫摩講熟輻略其操備漕牧之任酌取宋慶厯間西鄙故事非精神可折衝者不在茲選則調未必算計見效而猛虎在山

藜藿爲之不採直聲所被淮南亦將寢謀比之往者臨危備才乎異省姑試於庸流石堅馬涇至今爲利自當有聞臣故曰選將兵要在先附民而容民所以畜衆是故仁人之兵與民同欲今東甬民力已竭所在猶竭澤漁失今不爲賑窮且懷有如晉之孫恩唐之袁晁宋之方臘等豈必賊至而後能爲患哉謂宜申飭有司明戒拮克一意在民以爲深根固本之計而又設險阻欽積衆聯保伍時賑卹嚴禁通番肅清盜徒開釋無罪攻可交代尼可以招民患而延續其生者無所不用其極戶工等部又省額外之征停不急之役一切朝四暮三使用陰受加賦之苦而知者亟從罷免其自來薄歛有如稅契之類明截留一二項卽已申解亦乞准合抵納後數以應日前版築教練召募除品之急而經賊殘破州縣亦量照助災體例給復數年通其有無則豈惟上下并力外侮有不足禦而不逞之徒亦將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萌此固本寧邦之要道也臣故又曰恤民善戰者譬如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

應今長江上下九江安慶京口太倉徐穎淮陽等皆在郊畿之內邦域之中遠近聯屬本爲一體昔人嘗以況諸八尺之軀必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不養風寒濕燥乃無自投其隙而南方風氣故柔武備久廢不講每遇警急輒請選兵乞長鎗手雖聞蒙調發如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大抵無及于事而部內士馬乃或終歲不過而一問焉非所以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乎合無申明近年都御史楊行中御史錢學孔等節次題准事例各操巡都皇明經世編

潘簡齋集

初部

聖

平露堂

御史御史等官就便分駐其一鎮江其一儀真其一安慶各嚴督所屬官軍弓兵民壯一體簡選分撥教練刻期奏報而江北諸郡近雖疲弊其土既廣人猶驍健無吳兒騎輓之習若從官司給種授器聽各監司分布開荒儘力佃作且耕且戍自課自給因其族勅以軍法不煩官餉皆爲精兵視頃者奪熟戶之田以招流移仰飛輓之餘以膳城卒猶爲有常可以經久而太倉徐穎等處副使僉事俱照依九江兵備體制有事務文計議而行遇警卽就時策應無分彼此

互相推托坐失事會則聲勢聯絡警衛周流如同舟遇風雖吳越猶且一心共濟而所以益其吮拊其背者幾皆在我而無難矣臣故又曰聯屬兵貴先機雖敵有所欲擊與其所欲攻與其所欲破賢將必先知之曾謂寇至而猶不知乎此春秋所以譏戎而大明律例尤嚴飛報失機之禁罪或至斬凡以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也今各州縣盜發類多過期不報及該本部查理又爲虛文塞責往往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似茲法度夷陵緩急寧保無悞查得先年劉七藍鄂

皇明經世編

潘簡齋集

初部

聖

平露堂

齊彥名等初至不過百人止因地方奏報遲誤以致兵連禍結不已節該兵部查照律例奏准通行今後但有草賊生發該管有司卽使火速申奏敢有違延隱匿上司卽便參問罷職充軍雖不係聚但係名頭強盜不拘人數多少一向設治緝捕一向差人申報令干上司并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隱匿事發奉問四次以上照例降級已經撫按官員刊置板榜禁約緣今法久易湮令再遵明申守而湖廣江西地面皆在長江上流隨風順下一日子千里雖非所屬前事不

遠亦合檢照律文一體奏報調發案應有備無患臣
故又曰審機臣切惟南京連營置守凡以供餉段裝
官閭立億萬世不拔之基而時久承平如人怯病儀
觀雖盛脈理已虛試習扭於因循精神疲于牽制自
來良臣猛將井不究心講求迄未聞有真能爲之求
三年之艾者苟爲不直終身不得是以臣請奮之伏
惟 聖明裁許幸甚

弘遠慮實効以濟富疆疏 會計歲用

先該刑科右給事中張秉堃題內一款約財用以裕
皇明經世編 潘簡遺集 會計歲用 卷之二 平露堂

違費該本部議得國家財賦國計總于戶部營繕總
于工部大體光祿各有司存謹于每歲終會計成錄
進覽一曰歲徵一曰歲收二曰歲支三曰歲儲總數
會其略散數註其詳大率一年以歲徵爲定額如歲
收少于歲徵則能欠可查歲支多于歲徵則得節可
計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交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
比歲徵較少則計本年餘剩若干收支既明歲儲虛
實自見卽爲次年歲派實徵通融節縮之計由是財
用可節違費自紓誠我 皇上中興太平之一助也

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今照嘉

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已有成數擬合會議進呈案
呈到部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之數大
約太倉歲徵該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
兩及查本年歲入實收銀二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
一十六兩雖稍多于歲徵緣係節年解欠及括取開
明事例等銀原非歲額經常之數及查本年歲支通
銀四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乃比歲徵數
加一倍蓋因連年罷邊募軍防秋折放馬料商價諸
費不次增添若非加意裁益將來年分或不可支又
如京通倉糧歲運三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
蓄本年官軍工匠月糧歲支二百八十餘萬京通積
蓄僅于五年其餘雜料糧草等項用多不節亦可類
考臣等聞昔周官歲獻民數張數說者以爲此周文
武成康致太平之要務而歲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蘇軾亦謂此萬世之計蓋有餘則蠲逋負除租稅
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自朝者以及百司庶府莫不
以節用愛人爲心而其足用善物與凡失物辟名者

各有誅賞大宰職之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今在
官在民止有此數而遠近紛然求討不已此由不知
一時出納之計登耗之原故不能相與量入以爲出
也臣等遵奉欽依查照原擬謹錄會計進呈備行在
京各衙門并各督撫巡按等官將今嘉靖二十九年
一應財用通融均節去煩就約準昔善今庶幾漸復
國初十分餘三之舊以仰合古三十年之通制若內
承運等各該庫監所領自來不入會計今令內外庫
藏倉場會計繕寫裝潢成冊隨疏上進伏望 聖明
皇明經世編

諸簡肅集

卷之一

會計篇

聖明

萬幾之暇俯賜留神國家幸甚臣等幸甚

議處全陝屯田以足兵食事

全 屯田

臣昔任陝西糧儲副使職司錢穀講求屯田頗得梗
概及任提學副使巡歷 郡三邊周爰咨詢弔取屯
田地畝實徵諸冊磨算會計著爲屯田議亦嘗呼召
諸軍商與向確又習其衣食之資數年以來頗得
其情諸軍亦日夜引頸冀此法之行起米虜賊屢行
人舉人志是邊防禦之計必先兵食而內帑所積連
年爲官大山西而發已多恐難支給惟有與舉屯田

乃當今急務矧全陝地方素廣田多膏沃昔人所謂
沃野千里者正今屯田之區而漢河金完諸處尤爲
腴厚若委任得人查照典輿使屯田之利皆歸于軍
一舉而兵食足矣臣嘗稽屯田紅單事例因窺我

祖宗法意大都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
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是十人
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
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及給予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
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足乃借支民糧又

諸簡肅集

卷之一

屯田篇

聖明

不足也乃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
而軍始貧糧借而民始困 祖宗屯田之法至此弊
矣夫 國初餘米上倉余在各屯名曰屯頭余屯軍
牧獲諭納無搬運守候之費操軍支帶亦近便簡易
無有侵牟欺隱之弊及徵糧丁官倉乃在府州令城
人也遂遠有至數百里者又立催糧旗甲知數人從
軍人赴倉支糧往返益遠于是搬運守候之費侵牟
欺隱之弊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
而論而節項者邊事愈多而乞項仍踵內帑亦不能

給則其弊極矣今臣所議屯田法因軍人以支納爲害仰其有畝之業立爲簡易之條軍既不納糧于官官亦不給糧于軍可復祖宗屯種之制令唐府兵之法而在官之省什三在軍之利十七雖不能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亦庶幾十人之田養十人矣比今二十人之田養六七人者其利益倍徙也臣嘗呼老校而察其疾苦容其衣食皆曰軍之納糧于官人率十五六斗始納一石其支糧于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得此百畝之田無追呼逼勒之擾稱貸附益之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屯田

李德裕

自種一二十畝可得花利六七石餘八十餘畝個人分糧可得二十餘石少亦不下十七八石是常有二十餘石之利衣食有賴俯仰無慮矣故曰在軍之利十七又嘗取支糧文冊問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今歲一軍止免納糧六石合八斗六斗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二萬軍可省四萬八千石故曰在官之省十二此皆于支納之間節其艱運守候之費軍民侵奪欺隱之弊等諸豪猾奸究之手而歸之官與軍者也議自西安左等四節始

計四節見在屯田二萬七千餘頃見在軍一萬八千餘名每人該田一項帶餘田九十餘頃除指彈子白戶及儀衛司旗校無地軍人并馬料支給外尚可剩田五千餘頃以陝西見行地圖項軍法募之可得軍五千餘人計全陝屯田不下百萬餘石以此法推之再因地制宜可增軍數萬步不下二萬非皆不煩帑資不借民糧而得之者然軍復家給人足可使之樂于赴趨而無逃亡之患故曰一粟而兵食可足也臣竊見屯田愈事職銜日提督屯種又伏說屯田勅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屯田

李德裕

督率官軍餘丁及騎耕種勿令遊惰致有荒蕪是此官之設原以耕種爲職不以催科爲急今乃追併逋負敲朴並施害及良民至錮脈如殺和稅然不知糧將以養軍先以病軍臣之驢然喪大樂生之心亦將安用屯田哉故臣所議之法除去其害而其詳開具如左然此因陝西地方委實故爲此規至于山西山東等處臣未嘗不遇數百里而山石居半通計一省之屯不足官民兩一節可知此議者若夫官人之選田土久荒則宜用之若官已占備頭老營之

開得荒田東西白里。南北二十五里。除山石外。大抵
可得田五六千頃。已經奏行。鴈門肯嵐兵備。副使劉
璽張錦會同議勘。及委保德河曲知州知縣等官。王
朝珍齊恩等丈量撥給。候丈撥完日。另行請給牛具
種子。給與偏頭老營二所官軍耕種。并另上營田議
外。伏望 皇上軫念全陝地方。重遭虜患。急缺兵糧。
臣愚講求此法。凡後七年于茲。勅下戶部。再加查議。
如果可行。乞行陝西總督巡撫官勘酌。舉行。庶兵食
可足。邊圉可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集

全明世宗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尙木 周立勳勒甫

唐昌世與公泰閣

馮侍御芻蕘錄

疏

防秋御患疏 邊防

馮恩

臣聞中國之治安係四夷之貼服四夷之貼服由內治之預修內治不修則夷虜得以窺其隙邊疆欲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一

平露堂

弗可得也邊疆弗靖則兵農恒以困於師中國欲安弗可得也故曰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奮起南甸以定中原掃除腥穢內夏外夷會朝清明上以洗帝王千百年的恥下以開聖子神孫億萬載之基惟其身親經歷故深達邊務觀其諭省臣湯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安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不常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教邊將預備之斯言也乃帝王萬世安邊之上策

也是以當時有治法有治人中國奠安邊陲晏然近年以來任者非其人得人而任不久將士不知兵馬肉食不爲國謀中原之近盜賊縱橫邊陲之遠夷狄竊發以至甘肅內有亦不刺幹爾禿斯爲腹心之憂外有連壇滿爾尼牙木爾爲肘腋之患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而又加以以河套之桀黠花馬池之衝突深爲可慮遼東鐵山女直諸夷則猶金人之裔混同江元者諸夷則猶遼人之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又繼之海西之侵擾見孫之說何豈能一日忘我中國哉今之宣府大同法令阻隔軍士弗靖有如唐之李克用者起於雲中則西北近輔安保其不如徐之十六州望風充斥者乎今之延綏寧夏糧草缺乏軍士餓寒一有如宋之趙元昊者起於延夏安保其不如徐之三邊諸鎮羽檄旁午者乎通聞邊事告急日有警報三邊虜賊非徒出沒我疆場也且果穴而安處矣非徒巢穴而安處也且撫揉而收放矣使不早爲之處秋高馬肥安知其不有舉國而來者乎是則可爲寒心也爲今之計必戰而已矣必戰之計內修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一

平露堂

皇明徐氏編

馬中野光錄 卷四

王露堂

已矣內修之急兵食而已矣管者先王之於夷狄不待侵犯而后備之也爲之備以預待之也不以其不內侵而弛其備也爲之備以俟其發也我備矣彼來焉則逐之去則不窮追焉此先王之所以制馭遠人而保安中國也今日之急則非預備之可以坐策者焦手爛額且不暇理備之人身本病可以服調攝之劑已病而調攝之則病且病甚而調攝之則必死今之延夏諸邊軍且餓死兵食弗足矣兵食弗足以中國攻中國然且弗勝況夷狄之強勇乎虜賊之性饑渴嗷嗷且見弱中國之人弗與敵况我以饑渴而相持乎千里餽餉上有饑色况我以萬里而轉輸乎不待智者可較其勝負矣臣愚以爲斟酌而救焚不如懷質之可以息火爲今之策不若思出太倉銀兩每邊特差戶部龍幹正事一員會同鎮守都御史就於三邊近處任其便宜雜買糧食以實倉儲再差兵部才力正事一員會同都御史查飭器械務有精備仍飭各邊都御史精選將官自同智六韜三畧而曉八門六壬並古兵法者爲之李靖者用之

皇明經世編

馬中野光錄 卷四

王露堂

爲謀將有善布陣陳圖機不滯諸通書美澤法多云廻翔如飛鳥猝殺如猛獸如唐之薛仁貴宋之司馬光爲戰將有見利不趨知彼知己見害不避死生即取凝立如喬山流勇如活水如晉之謝玄宋之爲攻將有應勝而進無敵而進餘而不貪正而難犯如漢之周亞夫趙克國者則用之爲守將而又使人時出整堡緊急烽火一遇邊方有警星馳四報會合齊心驅之出境退則安集士衆恤其饑寒同其甘苦以圖萬全待安靖後當一勦聖慮將各邊鎮守都御史不充任者易置之如孝宗朝大學士丘濬邊防之略歲遣通知邊事大臣一員來自遼東開元城西至甘肅瓜沙往來巡視訪察將官之賢否而督其怠惰偵探虜營之近遠而防其人寇檢點兵事之多少而亟爲整頓查覈糧餉之豐耗而預爲區處閱歷墩堡之修廢而課其章程周知地理之險易而據其要害常內以爲經畧華夷之規外以爲捍禦疆圉之備而又安不忘危益修文德前後左右罔匪正人不撓群議俯納群策則中國真安守在四夷而

縣之德萬年而無休矣

書

役卒序

陰叙

禦寇守城之法，士大夫各出群策矣。則府亦虛心延訪，宜無遺算矣。大要不出區區向陳數條，一運倉糧以實內餉，使公儲無占焚之患，城中無食盡之憂，一廣募水兵精選義勇以併群力，一速查舊用西北二鄉智離快船以便水戰，此非區區老狂之迂策，今之議守城者實未策耳。孫子曰：善戰然後可守。今城外之民十之八九城內之民十之一二，若棄城外之民之居以資寇，則寇坐得民居民食剽掠遂近任其殺害，且攻募突彼迫我勞坐困城中縱保全之所傷必多。城外獨引赤子乎？故愚欲合內外以攻賊則勢張其策在專督戰艦布列黃浦進路鹽鐵賠花涇縣龍峯港二三處水口及賊未登岸率水兵善水戰者爲先鋒義勇民快次其後民兵小船又次其後一遇賊至併以衝殺此保萬全。張謇若與平敵亦可先挫其鋒若待登岸歸城禦之守之彼已視城外爲囊中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下

視城中人爲退縮懦弱若虎視牢中之犬羊獨視

中之鼯鼠勢在彼而不在我矣如不肯迂狂漫說公

策獨不觀之太倉乎太倉形勢之地內設兩衛諸武

耀兵更年不替擒賊剿寇殆無虛日今又臨以操江

都御史手握重兵佐以欽勅兵憲整肅戎務地利之

險兵革之利權柄之專困守孤城一籌難效豈非以

弱自盡大勢在賊而不在我哉況水寇登陸已失其

險近聞鄉村之人手執農器亦能殺截賊賊船男婦上

屋徒手擲瓦亦能驅走強寇此無他齊心併力勢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六

下

我而不在賊若以一郡之人上得其勢下併其心賊何有於難討城何有於困守乎。

上少湖大學士書

倭奴

吾松倭奴大舉入寇亮前後踵割飛報公已稔知但其中或多諱言其操亦有虛張其勢恐未有實錄此寇本從馬積山追剿下來沿海劫掠野行草伙數不滿千多不過五六百少不上四五十人但窮寇亡命力戰我兵頗募食牛款以裨將無權援兵烏合是以衆寡敵寡每至退却初規上海止二十七人毋新場

劫下沈劫周浦島泥涇俱二十七寇各殺傷止數人至攻中後南滙二所則有八十餘寇殺傷男婦五六十餘人攻太倉初二百寇適蔡操江出巡初到親率州衛擊殺八十餘人寇因不得利復至境倉殺傷城外三百餘人遂散去後攻上海二百餘寇殺傷武指揮何縣丞燒縣治倉廩及民房千餘間向來被禍慘烈上海爲甚官軍前後擒殺倭衆下水及于餘寇但內有脅從亦所不免近得蔡可泉操江公各處請兵四集昨又乞借坑兵嚴令督剿連報捷殺賊人潰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馮琦劄錄

七

平露堂

會計起運之數又不知在何處取盈也近訪崑山築城時未齎公在相位四府傷派吾松亦有運磚運土舊卷公於當道及之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松人方於此倦倦其他設官命將兼劾撫操亦須釐定廟謨以立吾民之命也向以孫東谷司馬被人訛傳寇至江口蔡操江以職守京畿爲重即欲回京後查無實跡爲我士夫挽留今任劉吾松會兵四出搜絕散寇草亭公亦臨人心稍安只是上海十分狼狽華亭十分騷擾譬之大病之後費力調理方可全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馮琦劄錄

八

平露堂

上閣部諸公書

復奴

時兵食未備災兵慮又出外巡可泉便以奇禍任爲已責身先州衛親目矢石力驅疲卒克守孤城且開誠布公招賢下士日夕完譴饑渴不顧驛僧人外道訪其可用亦必以禮迎之而十四府三州智勇之士招集畧盡故太倉有解守備寶山等處水戰之勝僧兵義勇有白沙八團等處陸戰之勝嘉定有董六合會首之勝前後斬獲首級千餘焚舟溺水者不記故今年得保蘇松無虞者斯須皆公之力也乃者虛懷懇下延擢之中偶難以遊食之士固已獲其報効之

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力今移隙之宋遂拈爲關漏翻美玄白直至風聞言證論疏罷官是得使姬公處流言之謗屈了抱不忠之疑天下平冤極矣公謂今之握兵都御史冠裳帶中矢疲者幾人肯與士卒同臥城窩半日餘者幾人此公既去不知當世能認真任事不以虛文誤國者復有幾人犯人之憂誠爲可惜也日文臣制將祖宗之法巡撫聯海軍江南巡撫糧儲重大不比比邊賦輕機法可理此處不免顧此失彼今湯公已領旗牌矣若專貞之而湯重徐邵之變明春海上有警

使南北奔命而無應援之策矣僕輩通計莫若計其克捷功次銷洗其過保爲江海制將給以旗牌爲湯公領神仍以解守備專領太倉上海水兵則南北二千里之間各自有節而文武二大臣鈴轄其間始可望淮海底寧復見河清之日也

啓軍門東

後叙

公爲濟奴鞠躬盡瘁費盡心力士民感刻奈此窮寇日增矯悍擴命十倍北虜客兵鄰家日久原無鬪志鄉兵暫集游民素無訓練兼之彼集我分人力不齊

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河文港多地利失險且權移多門則千者惑志術士輕進則議論舛紛此事故所以難集皆由戰守未得其策未得其人也今聞賊勢勝而西其志必驕伺其深入無援進無可據退無可策移撤諸路會將集兵絕其歸路此可乘之機也公未行時生欲進言暫留苗兵乘其寇西會各兵先剿蕩桂林重兵守之然後會兵移討西寇彼歸無所息必漸窺靜此幾可決者曾托親所大臣議之想計出芻蕘成漫說也沙圍之寇近報近泊海洋將去極林連搶糧多未出生與群

公云勤力防禦使公得專在西寇。自後寇受公十分勞瘁夜分不寢日中不餐此非自愛之道東南大事在公一人豈宜若此

記

九應殊寵碑記 平倭

新安梅林胡公平海寇功成海清河晏東南靖謐勳業赫赫震暴當世 皇帝重嘉公之忠勞不伐下公卿嘉意賞以酬殊勳群工亦重公積有賢勞非不測之賞無以勵諸將開於外者今年春三月詔加太子少保進右都御史兼大司馬給一子仍開府如故每歲東南以答民望公辭不允漸直士民忭躍不已言戎有良翰矣吾郡伯鶴宰史公素渥洪庇時念濟安屬史應以交位行志者實藉公安撫之力孤跡木倦莫可自致慶核先屬朱太史立言以掄揚盛美矣茲復得元歲殊寵命屬侍史馮恩續敘勞勩以揚你步烈忠貞俗孤靈懽燕多口公於恩有陰德焉不敢以下文委乃纂諸所聞見者以爲之記曰人臣能建天下之功而可以公之殊寵人臣能先施不測

皇明嘉靖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之殊寵而後能成人臣不世之奇功二者俱資兩實相成也然先施不測之殊寵非大有爲之君知人善任者不能能立不世之奇功非天下之大豪傑文武忠智者不可是以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也梅林胡公崛起世宦舉進士令嚴邑以最微拜御史始按口北繼接南楚凡二十餘疏其論凡邊備宜三苗剿撫至明且悉於時 聖天子已亮公之忠言才勇過人遠矣甲寅以來倭奴構禍入寇浙直巨舶飛騰蔽洋而下泊套登陸燒聚屠邑剪割文武俘掠男婦東南騷然公時按兩浙有監臨紀事之責乃上章極言寇勢昌烈兇斥諸路所趨殘滅莫之敢援凡諸臣大事督撫玩寇及攻守事宜命將經畧饑荒民疾一一奏聞是以 皇上幾徵繼枚罔不同知命授南順知府乙卯公巡抵嘉會柘林寇越吳江莫不肅清南奄意向嘉成公率衆兵選擊於王江涇寇人散斬首數百級奄忽全勝公之威聲遠震賊胆矣 皇上益知公有文武全材可屬人事靖出 臣以還夫所侍御進公爲會稽御史 臣聞浙寇內於寇柘柘內於

皇明嘉靖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告急公論師征之授以方畧賊大潰遂解回俘其賊首以獻上以公疏累進知賊不可以久玩其言又武吉甫軍中韓范其人寄以專閫弗克有濟會總督缺又進公爲右都御史兼少司馬總督浙閩軍務諸省聽節制公感寵起隆重誓效國報以廓清海宇爲已任然公久按邊陲習知四夷出沒之情狀隨方禦敵之機宜故曰備倭與備虜不同九邊諸鎮鎮壓重兵邊儲賴餉歲有常制乃今東南倭梟兵馬合戰無久志搜粟後怪上不宿飽持以歲月足爲倭驅民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卷

以入寇也復上疏爲獻愚忠以圖安疆事曰揚湯止沸不如去薪蝨倭鼠竊未必國王敢干大典必有通市而道之人不敢輕瀆詔諭祇欲題知行令浙福二省以有司之意人省論以中國威俾令感畏德意漸過寇源國體民情誠爲兩便上允下所誠縣封拜之典以待有功使公得以相機剿撫便宜行事時島倭宗叛寨聚舟山躡危迫深負爲固稍假旋於杭以達閩非破其巢不可公率舟師泊舟山守將領會兵會剿密令穴攻始見其穴九指山大賊巢穴

乘勝斬獲舟山悉平丁時休庵忽有二白鹿獨凌而前叱咤咄咄相應謂若秦秦公獲之大喜曰昔武王渡江白魚入舟而興周秦失其鹿沛公得之而興漢我皇上聖德昭遠而山靈效符寇何足乎哉召卜之甫曰天錫純自用昭猶德重澤來朝聖壽萬億公益喜曰此天瑞也非臣下之私物也于是命圍師選獸人半以雕籠飼以菽穀具其造官獻上於上上喜其進後內苑旦視夕顧傲天勅民以答天貺自是蓋亦公之忠蓋悉意任公而不疑然則公之成大功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卷

而無殺者豈非天啓而人成之者乎時王直首通市寇迫劉海東往來觀望徐海快黨引寇與賊首葉麻互通援結扎固乍浦此皆葉麻兵強貌銳鋒不可攷公曰兵奇道也以賊攻賊奇策也乃遣譟行間二人果相疑二公乘隙易徐以和順密約討賊以報效徐額之遂伺其隙而生擒賊繫於公公以葉麻強悍無敵喻其左右大指中械解示帥諸兵悉解徐徐兵益盡公即納款鄉備日歲上以葉麻約固封拜日本上官

於道徐言而此固公之出奇也然遠近相疑公
交通將不利於王師遠而京師亦或訛傳公且不聽
一不為動又以海端非所以居徐發館於清水壘沈
井里清水壘斷虹截渡中奇弗迫者驅牛羊而入笠
矣人方以引寇入門庭為詞公不為意此又公之一
出奇也八月朔一日與趙廷按會同於察院召徐海
入院讀法受降徐選倭二百人承飽場以從人人
益危之公曰魚入釜而掉尾易易也讀畢領書有差
遣護還沈莊公井不欲疾殄厥愾也王血猶海寓方
皇明經世編 馬氏函寄書錄 卷之六 平露堂

欲招來之乃置其子毛海峯同二軍士與致款往請
直還約月日校海職以統市倭知還方之商長至即
信從貽來函縛請罪於堂下公即解其縛諭以題請
散送於當其此又驅虎兒而入柙公之奇脫類矣王
既逃乃九月十二日飭我師旅先之士根殺火燔莊
大其隨之遙見賊衆登樓哭聲震天沈莊一炬而聲
木灰矣于時海澄波息會朝清朗則群疑水釋公之精
忠明貫日月幽格鬼神非文武忠智天下豪傑安能
方此奇功哉雖然公當葉麻未擒王血未滅徐海未

諸人情胸胸使上無知人之明惑於人言而中止
不測之寇公無揮霍之才憚於人言而自沮事幾之
會亦何能立奇功昭宇宙而有今日哉周公東征三
叔流言雖賢嗣君亦不能以無疑而碩膚之孫處之
安閑則非有定力者不能夫以大聖人當大事成大
工盡善盡美而猶多軒輊若此況公當危疑奮不顧
身安能已於人言耶歐文忠公曰臨大事決大議不
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馬氏函寄書錄

平露堂

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宋徵壁尚本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彭 實燕又 選輯

鄒襄惠公侯知堂集

宋存標子建泰閣

議 鄒守愚

安南議 征安南

謹以安南事機可言者條爲五事伏惟保訪施行一曰振揚國威竊料逆庸乘釁奪國父子繼立非有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鄒襄惠公侯知堂集

十年之久人心未必盡忘故主終爲積威所劫且如阮元良阮純樸鄭曉鄭嶠皆黎氏守臣分據數州又在高平諒山之間密邇長界猶以無事至聞黎氏子孫隱伏民伍如黎誼高者尚多也爲今之計莫如明示朝廷討賊之義歷數逆庸篡逆僭竊罪惡揚聲百萬分道南征遣人榜示所在府州縣并以大義責其民不能匡君反正甘事蠻虜以警動恐喝之如有仗義之士會從之臣能自擒斬莫登補父兄來獻軍門即以其地裂土分封陞以爵賞之典比於黎氏

如或黨惡頑悖據險負固阻遏天兵則始終不悛盡行誅滅以內離其心以外散其黨風動響應人起爲敵而吾以勁兵臨之如此則勢孤易破也此聲實之說也夫相機應變制勝在我使功順乘便如摧枯拉朽則納國立主惟所欲爲設或機變異宜勢難猝致或因其懼罪祈哀不敢抗拒即以國人之請而許之分裂其地降削其號彼必藉首德命則國威大振而名義自正矣二曰申嚴賞罰大將氏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故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又曰賞者士之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鄒襄惠公侯知堂集

夙夫提十萬勁悍之卒深入敵境若非重賞厚犒則士氣不鼓嚴法申令則軍威不立進無策勲之望退無顧還兩省文武才望大小官員仍行奏請各省俱一聽聽令軍門討取委用則才望並集策力畢獻下至卒伍無一不選太勵以討賊大義務使協力用命伸縮如志功無微而不賞罪雖愛而必行庶幾人心殷栗軍勢自振其主官衙門陞授官帶及原議史兵空頭劄付乞先酌量奏發茲謹納之一道也三曰進

兵險易竊聞往時進兵分爲二道雲南之兵由蒙自進廣東之兵由欽州進廣西之兵由龍州憑祥進雖有歸順蓋多曲徑然蒙自則山路崎嶇欽廉則水港阻隔唯憑祥州則視二道爲稍易夫監閉鷄翎片站雖稱鬼門然相去不遠守卒不多監閉一破則鷄翎片站望風瓦解今阮元良阮純僕等尙據萬崖州鄭峴榔嶼等尙據石林州與監閉相近若先遣人審約阮元良鄭嶼等以爲內應我攻其前彼備其後監閉之賊聞之破膽矣安敢與我戰乎或不守則士卒皇明經世編

侯如雲集

征安南

三 下 露 堂

所向皆爲平地如入無人之境直倚富良更無險扼欽州自昔本非進兵之路支港深泥湖口再至浮橋不通欄木錯立進退受病徒爲老師間亦有由欽州入者其實皆用海舟乘風順流不數日可至然風波險惡不常且廣東西上兵不能乘船則召募漳潮東莞新會雖有助卒恐難制勝又訪得欽州去都齋最近通宿先於白藤禁二處海口併力固守若諸道未發未可輕動候大兵夾進之日徐用萬卒南踰海東入白藤以會安越則彼必束收不服併力於西互相

拘向可以得志然在今日最急者若龍州憑祥本皆土兵人自爲守唯欽州一路城守單弱尤宜早計合無先令召募土狼一二千人分守二城操練屯換以爲乘機進取之計庶幾遠近人心恃以無恐而歸附之衆必且傾心效用不致猶豫四日整預軍實夫師行糧從兵之先事也故曰千里饋糧上有饑色見崎嶇山谷遠入夷上蓋亦難矣常訪交人雖有都邑原無升斗之儲直以子午卯酉爲限其守守郡者方以部內糧餉督解都城上納非有如我內地版積之法

侯如雲集

征安南

四 下 露 堂

也惟九際之降霜降瘴衰稻田正熟若大軍之入必因其未獲而奪之乃合古人困狼於敵之意設或不然則收穫已定人自歛蓄堅壁清野何以久持進有勝負難料之憂退有饋運不繼之慮是之謂自困致請宋時郭達伐安南用民兵八十七萬金穀亦如其數迄無成功易得不早爲之計方可議帥也五日道路遠近審據鄭惟儔稟稱廣西道到龍州宜分爲二道左道從憑祥州過南郊開進文淵州下伴到脫朗州上伴對諒山衛正邊江半日程乃分爲二道一道

從祿平州進到安博州，半日程過車里江，過陸岸縣到保祿縣，平地夾鳳眼縣右邊，二日半程，一道過江到諒山衛，從溫州上伴過鬼門關，即隘雷開，半日程過溫州下伴，過鷄翎關，半日程到保祿縣三十里，二道相會，暫生伴浮橋於昌江口，過諒江鳳眼縣左邊沿江而下，進到萬劫社三十里，仍作浮橋于萬劫渡，對過安越縣下伴，右道從龍州過七源隘，進七源州二十里，到文蘭州，平茄社一日半程，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過右隴縣上伴，一百里，出鬼門關，下四十二里，又行一十里程過昌江上源，二日程過右隴縣下伴，沿江南邊而下，到安世縣平地，一日程，進到安越縣市橋江北邊，半日程一道，從文蘭州過武崖州四十里，過司農縣八十里，已至平地，進到安越縣上伴市橋江北邊，八十里，三日程，俱在安越縣駐劄，廣東水軍一道，從大洋海過海東府，進到白藤海口，以風順爲便，不過三四日，過水棠縣，過天遼巡檢司，三十里，過撒攏三岐江，前陳國峻作石堤，還元朝兵，十里過東潮縣前三岐江，一日程，過官橋渡，二十里過

雲三岐江，二十里，過至靈縣平渡，二十里，過平隴三岐江，進至靈城處，至安越縣下伴，石橋江口三十里，駐劄，自安越縣上伴中伴下伴，沿江一帶，下營以相連，鳳眼縣左邊之兵，候三道兵齊進，至順安府八十里，過富良江，至安南國城四十里，又逐至海陽下伴，安陽安老，宜陽新明等縣，四日程，師即都齊地，莫登虎窟穴也，又一道自安越縣下伴，過武寧縣，至桂陽縣下伴六十里，作浮橋於市橋江口，下過鳳眼縣，至靈城縣夾界地，方會，駐印半羅三岐江也，江雖大而中江有湖，名爲羅湖，造浮橋，從右邊江到湖，又造從洲到左邊江，則前至靈城地，沿江而下，過至靈城北邊，進到東潮縣前八十里，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到美蒲渡，作浮橋，過峽江縣六十里，到安陽縣七十里，北邊膠市渡，作浮橋，過安陽縣南邊，進到宜陽縣北邊，大伽龍渡，作浮橋，過宜陽縣五十里，又一道亦過橋江口，浮橋從前至靈城，沿江而下，過至靈城縣北邊，到東潮縣，上伴官橋渡，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又進過小江，到全城縣，上伴四十里，作浮橋，

於虎茫江。過金城縣。下伴四十里。到館莊渡。作浮橋。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下。作浮橋。於都魯渡。對過。加定縣下。伴。又作浮橋。於屠虜渡。過青林縣。上伴三十里。進到浮橋。過江。亦青林縣地方。進過小江。到平河縣。上伴八十里。過扶港。到平河縣下。伴。多崑渡。四十里。又船渡江。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中。伴。作浮橋。於東究渡。過加定縣上。伴。進到良才縣。七十里。過菜溪橋。到錦雲縣。六十里。過綿帶橋。對過。茄福縣上。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侯知堂集
延安府
七
平露堂

用清華水軍。從天長府。過平昌府。到太平府。瑞英縣。出太平海口。直進團山。又一道。用清華水軍。從神符海。以浮海而進。宜到團山。皆可以邀截。莫經庸。迷走出海之道。此兵大畧也。夫前項道路。分合遠近。似亦詳悉。但用兵之道。奇間百出。務在以全取勝。合無行令本職。會同翁副使。密行歸附。竊化之人。逐一詳審。盡圖貼說。務使遠近。險易。如在指掌。上呈採擇。庶不誤事。

御虜議

守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侯知堂集
守邊
八
平露堂

或問御虜戰守孰先。曰。斯二者。皆帝王禦戎之經要。惡可偏也。夫虜本天驕。威侮二陸。時緩則守先。時急則戰先。間暇無以為守。則勢懈。而可乘。猝無以為戰。則勢潰。而莫支。是故緩思以守。扼要可恃。虜未易入也。急思以戰。情歸可擊。虜未易去也。或問守邊與守京孰要。曰。斯二者。皆均也。然而守邊急矣。何也。夫守邊者。所以守京城也。邊可守而虜不得入。則京城勢尊。是故禦戎無上策。以守為上。守邊則京城可安。劫又陵宸輦。固生靈緩寧乎。故曰。守邊者。所以守京

皇明經世編

後知堂集

字遠九

平露堂

城也竊嘗私權之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守京城易而守陵寢生靈難或問何謂守京城易守陵寢生靈難曰虜專事剽掠乘利避害勢難猖獗度難持久以今邊境諸郡支邑即云高城深池不異於常猶非虜所能攻也若京城者亦足謂之金湯矣四面上城建築環護況天威所臨自足爲固猛將勁卒朝令夕集不踰旬日奔逐靡暇故曰守京城易祖宗陵寢獨處空山徑路並通鮮可據扼醜類無知萬一不畏天道聯營則我兵稀寡突至則倉皇難制故曰守陵寢難畿甸村落累朝生聚蜂屯驍集民罕知兵中原曠野杳無拘礙虜僮一入來去飄忽收斂豈知故曰守生靈難或問何謂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曰邊兵生長塞下熟諳地利歲與虜遇曉習邊情卒限以高牆護以深壕暗以呂密度虜欲入填塞而後及壕填壕而後及牆毀牆而後能踰此其爲力已不易矣使我調謀情得悟覺機早乘塞登即披堅執銳星聯魚貫奇正迭用矢石兩江炮火電掣此其仰攻又甚難矣如是則我可

皇明經世編

後知堂集

字遠十

平露堂

以動在萬全矧又乘高擊下用小制衆穴鼠相鬪將勇者勝蓋界限既峻則衝突難以猝施屏蔽有倚則退截易以展力上兵伐謀此之謂也夫虜之能入也非牆之罪也無人於牆之罪也不罪牆之不知守而罪牆之不可以禦何以異於同噎而廢食也然雖噎而食卒不可廢往者虜少即能入虜入且數出沒無常民倚門而恐子女帛蓋半入于虜今虜衆不聚不能入矣往者虜入宜入山西諸邊民度劉至憐今虜雖聚衆而入不能徑踰吾牆即踰不能速進而羣擁我若早知悉力堵截不能入矣自昔以來燕代晉秦皆與虜鄰矣而卒能力守其地所恃以伏險者城耳故曰邊兵以守而爲戰易若夫用兵之常寡則衆者勝弱則強者勝拙則巧者勝徐則疾者勝勞則逸者勝饑則飽者勝善兵者能以寡爲衆以弱爲強以拙爲巧以徐爲疾以勞爲逸以饑爲飽則寡者弱者拙者劣者勞者饑者亦勝此其故何也其機異也虜衆而人少且勤稱數萬營壘百里我散而守其多不過僅以千計衆寡異也虜無論少長本毛飲酪耐勞苦

而習驚悍我同中而曉畏法而竦強悍異也虜以擊搏爲生精於騎射何帝田夫執耒漁人操笥我必待簡而習待訓而練巧拙異也虜獸聚而鳥散聲東擊西形右斷左我遇警則舍卒而徵應援則星夜而馳勞逸異也虜人挾數騎迭乘而倍趨倏忽百里比諸飄風疾雨雖云我有騎兵然而我兵之騎一夫備物則載重趨遠則力竭日夜長驅勢不能逐疾徐異也虜一入我地橫行抄掠是口因糧不裹而足我兵紀律嚴明絲髮無犯千里齎糧餉道阻艱勾水粒米或不及膏餒飽異也夫四者既異矣故我苟遇虜猝難與戰必擇地而據下騎而步鑿溝而防植矛而待即延緩大同慣戰之兵務在陣堅而不可動斯爲全勝況內地之兵耶故口內兵以戰而爲守難然則如之何曰昔我先止商文毅有言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祇守京城此名下策哉于肅恐疏議可攷也蓋今日之病方寡於兵分備疎于地遠虜常以其十之二三遇而相持則我不敢動以其十之六七散而抄掠則我不能救此其勢易於牽制若曰吾舉天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守邊士

平露堂

下之全力而制之何憂不勝乎夫我兵集而虜不至則我罷援而內虛我兵不集而虜又至則我驚駭而失措我兵集而虜至則我幸決于一勝可少創懲一或不利用則虜心益輕虜氣益驕非國家之福也是故深識遠猷之士蓄之如蚊蚋顧獨曰此不足以煩吾斧鑕也惟謹桑土之憂建于城之策明間曉之情募敢死之士而布之于控扼要害倚鋒以策其來乘塞以遏其入則虜志將自阻誠使廟堂之上以無警爲殊助以失險爲上詞以泰誠爲時賞以罔上爲必誅不奪於浮言異議俾制閫猛將得行其志搜竊設毒扼喉撫背坐畫機權無以遙制其間未有不可守者也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守邊士

平露堂

邊備議

召商賈集

竊思記權制變之道寧先去兵史修安邊之宜要在精殺軍志口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况居庸在邊鎮尤爲扼要據衝之地茂著銳養威先機揆變不以臨時圖倖濟不以暫安廢遠謀故用兵之道屯食最爲急今隆慶諸倉貯米不過七千餘

石而隆慶衛所官軍月糧口糧歲該米入萬七千餘石況兼閏月之餘而山東解戶運納本色折色歲供米四萬六百石僅供半年之用夫召募之兵有增而無減歲額之派綠舊以加新募失哀多人非量出積月移文張順待哺又恐倚峰有旦夕之恐倉卒有主客之供其將何以待之故幸而無事則居安而積玩萬一有事則臨機而始謀高價以招人殫力以轉餽其爲時亦晚而其計亦疎矣且收成之際多在於七八月米價之賤多止於五六錢解戶之至又多在今

際秋爲意現今倉廩往往告乏或設或小警罔知後措歲正當稔而顧糴民樂與官而爲市或先請太倉銀兩即乘時召商糴買每石減一錢則百可省十千可省百萬可省千加以紮貼之完又當幾何可於常數之外坐收枉費之利俟大戶解至之日照數還官寄庫其多餘銀兩或募粟或解部另行請呈定奪至下年收成之後即先自召商上納以坐積明年之儲則伸縮由已欽導因時商賈樂貿易之便解戶寬紮貼之困邊倉有常積之粟息費從省一舉兼得雖有倉卒之變亦不爲患矣

記

連州平寇記

平寇

連去廣城千里道永賀桂爲隣抗險獷悍嗜爲禍仇然猶廣屬也順流而下聲援易通不數時賓諸斧鉞民是以有寧宇嘉靖己丑州民黎元莫廷舉欲作亂召點惡少數十人謀曰汝不聞往時事乎我舉事以豪客爲名上必哀吾憤所起不吾治也皆曰諾乃挾嘗受客負者操兵殺西江客二人聚田心爲變遂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寇堂

五

平寇堂

客收殺七十餘，僞號河南道，蟻聚蜂屯，多至百六十人州以警聞，往成化間陽山縣河南村人嘗苦西江客橫索負情殺客恐不能解乃聚得變以搖惑於上參政甚至撫敵之故賊以此爲名也時制臣失策以撫諭爲便且曰奸商也勿治官遂蔽其惡更云貧難盜遠以撫報以故賊益橫迺謀曰官無爲也貧難示弱不諧適教之擒得平南道以張吾氣且吾群而食非計也洞徭曹通地極險舊所獲墾田又無賦適與吾姓同者強敵相校吾往以復業爲名據險且得田官必吾勸也果曰善於是聚二千餘人僞稱總兵都府殺徭族幾盡柵分十六營已而官果勸是時州無守臣代者率乾沒唯通判劉光請討不報豺虎鯨鯢小大齧決崖險彌張所掠殺以千計曠誅六稔罪惡盈貫矣已吳公珙以兵憲至謂之曰賊也吾民何罪是歲冬余以戶部郎中守廣州入見公奮曰老賊首當誅毋容苦茲一方人爲也是時撫勘議又下公不敢異督防禦益急甲午予修勲如京師公君勉學以御史謫州判官公辟人語曰賊也微子誰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寇堂

六

平寇堂

謀然吾左右皆賊也其慎諸余判官請曰得兵二千入約連山徭爲援可擒也公許之奈判官以兵進徭不果至兵失利賊益縱擊村寨咆哮呼嘯所不忍聞公於是悔曰咎實在予當益發兵剿誅此賊爾不且禍孽滋蔓不可制乃具以狀白提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陶公巡按御史戴公議令疏賊猖獗狀乞誅上特可其奏乃公懼賊必乘出下計於是親臨鎮破其機牙擒縱防伏勝義送出州人賴以無恐乙未陶公下肇慶親督大兵乃召左參將鑒曰子汝卒萬二千攻其右汝其克恭命參議畢曰汝其銅釜事大璫曰汝視功罪必核班曰汝往監茲其察機變當是時材勇畢獻無敢不虔判官勉學曰汝中翼三月兵大集至破石圍賊出其精銳迎戰奮擊之斬首百級賊大敗遂圍東坪東門大帽楊旗太歲太平楊柳連破之前後七十餘日斬首九百餘級降者八百餘人五月振旅而還以捷聞於是余自京師旋歡睹其事喜曰是反也威仁彰信邇遐奠安嶺外之功於是爲偉然其經畧終始忠貞一節卒底一成吳公力也

向非司馬之謀猷侍御之明斷以決之於上藩臬之
協恭戎閫之武勇以成之於下則掃蕩亡期倒懸靡
解生靈荼毒之憤何所舒快國家法鑄之典不明昭
於天下而嗜禍滅德滔天之兇非獨亡以創懼且接
踵而環視也是烏可不伐石紀成以告來者

皇明經世文編終

皇明經世文編

侯知室集
卷之一

序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

華子

徐孚遠間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祥尚木 周立勳勒甫

張安苞子固參閱

夏文愍公文集

疏

夏言

查革正德中濫授武職疏

查革武職疏

仰惟我 祖宗開國以來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

臣延及子孫傳世其職報功之典可謂重矣然品秩

皇明經世編

夏文愍集

查革武職疏

手露堂

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自非定難拓土之功不以

輕授故以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不階尺土奄

有區夏而一青湖運元臣佐命宿將驅除翦滅懋建

厥功然在當官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

我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

不謬乎餘人 列聖相承益加慎重中間累常熾夷

大驚蕩平羣盜戡伐戎虜立功之臣後先相望蓋不

爲止然本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

者也臣等恭照寧夏之役雖曰寅鑑昔連天道寶錄

逆瑾結債人心彼時賴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

而太監張永聞風趨赴援爲已功幸而禍亂克平實

仗宗社之慶後逆瑾伏誅永與有力僅可以贖黨惡

之罪豈應據爲討賊之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

陸閏魏彬等結爲朋黨專權出政乃以運籌帷幄並

受褒崇於是以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張容封安定

伯谷大寬封高平伯谷大亮封永清伯馬山封平涼

伯陸永封鎮平伯魏英封鎮安伯其它俱以功蔭加

陸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貂蟬玉帶勢轅班

皇明經世編

夏文愍集

查革武職疏

手露堂

行鐵券全書光動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未履戰

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槩大拜封爵坐僕

株寵此士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臣之所以解體也

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候命下之日合行該部追奪

誥券削爲編氓庶足以光昭 祖宗之法而一洗名

器之汙也再照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

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

守官奏帶例該五名分守等官奏帶例該三名今則

七八十名者有之五六十名者有之其領兵奏帶至

三四百名者有之。如錦衣衛官校旗舍俱係侍衛直駕人負與大京營操備官旗例無奉帶之例。今則公然違例奉帶而前項人負獨多。蓋以各處鎮守太監頗皆出自權門援引是以彼此互相結納遇有地方用兵則以所帶之人盡隸報功之籍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遼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奉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例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如寧夏之訪尋金冊河南之軍前效勞皆是也。紀驗之地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當給賞者每被例而冒同陞官應查議者輒陞除而許令自苴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獎出自端難以枚舉臣等查得寧夏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江西湖廣等處半賊功次中間俱有冒濫未能盡合條格獨貴州香爐山之役錦衣衛報功陞授者尤爲冒濫山東河南征剿流賊其功實有可稱而太監谷大用張忠陸閏尹生等八人奉帶乃立名色陞授職級者幾六百員名其冒濫抑又甚矣今仰遵明旨將例外奉帶

之人通行查革其各處歷年紀功官員審覈不公雷同爲詐者乞通行罷黜以警將來再照各處討賊既平內外中官大臣類授武職功廕尤非祖宗之法竊謂各該領兵官員奉命出師致有成功乃其職分廟堂籌畫理亦安然且克捷之日既身加官爵之崇又家受金帛之賚莫非優典已足酬功奈何重以武職廕及子孫寵報逾涯實難負荷但近年文職功廕多因中官妄希恩數一例普及心知非義辭拒不能今仰遵明詔一體查革臣等伏乞自今以後內外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平露堂

臣果能身兼將相功業顯著者朝廷欲加殊恩豈無別項獎典不必假以武職以干清議實足以勵士夫廉靖之節足以服邊庭將士之心再照正德元年以來各衙門緝獲妖言強盜并不係臨陣對敵一應陞授職役者已經遵照詔旨盡行查革臣等訪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統一次類奏其間委係積有年勞獲有奇功者該部查勘是實分別等第奏擬陞賞然陞者不過五七人多至十人而止其實者

或以布絹或以鈔錠其無功者尚或責打黜退當差自後因其拿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於是人竟貪功大肆羅織所獲妖言強盜多是冤枉故弘治十八年之詔猶欲禁革此弊當時已有溫賜之漸及正德元年錦衣衛指揮趙鑑稟廣東縣太監王岳鄭旺各官一時更代數月之內將辦事官校四次奏陞正德二年又復類奏當時已經該部參論馴至近年以來姦倖用事廠衛專權無賴之徒鱗集蟻附創設西廠復立內刑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俗往往以妖言爲首張皇賊狀固非稽據之詞連署姓名不辨獲功之數含糊奏請朦朧擬陞泰一人則陞一人泰百人則陞百人以致市井庸流不崇朝而立升朝籍權門廝役不數歲而驟至顯融且其假僱妖書陰爲陷害買同番手誣風平民加以酷法慘刑煨煉成獄凡經廠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冤魂塞路上干天和凡有人心言之情結且弘治元年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以後拿獲妖言的不陞止

皇明經世編

夏文應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給賞者具在所當萬世遵行不知該部何所稽憑類將妖言陞職方今 聖明在上妖孽自不能興况亦律有明條不須另開賞格但輩殺之下畿甸之廣盜賊竊發難保必無以後合無每年年終類奏止將獲過強盜起數題送兵部附卷定爲三年或五年之制待年滿方將各人各年之內獲過強盜多少分爲等第查奏陞賞然每陞不過十人給賞不限名數已陞者仍依舊例不得再陞其類奏獲過盜賊起數不許仍前混開務要某人拿獲某賊或某人爲首某人爲從明白開具日月地方其有賊勢衆兇登時拿獲功出尋常者兵部即時奏請定奪類奏之時仍須開報如此則人人思建實功官無濫授獄無冤民而盜賊亦不至猖獗矣并照五府錦衣衛之立一則管轄兵馬一則專掌宿衛掌務之職或以流官或錄推舉蓋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大有勛勞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爵而它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且嚴矣近年以來乃有不孫武閥雜然並進入抵非襲倖冒功之徒即技

皇明經世編

夏文應集

卷之六

平露堂

禁希恩之屬遂使國家以賞功之典爲施恩之具不惟加諸其身而又使之世襲使邊庭効命之士扼腕不平 祖宗法度之所以漸更 朝廷紀綱之所以大壞府庫之所以耗斂倉廩之所以空虛生民之所以困苦盜賊之所以繁興災異之所以疊見未必不盡緣於此也

勅報皇莊疏

皇莊

臣等伏聞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領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

身至明經世編

卷八 勅集

皇莊

七

平露堂

占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租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非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非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略有背矣至 景皇帝幸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前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非方地土平夷廣衍中

開大半島由瘠薄之地變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卽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 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窖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聯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已有錄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廢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貼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併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爲盜賊柔善者轉承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朕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臣等查得各官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

身至明經世編

卷八 勅集

皇莊

八

平露堂

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放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園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坻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嶋口皇莊。

皇明經世編

夏文啓集

卷之九

平露堂

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騎馬廟皇莊，清苑縣開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負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計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所驗之請聞文之給，經過州縣，有虞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大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語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由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擇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兇蒲之利，靡不括取而歸。

皇明經世編

夏文啓集

卷之十

平露堂

近地上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
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撻
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
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繇是
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之愈難卒致
釜餒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向使此弊
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蠢起
奸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
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襲在潛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卷十一

平露堂

邸已知其弊卽位之初首下明詔將官莊人貢盡數
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
草萊之下始得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勅旨
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米經
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創設之跡爲害之
實不敢自爲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
見聞之真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唾圖所以處之矣
而况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龍潛之日又有
不待臣等諄諄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關慈闈四宮者乎。祖
宗以來宮闈一切俱用自有成規况九重之內錦衣
主食何欲不遂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
畝之業辱宮壺之貴擅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
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
帝嘗以池籩木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
及施振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
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姦倖之徒
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因求市
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
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貽議
後世甚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者也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卷十一

平露堂

查勘功臣田土疏 功臣田土

查得洪武初年凡公侯驍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
其原定官銀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販至洪武二
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
猶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定天下丁戈百戰之後
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

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與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廟。室乎大析土壤。以施恩養。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亟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為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為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為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而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勲勞者則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臣等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耀。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俞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涪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羣心。今臣等仰遵初旨。既已退給明白。伏望陛下特敕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皇明經世編

夏人愚集

田土

志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夏人愚集

田土

志

平露堂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駢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欲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

請處置青羊山脅從居民疏

臣虞胤民

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為巢穴。譬之山居豺虎。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即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兇黨既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空區處。為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嶺巖去處。可以用木通道。削險為夷。即便遷

委強幹官員。起渠丁夫。結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達。則將叔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爲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爲得策。若果山險難關。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它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二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微獵田地。許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却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兌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叔降人戶。每人田若毛。隨處安插耕種。俾爲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爲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棄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敕使撫臣從長擘畫。爲國善計。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

請復舊規。令兵部季報方。面武臣揭帖進呈疏。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公集

卷之十一

左

平露堂

謹該查得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二日欽奉 孝宗皇帝聖旨。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兵部按季開寫進來。以便觀覽。欽此。及查得正德十年春季揭帖。尚存本科。以後不知廢自何人。迄今不復舉行。臣等竊照選將用人。軍國之重事。進賢黜否。人主之大權。於此不加之意。則公論無所於歸。而其爲患。豈有不可勝言者矣。正德年間。權倖用事。執政大臣陰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公集

卷之十一

右

平露堂

拱聽命。凡推舉京營邊鎮一應大小將官。無不資助以成。四方金帛。與委京師。權臣之門。交手爲市。朝廷爲其家蔽。所司惟務順從。遇有員缺。故爲停閣。直待關節既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橫流。禁閭閻賈帥接迹於邊庭。是則剝削軍士。而困苦不得聊生。侵盜錢糧。而虛耗至今。雖復至於無功。冒賞有辜。通謀戾重。章汙濫名器。凡以此耳。陛下登極之初。一切精弊釐革。殆盡百廢維新。八九年間。聖天心天縱聖學日新。萬世太平之基。端在今日。臣等叨塵諫垣。忝預

武臣

戎政竊見 皇上屢降勅旨振飭中外臣工慎重守令良法美意層見疊出所以爲宗社深長計者無不用其極矣惟是選任武臣一事臣等尚願 陛下少垂意焉况近歲舉用內外一二武臣亦有未能盡協公議則黃緣之門似未盡塞而健倖之風漸不可長蓋 陛下於簡用之際不過止憑該部註擬而其履之詳無所參攷以稽其實也所據該部進呈 仰覽揭帖係是先朝令典不容輒廢乞勅兵部查照先年欽奉事理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

皇明經世編

夏少監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議處下場馬匹疏

馬政

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簡附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匹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敕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料道官點閱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敕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閒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閱官指實奏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計奸人捏故侵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朝廷累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夾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安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

皇明經世編

夏少監集

馬政

卷之一

平露堂

之肯在牧則有庠在廐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害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爲湖淀漫生佳草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廄次可以棲止無廐庠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裹根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達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肯一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

况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關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遼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乞勅兵部從長計謀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十日起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驅馬匹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矣

論救都御史歐陽重御史劉泉疏

兵部

謹按雲南之事祗緣都御史歐陽重清查異姓冒頂投充軍役都司官藉於查理完報以致格限文冊難明因而軍糧未曾支放六衛軍士以缺糧兩月聚衆千人越道告言情非難達擊門吶喊志欲何爲鎮總官并三省諭固已畏其猖狂即時放糧又各從其願欲所據前項攘亂雖有飢乏不得已之情然中間多係應革之人倡爲不靖之舉事非難見可想而細巡按御史劉泉所奏詞甚明白情亦切實其訪拿首惡

法已從寬，奏劾諸臣，事非過當。且歐陽重清查二事，原係遵奉欽依勘合事理，無非欲革除冗濫，以省虛耗之弊，固非無故生事，以拂人情。至于操切太過，舉措乖方，難保無有，以此爲罪，固亦無辭。但臣等竊有一說爲：陛下獄焉，夫御史者，陛下所倚任大臣也。御史者，陛下所親遣之近臣也。今卽命於萬里之外，託身於士民之上，令行禁止，操縱舒慘，而人莫敢違之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士一譴，而無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況奉法清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將使他日有事地方之臣，以此爲戒，爲謹務爲姑息容養一切，恰安之計，孰有爲？陛下建事立功，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哉！此臣等所以聞命惶懼，不敢不冒死爲。陛下言也。

請舉親蠶典禮疏

親蠶

謹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以天子之尊，非莫爲之耕也，而必躬耕，以供郊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莫爲之蠶也，而必躬蠶，以爲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一以效其誠信，可以交於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夫蠶婦，非身陳先之弗可也。先儒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終，歷世相傳，其君子則務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勞，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者，若七月、豳、采芣之類，其見於書者，有曰：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宗也。帝王相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臣竊思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蠶，歷魏晉宋，非齊後周以及於隋，亦復依其典，宋之或廢，唐立先蠶壇，在長安，非苑中，太宗

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歷高宗永徽顯慶以還，皆開歲皇后親蠶。先蠶，宋真宗景德二年，部禮先蠶。神宗元豐四年，又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高宗紹興七年，猶復舉行。至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前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計論，尋不果行。則是親蠶之禮殆廢於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統一萬國，制禮作樂，卓建百王，躬耕籍田，既稽古攸行矣。皇明經世編

夏七
卷之

聖
卷

平露堂

領獨於親蠶闕焉。當時議禮儒臣，亦竟未有及之者。豈非本朝之缺典歟？列聖相承，繼文孫舊，謙讓未遑，禮官廷臣，幾聞建白，是固有待於陛下也。夫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空，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空偏廢。先儒謂禮樂必百年可興，又曰：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臣惓惓之愚，所以不能已於今日發也。伏望陛下雷神垂覽，倘蒙采納，乞勅禮戶工三部會集議以斷，然後謀之儒臣，參酌考訂，慨然施行，則天下萬世永有瞻仰。皇天后土永錫祚胤。陛下敬

入勸民之心，上可以慰皇祖列聖之靈，下可以垂聖子神孫無疆之休矣。
得旨：下部議行。

南牧廷臣會議郊祀典禮疏

分祭天地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之郊者，以祭天地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然可述。考諸前史，班乎具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先哲王之舊章；務取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學慙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聞，何足與議。竊覩逢聖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昨者伏覲陛下特降勅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歸太祖太宗之主於廟，而以勾龍氏配社，后稷氏配稷，誠可謂視高千古，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之德，光復聖祖之舊，永垂來世之規，是豈俗偏淺陋所能窺其際哉？臣用是有感而興，觸類而長，竊謂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安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究與天地孔子以明乎郊社之禮，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伏見我國家以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爲大祀

夏大
卷之

分祭天地

平露堂

殿而屋之設上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弗應經義殆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爲陛下獻焉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圓丘圓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也丘圓而高以象天也祭地於方丘方丘者非郊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燔柴也非郊之坎曰大圻以之瘞埋也此古之制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于非郊即陰之象也此分祭天地各止其所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况壇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義也坎於

皇明經世稿

夏文忠集

分祭天地

卷二

十一

非郊雖以就陰亦因下之義也即圓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獲所以昭天明也即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造哉古之上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爲耳至于祖一宗之配享諸親之從祀舉行不於二至之日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蓋本此禮陳也臣承乏諫諍職在論思躬陪昌辰幾事明主不敢隱其一得之愚以盡萬死之分仰惟陛下爲天地神人之主操制禮有樂之權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

安擬定大禮丕揚鴻烈上對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臣又聞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之大事決之於衆自上世而已然矣伏乞陛下特發渙江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大臣九卿百執事俱得上議登使各盡心極慮稽訂三代已行之盛典不得舉漢唐宋沿襲之弊事破除元始永明間姦邪驕亂不經繆戾無當之言以仰承陛下大有爲之志以復我太祖高皇帝分祭之舊制考詩書禮記所載郊社及尊祖配天之文及漢儒匡衡等宋儒劉安世朱熹等南非郊之定論假以旬月次第上陳俟衆謀僉同羣心協一然後付之禮官責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核斟酌定擬極情久然後陛下躬率羣臣詣于皇天后地告于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之祀以成一代之典以答上帝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兄皇天眷佑百神俱佑綿福祚於萬年麗子孫於千億中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天無極矣

中議郊祀辨駁霍韜分祭疏

分祭天地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 聖制問及南非寧大祀并
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
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
固可以無言日夕觀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
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解休命者不
意旬日以來側聞詠論分操人懷異見昨見詹事霍
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
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
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分地

平露堂

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韜之失
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爲神主君之受
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
述事惟以致孝鬼神陛下聖諭議及於此蓋敬天
之誠禮神之至實爲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
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三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
鬼地祇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
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饗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

血祭狸沉醵宰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饌饋食祠禴
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
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
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
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
豐年泚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
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
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
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
嘉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分地

平露堂

大旅上帝則設壇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
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
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
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
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圖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
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
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旦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
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

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業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謀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皆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以示从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入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非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于經矣。又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非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非郊不可廢祀。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非郊。方丘者，非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謀者又謂其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此語與前說不同，廉人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分祭

无

平露堂

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于南郊，大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泰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國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費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分祭

于

平露堂

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違違以 太祖之制爲嫌爲憚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 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卷之十一

分祭

平露堂

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爲可尊也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 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昔學上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况 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 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而降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

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發文武之舊也况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 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許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于振起而補充之雖我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 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 祖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也

申議郊祀不當以 二祖並配疏

郊祀分配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卷之十一

郊祀

平露堂

欽觀 聖制南郊祀天非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誤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人地而不悖者也天伏觀 聖制南非二郊但以我 皇和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廢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觀

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上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端，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自言：「天地分祀，南郊，聖諭已定，無容諫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祀天地已久，今安仍舊大祀殿及圓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令其尊，大典上帝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并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安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圓丘方丘俱配，二州則是今日之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公集

郊祀

平露堂

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宸斷羣臣次第書題，臣亦書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日矣。不本明古禮，日外間傳聞少傳，恐大學士鑒聯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有死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議萬世，非細故也。臣敢不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賣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古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圓丘，禮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公集

郊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夏之隱集

鄭氏

五

平露堂

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因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吸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二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實，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實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離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并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惟以配天者，蓋祖宗也。先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卿之曰我，太宗最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聖受命之謂我。太宗建其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闢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聖子神孫者，則太

皇明經世編

夏之隱集

鄭氏

五

平露堂

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祖並廟，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義上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木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緣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記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簡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

學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

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

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

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

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

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

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

也仰惟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

有爲臨御十年于茲敬天法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

之美萃于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間

然矣乃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

之言以分祀爲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爲是

矣二祖分配之禮陛下既勅下禮官外廷之臣

聞者歎服無不以爲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爲

非而爭之卒使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

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

得旨禮部會同原議官申議來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郊祀

毛

平露堂

請舉雪壇祀典疏

大序

臣昨者伏祝勅諭以太廟享祀歲久未修孝敬之

情伏惟太祖高皇帝聖德豐隆時時偉盛傾不得

南面居尊乃尊奉聖祖爲始祖居始祖之位每

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

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於太祖之室相向行

時祫禮仍於季冬行大祫禮以德祖居尊及懿

熙仁三祖合享於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

歲暮節祭歸之奉先殿行禮世廟止行四昔之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序

天

平露堂

歲暮之祭亦歸之崇先殿聖謨丕顯卓越古今祀事

孔明茂延基祚甚盛舉也竊惟前代表列祖宗功

烈猶秩廟祀多出儒臣建議禮官詳定竊於聚訟猶

或過差未有如我皇上仁孝克積一旦祭自天東

親擢聖謨百年之大典遂定七廟之神靈以安但

昨該尚書李時會臣以聖諭欲於奉天殿行秋報

禮於丹陛上行大雩禮臣竊伏惟念二禮之行於殿

陛或非其地竊窺陛下聖意必以爲秋報類於大

享大明堂乃天子布政之宮故以奉天殿擬之但

古之明堂制度其說非一有謂去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要非王者嘗居故朝諸侯出政令則居焉而亦可以祀天地交神明於此我聖祖於閭丘未成之時固嘗即奉天殿以祀天矣蓋一肯櫺寔原非作則古人禮制要難盡同今奉天殿乃陛下紫宸正衙萬國朝會嚮明出治之所而一旦以之行奠獻報祀之事臣竊以爲未宜若陛下聖意以出郊大

皇明經世編

夏心忠集

大孝

元

平露堂

陛下分配祖宗兼舉祈報之義蓋全且盡矣至于

大雩之禮臣按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蓋於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得雨而大故祭天爲百揆所膏由也又月令季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蓋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建巳之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於南郊之飭命樂工甘盛樂舞皇舞木朝大學士丘濬亦謂天子於郊大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三代盛時言龍見之月則有大雩之祭但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遽設異端

之人爲祈晴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糊制上帝之靈誣亦甚矣濬意欲請於郊兆之飭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舉行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膏若其說似亦可從臣愚以爲陛下於孟春上辛旣祈穀於上帝矣祈穀云者固所以祈雨暘者若以大我穀黍也苟自二月以至四月以後皆雨而雨皆暘而暘則大雩之祭陛下可以免於親行而遣官以代之惟其雨澤愆期則陛下躬即其地以行禱祝其作樂陳舞亦須少俟古昔之保庶足以旃陛下爲民切遠之心而於古人之禮爲不失也

皇明經世編

夏心忠集

大孝

四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

徐學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暖公

張安苞子固參閣

夏文愷公文集

疏

夏言

論禘室虛位疏

禘祭

項者臣不揆淺陋輒獻末議以爲自漢以下封建法廢諸牒不明世系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

皇明經世編

夏文愷集

禘祭

一 平露堂

禘帝嚳已不能盡合故禘之廢者幾二千餘年茲者

仰承 皇上德音因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

奏請室爲虛位以祀庶此禮復行於世奉 聖旨禘

義深奧爾所議已得其見誠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

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室虛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誠耳

朕已具悉禮部知道欽此續因中允廖道南獻議以

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安禘顓頊奉 聖旨這所奏

禮部便會官同夏言奏議一併參考詳議來說欽此

昨該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堂

上官少傅臣張聰等於東閣集議聰首言曰言虛位

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

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勛曰禘 德祖

是羣臣次第曰是於是無有異議者矣臣愚終未敢

以爲是蓋此事於聖賢道理窮究甚微於國家典禮

關係甚重若但直任己意而不求人心天理之公還

就一時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徒事編文而不能體

聖人仁孝誠敬報本追遠之實心臣恐無以服萬世

又弗若弗舉之爲愈也臣愚於禘 德祖之議可疑

皇明經世編

夏文愷集

禘祭

二 平露堂

而未敢以爲是者有四不敢不終獻焉夫禘者王者

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

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王者自有天下者而言也我

太祖是也既立始祖之廟我 太祖追尊 德祖是

也 太祖當時之心亦 陛下今日之心也豈不欲

推其所自出徒以世系難考亦講求未及耳故禘禮

莫之能行今日 陛下慨然欲行之者仁人孝子追

遠之心有所未盡故也亦所以推 太祖未盡之心

也若但以所自出之帝加於 德祖而祭之遂謂之

禘則我。德祖自開國以來享始祖之祭傳矣。今又以爲所自出之帝是不過強易置其名耳。恐非。陛下今日思念本源之心與古人制禘之本意此其可疑者一也。議者曰。今既以太祖爲始祖矣。則以德祖爲所自出之帝又何疑焉。殊不知太祖之爲始祖者。太廟中之始祖也。蓋創業之祖也。非上者既立始祖之廟之始祖也。今以陛下之身尊太祖爲始祖而以德祖爲所自出則其跡甚似矣。然不知在太祖時欲舉禘祭又將何人爲所自出之帝乎。且先王禘祭之義乃王者有天下之初卽制此禮也。非謂直待後世七廟之數備而可以遍推遷也。今則誤認創業之始祖爲上世之始祖矣。則是知有太祖之所自出而不知無德祖之所自出矣。毋乃失之近乎。此其所可疑者二也。且歲一太極既尊德祖統羣廟之主而合食矣。則是德祖歲歲享祭也。何以定將來禘祭之年數乎。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固未嘗以爲是矣。然大抵禘大於祫其舉宴疎。今禘祫並祭一人則不惟二祭之義紊而無

別而舉祭疎數之長恐難於分借。曰三年五年一禘則歲同一祭矣。何得謂之三年五年耶。況而難行於廟無常此其可疑者三也。議者又曰近者太極圖乃皇上權爲之耳。異時止當以太祖主太極統太祖以下羣廟之主至禘德祖則惟以太祖配之而不兼羣廟臣則曰祫之爲義合羣廟及遷毀之主皆升祔合食故謂之祫又謂之朝享。禘則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與也。以其有審諦之義故謂之禘。又謂之追享。今若禘以德祖祫以大廟則懿熙仁三祖既不得相從德祖於禘又不得降從太祖於祫則是廢三祖之祭而終無可享祀之時矣。朱子曰禘祭是王者追遠之中又追遠懷本之中又報本今陛下之心正欲求德祖而上豈無積德基命之祖尚欲舉禘祭以追享之乎。乃并懿熙仁三祖爲大親之至近者而廢其祀恐非陛下之所安也。此其可疑者四也。臣前虛位之議自愧發揮義理未甚透徹然不敢有所請者以聖明既已洞然於斯矣而復喋喋言之嫌於務已說之勝也。區區

之恩惟 聖明昭鑒

會議九廟規制疏

九廟規制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遍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旣而曰三代之制其詳不可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爲寢廟而子孫遂爲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爲太祖特立廟爲憾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爲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卷之二

九廟規制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卷之二

九廟規制

六

平露堂

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齋次其西爲饌次門東爲神廚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旣遵古制以各立廟矣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俊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于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御札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 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爲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違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莫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即今 太廟南邊官牆東通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 聖諭太

廟三殿俱不動則是 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 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 太廟都官之南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況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 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羣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 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于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祔廟之主也以視廟未毀之上而藏之夾室恐非禮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安摹倣而爲之是又徒耳襲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大扇七箇門引。廟。制。傳。容小扇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焉在其爲儉約也況臣等恭觀 世廟之制豈損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九廟規制

七 平露堂

於 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之盛比隆太祖而 憲宗又我 獻皇帝父也 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 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爲立廟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 九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而欲於一日之間徧歷羣廟爲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憊然疲飢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若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九廟規制

八 平露堂

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也。未聞入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爵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爲如不祭也。況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位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爲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九廟制九

平露堂

七廟成入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疎抵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安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舉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

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具序系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其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其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于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

皇明

世編

夏文忠集

九廟制十

平露堂

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懿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宜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而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廟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二穆。以次適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

議者也。臣等仰惟 陛下孝思純至。天鑑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遐託謚神。下咨正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聖諭以爲 皇考。誠皇帝有 世廟以享。而我文祖太宗以 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合其尊斯言也。 皇天列聖。實鑒降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爲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 世廟。猶爲遐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憾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儀。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 列聖各設帷帳。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昔制。宏微乎各廟。專祀之義。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纂脩陛下有 諭。輔臣御札云。祀典安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得 太廟九間。同爲一堂。雖有帷帳。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

之殿請以木爲黃屋儼如廟庭之制每甬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牀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尊足以申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

請勅戒飭土魯番大方國夷酋疏

武備
西成

主客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一年十一月該陝西行都司部指揮同知徐威等起送土魯番并大方國等地面連壇滿速兒王等差來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武備門三

平寇堂

赴京進貢該本部將各夷使進到方物驗收又將各番王求討事情俱經具題給賞外即今差官督祭各夷使程食得今次土魯番入關進貢共二百九十名大方國一百三十七名綠舊例各夷人貢十人內准與起送一人其土魯番等處來貢止許與哈密依時同夷並不許過十人後爲寬禁例以舒夷情事又准每十人起送二人其土魯番大方國兩處先年赴京人數多不過二十餘人惟是今次到京人數倍多且開刈地面王號動致數十以致求討之文不勝其繁

不惟違越舊規抑亦非以小事大之體若不及今區處將來踵襲故常於賞賜則難於應付於體統則難以制馭恐非善後永久之圖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西域諸國歲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大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面類得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大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爲國主孰爲部領今次勅書回賜之開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武備門三

平寇堂

若一舉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係入貢之內而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辯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計况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加例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報詞啓衆未必不諒於此宋人茂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饒富國家事勢逼迫之荒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豈得不畏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

代此況 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
何所不歷而最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崇稱王號僭
竇 天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違
彼將何詞爲此臣等議得今次回賜 勅書除各國
國王一人室從本等稱號其餘恐未可類以王號回
答合無請自 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撰勅
一道祭明華夷君臣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恩
威並用舊規丁寧 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進貢
夷使齊還本國宣示國王俾知遵守庶懷柔之道制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戒飭國域 五 平露堂
卷之二

議處降答各夷勅書稱謂疏

降答西
夷勅書

臣等議得土魯番天方國自弘治正德及嘉靖八年
以前入貢屢次 赴京使臣求討物件稱呼各號並
未有如今次之多是以本部欲乞 聖裁勅下內閣

輔臣從長議處誠欲尊崇國勢節省國儲將以少効
芹瀝之愚也今內閣輔臣題稱前因復蒙 陛下勅
令禮兵二部從長議處是臣等初意欲伸中國之威
而惜夫體輔臣之意恐召外夷之怨而啓乎釁肯以

納忠於 陛下非爲身謀也但看得西域諸國之稱
王號者惟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三國節年入貢
其餘如日落等國名尚多來朝絕少自與土魯番
等國不相統屬查得土魯番自弘治正德以來入貢
十三次天方國自正德以來入貢四次每次稱王號
者多止一人或二人三人其餘多稱頭目親屬嘉靖
二年八年天方國稱王號者始多至六七人土魯番
稱王號者始多至十一二人而二年內撒馬兒罕始
稱王至二十七人內閣題稱先年亦曾有稱王至三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卷之二

戒飭國域 六 平露堂

若今次土魯番則七十五王天方國則二十七王而
近日續到撒馬兒罕則五十三王并而數之則爲百
五六十王矣是前此來朝稱王並未有如今次之甚
其所稱王號查與舊文並無相同即有同者地面又
復不同及查 先朝回賜勅書弘治以來改正回本
國國王一人其餘頭目親屬即該載一敕之中或一
地面幾處內一地而頭目幾名不拘多少賜勅一道
或各照親屬各色如嘉靖八年每人賜勅一道今開

列地面既多。稱呼王號者尤多。揆諸舊例。殊爲參差。不一。必欲依文回答。如遼年撒馬兒罕。例似恐彼。肯亦出於一肯。不審。不及致詳之過。因未可遂以爲例。襲而行之也。况撒馬兒罕。止因嘉靖二年。添稱王號。二十七人。此其肇端。今次遂致倍踰其數。豈不可爲鑒哉。查得成化元年。設禮部。諱稱土魯番等國。今後來朝。經錄哈密地方者。就彼聽候。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及不得假作別番名目。濫放入關。此係著例。可考者也。弘治元年。該其肅鎮巡等官。奏稱哈密地面。同皇明經世編

夏文隱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魯番三起男婦四百餘人。又嘗盡數以禮阻回。既而於鎮巡驗放官員。則加切責。於守關原報人員。則行提問。是皆老成謀國之臣。其重體惜費。伸威振法。處置曲盡。固未嘗慮其有他患也。臣等竊謂自古中國之於裔夷。當其來朝入貢。雖嘉其納款之誠。未嘗直與拒絕。至于貢期方物。未嘗不有體例。爲之節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慢。未嘗不正以大義責其無禮。必如此而後。有內夏外夷之端。天冠地履之分。庶幾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中國不失爲中國矣。今土魯番入方國。稱王太多。事關國家大體。若謂其本國封授。則前此舊文所無。若謂其部落相呼。則不當開於闕下。若止依來文回答。則土魯番天方國皆一國也。恐自此而爲數十國矣。若類以王號答解。人與。勅書一道。竊恐自今以後。各項地面。各執所得。勅書。率其部落。任意加增。將來無時入貢。勢難阻絕。貢使口增。則道路有司。供費日甚。賞賜回答。無有紀極。以內庫有常之財。似不足以充豁絕無涯之欲。况臣等昨來親赴左順門。看給回賜上魯番天方國所費禮

皇明經世編

夏文隱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物不貴其纖金蟒龍各樣鳥獸段疋俱係永樂年間
織造之物顏色鮮明金縷緻密非近年織造者可及
詢之官印人負亦云見今積貯空虛後將難繼且夷
人所負鐵鏈等件俱無用之物而場我帑藏以應彼
求計是敵中國而事外夷恐非計之得者也

得旨作物書每國止許一人稱王

議鳳陽府不當築城疏 鳳陽築城

南京禮部等部右侍郎黃綰等題該欽差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節題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鳳陽縣志

平露堂

開地方應謀事宜內一件建城垣據直隸鳳陽府申
前事行南京禮部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并欽天監
熟知地理風水官員親詣鳳陽府精加相度如果便
宜得相應建築城垣就行定擬關隘遠近奏請裁
奪等因該戶部等衙門會議題奉 欽依咨行工部
有得所題建築城垣事宜相應防處備咨到部轉委
臣等親詣鳳陽府查照都御史劉節所議前項事家
隨該臣等行委南京欽天監堂官正許濟等各親詣
相度隨將委官堂官正許濟等呈稱相看得鳳陽府

治原無城垣止存土埂五十餘里中有皇城內包萬
歲山東西山勢相連皆拱對皇陵其萬歲山正當前
案自建皇陵到今土脉靈氣秘結年久誠恐建築城
垣不免開壕動土關係匪輕臣等又經親詣陵寢及
府治處所逐一相度切照鳳陽府治所關固宜有城
池以爲保障都御史劉節之奏誠爲地方急務但仰
惟皇陵乃宗社萬年基本而鳳陽府治正在皇陵前
面護砂明堂之中凡附近四圍山場地土累朝以來
例有重禁不許軍民砍伐樹株掘取土石開鑿窰井
呈切經世編 夏文忠集 鳳陽縣志 平露堂
卷之二
及皇城內外不許耕種近陵處所不許置設油榨恐
有震驚況今欲築鑿城池大典工役山川風氣焉係
無傷且皇城所包萬歲山即皇陵案山所以 聖祖
嘗首建立皇城形如半月抱向皇陵其東西鐘鼓二
樓并各城門臺基亦皆拱向又看得周圍城基止有
萬歲山後非門一段見存輒城數丈其餘俱是土塋
亦無開鑿壕河及查中都誌書亦云土塋無壕竊想
聖祖建極開基三十餘年九州四海周思曲慮無有
不至高城深池隨處創建未嘗患財力之不足豈有

龍飛故鄉之地處猶未及而惜此數十里城池之費
哉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非今日所敢輕測也若欲
於此建築城池決當審避以故前此累經相勘人負
不敢明言姑以年向不利地方荒歉爲辭臣等親詣
相度實見陵寢所關如此焉敢苟徇一方私見伏違
幽叱不爲 陛下明言致萬一之誤哉奉 旨抄出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鳳陽府治皇陵所在乃 聖朝
祖宗根本之地山川靈秀王氣所鍾不安震驚騰洩
誠如各官所議依擬合候命下行移各該衙門一體
遵守不須築城則皇陵永固而長保億萬年無疆之
休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孝集

平露堂

奉勅詳議南京太廟不當重建疏

南京太廟

議得唯天子議禮唯聖人達孝近日南京太廟既
燬于火該南京禮臣奏請欲將南京太廟原日朝
夕香火轉併于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廟制猶造神主
子孫宗廟太禮取自上裁欽蒙 敕下該部看詳
臣下雖欲據經守禮愚賤不敢專擅欽蒙 皇上頒
勅下議臣等伏讀仰思備見 皇上至德達孝繪

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
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不日滿假務
集衆思尤見虛中愛禮甚盛心也竊惟古者國無二
廟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
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天
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義
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僞主襲漬誣妄事神則難乃若
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岐周則太
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
皇明經世編
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
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以至親留後
然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祭太宗又王武王之
禮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主自
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
二廟二主也我太祖皇帝都南京即周公都洛太
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
同則知太祖太宗之心未始異矣况太祖末年
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嘗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

迨 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過
關中國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
歆況 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 祖宗神靈
自當陟降于此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依神
立廟依主而子孫之身又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定專
如此使宗廟社稷專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此所
天永命保民出治則不丁此茲實億萬載無疆之休
此臣等所謂不徒定一代宗廟之禮而且以定萬世
帝王之業者也臣等雖愚且賤心知其是確乎不可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南京奏稿 五 平寧堂
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
得而贊之唯 聖明斷焉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大
略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
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 祖廟神靈久依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以義
起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
仁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遂也今伏請 聖諭所
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爲萬世之嗣使其定專
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云者則弗

建之議可以的然而決矣 聖諭所謂南京祇存百
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
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矣此所謂衆言淆
亂折諸聖也至曰一太宗定北都傳已六宗能爲
太祖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聖學孝道
蔑以加矣至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今弗重建南
京 太廟爲豐祀于昵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百姓不知者耳況事體大異比擬不倫 聖諭固已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南京奏稿 五 平寧堂
折之當矣且南京 太廟今日之廢非出于人而
祖宗廟享國在于此匪曰疏之實以親之匪曰薄之
實以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爲不愆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
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况南京皇城宮殿
傾圮者多 累朝以來不許修飾而近日謀臣造逆
奉欲修理此皆不知 祖宗深意殊非所以守成法
而定民志也且北京 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淵
衷而南京 太廟修飾方新遽罹回祿則皇天眷德

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者也臣等學不足以洞達天人才不足以彌綸治道然仰奉聖謨僉謂茲事可以貫鬼神而無疑俾百世而不惑矣但南京原有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并合供奉如常仍乞俯從禮官祈請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 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壝遺意仍高築垣牆謹司啓閉不致有所踐踏以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固是定矣

聖明經世編

夏文熙集

期功喪

平露堂

覆議大臣有期功喪廟祭當迴避疏
期功喪 迴避
皇明經世編
夏文熙集 卷之二
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總麻以上喪皆不與及查得本部凡遇郊廟一應祭祀其陪祀官員除年老疾瘠疥體氣刑餘喪過之人不與先期出給告示外東西長安二門張掛曉諭行准吏部驗封清吏司并詹事府主簿廳平本查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督病故於四月初二日聞喪係期年服扣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服闋吏部左侍郎霍韜出孀堂妹病故於四月二十八日聞喪係小功服扣至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服闋又堂弟

病故七月十八日聞喪係大功服扣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服闋等因通回報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吏部左侍郎霍韜奏稱本年孟冬祫享 太廟時享

世廟伏蒙欽遣臣等捧主奏乞講明禮制應否迴避乞賜裁定永爲遵式一節大意曲引古禮以其所居之職擬于古之諸侯自絕期喪不遵律例迴避欲要入廟捧主而已臣等看謀得國之大事惟祭人情之實惟喪故喪祭二者古凶大禮帝王所重者也誠不可不講明焉我朝稽古定禮首嚴祀祭尤重喪服謹按大明律祭享條下凡大祀廟享所司知有總麻以上喪或曾經杖罪遣充執事及令陪祀者罪同罰俸錢一月若有喪有過不自言者罪亦如之此我太祖高皇帝欽定之律凡五品以上官得與祭者自總麻以上喪皆聽迴避制也禮也今侍郎顧鼎臣霍韜具奏引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而以今之居公卿位者擬於古之諸侯又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則似大不倫矣大封建法廢而罷侯置守則世無

聖明經世編

夏文熙集

期功喪

平露堂

諸侯又矣。歷代官制沿革不同。我朝稽古建官。雖倣周禮而九品之制亦無所謂公卿之秩。古之諸侯更邦駁上世有其國於分君也。其伯叔父兄弟皆臣也。故斯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果能假然以君道自處而可以臣其伯叔父兄弟否乎。且古有列國諸侯亦有王朝公卿。卽王朝公卿亦每亞諸侯一等。卽古之公卿亦不敢擬於列國諸侯。況在千載之下。事體有大不同者乎。又曰在位則爲公卿。釋位乃有族屬。凡臣僚五品以上皆無迴避期服之禮。是何言也。且旣以侍郎爲公卿擬諸侯矣。而又令五品官皆不迴期喪。是今之五品官皆公卿也。旣以古之諸侯稍今之守令矣。是今之爲公卿者亦猶守令也。此惡門同也。夫喪服之制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爲有無隆殺哉。信如所言。則是知其貴而不知親親有爵位而不復有恩義矣。是何其教民以薄也。又聞凡言喪者謂其身親之者也。身親之者以其親也。而又曰間計爲位及同居遭喪致愴憾焉。迴避吉禮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此皆任情杜撰之語。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期功喪

卷之三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期功喪

卷之三

於禮無考也。於典無據也。夫喪服者因人情之哀而制之者也。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是故爲之三年期年爲之九月五月三月。此定則矣。故定之三月哀不能忘。于三月也。定之期年哀不能忘於期年也。是故祭祀吉禮也。所以致誠於神明也。若有喪者情未忘於哀。則不能致其誠於祭。而曰以其不身親其喪與大略之過。皆可無避。斯言也。臣等實未之前聞也。卒言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者。又將議其爲戾。則又大非矣。誠大戾矣。我太祖御製大明律序曰。朕有天下。做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則律令之作。固出於禮義之精微也。朱子謂律是從古來底。蓋不但秦漢而下三代之法。固寓於中矣。且律文簡奧。非曲學俗儒所能領會。宋呂公曰。律應從而違。俱而設。此六經之亞文也。今日臣有是之請。蓋未達律文從違之義矣。嘗謂律例與我有不同者。哉。爲人臣者。誰敢棄律令而不守。豈臣等伊誰陛下以其言爲不當者。若曰重宗廟之事而不復顧其私云爾。然實則以私而妨公矣。夫輕重之分矣。臣等奉列

禮官二臣之言棄禮爲甚不敢不按據古禮爲

陛下

下詳言之夫禮曰喪多而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

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之喪不食醯醢小功總麻不飲酒禮是哀之發於飲

食者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是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一升十二

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禮無事其禭是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夫大功小功總麻服漸輕矣而皆不

能無哀焉况期年之喪乎今問臣期喪也朝大功之喪也而乃欲忘哀以從事於宗廟是與古人制禮

之意大相遠矣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也不可

奪喪者謂已居喪之情不可爲它事所奪廢也要使各得盡其職耳我太祖欽定律令凡總麻以上喪

不令陪祀請避者是以大子之尊不肯奪廢人居喪之情也而二臣乃自忘居喪之情而自奪廢其

禮不亦異乎君子乎禮曰如諸父兄弟姊妹之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喪禮

不露堂

則既宿則與祭卒事由公門釋服而後歸蓋既宿者

謂祭前三日將祭之時既受宿戒若遭喪則亦須畢

公家之事而後釋服以歸可也今二臣之喪則前於

祭矣乃欲棄喪以與祀事則斯禮也亦臣等未之前

聞也况禮曰小功總麻執事不與禮執事者謂擯相

也禮謂饋奠也夫小功總麻但可執事至于饋奠之

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總麻皆

服之重者也太廟恭主實兼饋奠禮之重者也以

服之重者而與夫禮之重者得謂之知禮乎禮又

有日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從政者謂庶人供力役之

集

25

—

158

集

25

—

158

集

25

—

宗廟有事之榮，尚可與於它日，而禮失不可復追，法亂難以定。所據門臣韜服制未滿，相應准其迴避，伏乞別遣大臣二員，代其捧上，則倫理厚而禮教明，憲典遵而法守定矣。

奉旨擬定七廟名額疏 七廟名額

竊惟古者天子宗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者，則立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是故太廟合享，則太祖東向，羣昭列於北，闕而南，義取向明，故稱昭，羣穆列於南，闕而北，義取深遠，故稱穆。

皇明經世編

夏文隱集

七廟名額

王

平露堂

穆是昭穆之名，但有取於南北以叙世，無取於尊崇，以觀德。況古人廟制以東向爲尊，與今宮室之制不同，茲欲定建名額，恐不當遂以昭穆爲廟名也。按祭法有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然名稱雖實，而尊表無文，第可施於嗣王，而不可施于臣下，故祭法則有而王制則無，似亦未見其爲不易之定名也。臣謹竊取周制以義起之，惟聖明裁焉。夫周制曰：太廟者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也，武世室，武王廟也。太者太始之義，所以尊創業之

祖也。文武之稱，則其謚也。古者葬則有謚，謚以尊名，亦以誅行。子之於親，臣之于君，得通稱也。此周人以謚名廟之義，見於經可考者也。自漢氏而下，更數千餘年，議爲同堂異室之制，而先王宗廟之制，竟不可復故。昭穆之稱，無聞歷代，既無專廟，故其所稱廟號，亦虛名耳。我皇上今日復古廟制，既正太祖高皇帝南向之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又以太

宗文皇帝功德隆盛，特爲之建百世不遷之廟。茲欲立廟定名，臣請以太宗廟。宣曰：文祖世室。在左三昭之上。仁宗皇帝爲昭第一廟，宣曰：仁廟。宣

皇明經世編

夏文隱集

七廟名額

王

平露堂

宗皇帝爲穆第一廟，宣曰：宣廟。英宗皇帝爲昭第二廟，宣曰：英廟。憲宗皇帝爲穆第二廟，宣曰：憲廟。孝宗皇帝爲昭第三廟，宣曰：孝廟。武宗皇帝爲穆第三廟，宣曰：武廟。庶幾功德昭顯，而稱號章明，足以爲萬世不刊之定制矣。

得旨依擬行

奉旨議孟夏薦麥及賜自官麥餅疏

薛泰

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 宸翰，賜諭內殿禮儀，四月

八日俗事室華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例此當議改日行欽此復於三月二十日節奉 聖諭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仍具米食造如舊名曰麥餅卿可與二輔擬來欽此臣言謹欽遵會同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時議得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相沿釋氏之說於禮無據誠如 聖諭所定革去及禮經考之月令篇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蓋麥爲五穀之先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此古人所以重皇明經世編

夏文愷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麥以薦新也 聖諭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改名曰麥餅仰見 聖明據經析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王之遺意而可垂法於後世矣合候命下著爲常典每歲於四月初五日薦新麥於內殿是日賜百官麥餅仍行內外先期題請供辦施行

生甫定宗廟雅樂疏

重撰宗廟雅樂

祠祭清吏司案呈國之大事在祀祀以禮樂爲先宗廟之禮既備宗廟之樂所當講也我 朝宗廟雅樂升歌舞籥制云備矣但今廟既特建則樂亦當特設

至于升歌之頌又以形容功德告于神明若特享祿享大祫宜各有頌以格 祖考庶幾禮樂明備等因臣等竊惟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辦者其禮具然樂之爲道事與功偕考之樂書所論詩頌所述李札所稱其來尚矣我 朝宗廟雅樂升歌舞籥聲容盛美惟是原爲同堂之制統在 太廟今各廟既已特建則樂亦誠宜特設若大原日樂章乃 國初所作其所稱揚土及 德懿熙仁四祖如云慶源發祥世德惟崇是已今 四祖久祧舊章皇明經世編

夏文愷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非協我 太祖創業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神功聖德與天無極富有頌聲以對越在天是誠有待于今日者也 皇上以神聖之資建中和之極操三重制作之權適百年禮樂之會仰知久注淵衷行當裁定所據各廟特享 太廟祫享大祫一應樂章合候命下行移翰林院預先撰述取自上裁及有一應樂器樂舞等項本部移咨工部轉行內外經該衙門遵照 太廟原定式樣逐一如法成造選自題請施行覆議給事中陳侃等進呈使琉球錄疏使琉球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略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燬無存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以年久卷案爲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案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于交際禮儀無從詢問特令人至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使琉球錄

卷之五

平露堂

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彫喪而不知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爲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故考爲此錄使之有徵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大明一統誌者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濤者水移下不回也舟漂落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邇過不遇是險自以爲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濤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觸體以爲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兇悍而

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觸體爲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爲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蟲錄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爲誌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詳書而訂正之兼以夷語定字并附于後實不足以上塵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

皇明經世編

夏文忠集

使琉球錄

卷之六

平露堂

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伏惟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等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看得琉球國遠在海濱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土風知之者寡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開採載未詳者據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目擊其事山川風俗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採輯事迹撰述成書旣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見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嘉尚似應俯從所請令無候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

日史館採集

議處講武堂事室疏

奏講武堂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四日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面

講武堂建于世廟而大閱之樂則行

諭大興隆寺前諭輔臣宏改做講武堂雖是兵事然

下從前此本設也

係典禮卿部裏可具奏來欽此臣等竊惟國家大事

在祀與戎陛下臨御以來修明古禮追復郊廟一

切祀典悉從釐正近復恭謁諸陵舉行曠典遠近臣

民不勝歡戴邇者欲因大興隆寺廢址改爲講武之

處特命臣等議擬仰見聖上制禮作樂之餘不忘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卷之七

平露堂

武備真古帝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也臣等謹

按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唯冬農隙則大

閱之在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

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倣古周

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我太祖高皇帝經理

淮甸親閱試將士太宗文皇帝靖難之餘亦時加

簡練是以國初名將疊出類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

是以威振沙漠策飭闕廷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

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

知兵室有足懼聖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先該兵部

亦爲前事題奉欽依依擬行未盡事你部裏還同禮

工二部逐一議處來說欽此其建設規畫與本部所

擬者大略相同但欲文職重臣督率于上增制屬官

分隸于下又同武職重臣分董其事而所講者不過

幼官武生之輩猶同武學故事視先王振旅大閱之

意稍有不侔臣等謹開前件議擬上請伏乞聖裁

勅下兵部一併遵照前旨會二部議奏舉行

議處土魯番等夷人入貢事室疏

西城

皇明經世編

夏文憲集

卷之八

平露堂

看得我祖宗天錫勇智滅胡虜百度維新四夷

來王惟朝鮮國尙稱福餘泰寧三衛每年正旦聖旦

兩次進賀朝鮮止三十人三衛足三百人其它諸夷

拜西番各土官衙門及迤北酋虜海南列國或一年

三年五年十年許貢一次進貢各有定期夷使各有

定數載在會典與今該司所查各有事例明白不敢

踰越今土魯番各回差來夷使謝恩進貢投遞番文

幾二百紙起送人數倍違舊例况每紙番文俱以取

討牙木蘭爲詞如出一口中間來索賞賜金銀綵段

器皿數且不特難以應塞竊思前項番夷驕獷狡黠今次入貢分明挾勢要求假托窺伺以規朝廷處分而邊臣不循往例一槩起送前來似平事體若不申明舊例將來歲復一歲增而又增彼欲進貢則容其進貢彼求賞賜則與之賞賜是敵中國以事外夷而我咸侵弱彼志益驕何以救藥於將來也至于哈密貢期止與朵顏三衛相同蓋三衛爲京畿東北藩籬所以祖宗定制俱許其一年二貢每貢不過三百人三衛都許來京哈密每十人起送二人存番八人今西域諸夷遠在萬里之外本非素附之國難比朵顏三衛貢期况據通事王昂查稱領即訖哈辛係韃靼回夷素未入貢今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想是土魯番部落假稱國王各色冒貢圖賞設謀詭秘抑未可知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咨文與都御史趙載將今次各國夷使作急查照舊規及近年題准事例奉行

會議選奉慈殿

三后神主於陵殿跪

生母

皇明經世編

夏文應集

西漢書

平露堂

臣等竊惟禮嚴尊祖祀重廟享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薦于寢身沒而已斯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之闕宮宋之別殿皆此義也國朝廟制稽古惟一后配祀禮莫嚴焉孝宗皇帝乃於奉先殿側特建本慈殿別祭孝穆皇太后後祔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孝惠皇太后于內是蓋于祀生妣以盡終身之孝焉爾然禮於妾媵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于孫則止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耳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陛下于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于孝穆皇太后孫屬也于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祔若崇先殿之建則陛下以子事孝廟當世享故世廟配太廟而作崇先殿配奉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聖諭又以三太后梓宮既配葬于帝主不附廟世不舉祭議欲遷主陵殿使獲所安是誠仁至義盡情中禮得足定天下之大典也臣等復考得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與今日事體略同但祔義惟遷主爲是若當

皇明經世編

夏文應集

西漢書

平露堂

時塚主陵園則襲古人衆主既立乃埋系主之說而
誤用之非禮也今日聖諭遷上陵殿歲時祔享陵
祀如故九爲曲盡升前代所及合祔命下本部另請
旨具儀施行庶廟享之義正而尊祖之道嚴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終

卷之終

奉安生

十齋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遺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詩遠猷子 蘇宗閣

何翰休集

書

何良俊

與王槐野先生書

良俊

良俊喜論當世之事後聞寧藩首難際迫人遂致陽

明先生先生脫身走下縣徵兵討賊不踰月而元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百四

何良俊

就擒江漢戍定 武皇帝南巡時發白巖先生分守

留都 武皇帝有隨駕總兵江彬陞陝國運方賢幸

用事變在肘腋先生隨時折之中其隱曲故姦先發

謀又思一見其人未見白巖先生轉北太宰去廼使

策渡浙江欲走見陽明先生值陽明方有廣東之命

已就道又不克見乃探禹穴覽會稽之勝以歸時乙

酉之冬良俊年二十矣于王霸之餘畧倚伏之要宜

亦已畧習其概矣良俊憶自頃歲嘗謁西玄馬先生

先生亟稱曰今海內善爲古人文者惟我閩中槐野

王先生及受官來拜先生于庭見先生言辭爽朗儀

狀軒舉及先生進良俊于坐則聞先生之論其言西

北與東南事其悉蓋西北白青神余公鈞陽馬公遂

庵楊公晉溪王公以來其經畧之迹凡邊城要害與

迤里近遠以至言動食息雖細小猶能記憶之若陽

明南昌之捷白巖留都之事雖南人有不能盡知者

先生蓋屈指計之若道前日事則良俊昔以不及見

四公常懷恨不能去心者今幸取償于一日矣其爲

慶幸當何如哉自先生行後南中之事漸不可問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百四

何良俊

去年之夏寇之在柘林者纔八十人耳不以此時剿

滅亂敵番寇以至今日者將孰任其咎耶今賊人恣

肆又年半餘矣諸公尚未聞有廟勝之義而事體乖

違有不可以枚舉者矣夫統三軍援桴鼓使士卒樂

死者將帥也今將帥領士卒臨陣而斗米尺帛皆取

給于有司有司每每節縮財費不顧功賞夫李廣之

爲帥朝廷賜予悉陳之靡下使士卒裁取爲用以李

廣名將其待士如此尚不能以得志今將帥欲用士

卒之命而有司每失士卒之心雖使李廣復生欲其

皇明經世編

何倫集
卷之四
孫少微詩門類

下
小
卷
之
四

制勝得乎。夫古之善將者，必欲得素機之土，用之何也？蓋素出機，則恩既素結，信亦素成，又素足相背服，如手足服心，有不待告喻而自相捍衛者，出一體故。廉頗在燕，思用趙卒者是也。今敵人壓境，如差某將官提某處兵若干赴敵，將與上卒，不但素不識面，亦且不知姓名。若此，雖使廉頗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桓文之畧，蓋不世出，然其所以勒下、定霸者，猶賴節制之兵。今之坐而談兵者，每言陣法，夫南中溝港崎嶇，大星難櫛比，陣法固不可用。然獨可無紀律乎？夫古之用兵者，曰奇曰正，曰騎曰步，曰形格曰勢禁，曰二疊曰魚麗曰長蛇曰九宮，人其蓋變幻莫測，而終不失正。故穰苴孫武韓信李靖之所以取勝者，此也。今合數萬之衆，總爲一隊，驅之赴敵，人失列，萬人奔潰，則雖懷其孫武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敵人爲鬼爲蜮，詭譎萬端，前有賊從，嚴浙由歙州歷寧國太平抵南京，正五十七人耳，已至安德門外，而探細者猶言五百人或言千人。蓋緣賊人六七爲羣，竄伏草莽，去一來，起一伏，如循蹊然，莫測

皇明經世編

何倫集
卷之一
孫少微詩門類

平
露
空

其端。此正所謂以寡爲衆，以弱爲強，蓋得兵法之秘矣。校之我軍，或千人或萬人，總爲大隊，一敗則不可復之者，相去何如哉？古之用兵，言天時，言地利，言人和。夫天時，彼與我共之者也；然察其性，辨其俗，因是以平之者，其變不可勝窮也。若以地利言之，則彼已久處內地，出入慣習，且據形疎理，不畏暴露，去來馴疾，有若飄風，而我一時調至之兵，茫無所知，且進退持重，難與爭鋒，則地利之不如彼也明矣。若以人和言之，則彼犯波濤，越瀛海，出萬里，一生之中，以處我土，此正所謂同舟以濟，雖吳越可使相救者是也。若我軍之爭功競利，雖當事諸公猶不能不爲異，同今以無知之將卒，但營日前者若羊之在群，可望其無相抵觸乎？則人和之不如彼也明矣。今之主征剿者，則謂招撫主招撫者，則謂征剿，欲用鄉兵者，則以調兵爲無策，欲調客兵者，則以鄉兵爲失計，皆非也。蓋征剿者，剿海外之寇，招撫者，招中土脅從之人也。陸祠祭嘗言：未有不知虜情而可以會戰，未有不搖敵心而可以取勝者。此二言最爲切要。今當大張曉諭

明著賞格。有能斬敵人首。前來降者。爵以幾品軍職。斬賊衆一人。首級來降者。賞以幾十金。縱不能政其必來。但此論一乍。敵人。搆。或必不深信。內地之人。而內地之人。心一動搖。亦必不爲敵人盡用。乘時征進。或可爲動滅之一機會也。況敵中總統者何人。其分領頭目有幾人。今皆不能詳知。夫群犬分布于庭方。賊戰而臥。投之以骨。則衆起而爭之。白相搏噬。此勢所必至者也。或更募萬金。或上得數人。若投入賊中。就中取事。又一機會也。今不知出此。而但欲與之角。皇明經世編

何翰林集 卷之十一 後漢書附錄 五 平露堂

力良俊恐賊人挑役。剽悍此亦難以得志矣。今之所以欲召募客兵者。正欲爲訓練鄉兵之地耳。蓋三吳之人。素不知兵。今賊已壓境。則猝難應敵。故暫借客兵禦之于外。而內修戎政。此正其時。不然則遠募之兵。豈有經年累歲。久客而不去者。今客兵屢至。而鄉兵未聞訓練。不知客兵一去。竟作何計也。南都諸公嘗問良俊曰。三吳之兵。果足用于良俊應之曰。夫吳越所用。固三吳之人也。項籍起兵。吳會率三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卒之滅秦。與漢角立。其所用固三吳之

人也。晉謝玄以五千人。破苻堅三十萬之衆者。其所用亦江東之人也。豈其時嘗借兵于他國哉。但史稱吳之人。越用。教士七千。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所謂教之云者。當徒小懸賞。以明其信。涕泣誓告。以作其義。授醪醢。以結其心。耀兵得威。以鼓其氣。斬駢白刑。以申其罰。什表立約。以致其決。至于坐作。擊刺。射遠。中微之事。則又其未發而日夕所當究習者也。不然則募客兵而徒費餽餉。養鄉兵而坐糜廩餼。終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今當事諸公。不知出此。皇明經世編

何翰林集 卷之十一 後漢書附錄 六 平露堂

而日以募兵請糧爲言。夫山東之兵。已一敗矣。狼兵上兵。已再敗矣。今苗兵已集。而成敗尚不可預料。倘不得志。不知更何以爲善後之計也。竊計從去歲以至今年。各府調至錢糧。無下數十萬。各府之錢糧有限。而軍門之費用無窮。若兵連禍結。更一二年。又不知將何以處之也。良俊嘗竊計之。當今爲理財之計者。惟錢法門。擲二者可講耳。夫天子所以開利源而不竭者。惟錢耳。何也。蓋財之所出。不過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皆有限極。惟錢之用。不窮者。以能權其輕重。

而伸縮之數在我制之耳今之司計者猶以爲錢之用不償鑄錢之費故不敢倡爲此議嘗考宋之鑄錢有二十四監今該于兩京十三省及六監運司共計二十一處開局鼓鑄兩京以一戶部副郎主之各省以一參議主之各監運司以一運司判或運副主之而巡按御史每加覺察又先者爲今禁民間不得以銅爲器皿市中工匠不得打造銅器限三月之內竝首告入官官給其直接宋真宗咸平四年之令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竝奏裁處死詔自今滿十五斤以上取裁餘第減之則知宋之銅禁甚嚴矣又按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故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鉦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聽輸官官給其直逾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及不及者論罪則知五代之銅禁亦嚴矣蓋必嚴立銅禁然後各處之銅盡歸錢局且良後又考之古今之錢唯五銖輕重最爲適中古以二十四銖爲一兩官以古今度量較之八之一兩比古之八

錢稍劣則每錢重一錢四分稍重則計每兩一斤降銅鎔之法之外當得錢一百五十有畸大約一局每日有銅二百斤當得三萬有畸矣又當著爲令甲大凡拘刷銅器皆責之府縣明造冊籍送局管鑄官不得擅自拘刷以致紛擾其軍民有罪者府縣計酌量贖銅送局更或不足然後有司以無礙袋報買充其合用工役人等除番沙掌鈐高手出直隸雇其餘職炭鎔銅磨洗之類有司並以有罪人充則于鼓鑄之費不亦少省耶近聞有人建議于雲南鑄錢錢成則

有攬和鉛錫或輕薄濫惡者管錯官時令參奏送京處以重罪其錢務要肉好周正輪郭分明開工費已不貲矣夫官府所用者官銅所役者公徒猶借其重費則民間亦何利而爲之耶蓋不待禁而自息矣良俊嘗竊計之一局每日鑄錢二萬易銀可得五十兩則終歲可得銀一萬八千兩總計二十一局每歲幾有五十餘萬矣若銅少而贏工役少勘歲或加羨則于國計不無少裨耶若門攤一節則祖宗已有成法即使其法而國家之稅亦不無少裨之利也至今行之但其法太密利不歸于朝廷耳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後附錄法類

九

千露堂

宗之法止稅庶而今當併及房室每房一間一年止可稅銀一分然此法之行必自貴近始譬如勳舊大臣之家有房十間每年止該出銀十兩大勳舊大臣久享朝廷尊爵厚祿每年出銀十兩以裨國計以爲齊民倡豈非其所踴躍而樂輸者耶至于民間大率以中戶論之有房二十間歲輸銀二錢耳亦不爲病但恐有司不體上心不知民隱差委在官貪殘之徒查勘房屋懼有隱匿再三覈實而無損小人乘機漁獵必有數次叫號掙突輟輟于里巷之間四出糾然

民必大駭此則深爲可慮者耳良俊再三思之以爲行之有法蓋不煩官府而自定者也當稍做古保甲之法里巷之中每十家編作一甲其中推一富定之家定爲甲長房屋之數即令甲長勘定報官如有隱漏十家之里互相查覆若更不實房產入官十家一體治罪亦不必官府造冊但須立定冊式編定字號著令甲長領出十張將十家之房從實填註一併送官填造其有拆毀倒塌或有添造亦要甲長率領原戶到官扣改冊籍其徵收稅銀亦不必差公人下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後附錄法類

十

千露堂

但與定立期限甲長預先取足送官交納如此則百姓免虎費而朝廷收實利良俊嘗私計之每一歲之中幾百萬有贏矣足何可以不講哉然此本非聖世之所宜言但良俊以朝廷經國大計大半取之東南今東南被寇已三年矣賴朝廷贍蕩之恩已闕一年之稅然兵連禍結恐猝未得解縱使寇即解而焚劫之餘尚須數十年休養不知朝廷大計將安取給哉故早暮思之以爲惟此二者可行耳然良俊小臣也處疎遠之地不得言而受先生之知遇最深偶有

所見不以告于先生。則所以事先生者不盡也。先生處清切之地。亦漸有天下之責。知有益于國計。而不以告丁朝廷。則所以事聖明者不盡也。良俊事先生者。半年餘。見先生所論皆國家大事。不從俗爲里巷委瑣之言。敢日昧陳之。

與塗任齋驗封書

後冠

良俊不敢遽以海國塵覓。以邇來賊人已入內地。則沿海未可經畧。今賊人既去。則當事諸公當親至海上。相度險要。講求規畫。以爲善後之計。正在今日。良

皇明經世編

何翰水集

後冠

十一

平露堂

後請爲先生籌之。沿海一帶。衛所聯絡墩臺。基置祖宗已有成畫。今苟一一議復。功已過半。至于柘林一處。賊人所以據爲巢穴。久處而不去者。正以此地。去海斥近。旣便泊舟。且陸路往北。至閔行渡浦。直抵松江水路。從上橫涇而西。旣乏州縣。亦無聚落。去來無禁。直抵嘉興。則南可達湖州。杭州。北可達蘇常鎮江。直抵南京。則是柘林雖小。實爲七郡之門戶。南都之喉舌也。今可不特加之意哉。先生即與總制諸公詳議。當于柘林地方。特設一衛。或添置一所。一面營

建一面。奏聞。仍令消防僉事。督令附近各村訓練鄉兵。每月至本城校閱一次。而沿海一帶。公復舊規。增築墩臺。日夕瞻望。添設游騎。往來巡邏。則海上有長蛇之勢。氣自百倍。縱虜人挑役。亦不敢揚旣西向。而東南可保無虞矣。

與都憲趙循齋書

柘林城

柘林築城一節。起大事。動大衆。苟非詢謀僉同。安可輕有舉動。且此城議築。原發于某昔日塗任齋在史部時。某數與論事。任齋頗采納其言。後任齋貨盡。裁

皇明經世編

何翰水集

後冠

平露堂

座幕中。某作書與之。以爲柘林雖一小鎮。然離近而易。丁泊舟路。運而通。無阻絕。實蘇松之門戶。嘉湖之喉舌也。不築一城以扼之。則是開門延賊。非長策便計也。任齋即持書入白裁庵公。裁庵公亦以其言爲可采。遂命任齋草疏上之。即蒙廟議允行。後有司以財力困匱。役尋廢格。近人巡尚先生深體國憂近詢民瘼。欲舉創延旣寢之令。爲東南數百年久遠之固。甚盛德也。然有司仍蹈故轍。且欲苟塞上官督責之命。爲一切目前苟且之規。將原議城基減去大半。

終不即凡舉大事必當深思遠慮引山為公倚虎

然後悔何及某語等之夫城之必欲展之使大者河

也蓋欲城不破必須軍民協守大軍之所居者營房

也所食者月糧也既不上著亦無積聚欲望其寇至

而不入得乎且如柘林若梁城則西去全山城五

十里東去青村城三十六里其間皆無堅城可恃四

散之民必集于城中則城中皆上著之民有妻无有

積聚夫人就不欲顧其私蓋好義奮勇之人千百人

繼一二入耳則人之所以守死而不去者豈必盡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城上

一

勇耶夫亦顧其私也苟獨使孤軍守之既無私可懸

高一寇至棄城而走則雖有堅城何所用之徒為賊

保耳故某謂不可不慎之于始者此也若夫城基之

必起于某處必止于某處者則非某之所敢議也何

也方太祖創業之初命信國公定建天下城邑蓋

信國公既明將畧兼曉地理夫不明將畧則不知形

勢之險要不曉地理則不知水泉之向背險要既失

則不足以扼賊之衝何背若差或不能保其久而不

虞是何可以不慎耶

與張西谷書

僕五十始受一官南北驅馳已經三載日中所見皆

狂醉人也前日冠至常州逼近京邑僕以為守禦當

在境外應選有材幹部屬往彼相度險隘以重兵扼

之片陽句容之人與蘇松不同其人頗有膂力可用

當急行吞櫟江巡撫各村團結義勇人自為軍隨路

截殺比其至京亦必重傷矣乃漫不加意迷日惟滿

城鳴金催督馳堦上城今危礫山積不知竟作何用

也豈無謀畫諸張太其十三門即梁歟其二其餘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南

上

辰開中閉抑遏貨物不通往來雖樵採亦不得進城

時陞五臺守水西門弟即往見之語之曰君賢者其

所措置當使十二門妨法夫京城之柴皆仰給城外

君當大開城門催督運柴入城後綴有警人心亦安

兵部即照兵民上城雖單丁亦所不免弟作書與屠

兩江云若督發單丁守城但恐外寇未至而內變先

作此不可不深慮也幸而數日即解嚴不然人心動

搖其禍變當更甚于蘇松矣

序

送大司徒孫東坡考滿北上序 大司徒

東坡孫先生爲南京大司空滿三年所將報政天子天子曰是能爲朕節縮財貨以贊朕之經費朕嘉廼勲是宜爲大司徒則以先生爲南京大司徒先生曰臣應奎服茲寵休述舊職京新命何敢辭行有日時上海張弼翼爲南京通政乃言于先生曰朝廷所任公者重矣公得無概于中乎夫國家歲有建置之政令若諸陵廟不飭上供之冊輦器服列幣弗任河梁關過弓矢諸兵仗歲久弛鉅百司解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本義序 十五 中書序

貸又不領于一歲之經費是皆大司徒上之則其任可不謂重且難哉且予嘗聞之善言事者常即小以喻大今譬之一家有田十頃歲收五百石方其拮据經紀之初止于立室廬備衣食謹蓄藏歲歷若此足矣迨夫家漸侈大僮奴日夥講婚葬賓客之禮每事準先王典教漸與貴勢人通問遣必欲與等且加膳田廬漸廣與里巷爭鄉畔日有鬪訟費且十倍于前歲入不加羨又無他端其勢將困今天下極治上方欲用財公亦有他端出之否耶昔管仲以鹽鐵富強齊國漢興孔僅大修其議桓次公著論非之又桑弘羊作平準法盡籠天下之利而卜式以爲弘羊可殺大桑孔雖言利然未嘗取之民猶不失先王重田農厚本業之意尚爲君子所不道況今分毫盡出田畝本業漸失故昔人喻之繭絲夫繭者蠶以蠶其身言絲盡則無繭也又云反裘而負薪登懼其皮之盡也嗚呼今行且盡矣公得無深念乎時弼翼新有貴陽之命先生曰予治其內敢忘充腹子理其外慎無傷其肩弼翼曰敬聞公命願公亦無忽鄙言先生

曰諾先生遂行

送大可成尹湖山赴召北上序

吉安之永新，蓋有兩先生。在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公有洞山尹先生。夫永新雖非邑，然官在紫近者，亦渺渺不特有，有一人即能踰鴻官漢其所監必殊絕衆，所謂千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蓋淵然疑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察密謀，徐出一論，卽中機宜，衆雖竊庭，衆不能加先生，故一時推可以定國是者，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迺甲寅歲之五月，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能下，或不能盡當室相意，室相曰：使尹先生有能，不當折其角耶？爲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之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唯恐不逮耳。子廼以道里供頓爲念，意何陋哉？尹之見也，然予竊有以告先生：予讀劉文安采齊集，至登極建言其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策，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未復歸之議政德學，則又教本車內，有大舜修千兩階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帝綏，分歲講武有成，豈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其盡，而南虜狙狁狡獪，忌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問矣。今當事者曰：惟請兵聚糧，畧不講求備禦之策，蓋不能拒之海上，縱其入內地，則寧應備比溝港，騰穴渡，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強兵十萬，竟何所施？古稱中國匈奴各有長技，苟垂其長，難以制勝。夫調遣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率其長者非耶？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遁去，一年之後，遠兵既久，勞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虜船復集海上矣。東南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前，永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三年之艾。今被寇已二年。餘畧不聞討賊。一
恃客兵。無乃亦太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
至。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于此。尚庶幾設
一奇畫。以副朝野之望。余于先生同郡人也。辱先生
知愛最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錄。而予猶言之不置者。
蓋以贊先生之決。欲先生不以觀望自沮耳。先生幸
深人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年四經世編

卷之終

先生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五

華亭

徐學道開公

陳子龍以

賓燕文

曾孫朱

賈臣

朱中丞贊

疏

朱純

請明朕堂以便遵行事

臣欽奉勅命

一則曰凡應與巡按御史計議者須同議處而行一則曰勅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從宜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五

朱中丞贊

賈臣

朱純

置奏來定奪切照各省俱有撫臣事體已定無容講求惟浙江福建素無撫臣止是巡按御史專制茲遇聖明首建此官不以臣為不可任而任之臣首齊簡命亦不敢以重大且艱而逃避焉體統事權自今日始將今御史之責任矣其能不氣揚力者鮮矣此勢也亦情也臣今日所處將貪昧隱忍委曲苟容則辱陛下之命無用臣為將振作一二舍舊圖新則不便者得以相聞不平者得以相攻臣益無容足之地後來繼今者益難乎其為力矣臣謹昧死修陳乞勅都

察院看詳集浙江等道公議上請明顯承旨此則臣動止皆有法守所司亦易奉行彼此相維互相安于無事矣

一伏

勅命臣在杭州省城住劄居常嚴奉所屬

官員管理衆事錢糧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

禁軍如兵是五者乃撫臣常職也但今日之錢糧不

能兵馬不絕城郭不完軍民不安皆以奸弊之不除

也數弊之不除非病干因循則奪于勢利間有典章

一得之愚與御史同任一城臣必不敢自用然或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五

朱中丞贊

賈臣

朱純

巡相違機會當乘亦有不及計議者臣則專之仍行所司申呈照驗若宜得難行意見不合御史當正言導臣使自酌損益勿徑施文移以妨大體因循所貽勢利所在而臣以身任之臣亦危矣使臣已見諸行而御史驟聽偏辭徑行中制則臣何以一朝居也一伏棍勅命遇有出兵各該三司守備巡撫等官才堪委用者聽旨隨宜調委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如不用命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拿究者參究事關軍機重大者許以軍法從事蓋提督軍

務與巡撫不同軍機貴密大事宜斷道旁作舍徒成掣肘且一時利鈍古人不能逆觀他日利害御史亦不能共分顧事機緩急或好謀寡謀任事不任事耳今既付臣以軍務許臣以開軍機重大者以軍法從事則甲兵錢穀保練調度墩臺堡寨廢置增損衙門官員更移去取貨物貿運有無化居皆軍務也警報之遲速防守之勤惰刻期之先後臨陣之勇怯禁示之從違皆軍機也梟首以至杖背軍法也乞照兩廣并南贛等處軍門事體不必御史干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一伏觀勅命福建漳泉等處海寇出沒地方有事爾須往來督視設法剪除蓋謂之設法則使貪使詐以功贖罪先擒後縱陽與陰奪或拔其本根或離其黨援或舍其既往制其將來皆法也大抵治海中之寇不惟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聞此地事未戢而蒞先行動未見而肘先掣蓋山海淵數視為表裏衣冠劍戟相爲主賓利于此必不利于彼善于始必不善于終此海道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至于守備

人員雖未盡賢亦未必盡皆不肖但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于公案故總督備倭官黎秀等有誣詞謫書之處把總指揮王麟等有言由隨之恐且各寨查盤點開本以防義然委官始吹毛求罪以獻功能終至假廝作威以行冒濫已久日益甚焉把總等官一聞委官到寨神氣皆喪披甲跪拜不暇委官不過推官知縣安然受之不疑少有失禮則煅煉羅織之獄已呈充軍降級之禍立至把總如此尚望其任事任怨折衝禦侮耶隨小利而無害犯法亦害遠而利近蓋所謂永冠劍戟上下可投故山海淵義盤結不解此各寨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今沿海地方責成于臣今日不言將來亦疑懼顧忌之不暇矣亦乞照前事體不必御史干預若預臣事則罪譴所在當與臣分是亦無用臣爲也使臣專提其綱海道副使分理其目臣住杭州副使住漳州皆不時往來巡視御史從而監察之有見有聞卽付海道稟疑滿腹姑觀其後詢書盈篋姑俟其成登盤點開姑勿委官吹毛之風息則顧忌之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輒各案不職責在海道海道不職責在臣身如是而海防不舉海寇不靖臣甘伏欺罔之誅也浙江海道亦然

閱視海防事

華嚴殿奉 聖訓

臣自贛州交代行據福建都按二司累都指揮僉事等官路正等會詳呈稱今日通番接濟之姦案在溫州尚少在漳泉爲多漳泉之姦豪總則番夷不來而溫寧一帶亦可少息等因到臣因思海濱遐遠難以遙制乃入漳州一面候勅一面閱視海防則人堪極

皇明經世編

朱中丞集

卷之五

平寇堂

繁可駭可愛臣今日不爲陛下明言之則臣今日所行非方違眾之責由虞傳信蕙荻損與臣將來之罪亦自不知所終矣益福建多賢之鄉廷論素所倚重而濱海不理之口謫言亦能動人威官斯土者率以因循遷就爲自全計雖有巡按御史除姦革弊然巡歷不過一年交代則成故紙益威福之柄移于鄉司是日之公限于野史久矣如軍國之需軍務也徵車之重法也軍備建則今年秋成始徵去年額派通負相繼侵欺莫稽卽此一事有司之職守可知

也如總督備倭官黎秀奉有專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海防其職守也臣相見之初問軍數不知問糧數不知及令開報則五水寨把總官五員尚差職名二員督勝舊冊而已稍加較對迥不相合總督如此其他可知又如漳州衛與漳州府同城官軍月糧少派三個月至于銅山等所缺支二十箇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一十箇月其餘多寡不等無一衛一所開稱不缺者又如戰哨等船銅山寨二十隻見在止有一隻玄鍾澳二十隻見在止有四隻浯澳寨四十隻見在止有十三隻見在者俱稱損壞未修其餘則稱未造又如巡簡司在漳州沿海者九龍鎮等處共一十三司弓兵九百五十名見在止有三百七十六名在泉州沿海者浯溪等處共一十七司弓兵一千五百六十名見在止有六百七十三名夫所恃海防者兵也食也船也居止瞭望也今皆無所恃矣賊船番船則兵利平堅乘虛馭風如揮似雨而來上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爲接濟內外合爲一家其不攻劫水寨衛所巡司者亦幸矣官軍軍窺首不暇義役者因而

皇明經世編

朱中丞集

卷之六

平寇堂

交通媒利亦勢也。如今年正月內賊虜海河良家之
女聲言成規就丁十里外高搭戲臺公然宴祭。又八
月內佛狼徑夷通艘深入發貨將盡就將船二隻起
水于縣嶼洲公然修理此賊此夷日中豈復知有官
府耶。夷賊不足怪也。又如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先
被海賊虜去一妹因與縣嫗往來家遂大富又如考
察開任僉事林希元貢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
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
覽自謂得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而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宋中丞集
平露堂
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
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造違式大船假
以渡船爲名專運賊贓并違禁貨物夫所謂鄉官者
一鄉之望也乃今肆志狼籍如此日中亦豈知有官
府耶。漳泉地方本盜賊之淵藪而鄉官渡船又盜
賊之羽翼日及覆思惟不禁鄉官之渡船則海道不
可清也故不恤怨謗行今禁革以清弊源聖諭所
謂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軍民肆
行殘害其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臣伏讀感發仰知

天高聽卑明見萬里之外矣臣思所以處之行據福
建按察司僉事項喬等建議請重保甲之令謂倭寇
番夷佛狼機等賊倚海爲窟出沒不時誠難底詰然
此等非藉漳泉之民雖不禁之而亦不來也漳泉之
民非能家于海也孰無父母兄弟孰無妻子要必有
出門之期還家之日也其造通番大船豈能運之以
鬼神成之且旦夕乎豈能不依山而立傍海而住乎
然則豈無一鄰里鄉黨知而見之者耶顧下之人畏
惹禍而甘爲隱瞞上之人貴安靜而不貴伺察焉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宋中丞集
平露堂
止使責其伺察亦不過排家立局虛應故事而已則
誰肯以迂緩之令而犯切近之災耶不然此法行之
於閩久矣何浙人歲多漳泉之盜也又據月港士民
嚴申顯等條陳海道謂保甲之法甚切濱海之俗舊
嘗行之而斷有効者以四丁強梁弊丁里老且無官
府以督成之宜乎効之不終也又曰泉州之安海漳
州之月港乃閩南之大鎮人貨萃聚出入難辯且有
強宗世獲富家之利凡一鄉防禦之法皆不得施今
一方士民徒爲此等所累莫不怨之入髓每聞上司

之至皆以爲大有所更化。苟有以慰其望，百姓必謳歌于道，危敢從之以作亂也。哉！臣以官其地者之言如是，居其地者之言如是，而海防大壞，又如足曰兵日食，口船曰衙門墩臺等項，計非歲時所能整頓，而夷船賊船乘風往來，瞬息千里，又非倉卒所能捍禦。臣反覆思惟，不嚴海濱之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也。遂自十月二十八等日，督率有司行之，蓋卽古人比閭族黨之制。孟子鄉田同井之教，特後世行之不善，故見其擾而不見其成耳。反覆叮嚀，示以臣先任已行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露堂

申之以操縱，在有司，不可在巨室之戒。盡削去繁密，刊條宣揚。聖明德意，編給告示，先之以不追既往，繼之以賞罰利害，旬月之間，雖月港雲霄，詔安梅嶺等處，素稱難制，俱就約束。府縣各官，交口稱便。雖知縣林松先慢具令，亦稱今日躬行人，有所得泉州府白指所示係甲牌格簡易明白，永可遵守。安直沿海地方，可以議察奸弊，雖深山窮谷之中，互相保衛，則盜賊不生，風俗可厚焉。有如近日之倡亂者，哉！乞勅

大部會同吏部都察院，再加公議，如許臣革鄉官之渡船，嚴地方之保甲，以收倉卒不能捍禦之患。題請明旨，永爲遵守。仍乞天恩，肆赦阮在約束中者，卽爲良民，舊犯過惡，一切不問，許其自新。庶竭駑駘次第修舉廢墜，以復海防，以清海道。如臣所陳乖方逆聚，有損無益，亦就泰究罷黜，別推賢能，另立善法，以救大壞極弊，以圖久安長治。臣不勝恐懼待罪，激切煩瀆之至。

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誅獲海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千露堂

竊照攘外斯可安內，治近斯可服遠。古稱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入貢則懷之以恩，入寇則震之以威，謂之化外。至于中華之人，動以禮法繩束，罔不以夷狄之治治之矣。我朝立法垂訓，尤嚴夷夏之防。至今海濱父老相傳，四初寸板不許下海，歷代承平，蓋有由也。伏覲大明律內一欵，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縱隱蔽者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若高而水行爲者若然，後者皆得一百流三千里。知者不若者，扶一百流三年。又一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囚而走泄事情者斬。通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又見行事例一條，官民人等指送二桅以上造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道，劫掠良民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通行遵守。今照各犯潛從他國朝見國王，皆犯謀叛之律。潛通海賊，嚮導劫掠，皆違下海之例。使臣向日稟事，稍有不密，都指師虛。

皇明經世編 宋中丞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賊用兵稍有不便，則求責諸夷。在外洋交通諸夷，有賊中東而生，竄聽了一綫，臣自不知所終矣。仰仗天威，撥斬各賊，皆在海島之外，戰陣之中，其交通諸夷，副使親一恭亦稱憑賊當時口報，又日報者一切不准。至于所獲黑番，其面如漆，見者爲之驚怖，往往能爲中國人諷而失恃之徒，背公私黨，藉口脇從，破壞之說，問官執持不堅，泛引強姦罪人之律，不究謀叛嚮導之由，衆證無詞者，則從比附以爲他日之地，稍能展轉者，則屢從快，俱明徑欲釋放，恭詳脇從被

虜皆指良民，今禁海界限分明，不知何由被虜，何由脇從。若謂登岸脇虜，不知何人知證，何人保勘，若以入番導寇爲強盜，海洋對敵爲拒捕，不知強盜者何失主，拒捕者何罪人，皆臣之所未解也。且臨陣之際，生歎呼吸，非彼卽此，陣獲之賊，輕縱陣亡之兵，何辜連年殺戮之慘，何以懲創。見此海戰，非比陸戰，可以貪功棄報。當時一一斬首，端而獻賊，誰復議之。臣非計功陞級之官，惟此議一稿，乃泰阿倒持之漸，餘燼復燃，誰任其咎。故臣愚以治近斯可服遠，而後賊亦皇明經世編 宋中丞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有天在頭上之詞，朝鮮國先有沿海，亦將有事之奏，長可察也。蓋中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高，上則客賊無來，跡今人貢者，既稱使臣，不知入寇者，人稱賊，騙賈木臣愚以爲遠夷畏服在此，一集召釐，連禍亦在此。一舉臣既欽奉提督軍務之命，乞勅兵部議照臣先任南領軍門事體，候駁行三司，從公會問，將衆譴顯者，林欄四許陸陳四倪良貴，奚通世顧良玉，劉奇十四等，容臣于軍門桌首小聚，餘賊監候，轉詳處決。其周良等乞勅禮部議照臣先奏事宜，仍

客貢一面移文日本詰問前賊人寇國王有無知
情藉天等係何族屬凡中國人到彼欺騙誘引者俱
係叛賊徑許彼國一行誅其名奏聞欲買中國貨
物亦許入貢之期報官交易舊天等姑容緩必以俟
日本回奏知此丁國家恩威並著藉天等苟存一目
足爲奇貨一日而通番之賊賊社之徒亦漸消沮久
施法紀久廢海防亦漸修舉矣。

海洋賊船出沒事

禁烟出洋

惟照前項海船大小俱二桅以上草檣則使槳如飛
卑明經世編

卷之

禁烟出洋

平露室

引日本諸島佛郎機彭亨暹羅諸夷前來寧波雙嶼
港內停泊內地姦人交通接濟習以爲常因而四散
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茶毒不可勝言臣仰
承聖訓成策克破雙嶼分兵固守外屯尚未傳聞
突如其來已失巢穴故各船飄泊外洋往來行使乘
空則劫掠報効午日巨艸劍之初凡遇臣者率多裁
抑侮方片上有過中求河道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
心耶臣誠寢食不遑兼顧炎海瘴瘴外切憂危內負

痛楚且夕不知成所別無謀畫可陳惟沿海官兵保
甲嚴加防範使賊船不得近港灣泊小船不得出港
接濟賊船在海久當自困相機追擊乃勝算耳但以
海爲家之徒安居城郭既無剽掠之災棹出海洋且
有同舟之濟三尺童子亦視海賊如衣食父母視軍
門如世代仇讎往往倡爲樵米漁獵之說動稱小民
失利或虞激變鼓惑羣聽加以浮誕之詞雖賢者深
信不疑矣夫談虎色變舉坐一人秦越相逢不驚肥
瘠今海洋日報有如此之船策則連年劫虜人家豈
止此數而已哉自臣觀之海濱之利何限小民之計
自存近處捕取魚蝦采打柴木明何人情原自相體
但如臣近奏犯人魏盛之詞不以見獲雙桅旗號爲
彼之非乃以黃魚自古無基爲臣之罪此可具之狀
詞孰不可勝之口說耶大艘桅旗號利不在于小民
連年劫虜害實流于比岸臣叨巡撫一方則陸寇海
寇皆責在臣木敢因噎廢食也惟此出洋不禁是止
沸而不去舊源臣與海道等官雖接踵
受罪因無濟矣近准兵部咨開巡按浙江御史裴紳

卑明經世編

卷之

禁烟出洋

平露室

條陳海防六事內一事所謂小民雖失山澤之利地方官免殺戮之苦此議在臣未嘗入浙之先彼老成練達之臣豈漫言者哉蓋除惡務本之論不得不然也臣不暇旁求自福建漳泉以至山東登萊皆有僻後海道等官沿海衛所星羅棋布國初之制井徒設也今山東海防已廢海警絕聞寧真無捕取魚蝦米打柴木者哉山東無內叛過番之人耳使有此輩播弄其間其爲雙嶼爲石澳等洋者又不知幾何矣伏惟陛下明見萬里垂念連艘之可畏漏卮之宜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朱中丞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察臣聚奏情詞乞勅兵部覆議惟以除惡務本之義

主斷于上更不爲他說所搖使臣別無顧忌所司別無觀望同心所在良圖自出海道或有清寧之時不然小民未見有利臣且不日有禍臣不足惜陛下東南之顧未已也臣不勝激切恐懼之至

哨報夷船事

安撫貢夷

該臣看得海寇久肆猖獗是謂兵船會勦雙嶼賊巢似此求貢夷船不可再令勾引遵奉勅命從宜處置一面宣諭朝廷威德取具後不援例等詞收入寧

波府城賓館安插聽候 明旨人貢一面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具本題請外續爲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將勦除雙嶼賊巢緣由又爲謀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將審過賓館夷使周良等執稱占據雙港使臣井所敢知見獲夷賊徐天等執稱叛賊朝見國王哄騙貴本遠夷畏服在此一舉召募速禍亦在此一舉合行謀處緣由又爲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將寧波奸人投書夷館扇惑夷心教誘爲亂已經省諭安息合行跟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朱中丞集

卷之六

平露堂

緣由俱于本年五月二十五等日具本題請外續准禮部咨開覆議臣四月初六日具題前事內稱本夷自嘉靖十九年本部申明約束移咨國王知會去後及今始一再來而周良先期求入人至六百有餘船復加以副軍名色是彼於我明例未嘗一一遵行况彼夷素稱狡獪又安知其不故爲是以覩我中國守法之疎密以爲彼之敬忽耶其嘉靖十八年入貢夷使數逾百人原非曲縱緣念該國自新之初姑崇寬大以示招懷今則事體已定約束已明止宜畫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守之

守之

守之不可少有踰越以啓其驕縱之習苟今復事姑
客不行裁沮則不惟廉錫有糜費之煩地方糧驢擾
之患亦恐夷使將來指爲口實後之驗放難以持循
是中國一定之法不信於異域矣所據本夷過多入
船實與明例有違難以別議合無行彼處巡撫將本
夷方物船隻人數查照節年題准舊制分別去留停
當然後容其進港起送五十人到京餘者存留聽賞
其過多入船省令回國仍量加犒賞以慰其心務使
懷柔有制馴擾不苛則上不違朝廷之法守下不
失遠人之權心違榮永消而海防有賴矣等因題奉
聖旨轉咨到臣備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爲照
海寇勾引各夷占據雙嶼恒傳二十餘年劫擄人財
無慮數千百家臣衆事之初求貢夷人數貽誤百外
泊經年城府羣奸聲勢相倚軍機所係間不容髮地
方安危國體輕重俱在一時臣開創軍門責任至重
業已遵奉專勅從宜處置之命宜諭安插矣勦除賊
巢之後夷館私通山人又嚴爲禁制矣是臣之宜諭
卽朝廷之人信也臣之勦除禁制卽中國之大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守之

守之

也奸人之扇惑教誘臣之不敢姑容也彼之狡僞所
以覩我守法之疎密者正在於此彼之驕縱所以雖
有扇惑教誘之奸而不能終違面審觀爭之信者亦
在於此彼之遵守約束安心在館不敢如往年沿途
驚擾出外交通者亦在於此向使機事不密處置失
宜雙嶼之巢難傾而眾夷之亂先作於時師老無功
官民荼毒不知糜費何極騷擾何狀也今撫慰既定
乃欲執詞發回則眾夷必以臣爲不足信其後不接
例之詞亦將及覆而奸人扇惑之計遂行教誘之言
臣奉命勦除海寇禁制夷館而羣奸聚黨百計構陷
臣累經奏聞至今不知忌憚禮部駁回之意若藉嘉
靖十九年中明知會之咨堅其今日後不爲例之約
是正所謂懷柔有制馴擾不苛之道萬一搖奪于聚
器構陷之口邊釁決不可消海防決不可賴且安插
已久無港可進無從本行臣節該今奉勅命地方未
盡事宜亦聽爾便宜處置欽此欽遵今據三司各道

衛府提舉司、令辭交稱發回夷件不便、臣謹以便宜處置、一面催督委官管送、或使周良等五十員名起程、一面依擬容留賓館暫住、候風便諭遣歸國。

雙嶼填港工完事

其案雙港

案照先為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該臣題開本年四月初七日、先將審計動調官兵、剿捕雙嶼賊巢、緣由、一面具本題知、一面行福建都指揮盧鈺、會同魏一恭相機進剿、就於雙嶼分兵屯據、為立營戍守之規、共圖一勞永逸之計、及申明賊據雙嶼、則賊處其逸、我據雙嶼、則賊當其勞之說、未據回報、一聞九山之捷、平時以海為家之徒、邪議益起、搖惑人心、沮喪士氣、催據魏一恭回稱、福兵俱不願留、雙嶼四面大洋、勢甚孤危、難以立營戍守、只靠港口為當、臣亦扶病至定海縣、督察軍中事情、慰勞將卒、衆復感奮、願留報效、五月十六日、臣自甯衢所親渡大海入雙嶼港、登陸洪山、督同魏一恭等、達觀形勢、就留福建指揮張漢千戶劉定夏、綱百戶張鐸、原領兵船在彼、分定中軍并南北上哨、各添官兵相兼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朱中丞集

七

守、惟立寨之說、衆以為非、因念濟大事以人心為本、論地利以人和為先、姑從衆議、行令動支錢糧、聚椿採石、填塞雙港等因、於五月二十五日具題外、本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袁紳題、為條陳海防事宜、以條採擇、以安地方事、內一件、防賊巢、請將賊首許二等、糾集黨類甚衆、連年盤據雙嶼、以為巢穴、每歲秋高風老之時、南來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賊黨不散、用哨馬為遊兵、脅居民為嚮導、體知某處卑弱、某家殷富、或晝夜竊發、或乘間突至、肆行劫虜、累無忌懼、彼雖有必獲之利、還有可保之資、正門庭之寇也、此賊不去、則寧波一帶、永無安枕之期、但前項地方、懸居海洋之中、去定海縣不六十餘里、雖係國家驅遣棄地、久無人烟、住集然、防其形勢、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濶、約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各水口賊人晝夜把守、我兵卑弱、莫敢窺視、臣以為必須令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而動、然後可以驅逐之去、水絕禍本、賊除之後、即將此地立為水寨、屯軍聚守、勿令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朱中丞集

七

開復爲賊人所據，庶外足以拒賊，內足以藩屏，題奉欽依，備咨到臣。今據前因，爲照浙江定海雙嶼港，乃海洋天險，叛賊糾引外夷，深結巢穴，名則市販，實則劫虜，有等嗜利無恥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資本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誣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託假借，雙桅三桅，連桅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罇，率得厚利，馴致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爲衣食父母，遠近同風，不復知華俗之變于夷矣。雖有沿海官兵之設，如臣先奏所謂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了公案，隨俗則有利而無害，犯法亦遠害而近刑，非漫言也不然。何近日雙嶼一傾，怨讟四起，防閑夷館之禁，少嚴，謀殺撫臣之書，遂出，此中華何等地方，人心內險，雙嶼外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先該前巡按御史吳紳議合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驅逐，立寨戍守，該兵部覆議行臣，會同南贛都御史龔輝計議，此誠兵機重務，地方至計也。本年四月初七日，雙嶼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達觀入港，登山，凡

瞻三嶺，直見東洋，中有寬平古路，四十餘日，寸艸不生，賊徒占據之久，人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官兵屯守既嚴，五月十日，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百二十餘艘，已經奏報，其流入南直隸地方，僅二百餘艘，便成震動，是雙嶼之爲要害甚大，而浮言之爲謾間甚明矣。夫蠻夷猾夷，寇賊姦宄，堯舜之世，在所不免，茲茲伏遇聖明在上海，島故壘，不煩會兵待時，立寨戍守之勞，而埽穴塞源，沿海安堵，往年塗炭之民，頗有壺漿迎師者，老垂滄之風，特窮廬荒遠，無勢無力，有情不能上達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

華亭

徐孚遠間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彭 賓燕又

曾孫朱 質野臣較

朱中丞贊餘集

公移

朱 統

閱視海防事

設官海防

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等日陸續據烽火沿嶼等寨并漳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設官海防 一 平露堂

本年正月十七日辰時奉本院案驗傳仰本道即查知縣謝明德封收在官海船若干隻某船長廣高深丈尺若干某船裝載貨物違禁或係盜賊即便報數連船入官人犯問報某船裝載食米不係盜賊接濟等賊亦不係假借鄉官名目既係違式雙桅以上自難枉法輕縱但事下人眾法禁久弛亦難一舉施行姑免問罪並其船隻高下估價官買給與官銀分給急缺戰哨官船案灣巡司編號公用先具起數回報

其福州等處原編民間賣穀船隻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為率長不過四丈濶不過一丈二尺深不過六尺者許其自便惟不許假借鄉官名目亦不許官與編號如丈尺過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內報官一體免罪估價官買充戰哨公用俱要編立字號大書深刻桅下橫木以防那換以備踴驗等因依奉備行各府轉行寨澳巡司各遵照奉行續據漳州府呈報玄鍾徐渡仙塘等澳船隻數目到道議將各澳船隻量給官銀盡與承買編號在官聽其自行領駕看守平時則分班防守有警則俱聽調用等因其由于五月二十五日呈詳外七月十九日未時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買玄鍾等澳船戶吳加盛林國備吳國忠許仁柯孔恩任居道韓厚明陳子愛林良材莊宗顯等大船十隻緣由奉批仰福建巡海道查明行令依擬動支給領其餘駕晚十五隻於常江周應晨吳大器名下追問賣放情弊招詳本院節行分撥各寨船數未據開報近孫放又以無船為辭漳州又以船多為處併議回繳依奉

備行該府查驗前船堅固可用卽支官銀承買刻號分撥領駕原舵各船查照追問賣放情弊招詳節次拏獲分撥過船隻屢催查編字號丈量尺寸又查原奉批發南日山水寨開報冊內後山等澳船戶陳貴憲等大船行令興化府估價承買俱未回報又據泉州府造繳所屬晉江等縣石苗等澳各船戶王復洪尚寶黃初黃新五洪長遜陳仲賢洪宗王瑞嗣等大船亦照前議承買編號在官責令自行領駕有警聽用其由戶七月十六日呈詳外八月初九日酉時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奉本院案驗據本道前議漳州玄鍾等澳船隻緣由備仰本道查照節行事理卽將修理過官船并沒入過私船不拘大小虛數查明要見編過某字幾號若干某字幾號丈尺若干分給某寨若干某澳若干某巡司若干某處過多某處尚少逐一開報以塞推調影射之口以備調遣策應之用各寨各澳各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漸寨估買有餘方如所擬分班約束中間若有不遵約束如今假商旅之名見在浙海上下竊聚作何圖畫惟燒燬之說絕不可形諸紙筆

徒開好人驅局而已作急查議回報施行係奉因查數目不對又經通行各屬查報去後本月三十日辰時又奉本院批據本道前呈泉州石苗等灣船隻緣由奉批本院案定船式亦集眾議而後行行後復申明矣平底裁縫尺之說今必欲本院更改失信則勢豪之謗遂行而軍門一切禁紀皆廢矣一日未去且守此信一日節行已明茲不再瀆若欲隨方逐圓以邀執拘之譏明者知其不可具由回繳又于本年九月初二日辰時奉本院批據南日山水寨把總指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卷之四 平露堂

唐濟澄呈爲戰船損壞事奉批漳州府縱船數多各寨往往乏船如此仰巡海道查照節行事理逐一開報繳呈依奉通行興泉二府將各澳大船用裁縫尺丈量潤一丈二尺以上俱與估價承買入官給發充用戰船損壞查照原估作速修理去後俱未回報今據漳州府開報查得原買分發過吳加盛等船十隻又玄鍾船戶洪君相等陸續駕到船一十五隻係指揮張文吳于戶常江等統領前去福寧捕獲夷賊解報今集估實編號呈詳見在承買又續查出陳榮一

隻及銅山把摠侯熙原獲陸登澳丈量估價未買林
三仔等船一十五隻見今都司盧鐘各調用通判陸
體仁查過海澄等澳船戶嚴伯等船九隻知縣林松
查過月港張任船一隻未經估價又發過鎮海衛并
海門等巡司各衙門沒官船堪駕九隻及稱千戶常
江等見在攻捕夷船候事寧之日問報又據住劄安
邊館通判翁燦聞報沒官船見單駕一十七隻缺少
檣樁見克火船一隻單修二隻泉州府開報船見修
發陳坑高浦二巡司料羅澳共三隻銅山水寨把摠
侯熙聞報船見單駕十隻玄鍾澳守備指揮張文吳
開報船見堪駕五隻見修三隻活嶼水寨把摠李希
賢聞報船見駕一十五隻見修九隻南日山水寨把
摠指揮唐濟澄開報船見駕四隻見修七隻小埕水
寨把摠指揮郭杰開報船見駕六隻續發一隻見堪
修二隻烽火門水寨把摠指揮張棟開報船見駕十
隻已修完給發未到三隻見修四隻儘其修完亦是
駕舖類報聞十月二十五日酉時又奉本院批據漳
州府詳分撥過前買莫如盛等十船克哨并估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續到船戶洪君相羅勿卿黃敦才許正潘情陳惟孝
六船銀兩數目緣由奉批仰巡海道查照先案辦理
一併問報夷船久泊奸人接濟無忌此或不禁海船
之驗也及今整頓尚可補塞緞中奉此查得玄鍾澳
原駕船戶吳宗繼林邦任蔡汝學楊朝才楊積成曾
惟新李繼祖柯孔俊鄭適齊等船九隻俱已駕到丈
量估價明白內除楊積成陳惟孝二隻損壞不堪駕
用退還其洪君相吳繼宗等船一十三隻俱行令該
府照估給銀承買分撥缺船家澳巡司克哨漳州海
澄島嶼等澳未到船戶嚴伯等泉州石碼等澳船戶
王復等與化後山等澳船戶陳貴憲等各違式船隻
嚴催估價與都司盧鐘見調陸登澳林三仔等船候
夷船寧日各承買另報外爲照原設各寨皆有原額
戰船歷歲漸久朽壞殆盡其間雖有修者造者大抵
亦紙冊之虛名耳而其弊豈一二十年之故哉近該
本職接管幸遇本院撫臨在上各處拿獲沒官船隻
因而修改發哨數亦頗多今據各屬回報除損甚不
堪拆卸不開外安邊館實有船一十七隻活嶼一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五隻銅山一十隻玄鍾澳五隻南日山四隻小埕澳
六隻烽火門一十隻加以修理未完者日逐完報則
其是用亦明矣而把總等官遇有警輒以無船爲
辭不知其船何在抑縱與之極大之船而能駕捕
稱敵否乎故寨澳之軍不可用而必募鄉兵者以其
居弱也寨澳之船亦不可用而必募民船者以其多
有損也新造新買之船何至于壞然旬月之間非其
逢船之破則必絕糧之缺一有不具不可出洋而況
人與船又非其所素操者乎故雖有官船不若民船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七

上卷

之完也雖造船買船不若民船之可久也卷查嘉靖
二十三年嘗議打造戰船矣銅山玄鍾發銀一千二
百餘兩至今銀船皆無下落嶺川銀九百兩造快
船二隻哨船三隻未一二年而船已壞南日亦用銀
八百餘兩造大官船一隻快船三隻而楫俱亦不堪
用大費非不多也侵欺者未能造完造完者輒又損
壞是其可見者乎昨因修完沒官船興買玄鍾船上
隻發之於寨寨不方領發之巡司巡司亦不肯領備
問其故添大船一隻必得四五十人看守船身植

損雖全必得時加灰驗檢拾然在官之物孰肯視為
已物而愛護之乎且又有蠹蝨之食有燒洗之功有
番賣抵換如戴道張性聰者徵其速壞而假充礁風
破如孫拔者且夫有寨則有軍有軍則有船寨得十
船可以克哨矣稍有贏餘游惰僻遠官府不到其弊
必至于此是又其可見者乎然而木院深思邊計如
惠地友見謝明德呈報封鎖在澳船七十隻通行該
府估價夫不責其違禁而令其估價不以入官而與
之價值是其所憂者何深而所慮者何薄也本職當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八

下卷

即行府逐一估買徐思可查者玄鍾等澳一百餘船
也然各澳之船豈止一百餘隻而已乎估買者二十
三船也而其當買者豈止于二十三隻而已乎夫官
府之價三四十兩民間之造必費八九十兩見在者
買不在者置故買之爲行法置之則幸脫既盡其數
而買之似爲無用買一而置十或又爲不均故職惟
廣木院之意以爲通買前船二十三隻約該用銀數
百兩今以數百兩之銀通前有浪遠式之船大者五
六兩中者三四兩皆盡買而綱之號與泉幅清亦皆

如此各令輪班在官聽用。人得雇募工食船得雇募船價彼亦樂聽無訶。故今春滿往浙江者福清大船也都指揮盧鏗調往溫州者陸釐大船也。張文吳調往順寧州成功者即今續到估買玄鍾洪君相等船也。夫軍不可用故取之鄉大官船不可用故取之民船無事一舉聽用一二三班許附近生理一班聽用三班許附近生理遇有緊急各班俱在聽用。在船驍勇之人卽我之兵各人堅緻之船卽我之船官費銀數百兩可以盡繫澳港之船而有所稽考各船得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數兩可以盡報於官而不敢妄自非爲況自拔其違禁之罪而知在官者以是寬處之亦將自樂于聯束而勇于赴公之不暇又無撥入看守之勞無灰驗檢拾之費無垂露燒洗之憂無盜賣抵換之患而又無假稱衝礁風破之虞其不聽大量編號船隻嚴行府縣拏獲沒官人犯究治夫盡數承買之間而示寓兵於農之意先經其由呈請已蒙本院駁批到道隨即遵依通行各府一體估買未報惟據漳州府估買二十三隻今蒙批知查照前案事理一併開報夫以木

院之憂地方者如此其深其督海本道者如此其至自夷船初入海門節次嚴行各屬外船一隻不許其進內船一隻不許其出而敢姑息容隱聽其來而不之禁哉而職復言此者亦以備采擇云爾不敢自以爲是也又蒙案開各寨澳巡司如果足數處否可令浙寨估買夫戰船利于衝突民船利于行使其爲用不同凡在之船外若可觀而中實不堪其爲用要亦易壞在閩如此度之在浙亦如此也查得廣東東莞有島尾船者其打造以鉄製木其板厚七寸其畏十丈其橫濶三丈有奇其硬如鉄觸之無不碎衝之無不破遠可支六七十年近亦可耐五十年是佛郎機所望而畏焉者也如蒙本院查處差官移咨廣東軍門轉行東莞縣將民間島尾大船如價收買或費七八百兩可得一隻如福建浯嶼得二隻銅山烽火各一隻浙江亦量買二三隻就雇驍勇兵夫撐駕無事之時許附近一二日內程途生理在船什物先以官給後責令自備自修繫名水寨不時查考如此庶幾木堅可以經久廣大可以壯威衝擊可以必勝又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船海上所無可以免意外之患閩浙之所當買卡有切於此者亦以備采擇云耳亦不敢以為是也合就呈請施行等因到院批本院前旨已議該道復申是說益謂本院之不惜耳海船橫肆極矣本院之意買船如買馬骨欲使清靜默奪此感彼衰其事難其費博該道之意帶牛佩犢伏主險于大順取之左右逢其原其事易其費約非不悟也夫任甲之法不行於士者之民輪班之法欲行一航海之家本院在南轅時已有此論矣所病者該道相持經歲故所在尼而不行至今尚稱未報且各案藉口無船查船之數今日始得尚多欺隱該道亦稱數目不對入官編號者該道也按察各案者該道也在官者今日乃問其船何自在民者安能使之大順使之登岸侵欺影射者未能御之以法不聽丈量編號者安能嚴行府縣拿獲寬濫但以有數聽調為詞不以千數嘯聚為對但知近來聽調之便不知遠來應變之難但知聽調者之為功不知幸脫者之為罪但知羅唆之得策不知漏卮之非計此本院所以終於不悟耳如本院初意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上

下

回轍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上

下

計處海防電船事

海防

上

下

温州府申詳鹽法察院明文許單桅船載土煎鹽本府巡捕官編號定界緣由批湧邊崇濱原無禁約但恐以海為家之徒借此為名出洋通賊耳編號定界有地方之責者好為之不必請詳繳申又據總督都督押判恩呈稟前因批鹽課海禁皆聖祖之制原不相妨海利廣而益利微聖祖所以嚴於海禁而導于鹽課者至深至遠之慮也鹽課勤則私利廣海禁嚴則海賊遠而益利興與鹽法舉自夫陰晴之圖廢

而鹽課漸疏擾害之例行。而海禁漸弛馴致竈戶舍其本業競趨海利名曰取柴滴日補鹽課實則與賊爲市利竭勢豪害盡官民而鹽法亦廢二十六年長亭鹽場之禍兵燹一空可廢矣若外海大洋非欽柴取滴之地軍門禁捕非沿海近處之船海禁益法固並行不悖也惟一等人鼓侵奪鹽法職掌之說以濟其出海之私耳海洋交鋒止論強弱官兵獻俘孰分民竈必擇竈戶而縱之則將來勢豪之家皆投爲竈戶矣設有登岸劫虜復如長亭其各誰境仰巡撫道通行沿海衙門知會或有相妨不嫌申處具行過緣由繳報

議處海防事

奏議其案

據福建福寧州知州孫勳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使張棟會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辰時奉本院批據福建分守建寧道左黎政汪大受呈稱添見船隻僱募水兵再批海道議報緣由奉批近據把總官張棟呈募外塘沙治兵卽行依擬惟調用嶼嶼等澳兵船計或有碍行會該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平露堂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以備顧此失彼之虞未據回報今如該道所呈再批海道益遠益悞矣仰州將掌印官孫勳之謀依擬施行一而會同張棟將先批事理作速議報不畫事宜不嫌而蘆此級依奉案查先准把總指揮使張棟購奉本院批據本寨呈前事奉批外塘沙治兵俟期加募不必再募泰興等澳兵船應否更番調用卽會福寧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分作一總添官分領未知孰便作速會同呈申定奪備牒議報准此查議間本月初六日奉本院親發圖志面諭隨該知州孫勳查得舊烽火門水寨原在木州五六都三沙海邊後以風濤不便泊船徙一都地名松山爲今烽火門南跨官井洋一百二十里北距沙埕澳一百六十里節因倭寇寇擾議抽福州左中衛并福寧衛大金所官軍添守分撥沙埕澳爲北哨官井洋爲南哨本寨實居中兼制之後以會哨不常兵船遂廢以致沙埕失守海寇內侵流江等都致被兵燹愁苦莫甚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幸蒙軍門遠見特將該寨移置涑江控制咽喉腹裏地方始得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平露堂

枕但流江山勢峻峭地逼巖崖民遭兵燹之餘城當
剝立之始或者私謀以爲難守然而制勝以險任事
在人流江原撥官軍已有三百員名又蒙諒准捕盜
鄭明等哨船四隻兵夫一百四十名存留專一防守
風退時月又准仍覓外塘船兵六十餘名是我兵不
爲寡弱外侮亦難乘虛矣惟流江以南自沙垵而外
如黃崎水灣嶼嶼三沙迄于松山各處地方居民徑
與大海外洋相連草檝乘便風潮頃刻輒轉可至小
則男婦爲其商掠甚則房屋被其焚燒倉卒支吾實
難爲力若嶧嶼居民頗衆尚能抗禦其餘各都人烟
既少勢已不敵足持自己門戶幸矣安有餘力可以
濟人若將各灣再撥流江更番是舍其田而耘人之
田所以爲流江則華矣如門庭之患何以故本州近
來勘議小春事情略將地方緩急大槩議于水灣烽
火各添覓兵船二隻互相哨守以爲漆江應援之助
已蒙詳允漆江似亦可以無慮矣爲把總計正宜急
烽火嚴斥埃謹瞻望使警報得以相聞呼吸可以立
至而又率領兵船教演水戰不時出駕水灣等處互

相會哨使兵勢常合不至洩散每師常練不至生疎
則勝算有餘而操縱在我臨事不提而地方可安矣
不然今日覓兵船明日調兵船徒爲區區保守一隅
之計沿海姑置度外則亦將焉用彼寨守爲哉至于
南哨官軍專爲防守官井洋而設益以其地海中伏
出淡泉賊船之水往往經此潛泊汲取因而劫掠爲
害先年官軍在於苦嶼古鎮門地方住坐去官井洋
不遠賊猶不敢深入後以因循日久官軍退即黃崎
鎮下賊遂得以內侵乃今又住在鹽田渡頭是我兵
愈退愈近而賊船漸進漸深矣事勢若此何補地方
查得烽火門南四十里至高羅巡司又二十里至大
傘下戶所又十里至羅浮澳又十里至延亭巡司延
亭又十里爲本州五十三都地名大箬頭此內不
十餘里即官井洋淡水之處本地與羅源縣鑑江灣
對港名爲門夾乃官井洋喉舌之衝內包沙洽竹嶼
文崎武崎漁洋武曲等處一港通福安白石巡司一
港通寧德縣雲淡門各地方州縣賊船常由此處進
入易鹵官軍又遠在黃崎鎮灣隔越二百餘里一時

有警策應豈能及前竊以大勢觀之，大箬頭實與流江相似，亦一方要害之區。愚計以爲南哨宜遷置此，使與流江角峙，中分烽火爲界，南屬官井，北屬流江，彼此交持，首尾相制，則大金沿海一路，外地既有援應，官井洋腹裏一帶內地，亦有藩維矣。第計南哨官軍數少，止百名，大箬頭居民又少，止蓬茅數屋而已。一旦驅之住守，必須添撥官軍，創造營宇，然後人心始安。查得大金所軍十四百八十名，除老弱井出海等差外，見在二百七十名，原撥烽火門出海餘丁二百二十五名，除該寨存留六十名，外更一百六十五名，奉革空閒定海千戶所去此，只隔一潮，亦不甚遠。況又原隸福寧衛屬，本所官軍六百八十餘名，餘丁亦應稱是。若將二所各撥軍士六十名，餘丁各六十名，各委千百戶各一員管領，比照出海事例，屬大金者行人參倉，屬定海者行連江縣，各就近支給行糧。湊南哨原額官軍共三百四十員名，定委兼官一員，爲官井洋水寨總領，專在大箬頭信地哨守，仍照流江事例添覓外塘大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捕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七

平露堂

二名領之，專一巡哨本轄地方，如此則海賊南自福州小埕而來者，見有官兵，既不敢進，泊于官井洋，而得以制其水火之路，北自浙江鎮下門而下者，聞有接應，亦不敢深入于流江灣，而可以絕其糧食之資。似此亦於地方頗得兩全，而亦庶乎可免顧此失彼之虞矣。噤嶼等灣兵船，免其更翻調用，留預于本處地方，并將南哨官軍遷置大箬頭地名，行撥大金定海二所官軍，照數僱覓外塘兵船，委官總領，專一防守，以免流江顧此失彼之慮。其軍兵口糧工食等用，軍餉不足，聽于本州糧剩銀內動支，惟復別有定奪。伏乞照詳，奉批仰州掌印官會同把總官親詣地方相勘，歸一區畫，停當會呈，繳報，依奉除添覓船隻，僱募兵夫已奉批允，及將噤嶼等灣兵船更翻調用有碍施行，難以再議外，隨該知州孫勳會同指揮張棟，卽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州沙冷灣乘船歷覽官井洋，并寧德縣界溪福安縣古鎮門羅源縣鑑江潭濂灣門等處人勢，行至地名韓庄日暮，就彼經宿，次早循韓山踰北辟山二十里，爲東冲五十三都地方，又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中丞集

大

平露堂

里許卽爲大箸頭隨登山至頂屏空地環顧左右
惟左邊海灣一處面臨濠灣背倚東峯左抱尾峙右
襟大箕外控大海洋次內制五港咽喉一水灣廻四
面環合風潮不露氣脈亦完且前係沙泥既可以容
泊船隻後連峻嶺又不至有背受侵誠要害會一方
之總區形勝曠百年而有待者也乃由本山降觀其
地委果風氣完聚實非一時偶然隨丈量得本地海
沙長計七十丈堪以築砌城牆東峰山下有田一片
闊計九丈三尺稅計四畝三分審係本都里長鄭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徐汝霖纂

平露堂

清戶田時價值銀每畝四兩堪以官買起蓋寨宇又有
荒埔一所長計四十丈闊計一十七丈堪以起造
軍營并演武較塲左右灣尾二山上有頂屏各堪壁
立望臺撥軍瞻望有警張旗放銃立刻卽知聲息可
以先事預防且兵船不必迎敵但鳴鑼爲號各船齊
執鋒利器械出列本灣門前賊亦自將畏忌不敢輕
犯我鋒而入萬一不測分布步軍兩山排伏一時隔
敵矢石交攻賊處其下我臨其上彼將何技可以敢
當似此新寨一舉五港可以高枕無虞縱有小寇時

發自能尋踪追捕可以立獲何者外無從入之寇則
內無乘寇之端也然則分設新寨豈唯可防外洋之
盜抑亦潛消內寇之機乎僉謀既同乃由故道回至
東冲鄭家又訪得本處先于嘉靖二十四年曾被海
賊登岸攻劫彼因衆禦不下賊乃沿從東冲前灣進
入放火燒焚乃又親行到彼有得面有海沙空地儘
亦平潤上有荒枯田地一帶亦甚夷坦似可建立巡
司遂由此處轉歷官亦二崎長沙下埔等閱視外海
形勢經延亭舊巡司廢城盡爲荆榛所蔓乃令弓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徐汝霖纂

平露堂

欲開一路實見基址尚有但本地多山民居隔遠止
有灣民鄭瀚等一二人告願置復本司緣看太逼海
濱勢實孤懸難以獨立乃又乘舟由海洋至羅浮澳
卽南畔中哨之地烽火門原撥官軍四十員各延亭
高羅二巡司近撥步兵各十五名在彼守把不十里
卽爲開峽灣聞各官軍往多還卽此灣住坐不在羅
浮以致去年黃祿等家遂爲夷船抵岸海牆亦被攻
破今亦應于羅浮灣內分撥哨船二隻以爲信地使
彼各哨相止不得擅離而後可以責其專守耳本灣

又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二十里踰積石，卽爲高羅巡檢司。原有舊城，視延亭尤頗完固。附近亦有人家。以上二司，近謀遷改延亭於北港，高羅於閭峽各地。方置立，俱各見在興工。然北港則僻在裏洋，閭峽則人烟稠密，且習與海賊角敵，人各知兵，官軍置此實爲虛冗。延亭似應於東冲前灣設立，以與官井洋水寨互相爲依。高羅似當修復舊城，以衛該都百姓。已令一面搬運見買木植等料，於見擬地方興作。候詳允日，隨蓋完功。外除此，又歷虎嶠，占縣黃沙等處四十里，卽爲本州并烽火門，切看地形，畧劃一人之身。舊寨處于腹脊之中，流江正當左臂，官井洋乃其右臂也。臂能運動，始可自衛。若一受敵，豈能制人流江？今有水寨左臂，旣無患矣。官井洋不爲區處，則流江遙隔三百餘里之外，風潮不便動經數日之程。若腋爲人所捍，剝膚之勢，豈不殆哉！此福寧南哨另分一總，愚竊以爲此又軍門明見遠慮，高出尋常萬萬者也。况烽火門之至流江，與黃崎鎮之至烽火，道里正適相等。官井洋立寨，與流江南非角峙，則東連鎮下

皇明經世編

宋中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南接小垵，會哨可以及期，應援又爲甚便。據要聯勢，孰善于此？但寨守新立，人心尚懷危懼，必須多撥官軍防守，以先創始。然後可以圖惟厥終。隨查得流江官軍見在住劄一百九十名，分撥哨守一百四十名，俱福州左中二衛并大金所軍，數已有限。難以改撥。惟存留守禦舊寨福寧衛軍二百一十三名，各軍去寨不遠，內多潛回住坐，并查原撥官井洋南哨軍五十名，係福州左中二衛官軍，今已分設寨官，亦難復令在彼。應在存留福寧衛軍內，照數撥抵，事體得相安。中哨南畔官軍亦應割附官井洋寨添撥軍士十名，奏原撥四十，共五十員名，照舊守把。及查大金所見在操軍二百零四名，原選出海，今革閒住，餘丁一百七十餘名，定海所在操軍士共三百一十五名，餘丁一百九十名，俱堪量行於內，派撥大金所軍士五十名，餘丁五十名，定海所軍一百名，餘丁一百名，奏福寧衛今撥抵南中二哨軍各五十名，共四百名，專在官井洋新寨哨守，仍俱准照出海事例。福寧衛并大金所於本州定海所于連江縣各倉庫按月關給

皇明經世編

宋中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行糧四斗，以慰其勞。更照流江近議，聽其請給軍餉。亦于外塘沙冷僧募大船四隻，水兵各六十名。該地土官各一人帶領以協守之，并於烽火修完哨船十四隻內分撥六隻，添克官軍出哨之用。管領軍職合用千百戶官各三員，衛總指揮官二員，應于該衛所官內差委。其把總官推選，別衛分賢能指揮一員，定委責其總領，庶幾付托得人。而又定畫二寨界限，分烽火門以北自一都至十二都沙垵等灣為流江管轄，自烽火門以南黃沙古縣至福安黃崎鎮等澳為官井洋新寨所轄地方。流江仍分水灣為北哨，自南鎮而外至十都嶗嶼而止。烽火門為南哨，自一都以迄于七都一帶地方。官井洋寨則改羅浮中哨為東哨，分管舊延亭以東至附州黃沙等處地方。改黃崎鎮南哨丁古鎮門為西哨，分管寧德縣青山灣以西迄于福安官外南三塘等處。各港門四哨官軍各分領哨船二隻，務照今定信地，專一在彼巡哨，不得移住人家，以生侵擾。二寨把總居中兼制，仍貢流江常于沙垵南鎮海口官洋常丁官赤二崎各處不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本邑志

五十五

督駕兵船往來巡哨，因以習演水戰之法。但遇一方有警，卽行飛報來攻，敢有逗遛不前，或失機事，遂在跟究。罪坐所由，如此則沿海常有兵船，舟師操駕可得習熟。官軍不為虛設，遇警防禦，乃為無虞。再照福安長崎地方，原設巡運分司在彼，掣調巡引盤船俱由本地興販往來。解隻必經新寨之前，若與本寨置一驗引官司，委官坐掣，盤船文引務由此處投驗，不係詐冒掛給號記。方許進港，則新寨又得商船為伴。官軍聲勢因而可張。且私盤亦可革，似此亦係一策。其新寨軍器一時遽難修置，合于流江量分一半充用。候事定之日，另行措處發添，并照二寨官軍出力衛民，固當體念其苦。然百凡供億，皆出小民膏血，亦應常加點閱，使兵皆強壯，毋致閒曠。庶幾地方有賴，不至浪費錢糧。若非委官時加稽攷，未免人心瓶頸，易於怠忽。會呈到院批議處周悉。一方之民自是賴席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本邑志

五十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

華亭 宋徵璧上本 徐孚遠開公 選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陶方燦星若參閱

許黃門集

疎

許相卿

論內侍納銀贖死 內侍贖死

臣聞今出祗行弗惟及又聞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
臣聞今出祗行弗惟及又聞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內侍贖死 一 平露堂

惑焉而職司獻納是謂得言遭逢 聖明是謂可言
於此嘿嘿無所逃罪故敢陳其愚忠幸 陛下裁納
竊照犯人張銳張忠于經王欽等罪惡臣不能偏以
疏舉其屢試而具服者載於刑書演於綸音炳如也
有一於此罪不容誅眾惡畢彰百死莫贖又何議乎
方其遷寵靈擅威柄毒流怨積以致神器幾危逆藩
乘隙 先帝憂勞崩逝屬階禍本實自羣兇臣意孝
廟神靈之震怒兩宮慈愛之痛念天下臣子之悖恨
而舉欲甘心焉者殆皆齷齪積磅礪無所於逞臣又意

與獻帝之在潛藩憂本根之將顛思休戚之與共切

齒憤懣何以爲情 陛下旦夕視膳蓋嘗經於暗記

矣廼者登極首逮兇邪列聖格歆薄海悅服端始于

此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通明旨中業元姦巨憝許之

戒死贖金斯言一傳群臣大駭詎意正始渙號遽已

棄信失刑神怒紆而再贖人怨解而復結不知 陛

下何以對越孝廟何以承顏慈壽何以上慰 典獻

帝之靈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臣民是以前日人心庶

幾 孝皇太平之望比來識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內侍贖死 二 平露堂

矣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且昔者不容而墮

姦法固在也今也獄威而聽贖并與法而亡之矣

祖宗勞神遠慮立法爲千萬世之防 陛下抵牾數

十萬金以廢之豈不甚可惜哉或以賄成法自近格

臣恐自今人皆不復畏法惟務積金有金而罪無不

免以必免之計肆無涯之心臣又恐將來禍亂不但

頃歲之幾危而已然群兇得肆於昔所謂非一朝一

夕之故猶可說也彼於 陛下無蠶除之勤無阿保

之舊而亦欲僥倖以釋愆釁以贖要領果何術也侍

左右者先爲之容也。左右之爲此度已異。日之將出於此故力爲之地。所以自爲地也。臣以爲若人亦可誅也。不獨若人也。刑部尙書張子麟。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綸。操三尺法。司天下命。古臯陶之任也。千紀群兇。不能亟議早決。故爾遷延。曲爲比附。維然衆犯。概以大辟。原其意。非欲援輕以入。重適欲推重以附。輕俾得徐肆。貪緣巧惑。聽聽。矧大獄未竟。堅疏乞靖。不圖始終不聞執奏。避事保身。殊非大臣守職任愆之義。臣聞春秋治惡。必先黨與。子麟等尤可罪也。乞勅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卷之十一

內侍廕官

三

論內侍義男廕官疏

內侍廕官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衆則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而不得私也。頃者欽奉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一時騰物議。乖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兵部尙書彭澤瑩言之。兵科給事中許復禮等又言之。

工科左給事中安盤又言之。人三爲衆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陛下初諭曰。已有成命了。再諭曰。已有旨了。三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夫朝廷之政。公則一。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躡踵有非分無厭之求。許之名譽。曠濫何以成。朝廷不許。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阻之。臣聞故兵部尙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爲錦衣千戶。今兵部尙書王守仁克平汀。賴官其子正憲爲錦衣百戶。賢非欽之子。欽之隸耳。欽非二臣比。而賢官崇於冕。與正憲是忠勲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天下徇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然則欽爲亂國經澤等爲失官守。臣等爲負言責。陛下守祖宗之法。亦似少失初意矣。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俸。識者猶曰。非德賞也。而濫恩如此。人言如此。陛下尙吝而特之。豈欽甘言媚詞。有盡奪寵靈之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伺曲贊。又將藉爲他日之地者乎。陛下重違內豎而輕拒上大夫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卷之十一

內侍廕官

雪春多靈風意者刑縱賞溫號令失常之應陛下亦嘗繫於中而求其端矣乎臣爲是懼伏望寢前命視賢官以重爵賞以回天意亦以塞小人非望之圖成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倦倦

論政權疏 政權

題爲體剛德操政權以折姦防亂事臣惟天下政權必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擅則亂賢公卿大夫士衛真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察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故於今日諫

皇明經世編

許貞門集 政權

五

詔令窺政權切慮深疑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凡在有位義當亟問臣待罪言官若更隱忍死不償責是以冒昧言之伏惟仁聖察愚忠而赦其罪竊觀陛下入繼大統御席未寧登用昔德嘉納忠諫申勅法宗裁抑僥倖寬恤兇邪不旬月間盡復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海內欣欣引領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撓稅政乖令日以益甚始陛下明少蔽手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何巧移以謀矯竊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自

今漸實生習習實生常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士矯以徵玩奸矯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私刑賞將來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臣爲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上輔臣懇懇爲言漫以知道答之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戴守羅達繫秘微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述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罪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援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冷無功乞

皇明經世編

許貞門集 政權

六

廢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喜納者今拂逆昔申勅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正德之初可異而明哲剛廉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爲去計矣俊上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中間或有懷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分一於不吾違者其猷爲識趣臣以爲非直非俊之伍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帖然乎臣又知其必不能一

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昔之人身，在昔病已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救之虞，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武宗承孝廟之澤，是已於今病雖稍蘇，元氣應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之攻之也。溫涼減節，食飲不時，遂至長已。陛下承武宗之禍，是已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屢幾可以已亂而況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伏願陛下憬然覺悟，收還威柄，法大舜勿疑之勇，奮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卷之七

七

塞人心，以警其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緩留故老，更訪忠言，詳察民隱，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祖宗。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弼諧之榮，遂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謀。實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而近習私人，固其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論詞言者疏

詞言者

題爲言取言罰失職以昭懲勸事。臣抱疾私居，伏讀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論此來賞罰命令不當。

者數事。禮科給事中章僑勸東廠太監芮景賢罪狀有六，戶部主事林應聰認罪回請，遂及優禮大臣俱奉欽依。各罰俸有差。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陛下氣鬱志怠，迥異初心，甘蹈過舉也。書曰：從諫則聖。詩曰：詢于芻蕘。夫問諫而從，不待諫而詢，往哲虛心含已，以求合乎天下之公。每如此，今陛下不惟不詢，且不能從，又加罰焉，恐非所謂與治同道者也。夫使三臣者言，或未當尚真優容，以勸來者。况頃來戚宦私人破格之恩，權豪近幸執法之宥，言官章疏拂違之批答，謂學曾言之不當，恐不可也。郭九臯四品守臣爲一郡父母，師帥景賢據其部民一面之詞，奏行逮捕，千里之外，傳所謂父子皆獄，是無上下也。不然，備何親於九臯，何仇於景賢，特爲朝廷惜此事體耳。謂倫言之不當，可不可也。陛下初政，延用故老，涵綸異數，鄭重優隆，蓋將賴以共安社稷。凡所建白，未能盡見施行。迺復詰責其字畫差謬，若抵使之奉行文書，然者諸臣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應聰之言，似尤不宜謂之不可也。然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卷之八

八

其字畫差謬，若抵使之奉行文書，然者諸臣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應聰之言，似尤不宜謂之不可也。然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九

則三臣者 陛下果何意而罰之休臣未遑援引舊聞姑請以親記聖政質之嘉靖改元以來 陛下批答言者始曰這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尙沒應之又曰已有旨了似已服之又曰如何這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查究然則又將有甚於此者矣 陛下一人之身再暮之間從違如此夫堂群臣遽皆變移狂惑莫能將順德矣抑或陛下深居高拱親宦官官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時少樂諂媚之言恃盈成之業遂欲日勝驕怠漸生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十

悉自今大小臣工以言爲諱朝政闕遺生民困阨中外姦欺莫得上聞 陛下孤立蔽欺之中顧倚過習私人共圖社稷至計岌岌乎危哉臣誠懼大患義愧敢言惟不啻已并敢密三臣以自爲地也若臣者少嘗有志長不如人 陛下擢司言責已再聞茂曾無忠言嘉謨上悟聖心少裨時政方恥素餐而學曾等乃以言罰係比肩同列臣實厚顏如蒙收回學會等三臣罰俸前旨仍罰臣俸以懲失職更乞以學曾等建白一一勅付各該衙門議擬施行庶有得於不遠復之義而 陛下無損納諫之明臣亦少免尸祿之愧且俾失職如臣者戒敢言如三臣者厲賞罰當懲力昭闕庭無壅禍亂可防治平易致矣臣不勝惓惓書

與錢海石第二書

呈覽

伏奉高論星變仰觀博古之學憂時之誠傾歎無已僕嘗聞之師中土文明大地每值歲之內午則火盛極而變往往多事皇初載籍未備傳聞多訛無庸強說越稽春秋以來凡當是歲鮮不禍應惟漢武帝世

相唐文皇宋真宗四朝獲免而武帝征伐崎嶇幾絕
亡秦世祖承王莽更始之亂因天悔禍之初文皇亦
以末年征遼大役武氏僭亂亡將及矣其宗差爲太
平而契丹敗盟天書誕妄東封西祀虛耗海內未爲
全盛也入我天朝初丙午爲元亡再丙午爲宣
皇之元三丙午丁未爲憲朝之末今值厄運而聖德
消弭卒無其應天下蒼生之福也然比日雷電虹霓
井時大變頗駭群心說者疑以海舶應之夫海賈侵
攘自是付託非人變通無術張皇迫逐致然所謂庸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卷之一
爲一

十一

人擾之者也愚策特費一提舉司官吏監督互市自
可一疏而辦所謂化盜賊使爲良民妄見殊不以是
爲意也

與胡梅林中丞

侯叔

海寇弄兵首尾三年踰蹂八郡相狎至愚無識非敢
自以其言爲重也竊謂夫濠浦一城懸絕海岸隔離
衛所縣也遠者七八十里近者猶四五十里孤特獨
立固無人煙知傾巢之繫危枝有兵猶僅自保人少
將一空戊耳去歲五月海寇數百自晝猝來攻城時

有統兵徐指揮公差李典史協書乘城睥睨滾入
油毒箭交墜如雨賊衆救死扶傷亟遁自是以來賊
凡五六過城下聞鼓疾走不復敢近蓋懲前失利也
議者以爲賊所必由熟路不可一日無備而又以兵
少糧不繼爲憂近乃擊去統兵并調處兵往午臨
留老弱數百城中無不自危昔者鄉民日有千百狀
携入城冀免死亡今城中日有十數商議出城別尋
活路使賊陸行循倚衛兵先提使其舟至城邊河泊
不下三四處維棹到城直三四百步競進疾攻欲禦
無人求援無路賊將爲刀俎人盡爲魚肉此事雖甚
憂而欲拯之其將能乎徐行健者不知其素然統兵
於濠二年却能守法亦知持廉士心頗皆畏服故今
急乞鈞裁復調徐統原兵更益兵千數守濠則地利
素諳兵將相習不特濠爲可休且聲勢連絡海寧亦
自增氣執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只空城何寇或入
據之則列屯喪氣省城亦且寒心禍患未知所弭相
卿室燬肢殘然亦有水鄉僻境緩急倚爲三窟實非
全恃濠城爲全身保家室謀而爲此曉曉也 卷終

皇明經世編

許黃門集
卷之一
爲一

十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八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開公 運翰

華亭 宋徵璧尚本 李待問存我

張 盤組垂參閱

鄭黃門奏議

奏疏

鄭一鵬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却貢二頁疏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蕃臣

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

皇明經世編

御書二公奏疏 却貢三 手 露堂

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

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

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達人

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

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

馬如文帝不受林邑大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册足為

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即位之初珍

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潘巧異玩罔于嗜好古帝王莫

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陛

下所必屏而不溺焉者顧青輦受其獻為 聖德累

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象以

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

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錄今 乾明門等處

禽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

者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綠豆菊林之類以

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

皇明經世編

御書二公奏疏 却貢三 手 露堂

放未蒙 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即非

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

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

之矣臣聞議者謂一却具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

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

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

此前事明陳也今不以四君為法迺欲踵周穆遺跡

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

肆驕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辱伴送之使或折辱

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費率計
倍從爰脩漢典亦有閉玉門關湖西域故事且受
朝貢未足爲 朝廷重輒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
者盡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轉
該部轉行從處鑒延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贍遺回或
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餘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
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是物之盛德不惟潛杜
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
王漢文帝唐太宗實專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
皇明 御編

止傳乞柳奔競疏

聖 勅 席 書

近該吏部題爲奉脩事奉 聖旨係元席春勳襲陞
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爲乞 恩比照
舊例該臣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修撰
嗣後編修缺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
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大費賞者人主之利器

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
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後大信不可以及汪
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爲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欵凡
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
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件參出施行欵此又
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
大小官員取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
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實緣弁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
選法本部參送法司重罪黜退爲民等因奉 聖
皇明 經世編

勅 席 書

聖 勅 席 書

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實出於
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爲了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
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
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
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
人主知午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雖在文臣清
以應旨也後是 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爲之提
切等皆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

時權奸所不敢爲，而書敢冒爲之，是其罪反浮於寧彬輩。謂陛下爲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爲天子巡守重臣，不爲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脩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爲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俱資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爲例？今日之纂脩，頗引以爲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泰熙席書本以儉邪小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綽綽，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德，夢以誣搆大臣，既見其疏，雷中未出，復肆哀憐，爲其弟以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夢璉之疏，必不上矣。書挾私誣擯，專恣欺罔，德善甘爲薦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僞洞見，眞冒古輩，將誰欺乎？身爲大臣，而爲子弟乞官上壘，祖宗成憲，下汚縉紳，清議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伏望皇上大奮乾斷，收回成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五 平露堂

將席書亟賜罷斥，爲太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庶太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嘲退爲民。其書及璉等挾奏事情，亦乞明下廷議，別白是非，取自上裁。則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治朝。資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清矣。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乞有諫官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爲盛德，爲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有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若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酗于酒德，自常情觀之，恃慢執其焉而舜成王樂受之，不以爲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呂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愆外施仁義，羣臣皆爲黯置武帝稱其爲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奏疏

六 平露堂

良且齒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祖宗以納諫爲家法太祖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廢務或有失中者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恃天下何憂不治是我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賞輒封章進來朕每開羣臣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千謬堂

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王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朝參自是言事者少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諫官事但其言有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命士奇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朝政有缺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丁奏事時當陛下劾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而劾羣奸至手攀錦

衣衛指揮使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而効也故當時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謬謬之風以開億萬年之業端在于此洪惟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惻以爲千萬載一時也比來勵精之數頗衰于往往聽納之美少淪于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陛下慎重給音以示天下以俾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千謬堂

堯舜主斯我祖宗所樂聞在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氣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在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構以音禍遂使諫諍路阻殺伐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爲仰賴陛下收絃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爲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曾所以感觸諱忌者以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罪其誰不愛身重賁繼有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

爲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祖宗。天下曰夷。稱頌未已。乃今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乃爲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採稷鋤棘。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冰霜夏殞。山谷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于元旦之日。南直隸以達皇明經世編

新書二小集 卷之一 名臣諫官 九 平露堂

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譏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雖會若復補外。誠恐羣臣以爲陛下真有厭東宮官之意。將相率纖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惜。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會收回。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爲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許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祖宗齊美虞周寶。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倦倦之至。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重經筵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祚。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廣知風成日。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爲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

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爲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譚，以切于經筵者三事條陳于左，伏惟聖明裁察幸甚。一講讀之官，莫難于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嘉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雖欽頒國子監祭酒，今養病，尋翰林院修撰今議官呂櫟，進德深純，經學蘊藉，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選疏而未還，士類莫不借之乞。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侍經帷，使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露堂

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具有巧舌，便僻側媚者，願陛下速斥而遠之，無付爲善類之蠹，則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昔所謂小木之臣，咸懷忠良，以旦夕承弼厥荷，此之謂也。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辯，臣聞太祖時，宋濂等侍講義，食客賜坐，容及時事，太宗時，楊士奇等日進，奏前承顧問，滿下十數刻始退，孝宗御經筵，身有疑難，曲加延訪，史部尚書王恕不以聖躬過勞爲言，今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責，不亦難哉？乞於進

講之際，聖心有所疑者，無耻下問，或官中所看書史，聖意有未透徹處，仰賜延訪，夫治亂存亡，備在史書，爲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講亂，講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徵省？乞命講官臨文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宗倫守法，聽言實征，而治成，京帝以滂酒色，棄忠賢，近使倭臣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納諫，而興，桓靈以剛苦類殺小人而養隋煬帝，以任嬖用，則忠諫莫上，不窮征伐而凌虐，唐太宗以任德，最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露堂

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屯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于日，微下心自然知所警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統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一學問之功，莫貴于有恒，切見孝宗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方纔，曾免近年，平以十月傳免，夫大聖人欲不容並立，日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有，而警戒全慕之念自生，日

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在而規誨獨重之語時聞卽此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便殿溫如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聖躬又得以輔養聖德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章大理奏議

奏疏

章商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奏疏

平露堂

應 詔陳言平大獄疏

章商臣

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卽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卽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衆注必以才望清尚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一爲陛下許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表羣臣伏聞號泣以諍觸犯聖怒大臣調

任者吏部左侍郎何正春一人其餘以爲首克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創死者編修汪思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奪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奪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于天象下駭民俗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爲伏聞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陛下持重大宗崇奉正統爲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爲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母德純爲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徵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今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懽心臣夙聞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先帝朝罪謫者陛下悉

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爲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謂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迭迎及織造違繫諸臣其疎起之罪宥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迭迎館轎禮也賴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于當時竊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謫宣之寄爲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與動奉織造之軌或失安靜之責故卿等必爲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殘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五

可知矣爲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泉監馬卿等及賴義與動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動等一言遂不辨其是非曲直而欽等遽有拏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陛下在上顧及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奸之故今日侍陛下爲甚厚而微陛下爲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蓋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追矣然臣愚以爲臣子之微或失儀於君父之前斷非敵之不至乃其敵之過其所致耳是過也非故也故書曰有過無大則故無小且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者拏問亦祖宗之法也臣竊謂祖宗良法美意尤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必從而宥之所以盡其職陛下於既糾者或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五

詳謂之不可耶以京堂憲為所屬小民許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爾夫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設之如神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實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陛下之福耶且陳彥章所奏憲臣方因首垢而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預能然得寧家以去樂護等刑部皇明經世編

如前二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鞠之於前大理許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其間而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爾臣謂此先帝朝惟裁捕弄成福之所為而謂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捕弄成福者之禍耶況西席跳梁正日夜占吟天象之時而不知天文者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汪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部之執奏科道之支

章殆有見矣陛下嘗得一省覽否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概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莖仕之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待苟不及時少盡微忠萬或填委溝壑則負陛下擢用之績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化誨之功臣安敢避嫌遠罪而不一盡其愚耶昔有虞臯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黎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恐小忿存大信亡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皋陶二聖交孚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無窮今臣位微力劣回不敢望戴胄之賢千萬一況臯陶之聖乎然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君不能從諸太息

而已哉況通市水旱稿虞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

蟬蛭之災迨遍天下又西戎犯順就者謂應春首五

星聚於營室之變有識多爲之寒心臣以爲消弭備

禦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

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

消外憂爾其轉移幹運之機亦非此晚所能盡者伏

乞聖明採臣夫之言舉蒙替之意下臣言法司議

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陛下之仁

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幽戮以彰陛下之義奉

皇明綏世編

卷之一 七 奏忠懇不勝待罪之至 疏上以活名沙未肯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九

李司農集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柳汝 子衡舉閣

李司農集

疏

李士鵬

欽奉 勅旨陳言民情疏

籌商牧寬力役

一曰致畜牧之盛臣嘗經過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地方每見膏腴之田率多荒蕪乃問百姓何不耕種皆曰缺少牛力繼言買牛者陞戶當差又見荒田之中所牧有馬問之百姓民耶官耶皆曰近來人家少得有馬此多是官馬我百姓苦受馬累幸遇 聖明常折解馬價非此仁政相繼逃亡矣臣竊惟天下大事在於兵農而利農之具莫先於牛利兵之具莫急於馬往時牛馬有餘民樂於耕而汗萊田少兵勇於戰而備川馬多近年以來北地差役繁重有司審編均徭立例雜出以爲能舊規侵失而不顧如百姓之家有田數畝買牛一隻者里書報爲有力隨量陞戶則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二

平糶堂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二

平糶堂

有家頗過買馬一匹者里書指爲殷實隨超陞戶則致使里有欲耕之民野有可種之地卒不勝其科役乃不敢買牛以召差田多荒蕪糧多拖欠無怪其然也又民馬既畏私養之累則野豈有生息之藪故官馬倒損既無從以買補後解備用始從宜而解價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也以臣之愚私憂過計以爲今值大造黃冊之年圖惟寬臨培養之道或可具數於黃冊但驗 國家之富盛不可登載於均徭徒爲閭閻之騷擾宜示禁例凡牛馬之畜私養於百姓者任其多寡均徭不以此陞戶則編派不以此科差役里書不許告許以生騙官府不許立例以沽名至於私宰私販之例又申明而必行之如是數年之後生養蕃息牛足於耕出作有其具南畝無惰農矣馬足於乘緩急非所憂北塞有精兵矣
二曰寬力役之征臣嘗巡訪南北直隸以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審編之法有一年一編者有二年一編者有三年一編者皆因時地之不同繁減之不一輕重之不等固難執一隅而議擬也其大約相似有不均

者曾得聞之於各地方或十夫之論或官職之談或
小民之口皆曰均徭差役在州縣者易當在府運者
難當在三司者尤難當蓋在下之差居家應役使用
既少且不妨耕在上之差使用活人既解正身又要
雇人未經着役勒出扯擱掛腳頂頭等項銀兩既已
滿役扣除幫補公使不得領給一半與其人銀俱虧
不若解銀雇人是一差費銀數十兩重者累及二三
年又每見一衙門一官府皂隸名數太多其他如庫
十門禁各項雜差亦多冗濫百姓受均徭之累已重
皇明經世編
李爾豐集
卷之三
李爾豐集
併矣夫民事繁要有四錢糧里甲軍需均徭是也錢
糧有定數里甲有定役矣惟軍需均徭在南方者軍
需自軍需均徭自均徭在北方者均徭有料價即軍
需之別名是北方均徭有庸有調一事兩並法行已
久間不容議謹以民情不堪均徭通天下者而推廣
之是欲其定官皂之數革頂頭之銀出雇直之價皆
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官皆以損乎上而以益乎下臣
嘗伏願大明會典所載正統年間定內外衙門皆
如其數夫何在外都布按三司以及府運州縣其公

使皂隸之數不知幾倍於昔矣就司中一官而論有
二十六人者有二十四人者有二十二二人二十人者
雖少亦不減十八人十六人夫掌印之官居常在司
而巡守之職又時歷地友妻之難少亦足用矣不知
徒多抑何爲也此法久人玩而事之在所更定者且
近年議減官以節財所惠有限孰若通行各官崇儉
不奢人其患無窮乞飭下戶二部從長公議某衙
門共該若干名某官職合用若干名皆當經畫一之
規立久大之法其各該司府等處如庫十門禁等項
雜差亦行撫按官公同會議應該節省者量爲裁減
仍將各處裁減過數日具造綱目文冊送部查照固
不可使缺人以廢事亦不可太濫以靡財徒爲民病
焉至於頂頭掛腳等銀尤爲病民之甚者蓋小民輸
當均徭舊者既滿新者替至乃勒出銀數十兩以爲
前項名色是慮其逃走以此爲之防也且民之先事
而去者既已無從科派而盡併於見在人戶矣今被
既已飽役而一日之未常乃先辦空虛不用之銀
此苛事害民而法之在所必革者又百姓之憤隨其

差役願出雇值。大抵差役之重多是有田之家願棄
耒耜不願走卒。寧甘雇替之倍價不甘咆哮之音聲。
其情如此。如差之在州縣者。或雇人或自役聽從其
便。如差之在司府者。推不欲之情立適中之法酌其
役之重輕。定其價之多寡。各該州縣徵收在官先事
之期。差人類解或徑解各該衙門聽其處雇或解之
該省府分代爲之雇。凡事干錢糧主守者仍用正身
非係緊要事務者俱從酌處。夫如是一則可不奪於
耕夫一則可收養乎閭民。一則不勞州縣之勾擾。一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五
平糶
五

限防之額衙門之在外者。關節界限尤宜謹嚴。及不
能治之而以是爲辭。使民喑然甘受重併之役哉。
預陳邊計以備虜患疏
預防守厄兵役
竊念防邊之計。大要有二。其一封疆之臣彼此相防
不能自處者。必須朝廷之上爲之力主。其二地方
之事。因革隨時。不可懸歸者。必須封疆之臣自行裁
酌。若事當由中處者。不爲之處。則往返奏請。失事
機。不當由中制者。強爲之處。則動難遵循。反成文具。
臣等待罪本兵。不敢繁文複辭。止以來歲緊關事宜。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六
平糶
六

百餘里止以邊牆爲限中間沙嶺低薄鋪墩疎瑣常居其半自橫城河片馬頭墩迤北則有黃河爲險河流二百餘里至鎮遠關而增之北河之東首爲胡房之巢穴矣自鎮遠關河片至賀蘭山脚僅有七八里以北爲沙漠乃胡房往來通衢先年據此崇岡峻嶺建置鎮遠一帶營壘墩臺森密防守得控咽喉之地實助山河之險又北自賀蘭山寧朔墩起南至中衛岔口墩止約有五百餘里但非段雖以山爲險固旱春薄而隘口且多南段又在黃河北岸邊牆坍塌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七

與賊爲鄰是三面受敵延袤千里以實在三萬有餘之兵拒猖獗山沒不次之虜臣等職守封疆憂惶莫措近准部咨條陳款目若地方事務因革隨時本館可以酌處者協和公議行之其間如火器馬匹有所不足騎臨應該增脩邊關在所當復分布合衝解之宜操練得攻守之利是皆重且大者逐一隨款詳議開立前件條陳上 請嚴察

一千里徵兵原非得已比因山西虜患異常選調延寧諸閑人馬陸續俱於四月內到邊至今九月盡始

減發回半年供費無慮數十餘萬太倉所積有限豈能常繼且兵馬一調在我則此實彼虛在虜則避實擊虛如近日延綏雖幸而成功深可爲鑒合無將來歲兵馬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官五月以後各差半覺人役出邊遠哨如果虜欲侵犯本鎮將該鎮人馬儘力設備仍查隣境地方果無別警差人赴則徵調應援如延綏應援山西宣府應援人同寧夏應援延綏固原應援寧夏之類大半往來止以五百里爲期其鄰境官員一聞警報不必候其移文調取一面發兵一面具啓行日期并軍馬數目火速奏知如敢自分彼此耽誤事機聽本部查參從重治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七

一切照本鎮三面鄰賊出沒不常而戰守異勢緩急異時夏秋爲備稍易冬春爲備實難蓋以鎮城跨河山之險上自廣武下至平涼中有漢唐二渠導引河水溉田東西南北三百餘里諸河如馳驟不便兼以閘臨譯嚴胡騎難以備追惟是冬令河凍及春秋花馬池一帶以至鎮遠關外連賊道近邊隨若出無遠策角勝絕漠之外非計之得也必以守備爲本

不以攻戰爲先故先年建議自六月以後主客兵馬約有三萬會集歷境分布防守然守之道不過預備糧芻充足繕完塼堡堅固增置墩臺舖舍鋒利火藥器械金鼓旗幟森列軍士川湧林立府令刑嚴賞重而又上下親睦日相警戒賊勢大至則強弓勁弩以射之鎗銃卽機以擊之使在我無可乘之隙在彼有喪膽之阻旬日之間胡馬俱困自將奔突竄伏此以全取勝守策之要也又慮犬羊之衆動號數萬若如風雨飄忽併攻不備入我邊境斯時斯際以戰爲主要必先明斥候詳嚴烽火收斂人畜堅壁清野隨即分布選練土客各枝兵馬截其向往扼其險隘可列爲兩大陣各去數里營壘相望刀斗相聞以爲犄角之勢以觀鏡情之氣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來攻我之別陣速來應援賊必不能相顧而敗走散兵肆掠我之分布軍馬又先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且料散掠之賊倉皇無所顧慮寡弱必可征勦我之真馬或夾攻以挫其鋒或出奇以蹈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九

千

後或隨機以來其弊使散無所掠聚不能戰遁無所攻退不能守旬日之間自速敗亡此則良將戰勝之大略也然邊鎮之道不外戰守而熟思過計可以安邊保民者有二道焉以今觀之沿邊牆內設有營堡俱委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前去管理或數月一換撥差各衛軍人及新募軍丁前去防守又各數不足或在堡之軍多無室家旋復逃亡孰有戀土之心管堡之官視如傳舍爭利削削皆無固邊之志爲今之計若查其營堡大小軍數衆寡地方緩急遠近應改爲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九

千

聖定爲已業。禾不起科。但在邊官軍人等。未見樂於趨事。蕃困極之餘。各堡官軍。緣無定居。所以招之。不至。設若官軍各有職業。在邊住守。官爲之分撥。開墾。又代之出辦牛具種子。夏秋勸爲勸課。使之自食其力。足供一宗餉仰之用。凡冬水布花毛襖之類。必先自守邊官軍給散之。將見官軍無不足之家。邊境無不固之處。而腹裏亦得以安枕矣。此亦漢之趙充國鎮守金城。充拓營田以實塞丁邊。抵坐困先零之舊計也。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一

丁露堂

一兵糧二事論者甚多。要之國初俱有定額。延至今日。兵不足。則狼應有餘。糧不足。則兵應有餘。乃今二者俱乏。當求其故。兵之不足。不過選絕。糧之不足。或由虛費。放糧之時。止據舊冊。平時未曾清查。按伏之時。止論一校臨行。未及查點。軍有虛數。故糧有虛費。加以笑傷拖欠。祿米增添。益見其不足矣。合無通行屬各衙官軍。逐一清查。凡係食糧。人人可以赴敵。凡耗糧之事。如放支按伏之類。通行禁革。

及時修武。攘夷安夏。疏

字夏營堡

看得築塞牆以拒守。疊敵臺以便攻。開暗門以利軍。官往來哨探出奇。設伏皆禦廩之長策也。但查寧夏河東沿邊營堡九處。延袤二百餘里。止花馬池安定興武清水四處暗門。各相距六七十里。且又直衝虜寨。在被易肆竄。隙在此。未見勝算。而高平永清毛卜刺紅山橫城五處。俱未開有暗門。宜當添置。及詢訪先年賊虜攻牆鐵鉏數。不過一二百賊奔來。拘挖其餘千百爲群。在舊溝壕塹之外。用箭射退。擺牆之軍。盡由知暗門隔遠。又無按伏精兵。出而掩擊。所以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一

丁露堂

每得憑陵之志。今則牆垣既固。敵臺既築。而於暗門之爲用。必明迂直之計。必設奇伏之兵。庶於伐謀伐交之策。斯得其萬全矣。爲今之計。合待防秋。大兵雲集。屯邊胡虜星散。遠舍防備。既固。經營可施。或於高平永清毛卜刺紅山橫城五堡。隣近邊牆高阜處。比照花馬池等營堡。各開暗門一座。仍各加鐵葉圍板一扇。防護門牆。其上用划車秤架。以時啓閉。再於各暗門之外。增築月城。如花馬池可屯兵一千。其餘可屯兵四百。藏於月城東向相對敵臺處。既重開

暗門一座而門之內兩頭各置鐵葉開板一扇亦置
則車釋放如無事之時責之恭協操守等官執掌鎖
鑰嚴明門關重關之禁稽查哨探投降之人倘或賊
虜近邊瞭望得實一面分布在牆在臺軍士齊執火
器弓弩以伺攻打騎射之賊一面揀選精兵在月城
內按伏俟其步賊過壕空牆度其可騰官軍奮臂疾
驅賊勢倉皇必就擒斬則是衝牆拒守者既獲其方
而從傍構擊者克致其捷矣然或衆寡不敵必在於
守而所守之中又當寓戰之機也先將舊牆暗門開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一 李萬寶 五 千露堂

千餘兩本鎮查有在庫無礙賊匪堪以動用若能併
工一月之間迄成不世之防自絕胡虜窺伺之心矣
臣等又看得邊牆之外先年根腳固實壕塹深廣堪
以阻禦延今年久淤漫將不利於馳突亦俟防秋之
日隨宜相度脩濬及看得壕塹之外地勢耿茫若遇
大虜臨邊官軍不料遠近每將火器矢弩妄發亦宜
酌量每於相對敵臺牆外約有二百步之上豎立六
七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攻打極遠神砲無
敵銳手把砲頭朗機等器以磨擊之又約有一百五
皇明經世編 李司農集 卷之一 李萬寶 五 千露堂

板開放完固次將鐵葉葉佈月城地下却將新開
暗門大開而內外間板亦俱秤起高懸仍號令擺牆
敵臺軍士各持火器弓弩等件相機齊發賊見暗門
既開必不攻牆爭馳而進待賊進十數騎官軍即將
划車懸起開板一齊放下但見未進之賊被牆上攻
打必退伏奔走而既進之賊人馬為葉葉刺傷在牆
官軍又環圍投落矢石飛射則賊如在釜中必速滅
亡是門牆用地利之險而攻守有合一之等矣其添
築暗門月城計算夫工糧餉物料等項大約用銀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方肯御奏疏

疏

方日乾

撫恤屯田官軍疏 南畿屯政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于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于開皇明經世編 方得御奏疏 卷之二 南畿屯政 一 千露堂

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模彼欲兼領又患窮遠就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

其二年和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盡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皇明經世編 方得御奏疏 卷之二 南畿屯政 一 千露堂

量寬二年稅糧以為牛犂種子之費候三年成效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亡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水為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于全領又不患于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于虧欠矣一曰蠲逋 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

皇明經世編

方傳御奏疏

卷之三

平露堂

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本戶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爲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若各官俸糧再無開支之望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通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發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拋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後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上以養廉士人尚資于此軍

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 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厘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

皇明經世編

方傳御奏疏

卷之四

平露堂

爲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葑菀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困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

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
以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紫
本院備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
田俱係在冊正額逐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
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切恐法
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
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
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田
監察御史唐動上世爵等累次題請欲通查各衛墾
皇明經世編

方傳御奏疏

卷之五

平露堂

荒田若干頃畝墾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
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厘通融處
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可行之
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墾江
田地四十五項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墾墾合應除豁
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畝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
非薄稅改科必無額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
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墾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
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

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厘共加出一千五
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銀米三
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
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墾作五升三合五勺共
墾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
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
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承為已業量寬
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
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
皇明經世編

方傳御奏疏

卷之六

平露堂

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
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紅
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
來各衛故軍好田築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
戶由十畝二十畝者有之號稱不堪之田俱若貧軍
領佃賠補稅糧最為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
多領二畝以上每三畝者著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
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
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

荒田而額一分荒田去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隨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典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前議屯政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寔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皇明經世編

方得御奏疏

卷之七

平露堂

浸達咨詢通而利病頗知得于口擊耳聞未敢條分緩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典利莫先于賑濟補弊莫急于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于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于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于此也臣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業米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操備船運糧各項

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于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得值足為納糧贍家之

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宜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為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弭處至于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于各屯設立倉廩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履約有數十餘所上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疎濶事竄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難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未命以來問過贓罰紙未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為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積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越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廩若遇有大

方得御奏疏

卷之八

平露堂

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廩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廩無創立之煩，門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駐劄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積穀益多，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垌江 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塌，其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丁巳年

未沒者，江湖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閭。臣于嘉靖八年已經遵命處補垌江田三十九項，除畝百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爲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塌。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經呈報垌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爲困苦。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墾種地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應補垌江之數。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土糧石實係獎政屯種，貧軍難以

包賠極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債納前銀，若不嚴爲分豁，誠恐賠納稅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乞敕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坍塌，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即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國課不缺，窮軍亦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卷之九

丁巳年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一

徐學達問公 宋微壁向水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顧開泰傳南 宋存果端木泰閣

呂司馬奏疏

疏

呂先洵

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江甯人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百十一

江甯人

平遠堂

乃畧當天下三分之一內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路漸淤有司者既不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肯自出其力隨處修治遂至於大壞而諸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旱槁枝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治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爲命伏蒙皇上憐其疾苦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廢廢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

才短能者才短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歲歲而賜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私憂而遲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得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爲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爲五事仰候 聖明裁擇

一曰廣疏濬以備諸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潴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日專委任以責成功 何謂廣疏濬以備諸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翁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非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駁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塘浦壅塞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

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絕無以資泄。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焚麓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鄉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滬白鄉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滬昔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滬無所憂矣。乃諸城村等港。以泄金壇。溧溧港等河。以泄武進。漢文鄉。通波以泄青浦。顧浦。吳塘以泄嘉定。潘大等浦。以泄崑山之東。清許浦等塘。以泄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并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則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當鎮下流。其水易淤。而難洩。雖粵河

滬浦引注于江海。而每遇秋汛。泛漲。屬溝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毀為患。宋韓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管田。陂塘小民。其便之。而司農丞鄧宣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且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為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暇修營。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夫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來口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河之水。不得漫行。而反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滿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鉅引。以資灌漑。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按閘以陽。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洶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穀年即宜。如或湮塞。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土百十餘里。或土八里。來流而為閘。平時隨潮。閉以禦勢。漲則早開。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湧

則啓而不閉以宣其誠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宋臣鄭僑亦云錢氏循洪庠遺事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寧堂

欺者之今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有閘在實器做宋臣范仲淹以官粮募錢民修水利之法行今有司查審應募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贖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他日荒亡迫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計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不待較而知也何謂事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寧堂

懷功効於著災民至今思之夫性之小固有過人者
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
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
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為國達憲此臣所謂成
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何特勅撫
臣修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大疏治經畧
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
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內者皆必考
其水利有効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
財而債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
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
也臣嘗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
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
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
楊吉司牧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紹家而議可
否皆以為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上聞然臣
猶有三慮也臣聞學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
於旁流功多毀於建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於澄

自明江紀編

卷之

三

三

三

豐衍多為民間所排一旦欲聚而竟之是必游揚其
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
於侵欺而喜侵者類多豪猾惡請根連堅不可破臣
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
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
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
其志在於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
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
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矜此三者而後
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皇上仁明獨斷勅下該部
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自明江紀編

卷之

三

三

說集

說

探運商說

蜀球木

要輝

據按全蜀古梁蓋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
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大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
有也乃若於版圖所內特異內壤人神不到地應題
之區其山則有蒼青岡黑湯古時磨商偏勝以項焉

刀槍之殺人，斷腸落喉，苦齒咬虎，陷鬼蛇，退馬，散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羊角，彈肝，脾虎，喉，落着結髮，雷鳴，泥，脾，變，柄，剪，刀，關，王，老，虎，帶，節，鬼，門，以至衆號，穿，錢，路，各，鬼，錯，離，成，八，害，通，日，萬，人，之，類，領，各思義，賡，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村，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水，怪，嶺，巖，萬，狀，攀，木，緣，崖，索，路，僮，僕，升，之，則，崎，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鬼，飛，越，作，跋，踰，艱，危，驚閉，轉，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偏，人，自，古，爲，然，而況，深，山，窮，谷，老，蒼，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繼，獲，迨，里，之，遠，程，以，十，計，大，役，之，衆，日，以，百，計，俱，頻，之，繁，歲，以，萬，計，備，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難，久，亦，有，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嶽，限，隔，高，下，其，爲，力，且百，倍，於，曩，昨，作，應，木，吊，崖，人，日，食，木，一，升，一，夫，負，木五十，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用

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來，聞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劫，暴，夷，天，災，流，行，匪，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幾，萬，勞，瘁，之，所，摧，索，鮮，不，及失，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衆架，木，飛，輓，若，輓，轡，之，汲，井，然，落，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事，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扼，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查，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皇，明，紀，世，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二

卷十二

徐子達閣公 宋徵璧尚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名彥公

楊李沈副選仁舉參閱

歐陽南野文集

疏

歐陽鐸

二王禁中成婚疏

查得 大明會典 親王婚禮 洪武年間成婚在

皇府內 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舍牀帳等物至

皇府內

皇府內

皇府內

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 知至日 妃家備鼓樂迎

引從自門東角門入鼓樂止於 闕西 妃母或親

我入內陳設弘治年間諸王先期移出 皇城外府

第 妃家備房各於其府前預備禮制先後不一臣等

看得 此上婚禮關係大典而先後異同如此者蓋

緣我 太祖高皇帝以父皇婚子是以就 禁中成

婚將之國而後出就外府我 孝宗敬皇帝以先皇

婚弟是以後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仰惟 皇上

德配 皇祖 天錫純佑 二王膺寶風成運婚暢

吉 皇上以父皇爲子納 妃蓋自 太祖 成祖

之後百八十餘年所僅見者比之宣德以至弘治年

間皆以兄皇爲弟納妃事體既殊禮制自異臣等竊

惟今日 二王婚禮似當從 皇祖之制鋪房合香

皆就禁中成禮臨當之國乃出外府伏乞 聖明裁

定庶臣等開擬儀注不至錯誤嘉靖三十一年十一

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着於各府行禮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江西王府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卷十二

平露堂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

之貴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

大起禍變無窮臣等 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

罪者故敢冒昧 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

蓋郡王故後而其府各授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

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

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

之印不可壞方其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

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 親王轉

奉其署衙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校宗室意多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輩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國應降其實已毀其爵本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縣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朝非若將軍中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較其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為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為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除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

稱名以責名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豫實以承名者今親王一易世遂漸走而事雖以管理府事為名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替而多方以搖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机又可測知且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其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辭矣伏望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司等官翁溥蕭端蒙等勸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此昭安城襄垣慶成等府事例將建安署安代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室俱入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名封等項其冠帶石城王未奉明白復難遽比照郡王行事當與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鎮陵與建安為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代陽為近合無將鎮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

附 樂安 臨川 宜春二府分附 弋陽一應請

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 表箋慶賀救義隨府

行禮其三府迎接 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觀親之漸

可杜犬競之端可息矣及照 獻惠二王太宗廟祀

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 欽

定一王奉祀 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日月既不得

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爲順再照各該府

并分附府分各 宗室儀賓仍乞降 勅一道俱照

嘉靖十五年題 准事例朝望赴各南書押聽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平露堂

郡王鈴束關防其 樂安 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

信行事 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 進另

行具奏鑄造 弋陽王印候 冊封之日再行頒給

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修當作

速回奏以憑題 請施行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

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仰事 宗室

子會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嘉靖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 二十一日奉 聖旨

是這事情你每既議擬停當着各府分管不許再來

擬奏

中尉女授宗女字塔名號疏 宗女

切惟 國家大事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時勢之窳

所當變通二者藏政之大經也照得 郡王孫男

祖訓有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

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不復及焉夫 祖訓於

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職悉曲盡當獨缺畧

於此益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以封號

給以祿秩非惟勢有所不能及而恩亦有所不能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平露堂

者此 祖訓之所以不載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本

比曾孫孫女祿米僅比六世孫 聖祖深遠之處可

推而知矣况女既有壻則其夫家生業足以自贍

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爲恩固不必強勞之所不能而

盡授以封號祿秩此則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

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

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

女十八位通計百二十七位米爲多也而當時祿

米已不能令給諸府總本色六千石秦府魯府唐府

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襄
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
而郡王又常居數內分撥俱不滿萬石之數蓋天派
日得稅則在計祖宗預計其必然而達爲之處者如
此今各親郡王將軍中糧計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
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
其位數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其來者尚無紀極而親
王世子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
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
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會計者且民間稅糧
有減無增豈惟將米與知所處即今在在已無措矣
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
祿米該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萬
二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足二省之糧
即無水旱蠲免并合銀完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况
官吏俸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前
此宗室王台瀚奏要限定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
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夫台瀚亦郡王也豈其獨不

得官由是此言甚矣宗室祿糧雖有定額而有司
不能全供必數停缺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
勢微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格固計無繇充
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從其自便各治生業爲兩
利也夫 祖訓所載者祖宗時亦不盡足其數而豐
裕王行次爲其限況中尉之女在 祖訓所不載乃
當祿米無措之日而欲於 祖制之外盡授封號偏
給厚祿臣等實未見其可此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
者也又查得靖江王府鎮國等中尉之女俱遵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下諸堂

祖訓例不授封今秦晉等府其初則與靖江府親疎
少異既傳至中尉則其女同焉 皇家祖免以下親
之女矣伏乞 皇上推廣聖祖之意裁成昭代之制
凡各王府中尉女及選配子弟合無聽本部題請
恩恩授以宗室女宗室女視命婦出鎮國位下者冠服七品
宗室視文職宗女視命婦出鎮國位下者冠服七品
并婚資其給銀百兩猪羊各十隻出轉國位下者冠
服八品并婚資其給銀九十兩猪羊各八隻出奉國
位下者冠服九品并婚資其給銀八十兩猪羊各六

隻俱行各該布政司關領其宗婿就各該王府冠帶謝恩不必赴京仍聽其自便不必在府隨衆朝衆有可以禮相待照品官例免其雜泛差役如有志科舉者聽提學官比照教官科舉例考選進場監郡王子孫祖訓猶言其出仕則宗婿可以類推矣擴祖宗有限之制而溥皇上無窮之恩酌時勢之變而盡變通之道臣等愚昧不勝拳拳其奏請鎮國等中尉秉性等各女婚選如蒙皇上允臣等議裁爲定制容臣等欽遵題請施行嘉靖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平露字

十二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聖旨准議

行

覆朝鮮王請收買律管疏

業年

准朝鮮國王李頤各稱議政府狀啓該禮曹呈備奉常寺申奉寺厚貯律管俱各損舊致使編鍾等器不相相應又奉本寺該用各樂原習於中國近來說說甚多無從按定查得洪武三年二月內該高麗恭愍王移咨都省乞於中國樂工內厚取精通教音者二人送還傳習當准回咨將合用樂章令習學人

親齋莊京習學永樂三年四月內又該本國爲兩宗廟社稷樂器損舊咨請禮部齋價當蒙本部奏奉太宗皇帝聖旨樂器與他欽此將樂器給賜外竊蒙屢朝皇恩實出尋常即今原用律管歲月既多所差益其兼該寺訛傳已久漸失其真合無差委樂官前赴京師按定等因爲此今差樂官一員樂師三名齋帶價布跟隨資至陪臣前赴京師頗爲轉達特許收買及行太常寺選樂工技以同聖朝律度量衡之制等因備咨到部看得朝鮮國王李頤咨稱律管損舊音樂訛誤乞要收買及按習各一節爲照朝鮮之事朝廷職責其謹朝廷之待朝鮮恩禮素優其所稱洪武永樂年間事例蓋備述我太祖成祖恩遇之路以深致其慶望之意故有今日且正朔所定量衡必同而況管籥音律爲禮樂之大者豈敢不爾聖朝親自創作其所據陳請似應俯從合無樂候命下本部行移太常寺選取精通音律樂舞生二名與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按正其律管合無俯從收買惟復特恩頒賜以示優禮嘉靖三

編

卷之一

十平露字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行著賜

與

勸諭倭夷疏

臣等

臣等看議得聖王駁夷因時制便各有便宜日本於國家雖非請封受割、須眉朝正之國然日本乘以來許令十年一次入貢至則豐其賞賚通其互市、蒙恩甚厚乃今納我逃王五峯潛藏彼國糾引夷眾入寇沿海州縣大肆焚掠所據巡視浙江右僉都御史王宣南京吏科給事中張承憲合奏請勸諭倭夷一則欲因其懷恩曉以大義使縛送元爭之賊一則欲絕其甘賁震以天威使終鐵釘夏之夷蓋日觀事勢急迫多方請罪足見諸臣悉心籌慮但費責付朝鮮琉球傳諭須待二國使至令通事譯書米與日本原無仇隙舊通往來然後請給賫賫付而必受受而必達反查 聖宗朝末有 勸付倭國宣諭之事賜敕遠達蓋有深意又日本素稱貪狡習爲背約先朝數因事頒降 勸旨曉諭俱未見爲誠悔謝之至至嘉靖初年貢使宗設構亂虜我職官宋

連等以去 聖怒赫然阻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爲之

懇請荷蒙 天度優容不追既往而後王亦未嘗將

宗設等縛解宋地等途正據夷 呈稱諸人俱已

遺風亡沒竟亦莫究的確跡具平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言語化誨而震懼之者尙是固體微關以等

衆詳各官所請本欲紓急目前今倭寇既退似可且

停合候 命下傳行巡視都御史王景深察此夷論

詐反覆即今但申嚴 祖宗傳倭之法其 勸旨宣

諭一節付與琉球朝鮮既無傳例合待日本貢使至

日酌量時勢緩急另行 奏請事 今今議不

成不竭其愚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

朝鮮擒獲倭犯疏

臣等

該朝鮮國王李順奏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

欽此等語欽遵 查得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內該

欽差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清地方有

金都御史王景題何傳等疏稱浙沿海地方又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泰奏報山東靖海衛地方倭

紀登岸放火殺人等因，詳請兵部題本。

欽此。

沿海地方嚴加設備去後，又查得嘉靖二年十一月內，該朝鮮國王李滯奉稱倭奴打劫，上國仰使

皇恩，賜殺幾盡，并將賊酋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差刑

曹參判成洗昌、實領前來等因奉 聖旨：倭賊精亂，

懼罪奔逃，朝鮮國邊臣擒獲幾盡，又搜獲被搶人口，

國王李滯、差官押解，伴送前來，具見忠順，寫詞褒諭，

奏內事情，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兵部議擬國王并

領兵官俱應賞資，其齋本押解官員人等，宴賞之外，

並明經世編

歐陽明集

卷之一

宣統 十 平露堂

比照各邊報捷人員事例加賞等因，節該題本

聖旨是：朝鮮國王李滯、忠順可嘉，照前旨，賜銀

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差來陪臣成洗昌及

領兵官，俱洗職李繼長、鄭永謙、吳堡、黃琛、孫仲、嚴各

賞銀一十兩，紵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賞去，其餘從

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照管中林等二名都

察院具詳來說，欽此。又該禮部：無外國獻俘賞例，

且查照本國進貢例議擬題本。欽依。各陪臣於

賀至 欽賞外，刑曹參判賞織金紵絲衣一套，絲段

四表裏，折鈔絹五疋，書狀通事并押解官，俱每人賞

素紵絲衣一套，絲段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

每人賞絹衣一套，折鈔布各二疋，俱與靴襪各一雙，

今該部因行據禮部主客清吏司提督會同館主事

張東周呈稱：譯書得朝鮮國差來陪臣二起，內一起

刑曹參判李滯、書狀官成義國、通事安自命、崔洗協

高彥，名金希、紹吳、洗良，軍官洪守讓、呂門、望唐、彥弼

駐壽鄭壽、贈李碾權士禮，從人朴孝欽、李福齡、末享

石伊、吳同、李漢、仍係李原宗共二十二員，名係慶

皇明經世編

歐陽明集

卷之一

宣統 十 平露堂

賀冬至令節，順押提獲倭犯人員，據此臣等會看得

倭奴無道，冠我海濱，朝鮮國王李恒一聞 賀節陪

臣傳誡，即令沿海地方整點嚴備，預防奔逸，既擒獲

倭犯，及銅鏡才牌等器，即差賀至陪臣管押解 獻

仰候 朝廷處斷，其見木工格慎守，謹忠誠效職，伏

乞 皇上降勅褒諭，仍特加賜賚，用彰率諸之忠，領

兵等官，由致勒金中烈、金景賜、金贊、金銘、李善源、金

仍領之祥，或指授方畧，或奮勇接戰，俱各有功，與管

押功曹參判李滯相應，比照嘉靖二年例，給賞銀兩

經絲黻像書狀官成義國等通事安自命等軍官洪
守讓等從人朴孝欽等俱各押解有勞亦應比照前
例加賞段約罷律各候 命下禮部開赴 內府該
衙門開出銀段等項先將李澤等奏官於賞旁前唱
名給發其 欽賜國工庄 欽降勅書俱付陪臣李
澤賞收回賜 啓王祇領其賞資領負官者亦付李澤
順帶啓王 頒給仍備將會議錄錄一合法司將望
古三大羅等犯并銅鏡木牌等器究問審驗明白徑
自奏 請定案一各都察院轉行巡視海道都御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刑部

王竹益嚴姦民私通倭奴防禁一查行本王知會一
體欽遵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

奉 聖旨是

豐交城王奏討樂戶疏

交城上、會猶茲野分封、方城居任、獨無樂人

其用。又插各樂。雖府廨用。原非管束。以致隨奏隨
進。要奈討管束一語。該司查據節年事例。慶成等一
十一府。俱另城居住。俱是遇有公務。暫撥樂人應用。
則不特一城一府。獨無撥與樂人。又本府自正統

二年分封至今，一百一十餘年，本見缺少樂人廢失，此輩又娶戶部裁革素隸有司，管束亦且不免逃亡，豈有工部管束，便任使之不逃？及照各王府設有樂戶，去處往往致各宗室縱恣淫慾，甚者花生子女，潛離天潢，以至奏革名封本部，方欲題請議處，用圖保全宗室，兼恐有等無籍樂人，利於投入王府，公行影蔽他人，躲避有司，繁雜差徭。又或各王府下人，借此招引，暗贈銀兩，瓜分張勢，生事甚則窩隱盜竊賭博之徒，有司不能禁捕，俱屬不便。以故本部每遇奏

結 罪

卷之

六

—

司藥戶不敢輕易題覲今本王又有此奏必是府縣
有司肆意慢忽凡遇本府行禮之期不以藥戶人等
依期撥送以致奏請不已抑恐或有前項驕差及招
引等情弊俱合查究為此合咨貴院仰煩轉行山西
巡按御史即查各藥人如有營求投入影蔽避差情
弊即行究治或是本府丁人意圖招引無賴就行本
府教授啓王嚴加禁約如是府縣有司不行依期
撥送亦要着落守巡該道督責不許怠忽取罪仍查
西河陽曲二府與交城同分計平陽府地方見今二

府巡按 詔於拜賀節令及冠婚喪祭等禮合用樂人府縣作何應付應否與交城府事同一體希稽查過緣繇回報以憑施行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勸寺疏

楊道

該陝西都司 岷州衛大崇教寺番僧今占惡行奏先於台從二年奉 欽命差太監王錦羅王仕馬林等起調陝西都布二司軍民人夫 勅建寺院一所給與護 勅二道 賜額大崇教寺奉兵工二部勘合本衛撥發軍匠劉友等五十名專一在寺看守後成皇明 經世編 卷之七 下露堂 化二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燒燬三十餘間後遭 鑾駕等項殿宇二百餘間見在將軍匠劉友等三十名各調城操成化十二年七月內奉兵部職方清吏司勘合本衛仍撥原額軍匠郭玉徐來保等二十名在寺看守 鑾駕供器等項本衛亦不係調用人數俱有木鐵等匠至今一百二十餘年見有勘合本衛印信帖文有照近年以來被本衛千戶張德軍史孫大經于文周官羅門張鈔二等不遵 朝廷勅諭合膝跪往往撓差軍伴到寺將原撥軍匠郭玉等二十

名內調去朱友亮楊保兒原保曾義姚李加倫等六名俱發各項當差本寺止遺郭王徐來保等一十四名又不時差發占用今本年久坍塌數多缺之人匠無人修補殿宇有壞 鑾駕等物足今占惡竹等衆僧倘蒙各邊調遣撫化番夷後遺 鑾駕勸占等項無人看守係是邊境一時有失難辦 皇上恩念 太祖舊制 鑾駕等項乞行禮部轉行鞏昌府巡按御史照舊免撥差役撥補二十名看守修理勸建寺院等僧衆祝延 聖壽撫化番夷等因看得大崇教寺遠在邊圉其僧素能撫化番夷宣德成化年間 欽賜護執併給軍匠者無非所以緩恤柔服之意所據今占惡竹奏免軍匠差役一節又在彼中本部無憑查處為此合咨貴院轉行彼處巡按衙門即查該寺原撥軍匠若干是否專為看守其千戶張德等應否差用如無他碍徑自酌處或照舊額二十名追給補完或據見在十四名准免差撥明在處置得安不失軍衛之體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庶爭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仍將查處過緣繇

皇明 經世編

卷之七

下露堂

轉咨本館以憑查照施行

誌

郊祀議 郊祀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 奏奉 勅諭議 郊祀大禮
今臣等冬陳所見者臣淺陋愚陋何以對揚竊惟二儀定位乃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爰我太祖皇帝兆圓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用內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爲 大祀之儀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 太宗皇帝承之自十年來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 太祖非無爲而變 太宗亦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 國典不致易言耳茲遇 皇上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狃亦不可泥矣之酌之與特安之是在陛下聖明而已是周禮固自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畧而後敘其愚謹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太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神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

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與瑞四主祀天兩主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主何其闕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社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即宜于家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郊祀 千露堂

不在此者也。惟舊經纂香之格耳。故于亦可也。
于屋亦可也。以。大祀殿蓋取諸明堂。且又。聖祖
已成之制也。陛下幸于慈孫之心。宜未忍有他
議。聖意倦倦者。獨以合祀非古亦非。聖祖之初
年。雖然古者茅茨上階。掃地而祭。簡朴之道。尚難盡
復矣。而聖祖更定古制。固將來爲可繼也。臣愚何
足以知之。無已。則請仍。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
天神爲壇。以從。岐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祇。
爲壇。以從。至於各有廟食者。各歸其廟。不在祀典者。
皇明經世編
不秋。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而。聖祖之制。
亦不廢。其。以。馬。祭。屋。祀。之。也。人。道。也。於。帝。則。
可。於。天。則。不。可。臣。竊。謂。天。帝。一。也。書。言。類。于。上。帝。詩。
言。上。帝。皆。欲。皆。天。之。所。稱。也。其。謂。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蓋。周。人。報。本。之。終。則。於。郊。因。
事。而。祭。則。於。明。堂。異。其。名。號。以。爲。識。別。耳。况。簋。豆。璧。
第。與。其。人。道。矣。皇。何。爲。其。不。可。且。明。堂。乃。國。門。之。內。
則。政。之。所。猶。可。以。祀。帝。今。殿。以。專。祀。不。以。聽。政。而。
且。遠。在。郊。外。亦。何。害。其。爲。尊。臣。代。觀。聖。祖。有。云。今。

之。不可。爲。古。無。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起。
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大。哉。言。也。敬。臣。隨。陛下。
聖。祖。制。酌。損。益。之。道。垂。百。世。可。繼。之。統。平。議。者。
又。以。爲。仍。人。祀。殿。以。祀。帝。而。別。非。司。以。祀。天。臣。
以。爲。雖。二。壇。也。大。祭。莫。尊。于。天。莫。親。於。祖。親。者。之。祭。
尚。不。欲。數。而。况。於。尊。者。乎。祀。祖。不。可。以。異。廟。祀。天。可。
以。二。壇。乎。周。之。明。堂。王。者。之。堂。也。而。因。用。以。祀。猶。之。
因。學。以。教。也。而。養。國。老。於。是。釋。奠。於。是。獻。醴。於。是。故。
無。二。壇。之。嫌。耳。臣。伏。觀。洪。武。二。年。翰林。院。學。士。朱。升。
皇明經世編
議。齋。戒。之。期。聖。祖。以。雨。之。口。肅。戒。之。期。大。祀。以。七。日。
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意。心。一。
萌。反。爲。不。敬。可。於。臨。祭。齋。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
感。格。神。明。大。哉。言。也。七。日。尚。恐。其。久。而。易。怠。二。壇。不。
可。以。始。而。不。信。上。皇。廟。陛下。法。聖。祖。防。怠。致。
其。之。意。出。自。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爲。冬。至。祀。圖。
冬。至。秋。享。明。堂。周。禮。也。今。從。其。明。堂。之。章。則。用。冬。至。
也。何。屈。臣。竊。謂。大。祀。殿。非。明。堂。也。指。明。堂。用。章。之。
義。生。見。冬。至。亦。據。特。言。之。也。臣。曰。郊。之。用。辛。也。則。

之始郊日以至大周始用至則古者各從其始不必
皆用至矣記又有卜郊律龜之禮春秋有卜郊不從
之文蓋周人始用至而遇辛其後則用辛而卜吉然
則繼周者卜日而祀可也抑周之用至也十一月爲
歲首也敬事也然則繼周者卜歲首之吉可也況今
祭器祭服祭樂皆非周禮獨至日從周乎哉臣伏觀
聖祖有云祭於歲首正三陽交泰之時大哉言也微
臣竊 陛下法 聖祖通變從時之意垂百世可繼
之統耳議者又謂山川之有壇古也今改以祀地則
遂廢矣臣竊謂山川從祀於地有專壇焉愚得謂之
廟日月山川一也我 聖祖初有朝日夕月之禮後
以既從祀矣遂皆罷祭則亦謂之廢乎且山川之專
祀臣固疑之矣疑古者就以祭地也而在國內山川
不得望也故別爲壇也今既望矣而復專祀不已繁
乎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我 聖祖亦云自洪武
十年更定社稷于闕右北而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
繁就簡大哉言也微臣頓 陛下法 聖祖去繁就
簡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臣又聞時損則二簋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禮記 五 丁露堂

序

刻西關志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禮記 五

平露堂

予時細則舉廢非宜今 陛下視今爲繼聖廟耶損
耶蓋耶夫敬 天莫大於勤民崇禮莫要於修政仰
惟吾 皇上究心民瘼惻隱存身 皇天享德勿問
可知惟願吾 皇上益修勤民之政上克當於天
心深致舉廢之取上不傷於民財則成周之儀文不
必脩而三代之治功可復見矣臣愚不勝慙切恐懼
之至

西關

山崎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蒼天作險固以限
夷虜而保莫夫 皇極者也斷岡陵陀可以連車結
騎則建置關戍截遏寇攘以戡戎輔相天地之利王
公設險守國蓋自呂雉之矣居庸關北枕 京師迤
西而南爲紫荆爲倒馬爲故關關戍大者凡四與迤
東山海諸關並稱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開城堡謹
斥候蒐卒伍簡軍實禁奸釐弊與諸舉廢 賜歷書
重其權任而西關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強胡內逼
陵寢都城及畿甸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繫尤重關

舊有圖按而索之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城若
古小史外史所掌土訓訓所道皆總畧者所欲知
之有不可缺者即史王君士勉始考史集繙案牘葺
闕闡之故舊西漢之四關各爲卷而冠圖於卷首總
圖冠居居之旨以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未微予序
圖之設以地制勢以勢制勝志所載於天星野於地
形勝山川物產於政城池軍馬倉庫教場征徃
歲日屯軍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察稂祥之變以知
陰陽逆虞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奇倚角之機以考
自明經世編

歐陽有影年

卷之十一

四庫全書

子部

記

羊角水堡記

羊角水堡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海外控汀漳潮
惠閩廣之瀟壤地。參錯盤山。藪藪時出沒剽劫。而安
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爲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
襲長沙營掠寧都信豐贛諸縣爲擾。以止則攻會昌
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爲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
卒。隸會昌守禦下戶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
相爲聲援。蓋古者遼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
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餘千
家。數遭毒虐。守備官兼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
皇明經世編

歐陽有影年

卷之十一

水部

子部

此爲國勝之上也。惟公公既聞之，而按圖索隱，中
動所司之心。公遂須公書，乃度地計城，諸役就
有，皆自水陸，工費歲局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在
關門二面，公之志，然其鎮衣，果商賈盜不敢窺。
郡縣史士中民之有來屬文紀事，始子惟事弗豫，無
佛弗因，因功豫者，先乎幾，則者順乎人，國家器總憲
行臺按江湖閩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
轄八府二州，官方民吏無所不得聞者，然而奉
書行，似安口，兵機及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爲安危，其
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
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畧異，以爲兵機戎政，
有專責焉。使一郡之督不可參也，爲提督者，或以
其智之所及，無細無所不問，爲撫按者，亦以其位
之尊，而所不問，故智分於提督，權統於參
尸，惟東江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且日惟簡軍實，
策卒伍，申賞罰，相機安，簡徐對，其牙，匪藉厥繇，
葉四艘，日噴軍，人，以將，其生，所忽，額額以求，若
將不暇乎其能，能智無遺慮，情幾灼情，動罔弗竭。

擬按諸公，亦惟忠于謀國，不私有已見。公既處閩，
而弗議或議，而弗違，若將其子以帥員，或或能乘，
遵命不牽道舍之謀，噫，夫忠精於一，荒於二，功廢於
參，教於需，獨此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其鉅，而所聞
至重，保障係乎一方，而其道可處之天下，故予竊謂
其成以爲理國者，率是道而錄之，庶幾可幾，而疑非
謂東匡之功爲極乎此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三

華亭

宋徵壁尚木

徐孚遠問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宋存標子建參閣

留省稿

陳

從 應詔陳言以備安撫大計疏

康太和

近因倭患匪茹侵犯內地 皇上軫念東南屢勤宵

旰之憂臣竊目時艱幸逢 明詔謹用條陳一二惟

皇明經世編

留省稿

卷之一

平露堂

聖明裁擇 一屯要害倭夷繇海舟而來舟小人多

破之不難至登岸之後則倚穴爲固遂不可制我師

之所以禦之者以不曾裁之於海上而但攻之於巢

穴此所以屢戰而不勝也即今在新場鎮地友雖云

尚多而各處客兵四集殄滅之期庶幾可望惟是舊

賊未滅新賊又來則具禍蔓延未已也聞倭奴居海

島之東與浙西之會稽臨海相望大洋之中有三山

峙峙一名馬蹟一名天衢一名揚山倭奴之來必繇

馬蹟欲至寧波台溫必繇天衢欲至乍浦吳淞江口

劉家河必繇揚山而馬蹟尤爲要衝岸可列寨水可

泊船合無擇武將諸曉水戰者二三人統之一屯

山一屯天衢一屯揚山以福船爲主若山船佐之鷹

船爲之哨望策應分番迭出逢哨近攻來則迎擊之

去則要絕之如不能迎戰而縱賊內入則照原分信

地生以重罪然舟師水兵必生長海島識於風濤者

乃爲可用欲守天衢馬蹟必定海下八山之人可募

也欲守揚山必海鹽海寧鹽徒或沙上之人可募也

催募之中又必隆賞格以固其心則人人自奮海上

皇明經世編

留省稿

卷之二

平露堂

之便可平而境上之倭將以次就戮矣前此督察軍

務工部侍郎趙文華曾建議海攻亦已取勝但奉行

者未及要害處爾又日前將官習於水戰莫過於俞

大猷者更望稍加寬假責以成功則庶乎可濟矣

一練兵大吳浙之民皆日客兵往來之擾害供億之

煩難此民間受病之第一也然非籍客兵則不能取

勝益募鄉兵不曾訓練故耳聞各縣所募鄉兵縣官

徒應故事有以疲弱之人充數者有一人而頂二名

者召募方集即驅應敵坐作進退之節茫然不知是

其與鄉群羊以格猛虎欲不敗難矣近時如平湖知縣劉存義武進知縣萬民英海鹽知縣鄭茂皆能訓練民兵以身督戰賊不敢犯合無責成守令今於挑選之時務得精壯勇悍之人多方召募縣官親自校閱擇其尤者加以月糧使之以一教上以十教百或習長鎗或習弓弩或用火攻什伍成列左右分哨各有成法有違之者立治以罪以後吏部於近海州縣遇有陞授必擇精勇之才撫按官以鄉兵之練定其課最行之既久則人皆用命家自爲兵分番召用而客兵之調可以暫省矣或曰今賊在境上攻擊不暇何暇練兵不知三年之久自今畜之猶或可及不然各處客兵任久師老財費力且不支恐中國先自困矣一固防守設險守國古之明訓故凡邊方之地縣必有城鄉必有堡斥堠聯絡烽燧相望至防秋之時則又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使虜入無所得誠有見於賊郭清池民之所恃以爲固也今江南財賦淵藪民多散居田里如直之羅店閔行之塘西硤石等處屋宅連雲可當近邊三縣綠無藩垣屏翰之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御批

卷之二

以故賊一突至長驅深入如履無人之境今近海無城縣治已行繕築惟立堡一節尚未能行而鄉居富室亦不以爲意蓋恐勞費從倖於賊之不來舍卒變生悔之無及今當督行有司申諭鄉民以禍福利害之大縣財鳩工依險立堡自爲防守之計如力有餘能爲北方看家樓者許依式起造以便瞭望其應用弓弩火器鎗銃之類並令預備所占堡基糧稅官爲處免俟維堞既完團聚既集則保甲之法亦便舉行比間族黨互相守護閭閻議祭難干隱藏而有備在表自不得以乘吾之虛矣一寬委任夫古人之任將也推轂分關凡以重其事權專其信任寬其文法乃能成功故李牧在雁門趙克國之困先零皆以持重經久乃克有濟今之總督巡撫權非不重也然勝敗兵家之常雖古名將不能免要在究竟成功如有少挫尤當養威持重以圖後舉不宜遽以文法繩之若一年數易則倉卒周章人懷疑懼欲展事難矣今宜假以歲月寬其文法真以成教小小利鈍姑置勿論積久無功乃治以罪則庶乎人得展布而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御批

卷之二

可成至於職掌所在則戰陣之責又在總兵叅將諸臣此輩世受國恩義當效死但當精選曾經戰陣之人分屬以兵假以事權使於休暇之時朝夕訓練務期兵識將意將識士心威信素孚則臨陣之間乃可得其死力若今日授兵明日接戰所謂驅市人以戰有不走耶若軍中機宜出奇設伏用間用謀則兵無常形機無定在要在當事者酌而行之未可以預擬也

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與巡撫王方湖公書

關防防倭

卷五

平露堂

福興之間倭夷尚爾出掠人跡弗通謂公當命將出師爲驅逐之計生則知下車未幾兵威未振非可嘗試而爲之恭威蓄銳伺機而動在公一劑量之間爾大抵閩中八郡依山負海惟下四府海患從今日多各府之兵俱稱單弱而莆城之弱爲尤甚試舉一郡而他郡可推也益民以耕讀爲業承平日久不試兵革雖有團練民壯等兵數亦不多在仙遊者有警亦日爲援且於操練之時亦槩舉故事未嘗如古之一

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之意欲望此輩摧鋒破陣如驅羊敵虎不格明矣今雖會議諸募而里甲窮困嗷嗷怨咨此亦小民難與慮始之意即使募之而不訓練與不募同必留意訓練或可爲將來之計未可以濟目前之急也議者謂客兵騷擾地方決不可召此亦人所共知然須量賊勢之多寡緩急而爲之計若大敵緊急不借客兵之勁悍者爲助是猶帶針灸之痛而甘於大命之不保者也今宜專責所司召募教師銳手教以攻殺擊刺之方及鳥銃佛郎機等技時時演習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將來家自爲兵戶可以戰則客兵之召可省而民困可以少紓矣至於城守之策尤當預爲之防莆城之設已舊而苦不甚高西北一帶沿山尤爲低薄且有縫參差小民越城如履平地惡不可恃以爲守也今有司於空虛之處築用灰修頓更宜增高數尺別作女牆依牆內地增築高平使巡視者易於守城者不得便道而進大約用銀二三千可以集事聞舊大巡吉公亦曾估計竟以用銀數多乃爾中止今須用官幣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與巡撫王方湖公書

關防防倭

卷六

平露堂

銀有不足則鄉士夫分地助之庶可完固然後於城上多備滾木礮火器鋒鐵等物以張聲勢城外之濠浚之使深依山乾涸掘之爲坎城門外石橋柵之以木有警則去之如此則有險可據方可以言守也前四月廿三廿四等日倭夷二千突至城下賴守巡二公繼至城守益嚴承巡道帶有廣兵數百有頭目二人賴退齊林公以重利誘之以大義激之乃肯絕城衝陣銳殺數人賊氣稍沮漸漸南去不然是夜危如累卵矣此豈可恃以爲常哉議者謂當委分守道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留省稿
平露堂

輿到帶川中丞書 罷還家兵

詢諸南來者謂自車駕蒞閩之餘罷遣客兵尤爲卓見大抵此輩應募而來勢皆烏合非有訓練之素而使之者又不能鈐制故不惟不得效力而剽掠之掠兵倭等爾故遣之誠是也然所在鄉兵又當着實訓練乃可以爲攻守之資聞公亦留意於斯未知收實效否

新起程揚發房記 江北督撫營房

淮揚舊無督府以總督漕運都御史領其事而督府之設則自大中丞豐城李公始也惟倭夷作孽侵犯追秦淮揚之間且數載我兵戰輒失利聞稱小捷亦殺傷相當未有能大挫之者夷患日熾天子憂焉乃用廷議設總督軍務都御史一員兼撫陽等處於是乎始有專責矣始廷臣交薦李公可用上亦廉知其才乃起公巖穴而用之賜勅授篆恩至渥也往公以都御史罷歸人之望之固知湛盧在匣精光炯炯然射于牛斗之間至是望之聲錯無不解當者公自受命以來殫謀集慮誓不與賊俱主常以身置軍旅之中而與之共患難其用兵也能以少擊

卷之一
留省稿
平露堂

衆嘗曰兵務精不務多貴於練爾往者兵無寓所僥
於民居民其苦之且紀律弗嚴如飢易難馴悍馬難
馭也公乃設列屯于閩武之場建營房馬肆凡若干
間置什五之法以六百二十五人爲哨五哨爲軍區
分臚列擇衛帥參遊之能者分統之凡龜釜井日餐
食之具無不畢備晝則練操夜則止息而又申嚴號
令明正賞罰震之以威結之以恩一時軍士如拔纜
投醪無不用命者是歲倭夷萬衆分道並進公前後
凡八戰俱捷而白蒲姚蕩之嶺爲尤偉至仲閏劉莊
之戰則賊就蕩平無一脫者斬獲首級其幾千幾百
餘焚溺無算蓋公隨機應變料敵如神方賊始至爲
能挫其方張之銳而氣已奪及賊東奔則出其不意
收功姚蕩而勢益蹙比三沙之賊北渡又能厲兵急
攻追奔逐其使靡有孑遺是皆以素練之兵結營決
勝非若往時學其惰驕微幸小獲而已也故議者謂
自倭走入中國來數十年間無此大捷上功闕庭
天子嘉悅而叙勲錫除寵賚番矣余頃役鳳陽道
經廣陵周覽營房如星列鱗次作而嘆曰是李公破

敵之荃蹄樹功之標幟乎谷司馬憲神於用兵一見
諸葛亮之營壘即有天下奇才之歎李靖與唐太宗
論兵備陳方畧而六花之陣人謂古韓白衛霍何以
加但運移漢作亮卒無成而衛公佐唐凌煙勲名屹
然稱首遇則異也公不儒生而臨事果斷忠勇謀畧
不忝前人又逢今上聖武雄威知人任使用樹干
賊之績而嗣隴西之勲非偶獲也今分擢留京少司
馬出入均勞固所以養其用爾異時宅揆秉樞出將
入相勲勲萬幾計不在衛公下謂維揚之烈足以盡
公已耶時運長王公遵郡守任公希祖以余職紀述
徵文爲記余與公伯兄少宰公爲同館士且夙辱公
知弗獲辭乃紀其事以告後之人公名遂字邦良別
號克齋丙戌進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四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曾孫錢泮雍備較

承敎堂集

疏

錢 薇

論急遣撫臣安邊靖虜疏

國家承平既久邊鎮紀綱漸弛故將臣在平時苦文
法束縛以逢迎取悅爲能而無慷慨特立之志暨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敎堂集 靖虜一 平露堂

臨敵希 國典寬大以退縮苟免爲幸而無激昂奮
發之忠臣願 陛下勅本兵及撫臣以作養將才爲
急以策勵士氣爲務不以一己好惡亂臧否之實不
以一人毀譽枉用舍之公凡將校有邊功者方得錄
用如無戰績不許冒遷臣又聞將官樹奇勲多藉家
蓄之兵蓄家兵必由私殖之厚故正統間都師史羅
亨信督屯大同等處將校皆得自耕丁邊無事率家
丁以耕而兵即農也有警驅家丁以戰而農即兵也
蓋將官自耕其利有四官耕則民藉其捍衛之力亦

將安心于耕一利也既耕則官可自足不復侵漁於
軍二利也官之利在邊則奔勇邊敵敵不得入境三
利也耕必三時在外而邊地之險阨周知可以按伏
禦敵四利也自兵部侍郎于謙巡大同秦革鎮將耕
種而邊土盡入于屯籍俾民自爲耕夫謙之秦革以
鎮將役軍多而侵剝傳也豈知其弊遂至官民並廢
耕耘而棄其壤爲虜駐牧之所哉臣謂歸田於民民
廢耕而適以資虜洗若使官耕于外民耕於內表裏
依輔足食養兵兩利兩害成迹較然臣願 陛下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敎堂集 靖虜二 平露堂

將臣自耕之舊仍重邊功之賞無功者雖年資深薦
刻多弗錄也有功雖有媒孽之者非顯過弗棄也
陛下意向所在如風鼓動天下莫不靡從而人人自
奮矣臣又考見 宣宗皇帝遣兵部尚書王驥視師
甘肅許以便宜從事驥集將校問曰往歲出兵遇虜
于魚兒海首先退縮者誰也衆曰都指揮安敬即命
左右引出斬之三軍股慄遂成犁庭掃穴之功又
英宗皇帝時甘肅參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机都御史
馬昂首論其罪滿成達東旋見奏凱臣願 陛下上

師列聖下軫各邊重總督總兵之權伸軍門軍法之令退縮如安敵失机如王喜者大則斬梟小則戍營蓋國家高官厚祿世世以待將臣爲能克敵也有克敵之功旋加重賞有縱敵之辜胡可薄懲臣見賞罰明則紀綱振人心于是乎丕勦即繫單于之頸管中行之背以佐陛下除兇雪耻者至矣

論軍政廢弛疏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恭惟陛下制作禮樂聘建郊廟加輝百王垂憲千代備乎盛矣但今之成

皇明經世編

承啟堂集

軍政

平露堂

事未爲整肅臣所日擊不能無言敢一爲陳列臣於七月奉旨給散在京七十七衛花布鈔錠查得現在該賞軍上一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四名臣聞初設軍衛每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則總七十七衛蓋幾四十萬今給賞見在之數止此何啻減其半哉夫京師天下之會軍士京師之翼臣於斯實稟鑒於心焉頃者陛下奉慰三后神主於陵臣承命點閱九門脩閱軍士老者不能披甲執干少者不能彎弓發矢器械未盡精利號令不能嚴肅王將僅行乎觀容而

大臣已形於論奏將士玩忽罔知法度臣於斯又竊稟於心焉今十二月十五日臣又奉命巡視皇城四門啟閉之軍僅備常數巡邏之卒蔑視成規越愬者突入午門盜竊者潛登端門雖經叅訪已付法司而君門九重護衛疎闊臣於斯又益稟鑒於心焉臣不敢遠引傳喻敬以先朝事變隱於不測者爲陛下陳之臣觀楊士奇所記宣廟嘗幸玉泉寺有盜藏弓矢伏道旁林莽中俟駕過爲變將有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盜不疑其校尉也以謀通之盜遂獲臣謂宣廟時宿將強兵布滿畿甸而猶有玉泉之詐何奸民無知敢於倡亂如此也又李賢所記英廟復辟之五年七月昭武伯曹欽竭所恩之捷官爲逆欲俟東長安門啟犯闕有吳琮者二鼓告變宮門戒嚴賊計遂窺然猶害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臣謂英廟時千城武夫克盈內外而猶有曹欽之變何奸臣無知敢于肆逆如此也今陛下盛德超今古至仁敷宇廣人心欲戴天命滋休但軍伍缺耗不禦京軍弱雖萬萬無玉泉之盜曹欽

皇明經世編

承啟堂集

軍政

平露堂

之。然臣恭聞 高皇帝祖訓有曰帝王居安常懷
警備又曰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警嚴密又曰凡夜
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
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以此言之 陛下自今車駕
臨幸可不慎哉昨 陛下語庭臣邊有大羊醜虜而
各鎮無貌狝戰士遂令胡騎易爲騷動故赫然震怒
有巡邊之諭而大小臣工咸仰 陛下欲巡邊者惡
醜虜也惜邊民也又 列祖曾行之也然不卽於今
而口他日豈非亦慮及萬全計周防護且恐各鎮文
皇明經世編

承政堂集

五 下露堂

武之臣未盡孫吳之法制韓范之經畫有難輕動也
哉誠 聖王邦額之謀宏遠之見也然臣謂巡邊在
文皇 章皇之時則宜何也此時 國家肇造忠
勇雲列兵旣習戰威又素加今 陛下盛德大業追
古軼今雖有光於 列聖而承平日久人心不無玩
愒軍制漸以因循誠能選用忠良廣求輯略列之諸
鎮御以恩威自足敵愾而可強胡矣況人臣之義當
受其分 南面之尊高皇具成威臣耿臥之愚竊獨
有獻焉夫軍伍之缺也欲勾補則恐開解發之弊欲

召募則終非土著之士臣聞之丘濟云順天保定真
定河間永平五郡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
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臣謂五郡切
近 京師百費從出猝難盡點莫若 勅下廷臣會
議將 天一府州縣寬其力征緩其歲課每一里立
總十總立長統以州邑之吏操以府丞之官監以風
憲之職無事則耕而習戰有事則率以征行卽漢以
京兆左馮異右扶風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之
遺意也況有數利焉國無歲月養兵之耗兵有父子
皇明經世編

承政堂集

六 下露堂

更戰之強常操練則步武有方在 京華則耳目易
及况聚此數十萬強壯於 京畿隱然金湯亦足以
消奸雄于未萌也乃若備邊之道在擇將御將之道
在賞罰臣嘗聞 英廟遣都御史韓雍巡撫宣大召
諭文華殿恩寵異常又遣兵部尚書王驥成功雲
南親宴于 奉天門文武臣僚以次陪宴他如明鑑
雖弓掛袍寶鈔駢蕃之錫不能勝紀夫忠良之心固
非待賞而始勸然上加恩下益鼓舞澤及一臣咸均
萬寧帝王磨勵之方殆不越此况有功者賞則有罪

者烏得不聞。實謂明而人心勸。虜安足懼乎。是
下高拱九。而威行沙漠。蓋聖神之鼓動猶大。大
之。臨所存者神。感之斯應也。臣又聞正統成化間。
邊陲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
功罪。戰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肥塞夷險。及將
領之賢否。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
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仰乞陛下禮撫臣而委遣
之。復郎中以巡緝之。則萬里之外。如在一堂。而諸邊
之情。若視諸掌。陛下雖不親巡。而威德自洽。於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啟堂集 七 平露室

與當道處倭議 倭事
恭承尊教云。國初以來至今。凡倭寇所以盛衰。巡
視所以因革。海道所以重輕。市舶所以興廢。及當今
事。官若何。可以消變於既形。而圖安於未事。臺下倦
憊。爲國盛心。不遺。詩其如此。顧鄙人前所陳復舊制
三事。以海道。日市。船。日水軍者。此當圖於未形之先。
而已。無及矣。今勢既猖獗。焚劫馳突。未知所底。是非

一大創之不可。在臺下深計。而潛圖焉。謹條列數端。
款陳如左。一曰倭奴始末大略。倭即日本也。古
稱倭奴。其始有木材雲。尊者都筑紫。自號尊者。尊者
之子曰奇瀨。自筑紫入都。大和州海中諸夷。倭最大
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姓。至漢桓靈間。倭
始寇亂。史紀倭奴自漢始矣。又曰徐倭者。徐市以童
男女入海。托云求藥。止王夷賣二州。於是徐倭之
稱。其曰日本。則自唐咸亨初入。賀平高麗。稍習華音。
醜倭奴名。更以日本。蓋其國依東隅。近出日。取以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啟堂集 倭議 八 平露室

義也。又考世紀。自漢以來。皆習佛。如佛稱世尊。其主
亦稱尊。所謂彥瀨尊者。是也。至彥瀨之子。更僭稱神
天王。二曰歷代通中國大略。漢武帝滅朝鮮。倭
奴驛使始通。光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自稱大夫。賜
以印綬。魏景初二年。平公孫淵。倭奴遣難升米等。詣
閭朝獻。乃賜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此中國封王
之始。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匈奴國相爭殺。來
告急。遣掾史張政。賁詡。往諭之。此中國通使之始。唐
天寶中。倭王孝明。遣使入貢。是時新羅爲高麗所暴

故貢使不敢由新羅入山東界，乃南由明越州，卽今之寧波。此人明越州之始。宋雍熙元年，倭王守平遣僧大周然獻銅器，及日本國年代紀一卷，明年附臺州商舶而歸。此浙人通船之始。三曰：國朝人貢大略。洪武四年，倭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上牛皮貢，以無表文，却之。十五年，遣僧歸廷用來貢，因其與胡雅賈爲奸，却其貢。餘僧陝西四川各番寺安巽，詔絕之，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貢，勅令十年一貢，給與勘合百道爲驗，使人無過二百。永樂初，招徠四夷，各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爲製文勒石，自是或二三年，五六年，貢無定期。所至守臣奏請，俯順夷情，輒報可。正德四年，倭之南海道細川高國遣宋素卿，卽嘉靖中兵科勘奏所謂宋素卿、木寧波人，背棄中國勾引外夷。正德年間，同貢爲奸，將貢重典，寅緣逆瑾幸逃，天刑者是也。嘉靖二年，國王源義積，幼不能制國，於是西海道遣宗設謙導等，南海道遣人佐宋素卿等，各納貢，舟泊寧波，互相詆毀，遂至弄兵相殘，皆地方大禍。四曰倭奴人寇大略。洪武二年，寇

皇明經世編

水政堂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五年，紅二百艘寇掠樂清縣。十六年，船十八艘寇金鄉、平陽，殺官軍二十餘。二十七年，船九艘寇小尖亭。二十四年，船六艘寇浦圻所。永樂二年，船十八艘寇穿山所。百戶馬飛與被殺十年，船十一艘寇盤石衛。十五年，船二艘寇沙岡所。千戶沈鍾被殺十七年，寇馬雄島，都督劉榮大敗之。正統四年，寇大嵩所，入桃渚，焚劫殺戮爲甚。嘉靖二年，因宗設等南道稱貢，宋素卿交構，讐殺因殺總督都司劉景，千戶胡源，百戶劉恩，指揮袁某被擄去。此

皇明經世編

水政堂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以防于未然者洪武中之方略也。六日未樂禦倭方略。未樂初以倭屢肆剽掠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論日本還所掠海上人十七年都督劉榮守遼東仰相地形請於全綠島西北之望海壩築立城堡煙墩一日瞭言東南海島舉火翌日倭船三十餘艘直抵馬雄島相屬蟻谷徑奔壩上榮率精兵疾馳赴之沒伏山下頭遣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步隊與之逆戰舉炮發伏寇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合軍圍之俟其飢疲圍圖一角寇走追斬之無得脫者先是倭出入海破聞圖一角寇走追斬之無得脫者先是倭出入海

卷歸巢城野蕭條過者阻滯於是。初議下備倭之令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犬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屯駐海上分番防範兵威振於海表於是倭夷潛伏遼乃得安堵則夫任帥增戍講武修艦大震聲靈乃正統中之方略也。八日嘉靖禦倭方略。在昔見兵科奏內開巡按御史歐珠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巡掠之奏差官勘報處寃又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巡視浙江都御史假以督軍重權兼制隣境將繁石衛叛軍事情務要體訪明白其猖亂之人亟正憲典仍令設法勦除海寇一應地方興革重務悉付整理必為將來無事之計夫浙之先不設巡撫蓋以備禦周密海防寧靜倭夷商賈稍遲約未謂可坐消氣侵耳今考歷年奏噴不勝槍攘雖欲循舊又焉能已故嘉靖八年已嘗得俞旨推選才望乃復中輟今值此紛拏之際能不議與乎所藉以節制藩服控攝蠻夷戰伏奸萌振蕩虎旅使東南一面海不揚波是誠當今之要務矣然則剔除叛亂振刷紀綱立重鎮於海埂揚軍聲于絕徼此嘉靖中之方略也

九曰倭寇事體今昔不同。國初倭患雖遍于沿海一帶然止倭耳今也華人習知海外金寶之饒夷亦知吾海畔之人好聞出入易與爲市况復難以商船倭之來也輒稱云求貢荷或海陽弛條卽肆劫掠且如聞廣群不逞之徒明越語得刊之家外交內詞爲彼耳且好雄又多就中觀望爲去就是故處倭奴之策易處好當之策難今開各處接緝固將防不測之變竊探望之詳然其間或有思故上頓歸順者一槩禁絕非計之全莫若給以曉諭開自新之途有歸順

皇明經世編

水師堂集

卷之一

不露堂

者或許發原籍或軍前效用如能潛報寇賊隱情者賞非爲縱也與其耳爲賊用不如使歸籍而收爲民似得招徠之方且以散其黨而漸化之也此與因初招逼海之徒爲水軍正相類在樞策者審處而慎裁之耳 十日在今制寇方略不同 海夷未受之初要當潛杜其萌使不獲逞則夫振海道之權以提其綱復市舶之可以溯其情循水軍之制以消其黨三者脩而制取有機夷心可弭前已略言之矣今被禍古烈民之荼毒不小倭之踪跡已深賊旣得志未

肯但已群兇復企慕頗與爲仇若非痛加懲創草薈翦翳遏其方張之執縱彼侮禍欲去而地方如燬從賊者其心不安必且鼓煽阻撓而掣之肘矣故當今方略必在揚義之武而奪之氣也聞之戰勝之感民氣百倍敗負之卒沒世不復方茲民氣破傷之後而欲圖勝算可寧致乎必也請便宜之制勸軍典之法示賞罰之公以奮士伍之精神嚴訓齊之方精簡明之典蓄超距之力以作三軍之果毅而且閑陣法一旗鼓出奇設伏神鬼不測以誤狡夷之趨避夫以

皇明經世編

水師堂集

卷之一

不露堂

汎泛之夷而遇城臺之陣以裸袒之態而當甲冑之師以散亂之疏敗而交溝澮叢薄之險阻立可折箠答之耳 十一曰制勝之術貴於選將 夫浙非乏兵非缺將也然謂之選則未也彼衛所之衆無非籍兵絀務之可無非世將然亦虛得名耳有能仗義畢給以服聚手輯鈴素歸以制敵乎士卒樞練以同患乎人徒知其責有權鈞日將是未爲立將耳故能言如趙括弗可聽也如馬謖弗可庸也必也精練而專任乎其處已貴深資沉而藏機不露其撫士有

威有惠而訓飭咸宜其見敵知己知彼而進退介又且有慎重之心無倖功之念有一體之議無專利之私得若人而將之所謂可勝不可敗者即驅市人猶可用也況加以素練之卒乎由是而後行伍必備餉饋必豐器械必利進止必嚴斯可次第觀成矣。

十二日事後之圖所宜審計按倭奴之國孤懸海

隅其地有五畿七道二島其山東等道田稻可耕或

無藉于商賈南海等道網魚較海日以興販爲業不

得不營於市賴其乘風駕輪大性然也楊文懿公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不設全集 倭奴之國 孤懸海

倭奴奸詭載其方物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聞則舍

戎器肆剽掠不得聞則陳方物稱朝貢是貢非其實

心也假以爲市也邊臣不察其計乃聽其真雖不能

如十年之期及先朝入貢所定人數而苟幸無事慷慨

與奏報許可地方供應實爲勞擾誠如文懿所謂朝

廷未納其貢而吾已先受其害故祖訓有云日本

雖朝貢實賄通奸臣故絕之又給事中夏言奏倭夷

變詐竟虐不當與之通使是固然矣但夷物亦中國

所需而苟隔閡華夷之情吾恐寇鈔之禍未已也莫

若於選將勵兵一鼓蕩平之後復立市舶以通沿海

之商使海道憲臣監督之時當請貢憲臣達之巡臺

奏其表文進其方物免其到京朝見則既是省數千

里供應之煩又不使得視中國虛實至於物貨之來

或照廣東先朝舊規亮抽一二條者責令誠實通事

計估通融貿易其或投倚豪家負利起禍則憲臣糾

舉之罪坐不容仍禁華人下海道番之弊如此則國

典不墮夷情克慰而於我亦甚便何也得可賞之貨

收徵稅之利抑奸商之誘免焚劫之慘減戢守之兵

故曰便也是在持衡者審計其宜庶異日有息肩之

期耳

均賦書與郡伯

前蒙示諭該縣傳單均耗事宜仰見臺下萬物一體

之心夙夜在公之誼將舉由來不均之弊而付之大

道爲公之法甚盛惠也雖然均耗莫若均糧均糧莫

若一則某也昔嘗舉以告東家平川兩郡伯矣今願

復申前議於臺下竊念均之爲說固以宜民而尤在

恒時非其時則不能成當其時則不能緩嘗觀國初

籍人戶矣未有里甲而奏置里甲自開公審始既有里甲也未有輪值而議編輪值自崔莊敘公始有則
月里承聽臣言勸爲定制皆因其時耳均糧之議請自嘉下始不可乎或曰周文襄公巡撫東南一十有九年掃事纖悉皆其經理爲當時不言均則有說也
此因仿其法之條東南生齒未甚繁田野未盡闢當時水田雖可任種高阜地猶未耕墾是亦有不能爲均者且文襄親巡督墾條立並段造爲魚鱗圖冊則荒熟有辨而官民麥地可稽因而輕重消息之奸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承政堂集 七 平露堂

不得以窺隙是又不待爲均者又襄於蘇松嘉湖重領官田奏設金花一項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又於蘇州極重官田奏徵布一疋折米一石如是則官重額之田是糧額雖未均計其所稅則均也而今不然矣官民麥地之田無畝不歲耕無耕不歲熟無熟不歲稅極其政州之則反有重有輕是時之不可不均者也又粟額雖則縣州頗大其指則官民麥地存者指其各無從查考昔爲民田今爲官田矣昔

其僅止藝麥也今一覽皆爲水田而猶止麥地之稅是理之不可不均者也又文襄既置金花以寬重額之徵是五升等田所輸與重額田相去已不甚遠獨存三者之名爲賣買存糧之弊故胥徒那務之奸是執又不可不均者也何也天下未嘗有不弊之法法弊則宜求更弊之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在識時者通變以宜民耳況開湖州已屢變而獨不行于嘉郡乎但湖州亦有未盡善者要在變之不善而在猶存二則也則之有二猶弊實也昔考湖州自天順間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承政堂集 大 平露堂

伯岳公璿奏每畝正糧不動外其耗米不分等則每畝通爲一斗乃借此界彼之法此均耗不均糧也正德間都御史許公庭光郡伯劉公天和奏將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則均爲二則凡官田爲一則凡民田爲一則是均糧而殊則也今嘉靖二十一年郡伯張公鐸又據糧里邵越等呈告申請上司均爲一則蓋糧存一則是民田輕官田重猶立等差也富者不納官田之重而倍價以要民田貧者欲利民田之價而改民以售官田是故糧與田左而荒糧歲積此

張公不得已而復建此議也。臺下以剛明果斷之才爲民除不均之患，宜取湖之能變爲是，而以湖之存二爲非。今吾鹽邑之議不欲以麥地均入官民田耳，但麥地歲收之利既無異於官民，而麥地之糧大異於官民，麥地既不起耗，又無馬草，則歲納不過三升或五升，在自私自計之何樂均爲？但本大公一體之心，立經常無弊之法，則不當以自私爲念，而當以一則爲準矣。或曰：海濱之地，高仰爲甚，難冀常熟，顧高仰者幾何哉？邑城北境海濱地，某家有馬，每歲地租秋宜麥，冬各四斗，或五斗，邑城南境某則無之，第聞之人以錢爲租者，每歲錢八百，肥者千，其租及此，恐皆是辦糧也。萬一天時不可期，歲當亢旱，或至不收，仍許其告官，或履跡勘派金花銀以輕之，或通縣均攤界補，在一通融間耳，無難事也。但恐各邑事體不同，幸勿以吾盡列各邑，又勿容自私之言，得阻壞一則之便計，則厚幸矣。不勝區區。

海上事宜議 日本 賈中

吾浙初設巡撫，或人間曰：國家設官，恒有定制，何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教堂集 賈中

賈中

賈中

撫昔無而今有，朝建議而夕命，旨耶海石子曰：是議非始於今也。嘉靖八年，有奏楊千宜設總督武臣，兩浙宜設巡撫文臣，其時已得。古推舉才望謀勇，文武大臣矣。後江淮開建督府，而浙撫獨廢。至今復舉行，或曰：浙何爲而設巡撫也？海石子曰：爲海寇也。先朝無論在嘉靖中，御史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之奏，其爲患久矣。海故有漳州賊，崇明賊，獨倭奴爲害最大。倭奴自漢室帝始通中華，至唐咸亨賀平高麗，稍習華音，惡其名不善，更號日本。史載其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僞強如此。或曰：倭奴何以寇也？嘗攷唐宋史，倭奴雄據海島，伏屬拘耶韓等國，凡百餘，尊倭爲大倭王，其地無良田可耕，漁海自給，又來舟南北市糴，其土墳壙有金玉，而無陶冶，屋覆不以瓦，仰中國之潤土，爲陶爲竈，其皆中國物，猶西番之嗜茶也。西番不得茶，必寇掠倭奴，亦假寇通商，始得所欲。否則沿海爲寇，勢所必至也。或曰：吾嘗觀史，唐宋以來，但修貢而不聞寇抄，中國亦加優，不爲防，與如漢賜以印綬，魏封親魏，倭王晉使都督百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教堂集 賈中

賈中

賈中

等六國唐賜燕麟德殿授使臣官左補闕或賜書籍佛經自宋雍熙至嘉定貢使不絕時或失風詔給常平米錢贖奪何嘗爲寇而防之哉元初嘗入寇世祖諭之不從命范文虎等率舟師十萬討之盡沒五龍山下終元世爲寇橫甚何也海石子曰是有說也唐宋以來倭奴利吾華物故修貢也數元爲海運倭奴劫掠運舟已滿其欲矣嘉靖中乎是宋以前我執其利柄而彼求之元之時彼乘其利便而每爲我患故寇不在唐宋而在元也或曰國初以來百夷效順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不敬堂集 日本臣事 百五十五 不敬堂

爲倭奴獨梗海石子曰洪武間亦海運以濟北伐之師未幾初海運凡十有三舉以給遼東惟我運於海故彼遂於海自瓊臺嘗言自宣德以來倭患已少惟運從內河而寇無所利此其所以少也或曰吾聞倭之寇浙屢矣故國初遣信國湯公築登萊至浙沿海蓋五十九城而寇掠不微至後乃少何也海石子曰此不足驗羅運之故哉宋樂已而屢寇不止宣德而後僅一寇耳自後求貢不絕蓋非貢則不能得所用之物其意誠不有貢而在商也或曰倭奴之貢在

洪武已遣僧奉表稱臣矣此言宣德者誤也海石子曰吾非謂貢始宣德以後也蓋宋樂以前之貢假貢以觀虛實因爲寇也宣德以後之貢假貢以通商賈非爲寇也故洪武奉表之時貢方入已掠温州其後或貢無表文安置其使于川陝番寺又嘗與胡惟庸交通謀不軌祖訓云日本雖朝貢賄通奸臣故絕之是宋樂以前之貢意在寇也又侍郎楊守陳曰倭夷變詐兇惡時以刀扇小物藥寶天朝視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是宣德以後之貢意在商也或人乃稽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不敬堂集 日本臣事 百五十六 不敬堂

曰運於海倭假貢而爲寇罷海運倭緣貢以求商情較然矣商亦可通否乎海石子曰難言也謂可通則祖訓嘗絕之矣謂不通則洪武末年許令十年一貢宋樂初 賜日本王印詔許之通融或二三年或五六年入貢矣且松江寧波先曾各設市舶市舶者與夷舶市也然則貢而商亦國制所許也或曰胡兩市舶今無一耶海石子曰史言松江寧波是市舶司元有市船務國朝爲市舶監在涇湖之北後以官多民接龍之而併於四明市舶四明者寧波也嘉靖二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敝堂集

日本真市

平露堂

市舶內官陰爲瑞佐嚮道是市舶首尾爲始禍故四
明市船廢或曰市船廢是不許其貢而商矣海石子
曰嘉靖四年勅給事中勘報倭情已奉 明命許
復洪武十年一貢之例矣非終拒之也且市船之廢
非絕其來商乃慮市船之爲禍始也使監船得人彼
貢而商焉互市而兩利焉海微消而夷禍息非地方
之福乎况巡撫之設誠非無意將俾之仰遵 國典
俯察時宜杜其釁于無形耳或曰嘗覽海經而自汴
漳北抵登萊沿海之區皆可駐船何必寧波海石子
曰彼之倭奴貞道唐天寶以前率由百濟新羅入山
東曉自倭與新羅讐殺乃不比而南內明越州矣又
山川畧中載永樂時所封壽安鎮圖山與四明相值
春時東風便帆直抵寧波境爲便聞之海濱人云江
淮未設總督海商或由海門入建業潛相貿易今江
上有操江中丞巡江有兩御史海口有總督太倉有
兵憲使勢力密故必之寧波今浙復專設巡撫防範
甚周吾恐兩浙地與區僻徑可通船買者能保其不
求我無備而肆授手蓄倭既仰藉華物必資商爲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承敝堂集

日本真市

平露堂

貢限十年彼不能待也諺謂閏月風便船至非閏月
風便三年一閏彼適來正其候耳况華人亦利其貨
交相覬覦而時禁特嚴則旁蹊曲徑潛相勾引勢在
必然奸人乃或從中梗之官不達其利害而接洽稍
急彼欲脫身以解必至弄負沿海之憂方大耳往年
大同耳肅之變皆措置失宜以至潰決正德中兩河
流賊彼寧不畏歟而甘禍哉幾事不察釀成大患或
曰似此將何道而可海石子曰在白治耳必也申明
法紀禁絕通番之人杜塞勾引之路若彼稱貢而來
縱不令十年之期率重費涉溟濤無復回之理况內
地所需亦有必仰之物昔韓呂黎送海州刺史有曰
海外之國馭得其道處中其情則夷賈之貨皆可爲
中華用而海上之患亦可潛消今日之計在巡撫人
臣知我知彼識其機宜而善應之耳況 國家如天
之覆於外夷未嘗拒之遼東象嶺諸衛三年入貢客
其貿易而西番如吐魯番等來朝得卜日平市於京
師何獨東海之夷必拒之耶况 祖訓絕之謂其貽
迥好臣將圖不軌今不設丞相寧有惟庸之奸如以

市舶既華爲疑。則又非互市之故也。考之正德中市舶內官暗通朱素卿等受賈賄以萬計。且內通劉瑾。欲勾外夷逞侮。而嘉靖中復激忿宗設殺總督武臣。皆閩人之階禍耳。今聖明當陽百條奉法。何虞一醜夷之交市爲戒口。是固然矣。慮貴十全。今欲善圖其後。使彼不攻。而自我無虞。其害何道致之。海石子曰。有說焉。論彼國不得各道爭貢。論海上近船之索不得得利。故彙是也。倭國有七道。道各統郡數十。倭王政令行。則不敢擅求貢。自原義植主國。勿皇明經世編

承政堂集

卷之六

五

平露堂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五

徐子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附子 彭 賓燕又

曾孫錢 泮雅誦較

承敬堂文集

議

錢 薇

均糧議 均糧

或問古哲王雖理天下則壞成賦九州析爲九等於是禹貢載上中下三壤而區分之是權雖哲王莫能

皇明經世編 承敬堂集 均糧一 平露堂

議均從古然矣予以子何以天下例一鄉一邑也夏

書定賦九等別九州也今大江以南全浙以東皆屬

揚州揚之賦下上蓋指通州不聞更有九等也我嘉

一郡耳麗以七邑特場一區之地賦同下上可知是

糧之均在古則然矣或曰地方不齊如山木數年而

僅拱把蕩草百畝而收鎔錄高昂之阜多雨乃收漚

澤之鄉遇旱反獲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必欲均之無

乃善矣而貢方采子曰是所謂因取象喻者也大地

豈不廣如周官一易再易之田是也今吾邑之田高

下肥瘠大略相當無田不耕無耕不稔故稔則皆穰

瘠則皆歉其收有多寡係農之勤惰是不可以肥瘠

論吾邑田也況不均之害不在田亦不在山與蕩而

在官民麥之三等何也官田之糧一畝之輸有至五

斗者民田則五升至八升而止麥地則三升至五升

而止故貿易之賤買者利糧之輕寧多價以推糧賣

者利價之重寧有糧以增價於是改官爲民改民爲

麥此積聚之糧所由起也又區書乘機爲奸甲戶有

荒糧而乙丁或絕糧賄是視將甲糧推于乙戶甲戶

皇明經世編 承敬堂集 均糧二 平露堂

暗減乙戶暗增而荒糧愈賤此積荒之糧之再變也

至於役徭之徒與契爲車一遇官府與民課派存糧

利民之賄目認圖糧故裝已戶轉報告讞官府一時

難於辨寃鄉民愚訥不能分訴弱者含冤屈抑巧者

明認暗賄此積荒之糧之三變也太糧三變而害乃

滋甚矣今欲去斯害無他妙巧也止宜於官民麥田

三則而均之何可援山蕩寡收之例而混租哉然其

間亦有無籍名爲山蕩而業家實得水田者乃區書

九畝之積弊但此弊少則此害輕況太察者民無所

案非若官民麥地之三畝，最積隱害。上肢有司，而整
案下累貧戶之倍輸也。且官民麥田，其耕同其獲，
其因豐又同，則糧之所出亦奚可不同？乃固爲是
紕莫詰之弊哉。或曰：官民麥田，非私名也，乃國家等
則有此，昔已定制，而今輒更，無乃不可乎？曰：此正
所以厚制也。夫何？豈非累朝斟酌時宜，而勸爲定典，
以便民乎？洪武初，令官田起科，畝五升二合五勺，民
田畝二升三合五勺。七年，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法
起科。七十升者減半，十三年又令七十升者，
皇明經世編

永敬堂集

均糧三

平露堂

四十升者，減十之二，四十升三升，至三升六升，減
十之六，是洪武間已變通初年之制矣。總四年，詔
各處官田，每畝糧一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十升
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此在宣德間又變通洪
武之制矣。正統元年，令浙江等處官田，每畝糧四斗
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
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至二十斗者，減作一斗
五升。正統又變通宣德之制矣。由此觀之，官田之糧
常以後定爲準，正統之詔，今所宜遵，是官田之糧多

不過二斗七升，輕則止於一斗，今吾邑官田，內有
五十者，豈當時奉行諸臣，不能體列聖減賦恤民之
意行之吾邑耶？又弘治二年，令應天上元等縣官田
糧每石減耗二十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此在
弘治又變通正統以前之制矣。夫減官田糧之多量，
增民田糧之少，得損益宜民之道，卽今日均糧意也。
獨惜當時掌計之臣，不能將順德美，遍行東南，乃止
行之一處耳。今之議均正，庶幾累朝減賦至意，推廣
孝皇哀多益寡之洪仁也。故均糧正尊國制也。或曰：
皇明經世編

永敬堂集

均糧四

平露堂

田一也，而分官民何居？予曰：常讀大誥，以宋元入官
田，我朝籍沒之田爲官田。宋元豐間，單仲海計處，
浙官田九百六十四頃，紹興十二年，以戶產有聲，
不上結果簿者，沒官。淳熙三年，劉邦翰等奏，湖北荆
南兵後地荒，而請佃之田人官，後李椿年阿秦檜意，
以水鄉秋收後，妄廢田官，修陂塘，墾墾，亦爲官田。是
皆官例之臣，損下益上之爲也。又國朝凡叛竊亂常，
論爲作逆，勇平以後，盡沒其田，此官田所從來也。今
當太平全盛之日，中興純德之治，豈肯存南宋利臣

富國之計，況國初罪人歷年幾二百，子孫彈盡膏肓，一體休息之意哉。或曰：誠若所言，均糧是矣。說者謂平糶之四則，不若湖州之一則，何如？予曰：是易見耳。所謂四則者，僅補偏採弊之方，然田既存乎四，則糧亦分於四等，富貧貿易之際，得藉手投隙，改重為輕，貧民為害，是往弊仍在也。若湖之令官民麥地為一，是奸狡不得減多為少，愚家不致冒少為多，雖五尺之童，亦可揮麈鱗之側，而享土膏之利。誠蕭曹畫一之政，使黃坐貽之資，而堯舜垂裳之理也。或曰：糧則均矣，黃冊亦可均乎？予曰：惡是何言哉！冊所以紀田也，凡差徑輟重，因乎冊者也，則所以實徵也。凡官民麥地載之冊者也，今黃冊照則收田某戶，田若干，原額無改，所以存制也。實徵照田派納，三則歸一，則不分多寡，所以視弊也。若併黃冊均之，亂之道也。十年一造，後冊承前冊而欲均之，是今亂之也。況黃冊因制也，非歲奏不得輒更，是故事決於理，理因於時，時協其宜，本可以萬殊而殊途，要於同歸，今也究民俗之利病，痛宿蠹之奚窮，探掇剔之要源，塞奸宄

皇明經世編

承慶堂集

均糧

五

平露堂

之深實，達明聖之屢詔，決便司之咸宜，則糧之則不可不以時均，均之此其時矣。

均糧續議

均糧

夫田者民之業也，國之本也，而糧則因田而設，民經國者不可不有變通幹旋之術。長慮却顧之恩，奉法立而弊生，弊積而民病。國何賴焉？磬之琴瑟然，其不調也必一，更張之而後可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明訓也。今之糧，固不得不均矣，使徒見於除害而不知悉害之端，則害不必除。能祛害之大而不精察隱伏之勢，實則除而不盡，除故前議來有不暇晰者，復列為數端，以資芻蕘之採。

計開

一定則數。夫官民麥三等，當歸焉一，前已略備矣。以吾鹽論之，三等之中，其多寡紛紜，又各分為數等。通計之，有四十餘則，而其總稱但曰官民麥三等也。民之遞多遞少，錯雜必較，故貧富貿易，田賦之際，改價等則大約以官為民，以民為麥，而官民之中又必等遞於少，故糧常存于下戶，利常入于富家，所以徵文

之時官府難於裁議爭訟無已今以湖州之一則驗之利官較然矣大順間守湖州者岳公齊奏請均賦耗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詔著為令是猶均耗不均耗也正德間劉公天和因中丞許庭先奏請額田四千四百四十七畝均官田為一則民田為一則以便徵驗詔從其言是均耗猶有二則也及嘉靖二十二年張公幹始建議謂二則弊生改官為民虛糧如故據糧里節越等呈告申請於上始定為一則夫自千則而歸於二又必自二則而歸於一則糧之必不可二皇明經世編 承政堂集 均糧七 平露堂

而當準於一也明矣
一清虛稅夫由湖澤嘉則必當一矣但今狡猾之徒通賄書算丁大造之際詭譎其田東飛西竄隱匿不上黃冊糧存各圖為荒糧而田遂以無稅此吾鹽大患也今但若照冊田均糧則此等無稅之田永為奸黨若欲廢畝丈量是又開奸人一騙局彼既能匿田于昔嗣不能隱土於今哉然則若何而可吾意有四無告之家前書未有不知者或得心計有司鳩合積書於寬間公署禁絕外內傳遞交通大示刑威利害

嗣以自首免罪使各述本屬虛糧若干係是某元隱匿若干存糧若干明白開舉務盡荒糧而後已仍示以免其本罪則真情畢露獲匿無所而隱糧之家亦且恐懼而不敢終掩矣光時董令君亦曾清查當時首發隱有伍六千畝近魏令君時亦有二三千畝惜不能竟其事但令有力者不得買通上下則田自難隱糧自可清不然深弊猶在何貴於均第為大奸匿笑耳

一斷糧額吾鹽有起耗田官民田是也有不起耗者

麥地及坤塆是也今果若均糧必先算起耗田若干
起不起耗若干畝明著于冊每年會計到日查算該
均平三糧他日見畝起耗則不起耗者亦且渾入起
耗中又一弊端也況本縣耗田有定數徵耗有定石
若渾而聚起耗其多餘耗米不過入書算之案案分
家何益而反成厲民矣

一辨馬塆本縣官田馬塆每畝該十二兩准徵米八
合二勺五抄民田馬塆每畝該二十四兩准徵米一

升六合五勺麥地則無馬艸此定例也今在均糧正須逐件明晰若不先算本縣官田若干畝該馬艸米若干石民田若干畝該徵馬艸米若干石明著于冊以便稽考但恐一槩通徵馬艸則官田徵十二兩者或徵如民田二十四兩矣麥田無徵者或亦見畝起徵矣是馬艸之暗弊所當加防者也

一議徭役各牛輪該均徭聞蘇州盡派入秋糧中徵收在官待臨時官府顧募完役此恐非經常之道也其利一而害三何利也均徭派徵于糧則仕宦之家

皇明經世編

承教堂集

均糧九

平露堂

不得各年營免杜僥倖之門得公濟之誼故曰利何害也均徭因乎黃冊黃冊十年一更自嘉靖二十年造冊已逾六年役過者多未役者少若一該派入秋糧則前六年役而役後四年役分於衆羸縮不齊民未輸服官一每秋徵糧必令併納既收人官須令寄庫第恐收頭有覬覦之心則侵欺難屏官府有賢明則則給募乃公萬一下之收頭非良上之公廉費必稍或有過同爲計以勢拘民於役而領虛於官歟未必貴給矣是民供輸於先奔驅於後乃重役也

害二人情家重則身重無家則身且不恤而何後害之憂竊惟應募雜無籍之人事迫多脫避之累鞭笞必煩矣非然也凡役非一類有利者亦有害者又有害之甚至破家債禍者利者爭爲之應將求之不暇而實多僥倖之思害者必苦推辭且不肯效忠至萌苟且之慮害三夫事必宜於人情而酌于邦慮語曰利不十不變法故均徭派入秋糧殆非經常之道也

漕渠議

漕渠

嘉靖間山東諸泉半竭黃流耗減漕途闕施顧泉源

皇明經世編

承教堂集

漕渠十

平露堂

總之徭徭等七十二派麗鉅野陽穀諸邑汝之永樂中全純濬引濟漕其經理甚悉有安馬場諸湖以聚水有石口通源諸閘以儲水有挂劍柳堤諸鋪以濟水有師家野豬諸壩以止水湧淺有夫監泉有官道於今日久弊滋民或墮以爲利網弛法玩官或徂以爲遠令泉源或散爲灌漑或絕爲魚梁而陂爲沼注入漕河者寧盡如昔耶黃河分流之不至益有緣矣張仲義云黃河一石水五斗泥其濁而易聞杜也始論國朝洪武河決原武正統決滎陽天順決開封

弘治決張秋。正德來曹縣。又決孫家口。率數十年一變。蓋其泥濘易沉。泥沉易積。積則流益緩。緩則積愈多。故屢淤屢決。其勢然耳。況堯漣土性墳壠。易爲衝突。今本流而趨異壑。大何怪焉。今者徒舊黃河復故道。出泗州南趨於淮。由是言之。泉非竭也。民爲之竭也。河非梗也。閘爲之梗也。謀者不察本末。務以奇論相高。近者謀開別河。遠者欲漕於海。非無見也。然海運之說。有不可者五。以元史攷之。歲運之舟。至千艘。十七。則沒者十三矣。夫役卒散。非赤子。艘粟散。非民膏。乃驅有生之民。投必死之地。取可用之材。填不測之區。寧無惻然於心乎。不可。尚書宋禮疏云。海運必用千料船。駕者百人。運米千石。若計河漕。則海船一可辦。河船十且運。卒少而餉傾沒之患。以此相校。其不可。元專海運。倭奴歲肆剽劫。必設瞭望之卒。備捍禦之兵。轉輸隄防。猶不獲免。國初設備倭指揮。亦爲海運。及改運會通。倭乃絕。觀此。此爲永盛。其不可。三。欲海運。必滿利津膠萊河。爲停泊之所。也。寶蓋黑龍諸山。爲望瞭之計。今久埤并修。與從無已。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其勞民而蹈危險。敢若修漕河。安故道之便。不可。四。勝國倡亂。非士誠國珍等耶。皆潛托海運。貿販聚徒。爲東南患。以海爲憑。法不及禁。釀成禍亂。其不可。五。大海運。漕河運。不得不通。河運。泉源不可不除。其爲計奈何。吁。難言也。史言宋開寶間。河決澶淵。防河司封郎中姚恕。死。知州杜審。摩坐斥失事之罰。其嚴如此。漢成帝時。王延世爲河隄使。隄成。爵關內侯。建武中。舉樂。王景治河。從事諸臣。悉增秩加爵。舉職之賞。其優如此。夫賞罰所以勵世。廢弛也。舍是。唐虞不能治。今督理諸臣。自中丞曹郎而下。皆視爲養望。息勞之所。而不切軫時。耗國之費。去歲漕潤。較遣件郎諸臣。臨視。講求經畫。但聞所至。搭索供億。民不能支。每一官隨從千人。未及展一籌。夏水驟發。漕舟無阻。諸臣乃竊以爲功。應泉源未必竭。而時有荷墮。水至自有時。而民愁無時。今欲上不煩宵旰。中不失漕計。下不因閭閻。具要在得泉耳。欲泉之盈。匪有他奇。其要在無分泉耳。分有盡之源。供無窮之用。蒙民損其利。國計當其虛。第能蒙而清之。則地中之黃。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滔不賈漕渠漸盈國課口充必也復永樂之制乎積
水減水之關在支流不可不修挑淺撈淺之夫在官
役不察不覈非得實心爲國任怨之臣不可矣若沿
河之術古來無憑千百其宜者有二焉宋李公義鐵
龍爪揚泥車其一也河關在泥以鐵爲爪繫舟尾而
行急掣乘流聯翩而下沙動水衝深可數尺此去關
上之法也首梁文舉督人戶守堤其一也文矩請于
夾河人戶免其糧役點完堤長祇水漲漲率人守之
欲潰則戢欲塞則疏各限區里官爲巡緝若工大則
皇明經世編 永政堂集 漕渠上 平露堂
量爲之助偷惰者罰此防河濬之法也又稽先正所
建議矣天順間中丞費銓濬黃沁二河都事金景輝
奏安山北抵臨清一百五十餘里止一沁水雨少脉
細遂改淺蓋其水城北陳橋原有沁河故道長垣歷
鉅野出會通河合沁以下驅直此道舟通往來止陳
橋迤西二十里淺狹耳濬之深濶以入運河是沁水
南出呂梁濟徐州以下又北出安山濟臨清以下非
惟運船可由小浮橋以達陳橋且免濟寧一帶開座
折留之費又 高皇帝用兵景晉使徐中山開塌場

論

邊論

九章形勢

考職方氏京師之東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古
衛東建遼陽西控宣府以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
海關關隘修葺封守櫛北以爲內邊外邊捍禦內邊
拱護此遼陽宣府之勢合定東京師之深意也大同
之東有天城陽和西有偏頭馬門北有大邊內有一
邊高山聚落等五堡分據其間以爲應援不示之隙
是大同地雖散漫而防守之圻常合也榆林寧夏即
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拒河外爲守國初定
制衛林兵出戍東勝州之北寧夏兵駐固原山後
是兵勢合而不散也甘肅古河西四郡漢武間拓之

以斷匈奴右臂。因初嘗封元遺孽爲忠順王。主哈密之地。立赤斤蒙古八衛。異忠順之勢。右抗西番。前遏北狄。以奠枕甘肅。意在以夷禦夷。蓋西北一要區也。吁邊陽之勢。合則國強。因行之。得照惟芬合。年東自遼陽數千里而西。以至甘肅。皆爲內地。誠可如一家然。壻壘與閫無隔重也。如一身然。氣脈膚革無接也。今顧言可慨者。自元良哈內附。割大寧營州全鎮與之。卽今朵顏三衛之地。而遼陽以東。聲援阻矣。宣德中。退守獨石。而開平興和衝要之地。棄爲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武敗堂集

九邊

形勢

吉

李路堂

果昔所置八驛。盡爲虜脫。而宣府以北。聲援絕矣。大遼失守。二邊復弃。致五堡不靠。宣寧不屯。因而兵驕殺將。紀律無嚴。大同聲援弛矣。又東勝撤而榆林邊圯。迂遠。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綿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鉤堡。橫截河套之南。而榆林聲援散矣。且總兵抗雄失利。越瑛再鋌虜。遂出入河套。往來甘涼。每繞出賀蘭山前。無復避忌。既而王瓊廢舊遠。閭修平虜城。棄地八十餘里。而寧夏之聲援又去矣。自忠順王罕也失柄。其母何事。上嘗春縱橫拾掇。而哈密不

守安定等衛。又破滅于海。而諸夷遺族皆逃。避山谷。不能復振。甘肅之聲援。又危矣。方國家盛時。要害全控於中華。封守復嚴。於法令。募同兵。雖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幕南無庭。夷虜安得肆其出沒哉。及今四顧邊境。日久日削。要害之區。不能什一。而廟堂顧畫。似又不暇遠計。夫肩背者。丘壇臺不云乎。夷處我之腹心。夷處夷之支。彼夫是以血脈不貫。而虜氣日驕。勢烏得舍。而禦烏得堅乎。加以將非其人。餉非其額。奇謀誰展。決勝靡由。吾恐古蒙雖斃。僉答復招。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承徵堂集

九邊

形勢

吉

李路堂

鹽法論

鹽法

鹽易爲法也。藉足國也。鹽易爲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稅甚難。故假鹽之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償粟。積商之粟。以實邊。邊可足也。然商之所恃也。鹽納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足法之弊也。法易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變法。其既也。壞於封畝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之有法。因何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不改者也。故商以實粟赴各

邊輸納或自聖是塞以積粟此鹽之為利而邊所由
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長司慶記其鄉人親故
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於京分送各邊自額折銀較
舊為稍得引比粟甚易於是一遇凶歲邊粟如珠矣
既而劉瑾片革送銀邊人更無糴本遂多餓死此商
賈不通之始也正德時勦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
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乃羣閭閻家賣其引目其名
族家分其利而商之得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
鹽於各場募家先取足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承政堂集 鹽法七 平露堂

自通又司農酌權宜變通之衡令各場照民間田稅
例便其生理蓋民田或本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
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也惟場廩既取歲後之價
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難遂至于百為徒駕船執
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惟不為公家之利抑且貽
地方之害釀為禍萌莫甚於此今為兩利故若使見
丁徵銀隨地辦課照之民賦而羨鹽任其他買則戶
與商俱得上不廢官之取下不墮民之資乃人情之
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大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承政堂集 鹽法八 平露堂

則邊無藏粟而邊地病前戶徵其課禁其貿則途有
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數化為弊區其惟復收粟
之故制則不勸之耕而以商積粟邊無虞匱矣通白
質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無之課竈無匿奸矣今也
網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囊金易引何若遠耕且下
戶肩挑尚恐白欲此其利害繁若指掌故得議指而
竊較之

記

修得海塘記

嘉靖庚戌春浙西海鹽捍海塘以颶風崩圯維時督水使者蜀胡公以職事來巡郡丞任君吾鹽令張君晉會相與咨嘆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況海百川之匯滔天之洪溝者哉且茲塘高實與邑城等無塘是無邑自邑而往而嘉而蘇常皆汗下受浸塘不亟築患獨在鹽乎哉乃得請於先巡按王公今林公兩柱史皆急民之患率作惟殷而監視則郡倅鄧君節推殷君其百費於張令取辦焉外壘石塘以障怒濤之衝內填土塘以防激齒之虞由是鹵不及田田可望

皇明經世編

承政堂集

尤

平露堂

築塘捍潮宋嘉定中史言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元大德中潮囓海鹽沙岸救異人張興村投餼符鎮治入國朝洪武中海嘯淪田一千九百餘頃鹽民潘允濟走闕下請築始用石矣永樂三年通政趙居任築九年保定侯孟瑛築宣德四年侍郎周忱築皆救使也役民繁及蘇常等七郡正統以來或郡守或臬憲或藩參官無定員則守土臣也其役民亦祇用我嘉七邑之力正德中易以水部郎今皇上乃專設食憲職水利則勢親易運職專思確况銓部重東南

皇明經世編

承政堂集

干

平露堂

海患擇宿望如胡公而又率以廉勤佐以諸材請乎令且議開渠河取土可以實塘因河可以運石又命石戶歲採而時輸之以備緩急皆利民防患嘉猷也當書之以爲後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寶蓀又

吳祖錫似遠參同

蘇司馬奏議

巡撫疏草

蘇 佑

漢分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

照得虜馬入寇常在秋高計月之期每數月則今年

閏月或以六月即為七月二十一年六月入寇山西

皇明經世編

蘇司馬奏議

防守西 一 平露堂

亦其特誣臣今閱視諸關備承眾議例馬崇朔最為

緊要蓋二關山勢雖稱險絕中有河流山形糾亂各

該隘口隨險分兵勢分力弱恐難持久且外恃宜大

犄角勢又在人審邇京師易為震動此其緊要之大

畧也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則故關之衝必由雁塞

距其地里平利至龍泉不下三百餘里山勢聯絡中

鮮民居搶掠無以為藉食之資險阻必因路恃長之

驍以此爭鋒非計之得兵有勝算必我之利也山西

二關萬一可入澤潞汾沁足以四馳而謂東犯太行

之地以當守險之兵勢既紆回時應眺關虜人狡黠

志在搶掠或不出此又況山西連年修守俱有次第

似可無虞予龍泉故關緊要次之此其大畧也查得

先奉欽依修築牆壁近該臣查勘完者已十之九其

不完者計以六月之中俱可報完守有依憑若無人

拒列金城湯池有不可恃為固者况區區馬桑子故

常守之外酌量險易加之防守之兵若徒拘于守勢

分力弱有難可恃以久者委分撥將領相以地貶責

以應援之効謀協眾議亦已會同不敢自專以擬任

皇明經世編

蘇司馬奏議

防守西 二 平露堂

使臣之責也查得本年三月十八日前巡撫都御史

鄭重已咨行總督侍郎翁萬達于宣府鎮摘撥兵馬

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應援馬水口再摘

撥大同鎮人馬三千在平利關駐劄專應援吳王口

仍摘撥別鎮人馬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應援浮圖

峪神廟嶺等處俱臣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比與岔

道是相去馬水口尤近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

白羊口與臣所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

尤緊要亦須周防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如蒙勅

下兵部再加查議上請更乞 天語丁寧宣大將臣
井行總督撫各臣查准咨議施行

審度兵勢虜情預擬督調戰守以成安攘疏
亦得連年徵調延緩寧因遼東等處客兵嘉靖二十
一年共十枝以後俱六枝四枝應援宣大二十八年
延保二枝老營堡一枝大同一枝二十九年延緩保
定遼東共四枝俱應援宣府蓋重宣府也重宣府都
重京師也近雅兵部咨為陳戰守除虜患以振國威
事該京營總兵官太子太保成寧侯仇鸞題本部覆

皇明經世

蘇司馬奏議

虜情三

平露堂

議各兵應援當視虜情緩急以為先後若京師有警
則宣大為輕京師無警則宣大為重延緩遊兵徵調
宜大應援係節年故事今使赴調京師路內宣大亦
不相左而況朔州宣大以聽京師調用實有兩便合
行宣大總督官預將此兵量布儘東降木滴水崖以
便京師調用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以謀詳論兩
已各著無遺臣竊惟兵不貴調無以應戰守探不真
官無以中机軍若使探報既真則發先自可以
遠慮之心彼此不失自可以投機之會是徵兵在先

臣探報貴審則兵為有用虜不足平矣查得虜患節
年侵犯如在山西則急山西在大同則急大同在宣
府則急宣府如今年在薊州則又當急薊州信矣然
俺答諸部落實在宣大之間套虜聯合而入亦不能
越度宣大倘有侵犯東行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
探虜情之真者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近御史胡
宗憲奏稱探報虜營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州
因魔間病不足憑矣固以虜巢在西北大同有大遼
宣府無大遼薊州借聽于屈衷自有不同該部覆奉

皇明經世編

蘇司馬奏議

虜情四

平露堂

欽依如擬施行則是探報者固當責之各鎮務得真
情庶向往有期督發無誤東西咸中犄角可憑官兵
家之首事也且諸鎮雖皆虜衝而宣府逼近京師實
為緊要薊州正當畿甸尤切腹心審重慶輕則防禦
之兵似當先薊州而後宣府然虜有所由入兵有所
由會審机度勢則防禦之兵又當先宣府而後薊州
何也薊州宣府雖俱京師後門宣府在西與虜隣近
其所由入可以探知整兵防禦其所由會亦屬探
各路主客兵馬督調應援不悞哨探心志既一勞

亦均僑犯宜大自可追送若犯薊州一關之限防賊之要疾驅諸日計科不失笑應臣愚謂備宜府可應薊州門之化備若稍固不能應宜府此兵勢也探報可憑則防守不失若止此屬勇將張相誘利在犒勞妄報虜情不審聽聞卽須徵調關門甫度虜遂乘虛則宜府入寇之路有誰堵遏不無顧此大敗事致憑陵臣愚謂探報防禦必先宜大而通此兵機也較之常度虜之侵犯多在秋高其登時月縱有警傳亦止近寒天寒地凍已難馳騁至于深人尤所未能蓋虜之衝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救此亦齊人救韓直走大衆之說足亦兵之奇也昔人謂驪虜雖衆不當漢一大縣今縱倍之封疆萬里豈遂稱難近日捧讀聖諭加意戒師兵克糧足允服廟赤祇誦三復敵愾溢衷臣愚又謂時當全勝事貴早圖欲張兵威以令虜氣須大破常格多發帑銀委任戶部重臣添買芻粟議行九銀大簡精銳聲言移設京師相機參諸關外秋高馬肥乘我有時肆驕利食彼豈無隙然則兵貴精制勝在謀將見幕南可空各王可虜雖所費不貲然一勞永逸將在此舉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趙諸宸斷施行避 雖幸甚臣愚幸甚

接報夷情疏 北虜調市

誠照醜虜逆天犯順震驚畿輔今者復屢以求貢爲請職伏思之虜情巨測變態多端難以悉數據其踪跡探其委曲約有數說蓋聞我皇上赫然震怒爰整六師行欲出塞問罪以洩神人之憤天威遠播遐荒畏威此其一也此者歸正人來傳說醜虜自昨犯順歸衆人畜多見死亡天心悔禍虜罪貫盈之衆虜雖犬羊亦有知覺能不惕然畏禍乎茲因悔罪又其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定堂

一也且我中國貨物虜所甚利搶掠則利散諸部落求貢則利歸于酋首其貪利者又其一也虜中小王子者俺荅之姪也俺荅築營鈴制漠北諸部落漸不聽小王子約束然亦一部落之雄耳而猶有其姪壓于其上乃陰慕東夷朵顏等衛歸順內附官爵之顯榮衣服之華麗意望我皇上比例加授於焉誇耀于諸部落中而欲與小王子爭雄長此慕名者又其一也夫職之愚見虜之求貢雖云有此四者職等度恐虜情詭譎難以遽憑通事欺隱不可輕信故多方

設密參伍以前後之人屢次宵探証驗其說此之謂不敢以一次一人一時之言卽爲憑據參看張福伯達等齎來咨文與其所供大畧相同雖似有欲說之意而往來順逆之言前後反覆不一蓋以犬羊也性本驕狂噫聲得得其善言不足爲善惡言不足爲怒在虜則陰謀詭譎在我則駕馭有定職以爲求貢之初其誠言不虛不必深究計貢之後其順與逆亦難以逆略何也蓋虜之求貢也其詞爲順而朝廷之許其進貢于義則正允貢亦備不貢亦備者乃中國思患預防之常未嘗因虜之甘言卑詞而殺我戒備使其誠也既在我皇上天覆地載之中如其許也亦不能出籠絡鷖縻之內故曰誠懷詐不必深究若此也既貢之後瞻仰觀我皇上威武不殺威靈不撤將必終始慕來王之義效欽塞之誠矣但其部落不一端計無常異日或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以開邊釁亦未可保者故曰順與逆難以逆觀者此也蓋在我者必先自治而在虜者以不治治之自古御夷狄之常道也誠難爲今日之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定堂

管外示羈縻之術。內修戡守之務。若求貢之事決不可輕信而遽許之。以遂彼之奸。亦不可逆許而峻絕之。以激彼之怨。但虜復倦倦以宣大陝西各邊通行開立馬市買賣馬騾牛羊爲言。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查探遼東聲息。如果前賊三萬侵犯。是實是與其開市求貢之說事已相左。當俟廟筭計會另行非織等所取遠概。如不曾侵犯遼東。仍乞勅下廷臣會同詳議。開市馬市有無利便。參酌歸一。請自 聖裁。遵奉施行。如蒙 皇上准令各邊通開馬市。一可分散

皇明經世編

蘇司馬奏議

九

平露堂

各部落之勢。一可誘結各部落之心。今春及秋。或一二年間。虜賊不來侵犯。方可將進貢之事另爲議處。奏請如此。既足尊我中國正大之体。亦不孤外夷納款之心。或既開馬市之後。虜賊外示效順。內復懷奸。于春暖草青之時。秋高月明之候。仍來侵犯。則我邊兵糧自爾照常提備。未嘗因開馬市。遽敢玩弛。或戰或守。俱不相妨。于計亦未爲失也。

陳時獎度虜情宜大錢糧以保治安疏

欽人

者得宜大二鎮地方。逼近沙漠。土瘠人貧。百無所產。

較諸腹裏財力大不相同。故二鎮一切公費。在宣府止有公務餘地。新增驛傳租銀。在大同止有牛具。尖丁戶口鹽糧商稅。課各銀兩。是每歲歲數微完。尚不足供一歲之用。况災傷蠲免。虜患逃亡。常不及十分之六。以攷宗室冠服。房墳祭餼。件各公費等項。積欠數多。雖各該巡撫極力措處。供億浩繁。已難支持。今該部復將宣府公務餘地等銀。改爲官吏孤老驛站歲用之數。大同商稅鹽糧課程尖丁銀兩。改爲代府官校并衛所官吏武舉等項俸糧。及驛站馬騾料。豆牛具銀。括入屯田項下。改解銀億庫軍需支用。哀多將以益寡。顧此不免失彼。且宣大軍站。雖比州縣民驛民驛。自有審編馬騾大役。協濟等項。公用軍站。不過撥軍走送。令爲庫糧馬騾料豆。比照土木榆林等軍站。積於軍儲。前支給宗室冠服房墳祭餼。先年原係禮工二部關領。後因內帑缺乏。行大同府并山西行都司于鹽課等銀內支用。牛具銀。先該兵部議覆題奉。欽依。專備買馬。嘉靖二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李文進等條奏。節省浮費。以攄財用。亦知牛具銀係

皇明經世編

蘇司馬奏議

卷之一

平露堂

該鎮買馬必用之費秋內原未開載及查宣府有買馬圖種銀二萬兩大同比宜府用馬尤多止有前數不敷應用公務餘地等項根銀係各鎮巡撫賞功給降恤亡犒賞與夫諸凡供億胥此取給尖丁銀係各衛所均從出辦自有各項支銷若盡行搜括纖毫不遺在衛所官吏驛站既以遵照戶部裁革不敢關領軍儲及支前項銀兩又以供億各有定項一歲之所入尚不敷一歲之所出輒行告匱卒使官吏困憊馬驛倒指驛站廢墜機務停閣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皇明經世編

蘇司馬奏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矣况巡撫大臣撫治一鎮使實勞不行其誰用命優恤不給其何示勸馬匹不補其誰敵愾宗室墳墓祭例不可少驛站供應走遞勢不可無供費既乏展布殊難不惟坐誤机事亦恐有傷國体伏望 皇上軫念宣大重鎮自凡供億俱在緊急乞勅戶禮兵工四部從長計議將各鎮所請前項地租牛具商稅鹽粮課程等項銀兩俱照舊存留該鎮公用并買補馬匹特撥其官吏旗帳孤老俸粮驛遞馬驛料草俱仍查照舊例丁軍儲倉銀億庫開支如戶部必欲更革

乞勅禮兵工三部另議請發銀兩以給各鎮買補撥馬并驛遞馬驛草粮草料及各宗室冠服房墳祭贖等項應用庶公務不致偏廢而邊臣亦得少盡職矣

皇明經世編

蘇司馬奏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遼軒

徐子遂閩公 彭賓燕又

唐允諧尹季泰閩

鄭端簡公文集

鄭曉

疏

重大倭寇乞處錢糧疏 倭寇

照得倭寇連年侵犯 中國蓋南自閩浙北至登萊

皆被其害而江南蘇松杭嘉等府田賦甲於天下江

皇明經世文編

鄭端簡集

卷一

平露堂

北揚州通泰等處鹽課甲於天下今皆屢經劫掠焚

燒之禍農人釋米鹽丁罷竄阻誤漕運虧損錢糧若

不聚兵調食大為經理將來患害何所底極此非特

東南數郡之憂閩浙國家大計及今不預銀數十

萬為整備恐他日所失要不止于數百萬而已此

臣為財賦而言至于人民荼毒閭井蕭條就使生養

休息不十餘年未得復舊興言及此實切憂懼再照

倭寇侵犯其中類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隸之

人或姦幸冒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輩齎糧渴而肆

無忌憚結黨數九苟活日夕若不早為區處日甚一

且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

重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人破常格捐發官銀數

十萬兩收貯內庫聽候打追海船修築城堡募兵買

馬積糧蓄草以饒軍前緩急應用其被害民應照例

優恤寬減糧差數年以蘇困苦再乞 勅該部將福

建浙江并江南江北地方通番從賊者作何處治庶

幾外有爪牙之衛內無腹心之憂田賦鹽課要緊地

方得保無虞矣

皇明經世文編

鄭端簡集

卷二

平露堂

復設江南管河官及參究違誤運務官疏 運

議照今歲漕運釐解除江北河南山東起運外查得

江西湖廣等處先後沿邊陸續過淮惟浙江杭嘉湖

三府直隸蘇松常嘉四府歲運漕儲并白糧稅糧米

二百餘萬石必經奔牛呂城丹陽黃泥壩等處始達

鎮江京口開出江先年遇有淺阻或孫孟濱河外江

分進每有風波之險盜賊之虞嘉靖十九年寧波

衛指揮王承恩被劫可鑒近來倭奴未靖孟濱河江

海之交正賊寇出沒之處尤宜預防以此漕司具

奏擬行江南巡撫嚴督常鎮二府并該縣等即督河水利等官將沿河道不拘年限自有淤淺處由便起夫疏濬封閉蓄水以待運每年終將府縣管河官職名疏通河道緣繇申報漕司查考俱載入議單承為遵守等因題奉 欽依節行去後案候通無一字回報又經五次移咨江南巡撫督催節據把總等官張建節等各呈稱完糧米於三月初五等日陸續押發開行已過無碍地方見阻丹陽丹徒七里溝等處守淺不得通行即今三月過半未見興工挑

白明經世編

鄭清臣集

河

平

空實為阻誤等因到臣及諮詢南來公差官員各稱載糧民船阻集數千隻相沿數十餘里不能前進為照漕運連年遲誤恭錄中失天時復連地利所致若春初夏非水漸平河道無阻軍船過淮數日可達兩淮今首先被阻江南坐守餘月及至河開有水黃河又漸泛濫縱加催併勢難取速安得不誤運事直皇四月初十日鎮江府方報河開通船已自遲誤比參將黃印駐劄瓜洲差人看驗鎮江一帶尚難行舟南川通津人所共見豈能應餉四月二十日浙江兩

司官員舟過揚州府亦言鎮江河道不能行舟得運軍二四百人撿獲方得出關運糧艚勢難前進似此怠誤法當參究緣查取職名未到有礙施行再照前項河道先年原設有水利工部郎中一員專管浙西直抵鎮江一帶河道及修理海塘白茆港三江口等處如郎中林文沛在任之時水利修築河道疏通公稱得便後議裁革決塞不時早濬無備田禾失利漕渠遂涸深為未便況今倭寇生發蘇松杭嘉節有聲息燒燬糧船另行查報萬一姦細竊導窺伺鎮江

皇明經世編

鄭清臣集

河

平

運河阻塞為患不小乞 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合無查照舊規於前項地方優差工部郎中一員往來督理庶免有濟仍乞 勅下該部通查該縣各掌印管河官員不分在任離任但係三十一年一月至四月在府管事者嚴行提問庶儆將來得古河道郎中不必添設各官不行問府者都着查明拿問

乞收武勇曉諭招撫以消賊黨
天恩廣設武勇曉諭招撫以消賊黨
題為懇乞

皇明經世編

鄧端簡集

五

臣原籍浙西叨從江北切見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蹤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蟲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啄息欲求快意必至竭張是以忍棄故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况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窮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下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剿辦悉非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資既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又多我之遺孽而必嚴誅剿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聖明廣收武勇各處撫按於軍民口承人中每年查舉素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膂力膽畧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今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簡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衙資叙遷定給俸糧止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雷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盜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也其見今從賊者亦乞天恩浩蕩特降黃榜招撫赦宥有許今歸降送還鄉土其間如有擒斬賊徒者照例給賞其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就隨宜委用間別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勞績照前叙還不恐數年之後或有知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蓋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徬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肇城又遣衛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

撫沿海漁丁。品人鹽徒。蠶戶籍爲水軍。至設募人。又
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討倭奴。
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
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
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名凡盜
賊。應對應撫。自合條畫奏聞。恭候聖裁。臣愚無
知。言似迂濶。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乞
勅該部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再乞斟酌擬議。上
請定奪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郵部簡集

卷之七

七 露堂

息有之日。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部覆各該撫按官於白表中每年查舉有膽力智
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名色。每月給米一石。令其
捕盜。有功量擬官職。從賊欲歸土及殺賊來降。照
例給賞。得片俱依擬。

添設官員疏

奏設
同知

題爲此例添設官員以安地方事。准提督操江兼管
巡江都御史史褒善會稿。業查近據揚州府申報倭
寇千餘攻圍通州。泥劫如阜。秦興地界及蘇州府申

報倭寇攻圍太倉崑山。將至府城等因。竊照揚州府
當南北水陸之衝。建治於淮南江北之間。其詳最巨
蓋與江南蘇松等府可以比隆焉。蘇松但設有同知
二員。以一員分理郡事。一員專管巡捕。而揚州原未
議設。足誠缺人廢事。不可不因事建官以資化理也。
況該府所屬附郭江都縣瓜洲鎮坐枕大江。正岸正
與鎮江府對峙。其地之相去也。離南京一百二十餘
里。離揚州四十餘里。且其人煙輻輳。舟楫往來。加以
盜賊無籍之徒。隱伏於其間。又無城郭以障衛之。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七 露堂

先年兵部題 准事例。該府同知不妨原務。駐劄瓜
州。兼管沿江一帶巡捕。時常操練壯快。遇警緝捕盜
賊。此固一時權宜。借才求治之義也。然而地當衝要。
事務叢推。各衙門委勘甚多。是以奔走往來。自難停
駐。若遇江上有警。遂至整理無素。追呼不前。多至誤
事。今照倭寇竊發。極於蘇松連及通泰。未處調兵防
禦。歲無虛日。而用人闕治。尤當首事建議者也。臣會
同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褒善。經按直隸監察御史李
逢時。竊欲比照蘇松二府除正員同知。專一清軍協

理府事外添設同知一員遵照原議常川在於瓜州舊有府第衙門駐劄今整飭該鎮兵夫監造巡哨船隻會合該衛巡江官員演習水戰兼管所屬一帶江面上接儀真下抵狼山緝捕鹽盜如有海寇入江督兵追剿以靖江洋此誠分職供事之義彈盜安民之策或不可緩也

部覆添設同知一員得旨依擬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江南江北兵糧

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達時議照江北四府

皇明經世編

聖恩獨賑及今臣等竭力撫

平糶

臣等

三州連年飢饉雖蒙聖恩獨賑及今臣等竭力撫綏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通州等處倭寇蔓延調遣徐宅邨宿等處官兵剿捕各給召募安家盤纏銀兩隨途應付行糧草料皆取給於四府三州庫藏空虛里甲困敝已自不堪近連歲逆賊徐沛禹陽泗寇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屢蒙上司明又責令挑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南等處聽候差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依文荅應所費錢糧

糧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奚啻百倍於沛縣今調沛人以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二兩有沛至瓜洲經行江北一千五百餘里所過又皆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等備咨總督衙門定不規則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處并經過有司免其責辦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官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前到所擬地方顧募合用盤纏行糧俱帶領前來給散惟近日調取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計不下銀萬兩夫既役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計不計三州兼江南之征賦矣即今鳳淮等處修葺江門三州兼江南之征賦矣即今鳳淮等處修葺江陵舊造高牆建閘潯河棲括已盡不惟有司奔辦不前民間亦甚騷擾此江南江北錢糧議處者也再照倭寇之內華人所居七八類多叢後知我水陸險易地里遠近將官強募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同以故今春先期徵發致使浙西秦將盧登江軍參將解明道各領兵乘隙賊遂分投南北登岸

搶劫遂至蘇松浙江其南北下里處處失利盜賊
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往頃刻可到我兵衆應必露腹
裏道路迂遠非決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
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
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
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遇擊事例遇
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屬自海門以至
海州不啻千有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泰將
梅希孔亦必不能舍通州而赴急況敢越江而赴江
皇明經世編

蘇松周鼎

平露堂

南乎又如鳳陽泗州 陵寢高牆所在關係尤重通
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雷守司十衛所官軍又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
並不曾駭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自不敢顧
彼而失此也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綠彼處自古號
爲強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
已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却時發回誠恐山東
河南交界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絕一則近護運河
一則通防高牆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已而勞人善戰

者必安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
調募江北兵勇先後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而不顧
朕泗徐恐亦非長策萬一事出不測臣何所逃罪
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者也臣本庸才當此多
事日夕憂惶豈敢偏執已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
劫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
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
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既令其奔走於鋒鏑之間老
弱者又令其供億於征賦之外安能保其不有他變
皇明經世編

鄭善簡集

正德江上

予况賊情難輯而易發民心易動而難安良善爲之
驚疑義雖因而崩動是海微末寧而中原先敝矣伏
望 皇上軫念江北地方 陵寢所在乞 鈔該部
從長計處以後江南調兵江北擬定規則令其自備
錢糧給與盤纏并沿途糧草應用其召募一處并
遇有司免其取辦供應前項用過江北錢糧亦不敢
望其解還補庫其調取江北官兵赴江南者通不得
過二千員名原係守兵也在信地者亦不得調取
泗徐保亦正仍留官兵防守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

及 陵竄運道高橋及鄰境盜賊如此庶民財不致
偏累事體不致偏重外患可憑而內憂可弭矣

乞預爲防禦疏

防禦

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
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經寇
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今糾聚吳淞江口及八
團四圍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
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手積集之寇難責一時平
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三

平露堂

爲可慮况使船難於使馬而舟師之練習甚艱主兵
便於客兵而易合之徒製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
備而我兵南北調遣乏人切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
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惟通泰海門如阜州縣危
急萬一賊渡海而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以越
通泰而直趨揚州邇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
可以犯瓜儀而窺同 習旬如此則漕運阻絕江淮
震動矣臣待罪海防兼理漕務日夕憂惶計無所出

若專顧江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驢
憂方深也即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倘船多賊衆何
以待之乞 勅兵部再加詳議上 請行令總督軍
務尚書兼右都御史張 蔣美旦水軍即便發回江
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行哨探防禦仍於
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各前來江北
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 南京庶保無虞地方
幸甚臣不勝幸甚

瓜洲築城疏

瓜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四

平露堂

題爲懇乞 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先准總
督軍務尚書張 咨照得揚州府瓜洲地方切近長
江又密邇海口人煙湊集舟車萃止運道經綽南北
要地近年倭賊深擾若使蹂躪海入江瓜洲首當其患
且原無城郭可以衛民又無垣墉可以蓄眾萬一有
警非惟商民受害抑於運道有妨相應及時議處庶
可保障將來咨煩督同淮揚兵備道行委揚州府知
府吳桂芳親詣瓜洲相度地利必須形勢高敞原隰
寬廣於河道兩岸築立營堡二處墻墼堅峻中可容

聚數萬仍開四門并立營樓墩臺以便瞭望。前知城式壕口戰格將米全俱各齊備。平時議立參將或守備官員量撥軍兵操練把守。以揚軍威。遇警拒戰。倉卒之間民或奔走可以依歸。似爲要衝切務。其在此時尤當重舉。又准標江都御史史谷稱瓜洲一鎮切近留都下接海口。人煙數多。中有五壩。實南北要害之地。原無城郭以障衛之。況今倭寇猖獗。動輒垂涎。以爲口實。益緣該鎮商賈輻輳。財貨堆集。所在繁華。易以誨盜。故也。近雖調兵防守。終非長策。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露堂

不及時設置險固以防侵掠。其於保障地方甚有未便。已經揚州府查議相度。該鎮應否修築城垣。及動用工價銀兩。作何處置。查得北虜入寇。近年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俱經撫按行文所屬今在行據在於城市鄉村大鎮俱設城堡以固防守。應合比照此例以建治之。但此地上壤一經風雨輒至圯壞。須得甃石乃爲經久通行。申呈。務於地方有益。事請照擬。方可施行。去後該臣查得瓜洲地方扼江海而人徐揚控要。楚而屏畿。固實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

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已經議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公同同知唐鉞朱良先後踏勘。丈圍城基估計合用物料工食共銀二萬九千六百餘兩。數目前來看得吳桂芳所議瓜洲築城。視海門如阜。泰興三縣尤爲要重。及咨訪區畫俱已詳明。相應依擬。再照瓜洲雖江北地方。實南北津要。應用錢糧宜聽總督軍務衙門裁酌。均派江南江北各府協濟。庶工程易集。但恐江南倭寇猖獗。供應不貲。無暇及此。如蒙皇上裁察。飭下該部加查議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露堂

議變塘田奏築瓜城疏

議變

該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查得本塘築自前代。蓋因地有蜀岡金匱等山環拱其北。每遇大雨淋漓。細派會集其中得以灌溉沿岸諸田。此蓋前人築塘之本意也。因初改運。要河議以前塘蓄水專防河道淺涸。則放洩塘水。疏烏塔溝入河。接濟運船。然塘築於諸山之麓。遇霖雨則暴流易集。遇亢旱則塘水易涸。蓋漕河居府城之東。地勢頗下。而與寶應高郵邵伯白馬黃子赤岸諸湖相爲流通。水源頗遠。前塘居府城

之西地形高阜日本出無凍一遇亢旱比諸運河輒先乾竭是歲冬人爲澇敗漲乎縱或聚水不盈數尺而實難蓄水以救故道塘之民每歲開闢田勢衆之衆... 今幸追奪還官田此田... 故田以甫反萬畝明文未至而赴府告佃者已紛紛矣竊惟方今國計空虛江北災膏重大開河所賑費無所出若將前田定價召人承買似于日前國計未必無少補於萬一蓋前此塘田不過召民佃種每畝納銀二分五釐歲入無幾若照依時值變賣官資其利而民樂於趨此亦乘時拯災之一權也到臣案照議照得瓜洲菜場... 九千有零... 犯他處原案... 可得銀一萬五千兩再照前項沒官塘田雖舊佃接濟... 皆... 之卑低者不過艾蒲之壑若遇乾旱諸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糶堂

平糶堂

水備木竭而此... 以故... 遇清查輒便投獻及至沒官改正之後該府以... 租和未見允行殆亦有爲但與其聽差... 附益於家孰若許官可履... 也... 費是捐虛名而國實用... 皇上軫念地方師旅饑饉適遇時艱錢穀甲兵會... 浚財織... 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 皇明經世編... 會議大同巡按... 尚約題兵餉疏... 題爲進兵建餉乞... 聖懷以安重鎮... 史崇尚約題臣於四月... 督督即江... 用... 官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楊... 其官張承勛... 統兵前赴... 臣愚以積欠未結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糶堂

平糶堂

兵恐難取勝于一戰而糧草所備未多又難以爲持久之謀縱有備之路通而糧餉稍入臣聞右衛之內粟米用矣羽蓄盡矣房兵煙突鐵輝者衆矣老幼飢餓而不能戰者不知其幾矣精練廢于歷年而田畝爲沒馬之牧地牛具供於炊爨而農夫爲鋒鏑之冤魂苦楚之狀難以言悉者也若不仰頌聖恩大加賑濟以備不虞恐數萬生靈難少勝於萬畝一生之後七八月間胡馬強壯倍內逆之勾引效已往之久圖則右衛之路暫通而復阻今日之兵雖散而復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軍旅之供所費益多而邊將之中殆無寧刻此臣之所以過爲將來者慮也伏望皇上嚴勅督撫諸臣同心協力務在消除而右衛既通之後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使人而爲自食之利量地而而修築軍餉要害而添設將官使隨地而爲戰守之計則邊境之克戢難保其不犯而我軍之有備庶免於倉皇至於應長之兵可以調用兵馬之費可以儲蓄云云

臣等日前而大目部已回臣等之又可振作外將來矣

臣等曾議得大同右衛久爲虜困若使往年巡按御史據實奏聞早爲區處豈致危急如此所據御史藥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遣援兵積儲軍餉欲爲經久之計必須仰賴聖恩大加賑濟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皆安民之計深爲有見相應會議擬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欽依督發主客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儲備軍餉節該戶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運主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即爲久遠之計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爲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銀兩內動支四萬兩內二萬兩計美右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爲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爲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照數補完至於扣修墩堡則或仍舊貫或創新營務須并及邊境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得通行賊難遷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角去處大

則副將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皆御史藥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輒調客兵往來勞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衙所官軍舍餘內及土著居民多方抽邊召募揀拔為實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邊備缺乏實跡鹽法窳壞不收本色專徵折色以飛騰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難積金如山何益於事為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色仍減半項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邊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議堂

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計或購買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誣莫敢近邊凡此藥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廢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於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大臣審處合候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 嚴督該鎮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越此兵餉既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將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牆設將領等項并會議足兵足食內收人心外擣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鎮上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議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議堂 豐之際既能借資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為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為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之艾自今蓄之尤為可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飢疲之卒庫藏日空虛邊鄙日至荒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忍棄鄉土甘從醜類亟宜嚴設文武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如急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遁逃且歸

慰聖心其賑濟銀兩咨行都察院劄行御史藥尚約督領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冊奏繳此外若別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議奏以憑覆請定奪臣等忝受股肱耳目之任值此邊陲多事不能出謀宣力為國保民仰體 宵旰之懷致蒙 皇上矜下廷議謹參合衆論上乞 聖裁 得旨都依議着實舉行 會題處置南京放軍疏 南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等題近緣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趨牆頓跌昏厥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抵寸數寇徒乘見衆怨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即已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謀於野肆或飲於神祠倡爲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洵洵動搖臣謀同本部右侍郎李遂訪據坐營華恩把總張勳等開報首惡周山等參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文各一張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涼官三郎等六人並省城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等夏鐸李伸等文呈視但朱受兒謝學及先獲金故錢周江伏信江甫將賈貴等二十五名并未獲一名唐四兒等會同內外守備酌審無詞隨行給示榜開各惡姓名俾有戒誡俱不食冤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奸不敢濫及夢以杜其轉禁之日而安其父創之心耳再照前項克逆雖蒙起於積惡而事緣於激成然各軍叨蒙國家厚養重二百年承平日久曾無征戍之勞即使支放愆期亦不過有司出納之吝乃敢於日晝大都之中戕害大臣逼脅府部重傷國體厚負天恩但原其初心止因饑年艱窘營害所司本無他意不有重創何以正法不有大故何以安人伏望皇上早賜處分以釋疑懼此輩苟有人心感蒙生全之恩當益效死之報矣等因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有得南京營兵本以易合原非虎旅豐儲坐食受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戢無邊陲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脫巾羣噪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少異雲朔之虎越貨傷人實不減甘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即使通行誅夷亦不爲過仰蒙聖旨在上好生之心乾坤合德燭微之智日月同明矧其無辜欲擒其首惡開其自新遂置其首從全仁人等指揭無遺隨令渠魁解京就縛明振木之德終爾輯寧四

方觀望之情居然消弭、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鄭鑑簡卷之一

高麗書

王左

子路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八

華亭 宋徵祥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前

徐子遠閣公 彭 寶鼎又

沈剛還仁舉校

鄒瑞簡公文集

書

谷荆川唐銀臺 修事

鄭曉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如退飲江東浙
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之二 修事 下 雲堂

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其係說
此乃及後與賊相用不

說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

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

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始舍虎爲龍何如議者

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俞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

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輟轉

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爲常今

秋且不去明年春更可憂真倭獲而止殺之亦不爲武

間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

而不知其已爲俘虜其若干所獲真倭中輩留其
給與印信文枝令其歸島備論彼中勿從華人相誘
入寇迭死彼既日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
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
亦人也若專以調兵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于庚戌
首尾十年況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
盜所凌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
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請由中迅筆殊
不倫次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之二 修事 下 雲堂

答吳初泉

清樸 卷之二 修事 下 雲堂

日者因海寇縱橫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此
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盡甚
明不啻指掌非閒談布公協心體國何以得此感戴
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又必須取
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再無別道必
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豈能越平望而
出害用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里也某以六月十
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欲于正月兌完浙

西江東七郡米石三月前渡江以防赤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某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蝗軍民困苦一則糧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弱質非材展轉思議別無長策奈何奈何加之十年九牧事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即使漢何唐晏直此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況不肖如某者乎

答南岷王都憲

昭陽召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海堂

三湖之議某因昭陽側後恐好豪乘機藉端申明明例時熙翁在工曹已曾稽允不意復有此舉若丈時持定經國遠猷况此祖宗典制豈可紛更某跨中止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贖地土而必欲假湖樊漸肆兼弁且避役賦一謂此湖不特當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恩惠於東溪之好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謂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虞坡翁雲中音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述自其可行

者豈敢執泥以為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為是竊自慚不能侃侃如是今讀承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人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吳都俞吁嗟不可多見矣

與荆川唐都憲

倭事

前具版復時新命未下都憲欲公以視軍情為各條上久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定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于江南積軍餉江南易于江北賊之長技利于江北而不利于江南總計則賊利于陸戰而我利于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于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資糧渴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獎感出入南斗古者謂吳越間有兵大不知古書有此論否

答方潤王都憲

海禁

承教知內調泉口外戡群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奈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萬金陵嘗言此賊皆

豪族巨室爲之耳日費糧餉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

非請劉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

改耳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論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

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

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

而不以爲恩言已深而猶以爲利也第二事易處在

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答與設縣治相表

白明經世編

卷之二

重恩意縣治設于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

歸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

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于太倉黃渡

至今稱爲六國碼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

移之于新十閩于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

也洪武末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

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

後已不考之故實而祇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

下遊說比之困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

幸熟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家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恩扇之望矣

與彭草亭都憲

通宗侯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許暗通奸臣胡

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

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

姓率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

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

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各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

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

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茅州府同知趙秩詔

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監激滿又寇

福州溫州是年勅令浙江福建沿海每防倭而倭又

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

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

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年良懷遣使如理貢馬

令禮部發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

川陝番寺十九年。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

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

國公乃築登萊手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

戍兵三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足年還江夏侯周

德興率軍福興漳泉成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

二十七年二月還都督僉事劉德商萬巡視兩浙防

倭三月勅都督楊文舉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

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未樂拔源義嗣爲王

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論令還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之七 下 嚴堂

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

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逼倭而閩浙大官豪傑定

爲禍首聖祖時倭定如此其轉使論如此其教榮

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今

安可以易脫宜奏請考未洪武未集故事不必專使

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

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使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

不收發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于

貧窮苦于役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爲盜盛不獨潮

惠漳泉寧鄉微歛奸商而已克徒遠賊罷吏黥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從之爲卿道爲

奸細忌室奏請善行招撫于先其有各大賊如汪忤

藏徐必欺毛龍處魏純楊淮顧文明等亦宏奏請許

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宥罪或卽令各賊親屬賣牌

魚至賊巢論之如兩月內不從定行族誅沒產苦中

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

策似近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

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之八 平露堂

伏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

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謀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

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

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引句可取勝急宜傳求將

尤令其練兵還等前錯統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人

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

但取勇敢不必人多而怯懦損國威增威勢駭人

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顧慮之何如驅賊

于賊必須步兵賊至入船必須用沙船入截殺百計

募人火攻之方至于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此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斂雖寺鍾銅佛投毀諸惡者一切乾沒他可預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其策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卽安安賊彼賊地方明示未聞于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爲明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警報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安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如

皇明宣德

卷之九

縣公文集

九

平賊

適者中國發威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上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敵警爲其賊五至敵縣某盡空圍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父恐賢公及俞參戎搗巢不爲無見不特通番人家察候齋擇海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况羣盜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爲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某常聞洪武二十年前倭寇侵我海上無慮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

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爲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者已死方何少息是時浙中東說王築城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儒練兵都督于顯出巡哨都督劉德商諸楊文往來巡捕蓋大將七八又數數遣使 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禍首而小民苦于貪酷困于徭賦迫于饑寒者一聞倭至又染疫之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住中土畏敵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汚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榮冠當世一連洪武末樂遣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審密幹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

復甯雙江

寶儀

七八日前平州公檄某才本凡庸即乞移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展行

廢于民情軍器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
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其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
憂而地方困苦萬可憂江南調兵募兵比安家行糧
等項俱全有司驅遶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
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必能平內盜因而竊
發此腹心之患也智具賊秦聞若浙西蘇杭江北三
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為患伏惟明
公朝野倚恃腹心于城但今日之裏有可一言而決
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上

年

序

壯遊錄序

通聞

余官職方時韓九遠志既微取圖說于帥府率具文
請宋歲故梧帳不相應惟魚陽軍中二鎮有瑞雲時
馬都督未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
其言不妄詢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巡
報政而素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
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調錄最多慮慮卒無可
擬為書者制府彬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淮
余鄉先生大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
入關徘徊于咸陽者兩月每過固原度金城逾河抵
甘境旋師東入歸洮屯兵皋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
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又東往來于延慶間前至涇
原岐陽至于興元非牧戰守利害興革之策更僕不
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寇調公寇胡糾而虜戍玉
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索略
密罕密東上魯番聯連能具欲無揮旌甘州城之志
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刺瓦刺善野戰南北相犄角
土魯番默而能以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
亦危關中得安於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上

年

爲天下饒穀穰常饑今大異于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難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遠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苦特甚何以賑卹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捷之以拒虜虜今敵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卽擾雲中上谷能不罷于奔命乎朝廷取將帥將帥取士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藝文二集

遼關志

平家宣

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雷聲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聞耳。關中大河達三函。終南諸山若拱若抱。傷產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墜。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鑑。而饑者弗康。欲品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爲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聞。非旦文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輒幸輟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諸子職方。其

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天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畧。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耳。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北遊錄。索叙于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土官志

土官故祿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祿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水樂中襲皆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鈔殺傷販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愆釐革至一德旋復墮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爲

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改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
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宜慰宣撫按討安撫長官
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
所議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繼機權使寓細大相
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
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
初元孽竊據、戎申開基、尙阻聲教、王律秉義捐軀、傳
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嚴惠戢、撫恩祖張統繼膺藩
屏、平徭均賦、編土稍開、顧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土官 五 平露堂

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末寧鎮沉孟良景東最
強、據鎮南蒙化順寧靈蓋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
爲難、諸甸約攝、衝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
中上、五蓋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盜復反復、况投官非
人、刑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
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
竊攀宋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猜詐、分隸
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
稍解馴順、顧其壤地懸絕、衝衝掣肘、自泗城北窺永

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官
禍任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
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
中錯辰常外縣川貴溪洞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
雄鵬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
有征誅、輒譁調祭所遇殘破、條于劇盜、官司莫敢誰
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巢象事汪濤統馭嚴
飭、頗稱戢飲、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未寶之憂、豈
直苗夷也、廣西當嶺角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土官 六 平露堂

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易滿東西殘破不可
言、大藤峽深險尤其成化中、誅鉅極慘、近復跨江倚
山、出沒調奪、田粵梧藤諸房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
北六峒爲繫、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尙存、則東
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感痛無虛日矣、至今江
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尙在、上盧再反、思田更強、姚
敘勅則繫兵守仁撫則納侮、思數年之間、復煩經界
滿四門山包劍棧水鎖羅城、帶帶神東足稱天險、惟
馬壩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放、欲其馴順、是在調擾、

龍州乃松香咽喉。每歲我餉道。烏蒙烏撒皆諸府
雖仰我鼻息。但其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憂。彼
得捷而授我。叙遠之間。宜有機權。搆其間類。若在碣
門。遠引諸番。盡相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沿口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獫狁犴狴之地。西起巴
東。將抵湘楚。包絡湖廣。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
時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著。雖精奉
均。東要在焉。噫。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
。溫附懷失策。終圖自縮。役窮益深。矣。況地廣官高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上卷十七 平定書
報列習兵。生商益繁。財貨益聚。許以謀成。罪以功
。極憂。禍。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聖堯。
局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極海伏波。逾垣紀績。實地
。漸謂化境。終策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門閭子
。緩人而防。窮于職。度。苛。醜。類。自獲飽暖。中。不。思。蒸
。就。吾。又。何。求。焉。惟。大。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武。業。雖。自
。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譬。日。間。師。徒。數。起。網。漏。糾。紛。
。夷。妾。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罔。久。安。必。定。畫。疏。理。則
。騰。族。靡。爭。頂。陳。嬌。盛。則。宗。戚。自。定。世。父。之。際。以。時。覈

開錢殺之輪。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于節帥。修文德
于廟堂。猶亂之憂。斯其鮮矣。

書六關圖後 六關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歷門
。巨南北。太行經東。西。交。重。縱橫左右。繁帶。閑。狹。滿。草。
。時。用。大。矣。天。車。險。由。乎。天。選。宰。罔。存。乎。人。謀。自古在
。昔。隆。安。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隸三關圖後

居庸。流。北。門。山。形。左。轉。盡。灤。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八 平定書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

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障。扼。爲。居。庸。遮。運
。夾。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四。海
。冷。湖。河。川。古。北。口。去。處。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
。卽。凡。八。里。等。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存。伐。條。枝
。林。去。日。疎。薄。樹。架。藩。塞。豈。無。謂。耶。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有塞澹淵古譙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洛遂入齊魯已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荊窺臨清者不有節度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雁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營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山西三關 十九 千正廟 卷之九 張安右翼以說勢論也

其右虜可避也昔李牧守雁門諺匈奴人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懸雲中內界大原北境向古雜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遼中古今管門遼陽之外一部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濱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失浙

皇明經世編

鄭公文集

卷之二

遼陽 遼陽 遼陽

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南濱防虜遼陽以非益聚兵食益霍開原三城中國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集清陽鎮夷間聚而薄我我失魚樵之利又累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

松花

否則擊之排織

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道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即有關

上

虜

馳牧

外險

內夷

不能

援

鳳凰

堡故

東土

鴉

鵲鎮鎗西境並海四州特劉廣寧之擄無海完結道水南注海隘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書蘭州鎮圖後

蘭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岷臚北折而西

上蓋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驪泛登萊。陸走趙魏。有
 肘奚達。標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據深厓。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于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余
 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遼園甚近也。已巳之變。祠官不
 能至。平昌陵衛吏。卒如僭僞。增埤結障。丁斯爲急。喜
 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塞馬蘭峪。密
 雲四營。摩勢相援。虜卽入。平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
 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
 患。亦無流寇。薊州轉布蒙遼洋。猶海運也。與管諸衛
 皇明經世一編
 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
 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麓水崖可據。而居既挈
 其地界山。大我遂失外險。山戍故保塞北結怨大種
 聞我東寇。慎戒慎戒。

新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九

華亭 徐子庭閣公 陳子龍附子

宋徵 尚木 徐鳳彩聖岐 選輯

張安茂子美久附

嚴嵩南宮奏議

嚴嵩

明堂秋享大禮議

明堂秋享

該直隸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奏為獻愚議復古禮以降 聖孝革夷教以尊 朝廷事奉 古會

議臣等議得豐坊奏其一日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皇明經世編

嚴嵩南宮奏議

明堂秋享

下詳

大丁配天誠建明堂而加尊 皇考恭磨淵仁寬穆

純聖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則所謂復古禮

以降 聖孝也臣等竊聞自昔義慶肇祀上帝或為

合宮或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

為明堂之制視殷夏加詳焉蓋古者聖王以為人君

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義尊而情親故

制為一歲四享祀之禮有冬至圓丘禮有孟春祈穀

禮有孟夏享壇禮有季秋明堂禮皆所以尊之也明

堂帝而享之又以親之也先儒曰天即帝也郊而曰

大以后稷配焉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文王配焉

以尊文王也此周事然也仰惟我 皇上以元聖受

天禮定經罔歲以未建圓丘及祈穀禮建崇寧壇

諸凡盛典煥乎大備而冬至之祀奉我 太祖高皇

帝配天于圓丘允合于周之后稷配祭于郊之典矣

而明堂秋享之禮先年側聞 皇上上諭二三輔臣

固嘗講求于斯 淵衷切法至誠默定已非一日矣

茲者恭承 明詔集議于廷則研考禮文宣敷德意

以仰贊我 皇上誠孝之勤同臣等之職也敢不殫

竭愚慮為 陛下陳之夫明堂之禮經見未詳秦漢

以下諸儒所傳議論不一月令明堂中央大室東青

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今周書叙曰明

堂前有應門大戴禮曰明堂凡九室二室有四戶八

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陳氏禮書又曰明堂五室外

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聖之以四門而南門之

外加應門明堂位疏又曰四室十二堂宋儒朱熹又

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此其所論之制不同如此

鄭康成疏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總四闔布政之宮又

曰明堂路寢異實同制據其所言固是王者之常居耳而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丙巳之地韓嬰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又曰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其所建之地不同如此大抵皆取詩書散逸之文經其口以之語宰合附會靡所不備蓋聖遠稽古失之久矣夫善制禮者不必相襲今考之儒先之論彼此異詞參之近代之規尤後殊制臣等因此反覆思惟今日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但明堂之制古法難尋誰能修復要在不膠故常不泥陳迹師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三

下露堂

王之意自爲令制此惟皇上睿思淵識斷而行之所貴昭復古典宣揭孝誠斯可以垂之萬世矣昔魏徵曰聖人有作義車隨時事資通變自我而作何必師古顏師古曰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鄭氏臆說淳于浚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但當作皇代之明堂昭承絕于來葉蓋古名臣之論皆然天事必泥古則違時損之宜役必繁興似足舉廢之義臣等愚見切惟明堂圯丘皆所以事人也今大祀廢在圯丘之見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宇條闕備允稱嚴

祀舍無今明堂秋享之時自以大祀殿行之則不煩改作用工少而禮成不弊亦伏乞聖明裁定臣等又議得明堂配侑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其在我將之詩可見也詩傳以爲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漢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肅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宋真宗時以太宗配仁宗時以其宗配英宗時以仁宗配皆世世通配此主于親親也宋臣錢公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四

下露堂

曰代之法郊以祭人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于是既推周公之心爲嚴父又推成王之心爲嚴祖于是司馬光孫抃諸臣執論于朝程朱大賢倡議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我國家復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當配之帝亦唯二論而已若以功德論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太宗也若以親論則獻皇帝陛下之所自由也一體而分之親也篤生聖人以興萬

世太平之治 陛下之功德即 皇考之功德當配
以 皇考也仰惟 皇上聖學淵微古復三代惟是
明堂大祭配帝重典所當慎重必使允合經文足以
垂範宇宙則天下之幸也伏乞 聖明裁擇臣等又
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厥人稱
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此聖人制禮至正
不易之道也仰惟我 皇上純誠至孝往歲于我
皇考獻皇帝廟號再三更定務求至當查得嘉靖十
五年九月內節奉 聖諭朕聞人子欲報其親匪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但取諸尊榮是身不能顯其親雖崇而過之不足云
也先議以 皇考廟比世室之美而即名世廟朕今
反覆思之推尊 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 皇考亦
欲推讓 太宗者 聖諭又曰 皇考廟名如題曰
獻皇帝廟朕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大哉 皇言也
真體親之孝也尊親之誠也太公無我之心也臣下
方仰頌休德之不暇則今日稱宗之禮必有不安于
聖心者矣夫既已稱宗則未有帝宗而不躋稱于太
廟之內者也竊恐我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

者矣耳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宗之言尊也王
祖宗之宗也王肅已嘗駁鄭玄說疏之非矣而今豈
可謬引以爲證乎臣等仰思 聖訓遠稽舊章稱宗
之說不敢妄議以負 陛下伏乞 聖明裁之臣等
又看得曹坊奏其二曰今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等衙
門凡遇 慶賀之節皆于佛手習儀而刻 萬歲牌
位于佛像之間甚爲褻瀆若依古禮今天下皆建明
堂以行 慶賀之禮方合尊無二上之儀則所謂草
夷教以尊 朝廷也臣等議得古之王者巡狩設有
明堂以爲朝諸侯之所然在四嶽未有隨地而建
者即如趙岐孟子註以爲泰山之下存有遺址夫泰
山方嶽也則明堂非方嶽不建可知矣今巡狩不行
建之無謂夫明堂王者之重制也闕麗尊大之居也
制弗備則弗稱即以 朝廷重制而適立于四方與
衙館驛傳等類使人仰視而褻玩之豈得爲 聖朝
之令典乎且天下郡縣地方不皆廢敗也廣粵之鄉
人境穉寂屋不瓦覆府縣聽治茅茨以居亦有縣宇
絕無者選去官員寄宿民舍茲欲興令修治廣學力

臣與造事端無補崇嚴適增損壞非浮長想也臣等
又議得慶賀習儀乃漢綿嚴之遺意也漢時叔孫通
始定朝儀置絕表位率諸生于野外肄之今各處習
儀多于寺觀亦取其位設寬敞可以容眾習儀每
每遇聖節及元旦冬至光朝二日有司備設亭儀
仗官屬導引迎至其地安設中庭各官于丹墀拜舞
行禮至正節日則于本衙門分廳設黃帷幔香
案告天祝讀禮畢撤之視事如舊若人君之尊如天
卽如設位告天立牌展祀祭畢則撤同一理也方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上 露堂

下邑止宜權設幔帷豈可輕擬明堂今南京拜牌則
于禮部各處宗室拜牌則于本府郡縣有司拜牌則
于公廳禮制已定只合如舊茲欲各建匾宇比同
朝制稱係明堂臣等未見其可也若夫各寺宮觀俱
設有萬歲龍牌乃其徒聚自爲供奉祝釐非若古儀
也但沙門夷寺襲用非宜合無今後各處習儀仍
京朝天宮事例俱赴舊有宮觀去處演習行禮以便
近鄉寺從宜改飾門廡撤去夷像恭設龍牌俾其
猶毋使演雜則禮儀整肅而事體亦不至紛更矣伏

乞聖明裁定

獻皇帝廟宇大議議 奏

臣等會議得廟開有冠世非常之德者宜享冠世非
常之稱自古君天下者其所稱號曰皇帝曰王其
廟號則祖曰宗是皆至尊之殊號帝者之崇名也
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殷人附廟稱帝不舉稱
宗然尚書彤日稱高宗周公無逸稱中宗禹宗說者
謂殷有三宗祖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
也至周有諡稱王漢稱三宗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
宗孝宣爲中宗其餘皆稱帝自唐以後則皆稱宗誠
如聖諭所謂通代皆若是者仰惟我皇上受命
統天稽古崇制頃者登正祀典恭建列聖羣廟特
建皇考獻皇帝廟俾制隆儀煥乎大備矣顧以秋
享宗稱稱爲闕典側聞皇上前此與客勿大臣屢
經德音形于召問仰見皇上至孝懋懋永懷頌復
之恩思登推崇之典誠欲舉百王之職禮垂億代之
鴻名者也禮記曰立愛自親始後民孝也不忘其親
所由生也此我皇上之謂也臣等仰奉明旨敢

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意見各殊人情不免臣等博考羣籍廣集衆思連日反覆思惟始得其端頗祛其惑請遂爲陛下陳之夫明堂祫享嚴父配天此孝經孔子之言千百世莫之有易矣而其後則宋儒侑廟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其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成物之時也宋燕則引此言入于我將之詩註內此又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今議者乃引朱熹語錄所記破皇明經世編

卷九

千露堂

卷九

易前說謂明堂之說不專于父而使嘉果以配父爲非則詩不當復引程頤之論矣今不以此爲據而信門人記錄之言安知所錄之無謬誤哉聖諭有曰明堂秋享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爲正茲禮自朕舉宜皇考配上帝聖明卓見已出尋常萬萬臣等無容再論惟是稱宗之議臣等謹按禮曰祖有功宗有德考之釋名祖始也宗尊也漢書註曰祖之稱始始受命也宗之稱尊有德可尊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陽註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

宗尊之說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朱子亦以歆之說爲是陳氏禮書曰文昭于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此宗無數之說禮以義起者也臣等仰思聖訓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誠深有見于斯義者矣恭惟我

皇考獻皇帝昨壤錫封位于藩服繫天下通駿之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而西土怙冒者同躬修德讓行通神明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昭受上帝生武皇明經世編

卷九

千露堂

卷九

王而克集大命者同昔程頤論不倍祖當配天或難具無功業程頤曰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以此推之我皇上今日中興禮樂制作之功業皆皇考之功業也又與宋程頤論僖祖之意同故今日宗祀之典援播古義推緣人情我皇考獻皇帝至德昭聞密佑寧吳則尊之匪過乎崇而宗以其德可也且慶祚所啟自皇祖而下聖子神孫傳受無疆皆皇考一人所衍有則別之匪疑乎專而宗以其世可也仰維皇上以聖人之大孝議天

下之大禮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師孔子之訓下采有宋大儒諸說明宗尊之義臣等竊謂管窺之見何能少仰萬一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遵照 御製或問 獻皇帝附廟 文皇帝稱

聖議 獻皇帝附廟文皇帝稱

臣等會議仰惟 皇上以明堂宗廟禮重大項月以來三詔廷議而又特屢睿思親御宸翰法 皇祖嘗假臣下作對奏之意作爲或問以示臣民臣等仰祈俯思 聖神之見度越千古誠考之念發自天

皇明經世編 嚴濟南公藏 御覽上 平露堂

矣非臣下愚謏膚陋所能測識萬一者也夫明堂周公相武王所制之禮也 聖諭曰必稱武王爲正誠至論也周家之禮自武王而行奉以文王配今日之禮自 皇上而舉奉以 呈考獻皇帝配此合孝經嚴父之文宋儒季秋成物之義陞以宗偶萬世一定不可易也公議者將欲奉 太宗配 聖諭曰太宗本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并人道之正降祖爲親我 皇上一言而明矣臣等前議僉同奉有明旨無容再議若夫知宗 呈考只是箇崇上之義誠有

如 聖諭者 聖諭曰必稱宗必附廟親盡必祫則

可以成一代宗廟之體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

乎臣等愚昧始者不能推原 聖上崇孝之心而獨

守拘儒章句之說又見 呈考已降尊廟之享而因

憚升祠親盡之祫是以附廟之議委不能無疑于心

茲者伏讀 聖諭有曰我 呈考雖木卽生存之位

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儼聚一堂倘去我

呈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此真 皇上至孝至

痛之所形見而不能自己者也臣等自非木石寧不

皇明經世編 嚴濟南公藏 御覽上 平露堂

感動但附廟之文考之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故廢雖四君爲一世而同廟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其後晉之廟則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則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典禮周學士宋湜等議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諸儒圖則又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據者今 呈考于 孝宗同氣之親同爲 聖者也臣等管見 竊謂宜奉 呈考附於 孝宗之廟伏乞 聖明裁之繁義曰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不有終也

故宗廟之禮雖孝子慈孫之心無窮而世遠親盡必祧禮制有不容違越者 聖諭曰奉祧何嘗非大孝至公不能與于此也夫四親之廟在廟尤爲獨親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首立四親廟 仁祖淳皇帝雖起布衣必享天子之祀今 皇考顧獨闕焉宜聖心有所不安者矣 聖諭又曰我 太宗當 皇

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版稱號 太宗未免無異于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臣等切惟古禮宗無定數惟非有功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嵩南宮奏議 聖祖 平露堂

不得而祖之漢人稱祖者二高帝稱高祖其後光武廟號世祖說者謂光武再造朱劉功業鉅故無二祖之嫌我 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樂以宗稱于義誠若未盡尊稱爲祖 聖見允宜臣等仰遵休命恭候宸斷勅下施行

慶都縣堯母陵祀禮

臣等謹按史帝嘗高辛氏妻陳鋒氏女生放助是帝堯之母卽帝嚳妃也 皇竟曰帝嚳塚在東鄆漢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卽今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其

祀爲慶都陵在今保定府慶都縣志載謂堯始受封之地堯母塋焉則慶都陵爲帝嚳之妃帝堯之母厥跡甚明昨者我 皇上祇訓 顯陵南巡楚服所過秩祀帝王忠烈祠墓先該本部各行北直隸等處巡撫官轉行所屬有司查該本境古帝王忠烈祠墓應秩祀者今其實封開報前來以憑題請而沿途有司漫弗之省今御史謝少南乃能蒐訪輿圖表揚聖跡

于 聖上省方盛典不無有助况我 大聖人至孝至德媲美唐堯因而推崇往聖之母永光錫類之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嵩南宮奏議 聖祖 平露堂

亦千百載間一盛事也伏望 特製宸章遣官致祭以備巡幸秩祀之典其修建祠墓合候命下施行

郭英配享議

臣等切惟古之聖王禮臣莫重于崇德報功之典崇報莫大于登堂配享之制考之書子享先王爾祖其從考之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雩考之漢制及魏高堂隆晉任茂梁何佟之議與夫唐貞觀禮長興咸平誓詔則是典也三代以下靡不繇之矣至親祀邇太祖者惟荀攸程昱鍾繇三配配唐太宗者惟房玄齡

杜如晦高士庶屈突通魏徵長孫無忌李靖七臣配
宋太祖者惟趙普曹彬二臣則代雖不廢然亦不敢
濫又可見矣其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統
胡元起義之初宗傑羣起而攀附由其出奇制勝斬
將奪旗摧城拔邑翊成大業者亦不可以什百數矣
迨夫混一完偶之後親定其功可配食塑像者止于
中山王徐達等數臣此非有所靳也蓋惟簡德明勲
以勸嗣臣之大典不得輕焉故也至于太宗之世
見聞甚邇其功細小大孰得而誣之皆宋孝宗時太
皇明經世編

臣等奉
命之

臣等奉
命之

臣等奉
命之

常少卿林栗欲增配享其尚書汪應家言先朝所圖
共政之臣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始令備數上
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既無可配乞更罷
之而徐達亦曰累朝臣命配享功臣不下十餘人是皆
擇精取嚴足稱大典求焉可萬世法不但可施于一
時而已謹按開國功臣錄及誌傳所紀郭英當年十
八即從起義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既而從克徐
泗滁和寧國等郡上嘗以郭四呼之及親征防漢
及敗賊禁江及交諒歷下誦矣人咸以為英功及從

攻友諒于彼號將忽馳入帳下上遽呼英乃持鎗
躍馬一呼賊頽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
遲敬德不汝過也嗣而從征襄陽從征元都從征太
原從征西夏從征雲南從征納哈皆立奇功述其功
代似非當一校之尚乎簡德之有者可見其功世無
卻爾淮陰亦不當在堂陽易餐之列皇朝太宗寧
不知其功之可以與簡德配食也但在當時元勳前將
比肩而立如馮勝張瑄等諸臣皆英之侪匹也是
故將祀此而遺彼則或失之偏將述茹而蒙躋則或
皇明經世編

臣等奉
命之

臣等奉
命之

臣等奉
命之

失之濫所以竟置而弗取者意或出此也今其嗣孫
郭勛陳疏以請是固宋英總所以請其父與配享之
義當先烈子孫同情無足異者惟是事大體重乃
一代以來所傳之典義祖宗所定之制非臣等所
敢輕議恭惟皇上以睿聖神明之資作禮樂神人
之上正統祀典整正必求其精處所各極其當今事
關宗廟代祀皇上聖神宵旰宵衣旰食大差次輕重
仰撙皇祖太宗之心念國家三公之典特賜聖斷
以息羣疑臣等不勝幸甚

修正三皇祀典以復 訓制

臣等

臣等稽諸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象三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聞上古聖禮雖大工極開物成務青里指氏其功尤繫于醫必義觀人文明醫氣神農嘗百草製全神黃帝與岐伯問答而有素問之書醫道益助于此矣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說者謂祭以天帝配食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然此主於五

皇明通志

卷之七

千路堂

力之位未有醫藥之專祀也至於有元自國都以至府縣皆立三皇廟于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軒轅黃帝氏以風后力牧氏之神配及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氏載于醫書者從祀兩廡有司歲暮秋三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其臣虞集有言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達于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至聖之能事是其祭雖專為醫道而設然備上郡縣則又不免夫之贊矣肆我 永祖訓宇永經諸典正名定祀尤

以醫道關係民生至重乃即太醫院立廟以崇祀三皇正統間重加修葺聖祖神宗先後一揆咸欲躋斯世斯人于仁壽之域而永貽燕翼之今圖也洪惟皇上膺正統命上法 祖宗謂修合御藥保世聖體實維茲所廟制湫隘則祀典弗稱欲恢拓而一新之創建以盡虔備物以章虔斯其佑享昭假于三皇在天之靈而宣霽保和以迓乎 萬壽無疆之慶臣等敢不祇承德美用樹宏基臣等切惟廟必有制祀必合法不得畫一之制則恐襲前時之故轍而無以稱觀瞻不正從祀之名則恐失醫聖之心傳而無以垂法守臣等謹將合行規制恭擬上進伏乞裁定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大

千路堂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議 王樂

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率奉以復古樂為念但時常草創欲為未就仰惟 皇上以義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無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所謂制度者

亦夫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遠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與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自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計佩祇之本，且注以爲附從，皆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入聲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入聲爲度，且入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爲律，不律呂協奏，是爲和聲。此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不露堂

取之，慶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與夏商樂今日實惟其時，但考制習文，非朝夕所能須臾之歲月，然後可以成功，所據本官陳奏相應議處，合應暫以原職留京，與支本俸，太常寺選委典簿等官，熟知音律三四員，并選能歌樂舞童生百餘名，開設樂館，要本官協同肄習，待其稍有次第，厚李終本部，委官同該寺堂上官，按試一年之後，本節堂上官再行按試，如果卓律諧協，雅俗判殊，及候管飛

以吹律候氣，皆有應驗，奏請定議，擇用伏乞 聖裁。
議處光祿寺廚役 光祿廚役

該戶科給事中楊傑題爲酌時宜明舊法以裨國用事。近聞光祿寺添補廚役一百五十名，每名月給米一石，選數既多，謀之必濫，城市廝養之徒，皆得黃綠聚食于太倉，以將焉計歲計十萬餘矣。且見在廚役四下通融，差使亦自有餘，余將新收廚匠差官精選，如果技藝通曉，量留應用，係廝養無籍，盡行革退，仍將月糧分別新舊亦行裁減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不露堂

將了來說案照先據光祿寺掌醢署廚役葛昇奏爲該廚役供應不敷事。該寺議稱掌醢一署獨爲偏累，本部議准量添廚役一百餘名。于嘉靖十六年九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是今該部給事中楊傑等所奏，光祿寺廚役見今四十名，通融差用亦自有餘，若使選補既多，必致冗濫一節，誠節財惜費至意，已經就行。該寺查勘應否通融，差用去後，今據該寺呈據大官等四署各申先年各署原額廚役共有六十八百八十四名，見今各署差廚役止有四十九十三名，

逃亡事故二千七百九十一名比之原額之數損失
已及三分近年以來添設 四郊 九廟并 駕詣
山陵祀先年舊制復有增益以致事繁後少應當
不前若設四千人通融四署之數則間有動作未免
顧此失彼理合備錄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到部看得
該寺呈稱大官等四署衙役共有六千八百八十四
名之數雖係先年舊額然際事國治要在講求長策
豈容率泥舊文當因仍積習之餘而為振勵變革之
計此今日之務也況近年事例以奉 旨前後者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嵩奏本議 五十一 平露堂

徒費原粟之繼應為斟酌之資 臣等查一歲缺人
尤甚合無查照原議 臣等奉命下之日本部 臣等
署先年冊冊餘丁嚴加揀選年約二十以上 臣等
良之人 臣等違碍量 臣等八十名擇補應役 臣等
累不許援例添添 臣等咸命如違聽本部奏送治
罪

公侯伯等爵 臣等弟送監讀書疏 臣等

該兵部奏該本部 臣等子臣司業無司經局較書王

同祖奏內閣 臣等一日致世宗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嚴嵩奏本議 五十一 平露堂

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
每名選撥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
每五日一赴監候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階下恭揖
而退得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候堂儀畢赴廂
授書講讀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聞 臣等
三年之 臣等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 臣等改異時
觀其之後有所委任 臣等以甄別賢否等因奉 聖旨
該部知道該本部 臣等照節年事例嚴加覆題 臣等之
策子孫得以承襲 臣等或遇蒙任使管軍務責任

匪輕言以若子子罔不在厥初生言立教之不可不
早也况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家資富貴易生驕惰
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于習而成其德
也難矣我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送

監讀書兄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經舉行

皇上嘉靖元年等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凡

外侯伯等爵應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三十以下

十四以上通行查冊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行祭酒

司業將大學諸生諸書相無黜授令其在案講讀仍

申明經世總卷之十一 聖旨 聖旨 聖旨

每十日赴營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題奏 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要疏各上請

送監備諸勸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合候

令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

三十以上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具年甲籍貫徑自開

送禮部類具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照依嘉靖

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等因題奉 聖旨各

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應襲伯李應臣

等前來案呈到部理合疏各上請伏候命下本部將

各爵具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部監堂上官查照
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教職文武兼濟
他日可倚干城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閥閱之風矣

議處甘肅夷貢

該兵部咨該巡撫甘肅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載題稱甘肅地方北控達虜西倚回夷因撫屬番南

隣羌俗治皆斷所而無郡縣政多邊計而匪他謀臣

居邊上有一年夷情靖狀邊計得失目擊耳聞茲謹

摺恩慮條為一十二事伏望 勅下該部計議施行

申明經世總卷之十一 聖旨 聖旨 聖旨

題奉 聖旨內開成法以駝西戎重譯使以待西

夷事各送到部臣等謹因立前件議擬上請

立成法以駝西戎照得西城入貢原無定例先年止

據哈密忠順王差人伴送近年忠順王已無先次西

夷入貢大方國撒馬兒罕額即能名號之外番文開

稱其地時某上某連增番本百餘其稱號不係我

朝司爵無憑稽奇歷考書史并詢問使臣西域地方

自嘉峪關到沙州七百餘里沙州到哈密七百餘里

俱係先年屬番住牧今已無人哈密到十魯番一千

餘里自土魯番到又力失六七百里。而漢之陳澤、土魯番種類迤西大則撒馬兒罕、天方、回等處。小則聖妻姑迷、門民沙密、把黑旦等處。印泥之車師、大宛之屬、隨代易名者皆隸土魯番之地。始可見乎才固今日人主雖云各國名色終各夷面貌語言和氣。然難辨當年人止到土魯番、西語國皆未嘗到西域。動靜虛實皆不能實知。先年雖有忠順王掌金印主各夷貢事。恐亦未能如東南諸夷人貢有待驗者可憑信也。乞敕該部計議應否照舊辦理。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已無。而諸夷之入貢號為王者不一。大抵皆其私稱。不係我朝封爵。且如嘉靖十二年土魯番稱王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者二十七人。撒馬兒罕稱王者五十三人。又領卽此哈辛原非入貢番夷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蓋西域賈胡素號貪利。窺知回賜國王儀物繁夥。遂說立名色要求。此其有謀章。明甚。若不為限制。則將來入貢必復倍于前日。冒濫殊稱私竊名器。且以府庫有限之財填給。無窮之欲。恐非所以存紀綱而節財用也。所據部御史趙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臣名數及查西夷一切事宜則正爲之限制之意本部查有節年題准事例相應再行申明在案今丁移春都察院轉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各夷入貢一在照事例處外中間若有名種殊當番文繁疊務須詳加詳審研究未盡如係各關部落冒濫稱工則當察其奸謀以以大義今改正使臣名色如其仍前驕肆情終不悛而當以體阻回不容通貢每國俱分爲等第照例每十人准起送二人來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通行造冊馬上差人先齎送部收貯仍另出半印花牌聯合給使臣親執來京以憑比對定擬給賞到京之日本部仍自該管衙門不許私相往來通事人員或有透漏事情發誘爲非者事發從重參究治罪其臣等就止由法例明齎夷服而中國尊卑重輕以待西夷切見譯審外夷通事序班但係以爲日人爲之緣漢同在中國其多主農工商通與漢人相同宜乎用夏變夷然竟以彼教爲是夷用夷禮不食稻食有持立欲變者則琴瑟而非之女子亦輒離幃同類則相遇親厚視若至親今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二八

千露堂

乎片班人等俱係色目人往往視彼爲親視我爲疎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師則教其分外求討件回則教其販賣茶斤違禁貨物肆無忌憚且使外夷輕中國無人非其同類不能譯其語也今無干四夷館內選令漢人習學番語前項片班俱以漢人充之不惟不肯漏洩中國事機亦示彼夷謂中國之人無所不能是亦防備外夷之一端也前件臣等議得通事之設所以通夷使之言引領朝議譯審其僞因以宣示國家恩信而懾服夷心誠不可缺焉者也今各國通事皆有定員外夷色目人在中國亦得爲通事者蓋訪保考選之時大抵取精通夷語者爲之初未問其是類也但諸夷之中惟回夷極爲衆聚在外則侵擾邊疆入貢則要求齎賞需索無厭則驛遞苦于供億且日遠崇貨物則官司被其欺瞞反覆靡常如僞冒出試者焉然彼夷自萬里而來豈能盡知中國之事民由我中國有等細人開端倡始崇惡長邪謀陰爲王使以致回夷輕視中國輒敢挾制近臣污蔑朝士援進之詞無虛言十其或謂通事機勾於

成心似茲所爲不可枚舉緣改口也實非非我族
類同惡相害同類相親固理之必有此理也 否不
齊亦一理如論語家十凡事防杜其將事不
可不重爲之也也 宗經也 趙載條陳重譯使一
節相應既證得行矣 官今後如遇回夷入貢作
送通事其由中國前通回語之人不得差委漢回致
生齟齬 再照各國戶班通事以上人員雖在鴻
臚寺帶銜而職專朝貢實隸本部掌行切緣各官止
是考滿經由本部記考語亦憑該寺開送中間賢否
未明 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一 露臺

日本朝貢事宜疏

日本朝貢

臣等自部給事中丁漉等題稱該禮部題馬進貢事
人 聖旨 吏情誦詐先年勘合未經進繳應否置
立再給還備查舊例詳議來說臣等切惟日本日近
年宗族之亂致戾一方已奉 欽依不許通貢矣今

次復遣使臣甲詞教順 皇上天庥恢宏不咎既往
特賜來廷至其所請數事字非可從勘合一事必繼
舊給新交相受授庶幾有所憑藉而不至爲僞所
之所固今乃先年勘合未經進繳而遣使復頒給
萬一爲其所同則將何以處之臣等又聞之倭夷自
漢魏以來始通中國至勝國時計其互市少有不
經發掠燒劫以去始爲渤海郡縣之害我 聖祖以
德定天下四夷咸賓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稱臣
倭夷時或犯我海道又暗通奸臣謀爲不軌以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一 露臺

去處設有簡儀衙門各設都指揮一員統其偏衛檢
撥官軍操習戰船以爲防禦彼知吾有備不敢犯邊
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
之故自 成祖文皇帝元年已容其入貢二年始賜
國王誥命金印永樂大統曆及文綺吉器書籍等項
恩眷甚厚自是歷累朝 列聖皆容其入貢我 皇
上嘉靖二年以使臣宋素卿等還覲構亂于紀天紀
奉有明旨不許通貢者一十七年此我 皇上絕之
之心卽 太祖之心也春秋懲其不恪之義也昨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卿等奉有 明旨監候處決貨物係沒官之物俱難
再議率未准從矣而該科復論奏前因無非欲修明
法制以正其將來求請之意至于請給勘合一節亦
經禮部題奉欽依准令下次該貢之年將弘治正德
勘合進繳方與改給嘉靖勘合所以防其紛罔似難
再議外務照禮部主客一司專職四夷進貢但係
祖宗以來例該入貢之國赴京有常期夷使有常數
進獻有常物安宜有常格一應事宜俱照常題請舉
行茲者日本之夷仰遵 明旨既已容其入貢雖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頃聽浙江巡按御史徑自奏請回，不許起送，則法制允登，恩威並著，既不拒其來王之誠，而亦遵其非禮之咎矣。

議量加桑顏三衛夷人賞賚疏

臣等謹奏

該整飭諸州總兵都御史徐嵩題稱准兵部咨，夷人乞獎，仰祈聖鑒。臣等以朝廷恩威曉諭責其妄求，添工又難假之罪。單蘭台等叩首悔謝，隨于本日將進貢人馬、公同照常驗放三百名，數畢次日將預備盛米、段疋、酒肉逐一犒賞，示以皇上賜養厚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恩及照單蘭台告稱官職要略比常加大，及收捕倭賊達片無改，原字要為奏處一節，臣等切惟自去年冬至，今地方晏然，比之往年，搶掠人畜殺傷官軍慘毒不可勝言者，其功亦可嘉尚，誠能仰今因其願報效之勇，或量加陞賞，乃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若布一犯，大則拒絕剿滅，次則革去職賞，則彼貪我之利，而論有感恩圖報之心，畏我之威，而不敢肆其大半貪噬之性，地方亦可望于無事矣。奉旨該部來說，看得桑顏等三衛夷人進貢，先該本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撫按總兵等官再行省諭，責以大義，姑容補貢，已經行令各官遵行去後。今該都御史徐嵩具奏前來，開稱巡關御史翁五倫責令通事人等授以曉諭，宣示國威，遂致各夷感激大恩，叩首悔過，照常乞貢。已于本月初一日，各夷俱已到館，此實錄我皇上神謨英斷，威震遠夷，不煩大討，而醜類自爾輸誠，編假不敢復有增貢之請。惟是該夷人貢往往愆期，據法應該究治，但都督單蘭台、統稱為天雨所阻，又被黃毛達子來搶，所以來遲，察其情詞似亦有因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望皇上特垂優恤，俯賜寬宥。本部仍行令提督主事督同通事人等嚴加省諭，今後務要候期進貢，不許遲慢，以自取罪戮。再照都御史徐嵩奏稱自去年冬至，今沿邊未有夷賊侵犯，地方晏然，異于往昔，未必非本夷收捕之功。今因其報効之時，或量加陞賞，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則彼益有感恩圖報之心。臣等看得徐嵩所奏，蓋亦懷遠人以安地方至計，既該邊臣所請，且本夷節次告稱窮乏乞哀之情，合無于今次常貢正貢之外，將都督單蘭台量給賞賚，以

示國家酬獎之典，不爲常例其所解加大職事，令吏部落一節，事隸兵部掌行，應不加賜，該部徑自查議題，毋先行。

琉球國留送通番人犯疏

竊查通番該題於福建巡按察御史徐宗幹題內，見人陳貴等節年私駕大船，下海通番，夷人蔡廷美等招引入港，曾與貿易，今因爭利，彼此互相殺傷，該國中王將陳貴等容稱爲賊，遣差蔡廷美解報，貴本稱要起送赴京，奏聞及稱乞勅責中山王尚清，禁緝夷衆，毋得輕與中國交通貿易，以絕弊端。各一節，臣等看得奏內事員等七名，節年故違明禁，下海通番，貨賣得利，今次過遇潮陽海船二十一隻，稍水一千三百名，彼此爭利，互相殺傷，並禍患所緣，起自陳貴，厥罪實深，重矣。臣該國既知陳貴等違法私駕大貨船到國，只合遣人送回。天朝自有昭然憲典，却乃縱令寄旆，牌而招引入港，接賣貨物，據陳貴等所供二十六船貨物俱被國盤起，顯是該國利其所有，因議價不同，彼此互相殺傷，遂從而起之爲賊，大航海萬里，深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平露堂

島夷聚寡之勢，自不相敵，而曰爲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據陳貴等執稱，攬載各主貨物，俱有各籍姓名，通商來歷，原非自賊人犯，況屬王宮內，亦云連年入境貿易，與陳貴等供招相同。今既經巡按御史徐宗魯委官會議，重復駁問明白，除陳貴等違法通番查照律例處治外，所據該國乃知是詞，冒實。天聽事屬不恭，情甚可惡，參照琉球國中王尚清、世荷聖朝素霑皇化，恩養特厚，禮遇攸隆，自合恪遵典制，永效恭慎，却乃縱容夷人屢次交易，不行禁緝，又復奪取貨物，羈留人衆，不行究治，及至各犯亡命四出，方纔思其歸懇。朝廷徐議遣使，稱奉指以解賊，爲名，既貪貨悖之入已，又捏虛詞以誣人，伏望皇上天語切責，以戒欺慢，候命下本部，備行福建布政司，移咨戒諭，着令中山王尚清，自反已過，嚴緝夷衆，以後不得輕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致生亂釁。其夷使蔡廷美等，原係招引通商人犯，本當收留監禁，以候處分，但念彼國王遣差及猶執詞互異，姑從寬宥，所奏夷本不必更令前進，其無搭番貨于例有違，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平露堂

合着令帶回及查去茂誠國進貢使臣殷達魯等回
還計抵桑遠驛卽將戶移咨文付彼齎達彼國并恭
廷美等責付率領回國再照近來沿海巡視守備等
衙門防禁太疎以致奸商肆意山浸海島交通番夷
其弊固非一日若不重加禁治將來損威起釁又不
特如陳貴等而已所禁各該守巡衙門等官通合有
官巡按御史徐宗魯題稱查明原自參究外合候
命下本部接咨兵部轉行各該巡海衙門務要嚴飭
武備不時哨探以防後患嚴法令修明而邊警可息
皇明經世編

嚴嵩南宮奏議

卷之十一

疏議

毛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

華亭

陳子龍附子 徐乎達 閻公

宋徵壁 尚木

李

雲舒章

選輯

朱

積早 嚴參閱

羣玉樓集

疏

李 默

論宜大總制胡侍郎疏 大同 庚午

臣等竊聞 天子不敢一日廢大法以自隳壞其尊

故有過亂之章有慢上之誅誠不宜過為姑息以傷

皇明經世編

羣玉樓集

卷一

平露堂

大計今大同不逞之徒用之不馴謀之不克假寒桀

驕豈復知有大法之可畏耶夫以堂堂 天朝而使

一二悍卒敢與之抗此臣之所以日夜切齒者也

朝廷力非不能顯行大戮悉取而皮剝之徒念宗室

生靈至重萬一蹉跌傷損非細故不得已而為前日

之帥皆謂胡琅等長諸卿士之忠授以節鉞必能風

夜帳本 德意使元惡就鎖餘兇化順以紓 陛下

北顧之憂然增才木疎庸非其負荷惟懷乘時微利

之心罔識哲哉計賊之義始桂勇斬獲郭鑑之時此

豈待乎待 許不敢少動則固天威有以震懾之也

于此時果能卑駑駘入鎮城稍循其衆則懷甲之徒

可不勞餘力而所矣 璚既不能出兵陽和 邊逆首級

致令大同驚憤尋有郭巴子報復之亂 復復軍兵貽

示怯弱使反側不悅 羈執杜勇以要 代王而罪人

終不可得者皆璚之罪也夫首惡既未盡餘黨既

未盡解璚何以歸報何以班師顧乃誘選 代王引

兵趣歸謬稱事已寧妥而以通賊屬朱振方且刊布

題稿傳送縉紳以子厚賞其欺罔貢聞如此 陛下

皇明經世編

羣玉樓集

卷二

平露堂

將焉用之前此本部嘗以用兵事宜請下廷議衆謀

僉同調度頗定中外大快以為 明天子終不欲廢

法如此詎意竟為璚等所撓而體勘之令下矣臣切

以為逆軍反側不已終不可制情雖遠而就可逆視

就使四臣者奉 命唯謹訪覈深得其情然不過為

兩可之說以持胸幅誰肯首發大難為 陛下任計

者止總兵朱振有必反之款何也振本以屬臣舍卒

為亂軍所擄戴因而得假印為人將是五原者皆其

恩人也即振無謀通內叛之意然勢必不能有其成

命以收其積戾之氣。假令姑息之恩。終不可恃。估終之刑。必不可免。振于此時。力既不能庇之。有如騎虎勢。不得下。欲不叛難矣。以臣而慮今日之事。諄亦反不諄亦反。不如早為之所。毋使滋蔓難圖也。今本兵進退視宰臣。宰臣視陛下而陛下又不能早斷以遺之宰臣。本兵承望風旨。轉相遷延。一旦禍生不測。則陛下獨蒙其患。而諸臣者。悉得以辭其罪。此臣所以憂心疾首。悅瘁而不自知也。昔李唐用師。淮蔡憲宗力主其議。卒光唐祚。韓愈以不赦不疑。繇天子明。美憲宗之能聽也。今之欲為裴度者。何必無人。顧陛下明斷何如耳。然有以宗室生靈為辭。從旁梗議。此又昧輕重之權。慮事之失者也。今邊郡往往效尤。朝廷威令漸以不伸。失此不制。諸鎮接連而起。不知陛下何以待之。臣恐憂延宗社。非一朝所能弭也。今不慮大亂而區區顧忌。何異火起蒼檣。主者惡其毀瓦裂墁。不忍奮臂。而併付峻宇高堂。于一爐哉。昔人潰疽解脫之喻。誠不欲以小忍憤大事也。況棄其所挾。示之不爭。而反有以全之者耶。臣願

皇明經世編

羣臣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書

陛下留神禍福之幾。深權輕重之策。專意討賊。以昭陛下明斷之德。體勘諸臣。即日罷遣。勿行然後奉天命。發明詔。宣布逆軍。反覆必不可赦之意。督責任事之臣。期以旬月。斬賊還報。即罔上誤國。如胡費者。當先誅之以示顯戒。臣知陛下震怒之餘。當事諸臣。將必奔走率職。不敢逡巡避罪以誤陛下。此國家今日大計。無令坐失。自貽噬臍也。

上三宰相書

胡璉加秩

皇明經世編

羣臣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僕聞士遇而復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幸信于天子。誤溺之臣。今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執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唯執事聽之。比者陛下降發中之詔。修朔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舊談矣。昔二號之。兩國之任。且與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宜。不為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決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允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為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

子並拜而官掖垂五王並封而武士橫相公不鑒功
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對也。君子之言，愛也。對者
懷同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爲說也。夫是命也，執事謂
畫也。上言裁師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伺
上屬精倚，昆遺者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
輔與臺諫數輩耳，乃者適觀茲隙，遂託焉以逞，以爲
是足以羈縻之矣。觀其叙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
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先帝時左右謬
寵奸黨，動及丰紳，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寧堂

窮爲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號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
覆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官闈之意。萬一上春秋
長盛，猝有媒孽，其事引據祖訓，構貪天之言，執事
何以自固？今陛下仁聖，僕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
祇命之後，此輩罔有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
色難矣。卽有否也，其構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
交，釀亂方自此耳。爲執事窮計，不若守奉祖訓，堅
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
人人知我謀國之心。雖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上
足以結主心，下以謝市里之譏，而中以破儉壬之
姦。使之屏氣懾息，不敢恣肆，然後天下之事可爲也。
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時未獲命，物議未
平，以謂姑徐徐取之云爾。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
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絳謬，妄少指斥，虧
損大矣。執事勲藏盟府，福澤在繫，黎子孫自宜世食
其報，奈何獲此而後爲貽謀耶？僕日夜詭量，敢以介
推之事，妄意規切，所恃執事休密，無以下體。庶再拜
與郡丞謝石浦節推徐玄江論地方事宜。 旅順

數年以來兵政廢弛，姦究肆志，默自齟齬。迄今未聞流賊如近年之甚者，向嘗屢言于當路，不蒙見省。是以有今日流劫數百里之慘，聞郡中亦曾遣官領兵追捕，卽仗威靈，勢或潰散，但土簿近已還官，巡檢素稱怯懦，況兵皆市兒，非如貴處民兵素聞技勇。令一旦驅之破賊，恐無倖理。伏惟明公深惟賊之計無徒苟安，目前幸甚，幸甚。又天時積旱，四境秧苗，半已就稿。山谷中穀價翔湧，其間富家往往深藏，却糴以邀厚利。農民既無力糴買，稱貸又不可得，用此羣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子默皇皇，載道其意，固謂默能達之于官府也。大抵今日之事，賊勢漸張，饑歎爲急，倘蒙於念地方，討捕之外，肯乞防饑，欲望舉前所陳，下令嚴加禁戒，一以安待哺者之心，一以裁富室專利之權，使穀價稍平，三農倚命，庶幾盜弭民安，而公等平日節用愛人之實意，亦可以少慰矣。

再與徐玄江論捕盜

側聞賊勢猖獗，諸公相繼發兵進討，此萬世一特也。終彼賊素欺兵憲衙門不修戎備，是以釀成今日之

患。失此不大肆誅夷，建人其爲虜矣。默忿恨數年，今始得從執事發憤言之。聞賊見往遷陽街，此何異金中魚也。但賊勢窮促，必至奔潰四出，殺者潛遠山谷，強者決于一戰。若官兵悉乘向賊，彼將奮死求生，萬一約束未定，脫有蹉跌，人心枝靡，不可技用。愚意軍民兵夫既集，宜選精悍之卒，邀其歸路，仍擇險據勝，多方設伏，以防奔逸。却以多兵迎敵，張大其聲勢，而以勁兵出敵之後，技前懸兵盛，必致後却。而吾之勁兵突襲，乘其驚怖，卽可以一當十，況歸路并各隘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平露堂

俱已設備，一鼓成擒，必矣。所謂潛遠山谷者，往往巧扮遊方僧道及各色人等，尤須速行八縣，令刑膳單條小票，遍發各鄉，卽市鎮曉諭所在地方，但有行走慌張，言語支吾，搜出異常物件者，卽便縛縛送官，以憑審驗。且以此聲張于四境，賊自無可避之地矣。又今所發兵，如兩衛軍餘，興建既崇，安建陽民壯，絕不可輕用。當賊抵宜守禦城池，及把截尋常關隘，卽不軍威而已。卽如浦城、松溪、政和、壽寧四縣鄉兵，舊常動調，殺賊有功。況熟知地利，慣經戰陣，若部勒有方，

竊賞不吝其破城無疑也。獨思有司出納率利。文移軍資不給。何以作勇。然謂當此用兵之際。宜破裂常格。毋惜厚賞。卽有應動錢糧。一面動支。不必一一呈請。如此。庶免掣肘之患。期成滅賊之功。不然。兵威雖盛。士心不附。非計之便也。

策

武舉策

平露堂

問兵法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卽茲以觀王公設險守國。其擇勝者重矣。矧邊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尤爲至險而至重者乎。詩紀城朔。友春秋書城牢。蓋有以也。三代而下。漢創五郡以斷匈奴右臂。唐築三城以扼默啜中吭。宋置緣邊諸砦以禦遼夏之衝。突宜若得乎設險擇勝之法矣。我國初設遼陽諸鎮。又開大寧于古惠州。以捍東藩。設甘肅諸鎮。又建哈密于古伊州。以通西域。設宣大延寧諸鎮。又城東勝于古朔方。以守北門。視古之設險捍勝者。同乎否與。厥後改遷靡常。封城猶故。議者欲復其故險。或又以爲不便。不知孰是與。

謀國者。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也。何也。名實之用。殊而緩急之勢。皆也。故自舉全國之力。以圖必爭之地。者。君子謂之殖國。殖國者。強不忍尺寸之利。以邀難成之會。者。君子謂之屬民。屬民者。危爲人上。者。屬民以自危。豈其猜慮然哉。起于慕虛名者之說之誤之也。是故國勢有常。尊拓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使服遠不與焉。執事以本朝邊防爲問。無亦申固疆宇之一道也。武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此兩軍相見。布壘陳列之事。非守固者之說也。雖然。愚固知執事聊以開發難之端耳。請先陳國家開創之形。而後折衷往事。可乎。且邊防雖廣。北藩爲重。故西起甘肅。以跨寧夏。連亘宣大。東盡遼陽。此則北邊聯絡之大都。楊雄所謂界列區域。絕外內者也。然非如此而已也。甘肅之西。封哈密。以統弱番。而西域之蒞輪嚴矣。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外。而麟府之藩籬同矣。遼陽西北。關大寧。都司以遏山戎。而畿輔之屏翰斥矣。于是內廣屯牧。外聯亭郭。守以勁卒。督以大帥。然後建甌于神京。運臂于樞府。六塞長清。

軍麾不動此則 本朝制戎強國之要領也然自兀良哈以義從而割大寧則盧龍以南皆屬之瀋陽山後諸州半為虜有而喜峰潮河川以東皆扼塞也自東勝以遠莫撤衛則受降三城翰為榛藪虜騎盡收于河套而花馬盤池之間皆偵諜也此其所繇來者非無故矣乃若哈密者本以羈縻之地與罕東五衛勢同車輔成化以還土番侵暴所封忠順王與其金印往往見據城郭人民凋殘殆盡則古之所謂斷句奴右臂者安在其可恃也夫大寧東勝素之猶可言皇明經世編

圖而惟繫力于身外曰吾苟以疆理故物申罔其封宇以靈承于先烈王爾矣此所謂慕虛名者也而何謀國之能且設險擇勝何代不然漢開河西五郡固今之甘肅也唐築三受降城猶吾之東勝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鞭撻四夷雄圖重成所在集布蓋自昔所稱要害鮮有不歸職方氏者列聖續圖益隆修攘百餘年來東勝失守矣而大同延綏固百二之府也大寧內徙矣而山海薊州同金城湯池也所謂壓執事之慮者則曰關陝以河西為門戶河西以甘肅為唇齒而哈密則甘肅之藩籬也以爲哈密不復即金陝之虞而不知脫脫之苗裔鮮花故難立羌胡之登耗日離故難懷邊鎮之應援獨遠故難繼愚故曰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也然則乘廟算者固安所施耶或曰瓜沙苦哈其携離未協也宗會內訌未有寧心也速檀得志以來未遭挫懼也愚則以爲賈胡性本貪婪利于互市其叩關要貢仰我泉思者非一日矣使脩祖宗之政而救其闕即嘉峪不必閉而西戎之悔禍有日也然緩固之間套賊爲

急往者東使西犯馳突不當借寢息有於是乎在今則以河套爲巢穴而我師疲矣萬一有如火節者猖狂其間憂無大于此者耶東鄙諸夷歲通貢獻我則有供億之勞而道路險阨邊鄙虛實又其所習覘也蓋營盜我微塞而委罪于他夷已復索還俘虜以邀厚賞此其桀黠故智類如此況密邇畿甸萬一有如董山者皆負恩德肘腋之患何可弗慮邪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守國者之至衝要道也

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呂梁洪開

平露堂

呂梁洪新脩堤閘記

呂梁洪開

今神州雄莫燕薊衣冠王帛貢篚之珍則壤之賦四方蟻進其道徐而北者舳艫相銜至旁午也矧徐呂洪石棧後彌亘河腹森利錯迂以爲舟厄而呂梁延袤故廣蓋天下稱險焉雖上承汶泗泉湖委流而實尚濁河汴沁匯爲之助當其淫潦暴漲險不可踰巧在高師卽有枯涸舟輒膠滯頃年山東諸流觴疑用細黃河又復南徙二洪愈益受病至厯廷遣大僚行水疏導節縮殆無留智水部主事東平徐君

有讓之治呂梁也爲嘉靖辛丑遭逢事會勞力以圖始于洪南置石閘語在學士張公記中已復築堤上洪障絕漫流歸之內洪并撥水中悍石覓爲堤岸東西絕成牽道凡七百二十一丈有奇當狹處別作水門水至此稍益深下洪亦改鑿內洪障以木閘并覓堤悉如上洪之制堤長減十之七徐人稱內外洪猶吳越稱大小港也洪以東岸爲內外盛則內外皆舟涸卽車歸內港非此則水漫力激石始重貽舟病木閘水門皆隨舟啓閉以木方石工力減鉅千水門又殊省凡如此者相地宜與物力以相屈也諸作于徐君蒞事之明年數月而畢夫匠以名計爲千五百三十有六並役諸在官者不以勤民糜帑藏發謀乘虛調度停餒惟徐君能而畫可賦功獎成令緒則節使少司空萬安郭公持平力也又明年癸卯仲春予以赴闕出洪下周覽近蹟驚顧駭嘆以爲少時遶歷所未有方舟利涉爰思作者之勞而徐君適以記見屬又曷忍辭嗚呼君子圖事執物將以濟時也今天制水旱地私川瀆運道阻艱妨國大計徐君乃能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呂梁洪開

平露堂

時裁變爭尺寸之水于石辨間利濟萬艘卒以力勝
此其才智不已偉邪漢唐漕東南之粟以餉關中所
經三門砥柱之險不啻呂梁也是時筦幹諸臣疏鑿
排擊固已不遺餘力厥後法日以弛運益告艱彼人
家園亦視以爲盛衰吁可畏哉繼自今有如甘雨時
降川祗發靈則洪流浩渺舟楫自便無所事智卽不
然徐君之法何可察也舍是弗圖脫有緩急非轉般
則海運耳斯豈盛世所宜聞然則後之君子寧無感
于予言而重修徐君之舊者乎徐君職晚維思憂形
于色旣以身爲國役而又以圖其後人其用志弘且
遠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一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吳培昌坦公

董姚申士餘泰閏

程文恭公集

疏

程文德

減虜六事疏

咸虜

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王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王章然明矣今北虜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咸虜 卷之一 平露堂

敢幸醜衆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迫山西太原羅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突縱橫蹂躪任其所之如蹈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國可謂極矣昔我 成祖嘗奮揚天威三掃其穴豈知今日遂至此乎臣竊恨之且虜騎二十八萬衆據其肉狼之性一虜止殺一人即不下二十八萬人也况何止一人乎合其人馬五六十萬五六人馬破一家即不下十萬家也况何止一家乎此誠上下汲汲遑遑食不甘味臥不安寢之時也昔周禮邦有大故

則不舉又以吊禮哀禍裁以恤禮哀寇亂憫之至也乃今如何萬一此虜今年得志而歸則來年猖獗當又益甚大羊之性愈縱愈驕則我中國之禍日慘日酷此固必然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職列兵屬憤懣不仕况奉 明旨輒敢條陳六事上贊 廟謨倘可采擇卽賜施行

一曰聲虜罪以激人心臣聞古昔帝上將討叛而誅逆必誓師以聲罪征苗之誓丁甘之誓是也我太祖之北伐也亦羽檄先馳義正辭嚴人心響應檄有助焉今達虜世爲邊患遷人恨入骨髓茲復大舉入寇荼毒傷殘此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天下之所共憤也惟我 皇上無迅掃誅滅之志則吾人固飲恨以死矣 皇上誠奉行天討 大誅四方列其罪狀數其稔惡必欲殄滅而廓清之則河北山陝諸路之官民將感激涕泣以爲今而後得反之也誰不荷戈響應靡糧景從而快其復仇之志哉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說以犯鄰民忘其死三軍之上將不戰而氣自倍矣 二曰降殊禮以延名將臣聞何代不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才何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爾。燕莖繁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驥驥名。誠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各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損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網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降非常之禮。皇上誠頒大令。號召於四方。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以侯之。而先崇墮以授之。重權以寵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臣不信也。將得而兵可興。兵強而虜可滅矣。三日。權兵食以濟馬糞。臣聞古者。寓兵於農。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有事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衆。田野倉廩之積。蓄卽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自兵農之制分。而兵食之賈久矣。今日凡隸於行伍者。皆不戢戰陳之兵也。運於舟車者。特僅支承平之食也。持此以禦敵。適足以制虎才爾。故臣竊恐調發皆無益也。人天下之民皆。皇上之兵也。天下之財皆。皇上之糧也。思無爲歟。激流召之雨。誠傳檄。議輔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陝河南諸路。示以急難之義。激以靖寇之忠。今守土之臣。各倡義兵。募精銳。勇悍之夫。給倉廩。府庫之食。家自爲戰。人自爲防。而皆統於大將。事寧之日。秩勞而還。各復其故。則入下皆兵。郡縣皆食。而虜不足滅矣。四曰。明賞罰。以作上氣。臣聞曠世磨鈍。非賞罰不行。勸善懲惡。非賞罰不立。故曰。賞罰者。人主馭世之大權也。將領得矣。兵食足矣。而賞罰不明。欲其成功。不可得也。邊陲往事。莫可追已。議者率以爲悍卒之驕橫。功罪之未孚。此人心之所以不平。而英豪之所以解體也。臣請速布。詔令。與民更始。自今有功。必賞。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罰不以豪橫。而貸較若畫一。信如四時。則顯垂休光於竹帛者。孰不出萬死以策勳。臨危機於戰陳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是故賞罰明而士氣作。士氣作而虜可滅矣。五曰。招脅從以搆賊黨。臣聞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今之達虜。聚而不分。此其鋒誠未可與爭也。故當先設法。搆散之。聞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不陷於搶擄。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今雖同入寇也。必猶

知告語焉請亟布令凡我中國人皆弗從不得已也。其勿殺有能歸降者卽復其土田完其室廬給之婦女且先給帖以示其可信。又令有能誘至一人者賞加首級一等則人孰不樂我中國之生而甘心沙漠之外者復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之問楚爲則其黨必攜黨攜則與不與然後可圖也。且或用此輩以收廢則又事半功倍矣。六曰乘危懼以防未然臣聞有備無患事豫則立政之理也。物極則反勢窮則變治之幾也我國家邊備廢弛至今極矣今乃猶不及爰宜知其所終乎傳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自今言之猶或可及臣愚請自今日乘危懼之心圖善後之計九邊諸鎮悉加綜理以五年爲期竭天下之財以從事殫天下之力以有爲自選將練兵及繕器械凡百歸諸得人若理家事無弊不重無利不興則邊域有金湯之固胡人絕窺伺之心以一時之患易自世之安是亦多難殷憂之助也且使後人蒙禍者咸卽大聖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豈不偉哉若曰朕至則備賊去則怠因循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安猶今視昔竊恐此虜之患年甚一年喋臍之悔後將何及

禦邊四事疏

曩者臣憤北虜之逆嘗三上疏未獲施行今年虜患益熾臣計莫知所出然實宿寐懷憂卽屋竊嘆而不能一日忘也昨該本部具題奉聖旨着各衙門如有禦邊事宜各另悉心具奏於是臣復感奮而思吐其未竟之說臣聞抱憤者無舒容膚愬者無緩辭勢亟而情迫也今日之勢亦甚亟矣四年以來虜入山西蠶食之勢日以廣屠掠之毒日以慘三尺之童咸知明年必更深入河南畿輔將有剝膚之患也則何以待之夫中國夷狄自古相爲盛衰至趙宋而極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宋則吾之鑒也今誠以爲鑒而懲之圖之早待之豫則小懲而大戒一統之盛可長保矣臣愚無他奇謀異計可上陳也亦惟欲銳志理財用人定議而已此四者人亦嘗言之矣而臣則欲奮發以從事也何也今日之事財用爲先得人爲要是故理財用人斷乎不可易也然不始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以銳志繼之以定議則雖曰理則財不可得而理也
雖曰用人人不可得而用也臣請先言之臣所謂銳
志者何也古管仲王建事詢謀必曰朕志先定宋儒
程顥亦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伏聞 皇上大
內咨謀恒先邊事 聖諭屢屢賜若惻惻我 皇上
之志不可謂不銳矣顧今之邊患迥異詩常而中外
人心望救於水火之中者甚切也自非 天威震動
綸音渙發以明示天下之趨嚮以與天下立命則四
方萬里之遠或猶未能悉 朝廷之德意也臣愚尤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卷之七

平露堂

願 皇上赫然斯怒傷西藩數千里州縣殘廢間井
丘墟若與此虜不共戴天也下哀痛之 詔明後警
之義特遣行人分下山西諸郡縣以吊遺黎之疾苦
以慰寬愁於其漢以啓逆虜滔天之罪以激將士雪
耻之忠尤復布告天下戮力一心翼戴王畿皆清邊
徽將見生者有所矜死者無所憾忠義之士感奮而
興智謀之夫踴躍自効豐財殺者或如一式之願助
邊謀便慨者或如李唐之願死戰以吾天下全盛之
九禦此窮荒有限之虜雖窮追於狼望之北勒銘於

燕然之巔直易易爾又何至束手無謀駭跪就者
此數年之大怯爲逆虜之所輕耶而又侮哉是故臣
願 皇上之奮發以銳志也銳志以建事則莫先於
理財臣所謂理財者何也臣聞非常之慮非非常之
所能據也傳曰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天下
安危之所繫而不舉天下之財力以從事臣不知其
可也譬之小民平居無事以財爲命節縮奇贏錙銖
必惜一旦有急財難傾貲亦不顧矣何也患難切身
而財猶外物也豈以天下之謀而反輕於一夫之計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耶今揅目前之患則兵糧爲急爲久遠之計則修邊
爲要此二者財用之需何絕極也聞邊軍日不聊生
皆奄然而病矣馬皆玄黃而瘠矣寸戈甲皆朽敝
日不堪提挈矣而何以利用乎人馬一技類則三千
調遣征儀動日幾枝其實有馬者僅一千爾選征發
則其二千皆徒行從後走且僵踣矣而何以御敵乎
此胡可以不補給也賊禦之門外猶易爲力禦之堂
奧實難爲功今邊牆蕩然虜騎突來良平無所施其
智貲育無所施其勇矣此胡可以不修築也是故無

財用是無人馬也是無邊牆也雖有將帥將安爲乎
無人馬無邊牆無將帥則中原實與虜共也虜獨美
爲而不至乎古之稱名將者實其謀勇今之爲將帥
者則貴其敢死何也既無所恃則暴虎馮河而其勢
不得不死也當此時而爲將帥不亦難乎故曰今日
之事財用爲急臣愚請揀選心計忠實之臣數十輩
授以方畧親詣各邊相度查理某邊如何而修該費
若干某處該補軍若干補馬若干糧料若干器械之
費若干合諸邊之費總計若干於是視費以爲敏量
皇明經世編

經文恭公集

九

平露堂

制以來商人則財用無不足矣或曰今民困甚矣借
民不以過乎臣則曰北虜之患天下之憂也論其財
孰與亡其身也况君父之患人心所同是故臣於
理財不徵小小補塞若污糞土之牆隨壞而隨修寧
易以輓石之資一勞而永逸也夫財既足然後經濟
有資而人可得而用矣臣所謂用人亦有說也夫天
下未嘗無才也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激而後勸
中人之性也一韓信也籍視之衆人不過爲士卒漢
高登之大將竟廢項而誅秦信非前愚而後智前怯
而後勇也御之不問爾今誠令於天下曰凡能滅虜
者予之十萬金封之列侯無愛焉則奇傑者出矣他
日之奇傑即今日之未嘗物色者也而又有功必賞
有罪必罰誰肯就刑而避賞也然臣尤有說焉夫今
日之用人不可獨委之本兵猶理財不可獨委之戶
部也營之理家無事之日酬酢交際各循其常士農
工商各執其業一遇寇侮則百務並廢大小一心咸
以禦侮爲事必濟於艱而後已今理天下何獨不然
臣聞宜令中外百司庶府咸秉時國機秉德明恤其

皇明經世編

經文恭公集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中系懷經濟忠誠勤恪者各計其長辟舉或會薦必待數百人隨才器使各效其能而又不限以類凡善謀臣長於術者計其自獻聽用若越勾踐之逐國也君臣之合神臥薪嘗膽復讐之外無他圖焉則心之合也。策舉卑舉庸不足減矣夫財有所資矣人有所恃矣而臣尤欲定議何也臣聞難得而易失者幾也難成而易敗者功也事幾所會功業垂成之際天下人心力爾屬望而廟堂之上或撓焉則大事去矣凡以持議之不堅也若郭子儀之在唐爲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始不務衆志所安順從勿逆利害呼咷之際創妄生異議以惑人心成敗未親之時無輒肆論勿以阻士氣隆閫外之寄寬文法之繩有所詰也必若拯溺救焚以應之雖小挫也猶益兵給餉以援之必使其伸縮進退莫之掣肘而後可以責其成功三軍之寄萬民之命惟閫外是聽而吾何所與於其間吾惟期於靖寇安邊而已矣使昔唐宋之持議者而出於是則彼子儀李岳胡爲而不成功哉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臣之所大願也蓋銳志於始定議終而理財用人期有成績焉大幾于焉而失大業于焉而定生靈永無塗炭之憂而宗社筆於磐石之固何其盛哉然此實今日之所易致也思昔宋之天下自河以北大半非宋有也而又掉丹橫行元昊竊據安直繼興敵國四面兵力寡弱而韓范張劉諸臣猶能折衝保障乘勝挫賊連至南渡自淮以北又復非宋有也區區東南兵力愈屈矣其臣猶銳意恢復屢建奇功使其上下一心則宋豈可以不向而南還可以不喪也今我國家一統全盛自古所無而又遇中

興之會我 皇上大有爲之君當此財力富強之際而臣上乃不能禦此一隅之虜不將爲宋臣所笑耶過此以往虜勢日盛屠掠日廣吾力日弱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

車戰宜疏 車戰

竊惟今日之事莫大於邊防二年之間屢奉 聖諭憂思虜患惻若惻痾痾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 旨行取都督營經軍門以爲先事之備聞者又莫不嗟嘆私相告曰我 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防如此吾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車戰

主 平露堂

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邇者集議邊事凡食野足士馬強而臨陣終不能當虜衝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將接戰必先馳騎奔衝衝動則進不助後退其勁悍慘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阻廛殲期之於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號旣已披靡虜然後定盟而進則我嘗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爲虜笑則我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先調者乎今之捍衛惟恃于抽人馬蹂踐于輻何在

乎臣於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捍聯以鉤環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控車後則虜不敢衝亦無恐而銳砲槍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亦相機可動萬一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於外守是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雖蒙看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車戰

古 平露堂

之必可用虜之必不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誣而終以虜爲難制也惟 皇上參察焉臣嘗考之三代以前見於經傳者如曰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荆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狁即今比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陰爲緡車擊虜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武北征系然車十五萬兩遂度大漠索儒怙民不復取而向唐黑越爲河

東節度使爲戰車甘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畏兵止則爲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初奴朶然金人皆比虜也禦虜易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於太公曰車與騎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脂堅陣要強敵遠比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糧有所齎真宗時困於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拊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考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禁暴誅亂非車不可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嘗辦車林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車戰

五

平露堂

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蹶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杵如車自衛若房野壘和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遇或尾擊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銅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造一策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杵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翕然以爲可用今宜大猶昔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於虜尤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於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驚心生矣虜復雄奔誰能禦之誠得中爲營衛則存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任在自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滅古今明效不可誣已不然雖將如孫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奮勇之衝而徒爲暴虎馮河之悔無益也伏望皇上俯垂寬度勅下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車戰

六

平露堂

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臨口把截及平地
剽營處務要仰體 聖心先時預備或有緊急暫買
民間小車修改一商晝夜制造則兵糧既裕於往日
而捍衛尤出於萬全今年或可無長驅之患將來遂
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謂車便廣野不便險隘
臣則曰兵易移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
少異爾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
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爾或又疑虜之人常乘吾
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
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
能得志乎或又疑車或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
虜將迫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
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
捍也而况於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
故曰車之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裁則皆
經驗之方也秉而不用病可瘳乎

議睦妃學疏

妃坐

臣於本月二十日奉 欽命會官前詣金山相擇睦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車戰

七

平露堂

妃何氏墳地已該臣等會同具題復 命但臣猶有
愚見昨會本中難以悉言今思終於不言是自欺也
臣不敢也臣伏見金山一帶約長三里中間新舊
陵墓約計二十餘處支離而下封塋殆遍昨經審擇
似更無餘臣查得先年 英廟妃墳一所共十七位
憲廟妃墳一所共十三位當時地尚有餘不嫌同祔
去年宜妃包氏靜妃陳氏進欽奉 聖諭昨二妃相
近而遙可同一地為墓我 憲宗諸妃皆同處者且
省民力一分是同藏之便 皇上已有成命矣昨所
擇地一處切在二妃墳左臣見本墳墳域甚廣左右
可容見今工作未完并附睦妃尤便况體魄所藏神
靈依附懸處孤寂亦或未安又况去秋虜警上軫宸
衷若使兆域仍舊守者增新人象力多亦可防禦蓋
臣反覆思之如此則於地為宜於靈為安於守為易
一舉而三便焉故臣不敢不為 皇上明言

皇明經世編

程文恭公集 妃坐

八

平露堂

與翟聯峯總制書

論戰車

臣我軍不敢與虜對敵久矣此非強弱之不倫實以

前驅之無捍也。彼以奮死之節。而吾徒以血肉之
誰不潰越。而摩觸者又何敵焉。則捍衛之具。當先
講者。莫如用車。去年上疏。垂成。竟爲誤國者。以小嫌
妨大局。茲復上請。乃得議行。此實古今已試之成
法。亦明公昔日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聞余肅敏
公舊車。尚存大同。但其制頗大。恐不便劉松石公所
制。則隻輪輕捷。以小鹿角柱相間。而安。咸謂此可用
於今日也。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愚意請公暫借
民間小車列營。比度一營制車幾何。設厓於前。安器

皇明經世編

臣文奉公集

卷之九

平露堂

械於上一試其法。令將士觀之。人未見其可以戰而
先見其可以自衛。將無不樂從矣。更相宜。生智隨事
曲防。益盡其制。其爲利也。當尤過於往昔焉。

再與翟聯峯總制書

論戰車

某愚疏聞。且頗式諸鎮。不勝嘉幸。非妄言之言也。昔
我軍之有捍也。夫先有以自捍。而後可以禦敵。竊思
軍字之體。從蓋從車。是無蓋無車。則無以爲軍也。古
之制字。良有深意。古之車法。不得設軍法。不傳也。今
之捍蓋。惟以防牌防牌。不可恃也。某則謀後古意。而

欲以車爲立地防牌也。邇聞將士或有疑者。大率人
情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某則欲公姑試之於教
場也。集民間車百餘。上加木牌。置器械。今步騎隨其
後。如對壘狀。以健馬衝之。如果心無懼。即可用之。又
聞議者謂。虜見車或不衝。即亦無用。此亦過慮也。使
我軍皆列車。則在在皆不可衝。皆自全矣。彼之深入
能無懼乎。傳曰。上以夾疑。不疑何上。諸將士苟有必
捍之心。則車必不疑也。即疑車之不可用。當求其所
以可用。若徒有疑畏之心。而卒無求用之計。是亦終
於無捍而已矣。

皇明經世編

臣文奉公集

卷之九

平露堂

與人議戰車書

論戰車

每教捍車事。謂軍士戒憊。恐不能用。又未訓練。恐臨
時誤事。第意正謂軍士受惑。故藉此邀敵壯勝。庶立
得任。立得任。斯可用器械矣。正欲先於教場。結數百
輪演習。試人心如何。不可慮始。而可樂成。人情然也。
豈可不預演習。而徒拚勝負於臨時也。則已以此意
再告聯峯公。不知決意先一試否。一試則人心必樂
從矣。若兄亦預有守禁之責。慨然轉達。即請任其事。

演之教場如何。我軍見虜如羊。見虎虎逐來。時羊得
一藩籬亦可幸。免今舍車而不用。是又恐藩籬終不
足恃。而欲棄之也。且車出器械。又如藩籬露鋒。必於
外也。虎之來也。能無傷乎。我軍必不能迎戰。恒欲自
守。今若更有可守之具。則車誠精計也。苟又無可恃
而徒疑車不猶欲保羊而自撤其藩籬乎。亦終付之
無可奈何而已。曷不告軍士曰。常年不用車。必敗也。
今年用車。亦未必也。與其不用車而必敗。孰與試
用車而或不敗乎。則軍士亦將無離以對。而惟我將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守隘堂

用矣。夫抵固家欲爲萬世之利。其修造不可也。欲爲
一時之保。非用車不可也。今歲歲修造。而水亢而
虜或至。則用車以自衛。這堵完斯爲守隘與守之計。
而拒之於遠外。此書生之迂議。或亦京邊之確論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二

華亭 宋徵璧上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開公 何 剛慤人

夜郎楊文舉龍友參閱

韓貞集

疏

靖 豹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正學簡張均廷勸節

臣聞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仰惟國家之興
百六十餘年矣然而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

皇明經世編

韓貞集

一 行露堂

未裕國用未舒人才微謙遜之節里巷多攘奪之風

盜賊之竊發無時災害之薦臻未已刑雖繁而奸弗

戢害不攝而事弗理者伊誰之責哉是皆責在士夫

若曰外士夫以求賢才則賢才何由而得外賢才以

正風俗則風俗何由而始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

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

始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去聖既遠學校之政不

修人士類以訛誦詞章爲學方其用心之始既不止

於毫釐之差則其中之所行與夫中之所就又奚啻

於千里之謬哉間亦有一二豪傑之士奮興特立不

爲浮詞蔓說所靡然一傳衆咻終不免乎傾排之害

故臣竊謂欲正今日之學校以養今日之人才當於

科舉學校之中深加敦本尚實之教而教之之法則

周禮大司徒之三物乃其準的也孟軻氏曰雖有知

慧不如乘勢雖有鑑基不如待時臣觀 祖宗積德

已逾百年以其教則正當禮樂可興之會而 陛下

聖神文武受命中興二三大臣同心一德以其時考

之又爲能興禮樂之時臣備員臺端侍罪闕陳觀民

皇明經世編

韓貞集

一 下露堂

有方知其蠱壞之極而因察議其弊源之所在是以

輒忘疎昧妄綴爲四事以上 陛下求言如渴之

意一曰敦本實以興正學也二曰清寺田以備賑卹

也三曰嚴官箴以均徭役也四曰考官餘以勵風節

也願陛下垂聽而采擇之臣所謂敦本實以興正學

者蓋自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風益微

積至于今弊也極矣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

昔也明人倫於身心日用之間今顧明人倫於口耳

佔俸之餘五尺童子率能談天道而初學之士操觚

論性命皆疊疊千餘言虛偽枝葉之繁未有甚於此時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姑仍其舊而以引舉取士然必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至于諸司職掌貢舉事例又必令有司保舉人才皆由鄉舉里選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已可槩見矣至憲宗皇帝則令提學官躬歷各學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于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又可見矣臣謂陛下欲嗣續祖宗之遺意登華時文之積弊必須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法而立之教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物之外又教以經義爲四物焉一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于平天下凡天下閭閻子府州縣之屬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爲上等於上之中又分爲上上上中二等經義爲中等於中之中又分爲中中中

下二等蓋行實之爲無下等行實不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齋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不得以入學也夫教以四物別以二齋則其重本抑末之教已有端緒而學校之綱正矣乃今各學正官於行實爲上上上中二樣簿考以四物其六德六行六藝俱優經義又能通曉者爲行實之上上上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上等簿而填註其行實於其名下然人才難得不必其德行道藝之俱全也其次六德六行六藝之中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於經義稍劣者又或六德六行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於經義頗通於六藝猶短者爲行實之上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中等簿而填註其實於其名之下蓋行實之以德行道藝爲重雖兼經義而不其重乎經義也然所以必兼乎經義者以有德者必有言也經義之爲亦立中中下二樣簿能通曉一經公私能無過犯者爲經義之中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中等簿填註其無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又或能通曉一經中懷狡詐而外加修飾行止弗端而未其敗露者

爲經義參之中下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下等簿填訂

其有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蓋經義參雖以明經爲業而亦必兼乎德行也

每月各學二教等官分考所知填註于四等簿則以申于學之掌教官諸掌教官又兼考之填註于四等簿類申于若府若州若縣諸提調官因于太學則以申于禮部而奏之于天子以備試開選用諸府州縣提調官則以本學教官所考爲本等脚色又奉詢而兼考之每季以四等簿申于提學官提學官每歲躬歷各學集府州等縣提調官及教官與諸生員而面考之先考德行道義後考經義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矣初考有善後卒能改過者即同於無過而各當升以是課策循言而升俱限提學官到任三年之內類造各學四等簿爲冊呈于巡按巡按稽實而精覈之呈于禮部而其考之法只用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十八字爲則有一德者則以一德書有一行者則以一行書有一藝者則以一藝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貢貢集

五

下等簿

有德行與藝之二三四者亦以漸而實書之不必別

作考議以混名實然後係以通某經于所書之下苟

有德行克備道藝兼高有司固當即日論薦而朝廷

亦安厚禮延聘以登用之其次亦必升入行實參者

方許補糧每年歲貢不必復論其食糧之淺深入學

之先後惟取其行藝之優者克之三年大比取士應

試約以三分爲率如取九十人進場行實參取六十

經義齋則只取三十焉行實參爲先經義參爲後先

後之序不得以私亂也若經義參之中下等各德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貢貢集

六

下等簿

道藝既無足倚經義雖優才華雖富斷然不與進場

且於學中教養三年不其升進則是見善終于不遷

有過于終不改便當斥退爲民方今見行事例每遇

鄉試之年選命京朝官爲總考官臣謂當於總考官員

差往各省之時禮部將各省提學官所申四等簿別

抄一本印封完固限三場畢揭曉前一日方許會同

同考試官及監臨監試提調等官當面開拆然後以

取中疎卷對查本生墨卷各字脚色又以墨卷對同

禮部四等簿上各字脚色亦以三分爲率如取中式

舉人九十名則自第一名至第三十名必行實錄上
上等者居之自第三十一名至第六十名必行實錄
之上中等者居之自第六十一名至第九十名方許
經義齋中中等者居之總考官與同考官監臨監試
提調等官敢以私意易其常序者皆以受私法論先
是生員送納三場試卷與中式小錄揭曉榜文皆須
各寫某府州縣某生員于其名下以爲識別禮
部會試所取進士所列等亦如鄉試必先行實錄而後
經義行實錄得三之二而經義得三之一焉吏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兼以是爲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罪亦論輕重而行
罰焉臣謂既以德行道義教養之又以行實朴學升
進而選用之而又以是考察之則天下之士皆知行
擡之當勵虛詞之不足貴忠孝材德之士豈無卓然
出於其間者哉若謂置四等備考驗士行以今日之
儒師考今日之生員適足以行其奸惡奔競之私而
反開巧僞飾詐之門者則非矣方今掌教訓導官員
多是舉人歲貢老生學術粗淺日暮途窮固有枉是
非之公國爲錮錄之利者矣使儒師得人又何人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亦可詢也。孝弟著於家庭，舉聲隆於鄉曲，爲具事而無其功者，世本之有也。提學官又總而察之，小學教官曰某賢也，通學生員又曰某賢也。府州縣提調等官又皆曰某賢也，則其人始終之必君子也，無疑矣。按十得五固未敢望，但得一二於十者之中，亦足以爲聖世無窮之助矣。臣伏見憲宗皇帝朝，江西聘吳汝弼、廣東聘陳獻章，二人雖皆不仕，未究於用，然至今南方之士猶有一二知本領之學者。二子有力焉，然則賢才之有益於國，固不專在於多，而賢才所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具實錄
九
平露堂

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俟者，宋儒楊時爲瀏陽，且使行旅之疾苦，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是皆前代已試之法也。臣謹按福建一省，總官民田糧計八十四萬九千有奇，內寺觀田糧已計有十二萬八千有奇，夫僧道在四民之中，百分未有一，而僧道所得產業十分乃有其二，井地不均，異端昌熾，可以永歎而遐思者，臣固未易卒言也。時以僧道既有是田之多，則其斯倉斯箱，飽滿充盈，富不期驕，佚則生淫，飲食男女之欲多出乎天理人情之外，豪潰僧多，不可名言，又乃結交官府，爲敗露之先圖，私買田宅，爲還俗之退計，以致前日所積懸第一空，一遇官府追徵，均催上役，便爾舉手無措，則其勢不得不求假士大夫豪富之家矣。士大夫豪富之家，乘其有急，要其必從，必欲本少利多，方借與銀應辦，爲僧道者，又不得不投托士大夫之家，以爲棲身免難之計。凡僧道田租，一槩包收，殆盡甚者，貪養不忌，絕無良心，只要將穀入家，任彼鞭差負累，而爲僧道者，命不可堪，則又裹茶齋約，而望他仕宦之門，以爲已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具實錄
十
平露堂

矣是以在福建巡按監司府州縣等衙門爲僧道出租一事詞訟文卷如毛如山敵積竭神不能撲遏而救民之善政理財之善方爲是分奪虧損多矣臣謹按景泰三年事例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爲業其餘概與小民佃種納糧又核成化六年事例令福建僧寺及有寺無僧田土每寺除役及百畝以下其多餘田地給與無田小民領種臣謂二聖慈法至精至當可以決行而無疑永行而無弊者也然而至今不行者竊恐當時言事之民徒念寺觀之積弊一特用計之未詳是以僧道有所藉口假託權倖庸受誣訴復有所謂士夫之嗜利者立乎其間爲之擺布是以法泥不行流弊至今間有一二名雖撥與小民佃種實則俱爲大家所得臣謂宜通查天下寺觀根本百畝以上者俱依成化年間事例每寺觀給田百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根本百畝以下者俱依景泰年間事例給田六十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其小寺觀根本不滿六十畝者俱各併歸大寺觀除住持僧道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清寧

下露堂

田百畝外餘僧道查果有真虔者每名仍給田十畝與爲參根其餘田地俱入于官每田百畝責令耕年里老結報佃戶一人或寺觀原管下甲首丁力相應者承種之該納佃租斛秤等項俱照僧道前收租穀事例不得有所增損其該收租穀儲于官之別倉該年秋糧驛傳八分料糧與夫十年里役均徭等項費用皆於是乎取給其餘者再不許別項支用專備賑濟仍令司府縣管糧官督理之前後收支存留數目務要每年終申呈巡按衙門以憑查考以防侵欺至於重造黃冊之時其在寺觀僧道所管所謂百畝二十畝者俱以本寺觀僧道立戶曰一某寺僧某某觀道某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僧道所辦一應糧差只是照其所收田產此外外糧差皆與無預其在官所收田糧則另立社庄爲戶以備過割不得復以僧道爲名曰一某社庄收某寺觀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大寺觀田米既除糧差公用必資因其害而除之以息爭因其利而導之以足國量其所入計其所出裁長補短有利無欠而預備倉所積一年之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清寧

下露堂

可得果數萬石。積之數年。八閩之荒可有備矣。伏願聖明裁之。一則可以養僧道。清淨無爲之規。二則可以免官府通貢追推之擾。三則可以息一大爭奪之風。四則可以供國家賑恤之用。今者饑饉薦臻。國用不足。陛下宵旰。亦嘗以是爲慮矣。何乃以有用之穀粟。爲僧道淫慾之資。以裕民之厚利。爲豪勢爭奪之門哉。若所爲數官籍以均徭役者。臣謹按見行優免事例。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爲差。截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爵貴集 十四 平露堂

或一年之內。而免數戶。或十年之內。而免數年。殊不知在縣丁米。只有此數。官戶丁米不差。民戶料差必重。夫王者之政。在于養民。朝廷優恤士夫。以爲民也。顧乃憑藉朝廷優免之厚恩。陰貪吾民之膏髓。是誠何心哉。由是民不堪命。逃亡凍餒之災。日痼日甚。而官府剝膚椎髓之禍。日酷日深。故詭寄之令。非不嚴也。以之寄于士夫。則踪跡益秘。而不可復查矣。府縣精明之官。非不多也。以其分在士夫。則亦姑從隱忍。而不復究治矣。臣伏讀諸司職掌。國初貢舉事例。內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爵貴集 十四 平露堂

戶內官則當六年考滿之時。外官則當三年考績九年考滿之時。俱要各根本戶增收糧米多寡。卽以通註于考滿考績本等脚色之下。其無所增者。則註曰本戶糧米無所增。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以爲優免之則。不由戶部所降者。亦不得免。私免者論罪如前。若然。則由前所報者。必不敢多張虛數。與本戶丁米全相互異。由役所報者。必不敢受人詭寄。圖惟錙銖之利。以易終身含污之名矣。是不惟可以禁詭寄。均徭役。而受民以一分之惠。亦可因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糶堂

是察廉貪。識賢否。而勵士夫以廉靜無求之節者。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是亦一道也。惟聖明裁之。若所謂考官。餘以勵風節者。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寬而壞於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終於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大夫。窮則無正心誠意之學。達則無體國子民之心。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覈之規。固亦碩鼠畏人虎豹。惜班修飾。忌時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于清要之路者矣。其或覆盆不用。肺肝敗露者。

固無所逃乎考覈之公。而自投于廢閑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罔爲。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悌退之實。而爲是者矣。然欲盜恬逸之美。名爲仕宦之捷徑。求時勢之方張。爲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故丘。貪饕狼籍。結納上司。橫制府縣。交通閥閥。利已害人。顛倒是非。報復私讎。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如路人。凌奪鄉里。進子弟爲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爲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爲何哉。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欵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存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大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審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使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悉諸居官之政事。善果行。效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糶堂

則卽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資豈能孝友和睦清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始終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士風之一快哉。惟聖裁之大。祖宗法度精密正當初無可議。行之既久良法美意漸失其真。歸法虛文日趨於弊。以故臣取其關係之所當先者言之。蓋教本實所以正心以立王化之本。清寺田所以開邪以銷上道之原。嚴官箴所以厚邦本而培植之於中。考實餘所以正士風而維持之於後。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爲本。或者乃謂方今科舉得人亦不爲少何必更爲教本尚實之教而後可以得異才以成治哉。臣竊以爲古之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也。曰忠肅共懿宜慈惠和也。今之所謂才者曰記誦詞章也。曰意見談說也。古之致君事業曰巍巍蕩蕩也。熙熙皞皞也。今之事君者亦曰期會簿書智力把持而已耳。其與古人致治之本創治之功規模器局力量才識相去何啻天壤之不相爲侔耶。故宋大儒程頤與其兄顥皆厭棄舉業而從事于聖賢之學。張載亦曰。欲若少置意科舉相與從事于堯舜之域。朱熹亦曰。後世學校雖存而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以入聖賢之域者往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臣由科舉出身歷官御史忝在士夫之列今日所言乃欲少變科舉之文以從德行之費而又端罪于士夫是豈操戈入室者之所爲哉。臣少不知學長亦同流入仕以來徒爲利祿所驅作縣有愧于循良立朝實慚於風紀始知上負天子下負斯民者皆臣等不學之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三

徐孚遠閣公 夏允彝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馮瑞振振仲參閱

翁東涯文集

疏

翁萬達

計處防秋戍邊人馬疏 防秋

國家禦虜兵衛四皆不徹警備也而防秋云者以秋高馬肥水艸有依虜可深入故特加戒嚴耳然往者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罕聞有客兵之調而亦未嘗有擺兵之說也近因賊勢益橫異於曩昔故徵調之兵多而擺邊之議起矣二者並行勞費加倍已甚不貴使於七月初臨塞草茂而始聚九月秋盡塞艸枯而漸散臣猶懼其困而敝也乃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豈用武之經而可繼之道哉去年虜突宣麻俊駭紫荆貽憂君父當事之臣自惟梟隼銳鑒不遠敢蹈前愆願以國家之事莫大於邊情不度理勢而一爲身謀過於懲創則戒生於此而禍隱於彼泥於所可知而忘其所不

可見非計之得也而況去年掣兵在九月之中旬是誠太早又疎於偵探不量番以爲防致虜長驅罪安可逭今年值間即所臨之十月當已是去年之十一月矣防秋主客官兵畢竟議掣則此其肯也胡人以不掠爲業不論春冬駭芻襲輅輒肆憑陵稽之往年歷歷可數兵掣之後安保其必不復來但謹備之俾不至深入內地邊臣即云有舉猶冀聖慈俯垂明白不以殉軍臣子苟忠於謀國亦何至于愬愬而廢餐耶臣惟客兵調徵去家一二十餘里主兵擺牆遠者亦不下三四百餘里朔風裂肌饋餉不給錫衣野處龜腹徒延設有脫巾求請如唐人之事則將何以應之夫使之不以其時而散之不踈其舊雖有與休慄樂不可測度之恩威然而竄者逐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至于千萬欲盡置之法則太苛欲遂釋其辜則啓玩愒又有不忍飢寒不俟命令聞然解散所損豈其微哉臣所謂禍隱於不可見者此也爲今之計合無先將他鎮客兵及擺邊主兵官軍民壯人等次第掣放參將守備等官所部兵馬各歸本路本城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堡照常防守。宣大二鎮。量清正奇游兵四營官軍分爲兩班。每班二營。各擇賊行緊要地方。輪流駐劄。時常往來巡邏防禦。每月一更以休息人力。節省行糧。仍差守丁通事夜不收人等。不肯出境遠哨。一聞有警。隨賊向往。互相應援。併力截殺。敢有怠玩及自分彼此。致誤事機者。聽臣參究重治。山西保定二鎮。亦行各擬鎖官。量留精兵一二枝。一體防禦。其偏頭關。迤西臨近黃河一帶。疊砌水牆。鑿穿品坑。以禦套賊。擁衆渡河東侵之患。各鎮合用行糧料草。行各巡撫。都御史查處支給。倘有不敷。運自奏。請給發接濟。臣又惟掣兵云者。謂掣去異鎮客兵。至于本路各城。從沿邊官軍止是不復挨牆擺列而已。邊事有常。自當時時提備。上年各官思不出此。一經掣放。便自以爲已釋重負。既不遠哨。又不設防。倉卒遇賊束手無策。重貽邊患。賊足之繇。務要安不忘危。靜而思變。一若臨敵勿自廢弛。庶可以弭變於未萌。而消患於意外矣。

預擬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臣准巡撫保定都御史蘇祐咨稱。間視得諸關備衆議。倒馬紫荆。最爲緊要。蓋二關山勢雖險。險絕中有河流。山形糾亂。各該隘口。隨險分兵。恐難持久。外特宜大犄角。勢又在人。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刑故關之險。連年山西修守。俱有次第。似可無虞。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咨行軍門。要於宣府鎮。摘撥兵馬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備應援馬水口。大同鎮摘撥兵馬三千。在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吳王口。仍摘撥別鎮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備應援浮圖峪。神箭營等處。但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與岔道堡。相去馬水口尤近。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白羊口與撫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尤緊要。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該前巡撫都御史鄭重題行該兵部咨行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皋查處。無容行議。除具題外。今將前項緣繇。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案查。先准巡撫保定都御史鄭重咨稱。合無將調到兵馬摘撥三千。於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二千於廣昌縣駐劄。三千于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馬水口浮圖峪插箭嶺吳王口等處緣繇前來該臣
看得平刑地方隸山西保安地方隸宣府廣昌地方
軍衛隸宣府有司隸大同已經備行各該撫鎮等官
從長議處俱未回報止據各鎮陸續將分布過人馬
數目呈報前來查得平刑關已有山西路安參將李
忠統領官軍三千員名在彼駐劄防守外其廣昌保
安二處並無分布人馬今准前因為照保定前任巡
撫鄭重咨要摘撥別鎮客兵三千駐平刑三千駐廣
昌三千駐保安分道堡今巡撫蘇祐咨要摘撥大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分兵防守五平露堂

兵三千駐平刑別鎮兵三千駐廣昌宣府兵三千駐
保安桃花堡雖其所見微有不同要皆思患預防慎
固疆域之意設若兵力有餘照前屯布厚為之備實
不為過惟其兵有定數恐不免於顧此失彼要當度
勢量力為之處分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調到別鎮客
兵共十枝二十二年并二十三年客兵共六枝今歲
客兵僅四枝又准兵部咨為修關隘屯兵馬以重京
師以固畿輔事該本部題奉欽依已將遼東遊擊
郭都官軍一技三千員名調駐懷來止存三枝專備

策應宣大山山西地方延袤千有餘里就中可屯人馬
扞外固內較之平刑廣昌保安尤稱要害者尚多者
儘將客兵三枝分布前項三處替之成規察之羣謀
度之事勢恐有弗便況別鎮客兵止宜於適中之地
蓄力揚威聽候臨時調度隨賊向往相機截殺難以
拘於一定若畫地而守則主兵事耳宣大山山西數年
以來主兵擺列俱沿邊界不屯駐於腹裏者謂兵空
據險不安還守且恐勢分則力弱也今查山西平刑
一帶既該本鎮屯布主兵人馬各有分界似難責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分兵防守六平露堂

大同舊保安地方去懷來僅百里懷來既有遊擊郭
都客兵三千人在彼駐劄可以往來策應亦難再發
客兵廣昌地方與宣府邊界相離遠甚且無積聚芻
糧臣愚已行撫鎮等官量摘主兵一技人馬駐劄蔚
州及俟臨時或將延緩客兵一枝移近此地以便調
遣芻餉既不缺乏又可以南扞廣昌浮圖峪等處北
援東西順聖川一帶似為適中而廣昌隘口仍以本
地壯丁守之至于應該隨時斟酌難以預圖者臣又
豈敢膠柱致失事機所慮宣府一鎮人馬器械先因

土匪匪人狼狽太甚極費整頓去歲已寇寇停傷矣近來節據謀者及投降人口俱報賊所覬覦仍在此處竄竄東擊西情難測度而前車後鑒理當慎重況此處於京師爲近而東路界鄰順天所屬黃石口北喜峰白羊口等處尤係可通入京賊路爲秋事案隸宣府者臣當與鎮巡竭心殫力從長計處不敢怠廢據順天省節奉廟算想京戒嚴似又無待於臣言者勅下該部速行順天巡撫等官務要於前項黃化鎮白羊口等處頭賊之路比當加設設備及預選精銳兵馬一二枝駐劄相應地方倘遇警報聽臣從宣調援宣府庶彼此協謀緩急可恃外藩固而京畿自安矣

廣儲著以備軍需以防虞患疏

防賊行狀

准該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楊守謙咨爲照防守之道必資兵馬財用之費爰覓冗濫自嘉靖二十年虜賊大舉深入之後戶部年例之外發過銀兩不下數百餘萬帑資已耗兵役無期若不勾考裁損費出無經病來勢豈能繼臣揀副使劉墀開呈前項防守應

養官軍百里之外者什伍百里之內者亦什伍若將百里外者日支料糧百里內者不支則防守既同又否頗異於之物情似有不堪況軍士月糧每月折價養贍妻子尚且不足寧有餘糧裹帶守邊牆使返食於家則各有信地又選選近亦八九十里勢不克前入一日不再食則餓不三日必逃潰雖孝子慈孫豈能視人飽食而自枵腹待斃荷戈守邊副使劉墀所謂人心搖動逃竄數多亦變之所必至者也軍志曰師克在和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又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故和惟和故安聖有明訓物理昭然查得先年虜賊未強按伏官軍多不過數百人久不過三五日上下分番更迭出入且按伏隘口多係無食場去處拔百里之內不支糧草近年以來虜衆入寇常號數萬深入輒一二千里遙爲擺邊之計若山西則築牆乘障殆將千里盡地而守動逾數月比之先年接伏萬有不同夫財用固所當節而兵衆亦不可不和若不委曲調停爲通融之計萬一事體掣肘遺患地方雖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防賊行狀八

平露室

職罪謫亦無益於事矣查得丁角山迤西至老牛灣係極邊地方外即虜巢防守應援官軍時不可缺丁角迤東至平刑關共七百餘里係內邊地方外有大同障蔽應援官軍若烽火嚴明哨探的確侍有警報斟酌調遣亦不難誤合將丁角迤西民壯屯夫人等及偏頭寨將守備老營遊擊守備各兵馬一遇防秋即行赴邊兵馬俱支行糧草料丁角迤東民壯屯夫人等及寧武總兵代州參將北樓遊擊神池利民廣武寧武八角平刑守備各兵馬遇防秋時月比丁角

申明經世編

卷之一

防秋行糧九 平露堂

西者量遲十數日赴邊認領信地操演防守之法。十數日若聲息寧帖除民壯屯夫人等常川防守外兵馬仍回本城操練候各邊報有聲息斟酌緩急赴邊防守赴邊之日方支行糧草料此則比百里之內不支行糧草料者其省扣等而支否均齊人心安帖節省之計和輯之道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又准巡撫大同都御史管榮咨查得 大明會典開載成化十五年各邊防護修墩燒荒官軍若有百里及五日之內堪自備糧料者不許開支行糧馬草若五日及百

里之外者聽令開支其遇賊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開支又弘治二年奏准沿邊各衛所征哨并按伏備堡等項官軍出百里之外者俱日支口糧一升五合都指揮把總等官日支廩米三升衛官軍日支行糧一升七合馬料三升草一束在營草料住支看得會典所載蓋為行兵五日及有戰按伏暫住暫來者而言未嘗及防秋久住之軍也即今防秋軍士派定各邊防衛頃刻不敢暫離蓋自六月赴邊至九月方回晝夜戒嚴且挈補邊

申明經世編

卷之一

防秋行糧十 平露堂

牆辛苦萬狀不可勝言若照前例百里之內者一槩不給行糧其勢必使防秋軍士日每回家自取飲食及令各軍妻子日逐親自負送若無家屬憑誰轉輸脫遇虜賊臨邊必至誤事伏乞早為奏 請查將百里之內但係修工者行糧一體支給不係修工者如不得已仍與閒日一夫守因據此職伏睹 大明會典所載防護修墩燒荒分百里五日內外者蓋修墩燒荒約其所住之日不遠故首分百里隨分五日又緊堪以自備之說蓋一人帶所自用者力之所能備

五日耳五日之外未必不可於官也故又曰五日及百里之外者聽令聞支不曰五日而入口五日及百里之外百里之外自是應支而加以五日者恐指百里以內言也又曰其遇警殺賊探賊使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官軍又由是應支又有安於先意之意百里五日又非所限矣惟先朝裁定會典之旨尚未有擬邊之事而條情方法亦自隱括即其文意而可以類推也照得今日擬邊將各路馬步官軍調赴牆下定以分地督以將領點閱以旗牌頭目巡視以守巡無缺令其不分風雨無間晝夜搬堅抵禦曉甲枕戈常如虜在目前兼以葺修墻垣堆積石塊挑水造飯提鈴轉籌各有責成蓋無時刻可以稍離者豈非截殺倭伏之類耶遵行於六月之半而遂掣於十月之終遣返之間動幾半載尚可計五日之內外耶苟行糧不足取十官非放歸令其自辦則連送付之家人如放歸也雖二百里之遠夫一日託以糧買一日比其赴邊期又一日況又有家無擔瓦月貨周資而克平浪沒者乎如運送也數口之家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一

平露堂

戍者一人則轉輸者又一人未免老稚婦女奔走於窮荒絕塞之下已非人情況又有單丁隻身無人可藉者乎昔周先王之遣戍也出遣人勞以鼓其我行不來之勇以忘其內傾僂悲之情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軍士服役於邊已不勝其危苦矣而又使之謀饗發應俯仰以日隱其戚戚之懷又安望其奮勇敵愾捐軀赴難乎且兵無常形頃刻之間又有調東以備西摘近以處遠者果能隨處分析而使之無涸亂重目乎如軍士同一城堡者撥付擺邊自某城起至某墩止有起處不及百里而止處又踰百里者抑何所區別而使之一一中理乎此皆勢之滯碍而不可行者夫虜營近邊變詐百出烏舉豕奔勢如風雨如上年鐵裏門馳犯於雨雪之後威虜堡突至於黃夜之時一處黃防則千里之守置之無用此邊臣防外之慮也聚七八萬人於塞下離家室遠妻孥穴地爲巢僕甲爲衣寒暑之所兩具飢餒之所催迫怨豈在明矣出意外此又邊臣防內之慮也計盈縮省浮費以節財帑用者又廟堂經國遠猷也但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一

平露堂

有所不容已而法常折衷者惟通其妨之所極窮而預防夫人之所必犯早爲裁定施行又據分守口非遺右參議蘇志早呈稱查得奇遊各營兵馬乃散取於諸衛所者派往地方難以拘定設如東早則遠東者在百里之內而通西者在百里之外應支行糧與否當以地論若轉而西駐則與西者反近而通東者反遠又或於旬日之間忽然而移則近者既遠而又遠者既近而又遠參互不齊難以稽查各該官軍一經派撥晝夜防寧辛苦萬狀比與一特有警警發核伏者不同故百里之內連年亦一體支給未有異焉若一且不給萬一援引舊見脫中告擾則將何以行之合無於念駐方存節案拿將百里之內官軍早爲奏請行糧料草草令一體支給庶人心事體俱各安寧與大明會典內載其遇警截殺探報按其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一節相合似應施行各緣緣到臣案查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內奉戶部咨該臣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起備邊人審果不係在官支糧人數準與客兵一體支給其餘雖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

一議堂

百里之內中間或有離家六七十里之外齎送頗難者量於附近倉分給與數日後不爲例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照隨據屬門兵備副使劉璽節呈嘉靖二十四年防秋擺邊官軍雖有不及百里者然口逐修邊相應查照預陳邊計以備虞患事理一體支與行糧該臣批行暫准支給宣大二鎮撫鎮守巡亦以擺守之兵兼備築之役通行關支未嘗分別百里內外而有里之內間亦有不修邊而築給者今嘉靖三十五年臣仍申明戶部原議分別遠近履行各撫鎮守巡諸臣查照施行諸臣執牒相與越起而不及百里官軍每簇譁而據訴若將怒臣臣復移文查處不能斷然遏抑其所請求也然數年以來內帑窳穢發太繁臣每憂之又恒怪邊臣司甲兵者不惜度支非體國錄公之道使財若可省而務爲厚施則臣亦繆臣萬萬不取也臣之心固非欲布上德意惠養征夫使各盡其力而不及於患耳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將宣大及山西角邊西陲邊一帶防秋擺守官軍夫壯人等不分百里內外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

一議堂

體支與行糧料草，丁商遞東，在於百里之內，責遞營赴遞之日方計支給，俱著爲定例，以便遵守，以安邊陲。

軍務疏 兵部官兵

據朔州兵備副使陳耀等呈稱，行據戰鋒信智仁勇嚴五營坐營官都指揮楊鐵童、楊錫周、鍾李塘呈稱：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內，蒙巡撫宣府都御史王儀會同鎮守總兵官邵永題爲選戰士應重賞以振作士氣事，該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咨該衙門於宣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露堂

府在城并各路城堡原額有馬官軍通事內挑選勇敢者各營一千名，共五千員名，編成行伍，立充戰鋒。每名正糧一石之外，加米五斗，并厚懸賞格，分於鎮城三千名，西莊二路各一千名，依法操練，遇有警報，當先殺賊。見今各營除逃亡事故外，見在信字營六百一十二員名，智字營八百八十五員名，仁字營九百八十六員名，勇字營九百一十七員名，嚴字營九百四十一員名，各數目緣跡到道，會同鎮守宣府總兵官趙卿、遼寧宣府一鎮，勘設正奇遊兵四營，每營

官軍三千員名，圍住鎮城，專備虜寇各路亦設有援兵，五營各官軍三千員名，分屯要害防守地方，統以總副參遊等官，無事常川操練，遇警徵調防勦，立法不爲不備。頃緣醜虜入寇，議選各營精銳軍士共計五千員名，別立戰鋒五營，領以廢棄將官，遇警當先殺賊，原其立法本意，似爲添設銳兵，破格作養，冀立奇功。但各營當先殺後，俱應有精銳官兵，據今於奇遊授兵并各城堡之中，抽選充爲戰鋒，所存營伍卒致空虛，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是不免於輕此而重彼，見任將領俱懷不平矣。戰鋒每名額外加米五斗，歲費不貲，已爲難繼，而居常散處各路，無所統攝，教練不過繫名營伍，徒資坐食之弊，漸成驕惰，不堪使用。及遇調遣殺賊，自謂親兵，居後反驅各路援兵，以爲鄉導，遂致各營軍士亦皆解體觀望，不肯用命殺賊矣。用是師久無功，且以三軍之衆，統以廢棄之人，位望既輕，事權不重，臨敵遇險，亦難望其驅人必死之地，以觀虎倖萬一之功。凡此殊非選將練兵之意，即今戰鋒五營逃亡漸多，而奇遊援兵等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平露堂

率皆不滿二千名，伍徒存。彼此俱弊。兵營虛耗，莫此爲甚。萬一遇有警報，緩急其何所持？合無將前設戰鋒官兵俱革回各路名營。其正奇遊援兵馬有不足三千之數者，俱要補充完等因。到臣案查：先該臣照得各邊原設正奇遊援軍兵俱應有戰鋒並無另設獨宣府一鎮於正奇遊援之外，又有戰鋒五營，恐非兵制亦難資効。已經節行各道會同分守道備查前項戰鋒設于何年，有無便利，應否革罷散歸各路各營，隨征殺賊，逐一從長計議，通呈定奪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孫錦謀照宣府一鎮額設正兵一營，主將領之奇兵一營，副將領之遊兵二營，兩遊擊領之援兵五營，五參將領之而各路城堡又有守備操守等官所轄兵馬自副參而下皆統於主將，其制甚備，而其法亦甚善也。近年添設戰鋒五營，各領以廢棄將官戰鋒每名月糧一石，另加米五斗。蓋前此巡撫王儀總兵官御水爲之者，非舊制也。妄應亟處以復兵額之舊，如各道之所議呈者，今之戰鋒即古之所謂選鋒也。兵無選鋒曰其故，恃以

當先破敵者，非此不可。然正奇遊援諸營皆安有之，未聞於諸營之外別爲戰鋒五營。又於諸營各城堡之中抽取其勇力冠軍者隸於他人，而使所存留者多弱兵也。夫鋒之爲言銳也，以缺爲刃，而以鋼爲鋒，則物迎而解，若鋼不附鐵，鐵可去鋼，未有成刃而能銳於用者也。是不可不亟處者一也。總副參遊各縣推陞又奉有勅諭，旗牌設有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苟不得人，尚不能和輯師徒，鼓作銳氣。乃廢棄將官第當令帶家丁，或量其才能暫行撥與軍兵隨營殺賊，不宜專主一營事務，使得與參遊諸將並列而委用之。隆反出乎其上，此亦何怪諸將舐犢懷不平邪？夫將多則權分，兵家所忌也。分其權於廢棄之人，即其人果不猶且非法，況貪濫庸劣如見官營都指揮董賜李塘等何可使也？否得董賜李塘及已陣亡官李彬已陞守備官張忠見革回衛官江瀚五員俱前撫鎮所薦用者，彼時除李塘原係把總陞爲坐營外，李彬係閑住，董賜係舉事張忠江瀚係充軍，固添戰鋒爲請免罪，各復原職，蓋破格用人，寧失不經之意。

也各官復職領兵之後使知奮勵樹有奇勲尚可言也而往者虜犯廣昌田我軍於土黃清拿彬死焉董賜等俱坐視不收仍許戴罪管營立功旋又得復原職是前罪未贖而先官之後罪愈重而姑釋之乃竟未聞有感思而思報者謂之何哉今查戰鋒營舊有唯董賜李塘二人其招指揮周錦輝楊錫皆新委代管視之禁遊等官有勅諭旗牌者孰輕而孰重李塘等官不得有戰鋒之選而此輩乃獨擅專營之權俟之事體委的未安何者本鎮兵馬止有此數戰鋒五營五千人必欲取足則參遊諸營及各城堡自難充實奪此以與彼廢兵額而修厲階是不可不亟處者二也戰鋒官兵一遇警急既自謂親軍居後突而奇遊後兵諸軍即又有離往相聚言曰上官抽選戰鋒以其與眾軍異也乃厚待之月加米五斗彼不向前殺賊而使後眾當先厚彼何爲是戰鋒之營立而諸營之軍靡矣是不可不亟處者三也戶部原發銀二萬兩爲戰鋒月加米五斗之用今前銀已罄無所於處戰鋒亦止月支米一石官多而役使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下露堂

勢必必至其有令其供糧和水迎送逆來又從而剝削之者疲敵日甚逃亡日多馬匹創死亦莫勝計誠以廢棄之人往往得脫法網無所忌憚自難責以治軍事也是其不可不亟處者四也今之司必須罷歸各路補充舊額使兵力不分事體歸一營營皆有戰鋒而戰鋒不爲虛名方是事體否則營營和乘將無紀極如蒙乞勅兵部查議將前五營戰鋒官兵俱各革回各營及各城堡仍將正奇遊援各營見操官軍中間老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查照所轄地方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露堂

又加重者從重歸結其新委坐營周鐘楊越韓彬各革回別用庶事無紛更罪無倖免邊防國法兩有所裨矣。

易州議罷抽民兵疏 罷抽民兵

臣伏見直隸八府所屬近奉抽選民丁之令大縣五百小縣三百分營列隊如軍之制選官差練遇警徵發此非小事臣竊以爲甚不可焉何也大國依於民民依於國是謂命脉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是謂典章圖治者貴于動以其貴而馭不失道間閭輸賦卒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

王

平露堂

荷戈則典章較一而不亂惠寧畿服以及四方則命脉安固而不搖若勢失於張皇不問其當否則拂援交至怨謫易生潰亂將作是蓋古人所謂未見其隙之民心者臣竊懼焉我國家制軍一隸於衛所原無所謂民兵也民兵如快手民壯之役起於近午本以協守城池非得已者然既出稅以養兵乃又使爲兵而自衛則已困矣顧重復之以抽丁之令何能堪邪抽丁之令其始止於邊鎮衛所既而乃及於畿輔之民間臣竊以邊鎮衛所猶於時勢爲便而民間則

意當罷請以圖靖安蓋邊鎮之兵陛下已允其選調則隊伍空虛邊防重大其勢不得不補又生長於塞下者習知戰鬪素亦可月令抽強勇以足兵額其法未始不善也不然精銳內移孰爲防禦門戶既撤堂與自孤如之何其能守邪臣竊以爲便者此也但選而調者一人抽而補者又一人是本以一兵而增二人也兵額既增糧糧將安出增兵一萬則月加糧米一萬事或倉卒勢難猝辦即高其價無從權買此又不可以不慮也若畿輔之地邇者督臨之官屢殷往來之使不絕既責之完納逋負矣又責之分買草糧賠易馬匹矣又責之幫貼募軍俱辦器物添設墩堡修築邊牆此其於事不可謂不繁於民不可謂不擾也然而閭里帖然不敢以爲言者固曰特以禦虜而安全我也而今乃抽及戶丁則一人之身百役叢集一戶之衆強半在官遠邇咸相顧失色且曰吾出稅以供軍以其爲我捍禦也顧皆倚戈而立據城而居而去歲之死傷枕藉妻孥係虜者則皆民也而今乃籍丁而選聯門而出寧非驅我以爲先耶人情驚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

王

平露堂

不謀同詞。蓋今之充軍者罪下死囚一等。抽丁聽調。一如軍制。安得不驚。又戎狄以騎射爲業。攻擊爲俗。中國農民雖授以兵械。教之擊刺。止可依城堡而守。若必使之禦虜。是驅羣羊而戰豺狼。斷不誤事。況才糧鎗甲之費。迨呼迫。賜之擾。即將盡鬻田地妻孥以充之。而後已。猶懼其不能也。臣恐衆心一離。不可復收。故竊以爲甚。不可者此也。方今天下無故。惟有虜寇爲患。雖度周之盛。在所不免。但當明察人心。預定國是。聚兵守要。而不妄增兵。經費足遑。而必裁冗費。則先事之謀在我。已得其勝算矣。若人持其見。則議論未泛。事體具舉。則更張太驟。官多其設。則供億太繁。阻歸太甚。忽焉而行。忽焉而罷。忽焉而罷。又忽焉而行。如此。則我自多事。是爲坐困。故臣惟天下之患。不專於外夷。而其大者。則莫若抽民丁之令。伏乞早賜停止。庶民心無恐。而畿輔可安。地方幸甚。

聾息疏

宣府零寇

臣看得滴水崖兩次失事。雖經該道勘報。而虜入緣。緣前後尚仍未悉。各官罪狀輕重。亦未相當。欲假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宣府零寇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宣府零寇

平露堂

勘至日。參題處治。不無稽遲。敢先以臣所聞見者言之。前項侵擾滴水崖。永寧川之寇。支係榮顏支邵散處於宣府東北路邊外。亂山叢樹之間。善伺竊如狗鼠然。貳於大虜。且能盜大虜馬牛。大虜怒。則竄伏林石。或依我險塞。莫之能追。往年該鎮曾兩擄集。獲功受賞。及去歲龍門所之役。敵殺官軍。即此賊也。計不能千人。設使我軍屢襲爲功。逼之太甚。勢弱不能自立。將必投併大虜。爲彼嚮道。地方愈益多事。費於支吾。以故議者欲循故事。設法撫處。示以羈縻。使其爲我藩籬。爲我間諜。截大虜之衝。省目前之慮。似亦計之善者也。臣自去冬今春。每以語當事之臣。當事之臣多持議論。而參將祁勛左瀨等。亦遂妄說利害。謂報紛紛。大略謂禦之。不難撫之。無便。臣度不可與共圖也。姑責各官禦之而已。豈意各官徒爾能言。玩不設備。致使前賊輒肆憑陵。是先旣不肯撫。而今復不能禦。無一可者。安用彼爲賊入之後。節據總兵官趙卿參將祁勛。屢請軍門另發兵馬。臣惟北路馬步官軍共計一萬一千有奇。今秋盡數存留。不復西調。聞

室分布，儘足自防。各路官軍調度得宜，亦數應援，固無待於客兵也。其所調客兵，蓋專爲大舉策應計耳。率賊多不過五六百騎，乃亦仰藉於此，揆之兵略，甚非所宜。

置造火器疏

火器

臣愚管年官粵中，每因用兵，參攷古火器，而病其制之多已不傳，即有傳者，又病其重難，不易用也。于是殫竭愚慮，因舊創新，粗備而未試。比來宣大仍加參考，見今造成有所謂三出連珠砲，百出先鋒砲，鐵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行東涯集
火器

五
平露室

雷飛砲，火獸布地雷砲之四種者，連珠砲蓋古制也。古砲之制，固非善而有宜不宜，稽之古砲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後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砲。至如神機火鎗，用鐵爲矢，鐵火以發之，可飛百步之外，皆制之巧者。然皆一發而止，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故，或出於巧智以爲避就者，未必無也。神機則又苦著矢之難，稍不如法，則不能及遠，卒不練習，用之惟艱。連珠砲其制如神機式，其長倍之，每杆三分之，以次實藥發亦如之。具而三出，有連續之妙。

虜或避而就之，適當後發之衝，人可持放，不甚苦其難。此古制之尤巧，而宜於用者，邊人不能知，乃考而作之，與神機諸砲並焉。先鋒砲，倣佛即機砲而損益

之也。火器莫利於佛郎機，大率筒長三尺有奇，而小砲則止于五夫筒之長，以局其氣，使發之迅也。小砲伍以錯其用，使迭而居也。先鋒之制，則損其筒十分之六，狀若神機，而加小砲，以至於十。曰氣可局，而用不使有餘也。砲可錯，而用不使不足也。用則繫火繩於筒外，而納火砲於筒內，單即傾出之，連發連納，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行東涯集
火器

五
平露室

砲盡則更爲之，循環無間斷也。筒仍酌其處，鑿通一機，轉動消息，倒擊不流，傾卸不得。未有銳鋒如戈形，無耳長六寸，以代鍊鎗之用，遠擊近刺，其用博矣。大佛郎機之爲器也，昇之者四人，臨發持者一人，放者一人，是六人發五砲也。况火鎗筒外，出刺人手，安砲或離于度，則暴裂反傷，非善用者，普臨驚懼，心志不定，高下無準。先鋒砲持放者一人，不必布機於地，即馬上亦宜之。是一人發十砲也。况火鎗筒中，即不必善用者，心志不懼，高下可準矣。假如三千營中，每伍

內一人執一筒十砲百彈子則一伍常有十佛即機且兼十鎗矣十伍十人執十筒百砲十彈子則一隊當有百佛即機且兼百鎗矣六十隊六百人執六百筒六十砲六萬彈子則一營當有六千佛即機耳兼六百鎗矣蓋一人所佩不當往時十餘人所佩者斯不亦簡而使邪雷飛砲做毒火飛砲而少爲之變者也砲之先鍛鐵爲筒磨后爲子已矣一變而爲毒火飛砲鎗鐵爲子虛其中而實之藥擊處皆傷蓋傳自前代而兵家頗秘之然母砲重大難於舉移故以之

易施重大得力也戰則屢易次而難施輕小得力也布地雷砲做田單火牛之意而增之以砲火者也田單以火牛取勝然止束刃牛角今虜黠猾善避營疎野濶不可以觸傷惟得大砲布擊之斯使之震攝若乘夜用之爲尤得策因其亂而砍其營蔑不勝矣而用必馬竊以其性斗健可以代牛火砲之發迅烈比于升遠矣是故剗木爲桶關之翕之長一尺有五寸闊四寸火砲繫焉火線通焉略如毒火飛砲法然其繫之也有機其通之也有候匪機則無脫略之功匪候則無奏餘之節暇其機則欲連而易斷也暇其候則欲準而不愆也桶一而繫砲七獸一而負桶六計一獸之所負則火砲四十有奇十獸之所負則火砲四百有奇若用區箱以代桶尤便雷布而電發須臾之頃適以原野必有以奪敵之氣或爲馬竊之性驚則僥逸不能使之直衝故用砲易而用獸難臣惟木可過賴在山博擊之勢使然爾而况馬竊之有知覺運動或機而制之或因地勢而驅之或遣問而引之或得賊馬而縱之臨時之宜存乎其人則亦無不

可用也。以上四者，俱當預待。而百出先鋒砲，則尤火器之最便利者。占制未嘗有也。自古謀臣智士較論中國夷狄之長技，如晁錯所稱匈奴惟善馳射，固未聞其有中國之堅甲利刃者也。乃今非虜則甲刃精好，中國弗能當矣。數年之前，我軍與虜鬪，兵刃既接，輒以骨朵狼牙棒槌撻虜，虜刃短不相及，間為中國所制。乃去年虜犯陝西之保安，亦安狼牙骨朵而中國或弗能當矣。若神機槍佛郎機銃毒火飛砲等項火器，則夷狄所絕無，亦其所駭懼者。今日中國之長技，獨擅此耳。邊人苦其難，而未能盡其用，臣是以欲教之以輕便如先鋒砲者，委不可缺。其餘則量為置造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火器

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夏允彝環公 宋徵璧上木

馮瑞振振仲參閱

翁東涯文集

疏

翁萬達

量處兵馬疏

訪取義勇

臣等議照得總督古帥臣也雖所轄諸軍皆其調度

而軍門左右自難去兵誠以賊若內侵爲總督者地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訪取義勇

平露堂

遠當即亟趨地近當親督戰苟無兵衛必待調徵總

則不能戰則無及如前年賊入廣昌軍門提旅僅數

百人竟不能馳入軍中而去秋鐵裏門之役使有一

二枝勁卒在于標下求其未遇新賊獻功或亦機會

自古帥臣未有空持文墨懸號令而可以得使臂使

指之義者衆兵數十君則訓練伴各知方出則自隨

用防遇敵固亦帥臣之常耳查得兵部先題爲採興

倘效膚貴成安攘以濟中興軍內開於各營挑選通

事夜不收三十名抄作詞人付副總兵姜夔管領乘

夜混殺又開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巡

撫衙門自千戶以下農工而上一切人等但有斂力

號勇絕倫弓馬武藝過人方術技能白擅者每省三

十人以上每衛五人以上合用軍裝什物鞍馬供億

等項通行處給選送總督軍門隨才器使各盡所長

獲有功級以次登用近又題爲預處防秋以禦虜患

事內開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等官查照節行

舊規檄下所司多方延訪如草莽之中巖穴之下有

精通武略謀勇過衆有射藝精巧百發百中或長於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訪取義勇

平露堂

運刀或善於使鎗但有一藝可取如王邦直之流不

必限其名數厚給衣糧多資盤費差入伶送軍門再

加考驗遇有警報置之鋒前有功之日通計陞賞又

開行各撫鎮諸臣通將所屬屬所罷開將領副將而

下千百戶而上盡數查出除老年有疾及死罪重犯

外其餘責令自備鞍馬隨帶家丁盡行取赴軍門令

其軍中料敵制勝中間謀勇足可倚任者量給以一

旅一隊或當先鋒或備後援事定之日果立功勛加

倍陞賞等因俱節經題奉 欽依備行遵照外使

爲之通處之當而行之力聚之軍門固自足用止因
所司失於奉行人情窘於從事持謀弗堅而聽屬之
法廢是以有名無實徒滋紛擾竊嘗思之原議通事
夜不收團聚一營專備襲擊或用夜攻既稱爲奇策
矣將領不堪第當易其人而所謂通事夜不收者似
不宜以盡革也廢棄將官所帶家丁多者不能十數
人鞍馬資糧往往不備呈告紛然甚費批答發令隨
營則納交將領資緣買功僥倖脫罪竊惟此項人真
第當常在標下量其智勇畀之軍兵庶能立功亦免
啓弊我男如南直隸所屬類多脆弱不耐風寒日力
憚於路遙費艱於津遣來輒愆期去復顛沛甚無益
於邊防而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有司軍衛又
未見遵行間有一二送到者亦止虛應故事勇怯相
半前後參差或止給盤費而不給鞍馬或止給鞍馬
而不給器械或頂易姓名或託稱病故或來即逸去
或去不復來移文遣返勢同難以約而齊也先是臣
萬達訪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多有勇力冠軍騎射稱
絕藝者發必巧中又能及遠雖非虜之長技不能當

也去年曾取數十人與各義勇編爲隊伍置之營中
使守鐵裹門射賊於百五六十步之外賊相色駭頗
有懼心顧若人者多良家子弟有田宅產業不離溫
飽一旦輕數百里遠來備邊應得口糧僅一升五合
耳窮方物貴日費銀七八分皆其自備已非人情彼
處官司又絕不介意甚至怒其人而窮索其家自分
彼此卽上司官猶然也如之何其可臣等敢以兵部
前項節次議准良法美意而要其可行大率軍門兵
馬必得五千人宣大見在標下旗軍已有一千名合
再於兩鎮及山西鎮旗軍通事夜不收內挑選一千
五百名共奏二十五百名又於北直隸七府山東六
府河南迤北四府各所屬州縣額編快手內每十名
抽選一名務要素有勇謀及技藝過人者除木等均
徭工食馬匹外其九人者每人貼銀五錢以爲置造
軍裝什物之費仍免其木門雜泛差役大約北直隸
可得五百人山東可得三百人河南可得二百人共
一千人仍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及山西所屬額編民
壯內每二十名抽取一名大約北直隸可得一千二

百名山東可得一千名河南山西各可得八百名恐

不堪用每名每年止徵銀七兩二錢解送軍門新設

兵備道收貯以爲招募義勇工食及鞍馬軍裝什物

之資計須一千五百名奏前有馬快手共二千五百

名通共足勾五千人之數際旗軍通事夜不收行各

將官挑選送用外快手與民壯銀兩立法之初必須

軍門預差的當官員或新設兵備官親自前去會同

各布政司或守巡兵備道嚴督各該府州縣掌印官

着實抽選徵解以後年分止貢布政司或守巡兵備

皇明經世編

道各照施行各該官員最有不行用心精選故將不

堪者勿起送充數及徵解不前者聽臣等就將該府

州縣掌印官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參究者指名參

究司道官一體論劾選抽快手及招募義勇完日各

方自認五人爲伍十伍爲隊隊有甲選用官旗或素

勇中則才力稍優者爲之十隊爲哨哨有長選用官

員或義勇中間才力最優者爲之五哨爲營營有營

領選委都指揮及廢棄將官之素有謀略者爲之

置把總官一員中軍官一員皆屬將領提調約束

伍差務要力足相救惟足相死過難不得獨避有功

不得獨賞如有在逃及臨敵退縮與違犯律令者二

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應用器械各

因所長時常團操訓練律其技能一其心志作其忠

勇雖使之赴湯火而不離袪金革而不懼卽名爲樣

兵或用充前鋒或分發爲諸軍俱無弗可者每年六

月初旬齊赴軍門十月初旬放回休息其直隸及各

省仍各選委都指揮或賢能指揮一員管領各該人

役依期上班若能殺賊立功查照兵部題行事例一

皇明經世編

體陞賞前項各役馬匹官爲印烙上班之日沿途及

所駐去處例該應付料草下班休息之日止令各役

自行餵養不必煩擾有司里甲仍以七年或十年爲

限一次驗買馬匹更換騎用若係陣失及追賊倒死

者官爲買補槽下倒死者令賻半價不行用心餵養

及私借與人以致倒死者令其全賠仍照軍法責治

其陝西一省亦有軍門雖多民壯義勇恐難一槩行

取廢棄將官果有堪用者就令在於標下管隊管哨

隨才器使所帶家丁聚散不常難以編入隊伍南直

練義勇不必起送。止將盤費及鞍馬銀兩逐年解送陽和兵備道以充招募。如此庶事體曲盡法意流通行之亦自可久矣。再照訪取義勇雖係兵部原議而工食鞍馬軍裝什物必須畫一處分。別項錢糧再難借給。惟是抽取快手民壯可無窒礙。州縣額編民壯多者不下七八百名。快手多者亦不下五六十名。往往爲不才有司賣閒歇役計入其直以充彙彙。雖稍稱賢者亦輒以此輩影替祇候措辦薪水及迎送送來耳。若用之以防秋於有司似弗便。而邊事則甚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訪取義勇七

平定堂

大虜求貢疏

議處救虜使官兵

臣惟我國家幅員全盛武德布昭軼前古矣。九夷八蠻罔不通道。惟茲北虜荒忽無常。然自弘治癸亥以前威備稱貢。羈縻不絕。疆圉稍寧。嗣因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虜益驕橫貢道不通。諸邊侵軼其結患生民者已及四十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後竟疑沮。邇年石天爵之事其始也彼

以好來。蹇然諾之。既而設計誘取斬之。何名大失。失心橫挑巨。虜臣每痛恨當昔邊臣區畫之失策。而機會之難投也。乃今彼酋遣使叩邊講和求貢。雖請詐之情窺竊之計不可易知。然我惟備之而已。和則不可來。則勿拒。固帝王之所以待遠人。而惟肯施安察形行間亦兵家之所以收全勝也。詎容脫誤致有後艱。臣得夷人求貢之報時適東巡。擬西旋直趨近地規事。遂議上之。聖明豈意方離宣鎮而前項夷使則已先死于羣兇之手矣。臣心刺繆易知所云夷類雖犬羊其性固能知曲直。喜怒猶夫人也。還彼族許猶當善其辭說遣之使還。乃既置夷使於墩臺納歸人於境內。又從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安知其不憤怒恣睢。連合梟雄。彎弓報怨。將來卽有畏慕威德出于實心者。亦必回遑疑慮。重以今日之事爲戒。夷狄之禍將益熾矣。擅起釁端致傷國體。董寶等滔天辜惡。委不容誅。且其時既該巡撫衙門廉知寶等奸狀。差人戒諭。移文戒止。而寶等竟爾爲之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訪取義勇八

平定堂

廉賤辛。敢於犯法。貪功殺人。若是其烈。可疑亦可戰也。所據助馬堡委守指揮李璽左衛城守備沙澗分守中路參將張潤俱各在彼若聞聞知似有主使故縱之情。難免殺降辱之舉。均各查究。如蒙乞勅兵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速將見獲董寶等并參提未獲一千人犯。嚴加究問。從重謀擬。干碍將官一體參奏。定奪其此間夷情。臣今駐劄陽和督同撫鎮及副參遊守等官。量屯兵馬。加謹嚴防。賊若擁衆來侵。官當并力戰守。仍選素有機心機官員。伶俐通事。授以語意。令去該墩遇賊行走。或以此事責我。即便明白。自諱。大略言差來夷使。原被邊外無藉兇徒乘機盜殺。聞之上官。無不痛恨。已將各犯鄉拿處。來你等倘有別情。仍須來告。當爲轉達。不許作反。蓋使知天朝有正大之義。嚴明之法。殺伐之威。而蓄怒構兵之謀。亦或可少解也。即不可解。相度機宜。一意拒絕。惟按兵待戰。盡其所能爲已耳。臣素疎短。無他謀猷。值此艱虞。不遑寢食。伏冀廟廊。示之成算。俾奉周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北虜求貢疏

北虜求貢

職會同鎮守總兵官周尚文議。照自古北虜求貢中國。或力屈於中。衰或志在於貪利。即其順逆無常。去來靡定。雖非輸誠納款之真。在昔帝王。遣使循從。所請不忍拒絕者。亦惟羈縻之術。有不容廢焉耳。我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威加大漠。因其求貢。錫以印信。封諸俾世守之。不責其必來。而欲其來也。有據實欲藉此一路。因以通其情。而繫其望。從古制馭之道。蔑以加矣。至于弘治年間。迤北小王子節投番書求貢。考其來文。猶踵襲殘元舊號。及平章知院官銜。意義可解。言語足憑。緣彼時小王子威力猶能鈴諸宗人。號令尚能行之部落。事有歸一。他無掣肘故耳。近年以來。枝分類聚。日以盛強。畫地住牧。各相雄長。空名僅相聯屬。事權殊爲攜束。今遣通事投遞番文。以求貢者。俺答也。據其對寫漢字。間有小王子俺答古囊爲大頭目者。三把都兒台吉等爲小頭目者。九誓以來。西不犯我邊。以結永好。詞頗通順。自去冬及春。海虜零騎。至墩溝說年年求貢。莫常數十餘次。意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勤懇夫來則不拒以弘字小之量者中國之體也得虜人之情詞而代爲之奏者邊臣之職也因見其仍無印信封語之可憑又慮夫墩人夷使有欲隱博瑛之弊職等仰遵 聖謨會委兵備副參等官親詣邊外當面詰審所據供出前有情詞似與題到番文意不相背但出一面之詞而各部散處窮荒無從徧究且近日遼陝之間節報大虜住邊事勢叵測即僉答貢出真心苟不能齊一衆志此頓彼逆已非事體安知其不一面捏寫各部頭目以給我之必從一面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北齊書

平露堂

衆南侵以掩我之不備此職等之不敢輕議者此也原來夷使已該各官省論回營責取印信封語仍令各枝再遣親信頭目會投真正番文期今秋西不犯武備之意在廷寄甘固東不犯遼瀾以取信我中國永無別項詐情然後代爾馳奏請自 上裁然我之所以責取信者不難於印信封語之必來而難於東西各邊之不犯彼果如約而至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也可待而其鼓衆也有詞以蒙耻之忿而加之有渡之怒則其報我也專而力即我受彼之誑有中變焉則直在

我而屈在彼固老壯之所攸分彼將負不義之名而牽無名之寇雖欲爲患亦終弱且緩矣况貢亦備不貢亦備固邊臣職守之常初不因是有所增減也如慮及人貢爲窺伺中國爲因擾我邊爲反覆竊發也則當熟計審處設法伏機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牆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頭目百十人於鎮城之中或限之以時俟驗秋及冬然後頒賞縱質遣之非去誠也既在吾羈縻之中詐也亦莫逃吾範圍之內則天時地利人和一舉而三得之矣倘彼去而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北齊書

平露堂

及時修武攘夷安夏以光聖治疏 修守大據守巡冀北道參謀李磐僉事江南呈解東陽河新平堡設在極邊一隅每歲官軍月報折色六箇月運赴戶部管糧衙門關領本色與夫糧邊兵馬行糧料草爲數不多若欲設官鑄印不無轉滋冗費相應比

照鎮平等堡事例，凡一應錢糧責成坐堡經手放放，仍聽東路管糧通判提調稽查，誠爲簡便。應接一節，須照原議責之宣府西路西陽河列營人馬，咫尺之間，易於速集。況賊若犯東陽河新平等堡，其所向之左當是宣府境內，應援亦自爲謀耳。至若大同應援之兵，似又無待於言者。但相去尚遠，須行一二日方得到彼。原議欲借援於宣府者，爲此遠而彼近耳。非謂大同不應援等因。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臣并宣大撫鎮等官會題前事，本部諒看鍊裏門鵝鵲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宣大營守

千總堂

考之難，亦且紛爭易起。茲當首事之初，姑令宣府暫時代辦，要之不可爲常也。至于防守之兵，責之本堡官自無容別議。而應援之兵，又當視賊勢緩急，何如耳。如賊止犯本處，兩鎮別無聲息，豈待宣大應援而已。雖各邊調到客兵，亦自不容少緩。假令并犯宣府，則大同應援爲急。如并犯大同，則宣府應援爲急。若先事一有所拘，而臨事則有所議，兵革之際，易相推托，將不免於誤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翁萬達即將新建東陽河新平堡外原議修三十五里邊牆，查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宣大營守

千總堂

自分彼此得以藉口自諉庶不誤事等因具題節奉聖旨這宣大兩鎮修築邊牆既經總督衙門會同各撫鎮等官親履地方相計停當都只照侍郎翁萬達今次議奏舉行兩鎮遇警應援及諸未盡事宜仍着翁萬達悉心再議奏來切照宣大前項修邊事宜節該臣親詣兩鎮適中去處公同巡撫都御史詹營孫錦及總兵官周尚文趙卿守邊口且冀非四道參議等官蘇志阜李啓等逐一從長勘議俱已較一畱有異同本兵覆議內言臣等舍大邊十餘里之牆而不

與志阜同志阜會議之時亦曾以此白之臣矣臣參衆論已力譬之其可據以爲斷案而必欲見之於施行邢又該部所拈鐵裏門鴉鴿峪一帶原有二邊則大同原送同本欠明之故耳圖載二邊即所得山口去秋賊入之處也陽和天城山口數多原有垣墜然前年賊緣此而出去年賊緣此而入官軍率莫之能抗者山口阻深固崖壁臨列成之卒限於一隅彼此斷絕聲援不接而况虜騎登高最稱利便一處潰防則諸口之兵盡爲守穴鼠矣如去秋鐵裏門之官軍不能移救鴉鴿峪咫尺之難蓋其驗也鑒前慮後故議修山南三邊五十餘里亦以陽和迤西數百里所守者皆三邊欲遂通爲一道便於防秋耳防秋之時山南有牆可據仰賊或攻我之東則量移西者或我之西則量移東者隨其向往聚寡爲衆併力堵禦他處列營應援之兵亦且刻期可集如去秋宣府張家口之戰亦其驗也何者假如以萬人守十隘口則一隘口僅得一千人以萬人守邊牆則五十里邊牆常有一萬人之力量通阻之勢異也况修砌二邊則必

自開山口起至董家溝止自西而東另爲一道即山北二十八里之工亦不遲屬其與先後二次所謀首尾皆衡決矣按圖不如目睹懸度不如親見幸蒙

聖明俯從臣等得終其事特以爲宗臣不敢復贊至于官兵之應援錢糧之召買則臣於前疏亦略言之意以宜大之互相應援者爲常事而新平等堡築有倉塲之日召買糧草可逕自處分也夫應援之兵視聲息之有無緩急即陝西山西順天保定等處且有時而亟調亟趨不特宜府之應援大同大同之應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宣大經略

平露堂

宜府而已本兵所論已極詳盡亦係事創節經有行但大同東路山北東陽河橫直邊牆二十八里連接宜府西路之西陽河係一膜之地舊又有西路防秋列營馬軍其去大同東路山南之天城陽和則隔阻高山六七十里或百二三十里險仄難行舊又無東路防秋列營馬軍倘賊犯東陽河而必待大同他二列營之兵歷天城陽和踰山北以爲援其勢必遲一二日安知一二日之內不用敗于賊手抑若西路西陽河之兵則呼吸可至應援其便即賊勢重大亦賴

以支持一時大然後達者可及繼矣前疏所陳蓋自大同東陽河一處孤懸於外者言之非敢昧于此緩急應援之通例也設使臣與撫鎮諸臣常川在彼應援之事何待再三惟其不能親自督臨慮恐該路

參守而下官員自分彼此不知有同室鑾冠之義故欲題奉欽依示之以利害耳合無自今以後每遇防秋列營應援之兵仍責宜府之西路而擺守之兵則東西陽河相爲犄角平時零賊倘有侵犯亦要彼此協力不許推托致誤事機乃若諸鎮互援便安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宣大經略

平露堂

臣總督首務當再申明不敢輕忽自取撻戾其新平等堡見已蓋有營房倉塲糧料草束照依前撫都御史詹榮所議仍屬大同東路通判提調隨空召買非路鎮河鎮川鎮虜滅虜破虜拒馬拒胡等堡事體止責守營官收守放支不必另設官憤致滋勞費惟復別賜定奪

修築邊牆疏

宣大修繕

議照大同一鎮外鄰近牧虜巢內屏蔽省關隘爲九邊第一重地舊日相沿雖有三邊名色以其逼近虜

營且無附近城壁藉之守護遂致掏空傾圮輟爲坦道遺址僅存此年虜牧于夾牆之間朝窺夕竊東出西沒近遶田土日就荒閒而驛路行旅間被殺虜蓋以障塞罔修阻遏無恃故且自二十年大虜深犯山西之後寇臣仰遵廟謨東自陽和開山口西至山西丫角山修築邊牆一道添設墩堡募軍守戍嗣是虜賊有所忌而不敢輕犯邊人耕牧爲利頗多徇陽和天城進東接連宣府西界中間多有通賊要路因未築有邊牆近年虜衆深犯率皆繇此出入視中西

改從今議又蒙皇上俯賜俞允不惟宣府李信屯迤北五六十里之空缺包裹在內可以不勞修守而西陽河通賊川口直西一面又得大同新營爲之外郭誠一勞永逸之圖非顧此失彼之偏也興工之期又值醜虜遐邇時日精明軍民歡呼夜以繼日計入十七日之工而落戌甫及五旬約二十四萬之費而節省將以億計以虜馬盤據之地成吾人耕牧之區藩垣鞏固疆圉肅安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民之慶也

修築邊牆疏

鈐東涯集
卷之二
修築邊牆

議照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昔險不度地未免於泛然而舉條然而罷非所以揆事體而弭寇讐之道也山西起保德川黃河岸逶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邐而北東歷中非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邐而東北歷中非二路抵東路之承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

十四里。昔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于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勝。塞。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犄角。至于爲京師屏蔽。則宣大爲特重。非它鎮可比。即宣大山西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宣難守者。非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次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形。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寧屬。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冀。保障黔黎。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修纂通編

平路堂

賊窺堂奧。必始門戶。每不危則齒不寒。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徵也。蓋形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古稱夷狄之衆。不能當中國數大。雖若智與謀。及戈盾火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詭表之族。警忿而雄捷。計於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爲本業。抄掠爲生理。專於技而無待於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智且弗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寡爲衆。來時而攻人。我散衆爲寡。畫地而自守。攻無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資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牘。令進無所驅。還無所攝。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踈人。上下牽制。故彼日拙。巧我日巧。拙又固初之時。我太祖成祖抗稜遠斥。夷狄勢衰。窺伏莽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爲彼悍隸。諸酋所親約。可二三十萬衆。視之門戶。何啻倍蓰。沿邊戍卒。較以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修纂通編

平路堂

木當加多彼配先年秋高入寇控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大舉動稱十餘萬人蹂躪關南侵駭京郡循常師旅莫敢邀遮蓋時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夫度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撥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于昔而後所經略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蓋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保定邊事緣今之常無大可更便安罷徵兵於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便已得之不暇緊論山西防秋先年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專一備禦大同而內邊寧鴈一帶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爲大同聲援及與宣大各路守兵舊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擇守此因虜寇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爲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於腹衷掣回大同備御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守處聚遊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食調新舊民壯屯大弓兵率已六萬餘人公私轉輸

內地騷動所謂財賈於兵衆方分於備多者正謂此耳夫山西不藉備於大同大同不需力於山西計兩失之宜府亦日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屯而北路雖不用擺邊然而兵馬已至空虛不無可虞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遠陝兵馬遂不下五六候費用根實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寔不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爲善經也外邊控虜四皆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但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邊事散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遠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欲以寡弱之兵當衆強之虜勢必不敵萬一又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即欲堅壁清野或恐先被荼虐及至京師震駭君父股憂方始皇皇調徵追迫請討即不愛各何益事機是知形變不同審固當預守邊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必資於人力之謂也虜乃寇邊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障則易者愈易而難

者亦易無牆則難者愈難而易者亦難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塹則寡可敵衆弱可制強若遇處於平曠之塹則百人豚羊千人狼廝鮮不爲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塹之險險爲我專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蓋其所以當再舉也况查連年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委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舊塹可因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亘千里屹然長城截然爲華夷之嚴界矣而防秋之兵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修築邊備

手鑑堂

師分道遣將深踐寇庭滅此驕狂然後朝食斯固安攘之壯圖亦臣等忠于陛下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以故臣等但當圖其易而不敢務其難盡力於其所可爲而不敢妄覲於其所不可必

修築邊牆疏

大同修繕

臣看得該鎮邊牆自陽和連西靖虜堡起至山西丫角山止沿長五百餘里雖經先年陸續修完比之今年新修陽和迤東一帶高低厚薄委有不同况入夏以來雨水衝淋尤多崩塌掣築補修工程必不容已官兵不妨防秋令操版築就支本等行糧止給鹽菜爲費甚資據所估計每日每名該銀一分共該銀二萬九千九百七十兩有零數亦不多但役使人力全在鼓鑄若儘將前項銀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兩有奇及時均給日勤程督務俾事速工倍或亦足用不必拘定一日一分之數亦不必臨期議添庶見邊臣樽節財用之意即今人已起工撫鎮諸臣已將鹽菜折銀量爲給賞并將前銀所買在倉糧米准作今年防

卷之二

大同修繕

手鑑堂

料提邊官軍應支行根柢之事體俱屬相應無客別
議其銀要將前銀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二兩有奇備
還先年節次借過賞功銀兩亦當如擬但大同地方
逼臨虜巢川原千行最難修所恃邊圉比之他鎮
尤爲緊要今難以防秋之卒刻期募修人力有限計
終不能如陽和大城新邊牆之高厚堅固也若使高
厚堅固一如新牆則山西丁角東南如寧武鴈門平
刑岡等處賴此以爲外添擬守之兵自宜掣罷顧以
財用不繼衆志未同欲便舉行輒爾中輟近得巡撫

皇明翁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諫開山西自黃河東畔老牛灣
至丁角山邊牆東接大同井坪平虜左右衛弘賜等
五堡周總兵所築邊牆直至陽和迤東軍門近所修
完者二鎮僅七百餘里又自丁角山東南至平刑岡
獨山西尚八百餘里山西守邊官軍民壯屯夫計六
萬六千餘人除丁角以西守邊外東南八百餘里間
止五萬二千人守之每里六十五人半登牆而守半
在內候援虜之入常二三萬衆折衝登山止須十丈
恐非此十餘人所能禦若山西將丁角東南八百

里不必守移兵與大同共守七百餘里所省過半以
山西今議兵六萬七千令大同兵七萬五千并調客
兵計十五萬四五千餘丁角西牆既已高厚其地又
不通大衆可用兵萬五千人陽和東牆再用兵二萬
人中止四五百里已有丈餘牆而以十二萬人守之
以四萬人防護八萬人即舊牆增築之高二丈底潤
一丈七八尺收頂一丈二三尺里爲二敵臺臺高三
丈八萬人口築六里月可一百八十里八十日而訖
工且守且築此邊既成每歲防秋用八萬人山西三
萬大同五萬其內再用二鎮援兵三萬人軍門居中
調度守謙與總兵并大同撫鎮各分百餘里亦居中
調度左右止六七十里參游守備止分二十餘里一
有緩急援兵可以立至事可萬全凡山西之民壯諸
鎮之客兵皆可漸聖邊內多築堡寨修廬舍給牛種
募民徙耕之凡內帑之轉輸民間之供億又皆可漸
省等因大意蓋欲撤寧應諸關之戍兵而併力於大
同不分彼此相資也不勞大費而所備者寡所守者
要也是其志甚公其慮甚詳而其謀甚忠懇以臣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風有此心，終於寡助，驟聞斯語，意輒躍然，顧相從事，今秋時已逼迫，未敢遽陳，少待冬春，當會楊守謙及詹榮等將大同靖虜至丫角邊牆，及兩鎮合修守備，宏從長計，謀期於一舉，永持至安，則項餘剩銀兩，合無存留以爲他日舉事之資，其借過賞功之數戶部查明開銷，惟復仍照舊案前謀照數補還賞功，伏乞勅下該部查議上請定奪施行。

及時經理邊防大計疏

專守大同

案查先該臣題爲缺之根料事，議要製軍應一帶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于肅堂

邊之兵，并守大同要害奉 聖旨，這本具見邊臣籌畫戶兵二部會看了來說，欽此。隨該二部議解大同爲山西藩籬，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牆，接連僅七百里，則地近而費省，大同有備，則山西可保無事。將來客兵可以漸製，供億可以漸省，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聚兵守要，乃防邊至計。着總督侍郎翁萬達會同楊守謙等，盡忠經畫，詳議奏來。欽此。竊准兵部咨爲，集衆論酌時宜，以圖安邊事。該臣等會題本部議覆內，一欵慎防秋，看得所議防秋擺邊之兵，

未可遽掣，但當就中酌處，以省營節。勞除山西內邊寧雁諸關，額有常戍官軍，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忻山險水深，遇秋但加戒嚴，不必益兵擺守。其偏關以東及宣大地方，亦不必勒令軍兵尺步單立。止是預擬信地分布，步軍登牆，馬軍列營，又必遠者量調近者更番，聚勿先期，散勿後期，庶以休息人力，間省行糧斟酌允當，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翁萬達及通行宣大山西撫鎮官，悉照前項所議分布防守，仍將分布過兵馬地方咨部查明等因奉 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于肅堂

旨，這修邊守邊調兵諸議，具見總督撫鎮等官竭心邊務，你部裏酌議亦當都依擬行。欽此。備咨到臣已經通行各鎮巡撫等官遵依舉行。外，昨見新陞山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奏爲謝恩事，內稱原任山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白謂三關可以罷守，堅執成信，昭凡利害，安危多所不論，徒借筭料之元費，遂忘經國之遠圖。倡堂室之河開，欲門戶之併守，萬一內地師徒不閑，戰陣兵營無險，見敵難支，周尚文之封守不固，上繼祖之信地已離，全軍在外，不但山西坐

國且幸國家右輔之利諸臣先後具奏始唯一人之見終強衆議之同幸蒙皇上軫念事體重大屢年經略艱難未蒙俞允繼魯前到地方軍民憂疑少定卽重關爲可恃人心爲可安等因臣愚得此殊甚駭愕真不知其云何夫山西內邊窄屬一帶入百里在大同之南外邊偏老一帶百餘里與大同爲界外邊本扞蔽乎內勢極要害近年擺邊之兵且非得已內邊本藉恃十外勢實稍緩乃亦以額設戍軍爲未足增添兵壯一體擺守委屬大繆况非舊規當時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者已知非策不可持久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內邊八百里之間弱兵止四萬餘人其能退虜之入否也虜所垂涎多在山西而不在大同三四年來大同幸不潰防山西始有寧宇是故守大同守山西也今議內邊諸關額兵則量留而添設擺守之兵則漸掣併力守要害論倂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齊宗道亦曾極論兵分備多之所以失與併守要害之所以得力賁斯議臣等前項條列已荷聖明俯賜嘉納域民罔圉之道在此舉也事甚艱大時日逼迫方圖兩與撫

鎮諸臣殫力幹理惟恐不及而孫繼魯者乃獨特已見豈未能仰窺廊廟淵謨輔部成算而徒欲與臣等原議相枘鑿耶孫繼魯疏中並不究竟併力守要可否得失之故語意難解無容深辨但卽其意見同異而要其所倡率委用僚屬諸人或別出格局諸人必猶豫觀望欲責其幹濟難矣先是巡撫楊守謙改調延緩臣慮代者以諫非已出兼或避難爲之不力擬疏留守謙共圖卒業嗣見代者有人臣遂中止嗣又聞繼魯未嘗入境輒以併守之事短管守謙以爲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不可行而雁門兵備副使劉璽者承望風指輒自依違夫劉璽憲臣也又有與關之責尚不自裁况有司軍職等官耶以此臣甚憂慮然猶以成命至重繼魯蒞官方新或能勉承乃今形之奏疏者果如此是於成命且若罔聞况臣總督欲以區區行移相督勉安肯從耶臣近親歷應該併力修守塞垣中間所宜興革事務頭緒繁多有非原議所能盡載者必須彼此同心夙夜經營方克有濟若少有掣肘諸凡事體不免衝突萬一寇虜聞知將來患害不測風聞者靡

究所以或及以併守之謀歸咎臣等。臣等獲罪。固不足惜。第籌畫至當。歸一不可易之論。既不理於。是已非人者之口。而邊防大計。自是將不可復爲矣。天下之事。固有千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者。況巡撫表率一鎮。處人已之門。執異同之見。則觀望依違。不獨一劉璽而已。又誰肯忤巡撫爲。陛下盡忠爲邊人建永利。雅以此臣益憂應。不得不爲陛下下言之。如蒙乞賜軫念。邊防重務。成之甚難。壞之甚易。可啗孫繼魯劉璽。務要遵照欽依。將一應修守事宜。着實幹濟。勿執已見。勿懷觀望。勿亟失時。自貽後艱。及仍乞叮嚀大同撫鎮官詹榮周尚文。勿以孫繼魯之持見異同。遂自解體。庶幾尚可責成。不誤大事。臣愚他日亦得少追罪狀。甚大幸也。然臣惟臣子之事。事也。欣躍而邁。達則精神展布。自可成能。強抑而使爲。則志意煩紆。終難得力。孫繼魯即荷嚴旨戒飭。不敢不遵。然臣之憂慮。尚未已也。伏惟聖明裁處。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重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陵公 選輯

翁東涯文集

馮瑞振振仲參閱

議

翁萬達

復河套議

復河套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復河套 一 平露堂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
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處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
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
寇資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
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國
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
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 太祖以神武
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
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
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

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
九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盡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
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
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思亦
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
繼孤懸獨立涉積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
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陋於
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
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出入涉流腹水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
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晉吳
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
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毋乃難乎故
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
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大聽夫敵有盛衰我有
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
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
于之膝成哀短祚內憂且生而呼韓請額願保舊

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威衰際其衰窮也馬失矢外各有所安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則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因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擇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骸體者必濟義其無敵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骸兼之南我生以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愆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膏慮耗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虧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問謀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

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前記其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裏報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爲逃遁知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墮之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虜之所畏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否大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息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粟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

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效力可
平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
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
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道拒河
爲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
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
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
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援擊我也秋
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
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十里之途非所以自逸
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
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益起
則將已之乎獨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
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室我去復來終不渡河
敝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
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疑以
爲至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寔有不同蓋搗巢因
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條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屋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
虜境後援不繼勝回開關敗處陷沒事勢異也大必
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民之將士能
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
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
恤也套地則自大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
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
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
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
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
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何虜出套拒河爲
守先將渡口及可以渡水道路水築垣牆以次移算
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
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
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
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
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
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此數必仰內地蹂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報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又所當慮。而彈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倣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觀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

平露堂

謹議

俺答求貢議

北虜求貢

總督蘇祐近題虜酋俺答回不孩求貢一節切惟北虜近方擁衆入犯畿甸今却以貢爲請似輕中國。核我以必從或者震懾於北伐之天聲爲此以探我緩我亦未可知。然竊計之北虜近來屢屢求貢邊臣議奏大略欲以戰守爲實事許貢爲機權節奉明旨行各該鎮嚴加拒絕當其時也虜不大舉寇邊者已二三年計若可許猶且難之況聲罪致討萬萬無可許之理。蓋恐墮其計中反益示弱也。若必顯然拒之又恐猾寇策我必攻突如先發無以待之非所以藏形而致人之道也。故今日之事許之不可拒之亦不可機權密運全在邊臣。合令本兵傳示總督撫鎮等官諭彼虜酋若曰近日你們背逆天道犯我關南天朝官軍先爲探者所誤偶致你們得肆未遭殺戮今爾果能畏威悔罪還我由去人口禁戢部落不犯邊一年之後方爲你們陳乞准貢決不失信等語如此則操縱在我設或彼不我從詭計叵測比常加倍嚴防戰守有備非特可免挑怨啓釁生失機宜而中國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八

平露堂

勢亦自尊矣。

征南議 任安南

乙氏之平又有也 許亦集 陸 王
督府侍郎蔡經集都布按三司長承問計萬達上議曰日南小醜負固不庭天討所加宜有長算是役也大率以兵爲先食次之兵食既足然後建瓴而下機在我矣往年王師薄伐集諸路兵八十萬人今用其半亦當得四十萬人而兩廣之兵隸尺籍者約四萬人隸荒服者約一十萬人舟師可募而用者約萬人江西閩楚三省之兵可請而用者約七八萬人而土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師廣西之兵一由憑祥下文洞一由龍洲下七源會州廣東之兵由欽州下海洋會思安三路並進可破僞觀其細者馬必良舟必固甲必堅兵必利而又行者疾以速無怨言挽者安以舒無勞色值者潛以深無攜志購黎氏之蠢撈遼庸之罪殄暴賊良以昭大義誓我百執事戮力一心以共天討命之曰有犯者君子以廢小人以戮釐爲十有四事以白於督府云。

說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進宣大山西外邊牆長圖說

遼牆圖說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外邊牆詳矣而略於內諸關者以外邊持重又牆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牆亘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壘與害也亭然者墩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爲新缺一不可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闘甚抄掠復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戰什一而虜什九也是故

我必以守爲勝。而單牆焉。復鄰。邇。揮。鞭。山。交。結。陣。川。擁。朝。發。夕。至。條。如。雷。風。前。無。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牆。完。而。戍。者。偵。者。田。而。食。者。備。秋。林。會。而。牆。立。而。營。屯。而。首。尾。相。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密。填。壘。而。後。及。牆。而。仰。攻。亦。難。矣。皆。臺。我。專。披。堅。鱗。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渡。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又。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至。言。也。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邊關圖說

平露堂

進宜大山西偏保等處邊關圖說

遼寧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關。抵保德州。爲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迫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柿箭。賴浮。

圖略沿河口。又東北爲頓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十里。有奇。皆峻嶒特絕。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然自正統以來。胡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遂薄汾沁。全晉爲害。邇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驟來者漸有險不設。同於無險。故設險云。因地形而經紀之。以人力者也。內倚諸關。間設崇垣。外築崇垣。長連絕漠。綿亘百萬。諸美攸轍。比之金湯。我皇上今茲所宏創者。皆前茲所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邊臣分遣內卒。協戍外邊。備寡力全。彼此受益。豈特發通是謂善經。乃若禦冬防河。城規具在。又差緩矣。臣慮險設而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今小疏。刺列款目。期於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履有不虞。富在意外。夫天下之事。多成於其始。而廢於其終。邊工動費帑金。後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宣大山西撫鎮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進圖法。則茲垣也。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關疊障。險在地者也。謀臣猛。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邊關圖說

平露堂

上險在人者也。惴惴危懼，毋流衍坑險在心者也。據探本之思，延却顛之策。此臣所修望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碑

懷來城通濟橋碑

卷之三 地理橋梁

夫水之行地也，槩於世爲多。西計則鮮，率可舟而漕。西計則否，率易梁而渡。西計則難，何也？其勢使之然也。水原於山，天下之山皆起於崑崙，而燕冀爲天下脊地，形崇峻，水率東南走入海。其流湍急，無巨浸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地理橋梁

千露堂

陂容受澤潤，故西北鮮水。且水道所經，土去石出，建甌而下，衝激震撼，方攢齒斷，故不可舟。而其霖雨集，潢潦漲也，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值之者陵崩阜斷。故又難爲梁。大鮮水，則土燥上燥，則其產益厲而疾，深思不可舟，則轉輸困轉輸，困則無所廣粟以食戰士，而又難爲梁，使咫尺之間，畫爲兩地，倚馬相望，莫可即，揀古稱西計恒多事，禦戎寡全功，此其一也。懷來直國，非門爲居庸要路，自京達宣大兩鎮，關不聯之，其通永寧獨石諸處，稍有徑也。竭水出，隆慶

州大海沱山中，流與洋桑乾河合，東歷懷來城南，下合水關，放蘆溝，以達於海，既不可舟，又無渡梁，于是軍餉戎器，付官騎士，自京師調發，以爲宣大備者，往往告難。又其急者，邊塵起，警馳上，便空瞬息異形。一騎千里，阻于水，計莫可以爲謀，坐是望洋浩焉。興歎者屢矣。予督軍塞上，思欲橋之，故嘗爲之畫曰：深根以固其基，遠岸以殺其勢，軸柱鑄密以嚴其隙，蹄鵠脉絡而莫與之聞，庶幾可成也。屬軍旅事殷，且有塞垣之役，水之能及土人曰：舊有石橋，永樂間廢。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地理橋梁

千露堂

廟井，遵命內使以萬金成之，尋爲水壞。或于所謂四者，未之備講也。夫徒枉輿梁王政故繫，而况通警急關軍政者邪？歲乙巳，予問邊次宣城，聞有僧慧燈者，謀爲橋，謂助我者也。召見之，授以前四者之說。今戊申春，僧來言曰：橋成矣。無愆初約，願乞所以志歲月者，使使數輩視之。良信問所以成，則曰：力能感中貴人捐俸金，紀綱之，又能募邊富人出粟爲佐於戲。先民有言曰：近世橋梁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爲浮屠氏有。蓋佛以利物爲心，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豈真有

是邪何成之速也然丁有侈喜焉自歲庚子以來北虜擾我邊境侵軼時至邊人苦之聖天子不以某恩不肖授鎮粵閩操甲厲兵與之從事者四年于茲矣賴陛下神靈威武虜酋并跡連歲塞垣之役工費頗巨俱克有成今茲大竣氏以率論惟天子建中和之極賁及黎庶疆場之臣得保塞垣稱無事大幸也彼中貴人者復能出俸金以佐時急至于小民亦不忍專其贏餘是僧乃籍之成橋光其師說更奇事也使格戰之未休則瘡痍之是卹年穀之不登則聖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卷之三 遼東 主 平露堂

鉅役之告病而庸賂及此耶是役也若某與邊人百數萬口其敢忘聖天子丕顯休德遂爲銘付之橋曰通濟仍舊名也銘曰漢後將軍是曰克國屯田金城威震西域沿橋七十枕席過師千載相望于每羞之浮屠氏子其名慧燈相時所急因年之登諸金貴人募粟邊城材石備施巨梁斯成不工而妨不事而優龍見波中鶴歸華表顧茲邊土比歲有戰校兩以明于今并見悠悠來往匪兵者人馬爭逸足車無停停輪亦有疆事星輶入奏天關九重曾不崇宿是

王政重以機室嗟我有心彼是度思匪力胡役匪粟胡歟是我邊人屈彼呼韓惟天眷德稻粱寫幽惟帝格天子羽戴舞我書此石以詔後賢貢匪來庭斯橋萬年

書

與鄭望雲書

聖廟

入春以來戎餉諸務交迫紛瑣凌兢中慨謔言嘉大簡聞訊音徒然刺謬耳隆慶永寧之役安敢尤人規負欲死知必爲鄉里所憐丈者一歎未投杆也街亭好水之敗古亦有之遼匪其人不當比擬但得不下獄吏生還海濱則天地之賜所望於丈者之恩也遼警尚設款段待斥猶爾驅馳僕僕促楮不盡其情狀也山西宣大外邊共二千餘里其虜往年侵犯俱在山西大同及宣府之西中二路以其地千百餘里多平曠易馳突也而宣府北東二路其幾入百里高山峻嶺大舉罕通自并力守要之議行而千百里平曠之地築濬墻家錯布品實俱以足恃至于鮮通大舉入百里之內所要者間亦修有墻壕品實尚多限於

聖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卷之三 遼東 主 平露堂

去

財力不能猝舉而竝修者故賊於管所易馳突去處
既不能攻乃反於管所難馳突去處力求一逞譬之
水焉橫流衝決匪西則東然軍門於宣府非路管炭
炭焉指之心而詳諄焉語之於諸將又將他鎮客兵
二枝俱預發此地蓋防其決耳鎮安堡爲北路之通
南界隘口有磴旁皆層巒危坡間亦斬崖懸於登陟
而虜馬則輕趨齊登徑彼坡崕漫入而我軍人少莫
之能當一潰巨防便無上策然當是貴本路見在主
兵并前客兵共五枝統於總兵參將駐劄雲州去鎮
安不能三十里使預發一枝爲鎮安之援據山坡而
守賊亦豈能突進乃竟爲其所誘誤以諸管人馬馳
往獨石相去既遠反顧不及嗟嗟奈何其昔軍門雖
已東行尚在懷安去鎮安四五百里謀無所施總兵
趙卿不諳將略不能詳定臨事張皇遂自致寇而該
鎮同事之人意見互異尤足兆災宜其有此虜衆十
萬自九月初十突入鎮安以來結營三日並不散掠
欲圖長驅固不必彼中通事言之而其情可見也三
十日已時出山口下降慶州川軍門統兵西來引軍

繼營乘趨決戰而復以前哨人馬一夜行百餘里直
抵永寧示賊以大同山西援兵且至俾有懾心賊西
望百里外灰塵障天遂急搶急回僅餘一口不敢越
懷來一步者職此之內又慮斷其歸路耳使賊遲回
一日則兵至而戰雄雖未可知然彼之歸路當已
爲我先得度必狼狽賊之逐還又冒滴水崖之險非
得已也而躬親戎服介馬營中豈總督之體乃克爾
爾營之馮婦不免爲士人所譏況事既罔功而民且
受害則亦安用總督爲哉但較之總兵而下及地方
官則似有間以故敢私言之伏惟門下垂察
上介駱嚴閣老書
歸省三
竊惟宣大山西嘉靖二十七年防秋客兵之費三鎮
巡撫應在去年終查明咨報軍門覆查較一會疏請
討於事體宜爾也乃山西則先於去年十二月逕具
疏矣大同今年二月初旬始咨報前來參較無異逼
迫會題疏發數日而山西之咨文始到又數日而宣
府之咨文始到也山西請討數少而宣府巡撫則惟
據守巡議呈空巡兩道則惟據委官查造彼此相沿

外謬特甚以故某於大同則會題於山西則咨部於
宣府則未敢會題未嘗咨部駁行再查而該鎮之疏
則已先發矣彼誠慮其遲也過不遑留然某之所以
未具咨疏而駁行再查者正與戶部之意同即如戶
部言則基於大同山西稍能節縮至于宣府其故有
異視歲宣府二十六年會計沿邊緊要城堡客兵年
餉銀兩共二十五萬餘蓋預算支用畢盡秋毫之的
數也據今所查款用本支實止該銀三十一萬餘節
剩銀四萬餘修邊明効似亦不誣祇因該鎮查造叢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卷之三 兵 二 鎮 軍 元 平 露 堂

況有戶部郎中會同行事不須過爲侵越煩瑣相稽
如嘉靖十八九年以前總督未設巡撫郎中諸臣何
嘗不任之有餘力哉夫毛舉其細者恒鵠弃于其大
振思於什伯或失計於錙銖即某所計慮修邊弁守
欲因以節省財用計錙銖而毛舉是誠不能味什伯
而鵠弃亦所不敢查得嘉靖二十四年以前宣府大
同山西客兵糧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四五十餘萬
嘉靖二十五年多方撙節然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
萬三千八百餘戶部奏議歷歷可稽自修邊併守議
行而爲國節財之道亦在是焉以故二十六年會計
歲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萬餘大同五十三萬
二千餘山西二十四萬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
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一十三萬七千餘而民
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昔奏請添發三鎮
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
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
之數爲準備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三十三萬六千餘
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

翁東涯集 卷之三 兵 二 鎮 軍 元 平 露 堂

十六年會詳又省銀三十九萬六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三十五萬八千餘奏之當已足用乃若另議請發赴今根草價平預爲糴買以防它警或舊作二十八年客兵支應則在於會計年例外者將來省而又省亦未可知某曾疏言修邊守戛繕兵營田生意教訓之後可漸減客兵之費誠非虛語但嘉靖二十二三等年三鎮客兵每歲費帑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人皆知之而三鎮共止用銀七十七萬三千兩省其大半則自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主

平露堂

亦不遽至於人所云某無二公之才故亦辭不屑之事特不幸曾石塘身死之後人言修邊錢糧不明太甚繇是能無賤惡其聯官者疑無視聽即行懷曾史猶心陷左腹也

上東塘牛州書

計處安南

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獻揭帖所云亦以仰承鈞慮非得已也切惟至誠可行於蠻貊用術須達乎機權然必濟以兵威用乃不竭倘兵不足恃則術或有背而竊誠或苦其難入兵法有之罷兵息民者必不能去兵然兵不可試賊不可玩今日之事祇以撤問使必輸情投降責心聽處上計也必揚兵而威之使從中計也必不得已而用兵下計也下計不可爲上計不可必中計不可不預備焉若文人詭譎自古爲然撤問甚明若罔聞暗欺之諭之誠是也設或改正回文仍復如故演告之既不可矣其將何以訖事耶時日不停兩處爲得若專恃辯駁之畫以取效於所難必之事某誠不敢也反覆思惟似宜一面撥算及時揚兵然必兵皆可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勝庶幾動可

卷之三

主

平露堂

萬全功成一舉萬一莫氏畏威投降聽處我師凱旋地方無事卽不得其上亦得其中否則不得已而就下計猶不至坐失天時進止無據也若兵不可以守亦不可以攻徒揚虛聲反以啓侮是無計也且將併其下者而失之何則賊固善於刺探者我不可以無用之兵而遽忘意外之戒主張必用以若出下計然者將以成就我中計耳是兵家之說也謀者以爲調湖兵募海卒積根糧奔走兩省張皇我師卽費至十數萬金其於百億蒼生猶甚惠也蓋所存者小而所全者大所謂不去兵而後可以罷兵者此耳伏惟臺下擇焉乃若上計安敢不竭盡心力夙夜圖之第恐事難逆料艱關月時則某不言之罪無所逃况預爲中計其於上計固不相妨萬一上計可成中計卽備而不用或因而用之以征勦我境內地方亦可也

上毛東塘書

計處安前

頃謁軍門潛承鈞諭意慮周密敢不仰承今時已交秋計當早定顧惟事體重大吃緊一着全在檄文然必先得其情庶幾發可中的而用人行間察變觀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計處安前

三

平露堂

實有非旬日之間所能立辦者某以多方圖之俟有成驗方敢馳聞大較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野以計行之終亦猥委無力驟則易入數則不尊非所以威賊而謀成也欲震之以兵又恐大衆未集徒以虛聲彼疑不有輕弃國人萬一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敵窮則鬪鬪鬪有急急示之形非計之得况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以不用者耶莫登庸梟雄狙詐幾于兵事時未至而張皇彼或得以窺測我矣故兵不揚則威義揚兵而不適其可非太過則辱侮矣謀者報云莫登庸近持精兵五六萬人往來於山海之間又云莫登庸甚驚懼有以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且曰弟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又云莫登庸國中多言大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也登庸且信且疑此數人雖未必可據然我所以處莫賊者不可以不審也誘之以可生彼亦必不肯出無聊之計切之以必計又安敢挾隱飾之情某惟登庸固亦有心計者使知中國正大之體明白如日月機權之妙變化如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計處安前

三

平露堂

神則必趨其所。可免而避其所。必不可免。賊知趨避。
而後我之計可行。卽藏形密聲。不以不用可也。舉兵
臨境。示以必用亦可也。顧先後緩急幾微之間。某誠
慮有所弗及。弟當慎之。若因彼之隙。而成我之謀。則
又意外奇舉。間不容髮。未敢取必於今日者。察將余
恩欲訪各土官。地方整飭兵馬。其移書止之。彼以爲
奉有軍門明文。不敢藉且誤也。然某思登庸方得數
而聞者方啓行。姑空靜觀。勿遽侯有回文。亟謀進止。
未爲遲也。且土官衙門。甚畏委官相。臨余衆將。縱賢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五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待時至。另當關白。不敢輕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尚水
徐子達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徵輿韓文參閱

東舍先生集

碑

海鹽錢琦

巡遊疏

奏爲乞止巡遊以革治平事臣伏思古今異意風會

異宜情勢異趨沿革異變故古之所行有不可仍於

皇明經世編 東舍先生集 巡遊 一 平露堂

今今之所施有不必盡泥于古者巡狩是也大巡狩

之典肇自唐虞歷夏商周皆踵而循之當其時以分

封建侯不得已而行也蓋五服之國世私土宇廢置

予奪得以恣慎或變禮樂改制度殊服色擅殺其大

夫專封賞而不以去興師伐伐吞弱暴寡而不以聞

其則憑恃險遠包茅不入有偃然桀貉之態於是天

子躬禹稷之尊不憚跋履親臨其境明功過昭慶讓

齊文軌以定制一道德以同俗斯謂古之盛典蓋不

若是無以使采彈壓而戢其奇邪故也方今天下併

置郡縣絲牽繩聯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窮崖瘴

海九州八荒之外猶之堂庑階閣也安用巡狩焉哉

且古之天下巡狩順而易今之天下巡狩舛而難古

者諸侯之權重故觀兵問典之業常起於列國而其

策之也有方今則守令之權輕故赤符銅馬之警常

發於細民而其防之也靡測古者天子自食其畿內

千里故羣方委積性機力豐而儀聘專以待冠帶兵

車之會而其巡狩有定時供億亦有恒費今則輸將

道遠率三十鍾致一石常賦之外會不能食傳舍宿

皇明經世編 東舍先生集 巡遊 二 平露堂

旅而何以奉黃屋之蹕周屬車之從古者國有軍

衆千城素立天子出遊不煩擁衆而行今則強兵布

於塞上禁旅列于京師外郡辛伍單脫虛耗有鈴柝

之嚴而無爪牙之備此所謂三難也頃者聞聖駕

將擬南狩遠近驛驛林林酒酒自臣愚度之必有以

巡狩故典之說誑陛下者而臣所舉三難之實室

礙掣肘則顧莫爲告也就此三難之中條緒既繁事

變引蔓復有大可慮者存焉臣請一一爲陛下陳

之隋主通有言舜所以巡而不擾者兵衛少而徵求

寡也末世人情險詐上之不能撤兵衛下之不能省
征求淮揚徐沛之間水旱荐仍富者無蓋藏庾廩之
資貧者待哺嗷嗷振惡艸爲食若復 聖駕遠臨千
騎克斥百官旁午 天廚禁饗之供爲費有限而扈
從之衆日耗千金左右貴人其間因多純愿謹畏而
徒倡甚夥品亦參差犀屨犢牽之外暴殄青備指所
至爲外庫外館者時復有之以此凋瘵之民而需之
爲東道主方何以堪此數郡者號輕佻易動第恐弄
亦九呼業祠者突然煽風塵而起此其可慮者一也

皇明經世編

東俞先生集

巡邊疏

三

平露堂

京師天下根本昔稱居重馭輕萬方環仰而宗之如
星緯向辰江河赴海不可一日不致整嚴而全其尊
大者 玉輦一行雲臺之仗旬月不能遽返跡其管
鑰得人金吾屬禁固不異於 陛下未出之時而京
城以內倘有乘間竊發雖食頃撲滅而 宮闈肘腋
建瓴強幹之地將標甲倚堞而守偶有傳說聞誤
天顏必且不怡此其可慮者二也我 朝建都距北
虜沙磧不遠往歲黠虜深入穿塞大厯 聖衷慈者
暇知有江南之遊必空穿廬悉部落飲馬控弦長驅

蹂躪而進居庸紫荆吾之吭背虜騎過此則吭且吾
檢而背且吾拊久處蟠據越朔踰時則塞下之民不
得耕刈商販生理蕭瑟二成狐兔之穴漸滋綿結之
憂欲創之於折膠鞭笞奮逐而走第恐乘旋分麾若
鮮頗牧之偉綴籍補伍者乏超距之氣強勉支撐不
易爲力此其可慮者三也 陛下離深宮禁禦尤重
淵穽而跋涉道途經歷偏陬下邑萬分之一少有疎
虞極知 蒼昊垂祐百靈維持默底康寧保無他患
而幾事之來未必盡意料所及昔漢高過趙彼趙王

皇明經世編

東俞先生集

四

平露堂

者乃其腹心親壻也顧有栢人之兆買高之謀幾墮
虎谷秦皇築馳道而後行車乘以千萬數而博浪之
椎角技于一犖項籍從旁竊脫則曰彼可取而代也
故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夫豫且一漁人也使白龍
不化爲魚游於淵中則漁人焉得而制之此其可慮
者四也 陛下聖意本爲省方問俗閱輿圖而廣聽
覽而蹈二難犯四慮豈如罷巡就逸調護 聖躬莫
宗社無疆之祚貽羣黎熙洽之安乎臣聞遠慕不如
近稽述古不如法 祖我 太祖高皇帝矢石經營

提戈百戰，舟楫鞍馬，夙所慣習，已得闢陝燕雲，皆目所未覩，足所未涉，而竟爾端居高拱，終身不出金陵，政有舉錯興建，不過下方尺之紙，遣一介之使者，淵衷卓智，識微測遠，謹衣御之防，而審桑土之思也。陛下取法於此，足矣。使唐虞三代，世代遼遠，便利非宜，即使唐虞三代之君，生於今日，亦必不踴躍時軌，轍矣。尚安足證信哉？臣又聞宋儒周敦頤曰：聖人主靜，立人極，蓋涵養本原，操心節性，非靜定不可。古之聖人，當酬應紛綸，而太虛之天，澄然以靜，漠爾其定者，未嘗少撓，故能從容於廣廈細旆之上，徜徉於左圖右史之間，至樂內存，而無假外慕。若其不知以靜爲主，此心將流動，輟輟飛揚，馳騁靡所檢攝，凝聚玩好之物，日陳其前，聲樂鼓舞，不滿其意，自視深居兀兀，似不勝其恬寂然者，而始有羨於驅車攬轡之娛，恣觀縱眺之適，不知此正所以勞頓。王體銷滅，精力乃增，防累念之孔竇，而伏幾多故之端倪，祇見其可慮，未見其可樂也。臣官非言責，言爲出位，然受禪分階，屬陪鸞鶴，荷陛下生成之恩，甚弘渥矣，故寧

皇明經世編

東俞先生集 卷之一 巡遊

五

平露堂

在斐而僭越，無寧緘默而不忠，惟陛下垂鑒而采擇之，幸甚。

書

勸郡縣捕蝗書

捕蝗

某伏枕之餘，聞飛蝗如廣陵之潮，滔滔覺覺蔽天塞野，鄉鄰細民，惟知趕逐，幸其去已之田，不知雖去已之田，而亦害他人之田。正孟氏所謂以鄰爲室者，且來而逐去，去而復來，聚散環廻，何所底止。此惟僥倖目前支障於旁，雖微隙而不思遏其歸，殄其類，爲上策耳。詩不云乎：相彼蠹賊，秉畀炎火。唐史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昭昭也。夫何俗人不悟，或以燒捕爲不仁，或以祭告圖幸，免然則將坐視其恣睢飽食，殄蕩禾苗，而不爲一驅逐也耶？愚亦甚矣。某雖屏退家食，然從大夫之後，見一方利病義，不敢隱伏，望嚴加禁約，多出教諭，曉鄉鄰少處，則蝗必附于苗，不拘男婦，各持一口袋，捕之多，則保董燭救荒活民書，以糞箕聚之以皮囊撲之，或隨處掘坑，驅置其內而焚之，日捕必于清晨，此時蝗翼沾露，不能縱飛，捕之易也。夜捕

皇明經世編

東俞先生集 捕蝗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則用炎火蓋積枯草焚之田岸蝗觀光羣聚乃就而焚之也仍乞諭曉凡捕者悉送倉驗量籍記且候申奏有一分作一分蝗災減調稅糧其有鄉邨不曾捕蝗送驗者雖顆粒無收稅糧不與減免則鄉民曉知利病所存聆風鴈躍競相撲捕不數日而蝗可盡矣某昔過淮聞捕蝗之令能捕一石者官給穀三斗此在當路高明裁決區區東野之人不敢與知也

答何郡伯書 流賊

伏蒙不棄謫劣手書賜問流賊一事良可寒心前巡

皇明經世編

東齋先生集

流賊

七

平露堂

撫衙門委差領兵官二員俾結壘而戰選鋒而進諸郡縣注目斯舉也不意劉郡伯就執張州牧未陳而軍已拋戈先走北方狼狽如此南方誠未可高枕而卧也執事偵探之使交跡于道蓋亦深明乎此竊揆賊勢自北攻南南方偃然帖息各自以爲安徒以長淮爲限耳盱眙附淮河南岸盱眙猶藩牆也淮南密邇諸郡東有淮與揚各州縣南有滁州來安全椒飛雄廣武等衛西有鳳陽定遠并皇陵楊王等祠今淮南郡縣曾無思助一人一馬守淮而各規規畫地

無一思助一人一馬守淮而各規規畫地

分疆自守其所猶門牆不固而望室家之無虞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莫若協力固守淮河爲要管見欲分河一帶每五里立一營每營二三百人使彼此救援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營中火炮器械各間之設印信簿籍注記年貌勿容老弱更代夜則輪番直更遇賊欲渡則竭力奮守豎立旗幟而大書守把淮河四字計壘砌石臺而石亦可擊賊分投委官率領自臨淮直抵清河計四百餘里約得萬餘人再選委驍勇智能指揮五六員日往來巡警今本縣排門

皇明經世編

東齋先生集

流賊

八

平露堂

起精壯夫守把河下留其老弱守家壘可百里必得前府衛州縣念及上流之地輔車唇齒相依量撥軍壯民兵如前分布屯劄鱗比櫛密聲勢聯絡而意氣克然乃可得禦耳其在河船隻并竹木牌筏盡令灣泊南岸一一登記印簿委官守掌時常點視不得擅動仍用小舟邇汾土下晝夜邏密禁絕往來帆船其在比岸人家暫令拆卸俾賊欲搭牌渡河取材無可得如此庶可弭流賊渡淮之禍淮南郡縣外固而內自安數千里羣黎俱得完廬舍保妻子更生於羽書

燧燧之間矣。今賊衆聲言欲自盱眙渡淮至揚州南。京然上司馳檄徵召盱眙人馬者。日相踵。祇今單弱。空虛。計無所出。假使盱眙失守。罪固不辭。其餘州郡。獨能自保無恙耶。區區之愚。欲陳于下。執事諒非下。執事無可與言者。故不敢默。乞采擇。轉聞于上。及鄰比郡縣。

公核

步縣事宜 建縣三條

爲復設縣治以安地方事。照得本府所屬縣治地方。皇明經世編

東俞先生集 卷之九 平露堂

惟新淦最廣。難於控馭。考之前代。有石陽巴丘新淦三縣。至元改新淦爲州。我朝尋復爲縣。今之新淦實爲一州二縣之地也。東與樂安豐城接壤。南連吉水廬陵。永豐賊盜生聚。吉水諸縣彼此爲巢。難以力捕。夫立縣則亦吉水諸縣之便也。凡錢糧之催徵。公事之勾攝。民之弱者閉門上山。強者集衆抗拒。甚至中途開奪。府縣派人拘捕。則假稱敵變。以挾制官府。又有大於此者。正德年間。東鄉大寇張元一作亂。致煩朝廷興兵征勦大軍。一山所費鉅萬。今竊計之。

可立數縣。若早立縣。朝廷無興兵之費。而生民免肝腦之苦矣。再照新淦原額五百七十里。今歸併止五百二十里。開國以來。戶口日增。何新淦民日減。裁化不行也。歸併之地。必皆頑民所居也。歸併日多。猶無害也。頑民日多。爲可慮也。議者咸曰。勞民傷財。然一勞而永逸。費小而利大焉。國謀者必有所擇也。卷查成化四年。該本府前任知府陳濟奏爲地廣民稠。添設縣治。事准行布。按使司行本府縣勘實。取具近縣里老執結。備錄申詳在卷。弘治十四年。知府吳叙亦舉前因。申詳正德六年。知府吳宗周奏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行勘。在卷。正德十三年。知府戴德儒復行勘實。申報舉行。開值宸濠之變。中止。延至今日。又越五十六年矣。兵荒之後。殘者已蘇。勞者已息。失今不舉。終爲虛談。後有警虞。噬臍何及。竊惟今議設縣。與廣東惠州之海豐縣。潮州之潮陽縣。奏勘相應。准行定擬。縣名銓官鑄印。事體相同。如蒙伏乞轉達。特勅工部再加詳議。查照海豐潮陽奏行事例。乞爲上請。賜以縣名及勅禮部鑄印。

皇明經世編

東俞先生集 卷之十 平露堂

勅吏部銓選知縣一員前來赴任就以本院區處錢糧物料付令自治庶幾用力專而成功易矣

其二

爲復設縣治以安地方事中間物料工匠等項蒙區畫已定別無異議竊惟用人最爲首務嘗驗他縣之立往往累年而未能成功者無他或者委用非人雖或得人未免有考滿轉遷之顧望及有爲人爲己之分而用力不專故也訪得廣東新建龍門縣未立之先奏選知縣一員責令自治而成功甚易合無

皇明經世編

東倉先生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奏選知縣一員或於所屬府首領縣佐中保陞賢能官一員令其到任自爲督治則其視一掾一胥皆已之財一夫一匠皆已之力無以當道區處之周權督之嚴不數年而成功可必矣

又

論治新淦者莫急于立縣既立縣莫急於更化夫欲更化大略有三必以清理田糧爲先其次誘服大戶又其次招徠流移何謂清理田糧蓋峽江之地離官僻遠又多深山間谷小民被校雙名霸占田地而不

收糧或賣以與人而收糧不盡間有訴告又因依山負固官府不能一一拘理甚至物料夫差百端催迫至不能存而竄徙於他鄉或商販于別省或投入勢

要爲家奴佃僕民之逃亡此其故也民雖逃亡田糧如故一遇徵期官府只將里長催催里長幾何能堪而出官哉中間固有被積年欺家包克者然而頑者不肯出官弱者不敢出官亦自不能無矣民與里長既逃亡而不出官則不特秋糧之拖欠也一應坐派軍需物料里長委之入戶逃亡官府委之里長不出

皇明經世編

東倉先生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逐年拖欠又積而至無算矣繇此言之錢糧逋負繇千里長之不出里長不出繇於小民之逃亡小民逃亡繇于田糧之不明其根源所自斷斷無疑也爲今之計莫先於慎擇廉幹官一員揭查黃冊凡逃絕戶下田糧盡數抄出冊上之糧究闕內之田沿丘履畝根尋下落的係何人佔耕何處荒蕪中間果有水推沙塞是實爲之開豁究而得出仍須覓其既往之罪田糧一明則入戶可復業里長可出官已後錢糧可以無逋負矣何謂誘服大戶峽江之民多聚山谿

與地不同過於柔則玩過於剛則激故可以誘服而不可全以威懾也。如霸佔他人田產。先須省論其收穫歸戶。如不肯從。則省令其退還田畝。究免其罪。如是而又不能。則畧舉一二重置之法。以警懲之。山野之民。不識禮義。凡有子弟。悉勸令其入學肄業。若以爲賢。則柔不致玩。剛不致激。漸次可使化服。而潛消其逃避山澤聚眾拒捕之舊習矣。何謂招徠流移。省刑薄稅。爲政之體。立縣之初。無不親聽新政。且峽江之民。久困于虛糧重大。若非示與輕則土居者不可保。況望其流移者之復業哉。今宜大頒勝論。已後三年。秋糧不分兌軍兌。准南京存留等項。盡數派與輕則折銀。及流移復業者。照例優卹。仍免其差役三年。如此則住居本土者有胥慶之懽。流移遠方者。結還鄉之約。逃亡可復其一二矣。

皇明經世編

東會先生集 諫縣志之一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七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學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威慶遠靈飛泰閣

王荏簡公奏疏

疏

王學斐

處置地方官員疏

地方官

臣惟設官分職責於適宜制險守要尤在得衛臣之所轄多山谷窮遠林木陰翳流通易以潛藏盜賊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荏簡公奏疏

平露堂

爲出沒先年置立軍衛府縣俱亦頗詳但山土日開流集日衆又非昔比臣待罪一年嘗悉心訪求有得其樂者或初未盡識或今所當更勢不容因循幾宜於防漸益用徵發之使不如防警之謀停賦之多不如控制之善其要歸於緩定而已照得陝西漢中府實形勝之地秦蜀之交爲開南一道所屬州縣比西安府雖少而地方之廣遠實倍之自鳳縣以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各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其寧羗沔縣紫陽西鄉等州縣

抵四川界多五六百餘里險絕相連里間隔越人蹤稀少雖嘗設地方總小甲互相保防緣地遠告報不及盜賊亦恃此玩視官司未免費力區處先年該道原設撫民兼分巡副使一員任劉漢中府分守一員任劉金州該府設撫民捕盜通判各一員止爲地方廣遠須得多官分制其商州原專設撫治參議隨後裁革將撫治商洛參議兼分守漢中地方漢中分巡副使兼撫治商洛但商洛參議難遵制於漢中關南副使亦難時巡於商洛通判二員皆任府城其各衛所州縣原設軍伍民壯及臣近日隨宜查有鄉兵亦令有警聽調然亦須各官時加操練熟便方可易使臣查得漢中府寧羗州鳳沔等縣迤西迤北而與近府諸縣相通西鄰金州在南而石泉與西鄉接壤臣愚以爲分巡任劉漢中固無容論分守宜照舊獨設一員領勅任於金州皆兼撫民專管開南一道不必再兼商洛該府通判二員宜令皆兼撫捕一員任於畧陽往來專理寧羗鳳縣一員任於石泉專理西鄉金州各縣設置既定撫捕易周而流連之徒亦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荏簡公奏疏

平露堂

畏威幸心矣。但撫治商洛，官誠不可缺。仍前專設，又恐嫌冗。臣看得關內道止西安一府，在陝西布政司開郭撫安聚處。州縣雖多，而地方不甚相遠。宜令分守關內道官領勅一道，在商州撫治兼理。今守關內各州縣分巡官，以時迴歷商州，則其權卽專。且使商州雖西安亦不過二六六十里，亦非遙制。湖廣鄖陽府所屬縣，在北近府者猶未甚遠。其在南則相距或四百餘里，或六百餘里。其竹谿山勢接連四川地方，僅可七八百里，而蒙又過之中間。縣室小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毛二公集

平露堂

方寨深洞，人跡稀至，奸人妖術，尤易久藏。蓋計劉千勦等賊之所據，而驛藍各賊之所以爲往來者也。先年嘗設守備一員於竹谿防守，積困冗員裁革。近日該縣地方，令辭請復，其情亦懇。緣該道守巡所屬三靖、白竹、雞以至沔陽，地亦不下一千七百餘里，而承天府實陵寢重地，尤須時常護看。磨沔等處湖泊曠蕩，盜賊尤甚。分巡副使任劉襄陽責任既重，分守參議在於均州提督太嶽太和山，又有專責。其於竹谿實皆有遙制之難，愚以爲復設守備，雖盡得人，而

縣屬地方亦無所畏。合無比照別處原有守巡，仍置兵備事例，添設僉事一員，請勅一道，給與關防，蓋飭鄖竹等處兵備。於竹谿縣任劉，蓋其官旣可以鎮服一方，而又得以時常探訪深山流竄蹤跡，往來鄖陽各縣，巡歷操練軍伍民壯，及近日各縣還有募用鄉兵，亦因以鼓率聽用，則各有司威知應警，不敢怠於撫捕，而奸人奸盜亦畏防察之周，不敢萌孽矣。但添設一官，不免費處俸給。臣又看得鄖陽府事務頗簡，錢糧亦少，且無遠運。知府通判推官三員，理之有餘。又原係成化年間開設，其在別處軍伍亦少，固知尤關。而其品級正與僉事相等，合無將同知裁革，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毛二公集

平露堂

任清軍，令通判帶管。原設同知俸給柴薪爲僉事支給之儀，不必又於該布政司支給取夫。既與財用不費，又於地方有裨，則似添設之不爲過矣。河南南陽府北枕嵩廬大山，南召內鄉浙川與之連界。內鄉深山曠洞，雖日夜連行，凡經五六日方可盡界。又與商洛接壤，南召則與魯山伏牛山相連，而河北強賊及伏牛山遊僧尤多，皆由此以入，務葉劫掠，其舞陽桐

相泌陽交界之處山勢峻險各土縣遠盜賊亦多先
年嘗於內浙二縣設有荆子黃鑽縣陽二堡後因地
方稍窄止存荆子一堡其餘裁革又嘗以該府巡捕
通判一員住居府城出巡州縣動經數百餘里警報
不及鎮壓無人議奏該府巡捕通判於內鄉縣舊
治地名西陝口住劄專督內鄉浙川南召三縣選集
各民快義勇操習及各有隨從馬匹各得原有鄉兵
毛葫蘆編立排甲遠近哨守該府同知兼管裕葉等
州縣巡捕因循日久又復華廢臣愚以為該府通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地各署 五 平澤堂
巡捕一員委難過管又南召內鄉實係要害地方軍
堡暫不必設宜令巡捕通判於南召縣住劄兼督內
鄉浙川鎮平三縣及鄧州巡捕則既可以制河北伏
牛山往來取道行劫之賊又可制內鄉要害不測之
患該府同知清軍事亦斷閑則令兼理裕葉桐相泌
陽舞陽唐縣等州縣巡捕地邇勢近巡察尤專臣又
查得見今南召縣城垣屢被水衝漸為圯壞急管整
理南召內鄉浙川三縣近日選揀鄉兵比各縣尤繁
分遞副使任劄信陽勢難專責分守秦政在南陽尤

近今無專令本官督率巡捕通判尤將南召縣城垣
修整仍會同分遞將舊日原選義勇馬匹事體斟酌
舉行及各該民壯鄉兵責成操習庶幾要險可以鎮
壓緩急不至無備而南陽之地方無虞矣
毛太常奏疏

疏

毛鳳韶

八事疏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
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事我太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紀法

六 平澤堂

高皇帝命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丁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
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
美也臣願陛下遠稽近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
員以史注繫銜日侍黼黻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
卽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
則心存敬畏而愈慥好學皆行其正言行政事罔有
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
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

而求天下之是也。邇者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爲是，以不合乎己之取舍者爲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天地交泰之情，列內外交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壁，廣寄聽明，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其決是非，用一人數，必衆皆以爲賢，而後用；退一人數，必衆皆以爲不賢，而後退。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一人苟有罪，不以貴近而不罰。協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大和，則人心悅而天意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陛下稍加登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疑沮，以故各官畏忌，朝以不敢極言，史與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陛下納諫求言，鮮

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端，端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顛廢之易，則愈加作，瞻危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自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壅蔽之患絕，朝廷之勢尊矣。大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聖德，雖充軍爲民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爲慰艾旣久。陛下亦必推是心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沽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達，是諸臣之所望於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爲甚切，則其情爲獨苦，其情爲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也。況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情不忍獲，肯獨不念於此哉？伏惟推大孝以及人，水人情而爲治，推無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筆者，發回爲民爲民者冠帶，附任，人等所係者，酌而

用之使各迷臣于天性之欲復際克弊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陛下以狗國家之意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年九牧莫得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余市船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璠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內官

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國計

十

平露堂

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爲可厭也然又恐有限之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鹽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一觔直銀三四分矣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倍覓而此等侵奪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爲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今宜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惰之輩則貪僞之夫非久役之繫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還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晉務農一時講武工食給止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卽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望之農以養其武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

比之民素習弓馬饑寒切身則養亂待時萬一匹夫大呼則羣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願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召募還其豪勇謀畧熟於弓馬者使充民壯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敵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陛下勅守令皇明經世編

王毛二公疏 卷之十一 下露堂

官修舉職業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叅政水利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止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修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爰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領內專任叅政總管勸農兼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間有克修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

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國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刑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毛二公疏

卷之十一

下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聲尚木 夏允彝爰公

參閱

王秉穀公文集

序 王弼端

安夏錄序 寧夏邊備

東周王基曰往余家食時嘗致諸邊則聞西夏被山帶河四塞環固天之險也漢唐以來導河疏渠分漑皇明經世編 王秉穀集 寧夏邊備 王弼端

原野稻梁繁蕩嘉於南國地之利也負險憑城芻糧丘積謀臣勁卒雲合建發戰無弗克守無弗固人之和也固以爲西北之雄傑而中原之鉅藩矣比余從事閩中武備固原原古朔方之地唇齒西夏乃開賀蘭山者舊關十餘廢爲寶道如開門延虜可突以入

大河冬時虜復水長驟如平地卽夏秋時又能冒革乘筏繫馬浮渡皆前代所未有則天險不可恃矣惟天險之不可恃也虜時時牧獵城下殺掠無極農時不敢出耕西城又蹂躪之故膏腴爲菜租賦侵耗則

地利不可盡矣惟地利之不可盡也故邊散日多營伍日虛戰則勢寡守則險失且大情輕議重戰禦寬大而厭紀律則人和不可協矣爰議開闢載觀時務嗟乎余於今乃知天下之事有不可遽度懸論者乎

司馬松石劉公顯膺簡命賦政三邊首以西夏爲可憂躬歷其地周爰咨詢乃長慮却顧紆謀遠略著爲經論載在簡書者若干條余竊觀之大要以因天之險盡地之利輯人之和爲急務西夏之計當無過此余因刻之以傳或曰公制三邊周延萬里其所經略皇明經世編 王秉穀集 寧夏邊備 王弼端

廣矣大矣而獨傳西夏者何曰西夏孤懸河外腹背虜患又失三策在三邊最爲可憂如公之言則安不爾則危故刻之以昭公之憂西夏而名曰安夏錄

西夏圖略序 寧夏河事

人之言曰西夏披山帶河兼四塞之固擅河渠之饒故鮮虜患多禾黍稱富強焉此蓋謂形勝可恃水利可興者耳自今觀之豈其然乎夫不可恃而恃之者其患深可興而弗興者其利絕方今虜部之強河套爲最而西夏兩面鄰之在昔河 未棄河全在我既

而退守河西則河之險我與虜共者也歲冬水合猶無河也解凍之後虜亦善涉洪濤萬騎立濟易能爲限賀蘭山者雄峙西北同謂藩籬然山後虜穴唇齒相連層巒疊嶂之間勿蹊蹻道在在有之陞谷變遷林莽毀伐樵獵蹂踐浸成通路虜人朝登暮蹕諳習險夷有吾人所不及見者因而出其不意風飄雨疾倏忽而進進輒得利而去比燧傳兵集虜已踰山又次矧夫赤木而上至於中衛三百里間山勢已盡夷曠無阻一呼而入直犯城下兼可徑渡河東蔓延固

卓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情屈指往事可爲震驚豈非恃其不可恃者之明驗與唐來諸渠前人之績偉矣當時設有專職固惜重費又無廢撥兩渠可與今所治者皆元人郭守敬遺法大約導河爲首渠又導爲支渠又播爲溝澮達於試邑首尾綿亘至二三百里條分縷析至千萬派而後家至戶到公私沾足一節未通皆爲受病叶亦難矣日截大河之波引以分漑其勢甚危春濤冬淤歲一動衆其費甚廣蓄洩有時利害相倚其計甚詳工不踰畧事非遠議其期甚迫既無前人之專又有防

胡之慮大衆甫集奸人罔利工作方卒虜泊卡寬數年以來有河流轉徙渠高河下引水不入者有上流稍通下流全涸者有決壞堤防汎濫田廬者有豪右侵奪貧弱奉聲者用是稻粱之區廢爲鴻溝膏腴之壤蕪爲草萊卒歲告急餽餉弗充丁壯流移咸歸別土戍卒減耗師旅空虛豈非可興而弗興者之明驗與若是而謂虜患輕禾黍多嗟乎允若言豈不爲西夏誤哉雖然山河之險未嘗不可恃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融結在天經營在人設之守之之義

皇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卷之四

平露堂

也阿山之險察其間隙盡塞而守之因河之險嚴以邏卒扼以舟師而又明烽烟廣偵候先知預防彼安能飛越耶河渠之利未嘗不可興也因其敝壞歲事講求改舊法酌時宜任才智之士釐積習之奸不惜勞費不事文具渠不將與耶瑞寡學無術受天子命撫斯土者二年於茲晝夜憂恐反覆思慮篇謂西夏之害莫大於虜利莫大於渠二者利害相倚而軍實相應虜却矣而渠未興則億萬之口衣食何自渠興矣而虜未靖則荼毒之餘轉生制扼是山河與渠

乃天之所以佑西夏而經略之第一義所當亟圖而並舉者也於是履山而眺所謂旁蹊踴道鳥徑蛇盤者悉加窮索又涉河而考識其津隘及虜所常渡處繼而歷覽諸渠源委進宿儒故將窮瘡父老周爰咨詢猶得其故命工各繪一圖揭之座隅朝夕覓察期於設險與渠以安西夏而竟未能也今得代矣因循歲月素寐先憂因取舊所繪圖鑲木成帙不藉辭華利害具覩願與同志者攷焉

送東崖崔先生陟山東大叅序

關中屯政

皇明經世編

丁亥穀集

關中屯政

五

平露堂

自夫兵農岐二農始饒兵而徵稅釋騷閭閻坐困至漢始元初屯田張掖郡而趙元國之在金城最有成效古今言屯田者咸稱之我國家兵制與屯政並立內開衛府外設邊戍咸授以田戰則荷戈休則秉耜使農不厭兵兵不坐食法至善也百六十年以來浸浸廢壞無論中原卽河西數千里之地古張掖金城之故寨也羌胡雜處戍守爲急屯田之務大不如昔登其地力異邪蓋元國以方隆之漢制垂盡之先零國初兵力強盛羌胡遠徙其爲之也暇而無敢害其

成者故耕卒相保迄於有秋今之時能若彼哉田作方出殺掠四至禾黍未登塲而馳突蹂踐得不償費如之何其可耕也矧夫疆圉不守阡陌淪陷兵籍日

虛屯田寡額膏腴勢據版築莫稽叢奸積弊又紛紛然出矣故今議屯田者視昔時爲最難實天下之大計而謀國者之先憂也嘉靖初朝廷議欲修復之乃遣專臣達才望而崔子自重慶守遷陝西憲副以行命下之日君子曰是人也廢而明毅而有執惠而和屯政其興乎蓋皆徵之平生矣崔子至西咸如其

皇明經世編

丁亥穀集

關中屯政

六

平露堂

言首以屯之廢惟戎馬是害而害之莫道惟傳之弛也爲之策城堡增戍卒剪荆棘通道路繕官室具田器俾耕者有居居者有備又爲之正經界以息爭浚溝洫以備旱抑食併以伸法定賦額以贖用典利剔蠹靡有遺策於是土地闢田野治耕者成聚居不聚頑沙磧之區兵食攸賴觀風者上其績天子嘉之慶以金帛爰擢山東大叅行之日憲長方山劉子以別言見屬某也不佞亦復何言竊聞君子之論矣夫山東齊魯之鉅藩大叅旬宜之重寄也是故百司望

風庶民瞻德。激頌警情。爲世之則。廉克田賦之計。錢穀之司。訟獄蠲與。出納川至。細入秋毫。紛如繭絲。百弊藏於吏胥。萬端集於簿牒。明克豪強。兼并姦巧。撓法徇時者。不返屯膏者。不流穀而有執。克上賦日苛。民隱口急。徭役不均。寇賊不息。禮教閒而不修。風俗漓而不化。惠而和克。山東之民。其庶幾乎。夫以崔子未敗歷之久。行且入秉樞要。坐論治理。孰是四者。可以經綸天下。而奚有於一方也。君子之論。又將徵之於他日云。

皇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閩中忠說

七

平露堂

奉賀河南太守南臺趙公陟陝西憲副序

州蘭

兵集

南臺趙公守河南既三載矣。今年夏四月以考績當行。會有兩陽之寇。民多轉徙。撫按兩臺謂郡中多事。非公不可治。乃令跪奏留之。而列其治行以聞。迨秋九月進陝西憲副。兵備蘭州。公受命將行。同寅二字。楊君通府都君祝君推府楊君欲贈言以賀。諸子爲請。予嘉泰知公親沾化澤。重以諸君之托。義曷能辭。夫自古君子建勳業於當時。垂聲名於後世者。莫不

以安內攘外爲大計。焉公方考績而監司留之者。爲安民計也。銓司舉而陟之者。爲防邊計也。斯二者。今日之急務。人臣之重托。而皆取之於公。則其名實所加。典情所推者。可知誠可買也。公之守河南也。清修峻介。嚴於四知。人不敢干以私。諸邑屬吏望風悚然。罔不砥礪奮發。思以自樹。其風節有如此者。公懷直沉默。不輕喜怒。而問學博洽。自視若虛。諸史上下數千年。治亂得失之跡。皆著有成說。可爲龜鑑。其器度有如此者。至於簿書填委。訟獄糾紛。雖馳驅倥偬之餘。而裁決酬應。案牘無留。其才猷有如此者。故二年之間。境內稱治。然予往往見公憂形於色。叩之。則曰。鼓鞀臨濟。風濤驟起。策驤風駕。詭曲盈途。時有所不可逆勢。有所不能行。使心屈於形役。力困於金泥。安能令下咽哉。予聞之感嘆。口適益知公之志專於爲國。而憂切於吾民也。夫今之太守。南面千里。監司四出。困難於專制。直遂以行。已志誠有如公之愛者。若今晉登憲臬。特奉綸命。其任愈崇。而事權歸一。在昔之隱憂。而施施若可長驅飛渡之矣。又可爲公

皇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蘭州傳九

八

平露堂

賀也。蘭州古金城郡。北鄰強虜。西控諸番。誠固峙之襟喉。年涼之門戶也。止北帶黃河。浮橋運渡。恃以爲固。此誠然矣。然有不可恃者何也。國初盛時。河套與賀蘭山無虜也。卽有之。亦寡弱。噫。息耳。諸番則傾心隸附。敗踰越。是時大河之險。我全制之。而河北廣漠。皆屬耕稼之區。虜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故曰可恃。今河套數千里。悉爲虜庭。賀蘭山後。亦竊盤據。每一入寇。動稱數十萬騎。是皆迫隣。蘭州朝發夕至。加以諸番。携貳。叛服靡常。於是。在我之險。虜據其北。我軍不能逾河。以耕良田。盡蕪矣。且橋本濟我虜。亦可濟每春夏時。偵探稍疎。輒乘隙渡橋。猝至城下。而人莫之覺。至冬水合。又時時可至。故曰不可恃。非河之不可恃也。在防禦之如何耳。用是蘭州四時無不防。虜在昔本爲內地。而今當要衝。與諸番邊界。故設偏將以守之。又設憲臣以整飭之。可謂防之周矣。夫防虜之道。不過兵食二者而已。今所在軍旅。動稱缺乏。而餽餉恒苦於不足。此其故固多端也。嘗觀漢史。霍去病將萬騎與匈奴合戰於皋蘭山下。又破匈奴。而渾

皇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蘭州集

平露堂

邪遂降。今之兵。豈滅於去病時乎。趙克國。擊先零。條陳便宜。請罷兵屯田於金城諸羌。盡平。今蘭州地非克國舊所屯乎。大要在得其人而已。夫以公之器度。風節才猷。若此。而承簡任之重。行當倣騁姚之紀律。覺營平之故。號其爲兵食計者。諒無遺策。他日經營既久。指畫諸邊。出虜專閫。入司樞要。當爲國家建安內攘外之績。皆自今日始。又大可爲公賀也。曩子壯年。曾叨固原之命。是時兼轄甘肅。故因公之行。輒思往事。述舊聞。爲言以贈之。如此云。

皇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蘭州集

平露堂

送征西將軍都督兩泉任公之任序

鄭其

嘉靖戊戌春三月。天子將討南越。而召征西將軍戚寧侯。促其爲將。以陝西總兵都督任某代之。都督開府固原。南蔽內郡。北捍朔方。視西夏無軒輊。而移任代仇者。廟堂之議有三。一曰固原雖居中。要地然總督元老。建旄斯土。軍旅之事。咸授方略。加以減省。習。給上馬。駿健。虜難卒至。至輒遣。若西夏則不然矣。孤懸河外。寇在門庭。勁虜。皆據河曲。又中國人多陷虜中。智巧百出。長技過。爲之緣木登山。目卑

渡河萬騎長驅四面聯集實蘭洪流成不足恃而又士馬脆弱刑賞倒置臨敵乏先登之勇賊令自樓門之戲嗟乎西夏視固原亦甚難矣故以任之付俾當其難為國家建大功懋長策也二曰夏在河西而河東靈州花馬池之疆延袤數百里直接上郡皆夏境也嬰虜最逼援兵尤遠制謂主將駐鎮城裨將往來河東正謂此也邇年夏人之議專守河西視河東為秦越一以諉之固原延緩也不曰賊自彼門垣入而曰賊入侵爾堂室殺掠爾衆我無與焉豈理也哉故兩鎮親望敗事恒多識者憂之初任在固原虜固不敢侵固原也閭虜犯夏境則曰唇齒之義國家之急敢不宣力迺勵士馬忘利害進而守花馬池守清水營守與武營又進而出邊入虜地搗賊巢斬俘甚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夏人得免狼顧夫在固原能以寧夏為心則在寧夏不以河東為心乎以河東為心則安夏無遺策矣三曰任先為寧夏偏將撫士卒以恩行軍法以嚴遇同事以謙臨戰陣以先恩則衆附嚴則衆整謀則功歸先則士莫敢後故自

王都督之去也夏人無貴賤家寡大小咸望任再至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輿情所在又安能違之故有是命任公既受敕戒行原州部曲父老雲合雨泣依依不能捨去至欲請闕請留而夏人則建鼓旗戴斧鉞歡欣鼓舞迓之境上任公何以得兩鎮之心如此哉初余會公於原州見其溫溫恭恭坦坦醇雅濟然儒術有祭遵之風既而與之談兵則又扶杖懸河閭闔變化語中機宜不泥古兵法既而觀之用兵則又風發霆擊氣雄萬夫矢石之下矯矯身先善於選用而又能得士卒死力是以所向克捷寔古驍姚之儔也可謂今時之良將矣由是而知兩鎮人心不能不為任公屬也竊聞天下之大事在兵兵之司命在將而擇將之道在朝廷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操鉞而授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曰社稷之命將身之大將之責任如此顧不慎擇也哉夫何豪貴賄門依阿結納賢以遐遺佞以朋進於是流毒邊徼損威四夷選陟之害始不可勝言今以兩泉之賢往鎮西夏又

所仗錢之地，人情地利，洞燭旁通，若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西夏其幸哉！西夏之計，往予侍教松石公，得受經略之策，固已無遺，因刻之以傳，著爲繩墨，以俟君子。今兩泉且行矣，有是人，有是法，嗟乎西夏其幸哉！因書之以贈別，且屬望焉。

記

岷梁贊記 川陝平寇

嘉靖乙未，天水盜起，巡撫大中丞安厓黃公討平之。尚書兵部以績聞，帝心喜悅，乃錫命晉階，賜金加服，以勵天下。觀風侍御採縉紳里巷之歌，載諸方輿，以傳諸後。藩臬諸君親逢盛事，又足志足言，以紀典論。而宜陽王其記曰：會寧馬興者，少負膂力，習刺射，伎獵嫖悍，猿騰鵠擊，與其兄銳，依阻山谷中，以割劫爲事。里人康六私其母，有子曰康黃狗，卽驍鸞與興埒，約爲兄弟，遠近無賴多附者。所居山遂爲亡命藪，浸浸滋蔓，衆至數百人。有王俠客者，旅喪其資，亦往從興，俠客有智謀，善計畫，因推興爲長，稍稍以兵法治賊事，相與結果山中，憑高據險，巉巖巖，峰連嶺。

皇明經世編

王襄政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互崖谷阻絕，茂林蒙密，蛇緣魚貫，微徑曲而入鄉，導惟賊知之。時每乘隙突出，縱橫醜蜀之間，居民行旅咸被荼毒。風流鬼魅之敢擧及遇，遺捕勝則戰，敗則走。一大當關，萬石雨落，我軍雖集，弗可仰擊。曠日弛備，流毒輒輿，是以彼逸我勞，攻難守費。三省釋驛，道路梗塞，且近山聚廬，官當賊窟，朔之郡縣既莫藏除，而賊又略以厚利，故近山民皆陰通賊，爲寄耳目，供芻糗，通消息。凡官府有令下，必奔告賊，得早爲備，根盤蒂結，數年於茲，至是猖獗益甚，漸不可長。公乃毅然議討，惘然遣兵，而山民給師，遂版主將。公於是赫然怒曰：茲賊不可赦矣，乃布檄師車，命將還卒，躬親秉鉞，六月陳師，以窮殺不可不戮也。故亟令以招降，以奔逸不可不遏也。故分兵以扼隘，以陰謀不可不伐也。故徙近民以斷觜，以飛石長技不可不拒也。故創木障以排山，以礮礮不可不協也。故徵兵湖蜀以周防，以巢穴不可不盡也。故焚蕩以夷險，於是算無遺策，兵不血刃，談笑之間，群賊就縛。昔樊崇黃巢之亂也，涓流燭火，幾何人哉？始焉不剪，至病人國。

皇明經世編

王襄政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互崖谷阻絕，茂林蒙密，蛇緣魚貫，微徑曲而入鄉，導惟賊知之。時每乘隙突出，縱橫醜蜀之間，居民行旅咸被荼毒。風流鬼魅之敢擧及遇，遺捕勝則戰，敗則走。一大當關，萬石雨落，我軍雖集，弗可仰擊。曠日弛備，流毒輒輿，是以彼逸我勞，攻難守費。三省釋驛，道路梗塞，且近山聚廬，官當賊窟，朔之郡縣既莫藏除，而賊又略以厚利，故近山民皆陰通賊，爲寄耳目，供芻糗，通消息。凡官府有令下，必奔告賊，得早爲備，根盤蒂結，數年於茲，至是猖獗益甚，漸不可長。公乃毅然議討，惘然遣兵，而山民給師，遂版主將。公於是赫然怒曰：茲賊不可赦矣，乃布檄師車，命將還卒，躬親秉鉞，六月陳師，以窮殺不可不戮也。故亟令以招降，以奔逸不可不遏也。故分兵以扼隘，以陰謀不可不伐也。故徙近民以斷觜，以飛石長技不可不拒也。故創木障以排山，以礮礮不可不協也。故徵兵湖蜀以周防，以巢穴不可不盡也。故焚蕩以夷險，於是算無遺策，兵不血刃，談笑之間，群賊就縛。昔樊崇黃巢之亂也，涓流燭火，幾何人哉？始焉不剪，至病人國。

朔夫天水密邇羌胡視我強弱內寇不除外憂且至而養虎患成集烏漸聚將南走松肅東延江漢其禍

不可勝言公蚤見豫謀料敵制勝絕番虜之覬覦納

岷梁於旌席厥功偉矣是豈偶然之故哉蓋天下之

事起於謀成於斷初公之行也西人咸曰公且無行

馬興黃狗者天下之至狡也麒麟寺溝黑鷹山者天

下之至險也急則禍烈緩則師純公且無行請撫焉

爾夫公笑而不納既至秦州賊曰爾有萬騎我有萬

山爾攻我守爾守我攻請撫焉爾失公佯許之先遣

皇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川陝志 五 下露堂

諜者圖山川險易之形料群醜之數廉虛實之故解

潛結之黨諸賊情狀盡在目中既而勁兵四集列成

環圍計定於必誅志堅於必克小挫不懼群議不動

至魚奔獸焉所遁逃非公之斷安能有此捷耶於戲

天下之事惟仁者能謀惟義者能斷仁而不義是日

煦煦義而不仁是曰予子非聖賢之全學寡固之要

術也故聖王制兵爲寇賊姦宄而已後世議論每守

其偏或遇卒然危險難處之務紛紛惶惶計已利害

大率以姑息爲良策故機會怠於萌疑是非亂於衡

決至有封威廢法偷安醞禍者是以藩鎮跋扈和虜

危宋皆姑息之過耳可不鑒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襄毅集 川陝志 六 下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選輯

張 定子慧參閱

陳給諫奏疏

疏

陳時明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選將練兵

此疏為二年所上疏是未定國計時事也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

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

皇明經世編 陳給諫奏疏 選將練兵 卷之一 平露堂

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

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兀

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

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

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宜大遼東諸鎮皆 祖宗所

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輦警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處

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

其土而滿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馬臣去

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治

與朵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

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於永平

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

後以朵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

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籬使之東

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寡

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

皇明經世編 陳給諫奏疏 選將練兵 卷之一 平露堂

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

有魚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

衆增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朵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

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朵顏等西花當之子把兒孫與

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悍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

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猶大憚而獻女結歡亦

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手往日

害我參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

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朵顏等最

首兇詐把兒孫爲最。朝廷雖歲加以爵銜時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擊之欲馴其豺狼之心此賊不死。雖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醜類抄掠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夏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中國爲蕞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爲。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學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爲中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膏虜之輕重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性歲吾嘗殺中國將領部下自王明經世編

寇虜騎不能驀越而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楠之所爲者遂使林木日就疎薄往日朵顏諸部落時向北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趕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人無空回故連合爲一其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兇薊州等處雖設有二營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爲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來。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姦人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于。國家真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泥兒孫挾不逞之姦潛導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曠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嗚鞭馳驟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薊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營峰口今諸關口皆近

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疎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者庸之塞。冶鐵鎖關門。布鐵蒺藜。自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衝救。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二道。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滏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複壘。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抄。或為邊將所劫。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出其境。牛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塗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霸而南。破清滄濟南等郡。往者已已之變。紫荊白羊失守。虜騎直犯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舉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追至關。殲焉。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疎濶。蓄積甚微。虜人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遠避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

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實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爲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送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以疑我北鄙納款入反戈之謀因兀良哈同利之衆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篠我隘口輕騎駐我郊彼餘騎掠我郡縣視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已之變喜軍導也先直趨京師用小兒爲虜謀出紫荆抵臨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從其姦計其禍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老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爲聲勢此老成卻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荆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爲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惟在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斯爲善處之術臣聞爲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頃以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

將士周歷諸省悉見城池單淺將士怯弱先帝末年見駕南征經過各都大都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實近日各邊餽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虜強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服窮邊爲地獄之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歡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爲蹙騎其蹙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蹙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安祿山見蹙騎遂有輕中國之心發所部十五萬舉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也武卒以拒賊以鐵騎誅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梯而抗拒延綏御史宣府於殺場吶喊寧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僻強不服者又往往告兵情易動如此勢已寢寢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於其間豈直爲患邊陲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逆事亦未可量也况近

年以來水旱不時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而
匹夫不逞一呼成羣小則流剽鄉村阻劫道路大則
攻圍城郭敵殺官軍隨滅隨起習以爲常野寇甫平
而竊賊起竊賊方息而曠徒作此徐業所謂土崩之
勢也業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然
起窮巷僇陳於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之謂土崩
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歛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
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
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
起於長垣黃巢起於冤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回蹈江
越淮直陷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官竄名
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
以金帛催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
入長安僭宗幸興元令觀其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
廷番訪良可來也今邊塞有疎脫之隙胡虜有窺伺
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渙之迹故曰明者
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任其自來而不爲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
爲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
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爲災害今日之
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
者親賢遠佞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
籛之見不避狂瀆之誅謹爲陛下陳之古者雖有
文事必有武備晉人有言兵可于日不用不可一日
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發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今日
遣某官某處練兵明日遣某官某處練兵蓋無寧歲
且制爲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
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天子自爲守道
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爲備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祇承德意故大啓
燕都親控臨塞內難既靖猶今歲出開平明歲出興
和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
嗣將弱故不憚一己之勞而爲萬世慮也以教聞言
之固初南京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業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十營以司寶嘉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五軍操練此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創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各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畧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二年復置分番武至振威為

聞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造諸關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閫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數習俟其精練即送關下由是驍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末柳汴去邊尚遠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濫蓄財不可浪費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免之恩有司慮國計匱乏率多廢格而止當權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敗產

窮男賣女，歲租僅微，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爲盜賊，况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塌搬檢之勞，有開渠腴淺之患，當夫秋冬之交，河水流漸，猶裸身杭淺入水，牽舟不幸，舟敗米漂，則貨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轂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民之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選舉

平露堂

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命本兵人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耗其占役，嚴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胄爲之，此輩生於純儉之家，長於

婦人之手。口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幟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呬其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與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棍徒，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爲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然有立功名，擺脫膏粱氣質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所管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選舉

平露堂

伍。先令自選，以次引，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其者呈稟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奏奉詔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領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選將練兵

平露堂

處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爲責治重則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具揭帖送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官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爲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黜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爲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夫那之間雖以武藝爲尚尤以膂力爲先蓋武藝可習惟是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士宜畧倣周宋之制簡其號銳者升爲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精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往侍其衰老仍遣於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選將練兵

平露堂

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畧倣大學士丘濬請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宜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要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則爲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各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宜賜月糧亦宜畧倣前世之制稍爲之差俟團營聽征將士爲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爲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爲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其庶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拔其號銳者三千員名置爲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處都指揮

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番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爲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通年出塞及工於初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爲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各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之常爲戰策一遇有警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遊擊

七

平露堂

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臂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爲劍或以棒而爲銃即其器械真如兒戲昔美廟壯猷都御史楊善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已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役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斯爲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爲箭鏃裹以瓊纈命強者兩相對射避即插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爲馬槌施諸韋韜俾馳騎相擊取其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遊擊

八

平露堂

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鬪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他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鬪之法。其伎術。避箭批丸。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指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奢。稍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鎗火炮。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恃其高下之勢。蓋槍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句礮之聲。殊無推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秦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爲。雖似紛更。然下緩急實爲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

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廷臣會議。務求國勢之真安。無憚更張之煩。撥愚謬之見。亦其大畧耳。若夫目之詳。綜理之審。自有廟堂深議。本圖非臣之愚所能爲也。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兗州李際之狀

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夙之銘之。外總兵官李隆爲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危害忠良。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魯綸。御史喻茂堅。田麟等。先後交章爲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摠憤懣。以曉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紳奉綸音。蒞治具獄。二臣祇承聖意。訊諸奸黨。實諸輿人不繼。不刻。惟公平。於是許銘忠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末。靡不悉得。具上請明。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以奏請奉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

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欄人廣衆之地東公覆審咸曰李隆法雖僅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司法司所據惟當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來覲各寫勅與他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攷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以爲言內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復審相同是宜速正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皇明經世編

平露堂

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延偷徇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與日月之明當廷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寃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益欲感斷出於 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曰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避斧鉞復瑣瑣以瞽言進當讀易旅之大象曰山上有

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議諸王朝未聞王朝已聽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無可疑議者乃復遠動有司竊以爲此舉或過矣况 陛下平日所託以爲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朝署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閒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竊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皇明經世編

平露堂

賊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爲恐貸有

寬溫薄釋注誤望降一

不為復遣官臣今此按上

體德意若但求李隆真情往來踪跡陳九疇備詳之

矣。罪犯重輕劉翀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足而已矣。雖有他能其奈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遵濠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旦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來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撫安仍急張告示諭以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註誤者衆故畏罪有多勘官之往彼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餘

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隆既為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為邀劫之謀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靈則南走亦不刺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僕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罔其理也。臣所謂不必

差官而彼差者又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具說有五。不惜一一為陛下陳之。稽滯。天誅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設有疎虞他日必為中國大患。三也。事出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朝廷覆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陛下收

救回差官之命。早置李隆於法。於以釋中外之疑。於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無負於成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違憲典之誅。殛也。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彈一端。勸懲攸係。惟望。留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

華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吳培呂坦公

張 岑幼青參閣

曾都諫奏疏

疏

陳愚見以平內叛以防外虜疏

曾 忬

平叛防虜

近該總制宣大兵部左侍郎劉源清題爲捉獲姦細李彥審據供稱黃泰將等謀差通事各等段足前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叛防虜

平叛防虜

邊外勾引達子裏應外合見今黃泰將同遊擊秦昂總領提調拒敵防守等因臣惟人臣之義王憂則勞王勞則死頃者大同告變皇上重爲天下憂勤青壯而顧群臣咸發憤畢誠願獻愚忠爲國討賊而聖斷先定廷議會同發軍興制正義明罰且欽降黃榜開釋脅從重懲明賞以倡忠義臣以爲該鎮士民無慮數萬衆豈無一明智奮激之士鼓義倡勇爲我軍內應其諸脅從雖冥頑不靈而陛下所示禍福利害昭如日星亦豈不知懷德憚威易叛爲忠意此

賊不過旬日當送款轅門懸首藁街矣今既再旬卒無一人仰應明詔者而故總兵等官朱振黃鎮秦牌鄭泰等又方背主負恩朋謀鼓亂叛逆軍士亦皆檢惡怙終抗拒王師且謀挾撫王子招納醜夷不軌之謀日滋月深此臣之所以日夜痛心憤懣至不欲生也願惟開旁罔開軍旅千慮之餘偶得四策杞人之憂誠不能自已伏惟陛下裁擇

一分委任以重責成竊惟智專則猜一而謀密事叢則力分而慮疎竊觀逆賊所以敢行稱亂者不過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

平叛防虜

強虜以爲資耳故非外援窮寇則窮奔塞北其或非不可往則流寇而南虜入則內外交變可憂方大賊非則日導月引虜患無窮流寇內地則郡邑久安兵弛無備誠不可不預爲之所而逆爲之防也討賊之事已付總制劉源清提督卻永又分遣廷臣咸重王師兵衆勢集必可成功但恐鎮撫諸臣人懷隨隊之心坐觀成功之賞十羊九牧顧此失彼勢不得詳理邊徼萬一虜寇乘機而動逆賊窮迫而奔然後爲討則晚無及矣臣愚以爲討賊之事宜付總制及提督

等臣有不効則責劉源清邵永等防邊之事宜付之都御史樊繼祖韓邦奇總兵官曾綱劉淵等令其專意飭理邊備宣布德威簡閱士馬謹伺烽燧慎傳聞譟以防虜寇且趙賊亮有不效使虜得南侵賊得非突則責樊繼祖韓邦奇曾綱劉淵等其附近郡縣及居庸等關宜付之都御史周金王德明及巡關御史趙元大等令其各視所轄規畫防守兵弱食少者宜急爲區畫流亡游食者宜計與收安毋令乘機思亂爲賊所得有不效使賊逸而南民煽而動則責周金王德明等仍令各官親臨邊關及大同近地凡經畧事宜及巡行期月俱以時陳奏付臣等稽奏

一設開疑以散逆黨竊惟心同則秦越可相使志疑則思成可相攻始聞黃鎮泰與鄭恭等爲賊推戴臣竊以爲鎮等皆身爲將臣世受國恩或外示同謀姑安反側徐當同變爲我宜以臣國策則其手之上計也迺今謀遣使招虜爲援則鎮等無復忠朝廷之望矣臣愚以爲宜懸重賞以購鎮等可謀云二三風將爲賊所逼者有能効忠勦義乘機內應計

誅叛賊及率衆來歸以報國家者國家尚能捐其舊過獎錄新功即崇爵千金之賞國家無愛焉如此則賊必疑鎮鎮亦自疑上下相疑非鎮誅賊則賊誅鎮矣鎮誅則賊失謀主而易潰賊誅則叛亂易寧而我兵可休矣雖鎮等重賞可也此固兵家所以間敵疑賊計勝謀取之道也

一恤軍士以倡勇敢切惟恩至而後威可行惠施而後法可昭是故愛克厥威則衆易靡而兵不振威克厥愛則人易怨而令不行切觀逆賊知罪大不赦人懷死心無復生全之望窮寇死地有圖無及其氣固自隘而勇自強也我兵懸守外地荷戈雪立客王旣不相形勞逸又甚懸絕延邊游兵自春徂冬已閱三時父戍異域人懷思歸萬一持久將無固志矣宜府鎮兵舊管反側雖無唇齒之故不免狐兔之悲即勉強引食或不得其力也用思歸之士以攻敢寇之卒驅管叛之衆以攻其同事之黨不有嚴法以作其氣不有厚賞以固其心臣未見其用命也今戶部已題行賞軍之令矣然不過與銀一二萬兩討賊防邊

軍士無下數萬况時際苦寒衣裝費鉅恐薄賞輕施軍士猶未蒙挾纘之恩及防邊將士必萌觀望惠或不均當令生心矣如此則威阻令格未必皆軍士之過也臣愚願陛下勅令戶部增銀數萬兩令總制諸臣均加賞費務令足禦寒王將元戎尤必有古人與士卒同甘苦之意然後申嚴法令以一衆志則鮮不行矣仍許賊平之後有功人員俱視賞格無功者亦量行優獎則惠施而人心固法行而兵氣倡古所謂成大事不惜小費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五

一定賞格以誘內變切惟厚賞之所激則人可以效重利之所趨則人不愛生然賞格不定則人不見利不見利則不思奮不思奮則不能得其效力矣切觀逆賊憑恃堅城率衆來守而我軍客成古外仰攻非緣內變則曠日持久未易成功賊縱不為招引遲擄亦或乘機而動不可不慮也兵部蓋嘗題請懸陞賞之令矣然而未定條格止於泛言聞外制臣又不敢私擅足以民不見利故日久猶未有仰應明詔者查得先年該鎮之變朝廷蓋定賞格云獲首惡一

人者官三級白金五百次惡一人者金三百餘第賞有差後果得內應之力賊間就擒臣愚以為宜勅該部查照先年賞格事例或量賜增重明定科條行總制等官分佈頒示則人心見利而勤城中之人將視賊為奇貨賊亦將視闔城為敵國矣縱不得內應亦可以疑賊心而孤其黨掣其肘而奪之氣則堅城可破賊不足平矣

陳募兵便宜疏

募兵便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六

下露堂

切惟逆軍負固最爾孤懸德威布昭靖服可俟惟猾虜黠深侵當未已又六鎮之兵所至單弱強邊周圍變患慮久矣仰奉綸音豈勝宗社之幸伏惟陛下臨御以來于惠元元加志黔首至德涵育淵深地厚今邊陲多警宵旰厪懷正臣子枕甲懷戈捐軀報主之時也明詔所至固當有聞風而嚮應者數萬之衆不過崇朝一呼而集矣臣復何慮哉然聞君子為義小人為利仗忠勤義之節可責於縉紳士大夫而不可責之細民故敢取戰之勇可責於素餐之士而不可責於新集之傭夫往者虜寇延緩陛下嘗懸募

兵之令矣卒無一人應詔者豈其民不可以義激耶
蓋議擬之太儉而奉行之或過也臣竊思往事偶有
六黑口重購以示之恩曰明諭以示之信曰倡名以
導之義曰衆伍以教之習曰廣募以備其選曰徵練
以濟其急六者舉而民無不從事無不濟矣何也人
情莫不貪生而惡死樂室家而重去故鄉今欲使民
捐親戚棄土壤委身鋒鏑之下而不有重購厚利誰
則從之今之議募兵者曰人與銀三兩衣甲器械官
給之大官府所藏甲冑弓矢虛器文具其實不足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藝文七 下露堂

如此則民有後利之冀或勇於應命而我有所事之
美則財不漫費矣故曰重購以示之恩然利可以驅
齊民而不可以致義士傳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古
稱燕趙多慷慨豪俠之士今富家巨室壯夫俠客高
名義而慕位號者不少宜下令募之有能率其親戚
子弟大者百人少或數十人以勸國家者官一體優
給之功成之日首倡義者得併功論拜無功者亦量
賜冠帶以示勸異若不煩官帑自備資募者則錫之
武秩以兵之多寡爲之策終其身不襲有功而陞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藝文八 下露堂

也必加淬而厚餉之大率費募錢二之一又速者米
價高所餘費不過易粟六七斗小民雖至愚又安能
以五十之粟易七尺之軀哉近者京兵西征官給銀
二兩布二疋夫京兵固國家所世蓄以備緩急者也
彼小民者曾不蒙一朝之養及驅而之戰其所賜養
迺與素養之士等其不邇於人情亦甚矣或謂虜不
冉至則費爲無幾夫重之則耗國輕之則民不應臣
以爲宜如弘治年間例人給銀五兩應募之初先給
三兩征調時則全給之如虜不至則未給者固在也

則襲其功則衆有統而易制財不費而兵集故曰倡
名以導之義夫戎役所以待有罪今之法殊殊以下
者乃得戎是故一隸尺伍近或終其身遠或世爲子
若孫患故戎也者民之所甚畏者也况無辜之民乎
往歲募兵之令亦令得事寧歸農矣卒乃籍其名不
復除是示民不信而教民議令也今之議固許事寧
之後聽其歸業且令奉使諸臣會同撫按榜示之慮
亦甚周矣然二三臣工皆奉命將事之人民固疑其
不敢擅也又國家榜制凡奏狀文移悉具勛累千萬

言浮文履誼，即宿儒讀之，且得首忘末，況無知之愚民乎？殷鑒周詩，固當時大臣傳王命而致之民者也。今觀其詞，曾不過二三百言，是故文簡而民易喻，且榜由中出，國民所習信者也。今募兵榜，宜令兵部彙括大意，毋得過三百言，庶簡易曉，及令二三將命之臣，別刻小票，以與民爲質。凡應募者，人給之許其事平之後，就是爲後信，則民不疑而敢於赴募矣。故曰：明諭以示之信，地廣民聚，則大衆易集，而精擇有人。兵部議令沿邊招募，固可以得士，然西北諸邊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舉而之戰，是曰棄之。兵之勝負安危係焉，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爲宜預令各鎮將見操及防邊將士，揀其精勇，擇善將將之，勸訓以待，或虜寇卒至，則朝閉營而夕可就遁矣。若其新募之衆，安土重遷者，則錯刻木邊，泰伍戌守，以習征戎，彼內得顧其私，外猶獲公家之利，將爭趨之矣。夫戰守難易勢不可同日語，士卒新故勇怯亦黑白相越也。徵募兵以起敵分新募以守邊，則民便而兵利。若如今議，必待募卒以從事，臣恐北虜已渡河矣。故曰：徵募以濟其急，泰伍以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之習，迂疎之見，惟

聖明垂鑒

議處新輯地方重威體銷反側以圖永安疏

大同善後

節該總制侍郎張瓚、巡撫都御史樊繼祖、提督都永總兵官魯綱等，各以大同內應捷音來聞，俱奉明旨下之兵部。今且旬日未聞議處者，竊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往轍之覆，來車之戒也。臣愚智不能謙，微然迹往事，觀殷鑒，則愚者逆睹矣。國家自正德末歲以至今日二十年間，邊鎮之兵叛者四起，其他

拒命違教鼓衆呼譟方動而忽寢將發而未成者又不可指數此豈國家威力不足以懾哉蓋其始亂也當事之臣畏怯之太過而姑息之已甚不能與一族以問罪人顧曰姑將無而定也當徐徐爲之圖及其無而定也則遂以苟安爲幸泄泄然忘之矣不復爲規置善後之圖是故我則猜忌以成弱軍則養驕以成玩陵夷至於此極矣議者咸以爲甘肅之變使當時能明法正罪處置得宜則可無大同之初變大同之初變使能明法正罪處置得宜則可無今日之再變矣推原亂始不能不痛恨於甘肅也雖追論則然而後悔無及今日之措置固他日諸鎮安危之係若獲不早爲之計使後之議今猶今之議答則臣之所大情也可不慎乎竊觀制撫諸臣奏狀所以招系大同者固曰黨賊渠魁脅從固治實陛下命將出師之初意古先帝王用兵之大端也然開制撫等官入城之際與經畫城中者則失於不振甚矣二月二十二日逆賊將首賊來獻都御史樊繼祖得報遂倉卒趣城下逆賊猶閉門不納諭之至再迺微啓半扉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甘肅

大同書後上

平露堂

可審一人即輿馬不得有賊且謂日都堂驛從每得過二十人多則衆疑必殺之後從者多以一人入賊果舉亦以過繼祖迺下輿徒步止率二十人入賊俱蒙堅執鎖夾道而列露刃明義盛氣以待繼祖初固以爲姑將入城庶幾居中措置以定禍變而不知損威傷體爲國家輕辱多次幾明日遂下令議賊逆軍及其貪民夫大兵之後少加賑恤豈口不可然古之大賚必富善人未聞與逆賊齊施也且威立法行惠之則爲恩施之則爲澤感之則易動繼祖等入城未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甘肅

大同書後上

平露堂

然後盛饗張衛鳴鼓而入懸法布令昭賞明罰懲姦
斬善問民所疾苦而張貸之以示吏民吏始如此雖
無攻城斬關之威亦庶幾明義討罪之法矣迺悉遽
若是故賊得以窺我而敢復輕傲如此也夫以聖
德中興熙洽全盛彼大同一區之孽至勦數萬兵費
百萬糧餉相持幾半載我軍戰死者數千人其竟也
不過得二十餘賊且真偽不辨又假刃於逆手已不
足以示威而制撫入城之際與其所指置又復苟且
姑息若撫嬰兒然甘詞媚語重摩而厚陳之冀其不

皇明經世編

曾節謙漢

大同義內

主手露堂

誓呼嗔爲旦夕了事之計無復久安長治之慮此豈
所以謀人國者哉且兵者所以威不軌誅姦暴正紀
綱明王法者也是故先王重之出必有名非以飾怒
歸必獻馘非以修大皆所以昭武明法詔今而戒後
也今也大兵久攻而孤城不下不足以昭武渠魁未
盡殄而無辜或蒙戮不足以明法勞師費財而威不
彰不足以詔令據城拒命而得追天刑不足以戒後
國臣所甚惜而二三臣者方且自多功伐侈稱捷音
臣誠聞之近又傳聞云友側之徒雖脅效順內應然

猶惶惑未安該鎮城門皆其所自守往來文移必驗
之乃得出入間猶踵其故習私或生殺人制撫方伴
爲不聞拱手擁虛名行賑濟而已凡此皆處置不先
定故其心疑而未安耳或謂或原固宜早有定論不
當徐徐令其生心也今制撫在外則曰我難專制報
侯廷議奉命周旋耳在內諸臣則曰我難遽度聽撫
制長議便宜施行耳彼此觀望互相遜避今且二十
日矣不開有所陳議曾不知該鎮士民跂足以待命
四方六鎮拭目以觀終若如二臣措置遂幸以爲安
皇明經世編

曾節謙漢

大同義內

主手露堂

泄泄然不復置之慮而一聽其苟且之謀竊恐他日
之隱憂方大而皆鎮觀望生心將無復寧息之候矣
咎人謂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固臣之所拳拳者也
平政令示鎮靜以定危疑疏

遼陽反左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
畧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聖明御極禮備
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遼鎮之兵一紀四叛雖
於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爲醇速變激
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爲順紀

綱法度。至於論數。胡可爲立。人心抗拒。鼓之易。置。胡可爲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廟謀廷議。當有爲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於懲。懲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清。得而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判矣。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力。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成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日經奉命掛銜。不能宜。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曾都錄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嗷哀求原。無他意。至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此其軍而深爲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內惟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意又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爲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爲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給不暇。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親藩。庇同城。社固也。外隣強虜。意可撓援。五也。臣愚積給惡累。及無發。人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爲叛。而我之所以帥又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城節鉞。上馬荷銳。厚餉積聚。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錫糧仰給遠而在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爲朝鮮。非爲榮顏。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冠帶。效順之國。歲聘稱貢之臣。非若非狄強點。無忌世爲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親藩之計。大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六情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而終不敢有他者
非誠有所畏懼益自量其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
能爲矣今陛下重於舉事思與天下休息此不過
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
之變倘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遺永久大之憂二者皆
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遽
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陛下宜鎮之以靜曠然視
之待以無事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
勸長慮周謀聽其廉實委悉以聞陛下權其事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曾紀澤 書 七 平露堂

全國家之體目前之內軍士不效仗而請罪者臣不
信矣
正名罪愆舉用以杜姦萌疏 遼陽張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
呂經言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
乞差總兵官邵永侍郎周叔弼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
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古革職閑住了還着錦衣
衛差官校齎駕帖令解來京問理袁璠并地方有罪
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錦那奇也不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曾紀澤 書 七 平露堂

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
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
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
將順以紓至懷惟九重嚴邃君門萬里遞賊變故之
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於聰睿者猶
多也至陛下所觀者又皆危城之疏偏之語議
者日復抑揚輕重於其間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
乎傳曰膚受之剋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臬陶之德
以爲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賴陛下之聖明公虛

洞燭鎮靜遐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矣迨有山海關守臣呂經兵部聞稱本月二十五日呂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任軍士恐生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叫寫字進各軍聞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銀錢半今還寫本害我各吶喊撞鐘打鼓齊入將都察院門打開排入將呂經踢打肘錄送監又將都察院并文卷盡行燒毀着太監總兵奏本討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脫本可盡告垂蔽之弊不可不皇明經世編

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國家數有之積三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欺罪惟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明旨已下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於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斷義以昭示天下竊恐英雄之竊咲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投鼠者足置狐穴於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也巡撫者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朝廷法度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於朝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簡薦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輕自倖辱如此雖經所自致如朝廷何絕不足道獨不畏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開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次堂陛之等例首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王章輕玩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是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故尤循環而動陛下

之憂目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怒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軍者。若日無與於軍，而二三奸徒爲之，足欲示勸官意也。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不過誣執二二乞兒丐子，鍊鍛成獄，以報陛下以姑塞明詔。如此，胡不直有悉赦之，猶不使無辜被茲刑戮也。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達題稱：臣奉命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起，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喧囂不肅，旁不知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書

中書堂

之難乎。臣苟得而言之，胥唐中葉，宗師作難，去德諸遷天下，多故番夷雲擾，咸藩鎮之臣乘隙而起。憲宗發憤創往，振累世之弱，簡賢練衆，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款，赫然稱中興焉。然此儘可諉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寇，直犯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可謂危甚矣。而叛賊藥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此萬萬烈矣。而廟謀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悔禍，叛賊悉平。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書

中書堂

亥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

廷輕是故必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功罪也。

臣竊觀禮部侍郎黃綰查勘疏狀，反從逆黨，間有擒獲二豎遺孽，亦議罰追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劉源清之議誅雖或過其而部承武鋒之罪，則公論協矣。濟傲孫名中之叙用雖非爲訓，而趙鎮戴廉之衆則大義明矣。楚書詹榮繼祖之功，雖頗浮實，然陞賞日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大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節爲不稱。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國厚，以爲朝廷惜大體，爲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同九年 平露堂

邊境防遠患固。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越擬議者也。大今大同終事之期，請鎮觀望之秋。陛下更始善後之一幾也。看得黃綰奏稱大同軍止應坐以謀殺之律，不得輒稱謀叛，以至興師大折。姦莫先於聲罪，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悉宥之不足仁。夫謀殺謀叛之不可，則大義乖而國是隨之。臣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也。所謂謀殺者，或三數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及而賤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非朋衆聚至數十

人，操弓挾矢，明刃呼謀，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鬪者也。必非謂劫殺良民，焚殺公廩，逼竄撫臣，逐奔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國家所習有，則未易言耳。臣請言其習有者，假令二三人謀人於潛地，殺之而奪其資，又數十人有明火揚刃，強劫人殺人，不知將坐以謀殺人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常有辨矣。况大同之卒，累倡叛亂，再殺人，臣據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珍惡憤處無君父久矣。其與忿上怒卒一時偶聚爲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文謀殺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同九年 平露堂

言拏押一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益可議矣。大臣者，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是皆下至上一等者也。廉堂之分，誠不遜於此矣。此而可殺，是不知有朝廷也。如是而聲之曰叛逆，豈不典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拏押千百戶同議。將重撫鎮以防漸也。夫國家於撫鎮重其權，任尊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卒猶焉執而殺之。今既不能正法，釋罪以爲撫鎮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拏押千百戶同議，自是

以有撫鎮威體下同木屬士卒視之無人尊顯撫鎮少不如意欲殺則殺之當復輕於前矣雖撫鎮亦將自視卑也且端輿焉或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爲國家嚴法振武以効邊防也哉此其爲懷減非細故矣傳曰水弱而人狎之敵多或爲火烈而人冒之故鮮歟焉茲固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爲是申法哉且聖人立法制國皆因時救弊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撫鎮亦既數見矣使律文果輕陛下猶當束縛以申其典以立天下之尊明經世編

之禍臣誠竊憂之臣非爲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國是王法胥此焉定後禍隱憂皆此焉寢蓋東隅不可追將圖桑榆之救也臣愚願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實蒙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誦亂劫殺撫鎮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治又使天下知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優赦終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而不散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及重折萌之道也又看得黃綰奏稱總制侍郎劉源清賄賂交通貪功債事輕議請兵激變良善春秋必誅國典難貸大源清受陛下命爲總制大臣廣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師費財卒罔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本職無效罪誠萬死然聞入試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輩逆源清爲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感激士民嘗大書誓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衆爲賊守復倚藉圖其法第約賊至則闔室自焚偕歿以報得有家人請棄城逃者源

清即誣殺以徇宸濠遺僞將將兵百餘人遁進賢源清伏兵殺之生擒僞將斬之市宸濠乃曉諭南昌源清源清大驚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僞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縣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鑑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縣屹然爲閘漸巨防者源清之功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有舉事少不當尙當蒙入議之貸況今日之罪猶或有可紓疑者臣又按律所謂激變蓋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戶部 刑部 言牧民之宜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民爲變者也源清未用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沐良義迎親王出奔爲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大威致王謂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失機宜指置乘戾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陛下即以是誅之匪惟天下服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妨有其責如此又何謂之與有若治軍行旅紀律中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向與鄧永年戾不相又權倖任均不相令制宸濠殺之罪視永亦當未減若夫

貪功僨事之辨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窺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爲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先帝今當聖明之朝爲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盡棄其平生以負聖主臣誠竊疑之乃今欲與鄧永同敘非惟其心或不咸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循省將復畏不敢爲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倡口爲資天下後世且將謂國家以大同之故緩一非族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乎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戶部 刑部 叛逆者之上今馬昇楊林親爲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貸一減乎又看得黃紹參稱藩傲孫允中俱應叙用楚書應榮俱應陞賞夫藩傲職重巡撫高切安危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勒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變自全何以示忠冒功祈叙何以示耻皇惑草疏爲賊請貸何以示法夫陛下以禮法廉耻待群臣而做等以此報塞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

苟辱爲上計以觀變爲良圖養亂蓄殃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敦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下忠也臣愚竊陛下不易初命仍罷傲等庶少存廉恥以激頑愾若楚書磨礮之功賞則臣前疏已具夫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朝廷誅賊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使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爲功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然天下猶未測溫衷之所注也夫賞不當功罪惟人不思勸而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磨礮身陷賊中本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曾都諫疏 大同四年 平露堂

別擇美秩加常秩一二等請循制陞陞足示優異則體全勞叙兩存不廢若夫都御史樊繼祖挫威於城下侍郎張發受命於軍終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軍機而大義明規模弘遠而國體尊姦宄潛折而邊圉輯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詔來世矣惟臣前議與勸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故異縮亦非縮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朝廷之體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言官所論者朝廷之體也況國家善後之策遠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曾都諫疏 大同四年 平露堂

鎮久安之圖追歷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愚併陳封非悉達廣延傳議然後聖擇有某也臣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懼郡小之謗緘默不語仰貢兼納則不忠之罪歟且無贖又臣之所大懼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言而是適足爲縮助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也

張皇誇誦錫上賞賜駿拜甚非所以示威崇體尊朝廷也故臣謂楚書磨礮不宜厚賞者非爲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叙當遷吏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甫 編輯

宋存標子建參閱

楊太史奏疏

疏

楊名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用舍修違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
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奏疏

用舍修違

平露堂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威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
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
以草茅之見騰爲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
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明
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
寔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爲矯激以速譴責也
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于見聞
寔不容已者况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
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

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詆譭謹以
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爲 皇上明言之臣惟
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者小人之尤
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任不肯
輕予今乃屬任于鉉豈不以鉉爲賢于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聞閭閻細民亦切切
不已皆曰此地非鉉所宜處也蓋以鉉之爲人心行
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于逢迎心祇期于報復向總
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羣言臣恐夫今不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奏疏

用舍修違

平露堂

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
工用舍盡課則其爲害可勝言哉此鉉之不當用也
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好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藎亦知其
爲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典及凡要
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爲
臣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爲人豈得無可慮乎此
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爲清要

非心行純白資深望久者不得與矣。道者乃使陳道
識全贊仁事庸惡道流充任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
貌的係粗鄙。及問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
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
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
贊助皇上明禮之敬有是理乎。此道流輩不當用
也。臣愚竊疑以為是數人者。聖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處於議議諸君子耶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皇上

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是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一 楊英疏

用舍建

三

平露堂

紕繆以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崇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爲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

以爲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
能然。豈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爲
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
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埽還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
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開闢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
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
采聽。于內府修建無事。此豈皇上祈天永命之心
不能自己。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
之頻來。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
皇明經世編
卷二
四
平露堂

純一卽弗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厘明諭臣罪安可逃矣

楊侍御奏疏

疏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用舍修建

楊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奏疏

用舍修建五

平露堂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卽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政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懂爲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疾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卽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其大也大概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而諛公肆欺妄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父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及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謾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于國恩有未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前舉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爲安以舊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救齟齬于其間積弊而至于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木入秋恒雨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徵樂減膳下位下以卹患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臬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奏疏

用舍修建六

平露堂

不亦甚乎。其不幾于安危利藪，而以大可憂者爲樂邪？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胡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于聖鑒，難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優禮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楊奏疏 明倫彙編 帝訓典 七 平露堂

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動威之餘，齋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于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爲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雨月

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悔，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戕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願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人亂，當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故能壽躋臺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

青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勸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遠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懷之心也。陛下卽位之初，翦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建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犬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就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覲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覲。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顏之下，以狎有乎顯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

今異言異服列于庭，金紫赤紱實及于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昇諸迂怪之徒，輕之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于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於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日于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

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懇不苦說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議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日達聽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卽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尼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咎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場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卽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學堂

平露堂

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惻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顧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千億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逃遁其爲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學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二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開公

唐昌世典公 選輯

許恭襄公邊鎮論

論

許 論

九邊總論

九邊總論

國家駭迅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

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一

露堂

皇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切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總設寧夏甘肅兩州三鎮專令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山西鎮巡統馭偏頭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樞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初設總督于偏頭關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朔州聯屬遼東鎮戍各嚴密焉然自大寧未奔遼東宣府人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原之守守東塞河套之西又有榆林寶樹兩角

後奔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南遼東勢始分矣

止統以來右司又失守東勝大原得逾河而偏頭

關遼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

巡柰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

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有足其糧餉守備等

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

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

帥假按伏以為奸攻守無策而倫情相襲文法太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一

露堂

而巧避蓋多斥墩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勵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亡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登陴固守勤加巡哨為其長計而無羽近利乃可為也其治蠻夷之策則在率土皆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焉之聯屬附近地方東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輩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為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事晏然矣

宣府論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

亭枕河寨峯黃崖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和州威

虜明安照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

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

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

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

徙衛于獨石并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

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紂地險而

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

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

營一帶地雖懸絕然勢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

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

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

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

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

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浮圖略插箭嶺之防寧留茂山衛京營之上以益柴

刺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

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勲出境燒荒遇

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纏前後陷沒此猶可諒也若

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謀此則漸不可長

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

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

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于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

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莢之積多至有六七

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僅存瓦

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

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國威

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節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

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

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

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

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

折銀六錢又日本折四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于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緩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薊州鎮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太祖既逐元君適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太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濶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璉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遙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疲瘁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寔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開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堂

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戶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壘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流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下歸河營乃復添設將擊甚爲訛謬矣游擊之役則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矣恩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游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後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

皇明經世編

許元襄通鑑論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設險修關嚴烽遠譟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寧夏鎮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城田上上入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皇明經世編

許元襄通鑑論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衆之寇豈人謀地利未有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則戒嚴田則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清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通逃致近盡知我內地虛實此

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尋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北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英周尙文禦之。皆敗。因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瞻望直出山外。有壑卽開易於趨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因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皆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時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上環廢鎖達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愈近。而民利益窘。益謀者一不足。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關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乎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賊守之則莊京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大同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中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蓋虜南犯。刺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人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犬遼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廷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以爲正紀綱嚴法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

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事，則是處文錦之

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有隱憂矣。默化潛

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

其孰能爲之乎？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

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

旣復，宜寧等縣棄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

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

腋間，寔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

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

路，例在大同先襲殺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

數年，往歲榆林欵塞，說者謂似漲和議，拒而不納，豈

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欵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

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

而屯田又多過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

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旣在各城搶兌，此在

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

解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離羊園子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

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犯者，扶傷

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

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俱

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

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莠，此不惟邊防

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

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

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畏避。今之邊臣有

能愛將士者乎？先襲殺巡撫之時，雖不敢擬之

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剝，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

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旣無

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

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

不感，是誠驕悍之君，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

之道，駁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

終也。

遼東總論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綽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足以疆場無通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防發頗多。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許家襄集 遼東 遼東 平露堂

亦有識者爲啓樂邊方之慮乎。他如華馬市之益，歟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榆林鎮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粟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無不及而返，虜得投隴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煙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裕，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有額內支

給折色，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饑，卒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懼。迺今年年得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日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糧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東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在籌糧，他非所慮。愚又以爲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籌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

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諸菑，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邪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於內帑，至則糧價正歸，錯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過虜於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滅戌皆不可曉者，近有後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買虜，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大邊之憂，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籌

糧他非所計也。

甘肅鎮 其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爲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西通路。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萬世法者也。哈密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千禧堂

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爲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徑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葉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入據哈密，遣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遂近

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賁幣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上，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克國，吾未可見矣。

甘肅論 上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寇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千禧堂

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

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就能爲之且
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番番帳
復之議至厓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
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器盡營
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
也恢復之計雖論不從必煩聲討虛喝擾恐難以震
動試言今日可復爲先襄投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
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
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
皇明經世編

汗參裏邊集論

九

下露堂

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
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問焉彼恢復而切切
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
可復宜復不宜復國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
矣至于亦不刺者迤北連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
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
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生守之夷耳
惟土番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
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朝土番北
皇明經世編

汗參裏邊集論

九

下露堂

制无判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
何所不吐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
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陝西海散
處河峽何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
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
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
難也腹餉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
缺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漆案新堡廣
招佃種以矣豈有舊堡未定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

有守焉而敢達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壁之宋岐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其有固而後兵益振屯益衆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駱望而耕私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宜宜大事體稍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遽乎若以省恭一官專駐蘭

皇朝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于甘州如宜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回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貴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兵番文動數自誤冒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勤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策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耶舉其大者帥以見緩急而

已

固原論 固原

固原在寧夏之南、溫天近番、胡寇之所也然其地固原關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聞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師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其蘭西衛謀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甯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跑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永東而西風臨羣之卒冬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淤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僅銀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成每歲凡四閱月而爲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之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客商旅納貨斯則以與實此地而

王瓊移置下馬坡其見偏矣夫固原中河之地也總制所至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也權盡變存乎其人耳

三邊四鎮圖序

二邊四鎮

夫陝西迤邐三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是以鎮東由黃甫川以至於定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以至於橫城二百二十里橫城亦寧夏之堡而達諸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下露堂
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爲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者八九百里及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胡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集百坪或灘或渡口以人套馳而蹂躪焉害斯延矣又每年遣零騎三四千或六七千伏林逐草住牧不絕也是以套中之虜無歲無之內橫城渡河而西是爲鎮城由鎮城之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

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山紆徐而達之山之後虜時住牧警屢至焉又由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於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以至於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蘭州又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又皆在黃河之內往往套中之虜秋由花馬池潰牆而入山後之虜冬由靖虜衛踏水而入則臨鞏京慶諸郡縣皆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以至於甘肅鎮城一千二百里又至于蘭州嘉峪關六百里共一千八百里又皆在黃河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下露堂
外西海刺刺山江零口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回夷西寧莊浪革吧章和等族有番落然則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孰非犬羊之穴乎況山後之虜由蘆塘松山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里甘肅鎮一千八百里共五千六百里遶乎遶矣古之云兵者曰地利曰地機又曰知戰之地者可千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閱也但緣邊地勢木長且而括之以方相聯而乃析之是以觀者或訝謂莊固軍皆戰出入塞城即其所至

而按堵之所未至者，則詢於將官什五，乃總行爲圖。
疆場比次，延袤不絕。凡營堡疏密，斥堠遠近，城塹高
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
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固不具載。廢幾，邊君
子揆叙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甲士，於
是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險阨遠近之利，執通掛交
隘之機，或畫地而屯，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
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存道而輒戰，或馳間而掩擊，或
迂途而至，誘或夾阜而張，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
禦侮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

據險峻，防審勢，計勝以距彼虜之吭，答其背，斷其右
臂，而制其命者，皆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
周其利害，况邊服利害而可不知乎？此圖之不可已
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開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朱兆奎伯高參閱

侯中丞奏疏

疏

侯 綸

欽奉聖諭禦邊疏

聖 諭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議題節奉聖旨這禦邊事
案你每既會官議處停當係于總督衙門的便行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禦邊

一 平露堂

他著實舉行其餘都依擬行內外諸司各要仰體朝
廷軫念邊民防禦虜患至意務責實効不許效尤往
昔稽時誤事備咨到臣查得咨文內開仍行薊州都
御史侯綸將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邊務除見
議增兵易將設險外未盡事安仍要作速具奏等因
臣會同鎮守總兵官祝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銘
議得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地方環衛陵寢拱
護京師密邇宣府寔爲肘腋重地累歲北虜侵犯內
地其防禦之方誠不可不爲之密也且臣等所屬馬

蘭谷太平寨燕河營等處與密雲接壤朵顏三衛夷
人住牧邊外止有一牆之隔昔年大舉侵入殺斃縣
官去歲七月驗放夷人進貢者止該三百而隨來乞
討糧米者不下千餘通報北虜入寇察其情狀似有
幸禍之意臣等雖營區處錢糧從宜撫待然狼子野
心滿許多端陽順陰逆難以測度誠恐北虜驕肆有
時內犯近夷聞知乘隙東侵腹背受敵不無顧彼失
此貽患匪細而兵力糧餉器械之用防範處置亦不
可不備也備東夷正所 備北虜也臣等謹遵奉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禦邊

二 平露堂

侯晝夜籌慮將未盡事安逐一查議開具目昧陳諱
伏望勅下該部從長議處早賜施行

計開

一本鎮原無設有遊兵後因建昌營鎮守內臣裁革
遺下營城官軍謀設守備一員管理因事權不重又
改爲遊擊以備本鎮往來應援然所管官軍不滿三
千馬亦不及軍數先年亦無徵調去歲北虜聲息緊
急方行謀調西征彼時遊擊毛紹忠查得見在官軍
止有一千七百有零除大小各按伏五百員名河流

口接伏二百員名實在只有一千之數以故不能起行備旱去任徐都御史將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四路官軍并馬各挑選奏補三千之數領去西征各路所守關營隘口星羅密布遂使防守稀疎所幸夷人不來侵犯得以苟免罪戾若使有警則應援不及難保無虞近據大喜峰口守備龐學書及各提調等官報稱榮顯三衛夷人多在邊外佳牧日逐臨關或乞討藍米或說稱把兒都巴與黃毛遜子結親三年夏領來關上求討東西等語臣等切詳夷情狡獪中藏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公疏

三 平露堂

制固未可盡信然我之自治豈可不嚴臣等已嘗嚴行各該參將提調等官將見在官軍揀選精壯號稱大兒手給與馬匹責令設法操演各防侵犯倘遇賊情重大如往歲突入聲東擊西并有調遣策應之兵何以威震外夷臣等具奏量留本處遊兵草茂之時移住密雲以防虜衝令該部取各路遊兵本鎮已不在調遣之內矣伏望勅下兵部查議馬上差人催促新任遊擊將軍程棋作速赴任務將本營見在軍士逐一點選除老弱不堪者令其守城外其餘精壯者

盡行選出果有不足仍於各路步軍內挑選通行療補務足三千之數查臣原奏令其及時前去密雲住劄若北虜消息稍緩各路有警亦聽調遣策應及查馬匹亦因西征倒死完給數多原還各路亦各端營合無斟酌見在堪以騎征者有留外其有老弱不堪俱寬與各路軍人領養防禦仍於附近薊州玉田豐潤遵化等州縣寄養馬或永平府近議應賣種馬完給騰壯一千匹專與遊兵騎操庶緩急有濟邊防可保無虞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公疏

四 平露堂

一查得本鎮近邊衛所每年軍三民七出辦料銀成造軍器寄庫專給邊軍領用除嘉靖二十年以前軍器拖欠未造及侵欺料價等項臣等另行委官查明追究外其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軍器料銀該工部咨取解京俱經通行去後續據各衛所申報原造軍器乃係給邊之用今若徵解銀兩遇有警報邊軍告領將何取給已該臣將遵化等衛欲行存留料價照舊成造緣內移咨工部外為照本鎮守邊軍士披執盔甲器械中間給領年久損壞數多即今

邊方報稱前項軍器不可有缺，乞勅工部查議，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料價銀兩，不必解京，仍舊存留各衛，嚴立限期，造成以備應用。但二十二年分，造成過期，見今軍士告討若候，造完領給不無緩不濟事，仍乞查發在京庫貯堪用盛甲鎗刀弓矢等項，約得一萬副，先行解發前來聽臣等查給各守邊官軍領用，以濟一時之急。以後照舊各衛咸造給領，及查火器火藥，該工部每三年一次查發前來，分布各該關管收候聽用。近因邊報緊急，省令將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禦邊 五 平露堂

原發神鎗佛郎機，常時依法操演，但用過火藥數多，雖欲嚴行製造，緣本鎮不產硝磺，又恐造不如法，亦乞查發數千斤，分散各路，庶緩急有備，軍威自壯矣。一本鎮四路各該關營寨堡，共二百五十餘處，原設提調管操，并墩臺夜不收隊伍等官，共計一千三十餘員，俱於各該衛所選用，其間有離邊一二百里者，應支俸糧，俱在各衛所造冊開支，每月米一石，上半年支與本色，下半年俱是折色，富者猶之可也，貧者所開係糧一石，上或父母下或妻子養贍尚不足用。

豈能分送遠塞，供給邊官，所以各官到邊無所用度，不免科剋軍士，雖常嚴加禁約而犯者接踵，具告到官，中間或索要銀一二分者有之，米二三升者有之，行拘責問，據法難容，但原其情苦，似亦可開，況人一日不食則疲餒無力，又豈能披堅執銳以作勇敢之狀，以犯敵人之鋒乎？夫食無處將見弊端益生，邊軍益困，軍氣不揚，軍威不振，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乞勅戶部查議，合無將前項守邊官員除月糧一石，仍於各衛所內開支外，其在邊提調管操者，查照各邊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禦邊 六 平露堂

糧事例，每員日量給米三升，守關寨墩臺管夜不收管隊者，每員日給米一升五合，總計支三升者不過七十餘員，俱附造守邊軍士冊內開支，備行薊州密雲管糧官會計給領，然尚有奸貪之弊，盡法處置，彼又何詞？如此則邊軍有助廉之資，而軍士免剝削之害矣。

一查得先該臣奏禦虜之要在於遠探，冀動瞭望，則烽燧不夷，傳報及時，預知地里之險易，賊勢之衆寡，出入之遠近，相機調度，或設伏或迎戰，或固守，庶不

失其機室而可以制敵也。禾鎮一帶邊關，禾顏等衛夷人常貢之外，不時扣關求討益米，絡繹不絕。諭許難測，欲令便出兵馬，然彼款曲輸情，義當撫處。若一有不備，輒肆侵犯，擄擄人畜，是以臣晝夜思惟，不遑寧處。每嚴行各路參遊等官，將各該墩軍務，要着今在墩守瞭及夜不收不時出關，瓜探地方，僅保無虞。但夜不收月糧之外，每月加米二斗。惟墩軍辛苦百倍，實亦不減於夜不收，而其月糧止與操軍相同。則是勞逸不分，惠澤罔均，而欲出力効死，退無怨言，不肯逃避，不可得也。臣訪聞各邊墩軍月糧不等，俱加益於常操之軍。今本鎮大約會計四路墩軍，共八千餘名，令無照依夜不收事例，每名月加米二斗。每年該米一萬九千三百餘石。臣非不知歲計有常，不可加益。然偏苦之軍，本色止得半年之給，若非足其衣食，無以悅服其心，鼓舞其氣，偷惰苟安，瞭望日廢，邊防日壞，事不本于人情，徒以空言嚴刑驅使之，誰肯信從之哉？萬一虜賊長驅地方，失事守邊之臣，固難辭責。雖加以重典，計亦晚矣。如蒙伏望 皇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七

平露堂

憫念墩軍窮苦，邊防切務，乞勅該部從長議處，或歲發引菑四五萬，或於山東、河南漕運蘇州、糧內量增二萬石，庶各軍有所仰給，而守瞭可以責成，窮邊卒伍必當感恩効死矣。

張給諫奏疏

疏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戰守

張東壺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陞後境上備行揀度，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憂領，不覺倉皇。蓋臣以爲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防疎東路，何翅燃眉之火哉？欲待事竣奏聞，誠恐不遑，緩急藥負，循默正具疏聞，忽聞喜峯口入貢夷聲，息已至，有欲搶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纔回等語，又節聞走回人口說，竄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劫勾合大眾，要便來搶，都說好搶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已，視吾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安，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八

平露堂

關陳之臣惟京師天下根本而陵寢諸山實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警之人身陵寢諸山是京師背脊。南山又陵寢有背也。警之人居則京師正堂。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爲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陵寢三十里之外京師百里之外仰爲遠遼矣。臣惟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宜大西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京師直北矣。查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而下其出也。徑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永寧縣至遼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近父水寧而入。則輕輦之騎直搗南山。不日可至。其爲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往事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爲我藩籬之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陰林深不通人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枝節附邊作牧。悉爲北虜驅迫。星散藩籬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

嘗爲虜所使。若今宜大遼民屢遭擄掠。間有黠猾者乃反安其利而樂爲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寨亡命之徒。久投鹽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爲寒心也。往者宜大諸邊。屢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心修築。頗稱高厚。又隨之外峻之爲壕塹之外。挖之爲窖。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聲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可憑守。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斷爲虜所必窺而復來也。況聲息欲捨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二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遼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雖有難支。與之守猶不服貴之戰。又安能平迫至報及軍

門方使調遣，且若盡合宜府總副參遊之兵除步卒
 扼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
 之至，動以十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
 奇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
 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即居庸爲中，按其圖勢
 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
 禁山，自張家口至韓家口，聯絡以爲隘者十一。皆隆
 慶永安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
 子谷，聯絡爲隘要緊之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戰守十一 平露堂
 一口失守，南下入山，卽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
 議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城、城壕，頗可爲守。若永
 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衝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
 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
 門諸口失守，則直衝陵寢後山，殊無間截而南突之
 騎，卽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陵寢以達畿
 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見尤爲緊要。臣嘗聞土木
 之變，虜由湯谷出入，已成舊譜之路，而青龍西口八
 達嶺者，卽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之守，則其

勢必將惟張家口是窺。況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口，
 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路，而
 爲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京師近日之
 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真爲山徑蹊間
 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
 少狹焉而已。卽其路畫牆爲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
 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
 險爲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
 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戰守十一 平露堂
 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
 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家口
 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
 龍二口，則爲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牆浚
 濠，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
 付之，似爲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安之兵殊不足恃，況
 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頽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
 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爲恃者，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
 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宜府撫臣調坐營董賜

之兵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爲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路參將及坐營之官兵則使近應北路者過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爲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烽砲軍之聲響通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截敵有及萃萃額額晝夜準備或者先聲所至奸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爲無益者也臣爲陵寢過計又有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守

平露堂

有新添參將選合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爲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治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爲守株待兔之夫耳諫者皆謂四海治安添設參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及覆路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北路之滴水岸大虜從入之路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守

平露堂

官員當卽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拿解法司議處。合先
嚴例預徵歲闋敵卽趨應援有恃聯營合勢軍聲
日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同正兵頗稱趙雄蓋
總兵周尙文不衰據鞍顧盼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
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命
總督衙門預令大同正兵及諸路參遊速整戰具豫
待調遣。有警報卽令火速馳赴總爲京師保護更
不得以主客異心致悞大事其遲延者亦聽查勘計
日計里參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臣又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戰守

主

平露堂

重問遣其肯奮勇赴敵者縱有軍士損折亦不加罪
如有功次非惟准贖前愆仍照例陞賞如此庶幾將
士有所畏懼更思策勵蓋今日之患已在陵寢繼輔
非他處可同非往事可論也內地糧草隨處可依更
不得以水凍草枯如常設料若所應查勘緣由容臣
同委官見任提弔入卷親歷遼境屯堡訪獲情實及
凡所在修行事宜別待回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戰守

去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選輯

淮上陳台孫階六祭閣

等邊疏

疏

趙伸

等邊疏

等邊九事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

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卽漢匈奴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等邊疏

一

千露堂

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

敬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

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

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

爲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

年追我 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

木來者不强其於西域人貢元盛永樂二年乃卽哈

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

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夷使人貢方物悉令

此國譯文凡開脫脫故其子索羅帖木兒襲封李羅

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上魯番鎖檀

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

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

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

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

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上表十八年甘州守臣

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

王弘治元年尋爲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聞請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等邊疏

二

千露堂

璽書齋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會遂以城

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爾派陝巴襲封忠

順王王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

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姓其賞賜又嘗虜其

部落頭目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

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倉事候謙率

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

往經畧焉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

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詣

夷使緣此皆欲回同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齋
勅以往迨久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請嘉峪關清
各衛久居哈密回同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
麻黨詐回同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
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
張降外任侯住休閑任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
哈密回同有以教之也無阿黑麻復令牙蘭率眾
侵據哈密于時兵部探訪肅州撫夷指揮楊蕞所以
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臣據
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
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來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
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
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人貢并以陝
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
督寫亦虎仙等構引土魯番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
急於成功納之原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
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與
尺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

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
乘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
乎要之與師外夷亦爲危迫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
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嘉峪十數程亦無
水草人貢往返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
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
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開關絕貢亦一策也使
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同奄克索羅係畏
兀兒并迭莊迷失係哈刺灰種類頗頡陰謀跋扈北
山一帶又有小列充野也克力數重強虜時至哈密
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
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與復哈密此今
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裡頭目夷落射獵爲生
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
肅州並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
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
種子布疋衣糧還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
總兵十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

夷貢使者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
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
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
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
略乎哉

二曰征勦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充厥爾
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帶領部落奔掠西海至今十
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
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浪諸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海峽

平露堂

五

相衝邊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
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
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
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剿等竊據
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剿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
苟貪虜駐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輒
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
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馳延
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

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
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鬪者少
我兵強弱虛實彼中知之熟矣遂使我翻為彼籠絡
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為鄉導非惟
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為然哉
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
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百
勝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
說得敵人門虛請謁之情者使為間知山川形勢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六

泉芻牧道塗迂直者使導軍材力踴健能猿騰鶻擊
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審覈宜於卒伍之間選是
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
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
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
而誘之使求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敵入明日降
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生死之道久則番寨
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
事機可為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驍官督理糧餉

隨軍前往，遽遷廢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也。因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往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宜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卽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爲權有專制，不得阻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勤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大文武大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恭疏

七

千露堂

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末學愚臣所與爲也。

三日申嚴守贍，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響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刺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尖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火砲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往來，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恭疏

八

千露堂

選指揮一員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瓜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瞻望不與。以多為寡。唐張聲勢。以寡為多。耽誤事機。添水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太段各路火號。會止。面原緊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采眾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折牆入境。或二五人。至三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火。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炮一個。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火。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炮一個。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火。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炮三個。燒柴堆三座。其或寫眾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稟報賊情。人馬操縱。便為進止。收

飲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窩洞壁附近。既塞飲馬水項。所就今原住官今上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緝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施。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卽在此。而況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轄門軍威素著。首倡。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鹽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駐馬。歸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當馬課之靈漳。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稽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賣。羣襲如舊。則孳牧無地。而牧軍因得以藉口。奏討紛紛。召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黃緣。則撈辦不時。而盜課于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益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

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遼西，因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資養本爲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兌價領用，事雖不常，卽其例也，卽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

兵部

兵部

中監兌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和判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椿銀，若是苑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青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雲錦爲羣，可以酉障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卽今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設茶巡撫陝西都魯史本

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客易稽考，如係益馬上等者一匹，益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標，其各鎮奏討納價，兩給祿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若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做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令奏討太僕寺馬價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大勘明白，恢復故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

兵部

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卽已矣，蓋軍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做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寧遠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同靖廷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議，若口指於營，

與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禾糧費幾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微銀營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顧乃驅之荷支負重難免於仆且

元矣

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海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前引頻年失估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日等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富貴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路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糧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博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錫人情所在豈假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糶堂

三五元

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尤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二邊五分宜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宜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十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蘇富于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十五升餘鹽納糧二十正鹽只二百五十升餘鹽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卽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新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糶堂

三七元

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搭配均包以令兩淮正鹽者往中駁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六曰歸重事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投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至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爲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與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苟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倫選本于異林調度出于籌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千露堂

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勢弓遠近不若

西有橫城堡東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塹平漫處處通賊豈迎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資寇兵而齋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投鳥阱是故觀邊未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算爲奇正以爲本奇以爲用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爲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鎮從違爲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爲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韋州一帶爲一路或以石溝蓋池蒙城山城一帶爲一路或以黑水鎮或西安海刺一帶爲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湟平一帶爲一路日簡卒伍日繕甲兵日修城堡日料軍實日謹間諜日嚴斥候彼不我侮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則固則度其勢之虛實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爲至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千露堂

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肩其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過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回營陞階，修傍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日，倭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岡靖環慶備冬有商鄯一帶防守，又有近兵守城，兼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壯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因靖環慶備禦商鄯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口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各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尉軍買馬料等銀，又有坐守城舖扼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併等役，況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實以時費功爲已布置之應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世，芻糗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權估於草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填駁，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爲戎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殺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王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希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鈞豹捕鹿，或官缺私貨，壓制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娶，賄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備，執鞭或托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鄯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曠徒囂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征調宣大。賊不過河。則征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特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爲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爲山不遘。剿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爲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羣。大勢同往。虜衆多寡。何以的知。不信則詢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緊急。於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爲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不徵兵。只在一守。爲今之計。宜加參酌。著爲定令。先主提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

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

一面敵散爲十。如黃甫川。娘娘灘。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類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水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印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卽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爲之駭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卽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卽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風淫邪。邊腹軍民。利害所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相和調。則士預附。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銜銓破敵三次。當先。搜山破傷等弊。疊出。明詔革之。盡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

盡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 特旨或由改定或由
 併功或因報効愚以爲議擬者有例可循實任幹
 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勘引之典不
 張則技能之將不出其將征進西海至客土漢官軍
 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
 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奉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
 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則另爲一等又有
 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則另爲
 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遁曉夷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藝文 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爲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
 墩守牆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
 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
 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岸窩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
 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
 數或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其等當爲
 一例厚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涉得此無
 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
 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將以下不

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
 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藝文 疏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選輯
徐子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章 簡次公參閱

黃 公疏

疏

黃 佐

兩廣鹽利疏

鹽利

時以兩廣鹽利大虧是意津欲減之而流并鹽斤故上。照得兩廣用兵全仗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于商而不取之于灶。蓋灶丁所辦之鹽則專客商支額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公疏

鹽利

一 千露堂

無額外徵備軍門之數商人支額官鹽有限收買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近時值數倍自天順成化以前至御御史葉盛韓雍吳英宋吳屠藩秦紘閔珪唐珣鄧廷鐵劉大夏潘璫熊秀并臣等相繼總督軍務干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孰難革而法難行所以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于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正鹽一引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

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一引更有多餘鹽斤許令自首免其沒官每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槩也相沿行三四十十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糧賞功等項甚為有賴正德六年廣東監察御史解冕條陳十事內一住謀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舉司鹽引從梧州往廣東地方并潮廣衡永二府發賣每鹽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部御史韓雍見得收積米多謀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公疏

鹽利

二 千露堂

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秦紘奏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仍前照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斤准令自首每引抽銀二錢蓋正鹽一引止帶餘鹽一引乃 祖宗成法一引許帶餘鹽六引巡撫權宜茲欲止帶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慶州

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
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
餘鹽斤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
不致虧少等因已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
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徑雜處盜盜縱橫成川兵
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邇年水旱相仍人民飢饉
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供
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處有銀兩各有頭項擅難
把別項動支邇年征勦因地方廣濶山嶺險遠所謂
漢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之
數方敢行事况賞犒出軍將卒并各處哨守官兵及
修城船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硝磺製造軍兵器械收
買馬匹鞍轡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于此舍
此再無出辦之路論之者但知鹽利銀兩收有前項
數目執稱甚多欲要減免其費出之多關係之大邇
急無辦之患臨時缺乏之憂皆所不顧是以不及其
事者隨人意言之甚易殊不知當其事者利害切身
值之亦甚難也自正德二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

無餘積此一舉動輒就告缺乏况商人計令自告仍
有不盡之數令自首則私益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可
言是縱客人以因厚利虧軍餉以快大事其爲苟安
地方之計甚非所宜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此等
之徵則出自商人與鹽灶丁無相干以此而恤鹽
丁非臣所敢言也况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
問罪鹽免入官惟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爲甚輕而
販納亦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入而縱
私販虧官課而誤大事以此而措置軍餉又非臣所
敢知也但用兵惟此糧賞非銀無以聚兵非賞無以
勵功書曰汝乃親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孟子曰
師行而糧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希寬恤之美名而不
顧地方之大患論事者臣固不言其非盡善之謀其
行據諫處者或亦似無遠大之見此其經久可行之
法否乎仰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則軍餉
日絀錢糧日減邇地方多事聚兵無糧賞功無物臣
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請給內帑繼蒙俯允而往返
稽延候事非細况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

人甚爲有益。絕無怨言。決難輕議。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誰得而用之。就得而移借貸伏望 皇上念邊方多事。軍餉關係甚重。乞勅戶部查議。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柴炭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驛臣行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逐年行定舊規。每官這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犯人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贓。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枉法罪。一。體照例充軍。仍乞著爲定規。永遠遵守。司其事者。毋因一言而輒爲變更。行其事者。毋執私見。而擅爲改亂。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好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王 疏
公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鹽利

五 平露堂

疏

應詔陳言疏

鹽利

王 朝 用

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爲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輕賦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統有六。政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間戶口稀少。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鹽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壯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灶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灶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于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往貽日久。易于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灶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灶丁既丁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鹽利

六 平露堂

於開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本折引折銀二錢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蓋盡數發還關中就將前價一體召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灶戶需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弄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也每年運司

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則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禁私販是禁忍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鹽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以嚴加禁治一旦邊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者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灶丁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備克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鹽御史有奏開販除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援引私因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執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裁革始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就豪爲名是矣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號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推避孰肯加憐憫之意

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舍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克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灶丁可免于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實銀到部者，各爲空額，照例有解不開外，以後年分自領課鹽折納價銀，有留運司不必解京，如引定價四錢，並數發邊關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賣，然筋合於錢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製銷，仿照例奏，法度寬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弊端，則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水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張 冕組垂參閱

屠漸山集

疏

屠應竣

應制陳言疏

大祀

刑部 奏爲應 制陳言事臣等伏覲 制命百官

稽古議禮考 天地 日月 羣神合祀之是非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祀

平露堂

采華議貢之必言廣聽克讓令天下之心以奉祭祀

臣等有以知 陛下之事 天明事 地察也臣等

竊聞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大於祭祭者

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 陛下慮大

祀之典神祇失位 聖心所格上通于天仰此心也

祭祀之本立矣臣等伏念 陛下開兼容之路而臣

下犯黷黷之戒誠有大不可者竊以古昔所聞并愚

陋之見爲 陛下陳之竊惟 本朝大祀之禮所可

議者三而顛加 聖心者四夫古之郊祀其詳不可

得聞矣禮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於泰折祭地

也周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

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示則天地之分祀明矣

自漢元始以後議者亦合附會題合祀天地于南郊

后世沿訛襲敝墮廢古典中間分合之議迄無定制

我 朝驅逐胡元統一中夏凡典章文物一舉先王

之盛而祀 天饗 帝禮之大者顧尚襲漢唐之舊

儀此其所可議者一也古者天神地示之祀必求諸

陰陽故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星辰司中司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祀

平露堂

師雨師天神之類也合之圜丘社稷五祀五嶽山林

川澤地示之類也合之方丘至於六宗四望又皆有

專祀焉是故陰陽定時上下定位分合有宜此百王

不易之禮也后世孟春郊祀從以羣神配至千有餘

位晉賀循已非之况其他乎我朝創立 郊殿纓以

二十四壇去其淫瀆之祠稽之祀法亦云正矣然日

月止一從祀而朝日夕月之初制弗行 神祇人鬼

上下聚列而天地卑高之分未正此其所可議者二

也 皇祖卽位之初創制立法首建圜丘方丘于鍾

山之陰陽。每歲分祀。天地。又以仲春秋分專祀。

日月。自十二年以後。始創合祀之禮。則分祀亦皇

祖之舊也。夫從祖而與古弗合。固不若從祖而循

古者之尤爲愈也。況王者之制。多更數世而后定。其

儀文制度。亦必潤色損益而後全。我明之興。百六

十年。海內又安。方外賓服。制禮作樂。稽古憲后。此固

其時矣。況陛下制心禮義。見其精微。建中和之極

宜人情之所安。去百代之敝。文以復三王之舊。此萬

世一時也。此其所可議者三也。臣等又竊聞之。禮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祀

三

平露堂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察之。是故表文以備物。修德以立本。其御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臨之如日月。體元育物。無有疾戾。四海之內。歡欣交通。明德馨香。上帝悅豫。由是宜之樂以達中心之積。故郊之樂六變。而天神降。地之樂八變。而地示出。此無他。致和之極也。伏惟陛下懷保小民。慎簡守令。而郊祀之禮。下詢臣工。無間小大。帝王之德。誠無以加矣。臣等竊觀制命之詞。不無尚疾異同之論。是以私憂過計。誠恐在廷之臣。或有考禮不定。執論不一。上干

天威。陛下因而怒之。則雷霆之下。或多摧折者。其於盛德。誠恐少損萬分之一。伏望陛下體古聖人

隱惡揚善之心。用其公言。容其拂逆。俟彼徐考而自

定。則聖德益昌。而感神之本。無不至。所謂願加

聖心者一也。禮又云。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

龜于禰宮。言慎之至也。夫以歲郊。恒典而先王至慎

如此。況夫創建鴻業。肇百年之舊。以定中興之治。

其可不慎哉。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民。謀及卜筮。郊祀之禮。陛下所謂巨疑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祀

四

平露堂

也。聖志先定。卿士協從。固有不得言者。臣等尤望陛下告之。祖考。決之。著龜。上稽天心。仰承列聖。夫苟從矣。乃命禮官。稽漢時故事。刊刻聖制。頒之宗室。及南京各官。官員。俾其博考古制。俟以歲月。各列條件。上陳。必待人謀。僉同。然後斷之。序思舉。大禮則所謂大同之慶。身其康強。子孫逢吉。吉在是。所謂願加聖心者二也。國家大祀。殿之制。規模宏麗。窮極尊舉。凡百六十年來。天帝降格。百神萃享。自近郊數十里望之。得然穹窿爲朝廷

南面巨案今日不殿而壇則 大祀殿將安置之萬

一有所改易議及簪懷誠恐 天神震驚朝野異色

而小民無知者亦必狂視駭聽詭言相驚大非 國

家之利所謂願加 聖心者三也夫 殿宇既不可

議室祀又非古禮則大祀殿必將存之而闕丘之祀

又必建之他左其齋宮服殿朝房學院亦必創爲新

制與舊相等方丘之制又必與闕丘相等其人力工

價玉石土木之費必將數十巨萬況今 仁壽宮先

蠶壇起工在即誠恐今之財力有所不贍伏望 陛

下豫令尸工 節度其經費量今日之財力既周二

壇之外足餘國用幾年然後鳩集大工成之不日則

陛下制豐保天之慮周而亦無時御舉廢之患所謂

願加 聖心音門也臣等下愚不足以對揚 休命

謹昧萬死塞 明詔惟 陛下垂神明之聽以無忽

芻蕘之言天下幸甚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出使琉球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
藩屏東海外先臣 馮 天子神靈獲終于位孤臣

清議嗣惟是微于元命弗敢寧居譯球允介陪臣長

史潮以請漸渡海至表以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簡

所宜使者其各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

往時當往者率罷罷憂動色懷君應和爲吏難左給

事中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仍疏名上 天子素

知其賢報允 陛辭復 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屠鷹

竣口東南夷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 高皇

帝放驅胡元膺飭異域諸海外夷狄君長振懼 威

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死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于震堂

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其王賜之冊命被以印綬冠

帶世爲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于是琉球爲寵王

駁駁向聲教矣 天子躬至德中典諸國益効職無

敢墮怠聖恩光施存定最商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

尸之行矣壯哉子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叩符也

追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爲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

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觀博望侯傳則以

一介之使凌絕海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正之國爲

漢鑿空向導隨流而接則又蓬然嚼鼻雖其行不接

于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絕外邦 內臣而使者言海外則怵怵動顏色矣古今人之是遠也陳君建 盛明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逾于淮沂錢塘之波騁于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冶沿津水睎無諸之域橫汾東下梁彭湖拍中山觀日月所出沒俯視蛟龍巨鯢諸怪之嬉游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夷之俗振于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飾盡喘息迎謁而陳君執符被服拱揖于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爲從天而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手齋堂

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寬而博望鸞所肆說而不得者也斯不亦壯哉抑君 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夷亦將于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宜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 天子之德于諸蠻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于茲也皆有以測之矣

任丘縣王君河碑

任丘

任丘去京師不數百里當燕趙齊之交界水陸輻湊河自滹沱而下東南至河間又東達于郎莊滹沱

紆又東南匯于陵城凡商賈之所貿遷區野之所浸溉百利是興肥壤攸賴也數潞弗若泉源墮沉澗藪墳壙秋莽載望于是民寔病焉蓋歲且十越矣邑大夫王君齊至之暮年則喟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而百播于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源則焉用令矣乃鳩工量材乎上董下物土之經因其便故徙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踰月而萬衆之功畢成蓋邇源而達于邑凡七十里廣十餘等亘以巨堤泉若橫帶般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則相與言曰嗟乎夫昔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兼便也自斯河之弗達也陸輓車擊肩負而蹣蹣凡百穀之任千夫之力弗若一舟之致也引泉鑿流拖甕行汲數里而一罷凡盡日之功不若瞬息之便也今茲之有河也朋艦鱗次帆檣下上千里之材五方之貨陸弗能致者不踰日而集于城下矣四民之所往來習勞而就逸者不行役而濟矣室廬相比周城而居犯之河而注焉若家汲而戶輪之足矣夫斯河之沒也上君之澤弗可泯也迺遂稱爲王君河云而邑博劉生達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手齋堂

然其事乞文于予，予聞而嘆曰：鑒哉！所以名河之說，予讀召康公之詩，愛其人，思其所說，猶曰：召伯，召伯者焉，而況于經營敷引，心力周乎之所建者乎？惠流者，思功速者，世，渠稱鄭國井美耿若，秦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夫高城深塹，邦邑之所以爲固也，繁暴與利，循良之所以永譽也。夫斯邑也，任君城之，是故以任丘名焉。至于今，民猶載矣，后之言王君河者，則自今始也。重休襲美，橋之無疆，其將有徵于斯文乎？

孫文恪公集

星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記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巡方

孫陸

今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懋卿上言：臣幸得銜命奉使，以督察畿輔爲職，所領重于天下，郡國而都城，顧獨無治所，恒視事浮屠之舍，章輿簡書，度藏不密，掌故胥吏之徒，單外暴見，人得徂伺，豫隙爲甚，井宜臣請無敢別賦吏繇，但以臣所蔽訟贖錢之在縣藏者，茂材募庸爲署，得導心屬下，折姦苛，宜詔條便。上許之，無何，署成，而京兆二縣

令造余乞文以記始事，余按御史之名，紀于周官，勅舉之典，昉于漢代，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交信，而邪惡不作，然循學學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遵職，考禮申度，以防其溢，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鄉貢其條，國聞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基于是矣。夫去古既遠，淳流樸剝，吏或旁法守利，而民至抵冒以爭刀鎗，于是監郡察州之制，詳而衣繡持斧之使出，至于大都之下，不制之豪，乘時藉資，詭法干紀，則司隸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遏強圉而備非常抑亦抗威稜以風四國，蓋因變制，權得其適矣。魏晉以來，因革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于曩時，繩糾之權，益彰于前軌，固弗之能易也。皇明建官，既則周典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夫歲請于上，分遣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員萬里之中，絕荒遠徼之外，恫瘝幽憂之疾，盜竊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賢，不自出令之平，頗庶獄之詳，澄氓庶奸惡之中，和邪僻，無不使聽覽而變置之。上者奏裁，小者立斷，足以風發草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巡方

十 平露堂

四裔。南。通。于。時。因。德。刑。威。暢。而。王。路。清。夷。也。御。史。之。任。于。是。爲。重。原。柄。既。舉。而。居。處。不。虛。則。觀。矣。而。威。頓。漏。泄。之。患。生。請。寄。之。奸。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重。屋。夜。垣。累。棘。襲。局。者。也。而。况。京。兆。所。據。近。畿。百。里。之。內。委。依。環。衛。之。觀。殊。異。乎。五。方。輻。輳。浮。淫。之。黨。聚。成。于。累。盛。與。夫。里。巷。之。俠。三。選。七。選。之。民。時。時。觸。罔。都。肆。簡。蒐。春。秋。番。衛。之。衆。旅。于。道。途。軍。實。營。屯。兵。錫。徵。發。之。文。溢。于。几。案。周。防。一。逸。機。變。立。生。是。故。按。治。者。常。以。胆。望。宿。將。雄。俊。更。膏。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皇。明。經。世。編。解三公集卷之一 土 平露堂

嘉績弗紀則亦有曠霍焉爾故因二縣今之請而備論述之以錄千石御史郭姓豐城人辛丑進士

與李縣尹書

防倭

五月間倭寇千餘由勝山海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生靈縱橫蹂踐于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彌月飽所欲始航海去維時足下登城防守其狙獪逼城之狀不猶在目中耶今雖覽爾靖輟瀕海居民神致膽喪遙見海艘夜泊率妻孥奔走山谷數日乃旋室中財貨往往爲土賊所掠窮窘辟易言之傷心明年南風起寇或併力而來深爲可慮是故乘冬月閒假之時思患預防足下所宜加之意也國初防海之制甚詳戍久漸弛卽今集兵船塞水港出洋哨探據山環塗固自有主者乃若海塘以內抗拒其衝則封疆之臣之責矣昔人于塘外濬河塘上築墻下里甲分信也初日舉工官不費而事自集蓋將恃河以爲塹依墻以屯兵俾寇弗獲踰海塘侵內地也今墻或傾圯河或壅淤不乘時葺治之可乎鄉兵本農夫

然性頑勁。其禦門庭之寇。家自爲兵。人自爲戰。實勝官軍。擇有行誼者爲之團保。之長。製冊籍。勅各氏。平居深戒。勾點以安。其輩臨事。稍給在直。以結其心。有能斬將奪旗。界之重賞。夏末寇復窺。虬僑鄉兵鼓譟而前。卽遁入海。亦其驗也。今各稽漸廢。團保匪人不乘時中飭之。可乎。姚城四面臨江。視他邑更覺險阻。乃昨乘之。拒寇獲保無虞。說者謂宜增高壘。以壯雄固。建敵臺。以騁長技。誠爲有見。矧今西壁多頽。新塘未固。不乘時修築。之可乎。修城之費。取諸官則帑藏已虛。取諸民則脂膏已竭。僕嘗過上虞。見張君銳意修城。詢之云。其邑預徵徭銀。共計八千兩。以三千兩解軍門。尚存五千兩。請諸土官。獲與茲役。僕思徭銀預徵。閭閻者盡一姚之戶口。勝徵銀必多。曾解幾何。尚存幾何。比例接文。是在足下爲之所也。吾姚災切剝膚。嘗各極防寇之策。城中人又一說。江南人又一說。四鄉人又一說。大同舟共濟。宜宜自相參商。僕意塘兵鄉兵。多設蒲垣。同所以護城中人矣。藉使塘不能守。鄉不能禦。江南四鄉之民。奔避于城中。則修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十三

平露堂

增壘非卽護鄉。閭人耶。營諸一身。然城中腹心也。江南唇齒也。四鄉四肢也。善營者。完標本。投藥餌。必期于全體皆安。是故爲今之計。葺塘疏河。練兵修城。所宜兼行。並舉。有先後而無輕重者也。保障一方。不可無調遣遊擊之兵。近聞召募勇敢已及千人矣。無事生食費出不經。莫若選精兵五百人。或用千人。分兩番操練。則各爲千人。實止給五百人之費。而臨時又得千人之用。以策應鄉兵。師其所處。給鄉兵雇直。是又足下劑量伸縮之也。王生明盛之朝。委質爲臣。輒思報主。固知足下忠義之心。油然而不可遏。第官以父母名。誠宜視民如子。古人有蒲鞭示辱者。有催科政拙者。凡以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法三王之遺意也。昔者姚俗簡朴。近方諸凡。讌會。僅僅成禮而已。比來士夫之家。競爲侈靡。萃水陸之珍。誇金帛之盛。恣長夜之飲。耽刺戟之娛。此當承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四鄉多壘之時乎。僕願足下省刑薄罰。倡節儉以厚風俗。實爲政之切務。弭寇之根本也。夫彈寇必賴乎才將領。尤必賴乎賢守令。藉諸載積。橫海樓船。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十四

平露堂

樹一時之勲，平居伐謀杜漸，其誰任之？魏尚守雲中，魏尚，匈奴人，武帝時，匈奴不敢近塞，與匈奴不和。何奴遠避，不敢近塞，與匈奴不和，朝歌賊徒駭散，境內皆平。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惟踴躍以嗣其芳焉耳。前守劉君既得罪去矣，其事尚屬未明，但劉嚴刑重罰，仇視其民，是以人弗憐惜之。今聞新守李君實銓，曹爲地擇人者，先聲既已慰士民之望，而又得足下不赴京朝，使誠上下同心防禦，寇弗入境，民獲安生，其効可計日而覩也。松江海只新寇泊者十餘艘，勢殊可畏，奉化奔突二百餘人，又未知底止，寇情巨測，其來不顧于夏月，今羅丞遷官保薦，應覲萬一豺豕成羣，搏連深入，伏焉于甯江之游，足下病軀爰友，其何以禦之哉？不可不逆爲之慮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防倭

十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乎遠閣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本

周立勳勒旨

李待問存我參閱

曾襄慈公復修條議

疏

曾 鈺

議收復河套疏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

于易庶幾壯漸防微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天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

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

傷殘遠邇驚懼大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

廻爾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

除逆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

不足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

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

代以來悉屬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獯狁于襄漢武帝追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

郡築城繕寨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

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虞

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州河套復

爲虜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

胡元遂通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

幾千里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

撤之內守復收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

地沃膏腴不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河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策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

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萬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

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

欲復之志而未及逮主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

使虜酋古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

套則寇宜大三閭天套則寇延寧甘同生民荼毒全

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我皇上

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

聖祖之所嚮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

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傾在彼而寧夏外險又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擾徒勞守禦其補緩急益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而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與國之重務固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綽摩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結清承平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復套

三

平露堂

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慘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日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應睿覽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賜該部作速施行益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仍輒有復套之議會極端要領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

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鐵彼醜寇驅其餘黨擠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有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

牙關也

一曰定廟謨周公曰戎狄是膺孔子作春秋揅夷狄以尊王室漢武帝之朝已治安矣賈誼且以爲首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復套

四

平露堂

例置深用痛惜蓋以中國者首也蠻夷者足也不可奈也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關外之臣適不能奮揚威武沃埽腥膻以嚴華夷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醜虜以逆犯順悖亂天常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今欲除之先務其本河套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卑弱芻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爲其先驅畏虜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食嗷日滋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

相卒成其終元帝淮蔡之手唐憲宗之聞見而詳曰者其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聖明先定此志命下廷臣大加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圖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我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不競中興大業巍然煥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

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皇明經世編曾襄憲疏復套平露堂

節日之謂也規模徵其大節日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閭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果糧三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寔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傾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戰勝賊賊未胆落輒興版築師徒易捷其難三也臣則以爲爰

擊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務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朔薊克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項開一項是爲開田以養地力其緣邊軍民亦出示招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虜騎難於馳驅夫旣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此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披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

皇明經世編

曾襄憲疏

復套

六

平露堂

先將附近賊巢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胆力漸雄然後昭聖明無外之度闢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檄追重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與問罪之師衆二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占矣

一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什不潰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艸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王露堂

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淫寒水冰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撥遣牧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御邊者虜弱不乘因仍包庇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滿山東徐于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什官驕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

嘗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于皇天山西總督鎮撫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提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城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陣可使捷代如是三年虜勢日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修築墩墜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請求屯政建直衛所處分戍卒填寔邊民牆壁既固耕獲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乃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王露堂

口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係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于雲中至今稱勇亦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二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怯懦上下不振一遇警發遂輒身退縮遠爲自守恭總副奉遊等官爵位漸高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曾家恩疏

九

平露堂

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議田單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僅係于卒伍雖有材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于行伍陳平起于亡命感遇恩德遂建奇功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謀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曾家恩疏

十

平露堂

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獨立若令各復還職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斷計自有明典大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討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于見棄而武功日銳矣
一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爲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芻米銀一分日該銀六百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一乘該料六萬束每束折銀一分計銀六千兩每馬牛驛二萬五千匹共該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效力糧餉宜加人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十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

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下先安望得其力。下終日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兵自闔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即可卜也。賞犒之數。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旬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萬兩。今陝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克復全三年之費。其甚難集。不然。淮折毋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九屬。相應使各下該部擬議。先發帑銀四十萬兩。交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廷級陝西寧夏三巡撫。處直先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移移借用。仍令領餉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麗。二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

一日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助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

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袁立誅賈費而軍士股慄。尚不可以無功取。則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念忘其身也。仰惟皇上明罰勅法。令甲昭然。有違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隨。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廢。實勝之子。罔知兵革。三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遲縮。遲遲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于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羣數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于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擠者。往往皆是也。今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斬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遲滯觀望。買賣首級之徒。繩以重法。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效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況玩習之餘。衆心渙散。追之以威。則離而捐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再乞鈔下該部擬議。詳著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

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

一曰脩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于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徵求相爲表裏始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利用之而不能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炮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聖明經世編

曾象感疏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歷甲神鎗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鉄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定爲籌邊破虜之公器伏乞特勅該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于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

明經世編

曾象感疏 卷之一

十四

平露堂

史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遂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白

李待問存我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總題該官條議疏

徐襄復套

曾 銑

臣看得各該撫鎮等官勸議復套事宜雖議論詳略不同而僉謂河套之當復與夫勢之不可以不復者皇明經世編

曾襄愍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所見皆同但兵根措置之規攻守緩急之序不無少異焉爾蓋事體重大人情所難固有不能比而同者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賴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癰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追我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浸疎旁因竊據漸致警行益禽獸之孽息者既蕃而虜略中國男婦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

強遂爲門庭之寇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畿甸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洩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睹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陝遼薊之間殺略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虜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裔夷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非常之業往古不數悉矣肆我明興有皇明經世編

曾襄愍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太祖之聖而後能驅逐胡元有成祖之聖而後能三犁虜穴列聖相承海內熙洽虜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徂於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之者無其人今我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每聞邊警宵旰靡寧故嘉納復套之奏卽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陸師氣倍而臨虜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寧羣皇圖遠邁百

丁遂配 二組惟我聖明有司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城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憶觀甲乙可否鮮能展勵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莫遂還是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懷之徒嬰疾痛之疾怒知巧之說野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爲其所惑此不可以不辯也凡器方撫輯之事付之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虜亦慎重矣奈何將官每出於參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遂使賊勢猖獗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露真偽一倡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虜寇真不可抗此戒懼惟謹偏之爲尙而猶不能竟焉是使中國武勇邈焉無聞士卒見賊不匿則匿此其病痿之原也故聞臣復套之風惟聖明鑒之有志者壯之識者足之其染於邊人之痿者或曰賊窟伏席也官軍進套入虎窩也帝之伏也尚能爲害擇起而搏噬之勢將莫禦夫自邊患以來賊之侵軼患陵者不知其幾生民荼毒所不

恐其非由我軍之蒐食也若尙以爲伏虎不知行虎之禍果何若也臣以爲伏虎尚莫於陳則行虎將益畏縮矣他人畏縮猶可委也當事任者而畏縮爲心不有資於國乎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撫兵備等官於根節器甲之具於鼓舞緩輯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參遊等官於科鈐目占之弊於愛恤操習之規如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虜之不可破哉昔周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邪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奈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卽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常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殺萬萬猶木已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半已集矣設以爲糧備可獨豈于宣大而言于陝西三

邊也況矣地既遠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是俱三邊之用地圖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惜哉或曰中國者本也夷狄末也不務本而事末未可也臣以爲虜寇不侵百姓安堵本末之說似也今之虜患不知果可以爲末務而生視之乎九邊騷動中原驚擾近者被其賊害遠者苦於徵輸內帑告罄宵旰靡寧有坐困之形無底定之日此諸君所謂謂往與往勞費正等故復公以祛其害正所以安民井以厲民也所以厚本非以逐末也或曰其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緣邊分地而守臨撫焉惟恐失之且不能免乃使督兵公征即公內大虜誠俱夫主客之莫當也此知攻守之名而不能盡其變者非善策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臣習水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考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賊莫能禦欲止賊莫能撼內有聯束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候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虜萬騎兵志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賊之營

陣庶其近之或曰倉誠復矣今陝之地可無虜患賊既無巢穴掠不克獨不多宜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虜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爲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劉鋹之餘兌味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肆猖獗耶况宜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痼漸成大癰實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豈不可爲痛哭也哉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堂堂天朝破侮於醜虜此臣等義不受辱甘心馬革之時他尚何恤哉但恐苟獲弗瘳有誤大計故不韋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是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虜寇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免於身之爲幸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賴聖明辯之於早斷之於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沉痾而已謹將各鎮巡撫都御史謝蘭等鎮守總兵都督等官王綽等

各答呈內條款相同者以類評議特出者隨事發明其有一得之愚諸臣所未議者併行開具前件用庶御覽雖未敢以爲復套方略亦區區芹曝之微忠也

計開

一恢復河套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大河套乃中國之故地也自受降故城久棄不守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經年久巢穴已成誠腹心之疾也以形勢論之山西河曲保德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是以虜賊出套大舉深入或犯三關或犯宣大而直隸內地亦可長驅而入虜賊入套大舉深入或犯平岡或犯延慶而陝西省城亦皆爲之震恐且甘涼以西左蕃石廟止有一線之路而肅州尤孤若河套不極力復則諸鎮之受害不已其不復套之害有如此者方今大小臣工果能勸虜賊之悖復子弟之讐決逐之於沙漠之外然後據河爲險築塙爲防受降之城可以復之外而宣大三關可保無虞內而平岡延慶河高枕而臥矣其復套之利有如此者夫套之復與不復諸鎮之利害昭然可見此其形勢之不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復也再以時機論之方今之時天下富強虜雖微懼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富強驅一大縣之虜勢若反掌耳況哉皇上有復套之心而壯總督復套之奏執政之臣節體皇上之心而贊襄復套之事以其時則可以有爲不爲則過時而難圖以其機則順而可行不行則禍發於莫測此其時機之可復而不可失者寧憂擺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虜自據套漸致繁滋蓋禽獸孽息者旣蕃而掠去中國之人又衆以此勢日衆強弩虛益固遂爲門庭之寇誠仁人之所慮憂也方今聖人在上德合上玄威震百蠻時宜宵旰憂邊兵食軫慮佐以運籌之賢舉中機宜足以奮命總督重臣復套之請命上方略期復故宗真中國之曠舉而振古之鴻猷也泰燕醜虜其何足平耶延緩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本院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六可爲請言其定大河套延安計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塙其易十倍時得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鑿冰爲安壘水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平露堂

項北之守城易猶三倍此間靖寧夏河曲係是有恒規一可也一虜入贖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為懷國我則宵鋒若燧以為守城郭溝池以為固虜馬地東草估職勝已滅春時冰解尤甚池積我則開廐而最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騎之騎簡鋒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寨選往速歸策其營帳掠其牲畜虜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之十已非虜有此近時名將王効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寧夏一鎮勢據上流利於舟師噫人任友二

申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常以一艦周行套區斬捕首虜若採雪山之木下蘭靖之役大造戰船開習水戰遠出虜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寨時走單船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砲擊其壘虜營驚擾一可也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饋餉之粟方船而下沿河再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一全陝屯地多極膏腴以本院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開曠以本院管田之法推之此諸偏老利富幾倍平日則併管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役套後則移管田之

人引聖沃壤以寔邊陲五可也一吉囊諸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胡虜之情利在剽掠東寇西盜北擾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王寅與夫甲辰套內殆空俟其既出縱遣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遁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虜縱糾集醜類求逞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渾脫以浮難當乎戰艦比及河東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蕪草萊千里赤地虜望必絕六可也

前件

申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看得諸臣所論援古證今理明辭直僉謂河套當復此正臣所謂有大機有大勢而不可失者獨延緩撫鎮等官楊守謙等欲假精兵先襲取其營帳伺有間隙乃圖覆其巢穴祇慕梁震王効之為殊有戾於先明俊偉之業蓋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苟聲其據套竊伏之罪以復我中原自有之地數其屢年侵掠之慘以雪愚夫愚婦之仇大揭榜諭昭示四方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我皇上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用春秋之法以嚴夷夏之防將見室

堂之陣正正之旗天威所加如雷如電賊難支退傷
不殄滅矣必裝取而甘盜竊之事耶且數百里外遙
往遙歸人馬困踣得不償失縱使倖而成功虜人終
不震怒至於俟其大聚他侵方行蒐套尤爲不武况
賊之出入無時而我師之期必難一以此因循殆不
可以歲月計者若夫屯田普田之議雖若慎重然此
施於復套之後可也苟待此而爲復套之資是望梅
林而止渴未如有濟於緩急否也

一修築邊垣該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先巡
撫余子俊往領榆林之敵爲復套之規但壯志未酬

少續是宅無蘇斷絕狼運聖遠雖竭全陝之力勤內
帑之餉而廣乏時聞士無宿飽識者尚以爲憂然八
十年來屏蔽內地屬不能窺因以爲亦無不可近年
則塞聚深入穴拔全陝坐受其弊而不資其利此智
計之臣所以欲成先志而快遺烈也夫使邊垣可築
而守守可也奈何能涉沙漠五千餘里築之難成大
風揚沙瞬息亭吏成亦難久且東守宣大西守花馬
已十里嗚呼之費百數十萬帑資已告罄矣再益

以千餘里之邊費且過半成既難守守亦難繼是故
休全陝之安寬天下之力紓西顧之憂復套之外別
無長策

前件

查得先准兵部覆議具題奉聖旨廣報河套久爲內
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
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統所奏具見壯猷
你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遲着統督同各邊
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早涉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修築且將
兵計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
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
許浪費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准該部委官運解京
運銀二十萬兩到臣臣遵照欽依內事理陸續給散
過修邊軍大口糧並菜餚實委官廩報架報官軍馬
匹料草等項并造器械買硝磺鉛斤等項動支共用
過銀一十七萬三千餘兩并築修邊堡支過糧料草
束銀另白造冊奏報外今准該部議過相難以修

築而又以復套爲悵遺烈，臣聞成化年間虜大生套，邊疆少警，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爲城，守易百倍，奈何舍此而不爲，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茫茫，無蘇斷絕，糧餉艱難，修近忘遠，以致賊得潛滋，捷其河套，而延綏將士固界此境，遂分彼已，亦拘拘然惟頻煩之是依，而不知守之尺寸失之，尋丈矣。有遠慮者方且惜之，而拔本塞源，不能不望於今日也。夫何遺烈之悵哉！至而復套之外，別無長策，則能仰體聖諭，臣愚何敢別議。

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下露堂

一選擇將材，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疏，備大三軍之命安危之主，懸于主將，今時之將來必非賢，領皆承平，待次擺邊，此防守之常調，復套者乃進犯，追討深入沙漠，探虎穴，踐龍庭，百餘年所希圖之舉也，昔泰運蒙恬漢追衛青霍去病乃取河內地，立朔方郡，今得若人，夫乎竊覩數十年來，踰邊一戰者絕無，但聞有邊巡度幕不敢輕進者，有擁衆數千，見虜輒遁者，此由案雖定，計于內，料敵于外，恐貽利害，決死生，要自亦月矢石，河清領事也，奈特遇變改心易

慮使馬謖傷明于諸葛任，顧昭誤於韓琦，是豈指授者之罪哉？違節制以自敗耳，爲今之計，若不大破常格，而仍以承平習故之流，膺此非常之任，是鎗刀而錯節也，人抵出塞之將，當以驍勇有膽略者爲上，不限以資品不棄以小過大者爲主將，次者爲偏裨，但期可共吾事而已。若夫機微謀略，自有駕馭指示者，先之不必以此求備，愈難得人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積粟治器械，儲利訓士，文臣可能，若夫聯十萬之師，驅遺虜出套，則須有統馭之才者一人，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丙 千露堂

前件

看得選將乃方今首務，臣前疏已具，正與者臣之議相合，乞勅該部將各處舉到謀勇將佐，不拘品職，惟才是使，堪爲大將，其堪爲裨將，遇有陝西三邊將官員缺，即行推補，勒限前來，俾軍旅庶務得以及時整飭，要免因循誤事，夫選之既慎，待之貴優，果有奇功，不次陞擢，異常賞賚，蹈常失律，顯行大罰，雖首將

亦不輕免選擇既定任之必專非有勲勞不與轉遷如此則人自琢磨事可底績矣

一選練戰士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軍士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行伍空虛軍士不堪與無軍士同行伍空虛與無行伍同訪得陝西各鎮人馬軍多老幼不堪且各營俱不滿三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數源大豈無由蓋老幼之不汰者選法之不立也軍數之不足者月破影占之弊多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千露堂

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軍士食粮文冊盡弔到官親詣各營各堡將出征軍士老幼不堪者盡行革回原堡將各堡兄在軍士逐一揀選武藝頗閑年力精壯者盡數以補各營每營務足三千之數其盈甲什物務要打造完備堅固鮮明以壯軍士之膽以威敵人之心如是則軍足而兵精矣夫軍士選擇既精行伍既定必須嚴訓練之法振頹靡之風每營三千既有將官以統之仍委各道方面官一員以監之每五日一大操一日一小操大操令一管人馬而操之

始之以下營演陣不許仍前兒戲儼如臨陣對敵三令五申節制凜然左右進退闔戰如法不亂形同西勢不散少有差錯卽當重責兵器與火器相兼長兵與短兵相援卒伍有聯屬之法離合有變化之妙耳鑼金鼓之聲目識旌旗之色左右東西無所不可此則演習戰陣之法也至火器爲禦虜長技尤該多備大約預備五層頭層打畢卽退再裝火藥二層打之二層打畢卽退再裝火藥三層打之四層五層無不皆然周而復始火砲不絕久則演熟可以破衆摧堅矣下營既畢逐一閱試火炮較其騎射驗其槍刀射馬箭者以槍刀骨朶馬軍引之馬上前後左右輪舞器械久則不惟身手和輟攻擊便利抑且馬性馴習馳騁不乖人馬相得衝鋒破敵如蹈平地耳由是夫行賞罰毫髮不相假借雖騎馬不便利者亦罰之而無宥焉其小操每日操兩司人馬三日六司操完其操演賞罰之法亦如前例如是大操以立戰陣之規而小操以節軍馬之勞行之三月而軍士改觀行之半年而成效可畢軍知將知兵將爲賢能之將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千露堂

六

爲節制之兵任意指麾所向無前河套不足復矣

前件

查得先爲稽核弊精簡練以修武備事臣議將延綏寧夏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官一員分駐神木縣花馬池地方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每營務足三千之數修除戎器督同各該將官時加訓練固原鎮見有兵備副使亦就責成一體簡練仍各另請勅以擅其事如河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留革別請定奪等因於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具題訖又爲飭軍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把總等官嚴加訓練臣仍不時躬親較閱數月之間苦走營下陣打放矢石坐作進退擊搏攻刺之類靡不精熟煥然爲三千勁卒使各鎮將領果能聿修厥職時加練習有不可救之軍不能爲之事哉所以寧夏撫臣王升瑞稱臣中營氣如虓虎威若雷霆使諸將精采皆然可以橫行匈奴良有以也如蒙乞勅該部查臣前奏事宜於延寧二鎮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副使或僉事一員寧夏於花馬池駐劄凡黃河以西人馬屬舊有兵備河東人馬屬新設兵備延綏於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本縣駐劄凡鎮城以西者屬舊有兵備鎮城以東屬新設兵備并固原兵備副使各另請勅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稽查糧餉修除戎器公同各該將領時加訓練其訓練之方各鎮撫鎮等官從常酌處如河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留革另議奏請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白

李待問存我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議

曾 鉞

復套條議

馬驍兵部提督曾 鉞

一買補馬驍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馬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軍勢不振陝西各鎮馬多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曾襄愍公

下馬堂

矮小單弱且各營俱不滿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端夫豈無由夫馬之矮小固由于馬價之廉而馬之瘦損定由于赴減料神之弊而在上者無稽查懲治之法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各營馬匹逐一揀選其有應壯大者照舊給軍其矮小瘦損者盡數查出或當官變賣價銀收候另買大馬或給散各騎走通信扣站銀補買馬匹仍具奏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四五十萬兩還差議馬武職六七員會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曾襄愍公

下馬堂

同或府同知通判六七員於出馬去處分投召買每馬定擬價銀十七兩以上二十兩以下買甘大驕馬一匹每管係足三千之數每五人該買馬一匹一管共該買馬六百匹又按月給與糧餉或十四或五匹立撥槽餵養之法行令各千把總每日看視餵養仍行各該守巡兵備等道按月驗視如有瘦損者即將同槽餵馬軍士連坐并千把總問罪重治如有倒灰者即令均攤銀價買補每月終將閱視過緣由呈送軍門本院查考大選馬數足而加以餵養之有法以戰則勝以攻則取復河套此其最要者也寧復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騎卒起于胡胡人所恃以馳騁得意者在馬我軍所持以却胡者亦在馬故衛青霍去病將出塞先揀馬十萬匹晚年漢以馬少遂不用兵是兵之強弱視馬之衆寡爾今查本鎮六營內正奇遊二營共缺馬一千一百九匹將三營共缺馬五千七百五十四匹六營共缺馬六千八百六十三匹他鎮亦可知也每馬一匹該銀十兩共該銀六萬八千六百三十兩此舉其缺馬者言爾中間有

馬者間多老瘦瘠癯不其時也亦當選換爰令庫內
並無分毫馬價銀兩藉資餉各軍馬匹見在不堪
者必須退換變賣作價例或者必須買補務得充足
六營之數方可從征又准御史楊守謙奏為軍務
事准臣咨前事行據委官都指揮許世爵呈估計過
正奇等八營每營駕戰車騾二百頭駝飛砲騾八十
頭共二百八十頭八營共該騾二千二百四十頭價
銀八兩共川銀一萬七千九百二十兩在庫止有堪
動銀二百一十四兩再無堪動銀兩合無奏請給發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下 嘉慶

給銀收買冀得濟貴

冊件

合得先為飭軍旅備長技以禦虜患其臣議將各營
戰馬每營務足二千之數此外每軍五名再給駝馬
一匹已經具題茲續據陝西延綏寧夏三鎮開報其
缺馬三萬二百四十六匹今撫鎮官湖爾等每馬一
匹定價銀十七兩以上二十兩以下王邦瑞等每馬
一匹定價銀十兩臣謂戰馬壯大方耐馳驅恐大馬
一時收買不出且川馬數多價銀不敷但銀十兩一

匹似為太輕二十兩又涉太重今擬每馬一匹定價
一十五兩蓋引重致是價少則馬弱旋買旋倒亦非
得計故一十五兩乃可買備通以前馬計之該銀四
十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兩又為軍務事臣將新製霹
靂戰車分發各鎮每營依式成造二百輛駕車用騾
二百頭駝飛砲騾八十頭共騾二百八十頭陝西鎮
五營該騾一千四百頭延綏鎮八營該騾二千八百
四十頭寧夏鎮六營該騾一千六百八十頭今議調
山西偏老官軍二枝甘肅官兵二枝軍門中營軍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下 嘉慶

枝共五枝該戰車一千輛駕車騾一千頭駝飛砲騾
四百頭共一千四百頭山西甘肅客兵營遠車騾俱
難令其自備降戰車并隨軍火器臣勅銀委官成造
外應用騾頭并三鎮共該騾六千七百二十頭一
駕車內盛火器隨營周旋亦須壯大有力者方克致
遠都御史楊守謙每騾一頭定價銀八兩似為不敷
今每騾一頭定價銀十兩或銀六萬七千二百兩通
前馬價共該銀五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兩再照復
養之師非馬不能振戰車非騾不能行是馬騾在今

日急當買餉而不可緩焉者也如蒙乞於該部照數早發馬價銀兩來府收買仍查各鎮撫鎮等官厚奉或增易茶馬或勒行太僕寺銀兩或勒支茶馬察院贖野銀兩相兼奏用尤爲通便其各營見在馬匹亦如諸臣之議將老瘦瘡癩不堪征戰者再加挑出則諸營戰馬不惟足數而且精壯區區套虜何足平耶伏乞 聖裁

一進兵機宜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套虜常號稱三四千萬訊之降人定不下十餘萬衆而宜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下

以北大青山沙窩等處寧夏以西賀蘭山後等處虜巢尚多輔車唇齒迭爲聲援聞吾大舉必將盡約諸部窮其計謀且分地廣險阻多彼上我客道里未諳其設伏掩襲之計雲合鳥散固多端也昔漢武馬邑之舉車騎材官益三十餘萬而衛青霍去病出塞亦將兵十萬今度士馬視衛霍時何如哉向是觀之多益益若不能驟升十二萬人不啻大鈞馬軍六萬步軍六萬馬軍待戰步軍以三萬從征駕火車守輜重以三萬運餉每以馬軍二萬步軍一萬爲一營分

爲三營三道並進中自花馬池東自榆林西自橫城旌旗蔽野鉦鼓震天務俾聲勢連發動靜相聞庶如分兵拒我我亦分兵逐之賊如合力併拒我則常山相應多樹招降之旗懸厚賞以誘漢人來歸解散其黨再用舟師屯平虜城五岔河一帶以斷虜之右臂此必破之道也謀者曰但用馬軍六萬大畏軍遇虜率三不當一今虜動稱十萬而我以六萬人當之又大半未訓之卒且責以駕車運餉守輜重則出戰者益寡虜見勢寡憑陵四集或遮其前或邀其後或斷其餉道我在虜境急則無利緩則根絕如之何其不危也故非十二萬人不可謀者又曰三道並進則勢分力弱不如並進一道夫十二萬之衆取之三鎮益皆空城行矣掩牆城砦似撤不守萬一賊出詭謀列營據險兩壘相持別出勁兵自間道直入內地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也故三道並進則諸路俱逼虜逃逸出不從遂虜亦以保內地也又曰夫套虜者虜中之一部耳其酋曰狼台吉衛台吉等宜大沙窩等處有小王子俺答諸部賀蘭山後有那木漢台吉諸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下

山後諸賊由王泉廣武中衛無藩去處皆可直入渡河犯靈州靖邊固原安會等處河東諸賊由娘娘灘黃甫川非業梁等處渡河可犯神木府谷綏德下及延安慶陽地方先年往往深入賊鑿不遠今悉三鎮之兵以入套邊城內地在在空虛萬一東西二虜乘我之虛突然侵入腹裏生靈更何以賴故沿邊門戶仍當調內地之兵或別爲徵集照舊防守庶保萬全是以總督曾銑先請修邊繼陳復套而本兵題覆亦曰邊牆既修內地完固虜賊不敢犯我軍有所恃則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七

蒐套之舉動可期成者蓋深有見于此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須水陸並進用舟載萬人以一總兵率六寨遊揚帆鳴砲撞鐘伐鼓順流而下陸師九萬馬步相兼分爲三路路爲三鋒鋒相去二三十里聯絡二三百里路用一總兵鋒用三寨遊主以六將參以文臣使旌旗蔽空鞞鼓震地根連繼後驅其遺帳虜必出套計延安固原之兵可得六萬人各調甘肅五千人寧武偏老一萬人大同一萬二千人共甫八千人合之十萬人復套之師具矣

前件

夫進兵之計諸臣之見各有不同大抵以多爲貴而不知以精爲貴恐致于人而不知致人者之足恃也臣前疏復套之役須六萬人山東掄手二千人者蓋延安固原及臣中營之兵止有此數必欲再加惟甘肅六千山西偏老六千合之共七萬二千人蓋以掄手二千如不可得須調一千蓋此輩驍健足備奇伏故不可無若夫大同之兵止將西路者量調遊兵一枝與山西正兵人馬於偏關按伏以張延綏聲援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乃中至地方五月還鎮餘兵不必調用庶免勞費其合用官兵及時選練每營三千計二十四營山東掄手附于軍門標下兵分三路中路八營左右二路各七營餘二營標舟運餉按伏寧夏五岔河以防渡口以濟匱乏夫東有山西大同之兵伏于偏關西有寧夏之兵伏于五岔賊援既絕而蒐套之兵西從寧夏橫城花馬等處而進自延綏西路而歸再舉餘糧更免戰馬內延綏鎮靖懷遠等處而進自本鎮東路而歸往返掃除南月套虜可逐然後休兵牧馬以備秋

高此春江秋守之人略日相賊通變又在臨時若日
虜賊衆多間我日軍亡則之助賊不能勝此不知彼
已之說益訥耳李練營陣無法難言萬之衆如一羣
羊但知出回全臣神法頗異往復若各領撫鎮等官
皆如此營下一可當一勇不足慮況春夏之交宿師
已累旬神木茂賊馬竄奔往牧各區方二千里豈能
合勢縱能畢集已乘所之以臣計之惟有捲帳而遁
爾或虜賊兵給我而別遣勁兵掃我此亦不知地利
之說矣賊馬既到地無芻粟必難深入且沿邊城堡
皇明經世編 卷九 宣德堂

宣德堂多完固設分守及把總生達等官如常戍守
自難侵軼况彼腹心受害乃捨其常帳奔彼頭裔而
先此難成之謀賊難相猛不如是之愚也故復套之
師不費多進帥之路不必廣惟分防二路依法攻取
間課相及斥甲相通則聲勢雷霆無堅不破矣若夫
陳師運餉之宜官賞招降之方臣別有謀擬不敢泛
及伏乞 聖裁

一轉運糧餉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謀稱大師行糧
從則士馬飽騰轉運不繼則士馬困餒况人馬十萬

有餘往返寬套二千餘里計每月日必須 月精兵
十萬馬軍六萬步軍四萬軍餉百糧一升方合大約
以三月計之該米一十一萬五千石正馬六萬馱馬
一萬二千馬一匹日支料三月一乘大約以三月
計之該糧豆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糧六萬四千八
萬米米豆艸束以時估計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
錢料豆一石折銀七錢艸一束折銀二分大約該折
色銀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兩加以隨軍犒賞銀
大約可用一十五萬兩通共銀五十七萬七千六
百八十兩若寬套之後連賊速遁當沿河築墩建堡
皇明經世編 卷九 宣德堂

以爲久守之計大約兵馬共用二十萬十萬築邊十
萬築防禦萬餘年可用銀二百萬兩期以數年之間
大功可壅其集矣必須奏請聚數給發內帑銀兩則
糧料艸束得以克瞻而鹽菜犒賞不致缺乏矣宣夏
撫撫等官王邦瑞等謀稱復套之舉師多費廣轉輸
甚艱出邊之處盡爲敵境露宿艸野別無資藉非厚
其饋餉豐以牛酒不能結其歡心得其效方大約十
二萬累以一月爲率每軍給銀炒乾肉十五日給米

十五日每馬給料豆三十月艸資野牧每日加料一升共四升以補艸之時乏計每軍一名給煤炒一斗五升乾肉十塊責令自帶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二萬該煤炒一萬八千石乾肉一百二十萬塊每軍一名給米二斗二升五合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二萬共該米二萬七千石每馬一匹給豆一石一斗通計馬六萬匹共該豆七萬二千石通共米豆共該九萬九千石而駄馬車騾尚未與焉每米豆五石用車一輛共約用二萬輛各鎮借用民間牛車載送分爲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運每車一輛該牛一隻每日料三升初運給半月該四十五升亦附車內步軍三萬各照三鎮團爲三營每營軍一萬名統以一將駕護運車各隨大軍之後因軍計根因根計車更番轉載不致缺乏蓋初議舟運其費頗省今舟不可用計必從車爲費甚鉅抑恐套內山坂溪澗路多險阻有牛車所不能行者又須別議駄載廣僱馬騾其費愈益不貲但舉此非常之業自有此非常之費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計十萬人日用米一千五百石馬五

萬匹日用料一千五百石逐處築堡自三月中至十月約二百三十日共米二十四萬五千石馬料止用二百石共料一十五萬石守墩堡軍七萬二三千人日用米一千九十五石馬三萬五千匹日用料一千五十石自十一月至次年七月約二百七十日共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石馬止用一百五十日共料一十五萬七千五百石通共該米料九十四萬八千六百五十石則復套之饋備矣又曰自古興大師必先儲蓄數年然後可舉今計復套饋餉殆百萬石非一二年可積寧夏地據上游利擅渠堰穀粟可儲且該鎮積有餘銀三十餘萬兩甘肅亦有五十餘萬兩每年借取十萬兩于寧夏糴粟儲于沿河城堡歲可得粟十五六萬石積之三四年可得粟六十餘萬石復套之粟過半矣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運糧車臨時於定邊等營堡延安府各州縣并繩索牛羴借用似不必造

前件

臣看得復套官軍止用七萬二千比之各鎮所議一

十二萬餘餉可以省半，今以七萬二千將士分作二十四營進套，往返以兩月計之，給烘炒二十日，每人一斗，准行糧二斗，該一萬四千六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該銀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兩，每人給牛羊乾肉二十塊，每塊給銀一分，令其自備，該銀一萬四千六百兩，給本色米四十日，每人四斗，該米一萬九千二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該銀三萬五千四十兩，每人仍該行糧三斗，給折銀六錢，共該銀四萬三千八百兩，二十四營該正駱馬廐九萬七百二十四頭，兩月計之，每四日給料豆三升，共該一十六萬三千二百九十餘石，每石價銀八錢，該銀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每束價銀二分，該銀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兩，以上共用銀三十五萬四百六十餘兩，其糧艸折銀，雖比常稍豐，蓋軍士遠征，風雨疲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比之尋常防守不同，固宜從厚，不爲常例也。臣又竊計糧運艱難，從舟未諳水勢，從車推挽無多，始事之初，權宜酌處，徵量留馬匹在邊，以備更

極量添牛車在營，以供饋餉，是以進套之兵馬步車相兼，每營先用正駱馬二千一百匹，駕車駄砲，歲二百八十頭，二十四營共該馬廐五萬七千一百二十匹，頭給本色料二十日，餘日料艸俱給折銀，烘炒乾肉，軍士自帶，其本色板料共六萬三千四百七十餘石，分爲二運，每運止該三萬一千七百有奇，隨營馬匹內除一半軍士更迭乘之以節其勞，一半駄糧，每匹八十約二萬餘石，外餘糧料每四石用牛束一輛，大約用車三千餘輛，係臣與陝西延寧撫鎮官從宜措辦，此以進套之費而言也。至于前項軍馬，申明號令，演習營陣，在于各鎮自有常例，糧餉如將蒐套，必須以次預爲調集，選練裁長補短，直以一月計口糧，料艸用米三萬二千八百五十石，該銀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料豆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該銀六萬五千三百一十八兩，草二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束，該銀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兩，通前共用銀五十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兩，可給一征之費，而三征之費可以預知，然此特復套所用耳，至于各鎮防秋年例，糧

餉自有該鎮會計不在此數乞勅該部議擬照數速發帑銀仍乞勅戶部堂上大臣一員量帶司屬官前來專理籌餉督同延寧陝西五鎮巡撫官預先會計召買如用度緊急或照撫臣楊守謙之議先將甘寧二鎮民運銀兩預爲借備俟有官銀補還庶不臨期缺乏慢事若隨軍賞犒及復套之後築修防守應用供餉之類容臣次第奏請伏乞 聖裁

一申明賞罰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謹稱賞所以勸功也誅所以明武也賞貴小則三軍喜罰貴大則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曾襄愍集

下露堂

軍震今之總督卽古之大將也節制三邊統師百萬其權可謂專且隆矣其不能賞小而罰大者制拘之也可也如百夫千夫之長驍勇絕倫摧敵陷陣其人雖卑其功則偉雖千金之賞大將之擢亦不爲過夫何拘于常例而一階乎級足吊兩金其何以動三軍之心而作三軍之氣乎所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者未有也將不用命敗陣奔北致使虜賊覆沒官軍打破城堡殺虜人民雖萬人之將法所當誅卽時誅之則三軍股慄矣夫何拘于都指揮以下之條都指揮

以上則不得而徑行矣將如何而用命軍如何而效死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未有也況今復套之

軍情在軍機處不施明令

舉深入重地驅逐強虜動經歲月所恃以鼓舞人心而勸懲將士者不過大明賞罰而已矣又須奏之

天朝下之本兵另擬賞罰之格不拘循常之例假總督以便宜之權行賞小罰大之事則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效矣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謹稱揚兵塞外恢復上宇非厚賞無以使人犬舉時特下令以空頭部檄數百張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曾襄愍集

下露堂

六

帑金十餘萬兩隨軍斬捕首虜願陞者卽賞犒拜官願賞者卽予百金則人人忘其虜不足驅矣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兵本凶器戰本危事所以能使人計不旋踵北首成敵者賞也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古人賞不逾時欲人速得其利耳洪惟我朝祖宗開國慎重邊功斬首虜一級者陞賞授一級予之世襲恩至渥矣其後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乃因邊軍貧窶故爲此例查先虜衰弱臣伏入貢間有爲患者不過狗鼠竄盜賞止三十時尙當然且其時兵

部武選郎中二員內一員常隨軍紀功一經紀明卽時賞資不俟報覆近年虜勢猖獗官軍與戰斬獲祀昔其難止從舊賞而奏請查勘文移往復又異於昔減不足以鼓倡勇敢摧剴賊鋒識者謂各邊養軍太費賞軍太輕帑藏損耗虜患未弭爲是故也近年宣大警急兵部題奉欽依每級賞銀四十兩願陞者仍賞銀十兩獨陝西諸邊未曾行及仍從舊例窮謂四十兩猶未優厚合無再加二十兩每級賞銀六十兩願陞者仍舊賞銀十兩夫一級增銀二十兩千級不過增銀二萬兩費固不多每有新獲總督巡撫官照舊行該道守巡官紀驗明白卽時給賞仍與願陞者具奏行巡按御史查勘勘實無異造冊奏繳中間有情弊者指名參論蓋願陞者皆係抱旗千百戶指揮等官軍人率皆願賞賞至六十兩窮邊之卒一生溫煖有餘彼誠見獲功者卽時持數十金出轅門必相觀動色將忘其戚夫將領旣以敢戰爲功士卒又以重賞忘戚虜不足敗也

前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曾養志集

平露堂

看得明賞罰乃軍中之首務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罰不容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臣于先疏已陳其概今撫鎮諸臣言復套之舉須另議賞罰之條無拘循常之例均爲有見蓋當此承平玩愒之餘人心懦怯之際陞賞不速固無以鼓舞士心法制不嚴又豈能齊一衆志如蒙乞勅下廷臣爰考國初行師節制之典及先年提督兩廣都御史王守仁事例參酌今日撫鎮諸臣之議大破常格著爲條例公衆文武兼資大臣一員隨帶兵部司官一員給領帑銀十餘萬兩空頭部檄數百餘張以待有功仍乞付之大臣制師以誅有罪脫不以臣爲卑鄙使得備役行陳參協其議雖竭膏骨所不敢辭事完之後隨將制劍部檄等項具由奏繳不爲常例再照舊賞有功固當從厚至若師行數千里風雨疲勞轉戰危困及日常操習亦必有賞稿以鼓舞勞來之庶人心不倦又須得銀十餘萬兩并前賞功銀共二十萬兩可給一征之費如是則賞罰既明人心悅服河套之復蓋不難矣伏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曾養志集

平露堂

聖裁

一兼備舟車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謹稱夫黃河通于寧夏而蘭靖寧州之木植最多取之量便各無造戰船五百隻每船造敵樓一座軍三十名掌舵搖櫓十名弓手十名砲手十名每百隻設把總一名共把總五名仍設將領一員以督其事每船一隻載糧二百石船五百隻共載糧十萬石無事則由稟岸運糧萬一逢賊逼近河岸前後船隻勢相聯絡齊力攻打火砲衝突虜賊勢不可當必遏遁之不暇矣若假之以歲月不惟糧餉充足而船上軍夫亦慣習水戰矣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總督咨行本鎮造戰車一千輛蓋止可以爲營壘戰可以施神機蔽矢石行可以載輜重其法盡善無容議矣隨行兵糧道督官辦料如式打造外又准總督行令本鎮打造大船一百五十隻船底梢平其上可安火器轉運糧艸等因緣黃河自平涼城北過虜地至黃甫川周迴二千五百餘里入跡不到舟楫不通比之中國河運不同訪得平虜城夜不收劉斌者曾同大力赤等出哨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九

平露堂

五岔河登舟至黃甫川上岸熟知道路因拘劉斌詢之彼歷陳嚮往且云往哨時止駕捕魚小船可容五六人者以行卒遇風浪則擲泊易制兩岸夾賊則直泛中流賊或夜襲則開展易易若大船載米苦不能行其說有五一日五岔河一帶水淺多灘大船到彼當淺閣不能進二曰石嘴矮泉以下兩岸石山水勢如建瓴一瀉千里大船迅流其勢難下人力難施必有沉沒撞擊之患三曰船中載米兩岸隔山我軍在套勢不相及陸運則懼賊邀擊坐待則虞軍莫至四曰兩岸夾賊勢難灣泊泊岸則虜來聚攻我軍難合拾舟則虜必趨奪軍易擾亂五日虜果逐去則從容安流舟與師合萬一相持日久梗塞不通軍不獲糧船不獲援此危道也況此舟一下上流難近西人不善張帆岸上又無牽路弃舟在彼小費不惜弃米在船非齎寇糧耶竊因思之黃河本洶湧漂疾之流而虜虎非舟楫所經之地師如三門七津水勢湍急漢唐漕運尚不能越是可鑒也今不諱其險易而乘舟冒進果如其說不惟進趨觸藩抑恐猜設糧餉千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十

平露堂

并編爲今之計似不必造大船船不必載糧米俱造

中船百餘隻每船可容甲上二三十人者列於平虜

城五岔河一帶以遏山後諸賊之援而運餉之計或

如前議可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諫稱嘉靖二

十年婦人任友二以二漁船同漁人通士十八人自

寧夏黃沙背下河至偏頭關峽口上岸晝伏夜行斬

虜首三級此復套宜用舟師効也將寧夏落舉兼樓

船將軍以頗知水戰如湯慶者爲之大採雪山之水

爲筏而蘭靖順流至寧夏取江南舟工水手量河寬

皇明經世編

伏深淺造戰船五六百艘連船四五百艘令樓船將

軍習水戰以待用又曰復套餽餉百萬若用車牛勢

不可爲矣今以船載粟順流而下沿河而饋比之車

牛其省百倍惟逐虜特陞師後用車千輛騾驢千餘

載粟隨軍一月而罷

前件

查得先爲軍務事臣查沿邊舊有戰車體質大重略

加增減上施火器攻守咸宜堪以制勝咨行陝西延

寧三鎮撫臣酌量改造每營分發二百輛既備防秋

兼爲復套之用又因今秋黃河水漲將蘭州浮橋衝

斷兵馬往來應援愆期行寧夏將抽分復木打造大

船一百五十隻裝載糧艸渡送兵馬并行臨鞏兵備

道將蘭州浮橋修理亦造船百隻以資利涉蓋船雖

至小載糧不下三五十石車雖大載糧三五石足矣

是一小船勝十大車也且臣之所謂大船者亦量河

之廣狹淺深而言非艤艘巨艦之比况虜寇在陸者

多用船者特出奇之一術非謂復套全資于船若河

套既復修築垣堡載餉防河此不可少也今陝西延

皇明經世編

緩撫鎮官食言供餉可用舟運寧夏撫鎮官諺稱黃

河難用大船欲造中船百餘隻以遏山後諸賊之援

該鎮距河伊邇用船大小知之必真但載人亦可載

糧百十隻恐不足用必得中船三百餘隻每隻下可

載米百石有餘上可載人施用矢石可也今得該鎮

雖有抽分筏木恐其材非可用議者謂採雪山之木

亦須人力其工食木價宜節每隻大約費銀五十餘

兩三百隻共該銀一萬五千餘兩并隨營戰車陝西

等鎮共該二十四營可用千八百輛每輛大約用

銀二兩共該銀九千六百兩并造船銀共該二萬四千六百餘兩今舉此大事各鎮百兩供需異于往昔前舉亦須仰給內帑如蒙乞勅該部照數分發各鎮撫鎮官乘時委官成造軍分各營舟擇寧夏蘭州將官一二員管領演習其樓船將軍之號應否設立臣難擅擬仍乞行濟寧等處總理河道都御史及河南管理河道官于該省歸德睢州寧陵考城蘭陽儀封祥符中牟鄭州封丘延津陽武原武滎陽汜水近河等府州縣選調諸習行舟熟知水勢水手六七百餘

皇明經世編



曾家塾集

卷之三

三

平露堂

名起關應付前來每船分撥二三名相兼本處水手應用如是則水陸有備載人運糧惟便是適更多張旗幟鳴金伐鼓順流而下醜虜初見固且駭愕驚異奔遁之不暇又敢近河而擾我之鋒耶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李待問存我參閱

曾裏愍公復套條議

條議

曾鉅

復套條議

一多備火器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中國

長技火器爲最造之不盡其法教之不盡其妙火藥

皇明經世編

曾裏愍公

火器

卷之四 一 平露堂

鉛子備之不豫與無火器等耳訪得往昔陝西邊鎮

各營止有佛郎機等器每營不上四五十件不惟造

不如法抑且教之無素其會打放者百無一二火藥

鉛子預備些須常不敷用縱臨戰陣不過虛張聲勢

未聞着實打中一處虜如何而震恐况火器不多連

放三次火器中熱隨點即出矣是中國雖有長技

而用之不善真可惜也即今圖上方畧欲爲復套

之舉大約用人馬十萬該二十營每營該用火藥鉛

子不貲誠不可不預爲之處多爲之備也其每一營

共用霹靂砲三千六百杵合用藥九千觔重八錢鉛

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觔大連珠砲二百杵合

用藥六百七十五觔重一兩八錢鉛子四萬個共重

四千五百觔二連珠砲二百杵合用藥六百七十五

觔重一兩八錢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

觔手把銃四百杵合用藥一千觔重一兩鉛子四萬

個共重二千五百觔蓋口將軍一百六十位合用藥

藥就小砲三千二百個共重四千八百觔火砲該藥

一千六百觔已上一營通共用藥一萬二千九百五

皇明經世編

曾裏愍公

火器

卷之四 二 平露堂

十觔用鉛子一百一萬個重五萬五千三百七十觔

二十營共該用火藥二十五萬九千觔該用礮礮一

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六觔每觔大約值銀二分共

銀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九錢二分硫黃四萬八千七

十六觔每觔大約值銀三分共銀一千四百四十二

兩三錢該用鉛子二千二十萬個重一百一十萬七

千五百觔每觔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二萬二千一百

五十兩通共用銀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三

分合無奏請將銀照數運送軍門分發各省產鉛

確實去處，嚴定期限，買完解運前來聽用，鉛於固原山採取二十萬觔，漢中秦州召買六十萬觔，山東出鉛府分召買三十萬七千五百觔，硃於山東出硃府分召買一十二萬觔，比直隸出硃府分召買六萬八千七百四十六觔，硃黃於山西澤州陽城等處產黃地方召買硃黃四萬八千七十六觔，題奉欽依，仍令各府州縣如期買完，星夜解運軍門，分發修合治，造陸續給發各營，庶鉛子數多，火藥足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摧鋒陷陣，勢如破竹，虜賊敢此扶傷之不足，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火器

二

平露堂

前件

火器之利，臣前疏言之詳矣，查得近製隨營霹靂戰車，每一輛上用霹靂砲一十八杆，每杆重八錢，鉛子五十出，每出五個，共四千五百個，重二百二十五觔，合用火藥五十觔，大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二十出，每出十個，共二百個，重二十二觔八兩，合用火藥三觔零六兩，二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三十出，每出五個，共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觔零一

十四兩，合用火藥三觔零六兩，手把銃二杆，每杆重一兩，鉛子五十出，每出一個，共二百個，重一十二觔零八兩，合用火藥五觔，火箭二百枝，一營戰車二百輛，每輛所用火器火藥火箭之數，俱如前，仰遵前奉聖旨，動支京運銀兩，雖陸續造有各項火器，僅足軍士執把，尚缺隨車火器火藥鉛子火箭等項，已經咨行陝西延安三鎮撫臣，成造分發各營操習，以為攻守之具，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該鎮八營，成造隨車火器火藥鉛子應用料物，該銀三萬七千餘兩，復奎之兵計該二十四營，俱應一體置備，為照霹靂戰車師中不可無者，若造車而不加火器，止宜守而不宜攻，與無車等耳，計各鎮諸營辦料成造，如楊守謙所計，大約用銀十萬餘兩，臣圖省費，擬鑄鐵子，但榜角磨礮工力亦煩，乞發帑銀前來，給各鎮撫鎮官來時委官分投，於出產鉛鐵硝黃山西山東直隸等處，并陝西地方收買成造，如生鐵可鑄，亦聽設法，以省人費，再照鉛硝二物，一時買辦難以即完，伏望內府神機營先查給發各十餘萬觔，以濟急用，庶先時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火器

四

平露堂

備全勝之功可期成矣伏乞 聖裁、

一招降用間改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辦明君賢利能以上知爲間者必成人功是軍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非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或曰以 中國攻夷狄用間可乎不知非用間于夷狄用間於夷狄之所虜者也近據歸人供稱達慶每一帳家小不上四五人虜去人口反有五六人是虜之中彼虜之人半之每一人寇搶去之人在前以當先鋒不進者以刀背擊之是以 中國皇明經世編 曾東隱集 用間 五 平露堂 卷之四 國攻 中國而彼坐收其利真可惡也又問之彼虜之人豈無思家之心乎彼曰人人皆思家但恐達賊追殺而不救也內是觀之 中國之人久在虜中而不能歸者非其本心也以其處之之道未盡用間之法未極其妙耳若欲用間非厚處接降非大懸陞賞間不可用也何也投降處之不厚則風聲之感召不能動其來歸之念用間陞賞之不厚則鼓舞之未盡不能動其効死之心自今以後若欲用間必須奏請給發犒賞投降用間銀十萬餘兩於總督軍門收

賄賂俟便宜給賞凡遇走回人口投降者審其如果真正投降卽便賞銀二十兩五兩買房一間五兩娶妻一口十兩買羊三四十隻任彼學牧其原帶來馬匹卽給與騎坐仍給與盤甲什物月糧料草或作通事或人行伍更加優恤犒賞以遂其心是以在虜之人聞 中國待投降如是之厚莫不捨死來歸猶水之趨壑而不可止也如是能厚處投降則用間有其本矣又必大懸陞賞潛選膽大有謀之士百十餘人每人先給銀一百兩以爲養贍家口之資仍每月給與食米一石以恤其私使之無顧盼家小之意仍密令陸續出邊或假以樵採爲虜所獲或假以牧放爲虜所擒深入虜地爲彼腹心凡遇 中國之人密用誘問之計陳說待降人之厚聞以父母懸望之情彼必慟虜地之苦動父子之念思 中國之厚忘一時之害投降者貫魚而來不可勝數一年之間可得二三千人不五六年而虜帳一空虜勢自弱矣如善用間者爲小王子俺答等之左右則首首亦可致之而無難也豈止誘降已乎若果四五年間投降 中國

皇明經世編

曾東隱集 用間 六 平露堂 卷之四

六

者或四五萬或六七萬用間之人亦同 中國不拘已死未死俱陞以世襲指揮各賞銀一千兩如有謀勇出衆可當將領者仰不次超擢以盡其材如是則重陞厚賞之下誰不樂於用間以效死哉寧夏撫鎮守官王邦瑞等議辦復奈之舉所呈委者先出厚賞於迫事夜不收中募收勇死士有智慮機變者令其深入虜寨探察情狀及山川扼塞道路險夷某處賊所常據某處賊可設伏某路車可通行某路車不可進務得其實以爲嚮往庶我軍進退不誤餉道不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丁酉堂

前件

看得招降用間法曰兵有五間五間並起莫知其端是爲神紀古之謀臣策士以之弱強敵離願交養內亂制生勝如陳平之閒范增岳飛之閒劉豫韋孝寬之閒斛律光蔡挺之閒熟慮思順以成前功者甚多今陝西撫鎮等官所言深得古人用間之意蓋虜自盤據河套以來每一大舉入寇中國之人被掠者不可勝數池魚越鳥之思誰則無之中間有畏其迫

殺而不敢歸者亦有樂其放曠而忘歸者故虜海口益盛強有由然矣歸人供說虜中 中國之人若坐非虛語也今各鎮招降事例酬以馬價錫其從役可謂厚矣然來降者固有尚未悉獲其効死之心在虜者甚多無以感發其來歸之念者非分之恩罔施招徠之典弗隆故也誠如所議凡遇來降者爲之厚其金帛之資豐其房產之給美其妻室之配則志獲安富心無叛離多選機謀敢死之士從而用之俾深入虜地因其機而五間之術起謀豈有不行事豈有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用間

八

丁酉堂

濟顧應用銀兩必須仰給 內帑乞 勅該部無拘常格定爲新規擬發帑銀數萬兩專備招降行間之用俾臣等或於平昔應用降人或於出師之日明開待降之典大揭榜文廣布牌輒於套內如是則感恩慕義向來者沛然無阻無之撫而用之俱爲勁卒且因以盡知套內山川扼塞所向無滯勢如破竹醜虜勢迫不期其弱而自弱不逐之遁而自遁矣伏乞聖裁

一審度時勢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冬月春

初，水凍草枯，人饑馬瘦，虜之時誠窮矣。計長之勢，所謂擇將選士，進兵速鉤之圖，又煥然飭治，不具備。我之勢誠強矣。彼既可來，我復可恃，優劣懸飛，寔發。刻日與師，兵聞炮聲，不聞巧之運也。或事尚紛紜，我勢未備，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萬全之道也。

前件

看得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虜與我時勢之強弱，臣前疏詳之矣。今寧夏撫鎮議稱我勢已強，則乘之，我勢未備，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固審度彼己，皇明經世編

曾襄烈公
卷之四

寧夏
平張宣

之說，而時機之義，猶有未盡，何也。夫時也者，雖天啓之而成之者，恒以人也。方今聖明在上，乾剛神武，遏惡揚善，而又仙胡虜可乘之會，此乃天啓之時。臣前所謂有大機者，乘此時機，而不知通勉以從之，則臨時失事，其禍將長。所謂通勉，亦惟盡人之職，以成天之功而已。使內外臣工，大小協一，凡選將練兵，儲餉秣馬，修器械，遣謀之類，撫鎮守巡等官，各盡其職。臣知數月之間，餉器咸備，訓練亦精，則雖來年春夏之交，申嚴號令，亦可以卽戎矣。又由此而修焉，三年

之久，當盡底績，蓋機非在外，爲之自我，所謂天啓之人成之也。苟徒事議論而無通勉之實，不知自治而徒欲俟賊之虛，應文塞白，優游歲月，卽十年弗克征矣。況近者乎。或疑復套之功，必三年爲期者，蓋百年之寇，一旦驅除，盤據既堅，廓清非細。今雖仰仗天威，以百工之智勇，其施爲次第，歲月日長，是不救謂一鼓而定也。伏乞聖裁。

一防守河套，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人之言曰：復套非難，守套爲難。今如張皇六師，深入營計，湯

皇明經世編

曾襄烈公
卷之四

防守
十

寧夏
平張宣

其旁廬，戮其醜類，一勝之後，勢如破竹，彼將膽寒，喙息北走，不服，尚安敢與套爭耶。套既復矣，賊必憐我餘威，不敢驟犯。從容調度，頗有餘功。築牆則延袤綿遠，靡費不貲。散守則勢分力孤，勞戍大衆，故漢武遠徙乎窮民，終非安土。唐未委兵於藩鎮，卒啓厲階，皆非得策。宜擇道里適中，地形險要，水草便利者三區，築三大城，戍繕占昔舊址，使東者直榆林，西者直寧夏，中者直花馬池，內時聯絡，每城廣十餘里，可容數萬人，分置將領，就以十二萬衆分番戍守，套地縱短，

橫長每城相直處大約不過二三百里每三五十里再作小堡以傳烽火以通應援以休轉輪沿河據險量築墩臺以備瞭望如虜復渡河則河上傳於三城三城傳於三鎮內外應援非孤立也且套地肥久曠收穫必多倣趙克國屯田之法官給牛種令軍士併力以耕有事則戰如是三年地利漸開蓄積漸多生齒漸聚大城附近再築小堡歲增月益星羅棋布十年之後縱不能如腹裏之殷庶比之沿邊城堡規模亦同矣有城可居有兵可戰有地可耕有糧可食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陳守

上

平露堂

虜自無住牧之地又安能復爭耶况據河以守比之據牆以守者爲力尤易自是專力守河沿邊舊戍漸可省罷且拓地數千里却胡河外實中國無窮之利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套內地半膏腴不可勝耕而省隄渠堰尚在師及河岸一面築堡一向發營田牛具人丁耕堡旁地土比至冬初收芻粟入堡以佐兵食此又在饋餉百萬外矣所以必先營田者爲是故也且沃壤久荒獲利必厚二三年間用李鄴農策從其家口無難也又曰河套道里東自

延綏黃甫川起西至定邊北折至寧夏花馬池又西至橫城止實一千五百里又中自榆林鎮城起北至黃河南岸止約七百餘里東西止二三百餘里其形近圓圍者徑一開三折算計二千二百五十里套復則內外皆爲我境不必防守外止餘一千九百里中尤有紆曲處大約當守者二千里正矣秦人緣河爲四十四城是四十餘里一城今則加密大約置堡六十墩千餘是三十餘里一堡二里一墩也沿河多元吳舊城宜因之大堡戍兵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陳守

上

平露堂

萬四五百人足以守之漸於東西再增二堡約二十餘堡亦大堡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一萬八千人則守套規模大畧定矣說者謂套袤延足當一省須建百餘州縣徙數十萬人實之非也還地取其能守險足矣非如內郡鷄鳴犬吠相聞今黃甫川至橫城千五百里固原至花馬池七百里其間亦絕無州縣往往六七十里無人烟且套復後以其沃壤募民徙排久自填實今則不必然也又曰師及河岸再兵截據渡口虜必不能浮河矣惟至冬時則須防河每年十

月間將套內牛羊駝馬入各堡外餘盡焚燬使去處千里虜必絕糧乃如寧夏蘭靖河曲保德銀縣小爲堡壘水爲靖守之然草場既焚不必爲堡壘亦自可守蓋窮縱諸水至套勢不能久軍一二日須套我開擊高生以俟之可也入寧夏蘭靖河曲保德所以防之者寧夏恐其橫提行道之人餘則恐其掠內地居民耳

前件

卷之四

天聲所至河套可清行之三年

皇明經世編

曾東隱集

卷之四

大勝原定揚旌於受降之封飲馬於黃河之流可跋足而得飽主於戎守思其諸歸人斥通事人役十加赤膽等皆口河套之地遼東二千一百餘里東除黃河而外老牛灣二百餘里與山西滑石間相對西除蘭城至五岔河三百餘里與寧夏賀蘭山背相對至金甌復此二處俱係腹背無顧或守陞門自五岔河東抵老牛灣沿河地方約長一千六百餘里若以榆林一鎮守之則榆林兵力似乎不足以寧固二鎮均守則寧固猶有賀蘭山後并蘭靖等處防禦

之責相應酌議以八百里分屬榆林以八百里分屬寧固蓋榆林自定退至黃甫川舊有邊防千五百里今捨彼守此止八百里財力已省寧固共守花馬池邊防三百餘里而冬春防凍又三百餘里今亦捨之共守八百餘里財力不甚加多况據河而守比之平川守端力易十倍如此分戍似俱相應但始事之似日不暇給固守有要難以泛求誠以虜遁之後以河爲限天塹之險奚啻長城於是守之誠易爲力虜犯之時在秋居多秋水時至百川灌盈河勢洶湧虜騎不能徑渡所可虞者淤淺之處當急之務爾在東有老牛灣焦家坪一帶在西有五岔河一帶此二處水不逾尺虜可徑渡必於此及二處適中之地戍以重兵先築四城以扼虜之喉吭其他惟沿河而守藉水以拒則兵不煩而威力振費不廣而事易築四城之第榆林首二寧固者各一每城守以重兵二枝儘今在營之兵榆林八枝寧夏六枝固原五枝分番防禦尚有餘力然後據形審勢以定牆壕之高深城壁之宏給如撫臣王邦瑞楊守謙等所謂通築沿邊四十

餘堡每堡相距四十餘里守以六七百人再募堡臺千二百所每墩撥軍五六人專備瞭望墩堡之軍以三鎮計該用三萬五千餘人今各鎮見在防守哨瞭塘報等軍除逃岷岷蘭靖賀蘭等不計三鎮其該七萬餘人是亦可以輪班戍守矣又有各堡官軍以守險隘又有營城官軍以備戡殺分峙而守撥用而居且掛山守有險有人何河套之不可久耶繁鑿工料分撥事宜營屯之法渠堰之規候復套之日次第奏聞若大州縣衛所之設趙元昊已有故事蓋套地三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而四河中多半壞鹽池水利不與中州加之渠堰是為沃野比之延綏沿邊沙磧之地奚啻倍蓰惟開墾灌漑填實有方衛所州縣大何難置但為之有漸姑難預擬伏乞 聖裁

一營田諸餉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片人也田詳上遂以平吳今復套續餉百萬糧今仰澤粟花馬定邊兩內地多開墾營田可也本院近于偏老地左創為營田事雖方行尚未有利可先於定邊內營二十頃其地比之偏老而半鉅沃牛值亦賤先得

帑金一二萬兩今年買牛隻治農器種禾明年用西安四衛班軍營之次年寧夏於花馬橋內亦營二十頃每年所獲粟穀半運之寧夏半貯於沿邊城堡再鑄鐵大鍋百餘每年炒收麥稗炒一二石亦貯於邊堡貯邊堡者為陸師糧也二鎮營四十頃歲可得粟二十餘萬石三歲可六十萬石並雜粟可百二十萬續餉有餘矣復套之舉大都在春時候師及河岸即此回牛犂人丁排堡沃壤以實新堡又全漢內地屯田百萬多擲膏腴地有遺利本院嘗為西安四衛屯田議的然可行可益兵四五千入推而廣之不煩益糧卒粟可增以濟復套之師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前件

臣先復套之疏曾謂復套之後以舉營田之法為還防久遠之計今延綏撫鎮等官言復套續餉雜全仰澤粟欲先請帑金置牛犂農器種子給軍於該鎮定邊寧夏花馬橋內營田積粟亦俗餉漸還至意臣恐稍有不同地有未利即今套內旁騎七片致厯所贖之麥若生有例惠之苦必待營內積粟於數年

之後然後徐興討罪之師不知數年之間果能積粟以濟餼糧否況邊垣傾圮虜寇時侵人不得耕一也定邊花馬一帶全無水利之資地多鹹瘠田不可耕二也西安左軍七月防秋入冬始犁人不暇耕三也以四十頃田計歲之獲二十餘萬石是一畝常收五斗不知營田之軍所給幾何若盡取之則耕者起怨於徒勞若量取之則積貯不滿于所計雖數年之後所得子粒恐亦不多況無墻之處耕者從事必須官軍架梁其行糧草料又在防秋之外矣或曰近邊地上止不可耕邊外之地可知矣此未知地利者也夫舍地既復無虜寇之擾三兩阻河隴爲沃壤開渠通水稼穡自便今寧夏近河之地收穫之厚比於江南資藉小利故爾故臣謂營田之法當在復套之後者以此伏乞 聖裁

一明職守以專責成查得先爲極陳邊獎懇乞 聖斷大振遠畧以弭私虜歲撥事准兵部咨該工科給事中楊宗氣題內一定職守本部覆議因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守如各邊鎮去處必設總兵一員以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營田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職守

七

平露堂

守其地恐其不敢專也則設巡撫一員以贊理軍務又以各鎮權無統設難於調遣近年特設總督一員以總理軍務查得 勅諭各官所載如總督則云經畧邊務隨宜調度各鎮將官相機戰守臨陣不用命者悉以軍法從事此總督之職守也如巡撫則云整飭邊備訓練軍馬督理糧草撫恤士卒此巡撫之職守也如總兵則云整飭兵備申嚴號令振作軍威相機戰守此總兵之職守也職守既定無事則各相遵承無敢侵越有事則各相分任無敢推避如此則戰守分明而功罪各有所歸人思自勉而邊事亦無不濟矣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欽遵外臣竊以爲復套之圖節目浩繁不止一端如將之賢否兵之勇懦馬騾之臆瘠兵器之利鈍糧餉之易買營陣之簡練除臣力足以能爲而勢足以可爲固不殫心竭慮極力經營但事務浩繁有非一人之所能獨張萬一職守不明彼此因仍臨期候事豈能免乎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申明前議候 命下之日將議過各項事件分發各鎮撫鎮諸司各道參遊等官務要同心

戮力分投晝夜幹辦共成 王事凡本省大小官員
可委者委之不妨原務承委官員尤須久任非有功
績顯者不與遷轉如有因循怠緩不行幹理或企望
陞轉巧文推避耽誤事機者許臣等從重叅寃若臣
與同總撫官員怠緩失職有蹟難幹辦而陰懷撓阻
以致債事者罪坐所由仍總科道官員指實糾舉如
此庶職守明而責成專實泰著而事功成伏乞聖裁
一總說言以定大計臣聞詢謀僉同則功易就說言
惑眾則事難圖今恢復河套以安夏懷夷事體重大
皇明御世編 卷之四 聖恩集 聖諭 允 平露堂

兵健踰萬馬止五千小試復套之端頗成斬獲之統
餘賊畏遁此乃 天威之震疊臣親見之而曰知河
套之可復夫何忌臣者不思同心以紓 皇上西顧
之憂輒乃倡為訛言以陰壞其復套之議或訛言臣
不量力深入重地幾乎不免或訛言軍士不願出塞
臣縛之於車為虜所殺或訛言比虜多掘品坑我軍
盡為所陷致使遠近傳聞內外驚疑皆以復套為登
天之難不知此言何自出此事何從而來乎使其訛
言不熄套未復而沮撓於始既復而輕侮於終則千
皇明御世編 卷之四 聖恩集 聖諭 允 平露堂

必假之歲月方克有成中間好事之人謬為不根之
說以無為有變黑為白其色屬勝薄者而訛言虜勢
之猖其蹈常襲故者而訛言安常之便或訛言軍馬
之弱以危懼將領或訛言職守之難以恐嚇士卒夫
世言之始一人倡之十人和之百千人翕然從而信
之而是上下驚疑遠邇搖撼事沮於中止功墮於垂
成是套之復也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
如李嚴之誤諸葛亮邵宏淵之沮李顯宗者良可懼
也即以臣今春出塞親冒矢石車陣未備火器未全

百年之患必不能除而微臣鄙陋狗馬之心亦不獲
以自盡矣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嚴加禁約申明文
武官員說謊之典軍民訛言惑眾之例或特設隨軍
行遣或專行巡按御史紀錄功過兼察訛言倘有仍
蹈故轍沮撓軍機陰壞成功者根究所由許臣并言
官拏各究治庶訛言可熄成功有期伏乞 聖裁
一寬文法以濟大事夫出師有一定之理制勝無一
定之勢惟因其勢而利導之幾微應妙而人疑於神
矣今軍中之事有貴於密速如捐金及間佯敗誘敵

或用賊攻賊，如李愬之用吳秀琳，岳飛之用楊欽之類，其緒多端，難以預計。使一一具奏而後行，露布而後動，則機事不密，非所以決大策濟大事也。伏望皇上少賜寬假，不拘常例，將復套事宜申明便宜之意，備載專勅之中，俾奉命征討之臣應奏請者，奏請定奪，其有事宜密機宜速者，一聞一面區處，毋事膠固，以失機度。如此則閫外之臣無遁制之患，人無詆毀而業可光大矣。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曾家題集

卷之四 王 平露堂

秋事內一欵糾聚鄉兵以資捍衛，如趙大虜深入，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長，仍下令云：虜衆則堅壁抗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者，同格陞賞，所得馬牛輜重悉與不問等因。題奉欵依通行欽遵外，爲照入套迭虞，非虜犯我境，可擬軍士遠征，又非鄉兵自衛者可偷若臨陣所獲不盡爲給賞，則無以鼓舞衆心。既賞而任其暴殄，不爲之所，則又似爲可惜。今復套之舉，當春夏之交，賊巢空虛，王師討罪，水陸並進，必有斬獲，除衝鋒陷陣及所得首級，自有常典，所獲駝

馬驢驢牛羊之類，必須盡賞官軍，以鼓舞勇敢之心。但官軍所得犒賞除不堪用者聽其自便，其堪用者將欲隨營以行，則執役行陳，喂養自不能周。將欲送回，則從征遠塞，亦不暇及。卽如今春臣督兵出塞，小試復套之端，所獲馬牛，給及千餘，盡賞官軍。中間有殺食者，有不暇喂養餵以死者，有輕價貿易者，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誠爲可惜。况達馬力健足堪騎，征與夫駝驢驢牛，始而運餉終而營田，俱不可缺，相應議處。乞勅該部集議將覓套所獲犒賞合無比

皇明經世編

曾家題集

卷之四 王 平露堂

照秋前例一體給賞官軍，以倡勇敢。仍量擬帶銀數萬兩，發督餉大臣委官隨營，如套內所獲犒賞軍之際有堪用者，委官逐一查驗，量其所值從而給價。撥人送回。近遼州縣營堡隨便喂養馬備騎，征駝驢驢牛轉運供餉及爲將來營田之用。如此，不惟軍士得以資惠而在官亦省買補之費，豈止竹頭木屑之利而已耶。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乎遠閣公 周立勳勒白

姚翰林文集

疏

論郊祀分合疏 郊祀分合

姚涑

翰林院具官臣某謹奏爲欽奉勅諭事，本月初十日，
臣欽領到勅書一道，十一日又領到禮部頒給勅書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郊祀分合 一 平露堂

一道，勅內聖諭，率奉以分祀天地爲言，令臣等各盡
其愚，臣有以見 陛下聰明睿智，度越百王，將以復
周人之遺典，遵 聖祖之初制，考先儒之定論，中和
之極，獨建於上，此真盛德之事，非小臣所能仰窺也。
夫天子之禮，莫重於郊祀，歷代之分合靡常，諸臣之
去取不一，互有同異，莫知適從，至於趙宋之世，士以
議論相高，其間理學經訓，剖析精微，後學所折衷而
取信焉者，則程氏朱氏也。其論郊也，程願曰：「天地各
以類祭，朱熹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此其說同矣。」

及論北郊，願以爲北郊不可廢，熹以爲胡五舉言無
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二大儒也，其說且不
能合，何怪夫說者之紛紛乎？臣竊論之，諸儒敦信周
禮，各據所見，無所徵於身，無所試於事者也。故其立
言也，易我諸臣親其事者。陛下也，言之在一時，驗
之於萬年者。陛下也，陛下之分祀，豈徒以爲復
古之美觀而已哉？蓋將以求神祇之右享也。便分祀
而陞陽和上下格，斯可矣。若禮行之後，或不如往歲
之敬格，豈諸臣言詞之所能與哉？且臣嘗求諸禮體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郊祀分合 二 平露堂

器有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解
之者曰：時者，天之所爲，故爲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
者，各隨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
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爲大也。曲禮有曰：「禮從
宜，使從俗，解之者曰：事不可常也。敬者，禮之常，禮時
爲人，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
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
酬酢之節，皆是也。其言如此，我 聖祖範開天地，斟
酌古今，以制大祀之禮，所謂因革隨時禮之時也。體

常盡變禮之宜也。又焉可以他議乎？試以天地日月之祭言之。冬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此周官之文也。祭日於壇，祭月于坎。此祭義之說也。大春分，朔日，秋分，夕月，祭太祖高皇帝。當分祭之初，有復古之念，必嘗求其制於周禮，必嘗採其說於諸儒，必嘗集其議於在廷之臣。二郊嘗並立矣。二至嘗分祀矣。心思其義，非一日也。身踐其禮，非一祭也。歷試而親驗之，非若儒生之空談高論而已也。十年之內，幽明感通之聞，天人相與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郊祀分合

三

平露堂

罔不屑屑於古禮之合。而祭則受福已大，非漢唐宋之所班矣。臣愚以爲合祭之禮，未可輕易也。夫臣非不能組織舊聞，使言之成章，以効仰贊之忱。但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言之祭日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其陰陽先後之序，義則得矣。從之可也。若冬至夏至之祭，臣于此竊有疑焉。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倫，各有攸宜。斯制禮之本意也。今所用者，夏正也。如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苟夏至祭地，冬至祭天，是先地而後天。雖曰陽先陰後，于義無嫌。然實非一歲之事。尊天之義，豈其若此行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是其大者已碍而不通矣。他如樂有六變八變之奏，儀有素車大裘之制，去古已遠，漫不可稽。恐亦非今日之所能盡備也。故在今日而言古禮，尙有毫髮之不合，終必謂之後世之禮。使知時之爲大宜之當從，則在我者不失制禮之意，而天下後世亦將以知禮稱之矣。此其輕重緩急，豈可畧而不講哉。陛下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郊祀分合

四

平露堂

宏納羣臣以求至論因將以協神人之望合述作之
宜登斯體十三代之上者也臣緣見禮經所載不敢
不述以備採擇

論元世祖不當與古帝王同祀祫

元朝祀

謹奏爲正祀典以光聖治事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
曰地祇曰人鬼藏之禮經義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則
所以旌往烈而示來世也頃者陛下遵祖宗之
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於是苟不
辨其大分則戾經而瀆禮臣懼無以昭大典也今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姚翰林集 龍元朝祀 五 平露堂
王廟中祀及元世祖者臣竊惑焉夫華夷大分也臣
請爲陛下陳之中國之與夷狄其防至嚴也是故
內中國而外夷狄豈非以其薦食上國糜滅人類有
甚于亂賊之當誅者歟自有典籍以來犬戎覆宗周
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討此中國之大讐恥也劉石諸
胡因執晉懷愍盜據神州而晉人不能討此又中國
之大讐恥也完顏吳乞買入汴而虜徽欽奄有天下
之半宋人竄于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恥
也此數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憤者也然猶

未全盜我中國也蒙鞋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虎浮
于犬戎後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乘宋
之弱而吞噬之戮我羣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
中國始盡胥而爲夷矣又其付幼子之母子既歸故
矣而使爲僧尼於吐蕃諸帝后之陵寢既丘墟矣而
發其遺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
其爲中國之大讐恥豈直如前代而已乎我太祖
高皇帝聲罪而汛掃之廓中國之妖氛雪中國之讐
挾天地始復有定位君臣始復有定分首足始復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姚翰林集 龍元朝祀 六 平露堂
定形而古帝王之遺祭始得復歸于人類不然則生
民之類泯滅久矣故讀史而至宋之將亡未嘗不爲
中國痛至元之將滅未嘗不爲中國快也迹其封豕
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聖祖之誅討亦已幸矣又
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聖祖攘夷
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聖祖誅暴之義彰既
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臣竊恨當時諸儒臣懷
其平日養之私值我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
以佐下風乃使元主得與帝王並列以瀆我祀典此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臣之所甚惜也。夫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至，無與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羣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湯武，功德並隆者也。自漢高帝以至宋太祖，功浮于德者也。秩之祀之大，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於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國何賴焉？而顧躋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嚴若此。豈容與此虜並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尤橫。漢高帝、唐太宗未暇，此三君者亦未始與夷狄共享也。而元下以胡虜之雄，與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下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構有煥，使燕之遺民故老，復指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昔越范蠡滅吳，或祀之三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議其非。吳伍員入楚，或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卷之八

平露堂

序

祀之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屏黜其像，以爲此吳楚百世之怨故也。則夫爲中國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陛下德格上下，道貫幽明，昭代祀典，至詳至備，非臣末議所能裨也。顧禮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陛下斷之以義，特罷其祀，以釐正大典，大興義旅而滌腥羶。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法而黜僭偽，陛下行之於後，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遇聖明，偶有一得，義不容默，謹效涓埃，不勝悚懼。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榆林兵備

今西北諸鎮，地當虜衝，朝廷簡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蒞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務，迺咨通謀總慮者哉。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楊，余以親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里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強弱，聚散倉庫之出納，靡不備。余頗

識其槩。然未暇讓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
會憲。治榆楊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
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固也。
今吾不能有其固。虜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剝掠
數城。卽虜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
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
馳。或欲列劔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
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畫餅之談也。天
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關者。三平沙浩漫深沒。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卷之一
九
千露堂
馬足難樹。弗茂弗孳。則木之爲用寡矣。短兵相接。鐵
仗窳弊。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爲用
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虜猝至。則立爲魚肉。相與
築壁壘。以自固。而林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
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下諸兩近郊無草。而刈諸
塞邊。民冒死以爲生。而爲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
施之。不已疎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
子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讓也。若今所謂人謀
者。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勢則外急。而內緩。用才則

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耻當劇任。率以爲
莫勞于董徒役。莫繁于司會計。莫難于獄訟獄。莫危
于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
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于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
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
張千之所治。於四事之責尤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
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于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
與貪皆不可使。而跖弛之士。誰其用之。靡無終歲蓄
吾常節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卷之一
十
千露堂
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虜復時壞亭障。
吾口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虜。而不
知歸者。民不堪于役。而舉烽燧之所。誰其修之。一
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
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
于赴闕。而控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則難于獨任。食
難于遙向。役難于頻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
患尤甚。銳刀筆者。得以破勲勞。持議論者。得以輕事
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

壯之年才與識俱贍于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余未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興俗之難爲力則有志者恒發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撓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慎已免咎上下相蒙冀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日趨于敵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犖然於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籌邊之助云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記

新修代谷倉記

大同倉

國家時耀以恤軍而諸倉之設特備於天下然惟邊郡爲尤急平居戰守之士咸仰給于有司稍不足則訛言相驚虜或大入輒調客兵以捍虞轉餉不繼則或潰或亂重貽主將憂是故廣爲之備而富爲之蓄則可以飽吾士而使之樂戰今西北諸邊不求益兵而日恒以食爲議懼無其續也食不已急乎代州漢

屬門郡本朝卽其地爲邊鎮立總憲大臣以節度之據巖邑宿重兵保偏頭屬門武寧三關之險通雲應延綏兩路之師晉國之要防也兵食固代之所宜急焉者代舊有倉歲久弗葺從政者聽其頽弛而莫之省於是驟爲瓦礫鞠爲蓬蒿輪將者無所藏飛輓者無所蓄夫代不可以一日無兵兵不可以一日無食倉也者食所由充也以用武之地而爲倉若此斯亦前人之闕敢歟比者憲副閔公首綜其役而倉之成者凡二十楹其在北者傍矣方伯李公繼就其緒而

皇明經世編

姚翰林集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倉之成者復二十楹其在東者傍矣夫修其北則未廣修其東則未備其入易盈而所儲有限二公者非不欲盡修其制以爲永邇之謀顧資與力未完而遽求其並舉則邊民滋困其勢將以有待也乃嘉靖四年夏大裕王公顯之至代攝戎事以籌一方經武之餘惟食是營於倉之西構室二十楹役不踰時而告成立門以示嚴建坊以示聚繚之垣墻以示防夫然後九穀有所歸而不腐三軍有所賴而不憂一廩人司之吾食足矣茲倉所以厚代人者豈其微哉且余

開之漢氏之倉惟榮陽者爲尤著與午氏之倉惟石頭者爲尤著舉所重也至邊郡之所建則率用耿壽昌之法今之制亦然賤則糴義則積以待非常之用獨所謂糴以利農者廢而不行今與古小異宜於時也夫修其法以揆諸古余猶恨夫講之未詳而世之翫時怠職免咎以自便者不能以時振今之廢使之日就淪毀則吾邊鄙之利其誰與修之三君子之興是役也事舉于久廢志斯勤矣功圖于有漸謀斯諸矣度侈于前規制斯備矣慮周于儉歲惠斯博矣四皇明經世編

姚翰休集 大司倉 卷之十一 三 子露室

者政之善經也修一倉而四善備此記之所爲作也至於督課繕治則諸從事之良亦不可無述併刻其氏于下以無忘其勞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二

華亭 徐孚遠問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何 剛愍人

宋存標子建泰閣

張龍湖集

頌

張 治

天保萬年頌

聖謨

臣聞粵昔帝王之盛其有天下也則必曰祈天永命而臣子視乎其社亦必曰天子萬年蓋君者天地萬

皇明經世編

張龍湖集 聖謨 卷之一

一 平露堂

物之命所寄也人君壽則天地萬物之壽隨之矣然人君受天命而興則天必昭以貞符膺間氣而生則壽必享以遐年天人之機印若契券不能爽也稽之往牒帝王之以壽稱者莫尚乎軒轅蓋其秉斗樞之精應土德之運生而神明役使百靈敦敏廣淵善聖之宗也其治天下則觀象設制垂衣無爲齋心大庭問道廣成授經王屋導養玄素爰能體鍊妙氣窮盡道真而長生久視與天地罔極豈非 聖帝之殊軌而道德之高躋哉洪惟我 皇上繼天之統合道之

貞昭受元符誕膺明命自軒后而下一人而已初丁卯之誕祥江漢也上距 太祖所生之歲蓋百八十年得二九之會焉龍飛天帳壬午紀元則上同乎

成祖改命之歲蓋百二十年得九三之交焉脂叶昌期駿躍純景茲非應上德之運而當出符之會哉河清兆瑞慶雲表祥則大電繞樞之徵也神明聖哲通玄遠覽則徇齊敦敏之具也精禋應禘玄德昭升則神明知止之應也察地明天稽典定制則正名百物之治也恭默有室大素有居則齋心大庭夢遊華胥

皇明經世編

張龍湖集 聖謨 卷之一

二 平露堂

之樂也冥契真詮納民壽域則順風廣成究意雷岐之仁也協氣熏郁休祥滋至則雲師紀官麟遊鳳巢之順也稽符命之所加焉 烈祖之駿惠天人合發區宇樂推神休暢茂靈祉顯思蓋天所以啓聖神之祚而永無疆之慶也由是觀之則我 皇上之邇神宵吳兼總玄元長劫世而不老潤三光而獨存億萬之壽比於軒后蓋不待卜而知矣茲二十有八年時維仲秋十日在丁爲 皇上天誕之辰萬神洽慶六合忻舞天下臣民感覆壽之恩朝明庭而獻萬壽者

外盡四海固有不至臣仰受渥恩倍切懼悚謹援天保之義演爲頌詩一篇上祝萬萬年之壽雖詞極蕪陋不足以揄揚聖美而區區祈天之忱敢竊附於華胥之後焉耳頌以粵精遠古皇王代裔咸有貞符以兆景命俾彼軒后大電感懼斗精受形爰啓帝嗣於維我皇誕祥江漢濁河澄清慶雲炳煥乃御乾極以正萬方龍造躡躡靈輿洋洋丹靈壽丘千載同芳詩人有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我受命溥將肇正彼四方於昭聖祖定肇皇基維皇之生二九應期

皇明經世編

張龍淵集

聖祖

三

千壽堂

於赫文皇奮於燕邸維皇御天壬午受紀若合符範不後不先天寔啓之八就自然姬周卜曆大皇

衍年載代六百成數維千轉算相乘莫可究焉詩人有言克昌厥後燕及皇天繩其祖武於萬斯年維

皇明德祇事上穹神功聖治純孝貞忠帝心眷德錫

福時萬百神受職三靈叶贊泰乙流祉八景賡禱五

神順輓九土咸隴至仁潛達玄化殷溥先天不違物

得其所詩人有言天保定綱受天百祿降以遐福維

日不足維皇建極萬方攸同蟬蛸大業久而益崇

皇建極萬方攸同蟬蛸大業久而益崇

天佑我人俾皇億壽垂祚九國永大咸受觀民設教

神道佐典以崇以祈禋福繩繩載以清淨民自不忒

中心無爲抱一以式詩人有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維皇格天申錫無已諸福之

物莫不畢至秀岐嘉穎千彼天田雲會異獸甘露禮

泉休祥奇瑞駢臻選集揚氣榮光氤氲鬱鬱坤祇效

珍乾象開圖龍文赤書日煥九區詩人有言天保孔

固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底盛德在金三光並

麗維皇誕辰萬靈應瑞九龍毓聖二氣含神赤光

皇明經世編

張龍淵集

聖祖

四

千壽堂

照夜黃雲覆辰露浮靈液月抱仙輪權騰萬宇喜溢

八垠閭閻洞啓鈞樂九陳鶴書翔舞霞綵繽紛穹玄

錫慶洪釐允申小臣作頌虔拜稽首虎拜稽首吾

皇萬壽詩人有言如日如月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

如松柏之茂

序

壽韓范洛七十序

南

太真

古大臣之言壽也以能壽天下國家者也書曰人壽

平格保乂有殷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天惟君子

以平格保又作基邦家而後聲光休烈顯於無窮歷百世不朽我國家以六典建宜兩都分治其制視成周昔成王之營洛也其命周公曰迪將其後監我上師王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周公之治洛也曰明作有功悼大成裕用誕保文武受命周宅西鎬而君臣相與乃勒志于洛焉其爲燕胡謀至深遠也獨以殷頑民哉我高皇帝提天戈首取金陵然後擒僞漢薨吳蜀驅胡虜而有天下則金陵固爲根本重地文皇帝之定鼎北平也扼燕薊之險坐臨南紀萬有餘里而金陵屹然上游北拱燕極東引隴魯臂秦洛而指百越供賦億萬莫不由徐揚以入奸究踰伏無敢窺天塹以譁中土者金陵捍蔽之力也昔宋禰首于燕雲元綱潰于江漢以南北之勢懸而脉絡不相援也是故金陵固則南服靖南服靖則北所持而爲安所謂天下之樞也其視洛不尤重哉永樂中監以儲武後乃勅卿輔大臣居守之六職百役一如王朝守帥以下咸總已司馬以城關戎馬所隸視他職特重焉公以文武之才當天下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之時監茲留鑰經武制氣振類剔蠹強奸帖衆隱綢發紆政乃大行人以寧宇則明作之功也首善之地舊章遺澤存焉土沃而民肥邇俗輸情淫侈或逸于公度有司間以游宴之費課擾閭閻使者旁午綱文瑣委公悉裁罷之謹守筦鑰奉法順流與之休息并屢晏晏不識役飲之及已則悼大之緒也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優優之政乘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千牛之野鬱然長城俾天子無南顧憂綢繆王基引于無替民氣完固猶木植其本而枝幹強立戶局其樞而庭奧無恐焉則誕保之業也聲光休烈將不可並美篤葉而顯於無窮歷百世不朽哉是則公之所爲壽也雖然君子之壽有道焉昔周公之繫易也研極天人之變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幾幾之誠天實佑之用能迪將周祚壽于八百而令聞永久公嘗悅周公之學通其理而究於其變思以其道潤澤于世至老而不衰則公所自壽其心者如此故勤勞中外餘四十年艱貞不貳天下國家莫不倚以爲壽其蓋有所本哉嗚呼曰淑人君子可不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年言壽有本也。於是篤齋聞而喜曰：乃今知大臣以天下國家爲壽，而本之學也。遂書予言，畀之爲公壽。

贈王克齋北上序

少司徒

古大臣自四方入者，必以其政告于君，所以廣聽而達隱也。公吳產也，且宦于東南者日久，夫事之在東南，係乎邦計之急，所宜先者有三焉：蓋國家財賦，惟東南是倚；至于今生之者寡，而以靡食者其衆，取之者勤，而以靡用者無經也。故農終歲耕而不能以糠粃自飽，婦終歲織而不能以繒絮自蔽，公私之積，嗷嗷然不逮正德間，無論弘治也，而旱蝗橫，日相尋不止，夫民猶基也，高牆豐土，燒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則崩必先矣。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自國家之定鼎北

皇明經世編

張龍湖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平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入太倉，民能行旅百貨，萃來而皆由漕以達也。昔者甯以黃河爲漕之害也，而力障之，今乃資其利而導之，且弗至矣。符離而北，百里爲陸，汶泗涓流，滲于墻壤，徐呂懸石百仞，篙工親卒不能飛而渡也。夫漕壁，則人之咽喉也，一日

弗食，則元氣爲索然矣。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管子曰：海王之國，誣正鹽策，劉晏號善理財，而鹽利視他賦半焉。我國家懸中納之令，富商鉅賈

飛輓鱗集，邊圉之間，戎士宿飽，何則？吾子以利而彼利之也，而今則不然。令雖懸而應命者日益少，禁愈嚴而奸利者日益多。國則何所持而利之？何者？彼有所利而吾奪之也。古人有言：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誨；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由今言之，利孔之出，益不知幾矣。子

皇明經世編

張龍湖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恐蒞薪之弗茂，而牢盆爲盜藪也。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夫民力竭則病賦，漕法廢則病食，鹽政弊則病利，三病交至，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況乎野有暴師，脫巾候食，燕薊弗給，途載僵僇，而勞費無度，帑藏壁立，市物騰踊，民志靡寧，苟非其衡，則何嚮而可哉？雖然，亦存乎人耳。語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百穫，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茲公之入也，其得所樹矣哉？子嘗聞公之撫于江右也，審興革，籌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窮，鉏強

橫平征役允計食諸兵甲拔道逸路諸霜肅其都之人改觀焉其或於司徒也經用制賦縮儲度費實均實盈惟民作常惟都作程留都之人改觀焉持是以往則凡所以佐天子邦計之重而惠施吾民以收百穫之功俾天下之人改觀焉國其不有永賴矣乎茲卿大夫士之所以相與而喜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記

修復汶漕記

皇明經世編

張龍巖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嘉靖甲午大中丞麻城劉公天和奉簡命督河東官采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踰淮泗道濟汶之上遭而問水焉公曰古之治河也以爲民也今之治河也以通漕焉已耳然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利害均矣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而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則汶入于濟也濟既伏流則汶其自達于海與元輔國于埏域作斗門割汶流蓋泗漕以餉宿斬之衆後漕江淮之粟以至于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

而由後復分導之北達于衛而漕始通國制亦因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焉遂成通川矣又爲之置閘焉以節宣之築湖焉以渚漕之國餉自是有永賴也比歲汶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滿激射兩淫則流漫早則易涸河流所經曾橋而下關廢沒無完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堤復傾圯民且盜而田之焉塢堤嚙於水者殆絕黃洩弗備自沛至濬有淺澁之患焉予惟疏厥淤塞修舉厥廢以復其舊焉爾矣治曰河保其不終爲漕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阜水性迥而就下也由今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與漕渠之外百里爲陸力不可施以人所能哉鬼神定相之矣河經而復決也亦惟順道之使不爲漕害耳取利之邪苟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壁則人之明也國之命脉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若子將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采靖之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沛焉則汶其可倚哉公曰此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而未可易言耳予

皇明經世編

張龍巖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管沿淮及河歷沁衛以還。有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
母之東下。數百里。以人于漕。如昔人之導汶而南者。
不猶愈于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沂淮而河以
及于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猶濡而示和
之戒者歟。若夫銷患未形。以昌利萬世。則又出於治
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既而公條治漕之宜。疏以聞。
得曰。俞。乃揚明命。戒羣吏。飭工徒。料財用。具春鍾略
遠邇。揣厚薄。陳節野處。以率庶役。罔弗受命。營橋之
南。至于徐沛。自廢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曰。汝
其築汶之東堤。承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事顧子紳
曰。汝其築汶之西堤。紳受命而築焉。隄各爲減水閘。
深水壩者凡二。視水盈縮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
吉曰。汝其築南旺馬場二湖之堤。元吉受命而築焉。
會水部楊子旦至。公復以命之。且復受命而協築焉。
隄各爲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場者凡五。視水
盈縮蓄洩焉。既成。下里之內。隆岍平流。餉艘時繼。挽
卒輪輸。若纜而結也。乃報命于朝。言公爲工部侍郎。
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旦走入至于

治丐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戎。河之於漕。猶虜
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虜
者。不爭其利也。備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
泉瀉。則治漕之善也。足儲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
之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徵大難得之利。敵所恃之險。
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惟忠者能任
之。知者能謀之。惟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
身圖者。薄公計。聞大機者。喜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
幾何而能有濟邪。子方嘉劉公之既忠且知。而樂吾
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君子經世
之志。有餘憂也。越若治漕之費。及工役。則存乎有司
之籍。弗詳焉。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涿河渡舟

嘉靖丁酉。御史梅濱楊子奉。上命。按畿輔。與能振
弱。專和惠生。弊百咸新也。歷于涿。進涿之衆。而語曰。
涿郡當京國之衝。四方所走集。肩輿相踵也。北河胡
良之水。環郡南北。冬春水涸。可木而梁也。夏秋水淫。
淤流彌滿。行者力不能經。衝濤。悞天乘時。操舟索重。

利人莫不病焉。子欲令有司庀官舟楫以渡其可否。惟爾民衆曰：民惟依仁。仁之所興，民所利也。其誰弗嘉成謀。乃鳩財命工，剡賸鑼佐厥費。檄吏曰：徐志高董之。北河爲巨舟，二舟篙工三人爲步舟，四舟篙工二人。胡良視北河半之，旣竣事，乃屬官采氏治記焉。治曰：惟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夫行路之人，猶涿之人也。涿之人猶天下之人也。子嘗道燕趙之墟，歷漳易流，渥諸水而深有慨于斯民之多溺也。以涿言之，上塹塍而善崩，水淫決衝流百里，民沮洳而居。室塗

皇明經世編

張龍湖集

涿河渡舟上

平露堂

弗完。水下沙礫壅衍，夷陸焉阜。蒿棘弗植，無論禾黍也。然則水之溺于涿者，獨行路之人也哉。王程所歷，使命相繼，車百輛，馬百匹，驢騾千蹄，驛夫馳肩，卒重齒費，日萬錢，月無算也。中人十家之產，歲不能備一役。官莊宦第，官獨公牧，百賦萃之。凡編戶之民，童子而醵稅，弗充焉。然則涿之溺於民者，獨水也哉。又嘗因是泛觀四方之民，弘治而上，家餘藏帑餘積，山林川澤餘利也。邊卒嫖武吏不宿過，至于今，上下恤恤然，稱賈之誅賦日繁重，力役弗已。君子或懼其陸而

魚也。然則民之病于溺者，獨涿也哉。昔者高宗謂傅說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夫舟楫，傳說也。斯民無溺之患矣。鄭子產以乘輿濟人，孔子曰：惠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孟子以爲仁。夫二者皆務爲治者也。直所從施異地耳。故爲政者，近之以乘輿之惠，遠之以已溺之仁。斯舟楫而傳說也已。以子觀于楊子之仁，蓋託始子舟也。究其施，其濟大川也哉。故曰：惟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

修倉廩題名記

倉廩

皇明經世編

張龍湖集

倉廩

丙

平露堂

司空繕部郎仙居蔣子良化董修倉序。問諸諸治曰：子未知是役之重乎。治曰：願竟焉。蔣子曰：國儲惟戎戎備，惟食國家之制。歲令民出粟四百萬石，漕以入口。要月成歲會，角剡贏縮度數多寡。司徒主之，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總什一。內督一外督三，稱賢比能，司馬主之。邑舍則上之郡，郡會則上之省，省會則上之部。邇惟績廉事以是。天官主之，邦畿之內，奉庾十一庾，列而爲版，版凡千四百二十有四。版比而爲楹，楹凡七千一百。鳩材賦費，飭壞

賦費可空主之。司空上卿歲視大夫月視監王日流
匠人斷陶人塲埴汚人塗板幹時歲風雨與覆宇謀
鳥鼠與封塞謀燥濕與爽瑱謀處戒與扁絨謀閉或
不食凡此以重民也子嘗聞之粟之入也石費五倍
歲定府盈歲歛貸之漕卒百繭歲月而後達民力之
艱易可說矣而復委諸風雨鳥鼠焉不既殘乎殘民
寔瘁固其如何子是以為茲役之重也不可不慎也
治曰允如子之言矣然子之所慮者風雨鳥鼠也又
有甚焉冗靡食貪濟貨奸牟漁侈不軌四者之行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說劇集 金鑑

十五 千露堂

病久矣虜力不滋無能溪壑風雨鳥鼠何以加之是
故古之爲國者食不足則修冗政不足則修貪度不
足則修如用不足則修侈治不足則修德固其無以
踰此矣蔣子曰子知子職焉耳若子之言弗予所謀
也雖然子言遠矣他日蔣子于廳事得故礫礪而可
碑復語治曰君子之政思師人也思師言也昔之與
是役者衆矣令行鑿鑿予欲考其人與吾子之言義
用是勅之以朝夕觀取訓焉且俾後之人知所感而
取式何如治曰子善矣盡衷事報國之忠也語事

聖父思物之仁也因律以討取善之知也大慮首物
聖賢之教也四者善莫大焉蔣子以告之少司空童
公中貴梁公具曰由蔣子之言可以知忠由張子之
言可以知固忠固之道可以久矣命蔣子立石

尚寶司題名記

尚寶題名

爲東

尚寶司

題名

記

尚寶司

題名

記

尚寶司

題名

尚寶司掌璽脚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
司秩正二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
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
承者無常員列畧在右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張說劇集 金鑑

十五 千露堂

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
詔若敕則用 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
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册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
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祝山川鬼神則用 天子
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 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
則用 天子信寶口詔則用詔命之寶口勅則用勅
命之寶勅獎臣下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
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 天
子祭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勳衛恩從及公侯謝馬都

督日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給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圖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張廷浦集

商賈卷十七

千露堂

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賢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肯闕於勸懲者至速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嗚呼豈獨尚實然哉此東樓所爲題名意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張廷浦集

商賈卷十七

千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三

宋徵壁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聞公 李待問存我

宋存標子建參閱

芝園全集

疏

張時敏

處置平番事宜疏 平番善後十策

議得白草逆番雖幸剽平然遺種不能盡殄變故難

以預期若不籌策萬全終非莫安邊徼所有處置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番

一 平番

後事宜理合開款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計開

一移鎮參遊以資守戰查得松潘東路左參將原設
協守小河以下一帶直抵南路茂州土地嶺等處地
方常在小河千戶所駐劄往來大邛安綿壩底等處
邊關隘口防守緣小河千戶所僻在東北去大邛等
地方數百餘里平時調度不及有警策應難前有關
守之名而無協守之實此參將之駐小河非計也又
先年因南路阻塞請設遊擊將軍帶領遊兵一千名

駐劄滿江關上至漢關墩及北路驛驛下至龍州江

油往來巡視後南路少軍改駐龍州驛龍州原屬安

緝而遊擊則諒松潘且設州土官三員各分地方管

轄遊擊在彼原無統屬平時反生嫌隙失事又得藉

口甚至把門守城之役皆遊兵土兵而為之又况松

潘有警則遊擊據守一隅不能發兵應援安緝有警

則又非所兼地方真誠道不稱于職緩急生視不行

策應如近日白草之變使遊擊龍遊眾長驅朝發而

夕至何至獲傷官軍釀成大患是有遊擊之名而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番

二 平番

遊擊之實此遊擊之駐龍州非計也為今之計合無

將松潘遊擊將軍查照設立舊規帶領遊兵一千名

移鎮小河一帶上至滿江驛驛等關下至龍州江油

一路往來巡視撫諭番蠻地通道路不許專駐一處

一遇有警相機截殺出奇應變小河參將移鎮龍州

就領貼守松軍三百名三家土兵各精選五百名共

一千五百名統領龍州徐塘以至觀子八關堡專一

操練軍馬撫捕番夷防護糧道保障軍民一應緩急

事情屬松潘者與松潘兵備屬安緝者與安緝兵備

各計議而行仍將該州三家土官俱聽本官節制增入勅書及將各官駐劄地方亦於勅書更改以便遵守則職守既得專一調遣不致推托矣

一增兵權以壯主兵安綿一道既無衛所爲之主兵又無叅遊爲之守將雖有一守備兼四提督但關堡聯連假親相近往往文移滯碍豈能令行禁止况石泉爲諸路咽喉之地事體與兩路叅將相關合無將該鎮守備以都指揮克任請給勅書重其事權仍將利保青川諸軍盡數調回聽該道拔其精銳定撥一千名專屬本備常用操練策應不許輪班更替如遇大叩一路有警則會同東路叅將壩底一路有警則會同南路叅將半番有警仍約會兩路協力策應庶乎事權既重不致阻撓候事而兵眾可精抑且緩急有賴矣

一分屬叅將以便策應小河叅將舊現分守安福四提督地方但相去遙遠徒倚虛名今若移鎮龍州地有專守具茂州叅將雖有分管信地然自土門以至壩底堡僅及一舍况桃紅轉梁相連多係茂州羌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下

千

雜居往來巡邏聲勢相關合無除小河叅將原管關堡外其茂州叅將亦令帶管壩底提督五關堡地方有警亦與石泉守備會令攻勦仍請增入勅書遵守施行各官無事不許輕自調授有事不許互相推避聲勢聯合兵威自振

一選立通事以悉夷情竊照各番巢穴逼近民居非有長城遠塞之限往來交易從古爲然因而爭利竊奪釀成大禍故各城堡舊有通事之名可以出入番寨傳達語音諸番亦聽信之一有小黨隨俗盟接委皇明經世編

曲息寧此其常也若夫探聽虛實來往間諜如近日朱定馬七斤輩賴以成功餘可知矣但山野小人不諳大體聞利弄機反復變詐因之勾引壞事間或有之任之不得其人故也自卓壩先年以生員楊洪爲土官以監生楊俊校以縣丞職向撫定地方賴以無事此後漸廢於今爲急合無於石泉等處生長邊方才識行止爲村民羌番所素信服者不拘出身來歷立爲通事給與明文如冠帶月支糧米使之專一宣諭恩威使宜撫處如地方有事小則隨俗講息

大則報官討處候三年有功奏請量授職事。急而
慢事者追其用過糧賞卽爲治罪更易。此亦撫夷之
要策也。

一撫處漏殄以因藩籬據守備指揮耿世呈稱白草
降番批保羅哲千萬山四保李從新等埋奴砍狗討
天盟_所未爲白人各寨每年共認折糧黃蠟二百二
十斤花椒一百五十七斤茶一百九十三斤鹿皮二
十四張并立番牌四保李從新週年催納及退還石
泉縣土地河東自走馬嶺_{遼南}鏡子坪起河西自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門架起至批把嶺止又自射溪溝起一帶至永平堡
止保還石泉縣鄉民耕種等因爲昭各番巢穴既掃
衆魁就擒盡滅遺育勢亦不難但邊番輕保等乃能
失心降附情思退還地土認辦糧差似可開撫又况
白草番寨之外卽黃頭後水與砮都惡種所以不得
肆患於內地者以白草爲之藩籬也若盡殄其類則
無復障蔽且將勞官軍而守虎豹之穴爲患更有甚
焉者矣令無備從所請將一十八寨遺番各立牌頭
給以牌面開寫本寨草番姓名務要各安生業認守

地方輪納前項蠟茶椒斤鹿皮仍將四保李從新立
爲酋長責令催辦并約束諸寨先年牌頭月糧與歲
給賞需通行革去各番但有出境爲盜者酋長舉報
掌堡等官量治以法若酋長有謀爲不軌者許各寨
報官擒捕則黑白自分可免連累之患矣但番中絕
無鹽布茶米仰給於我因掌堡等官防禁不嚴以致
入堡交易引惹邊寨今各番降附聽於三路大堡之
外空便地方隨其土俗兩平交易仍嚴加禁約如有
強買番貨高低價值又擅入番寨或縱容入堡貿易
者生以勾引邊寨從重追究則羈縻有法各番將潛
消其驚驚矣

一創建關堡以資保障竊聖守國設險重干城也况
極邊平前項番賊出沒緣關堡未備要隘失據故耳
若得定州之西雙溪大魚關二路通白草河東之番
及地名壕果坡一路尤係馬頭山捷徑番賊入寇恒
必緣之兵備道已經委官估計尚未回覆合無督責
本道照依原議地方將設堡物料數目逐一估計明
白就於糧餉銀內動支刻日興工務要雄壯足以悍

寇守堡之軍亦聽該道改生會議呈奉則要害既守而禍變可弭矣

一更立班軍以便調度竊照川北三鎮事體相同安綿一道將與兵俱無者自昔以爲稍近腹裏故也自今失事之後難以尋常論矣蓋該道駐劄綿州原非松茂設有衛所東備漢沔之盜西備白草之番又非專守一方其所屬利保青川軍士每年輪戍松茂地方其在安綿關堡者不及十分之一如前卒然之變備兵兩鎮則各守信地徵兵利保則動輒時月宜乎皇明經世編

芝蘭全集 卷之十一 七 平露

生待其蹙而已其戍守之兵皆外衛疲卒各處滑快徒勾隨逃以繞攝不專耳冊查成都等衛所輪戍安綿地方之軍共計一千四百餘員名而利保青川在松茂者十六百餘員各其數大畧相當且利保成守有松茂者應從從等項仍予安綿道驗發中間倘或急難稽查無盡將利保青川軍士通令巡戍安綿地方而五衛大渡河諸軍分發松茂駐守其松茂不足原額之數仍於五衛添撥非惟職掌專一抑且調度近便况五衛大渡河原係輪戍松茂之軍則

糧餉一體關支利保之軍專在安綿則逃亡易於解補一舉而兩得矣

一點併關堡以省虛費照得雕水提督地方十三關堡坐落安綿二縣地方所以防禦茂州三長官司天池大壩諸番也自坤兄十投降五姓熟番向化此後一方無事惟小壩關綿壩保曲山關俱頗過番緊要而雕水關係提督駐劄之地其餘播鼓坪等九處以總老掌堡通同目破以照樣度日往來答應而已無事真爲妄費有警實則無益查得本營食糧軍快一皇明經世編

芝蘭全集 卷之十一 八 平露堂

十二百有餘已經召募鄉勇頂替將及三分之一合候覓完額數其雕水曲山小壩綿壩四處共留一千員名每堡委官一員掌管其餘併原額官軍俱聽該道分添石泉緊關地方非惟便於查理抑且不爲徒設矣

一選募鄉勇以資資助兵貴鄉導取其明地利也川中之兵軍快不如土兵土兵不如鄉勇蓋生長山谷瞻氣既相逼近營寨習尚畧同數經戰陣進退亦利故前此官軍一千不能敵百餘之番而壩底五十鄉

勇乃能衝鋒破敵其強弱可知也平番失事之初援兵未到城堡空虛兵衛道訪召村民精選五百授以甲兵教以擊刺甚得其方前項斬獲功次蒼下之七八矣及看得守備民快去堡寫遠往返艱難以故俱係無籍之徒積慣包攬任意勒索工食花費赤身到堡不久說逃蓋此輩專務詭計工錢多不在邊操備民財徒致糜費而武備日見空虛誠不便之大者本道前議免其解人止迫工食盤纏發堡雇募鄉勇代守百姓得省科派而開堡不致缺人此不惟可行於一時而實宜立爲定法合無通行各該州縣將原定各開堡守備民快今後通不許解人親當每年於原額民快內照數輪取遵守本院先行規則每名追工食銀七兩二錢并衣甲盤纏犒賞銀各一兩其九兩二錢有間加增六錢責差該吏解兵備道收候選取精壯鄉勇照數額役分守開堡聽各該提督官按季造冊責令各鄉勇親自赴道支領仍一體給與行糧其衣甲等銀該道委官置造器器械給收如遇更替查追其收過鄉勇須逐名審驗籍記姓名年貌一

樣造船二本一存該堡一送本道查考仍照冊填寫小木牌一面該道押契給散各兵時常懸帶以便稽查其收充之賸備呈本院照詳施行仍令各該提督堂堡等官一體未爲遵守如此庶土著之民各懷自保之心而熟知地利亦不難於敵愾矣。

一約束土官以備緩急龍州宜撫司之設國初因三家土官先世悉衆內附引兵取蜀有功欽授各職仍准子孫世襲控制諸番保護內地今宜撫使薛兆龍副使李壽二族則分領西南白草一帶番夷餘事王仿族則分領東北白馬一帶番夷其地方數百里所統番漢無慮數萬衆使能振揚武備恪勤充塞則番夷敬畏而地方可以無虞矣今乃棄弓馬之習而恬于膏粱婚縉紳之門而恃其庇覆以沉湎爲生涯用奸人爲羽翼縱恣不法乾沒爲奸無事則賣土兵以納役錢有事則盜軍餉以充囊橐令則偃蹇不從從寬則匿藏不出武備日以廢弛番夷漸至猖獗如此不已後患何極議者每欲添設土官又以事體重大而止爲今之計合無請勅兵部守巡嚴加約

東將賣賊守城守堡上兵節年遭負糧糧逐一微補仍修軍武備固守地方如有不遵聲則散拘調治重則參奏以聞再照靜州隴木頭岳希遷三長官司俱逼近白蓮與古片板舍等番寨險易熟知弓矢勁悍用之戰固一足當十今次征勦衝鋒陷陣亦多土官叩見卜父子之力蓋可徵矣今後凡有能受聽本院將各司與龍州土官隨宜調遣如有違令失機悉照律例以軍法從事則夷以攻夷事半功倍矣

增調狼土等兵以安根本重地疏

調狼土兵等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兵部

東南爲財賦具區而留都乃根本重地數年以來吳浙之間潰被倭患所在傷殘邇者仰荷聖明督調狼土等兵合力征勦雖屢次奏功未即殄滅而新賊日增唐賊愈熾所積數百眾且鉅萬而我兵之可恃者惟狼兵土兵一萬四千而已且前此舊賊止於屯聚松林川沙等處我以全軍分屯進剿爲方尙易今則新舊相參流劫肆出在浙西則海鹽乍浦嘉善平湖在直隸則松江蘇州上海崑山常熟江陰無錫崇明靖江在江北則盱眙白馬桃源海州通州泰州鹽

城無處無賊而我兵合之則應援弗及分之則勢弱難支星馳轉戰未能收功而乃東西追逐疲于道路若不亟議增兵早爲勦除萬一長驅深入逼近留都震駭陵寢間係匪輕況南京各營官兵素稱疲弱且未經戰陣雖分布防守無益寔用即將見在狼兵土兵分調策用又不免顧此遺彼坐失機宜深爲可慮查得總督都御史張原奉勅諭如或兵力不足聽爾於山東兩廣湖廣有兵之處徑自行文調取各該總撫官并三司守巡道官即時督發如有抗違遲悞者指名參奏拿問欽此卽今賊勢緊急如同焚溺呼吸之間勝敗異形懇乞聖明欽奉勅諭內事理徑自行文提督兩廣等處軍務都御史談愷總兵官蔣傳巡撫湖廣都御史汪大受總兵官焦棟卽調發東南那地等州狼兵未順保靖二司土兵共二三萬各務要精選壯勇慣戰者各備鋒利器械強弩毒藥星夜督發比照先次調兵事體應給衣裝統于各巡撫衙門從厚處給經過地方俱給與行糧犒賞應付船隻行委該道守巡兵備官員監督該官等叩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官星夜統領前來不許將不堪之兵一槩充數及於途中縱令騷擾擄財物違者輕則從宜責治重則押赴軍門處以軍法至日聽總督衙門分布一則護守京師保安根本一則隨賊向住併力征勦務在刻期平定以弭人患仍乞 皇上軫念 陵寢重地財賦輿區特 勅兵部馬上差官星馳前去督督彼處撫按等官速行調發無致失誤機事及 申勅各該土官務竭忠盡力平賊有功之日查照近例重加陞賞如有遲遲觀望失誤軍機者定行一體問治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一

平露堂

黜不怨庶幾威武奮揚而廓清有日

請急修武備以便防禦疏 選練孝陵衛軍

臣等聞南京內外守備并南京戶工二部科道等官議照 孝陵軍士原額三千七百有奇查以 陵寢在於城外守護為難故多設軍士以備緩急之用既而隱蔽日多消耗日甚即今見存者八百餘名以之供應似為有餘以之防守實為不足因查得節奉成祖文皇帝聖旨 祖先的衛分今後不要別項差使他欽此以後屢有題請皆以前旨為定竊詳別項

差使者謂出乎本陵之外也若以本陵之軍而充本陵之守正與前旨相合奉祀官員豈得藉以為詞故豐潤伯曹松精選餘丁三千操練防禦誠非得已但前項餘丁皆業技藝貨鬻以糊其口今防守之役難以時計而口糧之給止於開操衣食且猶不克豈能常行防禦是使精壯者百計規避而徒以幼穉充數也臣時微親曾閱視長不三尺或髮始垂肩揭竿執木真同兒戲即有緩急將焉用之隨該署印尚書孫應奉看得奏內所云與原奉 欽依提督官軍 明旨不合且應止軍數內多有隱射役占之弊議將正軍選取二千五百名送本爵管領操練題請去後臣等竊計選取餘丁似矣而糧資不克欲求精銳應命必不可得選取正軍是矣而各數不足欲求折衝禦侮又所不能即今倭夷之患既非旦夕所可平而事變之來又非意料所能悉若非立為經久之計其何以成善後之謀合無查照尚書孫應奉所題行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逐一清查將該衛食糧正軍選取五百名仍照各衛節年選補事例將該衛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十四

平露堂

壯餘丁選取二千五百名頂補正軍名數運餉三千
名專一食糧差操不許該衛本管官受賄作弊將精
壯之人隱蔽故以幼弱充數運者參究重治備將各
軍年貌開造文冊給以懸帶木牌以防私下頂替仍
另立一營別推謀勇好官曾經戰陣者一員充營將
或守備各衙爲之統領惟復仍行豐潤伯曹松管理
餘軍一千分爲一枝每枝添委把總一員衛總二員
官理聽於附近大教場內不拘舊規設法訓練務期
武藝精熟可用仍聽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備 五 平露堂

孝思 勅下該部從臣等所請早賜施行

慎防守以安重地疏 步守

臣會同南京守備司體蓋大監郭敬何綬南京守備
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孟諒同守備兼帶
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柳雲議照 聖祖開基
初立大小神機新江口浦子口等伍營蓋以根本重
地千計非輕強幹弱技淫節爲要故設軍兵以爲捍
衛後因承平日久消耗日甚近者倭寇滋蔓倭迫畿
輔分兵把截在水路則設於京口龍潭觀音港等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備 六 平露堂
地方有陸路則設於句容白土秣陵等處地方多者
一千少者五百而各營之軍所餘已無幾矣以今日
平勢揆之險隘守要則前兵尚爲不足若重駁輕則
京都尤有可虞臣等竊計京口地方乃入江要路長
江之險此最爲先以地形論之則鎮江瓜洲南北對
峙皆爲緊要之區固賊所垂涎者也以建官言之既
有巡撫操江又有新設兵備二員凡皆以任安撫之
責而謹要害之防耳南京去彼二百餘里若以京軍
遠爲守把不惟聲援不及而內地益致空虛殊非長

計查照先年操江衙門調取鎮江衛軍七百名前來團操以資協守今既掣回本衛相應用爲江防及在彼軍衛有司官有見操軍兵令無行令各巡撫操江衙門著落各兵備副使調集官軍民兵共二三千員各如有不足設法增益仍處給器械修理戰船專一於京口地方平居常行操練有警協力勤戢其京營官軍掣守龍潭地方萬一京口告急即互相策應以成犄角之勢或遠爲聲援以杜窺伺之謀務使聲勢聯絡江防益嚴至於陸路官軍近准總督軍門調取

整棚器械團練鄉兵處備錢糧修築墩堡差扼要害撫安百姓皆巡撫之責也查得應天巡撫都御史南轄蘇松常鎮北轄徽寧池太安慶諸府京城內外咸歸統理即今料理蘇松目不暇給況其他乎往往府縣告急下令防禦文移往返動經旬月未免緩不及事近查蘇松常鎮通泰各邑新添兵備官員令無比照前例以安慶池州爲一道徽寧太平兼應天府屬縣爲一道各設兵備一員其安慶府舊屬九江兵備今宜改轄各官專一整理戎務防禦寇盜悉聽巡撫調度以濟目前之急事寧之日另議裁革庶幾責有專一而安撫之效可圖屏翰修飾而根本之地益固矣惟復查照巡按南北分設事體於應天等府添設巡撫一員以便責成伏望 聖明遠鑒 勅下吏兵部詳議題請施行

書

與張平洲

禦寇之策

昔李牧備邊禁士卒毋得出戰至人人思奮一舉而大破匈奴今遠至之兵亦宜養其銳氣使之自爲閭

課熟知賊中險易虛實兵將同心以爲可進然後鼓之深入一策也什圍伍攻去所必然今狼兵雖至分布未周須待未保兵至更選本地精銳佐之控扼要害使之聲勢聯絡奇正相參相機而動一策也湖廣廣西之兵舊有宿怨須諭以戮力平賊不計其私仍須遠爲分布勿令相近一策也兵法利于攻瑕不利于攻堅須偵探的寔擇其瑕者而先攻之一策也脫卒當前望風奔潰則銳者亦難持矣此兵家之大忌也須精選勇敢爲先鋒使之攻堅陷陣其次者各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事

九

平寇堂

把守遠爲聲援一策也賊以伏兵誘我矣而我屢爲所誘須明于哨探勿墮其伏一策也賊以金帛餌我矣而我屢爲所餌須嚴爲禁約勿利其財一策也行軍克敵必論首功然往往以割取首級反勝爲敗須勅令三軍只實力戰不貴首功殺賊者陣中卽給以賞帖一策也賊計詭譎多以服色旗號亂我使彼此格鬪難于辨認須密諭將官設爲記號臨時更變使賊不得亂一策也多爲期日以誤之如令曰某日進兵且止又令曰某日進兵且止直至再至三使彼一以

疑我一以易我爲無能爲乃刻期進動可以得志亦先須密諭將官以何令爲信一策也多張疑兵以誤之如欲入其東先攻其西欲入其南先攻其北使彼力分而不支一策也中國被擄脅從之人孰無脫處就生之念一則爲賊所制一則官府不與辨擇遂至甘心從逆今大兵進剿不免玉石俱焚須先出榜文許令一二人以至六七八人多不過十人得赴將官或有司處投首審其鄉貫住址的實責令親屬領回安插各官仍通計招撫過人數獎勸給賞一以散賊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事

十

平寇堂

一以活民命一策也昔承襲中倭賊寇遼東登岸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總兵劉江令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斬旣而賊衆大敗歛者橫仆草莽餘衆奔入空堡內我師營勇請入堡勸殺不許時聞四壁以縱之仍分兩翼突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聞有脫走者盡爲擒于所經將士請其故江曰賊旣入堡有歟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歟未必無傷哉故開其生路以縱之卽圍師必闕之意今日進

勦恐賊設備深堅及致抗拒敵似宜師用其意固圍日久度其必將奔潰乃從而掩擊之一策也

序

贈山峯阮公晉副都御史撫鎮福建序

國權

浙與閩界大海自壬子之秋遘防弗戒夷用大掠陷城寨者踵接朝廷博求攘却之策有議設提督憲臣兼制兩省爲宜者乃創寧紹台溫福興泉漳八郡設提督隸之而議者已逆知其罔濟矣久之始以提督兼巡撫併制兩省而夷已大熾不可撲遏益用官

白子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爲廓清之圖必立什伍相保之法嚴見知連坐之誅破通關納賄之計庶可覆其巢穴而絕其嚮導自非委以重權坐鎮其地其何以滅積薪之膏火乎故曰握機制要此其最先者也

增王方湖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叙

國權

方湖公初以兵曹郎來會浙憲適夷寇蟻集突犯會城公與在戎行挺身倡義首建迎戰之策起距之上一日而雲集者數萬人鼓行而前賊遂宵遁明年夏黠魁徐海陳東輩各擁衆警分道深入破郭則城列郡大駭公乃密贊元戎殄賊無遺無何補巡海參政旋擢閩撫夫閩與浙異地而同患閩故生聚海濱其人狎習鯨波蛟泳之間如泳清澗而倚戈負弩動相擊聞其武勇可任也出入夷島託爲賄賂其間謀易行也內患者爲敵用而不爲我用耳前此當事者誘其魁而誅之未足示創而奮堅閉賊之心是驅之使叛也誠能倡勇敢之氣聞日新之途消搖二之黨嚴私船之禁而又申明十五相保之法宗族閭里互爲懲察不得奸闖出入罷陷賊之賄以養閭里絕通關

白子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之路以飭戎防其用命也實必先其不用命也詞必
先則反側可風選更思奮不待徵兵異域而可以收
安攘之勳矣

碑

招資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峯沈公祠碑

當嘉靖壬寅癸卯之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夾商貿販

方均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盜亦有奸閩出入

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律無遺誅矣適武人

有欲立功邀微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髮形于色上議沮之

其畧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

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達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愷事

來閩東則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斂矣然

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卽殺人之物通番下海

雖春不原咎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

從來槩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

六月行師良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

止六七連輿大眾卽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

逞萬一船長竄發軍舉山谷又不知何以處之況海

船非我敵明甚我獨所哨軍皆要貪生異心之人額

力薄材不敵戰鬪奈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威

倭夷且至役兵應調逗留不進軍衛世受國家養

乃不能奮一臂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

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條干官又

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咸地其不能令舟而走者幾

希涉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陳此不待智者而後

明也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令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明示憲令省之禍端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

備倭把總出哨官兵上則洋要隘之地嚴爲防宅不

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稅盡計窮自然

遠去知有掠知來戢陽爲防禦陰與交結故縱者依

律法之則慎重而威不襲令行而民不擾矣憶職司

民社恐平民無敵緣兵以爲萬一差跌則損國之威

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應階自此長矣其官軍果

有能出師定盡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十流獨立

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有不聽遂出

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剽主如王東
陳四盼許二輩軌露亦坐葉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
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軌大譟不已蓋不三
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
挑之惟一意修治彼必畏善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
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禮曰先生之制祀也法
施于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四

陳了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夏允孫環公 周立勳勳甫 選輯

世姪孫孚遠校

徐文貞公集

卷之

徐階

宣大兵部留宣大鎮兵 宣大入衛兵

今日蒙發下兵部一本欲留宣大遊兵四枝不必預

調等因據該部之議虜賊東犯必先經由宣大若宣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公集 卷之一 宣大入衛 一 一 露堂

大兵先期調來虜乘虛入寇宣大失守則長驅徑薄

畿輔若以延寧甘肅及京營之兵衛京師以宣大之

兵付該鎮使各為守則宣大妄宣大安京師益安矣

但先該臣營奏要於七月初調二鎮兵入衛不許該

鎮官掣肘與此議不同臣等看得調兵固為重京師

然使宣大空虛虜即越境而入縱使所調之兵截殺

有功而京師已先震驚若留兵該鎮防禦待賊果東

犯星馳入衛底不兩失該部之意非曰不調只不欲

調之太早耳其所陳事理亦已明切臣等謹擬票上

請伏乞聖明裁奪施行

請處兵消 擇總戎

臣今日見兵部云發疾非旦夕可愈又據宣大各揭

報聲息切惟防秋方急領兵不可缺人伏乞 皇上

早賜斷處庶免誤事臣又惟防秋固重而久安之計

尤當慎圖 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于一將者且

戰守異術人鮮全才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

既足有濟日後亦可無虞併乞聖明乘此機會留神

一處臣受恩深重於國之大計不敢緘默伏惟聖慈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公集 卷之一 擇總戎 二 一 露堂

照察

論發兵征倭 征倭

臣前日同臣嵩等因見浙江南直隸等處撫按等官

奏報倭寇猖獗蘇松等府通泰等州民遭焚劫慘毒

之甚深惟財賦重地前賊宜速勦滅題請勅下兵部

會議兵機等事荷蒙聖明允行隨該科道官各題要

設官調兵又該主事郭仁等揭送兵部要得戶部發

銀差御史一員選募山東長鎗千數千名前去征剿

蓋以江南無兵蘇松尤甚而長鎗手勇悍可用也今

聞諸臣會議乎云此時發兵比至則賊已去空自勞費兵部不能獨持姑議令參將李逢時帶領山東存甯民兵三千名前去臣聞此兵係是入衛掠退之數技能素劣調去無用夫兵事誠非臣書生所知但積諸往事倭寇自去年以來條去忽至迄無寧息南沙盤據歲餘始解又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在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身在地方必有所見今諸臣何以能必賊之已去且能必其去而不來而只以懸度輒阻調兵置江南於度外此臣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四 一露堂

請以兵事責有司

有司守城

所不能解也凡用兵之道使勢不容已則當選擇精銳以翼有功使在可已則雖精兵亦不當調以省勞費今不能決可否之實而姑以弱兵應文塞責徒費無益此又臣所不能解也臣愚伏乞皇上再下兵部令詰問諸臣若於賊情果有真見保無他虞則此三千之兵亦不必調若出漫說則須別議精選毋致空行重貽君父南顧之憂緣此事關係重大臣不敢緘默伏乞聖明裁斷

昨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今日總督周琬各奏報賊情臣備審差來人知舊賊未殄新賊復來日今四散殺掠蘇松兩府既被殘害而其征謀又且欲窺南京勢甚猖獗除縱賊釀亂之臣已蒙聖明建治及添調兵馬責成督撫官勦殺等兵兵部看覆外臣竊惟用兵固在督撫而有司官亦各受地方之寄使有司能以地方為念則錢糧必預行處辦不致兵有枵腹出戰之苦賊情必豫為哨探不致兵有臨期其行之患奸逆交通者必多方緝捕不致兵機有漏泄之虞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有司守城 四 平露堂

鄉兵必如法團結教練不致地方有隙在空虛專恃客兵之弊今皆不然安望賊之破滅然有司所以敢於如此者其故有二一曰推墜行取率有常期奔繞鑽刺積成習俗故各官當此多事之時上者望循資下者遂踳往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志一日府州縣官號為守土中間雖設有衛所然其城池必曰某府州縣之城不專以城守委之軍官也去年刑部乃劾一例凡失陷城池者軍官論死文官止於降級故往往輕視其城不復博求禦賊之計而反笑張巡

許遠以爲拙矣臣愚伏乞 皇上察臣所言如有可採於兵部覆奏特賜御批兼責有司并勅吏部照常推陞行取俟賊平之後有功者總論超遷兵部會同法司援據大義核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庶于兵事有益

請處宣大兵餉

宣大兵餉

南中督撫官伏蒙御批更置恩威 上出機軸一新風聲鼓動大小臣工莫不感奮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近日訪問宣大二鎮邊牆坍塌烽堠不明虜賊出入無忌加以內逆勾引邊堡被其攻破甚多日今虜營移駐大同邊內蓄謀叵測其軍士又皆苦於饑饉迫於食寒不能聊生逃匿相踵臣未知前項事情真否但關係重大既有所聞不敢隱默伏乞聖明勅令嚴衛密差的當人前去訪看庶得其實早爲備禦緩軒之計又二鎮米麥每石值銀三兩以上而軍士每月支銀七錢僅買米麥二斗二三升豈能養贍欲盡照時估給價戶部又難應付今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仰賴聖恩二麥大熟每石止值銀四錢以下若乘

聖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宣大兵餉 五 平露堂

此時收買數十萬石每石加脚價四五錢便可運出居庸關以給宣府月糧加脚價七八錢便可運出紫荆關以給大同月糧通融計算在內不過用銀一兩以上軍士即得一月飽食費資惠博蓋古管仲劉晏所以富國之策大約如此而在財乏兵疲之咎似尤不宜守文泥常坐失便利伏乞聖裁如以爲可制論戶部再行詳議題請施行

答廣東兵事諭

廣東兵事

伏蒙聖言廣東之逆物博何不運謀伐之臣謹會臣聖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廣東兵事 六 平露堂 博到直示以前諭謂云邵中已有事宜題奉欽依行土十餘次矣臣隨語博再思所以伐之之謀以備後着博云若待勝負已分方始應着縱有妙算已失之遲今須早計得都督劉顯見在南京素著謀勇將俞大猷見在贛州亦係名將且素得狼兵之心今今今顯帶原領家丁而以大猷副之如彼中尚未進兵而相持未決則作急前往夾攻若彼已勝則就往福建勦殺水陸諸賊若彼中萬一失利則遂留彼爲善後之圖皆不爲空行又計得將官在外多爲有司

所凌忽。凡糧草船隻鄉導等項應付俱不以時查得御史段顧言見在江西紀功今江西無賊合就令其監一人之兵一以催促應付一以紀驗功次庶於兵事有益除傳回部具題外臣謹先用上聞伏乞聖明裁奪俟部疏至批下遵行

答追賊及賞軍論 電誠賞軍

伏蒙聖上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等說追殺果一行否臣今早亦聞賊自香河回至通州河之東其施頭北向平谷縣夫平谷本是賊歸路但賊大營尚在平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谷未曾動則此乃是搬運財物以歸大營未便見得是退去諸將正當如聖見防其有詐也選等委已往通州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蓋欲殺賊必先探知賊所經由之路預於其間據險設伏俟賊往猝起而擊之今只尾其後賊行亦行賊止亦止賊豈可得而殺耶故只可謂之追送耳今且看江東作爲何如蒙諭科奏稿士芳營士亦同行茲只賜東芳云臣昨奏請賞芳乃因芳首先入援又時不知有科疏今以其營士同行示朝廷公溥之政而只賜東芳

昭皇上知遇殊特之恩仰惟聖裁允當衛中有一百戶謝麟頭知兵曾同張大用往解大同右衛之圍東芳之賞乞發下希孝差麟送去庶得一觀其勤靜也

答兵事論 房寇

臣適看博等會東所計東徑趨順義此策甚足蓋順義在白河西而三河平谷等縣在白河東順義北行五十里卽至密雲西南行七十里卽至東直門今勦兵皆隨賊後無在河之西者東居北則可相機調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兵或出賊之前以伏擊或伺賊之懈以襲擊一則可遏賊之渡河而直犯京師故曰是也其欲令選等邀賊歸路於古北口等處亦是但選所領將官只胡鎮能戰今已奔走疲乏而孫麟只常才恐不能爲也若東遣姜應熊麻錦等潛往古北口等處伏以俟賊却是一奇但不知中間有無別礙臣於此亦不能詳知容語謝麟往與東熟計也今外兵四集仰仗皇上威福可望有功至于內士原是兒戲雖出亦無能爲徒費糧草耳其夜攻一件往年胡鎮曾以此取勝然

須乘懈用之若賊深入則必戒備未易措手此全係將官之膽與智臨時取便也

答重城論一

重城

伏蒙 皇上以今日之風占在上功賜問重城之建果可有賴否臣惟城郭之制自古有之重城卽郭也今都城之南萬民聚居百貨萃集必須有城乃有保障庚戌南關之民一聞警報不勝驚恐今年則皆倚重城爲安庚戌四外之民皆奔入都城今年則多在重城其都城之內不聞擄塞喧擾此其効可觀矣且此城不築則亦已矣既築則必固可守否則關繫非輕聖諭謂禮之泰以爲既爲必固之意可謂盡之此正所謂不得已之事無可奈何其先朝未有建白想有成化以前則居民未盛成化以後則習見承平是以無計及者今惟在禮等斟酌調停不至病民則善矣

二 兵將

通蒙 諭問重城臣具以所知見 上對伏蒙 答諭可示禮實爲之所謂永益臣謹傳示禮遵行家諭

至如各處邊境若肯堅築豈得易毀可見無人整理

臣惟各處邊牆旋築旋毀委由無人整理然間往時修邊之銀一半不曾出京夫銀既侵費安能堅築大

抵內外通同爲奸只欺瞞 皇上而已蒙諭戎務一件盡疏云京兵也要精練爲未此似是一端成祖

初制四十萬怎的止剩八九萬可歎臣惟京兵衰耗誠爲可歎然使此八九萬者尙簡得用猶足以威服

四夷今却徒能喫糧無一足用此則尤可歎之甚者也蒙問西邊有一魯姓者如今不聞所以汝知否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十 平露堂

問魯姓係陝西莊浪衛指揮其家舊有名於西邊號曰魯家人馬後因人疑之謗之不敢收養家丁漸亦衰弱近年有魯總者任古北口參將頗驍勇被効革任凡武官之善戰者多僉率而撫按兵備等專要責其奉承一不如意便尋事論劾輕者罷官重者問軍同死葉楊照存日人皆欲殺之今却謂既失楊照遼東難守如此類者甚可恨也

答防春等諭

人才

伏奉 聖旨防春我曾慮三四次顧彼猶如此況賊

之圖報復豈無又多華逆昨爲引者逆賊之妻、漢氏之父也、不問擒戮、今督臣果何如、我說兵事付鎮乃出令行軍調遣、相持之件、且容他行督者少制、若戎權豈彼克爲其鄭曉楊順何如、又葛籍初係我熟用未久、後西門守衛退之緣何件者、今朝內有可用否、如內出一人、或外面重些、今須早理至於京兵也、又不宜只講文、能似成初時十分之一就爲上、臣仰惟皇上爲邊防計慮、至周至切、臣無任仰戴、無任仰戴、賊謀明春入犯、適胡鎮已有探報、督臣之果何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一 人

上

平露堂

如、臣曾以書訪諸御史董堯封、昨堯封回臣一帖、與臣他處所訪及託希孝所看相同、臣今輒敢以二帖封進、御覽蒙諭、昨說兵事付鎮、乃出令行軍調遣相持之件、且容他行督者少制、若戎權豈彼克爲臣惟出令行軍調遣、此正是總督之戎權、若使鎮得行之於平時、則是無總督若待相持而後行之、則又無及於事、此所以甚難處也、蒙問鄭曉等諸臣、曉甚好、但年力已衰、用之於內、則可甚極貪、極欺、在宣大時、專殺平人報功、右衛被賊圍困數月、公然不行救

援、又平地假以築堡、冒破官銀十餘萬、並不會興一工、其人與胡某絕相似、某巡撫山西、因侵寇民兵工食、激其爲變、逃入虜中、却詐稱擒獲、又與監道行結、親是以公論不容之、今中外臣工、察不見有的確可用之人、不知人才何以凋落至此、豈去春防不遠、

皇上謂今須早理、允當、臣昨所以冒昧上奏也、至於京兵、委不宜只講文、顧竇雖非將材、然亦未知有誰可代者、聞王某劾竇、乃爲劉某陳某之地、某善談論、人實躁妄、若使當事、不得安靜、某則一味貪暴、軍士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一 人

上

平露堂

不能堪、此二人者、必不可用也、京兵驕惰已久、不能殺賊而能亂嚷、夏間參將張、因一軍士不候操畢、輒先散去、將伊用箭穿耳、軍中途吶喊妄言、復再三撫諭、又爲之參、張琮而後已、故練京兵必能寬能急、能操能縱、乃有濟耳、今第一可慮是無人才、第二是無錢糧、若有此二者、亦不患兵不可練、事不可爲、伏乞聖明首加意焉、其文書關緊京官及勦鎮者、乞命司禮監不時進呈爲禱、

答盡去剝虐論

晚公

昨該臣奏湯特嘗旱七年然而其民不聞失所者聖人御政吏不敢違法民只有氣數之厄而無剗削殘虐之苦是以能當此七年之災也茲蒙答諭今特剗虐之者盡去之否仰惟聖諭及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往年有造言者曰皇上只要人幹裏不怪人要錢貪夫從而和之於是內外諸司公然剗虐百姓不復恥畏其官日陞其家日富而民財則日窮民心則日怨卽如昨妖逆倡亂之詞動輒以艱難困苦等語發端鼓煽愚昧此要錢一件所以尤爲害國誤民之禍本也自上年吏部奉諭罷黜貪肆天下始曉然知聖意之所存與國憲之不容犯今雖未能盡去然漏網者已少兼不敢如前之肆行無忌而中才之士稍稍改心易慮恥昔之爲億萬生靈始得免於橫凶頻徙若如此行之一二年自當官清民安內順外服此則天殺人而成人之美乃在今日尚須仰煩聖明時一提斷警戒之也

答白社諭一

白社

象論白社甚多此件若不早拔莠終必費事如近

之呂逆有司坐視不擒汝其一愚之臣惟北人編僞於白社之教無不信從無敢擒捕此件委的甚矣前日呂逆臣初意亦欲以首告者付之有司正固有司平素坐視成習又聞其與丘富之黨相通恐擒之不密不速則將走入虜中爲患臣是以不得已自發之今京師已無此等大變其在在外則北直隸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宣大處處皆有黨與動至千萬人今得早拔莠誠善但一時明白下手不得惟內則密令嚴衛外則密令撫按訪拏以漸去之庶無他變也然臣又訪之此件之起皆因近年有司貪賄百姓窮苦故妖人得乘機以富貴快活之說鼓動之若能常絕賄賂之門清選舉黜陟之路公卿撫按以身率有司有司不擾害百姓則逆首之說自不能行也蓋其根本也臣叨受天恩深重義同休戚諸凡不敢不留心緝滅一有所聞不敢不言亦不敢不爲若不深計而急遽行之却又不取也

答倉儲諭一

倉儲

伏蒙密諭太倉今積可略盈餘否臣聞近年太倉

象一

徐文貞集

卷之三

平糶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三

平糶

只有二三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又僅足供一歲所出未見有積惟上年四月米賤倉米每石糶銀二錢四分亦不可行臣勸戶部以所收折兌銀每石五錢給軍於時軍士既喜於得價之多而太倉却留得二十餘萬石之米緣折兌每石該銀七錢二十萬石該銀十四萬兩今給軍每石只銀五錢二十萬石只銀十萬兩則是省銀四萬計該米八萬此乃盈餘者耳其折兌之

聖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文貞集

主

平露堂

折兌一件若歲歲行之及以所折之銀供別項支用則太倉之積必虧舊時太倉有八年之積而今只有二三年者由此故也若專主不折外間或遇水旱不能辦納本色而必欲取盈又非所以便民況其勢終至于通負而不能完則於倉儲亦未見有益也惟於水旱之處照常折兌而以所折之銀收候米賤之時給放月糧則軍民兩便而倉儲亦不致虧損况折兌每石該銀七錢今放銀每石只五錢計三石之銀可充四石之用倉儲仍可望增此只在戶部留意行之耳

請停止寶源局鑄錢

錢法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臣階欽奉 聖諭錢法一件亦為關民便者首徒必重治欽此隨該廠衛都察院各題奉欽依禁治外連日錢法雖稱已通然其實僅通十分之五臣等訪求弊端非民之便法乃由寶源局鑄造制錢之不如法有以致之也蓋制錢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因謂之金背或以火動其背而使之黑民間因謂之火漆其雲南所解及寶源局先年所鑄純用銅鐵不擬以鉛每錢一文秤重一錢二分錢邊又皆經由車鑄民間因其色黃美其質堅重其邊圓整謂之錢邊近年局中所鑄為料官建議革去車鑄止用鑄劍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復侵盜銅料民間因其色雜其質輕其邊割磨齷齪遂謂之一條棍所謂錢邊者工費重大放奸民不利于私鑄所謂一條棍者工費輕省故私鑄由之盛興且一條棍與私鑄之錢相似而難辨誤受於甲轉眼便不能行之於乙故民間於一條棍不肯行使併將金皆等項亦皆不行前日內外各衙門依法禁放而無籍

光棍乘機以假錢脇制接受於是民間閉門罷市買賣不通官司不得已只得省令行使金背等錢而於一條棍聽從其便錢乃復通天錢曰金背火漆鑲邊一條棍蓋四名矣然其實寶源局所鑄一條棍之數多而南京等所解金背等之數少故今所通僅得十分之五也臣等切惟一條棍既已不能強民之行使若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年以二萬八千兩有用之銀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錢賞中外之人彼受賞者得錢而無用不蒙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錢給與民商彼領受者有虧抑之怨四也局中作弊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因之阻滯禁治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也臣等愚見不若令工部停止寶源之鑄造而令戶部以南京雲南所解及稅課司所收金背等堪用制錢每年鑄一萬文送工部轉送司鑄庫仰備皇上賞賜之用其部中合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給則銀不虛費錢不乏用好弊革而私鑄止國法行而羣情便似為有益至于該局作

上

徐文貞集

卷之十一

平露室

弊工匠應令刑部通行提問干碍職實一體參治臣等謹將金背火漆鑲邊一條棍等項制錢并私鑄之錢每項各五文封進聖覽恭候聖明裁察如以臣等之言為可乞賜批示

答出粟諭

賑濟

臣昨冒昧上對茲蒙答諭汝謂施濟二項俱傷君恩增民病反害無用焉是枉費一廩如出粟粟又恐無多積者衆災難免矣臣查得先年出粟太約只一二千石今太倉雖無多積尚能辦此但中間亦有一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十一

大

平露室

節當處蓋往年京師出粟四外貧民聞之匍匐而來及到則多已散畢空手而歸顛頭道路臣聞各處賑罰銀兩荷蒙皇上降旨不許撫按官私便妄費除解部外各頗有積餘糧穀在倉似應令戶部出粟止給在京及近京之人其在外者行令撫按官查有災疾去處將贖罰銀穀一體賑給仍明白曉諭百姓各於木府縣候領不必前來則中間全活計亦不少伏乞聖明裁定諭下戶部施行

答南幸諭二

諫止南幸

伏蒙 答諭南幸一件，自我取龍飛等殿圖看，已旬

餘爲謫，遠近皆聞，科害小民，寧免順天下佑，行我必萬康，先理途居爲要，臣前日奉諭南幸，不敢仰贊者，第一爲聖躬計，第二爲國事計，蓋已亥至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之強健較之彼時何如？邇來十四個月之內，前後相較亦復何如？雖 皇穹保佑，必獲萬康，然羣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在。皇上崇護之道，自當避勞天佑。聖躬豈必待遠行而後臻萬康之慶也已。亥以前邊境無事，彼時尚且命大臣行邊及增京城九門皇城四門并居庸關等處守禦之備，費許多照管。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兵未見強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狡猾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愛？此二事乃所當算計者。至於有司科害小民，如 聖慈之所軫念，湖廣地方兵荒如節次撫按官之所奏，陳猶未暇及也。臣叨受天恩，非常蒙賜諭，皇上蓋不以臣爲無知不忠之物矣。臣是以敢再披瀝上奏，伏乞 明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九

平露堂

答超格賞徐果諭 管建

伏蒙密諭我看工似就六分矣，然工成加恩禮有自得者，果或超格，如弘治間 孝宗與崔志端太子太保何如？臣惟用才賞功，本不當拘泥資格。皇上之欲超格與果，誠是也，但二臣每對臣言，自知中外之人怨其節貨，忌其恩榮，深懷憂恐，今茲竭力管建，只望杜塞衆口，不敢別有希冀。臣昨奏內述二臣所謂以往事爲懼者，蓋以此也。如蒙 聖慈曲賜保全，今次似須稍薄二臣之恩典。至於太子太保乃儒臣之極選，尤望不以與果庶足爲之稍緩忌毀。臣每思目今人才缺乏，若一日無二臣，則皇上於管建必不方便，兵部無博則 皇上於邊事必不免仰煩聖心，是以敢代二臣陳其情如此。臣於二臣並不敢有纖毫沮抑之私，伏乞聖明裁察。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九

平露堂

諭兩淮鹽銀宜照舊額 兩淮鹽課

伏蒙 祭下戶部一本，內開鹽銀緣由，臣等看得所開未甚明悉，而臣等於此事頗嘗聞知其始末，茲敢爲 皇上陳之。兩淮鹽課每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引該徵解銀六十萬兩。係是舊額。蓋塩場之所煎并行鹽地方之所賣。正能辦此也。嘉靖四十年。郭懋卿奉命清理。只欲以增銀爲功。遂增至一百萬兩。木年上半解完五十萬。其下半年五十萬。尅卿亦自不能完。乃盡索各衙門賦罰等銀。及將商人恣行科罰。僅克足數。其時商人多至破家。困苦不可勝言。至次年畢。竟不能再完。官司欲仍行科罰。則商人皆欲棄鹽逃去。是以御史徐爌具實陳乞。荷蒙聖明。俯允照舊。只徵解六十萬兩。商人始皆安業。臣等切惟商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崇擬上請。伏乞聖明俯從。

面對後再論邊事

山西振兵

適蒙 皇上以山西石州陷沒。軫念上地人民。特賜下問。并命臣等詳處。臣等雖已而奏。猶恐言語未明。事情未悉。敢再備陳之。仰惟 皇上屢次降旨。降諭

修飭邊防。又允臣等所請。差官前去經畧。聖心宸議。誠懇切周。至無以加矣。但今年虜謀詭譎。比常時不同。常時所犯。只是一處。故邊臣得以調集各路兵馬。或拒之使不入。或驅之使速去。今年則七竈寇投於東。劉燾因而提兵東援。俺答寇投於西。王之誥因而督兵西馳。且虜兵各稱十萬。我兵東西分援。其勢力已不相敵矣。而虜會黃台吉尚據巢穴。未見何往。此賊素稱狡悍。住近陵京之後。若使我兵盡數調發。此會乘虛突起。其於震驚尤爲重大。是以古北口黃花鎮等處。一帶擺守之兵。俱不敢調動。而請命遲鳳翔暫代劉燾調度。又請命王之誥馬芳仍住本鎮。俱以防黃台吉之竊犯。慎陵京之保護。非有兵而不發也。今石州已蒙允兵部所奏。調王之誥原管遊兵二枝及延綏兵一枝。河南兵一枝。保定兵一枝。其兵五枝計一萬五千人往援。若使將領用命。奮力協謀。亦足驅敵。但恐今去已遲。不能相及耳。夫事有重輕。當二事並發之時。力不能兼濟。則須先其重者。此所以欲援石州。而又不不得不爲陵京深慮也。伏惟聖明裁察。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進兵部練兵票帖 練兵

適蒙 奏下兵部題覆譚綸練兵一本臣等查得綸奏原欲訓練遊兵三萬益以薊鎮主兵與虜決戰使大有紓懲但又以四難為慮故議姑就薊鎮見在之兵講求一鎮戰守之策今兵部所覆者是也原兵部之意亦只為防秋期近恐幹理不前遊兵數多恐餽餉難辦耳臣等反覆思惟今國家之事所當憂者莫急於邊防 皇上去年秋因二虜入犯固嘗深悼邊民受禍之慘今春駕祀山陵又已親見邊鎮去京師之近矣臣等竊謂為今之計所當上下協力破格治兵凡可以供軍餉雖減衣縮食亦宜在所必行凡可以起事功雖窮日繼夜亦宜在所不憚庶精弱之勢有振起之期安攘之業有建立之望若因循苟且僅支目前切恐虜勢日強虜謀日狡必將釀禍於不可救貽悔於無所及臣等叨塵重任幸際聖時如不盡言是謂負恩誤國不惟義不敢為亦心所不忍為也然兵既在所必練則財實在所當處顧帑藏空虛無從取給百姓窮困又難加徵此其為策必須節用但人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練兵

王 千露堂

此中實費甚多情於侈費甚易於節用甚難自非仰賴聖謀預定於

先聖志堅持于上則節用之說畢竟不能行練兵之効畢竟不可異矣臣等除已將兵部本票擬上請外伏乞 皇上深計始終特賜張主一面嚴勅內外衙門各斥去習安之私而殫竭心力共成此圖各罷省耗財之事而蓄積錢糧共資此費一面申飭譚綸督同戚繼光將所奏教練遊兵事宜再行詳議開款具奏以憑議行實聖明大有為之政而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練兵

王 千露堂

題請二王冠婚

二王冠婚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麥福等傳奉 聖旨二王當冠弁選婚禮部便開具事宜來看合用冠服等件通行各該衙門整理欽此又於禮科抄出該臣等題為請舉冊立 東宮大禮事奉 聖旨朕二子只着以本禮冠婚已別有旨了欽此除欽遵卽行各該衙門整理合用冠服等件外臣謹據舊例將冠婚事宜開具上呈聖覽但舊例親王該冠於奉天門前之東廡今若二王同日行禮誠恐

不過欲斷示分別二府之意止言何等妥曲

執事人衆不便周旋又舊例親王該出府成婚今府第修葺須經歲月方得完備臣等愚昧欲照二王長幼之序先於二月初旬擇吉行祿王冠禮隨於旬日之中擇吉行景王冠禮他日成婚吉期亦然至於出府一節欲乞聖明於皇城內欽定宮宇二所應二王成婚待後府第修完之日該部另行題請臣等恭候聖明裁定遵奉具儀

再議 孝烈皇后忌祭 孝烈升廟

臣等臣思忠伏願御批仰每懷二之心牢至于今臣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孝烈廟 平露堂 等不勝恐懼又伏讀御批茲未專論后也非比引子爲親又大非夫爲婦正義止以朕躬論臣等自惟淺昧不能仰知聖意之所在又益深惶悚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然其後兄弟相及則亦有不能具六世者况國朝廟制本用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之中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之當祧何待論說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頌皇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尚有所未安者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既可自五而七自七

皆禮神也

而九則九之外亦可增也禮有協諸義而協者可以義起也況有例可準乎臣等狂妄以爲今日之事宜準三代廟數遞增之例於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可不必祧而孝烈皇后可速正南向之位且在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也臣等學識疏謬議無可採伏乞聖慈矜宥

覆處日本國貢例 日本貢例

臣等看得帝王之馭夷狄有綏懷之仁有裁制之義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日本貢 平露堂 二者並行故法不傷於峻恩不至于褻而遠人畏慕威德永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今照日本進貢夷使人船有違舊例雖節經題奉欽依行令將額外之人遣回緣候便風未得遽去滯留賓館前後踰年今若一體給賞則是本部十八年申明知會之咨與近日照例阻回之奏俱成虛文而或過於恩若遂一槩裁革則業已容留在館且周良等所稱衆口嗷嗷答歸一已跋涉勞苦共沐聖恩等情不無厭望而或過於汰合無查照夷人文冊先儘有職役人員然後將船

頭從人等轉足五十人之數并周良等到京五十人照例給與全賞其過多人船除副軍船從人水夫不賞外餘行彼處巡按御史轉行布政司每人給賞絹布各一疋作速遣回仍諭各夷此出朝廷憫念久留特恩後不得援以爲例通將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具本奏繳報知本部以憑查考其回賜國王源義晴并正使周良等各該物件本部行移內府各該衙門照數開領給散開支銅錢并回賜國王勅書本部俱行翰林院請給仍照例差屬官一員齎領勅書前往南京該庫開領銅錢給散其特賜國王并王妃銀兩應否給與伏乞聖裁及查日本國王源義晴將弘治正德年間底簿共二扇勘合共五十五道齎繳前來請給新勘合并據周良等再三懇請但查弘治年間不惟底簿脫落而未繳勘合尚有七十七道正德年間底簿僅全而未繳勘合尚有五十四道雖據本工各稱徵盜遺失及有畱在彼以防中流飄沒終於本朝十八年原題候盡數繳還然後給與之例有違而本丁收藏不謹查驗欠明之責委亦難追伏蒙聖慈曲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日本真傳

主

平露堂

貸恩已至厚所據新勘合難准頒給但其稱舊勘合盡數繳還萬一中流飄沒無以爲將來符信亦是慎重貢典之意宜爲量處合無咨令本工於下次該貢之年將見存正德年間勘合五十道先繳四十道量留十道在彼候給新勘合到國之日仍將十道繳還其被宋一偷去弘治年間勘合并正德年間尚欠四道行令本國嚴行購訪候得獲之日一併奏繳仍行浙江巡按衙門及三司備倭等官如有齎執弘治年間勘合求貢者即係詐僞說行驅逐出港不許頃刻停泊致生事端及照本工咨稱中國多有商船到彼交易或海寇匿名其中數侵邊境貢船三隻之外副軍船一隻以禦賊舟決非違上國定制等因臣等查得先該都御史朱統奏爲議處夷情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該本部題奉欽依行令本官申明通番之禁重寄王接貨之誅厚告捕購獲之賞開自新改過之修督率所屬着實舉行仍勅諭本國凡有中國人船到彼不許與之貿易交通去後今本工猶稱前因所據前項禁革事宜除都御史朱統已奉欽依養病回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日本真傳

主

平露堂

籍合再行令浙江福建巡按衙門督令巡海備倭等官加意奉行不銳始而怠終不具文而無實庶海道肅清而該國亦不得假禦寇之名以文其增船之罪矣再照夷使周良呈稱貢船高大廣厚每船除使列從商之外非得水夫百名決難駕駛是以雖有定制百名吾王不奈之何難以減少臣等查得大明會典只載本國十年一貢至于人船原無定額是以成化弘治以來每次進貢船必三隻而人數多寡不等至正德四年因赴京倭僧在路生事本部始題奉欽依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一 日本列傳 三

船委須若干人駕駛比今該量增若干人斟酌停當開具奏聞以憑本部覆議奏請咨行本國知會俾永爲遵守如此而在彼猶或不遵然後決行阻回雖一人之少亦不妨容則我之待彼曲盡而責彼有詞經至絕貢彼亦當心服矣奉 聖旨是賞賜照例其餘依擬行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一 日本列傳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夏允彝殘公 周立勳勸占

世姪孫孚遠校

徐文貞公集

奏疏

徐階

歲考通事官生 歲考通事

臣等竊惟通事之設上以宣明華夷一統之分下以偵察來夷誠偽之情必須諳習其聲音而後能周知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公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其意向比之譯字官生原不相同蓋譯字以能譯其文爲業而通事以能通其語爲職者也節年相承必試以字者良以聲音易混而字畫有跡可以旌別耳然夷語有音而或無其字譯書有字而未盡其音且今考試題字抵依各夷譯書而夷考其書本以中國之人審問夷語既未能無誤而自該邊或本國轉相抄寫亦不免漸失其真今雖所試字畫盡無訛謬終不適用徒爲彌文所據各館通事官生固不在能譯其字而已但夷種有東西南北之異而夷語有喉舌

齒唇之分非可強解而驟通者必立師以教之而又積以歲月庶幾可以漸入今無於各館中視人數多寡輪選年深通事了曉夷語者一二入立爲教師不分有無夷人每日黎明時進館督率各館通事人等演說夷語或其中有未能盡曉者遇有該邊原來伴送通事許各館教師備細詢訪務求通曉音字不差如三年之中教習有效候類考之時具名奏請擢用若生徒有驕恣怠惰不遵約束者許教師具呈提督主事轉呈本部點罰其教師等官如或挾長忌嫉隱秘的傳索取常禮假公行私者聽本部廉實輕則量行懲革重則叅奏究治再照各館官生每遇該寺稽察往往託赴兩館及提督王事查點則又稱在鴻臚以致職業曠廢徒糜廩祿應對差訛致笑夷方甚者規求小利或教唆夷人額外求賞或增添物價隨數分取損威啓釁關係匪輕推原其故蓋管理責成之權未舉而勸懲鼓舞之方未備也各館行令提督主事罰立卯簿一扇每五日令各館官生齊赴肅明如有不到者明書各員名之下每月朔望教師引領生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公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徒將所習譯書抽試數字或語演說 過遇有夷人到館則躬入西出時刻不許擅離不在五日之內提督官於季終將簿封呈本部以季考考其勤怠歲終備開考語封呈本部以待三年通考其廉潔本部季考及三年通考之時必合字與音同筆考校其補缺食糧冠帶授職事宜仍俱遵照本部嘉靖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題奉欽依事例施行如此則人有定志而不負乎作養之恩官不虛設而亦可裨懷柔之典矣

皇明經世編

覆裁革樂舞生厨役

戴允燕

徐文貞集

平露堂

竊惟協律郎司樂舞生厨役皆以供郊廟百神之祀使其缺人固非重祀之義然或至于冗濫則不惟虛耗廩食亦恐假難怠肆而不足以交于神明給事中任有齡奏要區別去留誠爲有見除奉特恩陞授司樂二十九員例該遇缺不補并額設添設協律郎十二員司樂三十二員據該寺手本開稱僅足供事難以議革外查得每歲之中同日舉祭用樂舞生數多者惟冬至及歲暮兩日而兩日之中又惟歲暮所用

爲多今樂舞生見在一千七百五十九名歲暮所用止是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尚多六百零六名若遇屆該用之數而於數外量存自餘者以備臨時事故自當足用厨役見在一千三百六十三名雖據該寺呈稱派用不敷但嘉靖九年原題奉欽依不足一十名方許收積今太廟室數及各陵墓固比九年增多而見在厨役比九年亦已多三百六十三名況直廨薪水所用遇有致祭打掃公用查照欽依係該取回供役人數而該寺看守牙牌祭服等項亦派有定額若能一一遵奉則於供祀尚當有餘合無候命下之日行令該寺將見在樂舞生揀選年力精壯儀容整潔音律疏通者存留一千三百名其餘四百五十九名盡行革退厨役亦行該寺查審老疾不供者量退六十三名存留一千三百名內以一千名奉嘉靖九年題准之例以三百名供續增差儀及備臨時事故各將存革過數目花名造冊呈部查考今後樂舞生厨役有缺查係存留數因者方許照缺收補此外不許濫收其應管衙門如有占令使役折納月錢并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平露堂

在收等弊並聽科道官遵照嘉靖九年明旨指名奏
奏如此則目前之冗食既汰而後之弊端亦杜矣

禦虜事宜

釋罪帥保關廂

側聞邊報甚急凡防守事宜已該兵部具題但臣有
一二愚見竊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抑或思慮
未及臣受恩深重茲當緊急之際不敢過避出位之
罪輒冒昧上聞臣惟今日之事兵將爲急顧京師之
兵素不習戰而諸勲貴雖號爲將領實不知兵何益
緩急臣訪得緣事兄此立其作事心也此林用監刑部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釋罪帥保關廂

五

鎮歐陽安皆歷任邊疆頗著謀勇伏乞勅下兵部查
照張達等事例釋而用之仍各量與兵萬人或數千
人使各以已意操練居則自守一方出則自當一面
彼蒙殊恩必肯出力庶於萬分少有補助其他在外
緣事素有名聲將官如時陳周益昌劉大章雖去京
師路遠若一體赦宥召之以來計終必有用此則臣
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也今關廂之民不啻
十數萬一聞賊至必相攜入城若不爲之安插則爭
鬪搶殺之患必且內作伏乞勅下兵部會同錦承衛

五城御史省令有親識者各就親識居住其無親識

者與酌量分派居住飲食之費省論有無相通候事

寧之日算還仍嚴爲禁戢不許爭搶至於城內城外

之民有壯健知武藝者即行收募爲兵則行伍可充

而彼亦不有歸者不至倡亂此則臣竊恐兵部思慮

所未及者也臣聞兵部欲募兵於城外剗營其意蓋

爲捍禦知此者欲以關廂之計但今京軍既不習戰見賊必走

則城中守禦之人益寡居民之心亦寒而關廂之民

亦竟不能捍護臣聞咸寧侯仇鸞見領大同人馬在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釋罪帥保關廂

六

居庸關伏乞勅下兵部急召鸞入衛仍令兼督城外
剗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軍先鋒以京軍助
大同人馬聲勢旗兩有所恃而不恐其大同人馬千
里入援加以天氣向寒勞苦殊甚伏乞特降勅旨厚
加獎賞倍給衣糧以爲戰士之勸此則臣又竊恐兵
部思慮所未及者也臣狂愚之言未必適用伏惟聖
明裁擇

會議北虜求貢

條答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欽蒙召臣階入見登

下俺答求貢文書一紙而諭臣集百官廷議欽此欽遵奪得大明會典給賜迤北項下開載正統二年賜脫脫不花王六年賜也先及差來正副使表裏衣服各有等第數目七年又定有賞例弘治元年三年四年亦俱有賞例今奉前四臣告示百官除守城巡視及各項差委者外會同中軍都督府成山伯王維熊等吏部尚書夏邦謨等九卿衙門局官辦事進士及太常寺等衙門堂屬官議得虜酋俺答其先世荷蒙成祖文皇帝待以不死賜以印信封誥恩德至厚而俺答乃敢悖違天道犯我疆畿戕剝人民蹂踐土地探諸大義所當必誅今雖稱臣求貢有悔罪之心及正統弘治初年有通貢賞例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其文書係是漢字真偽亦未可知臣等竊以爲今次求貢決不可許但王者之於夷狄禽獸畜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俺答前此屢曾求貢遠臣上請未蒙准行今又以此所據來歸之情似難峻拒合無請勅遣選差通事二員資牒往諭俺答若果悔罪求貢宜卽日欽兵出境另具書牒表文差的當頭目於大

同提督總兵官處投遞聽候朝廷處分如敢駐兵境內希求速賞則惟有飭勵將士廣集四方兵馬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送以洩神人之憤以明上下之分臣等愚昧之見如此伏乞聖明親賜裁斷勅下遵奉施行

請收用報效人馬

報效人馬

臣惟戎虜之性嗜利無恥未易以仁義懷服要在有以挫之然後畏而不敢犯今咸寧侯仇鸞調來邊兵俱分布在外而京城四面列營城外據橋調營止是京軍城上守備止是班軍此兵近經仇鸞教練雖與昔不同然亦僅足拒守未能出戰翼有斬獲夫去秋虜以遊騎直薄城下于時城上之人莫有能向之者一矢者此虜所以肆然敢復謀入寇也今年若復縱之如此後來虜患豈有寧日乎臣聞知各邊將官子弟及各處官吏監生員人等仰感皇上平月長育教養之恩多有自備鞍馬器械帶領家丁赴京願殺賊報効者其人馬率驍壯可用臣愚欲乞皇上勅下巡視九門大臣遇有前項報効之人逐一收錄

在官客行戶部給與行糧料草結伍團操萬一虜賊大營與邊軍相持於外而其遊騎仍如去秋來薄賊下即便相機調遣截殺有功轉送香點升道處驗實照例陞賞其有民人不能自備鞍馬器械者試果壯勇及番貫籍明確取有保認可據亦與收名支糧轉行兵工二部兌給馬匹兵器一體操練調遣通候事寧發回如此庶可少收斬獲之績而挫憑陵之氣將來或有所畏而不敢犯矣

書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與撫院論水利

吳水利

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與泄是也而所謂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大泄者以海為壑鑿白茅諸港災淤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間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為壑導田間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大專意於泄於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間復如去歲之不再何以濟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早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

為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修築圩岸然亦不可僅云修築而已敵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迴絕東鄉本不苦水岸高則車戽愈勞當令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為蓄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毋俾復壅西鄉圩岸在所必築而艱于得土亦當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築而加高廣焉庶財力不虛費而旱澇皆有備也

御制大尹政

輔兵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承示輔兵之議其見執事志存國家僕輩愧多矣此事若朝廷肯主張則蠲免雜差事無難處所難者教練一節耳大抵唐漢以前民與兵不分守令與將領亦不分其責舉其勢便故此法易行今則守令之外不免別用將領而將領未易得人貧者謂民富於軍肆其科取知目利而不知教情者謂民素不習行陣畏憚煩勞而不肯教如此則輔兵雖設終不可用於戰守也即使改今之制以教練付之守令為守令者將終歲教之則太數而害於耕必待農隙教之則太疎而荒於藝且今防伏之師嘗以五六月至邊十

月始罷。罷則疲而不復可練矣。若以此施之輔兵。不惟農功妨誤。亦恐無有教練之時。故曰教練難也。僕嘗考京營之兵。凡十二萬人。夫既設輔兵。此十二萬人者。將廢之乎。則拘於法制而不敢將不廢乎。則是此輩安居飽食。而反驅畿甸之民代任其戰守之勞。又苦天下之民。多出一番養輔兵之費。恐非計也。竊惟營兵者。固燕薊之產也。練營兵者。本將領之事也。如能爲教輔兵得將。則亦能爲練營兵得將。將既得矣。使就營兵之中。擇其少壯勇健者。留之。其老弱疾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輔兵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病者去其人。而勾丁以補之。丁又病且羸。創其籍而募民以充之。汰簡既定。然後選教師。明賞罰。勸而練之。則法制不必更。而兵自可精。虜自可禦。然而不能者。其本固別有在也。此必自中人勸其也夫本之所在。僕猶能言之。而不能正也。况執事乎。徒因來教發一浩歎而已。

答孫臨泉按院

禦邊兵食

今兵事方殷。米價騰貴。若及此時發倉粟減價官賣之。則起解之銀既可足。而民亦得受一分之惠。如不然。就以此米養兵。而別以官銀代解。則民之買米輸

官者。庶少寬一分也。乃若米多。則二說不妨兼舉。高明以爲何如。海防已特設副總兵。且奉旨諭用湯子矣。傳聞郡中按版籍。每三丁抽其一以禦賊。夫此田里之民。不習兵革。雖多何用。徒爲里老閒一騙局耳。今湯帥見領郡兵凡三百人。若令其再於郅徐選調七百人。而於崇明沙上之人。及各縣鹽徒中。招集一千益以民快一千人。共三千人。配搭作十枝。每枝統以把總官一員。分布金山上海太倉嘉定常熟及海口要地。每一處有警。即鄰近三四處各馳援矣。擊如此既可成功。而亦不致大耗養兵之費也。伏惟高明裁之。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禦邊兵食

卷之二 十二 平露堂

又

禦邊兵食

使者至。再辱諭教。知爲地方用心甚苦。使蚤得公至海上。經畫一年。豈至無備若此哉。湯帥先奉敕已推用。其事惟具部札。頗不輕矣。操江兼領海防議者。謂非舊制。故前此有旨罷給勅之議。茲部中不敢復請。思質兼管之說。本善。但思質蘇人。恐於行事不便。而公所謂他日之慮。尤爲深長。姑待再處。大都平賊

只兵食二事。今既有湯帥職用兵。只得撫院肯爲措置錢糧。使不窘於用。則不必增巡視。不必留操江。而戰功自可成。今士夫有高才大略。且懇切爲國者。眼中僅見公一人。湯帥既由公薦達。望公爲之主張。使得展布。乃有益地方。而不累知人之明也。外鄙見五條奉覽。伏惟高明裁之。

一古人有云。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重介冑之士。又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何時乎。凡文武在外。其餘殘庸懦者。自當劾奏。若其人可用。則全在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何時乎。凡文武在外。其餘殘庸懦者。自當劾奏。若其人可用。則全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文貞集

平露堂

一調兵格戰。固總兵之事。乃若糧草器械。及差遣哨

探人役。須有盤纏犒勞。獲功之人。須有賞賜。則全賴撫院處給。古語云。天下皆爲利往。皆爲利來。漢高祖之任陳平。至不問出入。若舉大事。而惜費太過。事必不可成。且寇久不滅。爲費滋大。望公應付。當令寬裕。庶彼能奔走下人。而得其死力也。

一湯子所帶邵兵。於地方不能無擾。然方資其用。不得不稍寬之。惟優其供餼。重其賞賜。然後可責將官約束以法耳。

一凡爲賊作耳目。反地方無賴之徒。假賊名目。乘機搶掠者。捕得。卽杖殺之。勿如常監候。庶民有所畏。而亦可陰杜劫獄反獄之端也。

一倭賊被賊。輒加屠戮。故各郡士民多預徙村落。以爲逃避之地。此雖非人所得已。然有司則誰與共守者。宜嚴禁止之。

復張宇洲總督

黎侯儀宜

聞公親出督師。備極勞苦。王客不協。奉克成功。而傍觀者不相諒。致播聖心中。間委曲計使者。能道然。公今日受任既專。則施爲自易。此賊旦夕殲平。論功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貞集

平露堂

其門當不遠如目前之事不足道也。鄙見一二條附呈別指可否統望尊裁餘不盡。

一聞督府新聞文武吏士只知撫按而不知有督府此項一大振作往年陸水村討流賊過江之日首斬指揮二人其下乃用命夫殺人之事本非所以勸公然行兵在威不如此則威不立又動調軍馬原奉旨抗違者奏奏等聞公於此等處恐亦不能做人情折奉 旨責公甚重不可不仰體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貞公集

下

一敵鄉雖素稱無兵近來亦稍稍習武事至於沙兵又昔用之而有効者今調來客兵原非素練又於地方利害不甚切身徒費錢糧無益戰守似宜揀其不足用者次第罷去而加意作興鄉兵沙兵不惟眼前可得力亦水久之計也。

一聞蘇松濱海小民頗與賊往來貿易賊因而賄之使爲耳目故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者大使賊深溝高壘絕不與我相通我則無可奈何矣今既與吾民往來無間彼能用吾民吾顧不知用之何耶濱海大家久已搬入城中凡居海上者皆其佃戶家人若郡縣

肯留心就大家中訪求豪傑深結而厚勞之使通其佃戶家人以爲我用不惟可得賊情亦可使爲內應也。

一任兵憲素得民心俞大猷素稱將才望公同心與謀信而任之毋使儉人肆其讒間緊要緊要。

與王思質總督

移守處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貞公集

下

昨車從過都門不得一面領教甚恨然公之忠誠與夫經畫大畧東湖及小兒皆頗能道之而大同之敗羅鑑述之尤詳殊爲朝廷賀得人。不獨鄉邦惜重也。卽日審虜騎已退從此春草發馬疲討必至秋高乃復起狂謀。聞屬夷哈哈亦部落盡爲彼掠劫以去其地頃空。此處水草甚美萬一爲虜所據則我與虜爲鄰無解甲之時矣。往年見王中丞葉谷張兵侍頤齋云邊外有露靈山者若據此守之則自古北至喜峯只三百里而今所守乃七百里。蓋世所謂弓弦弓背之勢也。露靈山南卽哈哈赤所駐牧地向爲哈哈赤之故不能耶。今似天以授我望公再細訪乘此時急圖之。如可移兵出守則 移兵之計聞山勢高峻口

子不多路亦甚狹計所常築邊牆不過三五十里只川內須築城堡以居戍兵耳若力未能移兵且招募屬夷之願居者量助築牆之費使得據守以爲我藩籬此舉關係甚重但僕所云皆由訪聞未曾實見全使公之留意也

復楊藏菴

聖侯機宜

使至知爲兵事勞甚三復別指又極知兄苦心愧無能助也付疏大要歸于查勘然此中議論籍籍此特具發端一着耳恐嗣後事端尚多僕恃三十年交好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御批卷七 于露堂
之厚兼念地方寇患未有了期敢直陳始末而附以鄙見然具別幅惟兄細思與幕府諸賢講求善後之策至幸至幸

人言始末

自兄受命督兵上大夫側耳嘉謨之入告以夜爲日後兩月大疏始至衆咸訝其遲而傳聞徘徊錢塘宴飲雖設怡然若無事議論遂萌動矣及劾董邦政疏至衆語此五十賊者橫行數郡震驚孝陵流劫蘇州將與海上賊合於理於勢所當急計而時兄尚在

杭州問宅進兵未有期會曹東村撥兵討滅之紆至上之憂雪南都之耻去腹背之敵安遠邇之心爲功甚大兄乃怒其奏捷疏中不曾相及遂形劾奏反功爲罪於是議論紛紛矣乃今直浙兵敗勅奏不入衆方譁然以爲隱蔽而大疏之至又皆叙述往事別無奇策衆謂兄擁總督之權得斬殺不用命及便宜行事若行文所屬漫不回答官大者卽當參劾官小者卽當拏問既不能然又延至四月之上乃始奏聞求助兵部於義於法皆無所當且選練鄉兵茫然未有頭緒而前疏乃云鄉兵可用賊盤據海濱兩巡撫之兵皆不能取勝而前疏乃云賊已遁去又云指日可平彼此參校動涉欺誣於是議論益不可禁制矣大抵自半洲及泉得罪後主上所望於諸公者甚切諸大夫所責於諸公者甚備而諸公只作尋常處之故激而至此然往者雖不可諫來者幸猶可追願兄之加意也

鄙見十一條

一天下衛所軍士空虛疲弱在在皆然而江南北直

隸浙江又皆有倭患湖廣辰沅等處皆有苗患即使有兵亦不暇爲用兄今欲調而用之彼必將以情具奏如片山書中所云兵部計必不能強之使赴文書往來徒費歲月畢竟無一卒助兄戰守縱使一二果至亦只應文備數無益實事坐耗軍儲舊倭未滅轉眼新倭又至能無誤事乎鄙意欲兄且置諸兵於度外專一選練鄉兵作養沙兵及山東北直隸之兵庶有績效不然懸想畫餅自貽餽餒恐非計之得也一觀今事勢苗兵之調似不容已但今年苗兵死於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黨堂

賊者不下一二千兩宜慰口雖不言心實已怯且向來功賞未曾舉行其心亦不無缺望若只泛泛調之彼這一頭目領弱卒數千委蛇下其間試使之戰則不能欲拔之歸則不敢欲罪之則恐生他變欲容之則恐諸軍效尤此時豈不進退狼狽乎鄙意以爲宜叙兩旨慰前日之勞請朝廷量加恩深而責其親領兵以來庶於戰有益至於差去調兵之官尤須有才識善處事乃可統望兄慎圖之也

一苗兵勇悍真能殺賊但畏賊之烏嘴統言及卽色

變今似當於福建選調善放銃軍民兵二三千人以爲先鋒而因以制苗兵之驕於鄉兵中教二三千人專習此藝以助聲勢而因以備福兵之缺乃若禦鏡之具福兵必知之多方訪求試驗環爲之備庶可以破賊之長技矣

一苗兵頑犢搶奪固其性然然有司於其米蔬薪菜必用之物皆不與本色折給銀八分地方之人又皆閉門罷市不與交易夫銀既不可賒餽彼將束手待斃手其肆行搶奪有司殆亦有以致之也今似當深先計算每兵一名每月該用某物若干爲銀若干千人則每月共該某物若干爲銀若干貴州人以出銀而分派丞簿等官某人辦某物某人辦某物各照數給之又於府佐中委一員專管其事而時遣幕府官一員驗視其虧盈美惡毋使被冒其他若居處若船隻若器用皆推此意曲爲之處然後以理論之以法禁之雖於搶奪未必盡革當亦不至太甚矣

一將才難得如沈希儀何卿皆宿將彼見上官不任之以事又不優之以禮自計不能展布且防後患於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黨堂

是各爲避去之謀或佯爲盲聵求以不才効或故爲
偃蹇求以無狀効兵部見諸公彈章交至欲存體面
只得覆行彼聞報忻然而去蓋非諸公能去兩人乃
兩人能愚諸公也往事不可救矣董邦政妻宇雖非
奇特之材然亦屢經戰陣効有勞績兄於文武吏士
中未聞獎拔成就得一二人能殺賊者而獨於此輩
必欲去焉夫去此不難也但後來者未見其增而兄
在者日見其減兄無乃將至于孤立乎邦政今奉部
符提問請姑從寬使在軍門立功贖罪補備緩急如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何僕與邦政素無交茲言非爲邦政說方便乃爲兄
謀耳幸亮幸亮

一兵貴精不多江南自用兵以來今三年矣諸兵
孰爲可用孰不可用計不能掩人耳目惟兄細訪而
調焉府庫既空民財復竭省不可用者之食以養可
用之兵則財不費而兵常得飽其視泛調而不能戰
多調而不能養得失相去遠甚也

一賊之所以取勝者大槩有二一曰伏誘二曰利誘
而我兵所以墜其術中者其弊亦有二哨探不明紀

律不嚴也兄欲有功必痛矯此而後可留意留意
一我兵往往見賊輒走彼蓋自以爲得計而不知賊
反乘此得追而殺之不若奮勇向前上可以得功次
可以保命此於事理本自著明而顧不免於走者由
上官未嘗以此諭之而軍門又未嘗斬一潰卒故也
鄙意欲乞兄於平時詳悉曉告仍申明號令示以走
則必斬而於進兵之時選一信實有分曉之官使專
察視其陣先勸某人先走及歸按而斬之毋宥如此
一二次彼當有所勸懲矣書云威克厥愛允濟今有
司以小小寡怨杖殺平人無限兄若不忍用刃且立
威於用梃何如不然走者終不可禁而朝廷授兄
以旗牌亦徒文具焉已耳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一調來諸兵宜擇城外寬闊之地以居之庶民不被
擾擾不至填壅以生疫癘
一受降如受敵自昔已然况今賊多謫詐尤當深爲
之慮凡來降者姑散各鄉勿令居城中何如

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而老農老圃鮮孔子之聖自
謂不如諸凡兵事請博訪于諸將庶得真確蓋耳聞

臆度與身歷之見不同而旁觀游談與任事之情亦與不可不察也

復翁見海撫院

洛河公舍

一水利於地方所繫甚重先朝因有水患蓋嘗專遣大臣治之僕爲諸生時見梧山李公嘗典此役于時合十三府之力凡費數十萬金而後訖事旋復淤塞論者不究海潮多涉妄以咎作事之虛冒其後再不復議及者不獨諸公無梧山之志亦以費鉅難處而吳人多口難調耳今吳中風俗財力比梧山時似更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者然動以貴縣爲比欲不出一錢甚至欲不役一夫不毀一廬舍墳墓然後快於其心僕私竊計之勢有不能而論者又謂築外城一難於取土一難於跨河寬則苦於列守之無兵窄則病於所容之不廣議多不一故久不敢以告當路諸君子今亦望公先計費之所出及畫定規則然後爲之耳

復周觀察所

揚州倭兵船

間地方尚有福兵夫福兵不能殺賊而藉兵於浙天下舉知之矣彼何怯於故鄉而獨能勇於直隸耶若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以海賊爲說則今未聞有凌波之師亦未聞有會哨之舉似徒費財無益於事况聞所謂兵者十無四五夫有船無兵不惟不能殺賊亦恐不能守船而造之於官者將反以資賊之用也近日閩浙連捷皆不曾戰於大洋只豫飭兵將乘其初至而擊之耳今浙中福船未嘗有無而閩人通賊情狀亦未知比前何似望公再一查訪計處之減得一二無用兵船即省於民多矣

復劉帶川中丞

名憲

用兵

承示疏草歸重于選將練兵此不易之論也然前此未嘗不言選將而賢否定於賄賂之有無喜怒生於跪拜之多寡則將不可得而選矣未嘗不言練兵而無實惠以結其心無實政以責其成則兵不可得而練矣今中外所望於公甚重千萬萬念戶部前日之疏亦非遽欲去兵益闢前之爲政者不詢衆謀不考地勢輕率建設孟浪更張故壑堅築而不能守兵馬增而不足用若兵車管是也此須仗公妙用陰消默改次第爲之揭舉固足奇策頗聞鎮兵與虜交通軍門舉動卽以相報故往年同野兩出皆以謀洩一無功一大挫颺望公更察士心度兵力審慎爲之夫用兵公之所長也僕以書生乃猶妄有論議於公之前誠以國家事大不敢默默耳僕方以集衆思廣忠益圖報叨主惟公不惜見教至幸

復馬總兵

通兵

執事以名將著稱僕意以爲如執事者不獨當立功於一時仍當有以立法於後世僕偶思得選兵一策試謀之執事煩執事思其可否并曾益其所未備實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四兵

二五

平露堂

以見告勿泛泛答應以致誤國誤人也今自副總兵以下名雖各領兵三千其實老壯強弱互相參雜能戰之士不及一半每遇調發一技盡行徒費供給無益實用而本城本堡又有空虛之患今欲令副叅遊擊各自挑選其兵分爲上中下三等上者給與馬匹名曰戰兵中者不給馬匹名曰守兵下者只以備雜差名曰備兵先令各官自行選定然後總兵編歷各營覆選總兵選訖然後總督重加校閱不拘名數只要分別精當平時一體操練遇有警報只調戰兵如賊勢重大欲張軍威乃量調守兵之每調戰兵除行糧料草照常外並賞銀兩以示優厚戰兵有缺及或有不堪者於守內選補其守兵以強壯者選補戰兵弱者退作備兵如此庶調發則人人得用城堡則處處有兵戰守兩得而錢糧亦不虛費執事以爲何如

與張龍洲中丞

戊子年

西石前日書來言宣薊之守發其端而未詳昨執事見教詳矣而未盡適會劍門乃知西石之意欲以南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四兵

三五

平露堂

山之陵還之勦鎮而翠回戍兵自備戰守此於分疆之義得矣但賊至南山必由宣府之邊而入萬一南山失守主上究賊所由來恐宣府不能盡追其責

也今爲調停之說者有曰南山之外增掘一濠則勦有重險可恃以安此其說似矣然不知有濠有濠而無兵則濠可越濠可塞未敢保其無患也又有曰不守南山之牆而但發兵守牆外之連墩可省士馬不費糧餉此其說亦似矣然不知兩墩相去三百步賊行其間矢石不能及又每墩戍卒僅十人若賊勢重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戊子南山毛 手書堂

大彼且望風而逃是在有事之時無益于南山而在無事之日併此土馬皆爲虛設併此糧餉皆爲虛費也徒知西石此論出自教然任事之志然慮有當風謀有當審者總督責任比之總兵巡撫又頗不同願青靜西石須更詳之勿輕具奏也

與馬鍾陽司徒 錄兵

僕細觀兵部諸公原無練兵之意故於兵未練之始卽豫計練之無成夫天下之事固有爲之而無成者矣然未有不爲而自成者也向來補練所以不效者

只爲外無實心任事之人內亦無考覈之實政耳若嚴立法程以三年爲限成則若何論功不成則若何論罪彼當事者自當知奮知懼而吾事亦不思無結果之期矣今不務此而但以錢糧不足爲憂萬一薊鎮失守中外騷動此時雖積財萬萬何益於朝廷乎又如其時欲歸咎邊臣則邊臣必以不得練兵爲解欲護咎於戶部之吝則亦僅能視戶部以同罪而無救於兵身兵部之計恐未爲得也竊念此礦公爲題覆之首謬恃素愛敢私布之惟公細思馬二華擬練兵三萬人三萬之中四枝原已給有全料今所當給者一萬八千人煩以此一萬八千人全年料草算計該銀若干內扣月料若又實該銀若干若又以今見在馬匹每枝只二千上下及如二華初議減馬爲步計之當又省矣若又以平時操練照行糧事例半給至調遣之時方與全給當益省矣六低練兵自爲朝廷計爲部計非爲內閣計此意士大夫似俱當相亮也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錄兵 天 手書堂

雨溪 止造白提舉

領季夏念二日教諭知公之志慨然在迫駭文襄近世士大夫其碌碌者率自卑已甚謂文襄爲不可企及其賢者又自待太高謂文襄爲不足師如公所云蓋階三十年來所未聞也仰甚仰其階生晚不及識文襄嘗聞長老言文襄在蘇松久習知其民情然每有興革猶必與僚屬士民反覆詳議而後定如細布一法至召東門黃婆入行臺計之往往留語夜分乃出蓋其審慎如此則夫高視文襄者固不足言而彼卑視之者抑豈能窺文襄之用心也文襄歿今且百年乃得公尊之信之東南之民其遂將復被文襄之政而富庶安樂如文襄時乎幸甚幸甚承示瓜圃建歲省蘇松諸郡僱船米一十四萬石此文襄所未有也但今會計派米未見減及此數豈漕司文移未到耶惟爲一查考使民受實惠至幸白糧造船訪之羣情以俱謂未便謹具復別情今兌運之期已迫請粘仍舊而徐議之何如

承示欲造白糧船以省費此公爲國爲民之盛心也但觀獻議於公者似只較量於造船雇船之間而階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千壽堂

竊聞道府所議其慮却出造船雇船之外恐不可廢如必欲造船勢須照馬快船例另立一管船旗甲而後可今馬快船旗甲之受累公所知也江南之民已困於糧長矣能復勝此乎而公忍創爲之乎難者謂有司衆於因循更新非其所欲夫事不計利害之實而徒以更新爲奇竊恐一着成心流爲偏執其弊更有甚於樂因循者矣往年海運之議何嘗不新今未幾而論者紛紛即公亦謂終當罷之然則新可恃乎道府所議謹摘其畧錄奉尊覽成大事者貴協衆謀以公高明曾中空洞無物能塞其間舍已從人諒無難者階侍知愛至厚輒政以直對惟不見罪至幸至感

復吳自湖

石河

承示大疏欲濬河准入海之道使有所歸而不爲害此神禹治水之上策也階往年嘗倡此議及欲閉三里溝通濟開令淮仍以全力與河同趨庶得淤去河沙而淤塞可以漸去微時任事者皆有憚勞之心會階亦罷職遂不果舉今不意高論乃與鄙見相同若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千壽堂

得聖明報允此功克成則不惟出淮揚於重淵而治河之功亦已過半至于飢餓餘衆得就食工興則賑濟之仁亦未嘗不寓也甚善甚善但近時士夫不善幹事而善忌才毀成惟公於此刻意顧瞻推賢前人讓功僚屬至願至幸

上太岳少師乞抄荒

教荒

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公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竄十者不思以端已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訟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斷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佚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之如故而富者之哀落則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爲孽用只半收盡其所人供輸常賦幸賴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已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二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盈江湖亦溢下里平曠頓成巨浸循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其水涸補掉快苗注意西水不潰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有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于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徵諸大家稅貸則倉箱先已置竭欲望買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憊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輜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卽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公德懋同天心存濟世計于一物失所憐惻然動情况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填東海乎又况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况白星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厄散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主

平露堂

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命及察今胡中丞所請
破格加卹庶遺黎獲安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
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某開治民
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
得伸以爲恩緒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
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
史制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强收拾而目前之費
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
甚微非仁慈如公明睿如公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貞集
張家灣城
三

記

張家灣城記

張家灣城

自都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凡四方之貢
賦與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於此則市馬僦車陸行
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物之所聚也嘉靖
癸亥冬世宗皇帝以有虜警詔發營兵戍之先
聲播聞虜不敢犯然戍者無所據依晝夜被甲立勢

實不可以久甲子春順天府尹劉君畿因以城請司
空雷公禮上議曰城於戍便於守固世宗報可勅
順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歐陽昱內官太監桂琦以二
月二十二日始事財取諸官之贍及士民之助者木
取諸營建之餘輒取諸內官廩之積石取諸道路橋
梁之廢且圯者夫取諸通州之衛卒及商若民之餽
於費者工既舉而財不時集階具以聞詔光祿寺出
膳羞之餘金三萬兩貸之於是諸臣咸悅以奮而巡
按御史董君堯封王君用楨程督加嚴越三月遂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貞集
張家灣城
三
成告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視厚加一丈
內外皆甃以甃東南濱潞河阻水爲險西北環以濠
爲門四各冠以樓又爲便門一水關三而城之制悉
備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則以貯運舟之粟且以爲避
兵者之所舍設守備一員督軍五百守之而灣之人
南北之縉紳中國四夷朝貢之使歲漕之將士下達
商賈販備皆恃以無恐至於京師亦隱然有犄角之
助矣仰惟國家建都燕薊百六十年於茲乃灣之
有城實自世宗遣戍之詔始蓋世宗雄才大略

出於天縱而計謨睿算又得於夙夜計安天下之心非偶然者其功在社稷廟稱爲世雖未易以名言然此固其一也夫觀河洛而思禹情也亦義也今而後登茲城者於世宗能無思乎誠使文武吏士體保固郊圻之意而殫謀以嚴封疆兵之守者懷據依之便居處之安而竭力以奮武衛其在賓旅週周防曲護之恩而各修厥職以供朝廷之事則庶幾爲能思世宗矣階不敏敢因紀成以規焉

漕運新渠記

漕運新渠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谷亭若干里其南溢於徐渺然成巨浸運道阻焉事聞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都御史直隸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開之司屬暨諸藩臬有司治之得今萬安朱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輒凌風雨周視河流規復沛渠之舊而時諸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然

言曰夫水之性下而竑地下甚不獨今不可治也卽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于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越其跡尚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先皇帝從之上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復舊渠便先皇帝若曰茲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勅工計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勸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備以濟漕運詔工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爲然詔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上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鍤高而實下導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其中瀾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溝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堯山五十三里建閘九減水閘一爲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爲上堤於渠之兩涯以丈計者三萬五千二百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八十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爲石堤三十里而運道復通已又邇薛河之上流鑿王家口導其水入於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玉花泉起牛溝之水會於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邇沙河之上流鑿黃溝導其水入於獨山湖沿渠之東西建減水閘十有三獨山溢則洩而歸諸昭陽鑿翟家等口導其水入於尹家湖及印馬池凡爲枝河八夾以提六千三百四十六丈旱足以濟而潦不能爲災於是新渠之工備矣階惟 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於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東南漕運者蓋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轉漕獨茲一線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大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弗論卽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謹之以衆自撓之以貴勢誣之以重譏脇之以危言于其時公之身且不能自保况敢與渠之成哉賴 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

得夫遠猶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質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於舜盡舍其前人堙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際問焉者豈無或駭且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奉玄圭以告厥成則洪水底平雖謂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舜其得爲探本之論哉洪惟 先皇帝力持國是以就茲渠功德之隆較之帝

皇明經世編
徐文貞集
卷之二
平露堂

舜可謂協矣階曩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諭邇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憚爲之記且以告夫修實錄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陸慶曾子玄 蔡閱

胡莊肅公奏議

奏

胡松

為請專勅嚴經畧疏專勅備查

該臣參考圖牒問訊故老看得永豐上饒二縣所稱平洋銅塘一帶地方綰帶衛建當閩浙交會之界有

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奏議 卷之二 平露堂

岩崗路壑之阻擅鉛礦林木之饒為方可數百里正

統年間開賊鄧茂七等蓋嘗盜治其中知縣鄧顯追

捕被害該前巡撫都御史韓雍請兵勦滅遂將前

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十里通均

賠其後包賠不前復奏蠲免有籍可覆正德中嘉靖

初閩浙諸寇往往時來劫掠盜開地方居民被其荼

毒蹂躪累年而後定卽今前項流徙乘今江閩用兵

多事又復糾黨擄掠名盜治意實何便劫掠臣會

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場之與平

洋均為盜所垂涎而平洋坑尤切蒲城江山二縣之

界重山複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卽主客

爾我不相睹接凡茲醜徒經行棄伏草莽僞侶後先

則為道路之行人俄而暗號一呼挺戈以奮則呼吸

俄頃數百千人可立而聚防之甚難然幸道途往來

必經人煙去處炊汲其所經從非江山常山所轄則

皆蒲城之民也三縣之人其於廣信本自秦越不相

為謀况又觀望成數幸其得開則因而隨行分竊固

自有利且聞多有為之耳目嚮導接濟居停者僉謂

必須請乞比照汀州武平之屬嶺北湖州程鄉之

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之蒲城浙江之常山江山三

縣與三縣所屬之益亭溪源高泉若仙霞小竿諸巡

檢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責令盤詰探

報可以先期為備如遇各賊盛集一體起集鄉兵首

尾應援阻截逃最盛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衡溫

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力驅逐遲期者聽臣等江

西撫按參論仍乞勅下兵部查議果於事體可行

請賜不坐各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參議駐劄

廣永暨縣治訓練營鄉等兵控扼禁緝逆折潛消幸
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屏維藩翰其於閩
浙二省撫按司道止於文移往來一切奉謁儀文截
然無與庶乎於事可豫於官可常於職不曠產賊之
源稍清而受賊之委可疏而棄矣

爲請設江防守備以重上流疏

請設江防

卷查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段顧言案行司道嚴
訪官邪吏弊民瘼盜情四事據布政司會同都按二
司各道議稱鄱陽守備處於康山駐劄以便居中往
來巡緝調度所以爲湖防謀者似矣但少船隻兵仗

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奏議

三

子露堂

官解營房除別議行造給外內稱江洋之寇率靖江
泰興等處之沙民龍潭蕪湖等處之洲民隨風直上
由安慶以達湖口人船俱便往來甚捷又謂荆蜀江
漢諸水會於九江賴吉撫饒諸水匯于湖口則湖口
也者乃湖寇所由以出江江寇所由以入湖爲第一
要害之地雖設有九江衛與兵備道然相距尚遠防
守弗專至於湖口要地曾無半旅一卒之戍殊爲失
策謂宜於湖口之南湖嘴地方增設守備一員操練

巡邏以扼要衝庶江寇不得入湖湖寇不得出江等
因前來查行問該臣接管以來會同巡按御史段顧
言議照前項湖口江防一帶不獨沙民洲民卽今離
徒竄盜往往托于商舟買船乘便四劫又前此各處
微調土苗等兵雖稱發回亦多有遁逃竄匿于洲渚
港嶼荊荒之間所在而是且近日閩廣諸賊侵境瀕
湖而竄定惡少又多蠢動相煽尤當預防所據湖口
之南湖嘴增置守備一員誠爲先事之備但須於九

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奏議

四

子露堂

江府衙摘撥軍民二精兵足二百名造給多繫戰船
三四十隻付之操駕以時演習巡緝給與循環赤籍
每半月一次令與鄱陽守備盡會于適中之地時而
送驗以稽惰勤虛實仍有盜發互相通報迭爲犄角
而皆聽兵備該道守巡道稽察若江盜侵入湖中害
及居民則九江兵備湖口守備首任其責守巡該道
次之湖盜侵入江中害及商民則饒州兵備鄱陽守
備首任其責守巡該道次之如此庶事相協心不致
掣肘患生戮力不事虛文責守既專經理漸密巡緝
復嚴聲實布張氣勢聯絡伏機隱禍可漸消弭留都

上游之重不致空疎雖益如往日矣。

陳愚忠劾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 通鑑

一懲苟玩臣於六月中西見吏民捕得虜人所遺間諜稱虜自去秋搶掠興嵐等縣得利之後從春首以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所部人馬所期南侵深入此其消息不為不大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過比鄰可諉曰不聞而已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廣設方畧簡閱人馬繕修器械務為不可勝以折其氣而待其來如其力不能禦則當屢疏具言其狀

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奏議

卷之五 平露室

實處之備以臣為不謬伏乞勅下科道官重行綜覈將各失事鎮巡等官械繫來京重寘法典以風厲諸鎮庶他日虜騎復臨不敢效尤苟免以誤蒼生一修障塞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耻歸於上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加以十餘年間侵盜驅畧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與之一角於疆場者雖朝廷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畧老老孱孱行不能逮彼乃視為弃核委以敝我而我則因之以為利邀之以為俘以丐於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氓與其耄耋嬰傭也以斯積漸故使緣邊之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為彼用日積月累暗長潛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月折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於殺戮數十百千而其形於奏牘者纔十之二三爾臣嘗終夜不寐

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奏議

卷之六 平露室

熟思所以制禦此賊而反復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琨最周於理而切於用費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短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於修封疆守要害蹊蹵隨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琨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開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戰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在制之而已此真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也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於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上如顏攸臣知其無以取勝而况將帥無死之氣上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於夷狄乎夫中國與夷狄都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賤兇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扇鑰嚴其守望

至使盜賊直闖於閭閻之中公行乎堂殿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鬪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甚益也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其所以為守之計莫急於修邊而邊之所當修莫大同之為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弊費而因仍苟且僥倖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聞之通德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思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諸倉漕運盡令折銀并其船剝雇貨席耗之費與漕官衙卒行糧之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總計其中即每石可得銀八九錢於諸倉初無所損於邊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為國家久遠之計耶若此之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曾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辦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發言將犯畿輔與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諸倉者固虜人之資也况德倉固在河壩無城郭又方有熾燒焚燬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斷於一勞之費使虜貪利數入今山西既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即雖長淮之南大江之北亦俱唇齒之地也自古及

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願陛下熟察

一懷勇武臣始聞之故老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

論兵甲人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項年鎮巡諸臣

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至於前後所逃問罪之人又復

雷同親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

本以致驕慢偃蹇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

下操雖不能使之如期而來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

戰雖不能使之必致其死然猶未嘗不戰爾來教場

皇明經世編

勅爲選拔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

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共愛子若孫熟寐以

寢苟稍稍輓轉則群起而譟呼脫巾而詬詈事勢至

此豈不可爲痛哭哉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之

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驕情不耕

之人所賴以爲食者獨糗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

貪夫債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端假

按伏以求壓而償負有願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

如之何其可使也臣竊願皇上推心置腹明行詔

諭具言其所以不效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於撫馭至於芻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

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

爾器械繕爾牆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知爾之乃祖

乃父生死太平共效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

則高官大爵所不少愛卽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恤

典策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拏戮不

赦殄滅其家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

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

皇明經世編

得仍給銀伍兩或三兩以爲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

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培尅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憤

選撫鎮守巡之臣以譏察而作新之隨之以必信持

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朝廷撫慰之勤必

思所以自效畏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爲忠勇如

是而猶不悛焉然後聲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

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今議者或以方

今所患財賈何服及是豈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

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

給銀伍兩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兩可得人二萬。若使善於撫馭勤於訓閱。可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彼爲賊之間諜鄉導。以致日侵月削。防備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知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臣言爲可通矣。

一蓄孽牧。我祖宗遠監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由西陲。西其肅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國。攘夷康夏。其規謀計慮。閎遠矣。奈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奏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於民者。又無益有損。臣嘗考之唐史。蓋昔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力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及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閑廐使。亦致雲錦之盛。大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委任之意。何如爾。今代嘒之間。則冀北之壤也。聞所謂樂牛山魚兒川與滴水崖馬跑泉等處。水泉繁茂。大宜畜牧。誠宜及是時。勅下吏部選於衆

此古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爲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爲苑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廐閑。攢槽飼秣。悉徵諸處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沿代居民。使爲圉人。或籍諸隘流

人以充。詳爲條畫。第其蕃耗而爲之賞罰。期於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拜。或卽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任之。若其庸庸克位。續用不成。顯加寬宥。終不遷叙。至於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勅。期令毋闕武備。如此則庶明勵翼。唐張王不專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奏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美於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蕃之強退而上書。謂朔方士馬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屢有虜人來稱四節度將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上。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於流涕。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與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步作。此其銳何可當。

而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爲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纔不過數千匹，且多疥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爲政者，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於室者，求木於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伏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慎選授。今之大同，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而莫敢以告陛下者也。其鎮絕之官，謂宜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選忠誠謀畧爲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卽其地，以彈壓其氣，而消弭其心。然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厭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每遇員缺，惟補或取諸閒廢，或求諸疎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爲彼實任廢籍與疎遠，吾姑以是授之。彼當無所歸怨，而初無汲汲焉爲天下求才之心，而彼在廢籍與疎遠者，且喜高官大爵之及已也。亦姑拜命，碌碌呈呈然爲國家任事之誠，不惟不任事而已。方且旦夕指赴，日夜鑽刺，圖惟所以移徙遷降。

而冀他命。其視地方曾蒞廬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來安集焉？國家無窮之計耶？是以紀綱日壞，驕橫日集，而使後來者愈難其處。自今以往，請母拘資格，如推巡撫內之則科道部屬，而上外之則藩臬方面而下。至於郡守推總兵，則自指揮而上，至於奉遊，其才識謀畧忠誠勇信爲海內所推獎者，卽以付之，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微遠而或遺，要爲天下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患元昊契丹之侵暴，則使范仲淹、王旦、富弼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能抗強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十四

而臣竊慮竟遺十數年之安，乃今付授若此，臣實不知其說。或者固謂才識謀畧是矣，而又何取於忠誠勇信乎？蓋非才識謀畧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籌，而制閫外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於避免重於顧愛，其肯以其身爲國家宣力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募死士，參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宜，始則授以僉都御史，久之乃進爲左右副都，又久之又進爲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

之署都督僉事。久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而功日益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之所以不輕與曹彬以使相者。真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爲旦夕苟延之計。以希遷陞。必以其地與事重爲已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使覷。此非真能愛其下也。擇禦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若夫選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御藩藩公奏議 通鑑 五 平露室

糾論以壞其成。則陛下可以高枕。海內可以帖席矣。
一利器具。臣聞之漢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國與敵也。當今之時。計莫如多造戰車。衆置火器。廣備強弩。便益虜人。最善馳突。故常以驍騎踐我軍。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靡。然爭倒。至於鐵及將領而莫救者。蓋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又利多置強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卽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

戰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卽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險阻。則跬步不能以寸。是徒委敵之籍也。臣近出巡邊潞安。見前兵備副使陳大綱所製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置弓弩。與神鎗佛郎機諸械。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物。卽遇險阻。兩人可昇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可具以爲式。夫此不惟有資於戰。而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修邊。必將惡其病已。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可以實上轉運。比其來也。則可以爲營爲壘。吾但謹

其烽墩。時其瞭望。以防之。如趙克國之留步士屯用。而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彼胡能爲也。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爲涼州。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爲營。路狹則爲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爲兵之大要。臣愚伏乞 勅下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於諸邊各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擺邊。而補塹垣亭障之闕。又

可施之追襲。而制崩奔衝軼之勢。至於所謂強弩尤不可闕。其制有所謂大黃三連弩者。有所謂遠望連弩者。有所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遠可及千步者。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百數里許。今官府旣無。而民間亦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勅工部選有心計知處。屬官教令巧慧工匠。以意製之。須給各邊令多造。或下令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並許首官自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所謂佛郎機者。亦準車數。且

皇明經世編

初社肅公奏議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所有一體禁緝

一廣開謀。今山西郡縣詳得虜所遺謀。前後不下數

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遺。則其僞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餘人。可知已。臣始竊怪區區醜虜。地旣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黎互澤間。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信必。無愛錫予諸邊。謀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夫有妻孥牛馬之奉。彼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爲之耳目。以求利益哉。臣愚欲乞勅下撫臣。厚養死上。詐克投降。設爲教誘之辭。以聳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聞。則斬其

皇明經世編

初社肅公奏議

卷之一

大 中露堂

好而亦不刺部落半爲吉囊所有。此雖未必盡然。然觀此來。黎族深入而不復顧忌。則亦可得而推。然臣又聞夷狄貪而好利。反覆無常。吾誠不愛金貨。繒絲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束。西牧亦不刺遺糧。與之善地。以曳其右。使之首尾牽制。內相狼顧。是固或一道也。臣又聞亦不刺遺糧爲吉囊所收。黃毛柔順則與俺答結好。似各有爭雄競長之意。不知然否。果然。是固可間而離也。吾誠得辨點。隱忍之入。使之交關。其中激之。忿怒相攻。是或又一道也。不然。則下黃榜於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答猛毒兒之首者。與縣都督。仍賞以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都指揮。以下官秩使之。自相猜疑。互爲屠剪。是又或一道也。方今虜勢日熾。侵暴之患。歲所必有。今中外效忠之士。所上一切利害。文多冗長。事或迂遠。陛下萬幾繁重。勢或不能盡覽。而內閣本兵之地。宜亦難於徧閱。以臣私愚。乞勅戶兵二部。各置邊防一科。選於其屬。得有學術智慮盡心。國計者。部各二人。使得專一竭精殫力。討論利害之實。以關其長而告陛下。如此

則言者之意。得以窮盡其說。而陛下之聽覽。可以總兵要而受其成矣。

一清耗蠹。臣聞宋臣蘇轍有言。豐財之道。無他。但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今沿邊諸鎮。所以害財者。其途甚廣。其弊甚深。夫我國家之設六邊。其初雖仰給鄰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爲不少。今屯田久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議者。謂虜數內侵。地荒不可墾也。至如鹽法一事。則罔任其大壞極弊。而莫之省憂。其又何說焉。蓋頃歲以來。所司固以商人困敝。不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銀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工之術。安途足用之道。其何不善之有。奈何法立。姦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偏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爲買窩賣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息。至於躬身轉販。真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

丐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緡曾不得而自有一夫一引自得銀六錢於而手引則可坐致六百金謂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賈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其支鹽也則有伺候需索之煩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賄之費所苦人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此邊人耳目所共聞見所以失人心而召禍變虧國計而積耗索皆由此其道也臣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巡撫部御史日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惟還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知以時有喪敗蹈此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於負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商亦不暇恤卽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資伶人摘樂工而亦莫之恤焉豈不可爲痛恨也臣愚伏望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卽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著令凡沿邊之人

無問車錫石粟皆得請走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既無勢豪之占據既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亦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裕饒臣請伏誣妄之戮若御史仍前所云不能爲國家增課祛弊以濟時艱許吏部都察院及兩京科道秦紆劾重寔法典其於邊計雖未必遽充當亦稍稍有所補助此外更能乘今中熟糴十餘萬石額備客兵毋令輟以按伏陰耗必不至失我軍之心而召外夷之侮如比日也何者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邊人給之曰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日今見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卽調到諸軍汝將何用供給夫邊臣耗國計而使將虜輕侮至於此豈不可爲痛恨故今日之計必厚日貯積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卽屯田之利將漸可規復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少動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豐財積穀豈非古今之要務哉今虜得利以數十萬計牛羊

彌滿於山谷。子女充牣乎穹廬矣。諸部之人聞之。見之者必且爭相告語。轉相誇詫。將日夜治其器械。練其人馬。猶若漁人之治網罟。獵者之調鷹犬。以期於必得。而我或泄泄然自若也。豈不貽後日之深悔哉。一嚴備禦。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驚。疆場不寧。然皆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我軍莫能禦也。去年之秋。達達關南。深入與嵐靜樂之境。夫與嵐靜樂雖腹內。然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遠。遠則亦猶有所忌也。茲者皇明經世編
明世宗憲皇帝
卷之一
平露堂

者。寓兵於農之意。其法甚美。但沿襲之久。上下相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靡屏衰老之人。濫充抵數。其所爲役者。不過爲烹門廝養。官府徒隸。將作傭奴而已。其於建置名義。絕不相蒙。甚非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臣愚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宜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膂力驍雄。如其名稱。然後籍其年貌。歲之所司。自非病死。不許輒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誘。庶幾人皆可用。士不虛設。至於山東河南北直隸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皇明經世編
明世宗憲皇帝
卷之一
平露堂

羈之士。請但膂力驍雄。計慮深遠者。許得求乞自效。官試其能果實。上之則命爲千夫長。次之爲百夫長。名目月給之糧八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教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獎薦。漸階流品。如其才堪大受。方能禦侮。卽雖雄選大將。亦皆有由此其選。是固廣求才賢。消弭姦桀之一道也。

皇明經世編

胡荊公奏議

卷之三

平露堂

一核屯戍。臣聞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更卒數千人。戍大同各班軍。豈非以大同爲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內以益外。而不暇恤耶。臣嘗竊伏聽於聚處。今其流弊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若拈彈率頭會而戶歛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土儀。益自總兵而下。至於守備數各有差。及其到鎮。曾不使之操執。弓矢踐履行陳。而乃擲送。宗藩給役鄉貴。又否卽修濬塹陘。斬艾草木。軍既不耐其水上。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行糧四斗有半。在木軍則有廢棄家室之憂。在大同則無毫

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爲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反增耗竈之實。大非所以使人而益國也。臣愚欲乞勅下該部查議。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輪戍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已足支募軍半月之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輪戍之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卽今領班指揮及把總管解文訓。毋使稍緩侵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於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各有得人。以爲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

皇明經世編

胡荊公奏議

卷之三

平露堂

一預積貯。臣聞之鼂錯曰。一日不再食。則飢歲不製衣。則寒。夫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具于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誦其言。以爲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頃山西破圍。纔旬日。爾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

又或數月不解此其急當何如也試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庾所藏又苦不富即此一處

而天下具可知已謹按先年戶部奏行積業條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爲姦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

有所甄拔榜薦故使良法美意曠廢廢闕至於今臣

愚以爲宜嚴行申厲重糾貪墨夫郡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可虞也今法自徒以下得贖者有力入粟

其稍有力則令入金各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

爲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克私室之豪竈是教

皇明經世編

胡荏庸公奏疏

禮部

平露堂

之偷也爲今之計莫如改令請得贖免者准入粟而

爲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

石五斗矣其稍有力者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

並準此以爲之則而又明勸撫按之臣時巡稽籍

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及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

金者並以贓罪論罷其餘江南嶺表諸處或下濕不

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盡一具奏務期有備陛下採

之與議者著在令中令該科記籍毋輒輕改革如此

則積倉相望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

轉運比諸倉卒費發乘急刑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

一撫傷夷今山西太原所屬諸郡縣雖稱附通邊徼

然以大同爲之門戶本自中土其地頗廣遠賦頗繁

重而民亦阜蕃始十數年前注選者猶皆科第之英

與其才望之士數年以來以其近邊多事也其所注

擬率多老荒之人左遷之籍此曹精力衰倦智識昏

憊其日夜之所惓惓要不過歸老之計而已即今邊

事方殷呻吟未息必須嘔休賑貸加以訓兵積穀勸

皇明經世編

胡荏庸公奏疏

禮部

農除器百責寔萃豈此輩力所能辦雖或間有二三

可用之人彼見地方之疲病困憊日以多故又皆有

望望欲去之心如此則國家何望而百姓何恃也臣

愚欲乞勅下吏部將山西諸州縣正官行撫按官

澄汰老賢而才者使之久於其職其餘送部改授其

闕請於新進士中選擇銓補令其勞未安集緩懷招

附彼其人雖未必人人且賢然以彼半力加之方起

布衣會有京朝之望其必奮厲無疑而又申飭監司

嚴加督察以俟功能最治狀傑然而後隨材器使

以補科道部寺等官。彼其人習知地方百姓將於已責而不可遽解去也。必將深思熟慮周旋竭力於其官。卽時有科率徵發其勢旣得行。民亦罔不戴而。其下亦無敢緣爲姦利。故雖不必與金革帛以爲惠。而惠之所及廣矣。是誠揀時之切務也。

皇明經世編

何華肅公奏議

卷之一

邊關

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七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勸甫

謝廷楨提月參校

胡莊肅公文集

書

胡松

答翟中丞邊事對 山西提督

伏蒙明公以足食強兵飭邊禦虜之策及一應軍民利病機宜令無避怨謗悉意盡言且倦倦勸誘折節

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文集 山西提督 一 平露堂

下問願松章句小生歷世淺近誠于軍旅之事未之學然比浪滄埔頃在閩城見虜勢日熾我氣益摧國計民憂恒焉疚念乃時時從諸士大夫國人商論頗得聞其詳思效之左右祇恐不足以當明公之所求惟明公采擇

一勦蒐練松聞人有常言曰兵貴精不貴多世固莫不與聞之然往往衰罷捐耗不啻不精即原額且不能適何也軍政不修而上下苟玩虛文相蒙而各實莫之綜覈爾今鴈門寧武偏頭三關與神池老營利

民八角諸營堡兵雖不多然悉索舊額與新募要之不下二萬若使人皆授甲士皆宿飽而厚于撫綏勸于教訓則逸以待勞一可當百其亦何不足之有聞自總兵官而下各以其官之大小占各有差使之刺繡雕鏤戎金治木甚或收其班直月其月餉而縱之以歸則諸營大數率已虛十之二三至于家頗饒饒與善持短長之人則又畏其口語或陸閫津給乃取可拱手高臥之差而影射之不曰分治文書則曰見司金鼓不曰守典庫廩則曰警伯周廬多其名稱而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文集 山西提督 一 平露堂 卷之二 巧于破調如是則實在壘替與驅使赴敵者纔什之五六爾而况又皆墮尾流離之夫驚怯異懦之士與其素非訓教撫恤之人乎夫以甚怯之夫而授以不素習之器以寡恩之將而責士以必用命之勇加之人無贏糧馬多枵腹此其不格不俟智者而知已爲今之計必須大加蒐補慎于綜核如前所云治文書司金鼓等役查果必不可闕而後役之諸係強壯殷實之人盡配以馬其餘閑伍脫籍係本省衛所者嚴令尅期清勾責以保任若屬別省克獎或正犯既故

已曾應當一二世者。奏令籍注所在爲軍。卽在近邊。頗有抵業。與可保任之人代充。自今非大雨雪寒暑。日令募師教習。非時賞犒。如前曰虜圍太原。卽不敢望能出戰殺賊。全如善于點放支架之人。四顧寥寥。亦不能多有。此豈非不預教習之故乎。然又必斟酌緩急。審量彼已而爲之。備夫虜卒騎兵我多步卒。此其形勢則固不相及矣。今必用我之長。以乘彼所短。聚置戰車而禦之。蓋此不惟可以制敵人之衝。而又可以治我軍之力。不惟嚴束部伍使不亂。而又裝綴

皇明經世編

胡非庸公文集

山西卷四

三

平露堂

之治兵。以婦人陳。而能終富吳國。又最愛種世衛之知環州懸金錢募吏民射中卽賦予之。卒境內蔑不善射。敵無敢及境。吾識于二子而有取焉。人情非畏威則貪利。必競相肄習。不倦。否則別爲科條。詳加議。擢。倣國學積分之法。習弓與弩。束草爲人而射之。期百步外能中五箭以上。積三次授以小旗。月增其標二斗。七箭以上。積三次授以總旗。月增其標四斗。九箭俱中。積三次授之以所鎮撫。或試百戶。各流宜其俸。雅與世襲等。使漸階柄用。若其他謀畧稱是。則固一体奏荐遷陞。如漢之韓彭。宋之劉岳。亦皆由此其選也。庸詎知今之世。無若人者出其中乎。又次則輪選驍悍超捷之人。而別寄之。授以古製劈陣大斧。斬馬長刀。被以紙甲。擐以綿甲。使操弄習熟。遇賊之至。出我精騎而誘之。俟彼馳驟。廼悉令突出。恣礮擊。必可得志。然斧刃須極鋒利。柄長十尺。刀則連刃長丈有二。務在犀利。至于馬軍。亦令居常披戴學野戰。如與敵遇。使貫狎。比幸尙暫退。不及是時。日夜備預。轉盼之頃。虜騎奄至。相顧駭愕。竟何益耶。而議者或

皇明經世編

胡非庸公文集

山西卷四

四

平露堂

以虜志在掠奪吾但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入無所獲將自退此乃樂禍幸亂之人非愚則大不忠

一據要害松開之易日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久矣夫險之不可不設也然要非一端之所能盡是故或以山河或以谿壑或以兵革或以斧樹查得雁門東西十八隘口崇岡復嶺回盤曲折加以林木叢密虎豹穴藏人鮮經行騎不能入吾但據雁門之險守平刑之關則一可當萬孰敢仰窺數十年以來官府狎于治平人庶習于苟

皇明經世編

胡荅公文集

山西遺稿

五

玩以致深林茂樹日斬月伐山徑之蹊介然成路則今之隘非昔時之所謂隘也誠宜及是時申嚴法禁如意愛養增置守戍專任責成及查雁門守備雖亦帶營其地然設在代州勢難遙制且代城甚堅其中固有代州振武衛與按察分司自足捍守官各守備豈可坐嬰堅城以爲三窟之計耶至若五寨堡遠距偏頭寧武二關幾可二百里許賊如小卒要不敢深至其城卽如昨大舉則將自保自掠之不暇而又焉能禦虜是亦無用之替員也爲今之計莫若將五寨

守備移諸夾柳雕窩梁之間使守西隘入口而以雁門守備改置地各北樓口使備束十隘畫以信也授以璽書使之安撫流民嚴禁樵斬緝捕奸細訓練士卒仍期令久任以要其成若夫所謂陽方口者外當雲朔馬邑之衝內通忻代倚石諸郡之路主爲要害乃未設有鎮城雖距寧武爲近然緩急終不得九入角遊兵遠離偏頭老營率皆百里每遇賊至征調行李往來動以數日計賊如暴風至則已捲而去矣常苦緩不及事幾聞之道路宜以寧武所城移陽方而以八角遊兵合老營堡使今說者或以代州五寨兩

皇明經世編

胡荅公文集

山西遺稿

六

守備所部見軍旣苦不多而諸隘廣遠不能遍及其言誠是也愚謂宜亟建議凡本省間刑衙門諸有徒流遷徙者請無拘恒格俱令送雁門兵備道發諸隘使相兼旁近流民以守是固或一道也如其不足則請於朝廷乞發河南山東民壯各數千人各防秋如周宣王時之備蠻狁斯歲秋七月朔詣關投牒至九月終放遣是又或一道也夫大同三關固山西之屏蔽而山西又河南山東之屏蔽也使三關失守其

害固首及山西矣。縱而遠之，則河南山東為往而不
可至乎。議者不察以為東有井陘之塞，南有太行之
險，備此二隘，則虜騎不能遠及。此殆未知今日之虜
情未觀今日之虜勢也。夫虜實多得吾人，又窺伺最
久，其山川道路之委曲纖細有土人之所不能知，而
彼獨知之者也。所以通山東河南者，獨此二路而已
乎。吾固不欲其數以資敵，然可以意會傳聞，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觀虜前入寇太原，蓋無慮十六七
郡縣，而兵皆同日到，使人不及掩耳。若以尋常視之，
而不知慎于為備，則入下之事，吾未知其所終也。
一精器械。松間人有宅于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
利其機械，施其陷阱，乃可以得志，而不為之害。苟徒
手與之搏，雖責有其恨于或戕，而況其他乎。夫皮伏
臂則猛獸也，今使沿邊之人，乃以柴弓蒿矢鈍斧敵
戈而與之角，是徒委敵之禽，爾查得雁門等三所，每
歲糾亦造有軍器，然官非其人。法又弛廢，即今陳陳
山積，要徒具形與數而止耳。為今之計，莫若慎選管
局之官，而嚴為之法，請毋取益常數，必拘拘日歲造

甲幾百領，牌幾千面，箭幾萬枝而已。務察今所宜急
切而最要者，而先製之以區區之愚。莫若首火器，次
弓弩，次劈陣大斧，斬馬短刀，又次則鐵蒺藜與窩弓
毒矢其餘非時所急，姑缺以俟。請本院以時撫巡，躬
親閱試，有其精且良者而賞之，稿之，否則罪之，罰之。
令購償勿貸，愚他日讀書見宋開慶時，壽春府造隨
筒木弩製與常弩明牙發不同，筒置臂內，甚穩，大便
昏夜施放，今其製不傳，宜召巧慧工匠以意製而肄
習之，傳樂矢上，夜使人劫其營，令不知所從來，以為
神。至覽北史見赫連氏之治兵，至于器成而試，矢不
入甲則斬矢人，人則斬甲人，此雖其慘嚴少恩，不可
為訓，然以今人情積玩之後，亦可畧倣其意，而懲艾
之，而又因舊以為新，簇眾以為一，務期精銳犀利，要
于適用而止。雖然，器則具矣，苟非訓教，閑習于無事
之時，而得人，冀帥督厲于臨事之日，則機械雖工，其
如易捷而動何。故兵法士以將為命，善乎論焉。孔明
有言：無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
之將，不可勝也。不然，自李廣不能以無敗，而況其他

乎余親近日感及將領一潰莫支者凡以將不知其爲敵所誘士不預教爲賊所怙爾故選將領以治兵倡勇敢以率衆當今之時不可以一息不講也

一廣財用松間之神農氏曰雖有金城千里湯池百步帶甲十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始嘗疑其言過激自頃躬履邊陲親更事變乃知其理之決然而不可易是以敢肆言之訪得偏頭關水泉營與老軍營一帶地方故多屯田先年虜不近塞諸得耕牧其中所以人有蓋藏官得饒裕而士亦有勇敢戰比緣將官貪

皇明經世編

胡荻齋公文集

山西邊備

九

平露堂

有是理耶頗聞邊之人士日夜引領冀上之令而施相焉冀若因其欲而利導之並令悉依舊疆得自開墾其諸戶絕而無見軍者聽餘人隱占無牛種者官爲假貸或因卽籍其人爲軍以自贖乃授以兵噐令且耕且守虜如盛來則消息甚大彼罔自急于收保卽或非時驟至則數必不多人且顧其畜植將竭成力而撲之矣如此而又得善于撫綏之人則蓄積漸充嬉飽可望比諸專恃糧買而寄命于他土一遇不

皇明經世編

胡荻齋公文集

山西邊備

十

平露堂

余又聞烽火耳目全恃墩卒聞墩卒之苦日與賊比卽在三時尚可遣至如冬月則被凍瘡墮裂之際所不忍言而況又有攻圍殺害之禍是以人皆憚爲之而數每不足謂宜補足其人墩修治堅厚仍踞請優恤每及冬初別給皮衣暖具靴襪各一具使之晝夜瞭望時其燧烽夫養之厚者乃可責之備如是而彼猶廢其常職或與賊爲市然後一以軍法從事不貸則我與彼庶幾皆無憾矣

一慎封戍松間之代朔崢嶸時之關土名魚兒川等處

地頗曠衍。截長補短。方可數千頃。此緣四方亡命之徒。遁逃于此。俱治有屋處。穴假而不歸。夫以海內閒曠之地。養海內失業之人。固亦無不可者。但間伏藏間譟。至難詰禁。及又斬伐山木。日相吞食。今其人之爲甲爲乙。籍之或軍或灶。皆不可得而聞。此則不可解也。夫必驅之使行。則人情或有不堪。且惻生變。固難。若一任其耕作而莫之問。是中國而海島之也。不可爲訓。爲今之計。莫若明行告諭。凡其舊所自聚者。並聽樹藝爲世業。而不復有所予奪于其中。但皇明經世編

切己齋公文集

山陰邊藩

卷五十二

平露堂

其人之鄉貫姓氏與其家之男婦丁口之實。悉令覆實。卽于其中選擇爲衆所推者。使爲保長。提小甲以管轄之。畧示驅摩之義。每防秋官授之器甲。令擺邊以令其室家。保其畜牧。宜亦無不樂從者。又聞其人之舉頗衆。而入頗豐。請因戶口之籍定就遣公平明恕之吏。從而審相之。歲令畝入穀或救麥一升。草則數斤。以備操試。搞賞鼓舞之具。俟其久而相安。乃更議所宜。而圖其未。故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此實古今之通道也。仍必申戒守備。官加意撫

輯毋妄與事端。以煩擾侵削之。使樂安其生。察其中果有結爲婚姻。生有子女者。亦卽募而爲軍。其大。便或曰。是旣實能匿奸私。易因而盡除。以務本。余竊以爲不然。夫兵法不恃其不來。而恃我有以待之。吾荷政修而令嚴。兵強而食足。彼讎雖滿野。將歸告其主。祇益見吾之勝。爾昔宋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泄。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親執桴鼓。尊師號令嚴明。乃下令速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向。契丹聞之。震恐。由此觀之。整軍經武之要。豈不在先自治哉。

皇明經世編

切己齋公文集

山陰邊藩

卷五十二

平露堂

與楊臨溪大參論驛傳書馬頭

比日見吏民甚稱馬頭之累細。嗚呼。其然則其病本全在編審之初。正副幫貼不相適。宜至論其本。則又在鄉民親自在驛應當蓋鄉兵查料。旣不知事例。覘則而官吏與舊日招募鄰近驛旁之人。又皆痛癢不關。愚弄侵削。甚至交通使客。教唆導引。一切虐使困逼之。而又乘其窘急。借貸舉放。其獲利可至倍蓰什佰。

此皆鄉民脅勒若幸而貼戶俱全或者衆人挈之猶可稍給否則中人一家之產竭于一年矣矧年年如是非至徹骨罄業逃亡灰絕孰肯替易罷免之此在今日所宜亟處者也愚意不若仍從招募便益附近之人喂養既便事休又熟官吏不敢橫索俸類不敢冒科使客不敢多取一應家火什物鋪陳等項不致爲人盜侵藏匿損敗耗蠹事事有節矣卽如第夫名目各處只以支應使客此間止是出身與手不過一厨子庖丁爾不惟無助干諸馬驢頭而且蠶食蛆淫

胡莊肅公文集

馬頭
十二

平露堂

其中多其料味因之侵灶費其餒餘不得視佐卽茲二篇其他可以類推矣今議者但云請以偏僻頗過州縣牛頭人戶改作驢馬頭雖則暫可少蘇舊困之人終是泥中洗塊未得清楚更一二年并此偏僻頗過之人載胥及溺同于困億矣何者彼官吏與舊役遊猾之人若請承使遇客視新役爲奇貨又何以支此則招募之策所宜必行者也況是舊例彼又何難必不得已寧與覓劇其宜則猶有紀極程準諺所謂虧衆不虧一此其大較也若夫潤色損益變通神化

則明公諒有定算矣僕又聞舊日偏州縣編有價銀津貼驛遞者各馬驢牛頭全未沾被當或不誣或者縱一散給不過各色具文而已此亦宜爲之處使官吏不得染指其間無已則令解各守巡道就近親散之可乎諸如此類卽更僕不能具悉聊具梗槩奉備采擇

新設河池守備記 守備公廨

北事竣、有禪讓存之

六、業員反私

皇明經世編

胡莊肅公文集

寺僧公願十四

17

豐乘時橫毒流池河紅心大柳間時南京英武飛熊
廣武諸衛屯軍惟錯處咸與彼各言其衛其衛言諸
南京內外守備暨叅贊機務官曰國家洪武初有鄧
江北濠滁和泗巢泥江浦諸郡縣民稀少其田曠邇
不盡墾宜分置屯田以藩屏京城伏兵畿甸便是
分錦永龍驤天策留守飛熊英武濬陽廣武四十二
衛諸處而英武衛坐紅心飛熊衛池河廣武衛大山
三衛相距各三十里許英呈裁羅項背相望時詔都
指揮一人往來督耕且捕盜賊號治安然限長江法

又漸弛都指揮不時至遂稍陵遲正統間朝議諸屯軍健而人逸乃籍丁男壯者發南京教場操總處爲常成化中增置御史巡視都指揮遂爲冗員不復至正德庚午辛未間劇賊劉六等剽劫鄉邑勢凌職所司議遣諸軍操京營者使卽其地教習時倏賴其後賊平罷莫行今故操教場遺址尚在可覆三衛吏士思願修復故事請都指揮往來如故蓋發軍令陳丁爲兵族而教之以捍禦奸侮清治禍業三衛不勝大願於是守備南京太子太保魏國徐公其泊參贊机

皇明經世編

胡莊集

守備篇

平露堂

務南京兵部尚書劉公其皆謂然上疏問下曰三衛言是然都指揮往來無常處不便且兵也須餉臣等愚請置都指揮廳事給軍餉畧如軍營法著爲令式垂永末上下兵部議兵部議曰南京守備參贊言不妄宜如請然斯事体重應兵馬錢穀營繕爲費鉅非食同輿協不可請行南京戶部工部會諸臣申覈二部覈其寔曰三衛言是諸臣請不妄謹請卽三衛適中池河地剝守備都指揮廳事而修故教場址軍餉計月爲斗凡四調給行餉三斗率出戶部歲收請

軍糧銀錢衛選指揮一人千百戶二人分隸軍人千二百名馬一百五十匹他請指揮爲把總總費出工部上皆報可于是今武選司郎中朱君某等寔先後經營底績其歲月材用屋宇之教具載碑陰中是時守備缺員兵部謂茲宜得人乃疏南京府軍前衛指揮夏忠揚某名請上以命忠賜璽書使佩而行事若曰茲余實升爾以重負毋僉忝其惟督也力耕毋沒其惟諱奸訊盜毋枉若盜賊寔生其附邇郡縣延司兵壯惟爾督毋爾違爾毋或忝茲慎之哉忠

皇明經世編

胡莊集

守備篇

平露堂

奉命夙夜惟慎與勤並賊遺藏間井晏息三衛吏士其肯以喜恐後怙平侈泊復玩而懈如前人乃思伐石以紀視後世詞曰皇祖革命闢寓中土張置府衛以藩京輔相茲淮南綿亘夷虜詔置屯田聯其什伍軍實戰揚餽餉弗辜威加遐邇富藏外廩旣法中應論胥用盡亦或中傷終莫能樹自資盜生害及羔殺百爾有位思緝用撫詢謀僉同惟謀卒謀展矣陳力奄忽百堵惟時虎臣實始開府以屏留司以彌遐祐我歌此詞式告衆甫垂之罔極萬機弗饒

陽方築城記 備邊

西蜀陳公既受命上公提督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乃言于朝曰國家西北邊鎮莫重宜大山西雁門寧武偏頭與紫荆倒馬諸關爲國重險固初以宜大爲重重兵大將多在兩鎮三關兵馬素少又肥弱往恃恃大同爲捍蔽故三關之備差緩今時則異矣使非設險據隘其何恃而能守今三關東起代之龍形嶺西暨保德河曲地東西延袤千有餘里在所皆路並當修築然東有雁門勾注之險西有老營偏頭之塞

皇明經世編

胡莊齋集

卷七

平露堂

厄岨山谷限隔黃河虜賊大舉不甚便工可竣時臣聞寧武關之陽方口東西長可百八十里適當朔州大川之衝平衍夷漫虜雖擁數十萬騎皆可成列以進且比年賊寇內地率徑斯工當首舉庶人有依而能立臣查山西諸路民壯可得萬餘旂代五臺諸郡邑糧金歲得數千不足則取諸太原所部吏民贖錢費不傷乎正額勞不及于齊民說者或以版築之勞臣竊以爲孰與殺掠之爲慘暫時之費孰與末世之敝寧築之便上下其奏兵部兵部議如公指無異

皇明經世編

胡莊齋集

卷八

平露堂

乃以雁門兵備副使王錦察奸經費都司署都指揮同知王松太原府同知邢倫總督工程其下文武百執事並選廉慎而有幹者使攝經始嘉靖十九年之春三月畢工明年之夏六月有半計役民壯七千九百五十人備調旁近屯丁一千八百二十人東起陽方口經濕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迄于八角堡之野猜溝老營堡之丫角墩土築惟半餘則斬山之崖爲之計長三萬三千一十餘丈可百八十里無論土石並高二丈有奇下廣一丈五尺上廣七尺加四尺爲女牆可騎以馳可蔽以擊牆外壕塹深廣之度畧如墻中增敵臺四十三座煖舖五十五間暗門五座重樓三座護水堤壘臺稱之包築流水溝洞百十二處蓋三關中路之備壯哉盛矣計用金五萬有奇然中三萬猶皆民壯歲餼常供數云始公之肇斯役也請以工大費鉅不可就公執弗疑詳其畫約時其省視諸如醫巫鹽蔬之細靡不綜理加密重以群賢宜力萬手並作設民不稱瘁而工卒隲其秋八月虜果大至見陽方壙高塹闊不可攻乃從其東四十里麥柳

樹侵入夾柳故無替。又平曠可馳。定代州。守諸信地。
 公先是蓋骨應之。徽守備米宸往量土物。宸毫而畏。
事謂土疏惡不可築。遂不及爲。虜乃乘虛以入。蓋言
 者不諒不審而公去矣。公去而中丞劉公代蓋即虜
 退之歲之冬。劉公奉廷議屬余與叅政張君子立規
 計工事。補築東路三百里。按察司僉事趙君瀛補築
 西路。黃河端百五十里。其歲月夫匠財用之數。別有
 記所缺。惟水泉滑石。在老營之西。神諸處。其地迫近
 虜穴。時且近秋。不及爲。鏡形圍城泰安。在雁門以東。其東即蓋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二十一
 胡莊暗集
 備題
 九
 平澤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八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朱徵壁尚木 李 雯針章

嚴 曙銳子黎閣

巡堤總論

論

魏 煥

宜府鎮

巡邊宜府

宜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都

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巡邊總論 宜府 一 平露堂

峰黃庄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隈

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

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泰寧

遼東并肅寧夏則邊境可禾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興

廢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

石弃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

復而宜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

守宜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地鎮是

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

將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

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太白陽皆邊諸堡西

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皆稱虜

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瘦

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見又要

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

幾盡但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

喀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喀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

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策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四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巡邊總論 宜府 二 平露堂

鎮此豈容已乎且宜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

將郝勲出境燒荒過虜二十騎而潰開山王徑前後

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狼

而誤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

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

之固籌宜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以邊儲一節則員外

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參

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宜府各城聚芟之積多至

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

僅存瓦礫。塲地擁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師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折銀六錢。又曰日本折開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于蓄積之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于露室

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口幾何其不饑而瘠。且至死也。欲責死餒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

得是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薊州鎮

薊州一邊拱衛京師。客過陵寢。比之他邊尤重。

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

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太祖高皇帝。馳過胡

元。乃卽古會州地。設太寧都司。管屯等衛。外山連絡

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于露室

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一道。爲內邊。神謀遠矣。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止守內邊。遼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撒江環繞。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

薊州保障

一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開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

參將五千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千山海永平遵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關設于外所以防守營立于外所以應援本相須也後關獨當要害營但肆爲觀望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後該本部復仍如舊制更相防守

薊州邊夷

朵顏三衛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元兀良哈之地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古會州也東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二年元裔東夷遼王會寧王朵顏元帥府元帥各差人來朝永樂詔以其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每衛建都督二朵顏衛左都督花當今襲者革蘭右都督朵兒于今襲者拾林勃羅泰寧都督二今止一人曰把班福寧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一曰打都二衛惟朵顏日衆朵顏惟花當日衆把班打都拾林字羅皆爲彼制馭今考革蘭子孫爲都指揮二曰脫力曰哈哈赤爲正千戶者曰革字來曰幹惟曰把兒部曰伯

輩爲舍人者曰打哈等最多每歲朝貢二次其六百人惟幹兒古道兒撒只兒他魯渾脫桶阿土魯罕脫桶阿克庫把禿刺大同脫脫罕等諸夷俱在舊子嶺古北口白馬關以西至黃花鎮境外住牧專肆搶掠自不朝貢遼人謂革蘭台把班革字來打哈脫可諸酋後譎而打哈之子倫字來尤猛悍同類畏之生齒日繁衣食不給臣乍叛爲我邊患悉與北虜連合勢難阻禦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薊州經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一自來論薊州邊者皆謂外邊山河並險內邊城堡疎夷外邊直而近內邊曲而遠從國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爲仍守內邊必從遼人長計據險要修牆堡增墩軍益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一內邊東自龍井關起西至黑峽關止邊城磬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至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弘治間張都御史差指揮薛亮帶夜不收出邊將外橫山路勘

圖本甚詳，若從其計，修築外口橫山一帶，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又據致仕參將周母稟議，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撤江經流，真自然之險。

一內邊山雖斷續險處亦多，但山外板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磨過卽平，其何以守？近年都御史戴金出邊巡視，欲將山外可拔緣之處，塹崖削壁，山頂以內嚴令禁長，皇明經世編

巡邊總論

剿集

七

平露堂

林木岑鬱，仍燒磚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險不可踰，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一查東邊墩軍，每堡多者不過數十人，少者僅得二三人，軍士單弱，莫此爲甚，欲撥補加增，查得各衛官軍除通沃武清等衛額有京班差操，其餘衛分各已選補邊堡，在衛守門者多係老幼，揀守止存餘丁，所留正軍不過局匠數人而已，况宣大各邊住墩官軍之糧倍于在衛，惟此邊墩軍之糧與守衛者無異，步

士者人情之常，既無鼓舞之例，誰肯弃父母妻子而樂爲守邊哉？

一足邊糧弘治間，坐派本處邊倉支放官軍，甚便，今各倉廢壞，俱赴薊州密雲昌平等處支糧，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守候往返，動經數日，每遇支糧，寨壘一空，偶有邊警，其何以禦？况薊州倉每歲所入，僅足終歲之用，而密雲昌平二倉尤爲空乏，各軍有至三四月不得支糧者，至于官俸百戶上半年，每月止折銀四錢二分，下半年每月止折銀三錢二分，遞加至皇明經世編

巡邊總論

剿集

八

平露堂

拍揮使上半年每月一兩三錢一分，下半年每月八錢八分，按月支給，猶爲不足，必待半年之後，加利揭借，所得幾何，欲其不削軍士，周守邊圍，何可得哉？
一承樂置立三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勢，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宣，後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鄉導，乃令都御史周來學經略之，此時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

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警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迨北恐嚇邊力。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机所伏。不待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令兵都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定。卑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田可募爲兵。此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渡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圍城勢難孤守。今須每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官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游擊。甚爲紕繆。夫游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再回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朔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而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營員。且壑朋手

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巡撫駐薊州。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番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宗。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議。有本鎮額兵原火鹽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羸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譙。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一國家設六邊。以禦胡。惟開元歷興中大寧也。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渡江之役。元良哈效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擲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緣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後背偃蹇。遼之襟吭。傾啖諸陵。亦時爲嚴烽岌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

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濠平驢然矣。白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宜府之外。藩固之日析也。而至此未嘗不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寧夏鎮 寧夏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卽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旣爲中國所有。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邊總論 十一 平露堂 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寧夏保障

一北虜任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

惟以邊牆爲主。本邊內外大小邊牆及花馬池一帶壕塙塹牆俱見總考下。中間詳悉該載不盡者復見于此。

一遼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前有木。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緄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緄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塹。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一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梁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寧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鹹濕塹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磧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

一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橫塹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遼東

礪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牆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一、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牆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牆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遼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牆，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巡邊總論 寧夏 十三 平露堂

寬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一、寧夏南自大壩起，至山嘴兒墩止，長八十四里。總制王瓊修鑿崖塹一道。

寧夏邊夷

東北卽套其詳見榆林西南卽番族，其詳見甘肅天順四年。北虜李來毛里孩將萬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渡河掘大壩，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

付其子壩管領至壩，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明日使善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壩令軍從截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退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虜六七千騎，自寧夏東北鎮遠關南踏水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總兵杭雄等領兵擊之，兵少敗績。官軍死者九十二人，雄等結營固守，得免賊。蘭過莊涼者始此。

遼東鎮

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巡邊總論 遼東 十四 平露堂

遼東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卽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爲營州，卽今遼陽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自湯站抵開元，隣建州毛隣海西野入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

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遼東抵開元隣元良哈三衛而朵顏爲最。

遼東保障

比隣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漠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遼之保障困於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水皇明經世編 遼東 卷之一 十六 平露堂

遼東邊夷

東夷卽九夷之地所謂獻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是也後爲朝鮮高句驪女直挹婁新羅百濟伏餘東胡烏桓鮮卑渤海沃沮三韓濊貉日霄安定樂浪玄菟直番臨屯帶方肅慎靺鞨勿吉高麗北貉契丹孤竹等國歷代兼併不常今所存者惟東

有朝鮮東北有女直諸部落西有元良哈三衛今之遼東三衛爲緊女直次之朝鮮無患。

女直初號女真後臣屬於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卽

古肅慎地至混同江之東東瀕海西接元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金亡歸元永樂元年野人頭日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元以北因其部族所居制奴兒千都司一建州毛隣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元者隱勉赤等所一十有四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千百皇明經世編 遼東 卷之一 十六 平露堂

戶鎮撫等職給之以印俾以舊俗統厥屬每年一朝貢每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建州毛隣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輯統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遼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遺也俗尚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日生女直其俗畧同山寨數與山寨讐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兒千三十餘里一種曰女直野人又一種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爲生諸夷皆善馳

射雖通賦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
差耳

元良哈三衛見薊州邊鎮下自寧前抵喜峰口近宣
府日朶頗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太寧山黃泥凹
遼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喜偷常人北漠盜
馬匹三人驅數百十匹善剽掠即殺人寇抄髡其髮
以日剽任食熟遼人以酒若貨咱之執而殺之茲故
報復慘厲無寧時一遭剽劫數十年不入其地遼邊
各夷惟此最無賴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一國初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元良哈三衛各置都
督二驍廉撫最上策也分其部落則其弱易以制
別其種類則其間易以殺便之人自爲雄各相爲戰
所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爲之虛級自都督
以下所鎮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衛一歲二貢使
之款戴 中國外禦北虜也

朝貢夷人實賜都督段絹六表裏都指揮至鎮撫五
表裏舍人四表裏散達二表裏所貢馬收于本鎮行
守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直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

三衛一年二貢每員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
一千六百其宴賞之費驛遞之擾可知矣

遼東經略

一遼之邊隘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與中淪沒退
而濱海一綫之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假木衝以
廣屯種茲其小者也夫開元東隣建州海西北隣山
寨江夷西隣福餘大寧自清陽進西抵鐵嶺營堡六
十有三而墩空數百自鎮北迤西抵湯站營堡一十
有八而墩空亦數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遼大遼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遷北柴河泥河有警則鐵嶺不南懿路不北開元四
戰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
河三岔新橋之淖潭不計焉若不復南行而直西向
由鎮北抵山海行可五六日并其城堡環空提重兵
以防設遊兵以巡警東西合作首尾相應營堡城空
先計而後隨置之筏不濟矣矢之木葉白雲之間即
遼之北京中京地也今其城垣屋舍蔬圃畦磨尚存
烏領乃委之草莽不亦重可惜哉夫拓邊有三利焉
宵兵糧也糧要害也廣土地也消息便利存乎其人

焉耳。

一粵觀上世遼之通中國者未嘗不由海道。分十有二州。則青之東北境也。漢武遣樓船將軍亦浮海而東。下遼孫權之於公孫度。隋唐之入高麗。我國之平定。哈納束皆由是道。管寧之還國。欲之奔。亦由海而南。是故無棄置不相屬者。山東民運廢自弘治間。而海船不通矣。且山東之不利於海運也。故解之難。風濤之險也。輕齋折色。則有司之事易集。故忘經國之大計。而苟且支吾。於是遼爲東北絕域。人中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遼遼總論 遼東 十九 平露堂

引吳家墳汚下之水注之。則自三岔河可達盤山矣。由寧前歷右屯。沿剪子河入遼河。則河東之粟可達山海矣。由黃泥凹自境外入遼河。以達開原。老米灣則國初運道也。茲又拓邊以後事也。而說者視爲迂談。蓋亦弗思爾矣。

一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自都督以下。歲一入貢。論其功而陞賞之。方其入貢也。守土之臣驗之而入。無敢留難焉。比其賞資之加。恒歷其所欲。其私相貿易者。率寬假之。故諸夷恒求貢。而其購在我。今也不然。其來也。守邊者索之。索之不足。則怒詈之。其入京也。譯者之害如邊臣。比其賞資之錫。又不足以償其所欲。而凡陳乞陞級。譯者悉爲張主。其所欺取。猶無厭而可惡。所司若部悉因其言以低昂也。路彭威損侮號甚焉。此其故諸夷率易中國而無心於貢。無心於貢。而後撫諭之說行。有撫諭之說。則其購在彼矣。夫使諸夷以入貢爲購。中國之威安在哉。大驗貢以勅爲準也。今之勅皆私和貨市。非其人之子姓也。矣。運之則夫在我從之。則夫在羊之貪無厭。而

其漸愈熾故其先當求邊臣之有心計威重者悉召諸胡而諭之核其真偽而折服之限以年而更易其勑凡入貢之數悉準如制其應陛之功邊臣狀上撫按撫按以其狀上之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其賞賚之給貿易之通如先朝之厚且信焉則庶幾服其心矣

一遠之諸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獎壞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醢之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強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然得尺綺文帛則賣愛之其富者華服錦繡金珠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飾以靡麗相高貧者垂涎睥睨專事偷盜以起市故馬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獲餅餠鹽酒之勞其耳若飴此侈其心以棄其所長實我中國之利也往者遠長家之死數十百人徒手就戮去而復來如魚之思餌鳥之思食雖聞之使去未能也故善馭之者謹互市之交易可不戰而馴擾之此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技耳今誠得人而理之取持朋銀以市

馬歲可得萬餘匹卽軍人無馬驗給而入其西餘以充太僕寄養騎操不數年馬可登息矣乃卒以純薄短小之物貽之欺其不見而襲取之威之以勢而擅奪之失其心者數矣而又刊歸貪猾禍隱疆場善觀變者觀之於未萌是豈可易而忽之哉

一維遼之東南常山大海海有島流徙之民聚其間者曰島民聚於萬山之間者曰涼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徙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者置而不問則無以渙天下之群而有意外之虞繩之以法則是激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賈禍也故爲之清查爲之保甲爲之肝發爲之類編差銀皆求以治之而卒無底於成此其勢有所不能而處之無其方也夫茲地也其在前代至繁庶也其半爲朝鮮北界及夫遼金爲郡邑者幾二十餘今以流移之人散處其中而無所統屬之是能保其恒晏然哉是故設憲臣以撫治立州縣以分治隨其居止俾之保伍聯什曠以三數年治其後與有司等則其人安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教化加焉卽不得已而籍兵供役數十萬衆可集矣

一朝鮮在我。朝爲不侵不叛之臣。自湯姑抵遠陽。六百餘里。皆連營野宿。故東胡時出劫掠。乃設風。風賊以防衛之。或乃潛通互市。相誘盜竊。守者又爲需索。抑勒得無損威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文置之不省。又非樂大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筆起於採桑女子。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纖微者也。一事之流傳始於費世多而所得蓋其大半其不傳所不蓄焉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曠廢益滋。兩寺之卿并除陞轉。動以年計。其政多委之他司。縱使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過總論 遼東

三

平露堂

當其任者。日久而治之。事而度之。所謂孳牧之多寡。印烙之肥瘠。率多陳迹。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焉耳矣。間有豪傑之士。剝洗而振作之。顧綱斷領隨手剝落。而又侵官生事之謗興。此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少變其法。以原官量兼憲職。死馬駐蓋州。兼埋東南流聚之民。太僕駐開原。兼領東夷一應機務。凡朝貢互市。攻守芻粟之政。皆責成之。而與其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九

華亭

徐子遠聞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微壁尚木 李 雯舒章

嚴 嶠銳子恭閱

巡邊總論

論

魏 煥

三關鎮 三關

倚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而盡黃河東岸
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
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建官
達令安置真保河間等地子孫世受 國恩臣服効
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
疆域所係非輕與宜大並稱重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三關保障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
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
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
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

往牧之虞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
勢平漫偏頭開通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
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今三
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
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
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代州總兵駐劄偏頭
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
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明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
宜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二

平露堂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
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 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
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
備也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散深入乎故
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寬壯勇積芻糧
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三關邊夷

北虜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邊兵約五萬為營者五
日好城察罕兒口克失旦日卜爾報東營日阿兒西

營曰杞卽郎阿兒入寇無常近年虜在套中以三關爲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嘉靖十九年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亦爲鄉兵所殲嘉靖二十年秋虜復由本關入直抵平定州參將被害居民殺擄者無數山西自來被寇虜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甘肅鎮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漢金城郡遶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羌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甘肅

三 平露堂

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卽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卽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馬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藏此又河西地形之大略也

甘肅保障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遶胡虜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兵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棚交聯不絕便兵戍飭間其諍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甘肅

四 平露堂

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矣。

甘肅邊夷

甘肅之邊北虜止二種亦不刺盤據西海危刺環遶北山其餘皆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而已其餘遠裔止令通貢上達元萬戶把丹之後安置平涼今爲亦不刺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爲吐魯番所破。

一土達元萬戶把丹據平涼洪武初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間城等縣編爲民仍號土達其壯

者選爲平涼衛軍。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涼，上達被掠，成化二年，北虜大舉入寇，固原土達李俊迎獻羊酒，有北從意。四年，平涼衛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一近番黃河南有洮河二州，北有西寧，皆漢郡，唐末陷于吐蕃，宋爲夏元昊所據，俱爲番族。洪武初，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收貯官茶。二年一次，差京官齎捧金牌信符，往前三處附近番族招番對驗，納馬洮州火把藏思畏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互市茶馬，羈縻得法，彼各向順。後茶馬不行，時入侵擾，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等族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昇調兵征勦，斬首八十三級。嘉靖元年，西番反，侵內地，鎮守都督鄭卿領兵討之，不能克，以後每歲入境殺擄人畜。嘉靖八年，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巡邊總論

甘肅

五

平涼堂

深被荼毒，總制尚書王瓊撫勦並用，破若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西番始寧。

一亦不刺，正德四年，北虜小王子怒頭目阿你禿廝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二首懼奔出河套，據部落萬里至涼州，城下乞空閑地安住，分守涼州將官閉門不取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峽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居之。

甘肅經略考

一說今之議哈密者曰：「獲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甘肅

六

平涼堂

好與師，祇費賂而匿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蕃籬，未可棄以外夷視之也。爲今之計，莫若得人而先其所易，緩其期效，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缺，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揀多友，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倣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倣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友，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

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踵後。出其不意之機。彼勞我逸。日增歸附之酋。將見芟刺瓜分。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資。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旅。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功。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賴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略。于赤斤等。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取元寇。而戮之以示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遁。稱款必堅。然後隨機應變。而更爲哈密永遠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雖十上魯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王全勝之策也。

一說。虜在西海。可無備乎。曰。惟視虜勢之強弱。何如耳。弱則不必備。強則備之。而爲計甚難。前代固有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兵青海以斷羌虜。連和內侵者矣。而徵輪調發。大困民力。不可爲法也。正德十年。曾調朔方勁兵。逐勦之。虜避走松潘。款歸。故舉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卽其驗也。爲今之計。惟於洮岷河蘭之地。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令諸守帥。嚴謹備禦。伺海賊強盜。連和西藏。有內侵之勢。則請諸總鎮。發精兵駐臨洮。董昌要害之地。以拒之。

一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豈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一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股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夷。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狩者乎。豈有將不得人。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平露堂

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也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瞻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松澗收焚此其近策矣備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祭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糧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側則

皇明經世編

巡邊總論

其肅

九

平露堂

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

一提督尚書金獻民題亦不利一節要照依祖宗

朝嘉峪關外設立赤斤罕東哈密三衛事例於該鎮

撫夷官內選差前去近邊諭以朝廷恩威軍民殺

伐利害令其各安生理如果革心向化聽我招致就

便安插設爲衛所許其以時通貢量加賞賚以結其

心仍擇其雄傑一人授以職事立爲頭目使令鈴東

郭洛遇有緊急聲息量調人馬爲我策應有功一體

犒賞

大同保障

大同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
哈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
坐營官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
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
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
又九十里爲大邊各靖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
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
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
堡居中後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
則大邊可復援鎮寄者當留意焉

皇明經世編

巡邊總論

大同

十

平露堂

大同邊夷

北虜哈喇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哈喇直部下
爲營者一火酋把答罕索領之兵約三萬哈連部下
爲營一火酋失喇台吉領之兵約二萬人寇無常近
來奈虜出套亦同此虜人寇

亦名哈喇直

大同經略

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牆各屯軍牧可守脅腰

可耕，糧餉亦足。後俱失守，并爲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于內，遂爲耕守計。誠是也。委參將賈鑑徙城中居人從事，而切以威時重遷效尤。非肅遂殺殲，鼓譟附成文錦招撫之繫官旗于獄。叛軍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二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尚書毛伯溫議復築五堡。今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舊塹一新，虜不敢近。但稀無積糧耳。苟能招撫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漸而成，天隙無憂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大綱

十一

平露堂

一鎮兵屢叛不靖，雖往青腰成亦兵衆故也。議者謂于五堡東西空處各設一鎮，城以城中兵分衆鼎立，則防禦備而調度易，亦一策也。

一說馭叛兵，須察各營強悍爲衆倡者，取赴軍門施不測之恩，結爲心腹，則衆叛自定。此總兵馬永行之于薊州遼東者也。

一近年大同總兵無如梁震震收虜中逃回人口養

馬家丁者數百，與之婚娶，授以鞍馬器械，使出境與虜同處。見虜勢弱，卽斬首以歸。自是虜不敢近邊者數年。而邊軍懾服不敢驚驚此大同故事也。

固原鎮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固原所轄則右黑木鎮、戊平虜、紅古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刺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刺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固原保障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

紘菜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可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住割于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無憂矣。

固原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國原

十三

平露堂

固原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甯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凍而西，歟臨葦之辛，多未經戰，豈能捫髀思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

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蕩然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非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就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馬耳。

固原邊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國原

十四

平露堂

邊夷爲此鎮之患者，卽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其肅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節大舉，往河套，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達、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軍詣榆林調集軍馬，號稱十萬，分布章州等處，禦之侍郎李鑑、總督軍餉，空運入府之粟，隨軍供給，虜衆數萬，由花馬池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衆，十八年，虜五萬餘騎，由花馬池北楊柳墩西空塋深入固原，平涼安會等處大掠而出，正德十年正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折塋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

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柳墩起至青羊井墩止，折牆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嘉靖元年六月，虜一萬餘騎，由井兒等堡折牆深入固原平涼，直抵涇州，大掠而去。嘉靖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池西北石口兒墩，拆開邊牆口一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率州下馬房平虜所鎮戍所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延綏寧夏同原官軍二萬七百人分路接伏，至八營攻門固原鎮參將劉文等督兵擊之，近至地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國原

十五

平露堂

細溝墩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邀擊斬首三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餘賊由原路石口兒墩牆口遁出，鎖合兒伯通死十陣，自來北虜入寇官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委帶管糧茶茶政張邦教田田食事

李良八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邊營衝牆而入，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夾攻。九月初一日虜至南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兵過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之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陽陳爵等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遣兵四集魯驤等所統莊浪西寧涼永援兵按踵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號小十王，一顆吉囊妻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器械牛馬不可勝計。捷聞，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寫勅獎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賡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楊守禮陞兵部尚書，趙廷瑞尹嗣忠陞兵部右侍郎，任傑魏時周尙文俱陞都督同知，鄭東張鵬各陞二級，張邦教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倣指揮金事野五斤與倣副千戶其餘俱陞賞有差，自來防禦北虜斬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十一日北虜吉囊等見共

卷之二

國原

十六

平露堂

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往東勝城地方，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往賀蘭山外莊浪兵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固原經略

設固原總制，元獨爲套虜故，西番亦拱控馭梟靖八年，固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求虛深入，臨擊殺掠太多，巡按御史胡明善劾奏，方起王瓊總制，況花馬池漫延三百餘里，總制調操兵馬不過數千，顧東陝西豈能周匝總制劉天和方移鎮花馬池，虜自鎮邊營拆壞而入，直抵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鎮固原，使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入，尤爲長計。

一、靈州監課司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勞煎晒，不煩人力，爲利甚博，取之無窮，弘治以來，大鹽池增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先年止是召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閭閻關領之例，又因中馬之人勢獨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固原

十七

平露堂

通，溢收不堪馬匹，故有收價之例，單竟爲馬而設，未嘗別用，今查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放，至固原慶原慶陽二鹽廠，仰每引收取引銀一錢，通共每引得銀三錢五分，每午課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八十引，大約納銀解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爲有益，若納馬解邊，則秣餉屬之何人，運解不勝其擾。

一、總制劉天和會兵禦虜圖略，花馬池與武營伏寧

夏兵六千，或榆林遊兵三千，小鹽池伏寧夏兵三千，定邊營舊安邊營，伏榆林兵九千，或分三千遊兵在花馬池，按伏，韋州伏中衛參將五百，靖虜固原二千，五百共三千，靖城等處伏固原遊兵三千，固原鎮或

卷之二

固原

十八

平露堂

平虜伏固原正奇兵四千，靜寧等處伏洮岷兵一千五百，花馬池東至定邊營六十里，至舊安邊營一百五十里，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至清水營一百九十里，至靈州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小鹽池一百八十里，至韋州二百四十里，至平虜所三百六十里，至鎮

戎所四百五十里至固原六百里以上共集兵三萬
一千五百之數恐無糧草或城小難容許於附近賊
堡分住如中衛兵在鳴沙州靖虜兵在西安州漸利
都之類臨時仍會合一處此來賊勢必衆須專用鎗
砲爲前鋒及用挨牌拒馬鎗等項安營庶不被賊衝
亂營陣初伏兵時依此圖若臨時賊情變動隨賊向
後聯絡會合不拘一定務在各領官軍齊心協謀互
相傳報併力前進不許逗遛退縮自取重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

徐子遠開公 宋微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卧子 李 雯舒章

嚴 嶠銳子泰閔

延邊總論

論

榆林鎮 榆林

魏 煥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粟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虜多克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

榆林保障 榆林

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費力，虜呼爲駱駝城，人易見則畏之。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餘里，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有六，座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壁山窪谷，另爲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二

延邊總論

一

千壽堂

榆林邊夷

榆林

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額上千戶所，直隸渾源、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宗鎮守總兵官，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剗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參將，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

口

編

卷之二

榆林

二

千壽堂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滅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剌斯滿官，三都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曰阿速，曰喇嘛，曰舍奴郎，曰字來，曰當喇兒罕，曰失保，曰日扒兒，曰荒花口，曰奴好，曰塔不乃，曰麻，曰屬人，師亦不刺，後分散各部，惟哈麻，曰一部全，阿兒剌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刺，今則大酋古囊領

之爲營者四曰哮令斷曰偶其日以哨思哨曰打即
滿官喚部下爲營者入舊屬火節今則大商僉答阿
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聞曰畏吾兒曰兀基
曰以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
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

榆林總畧

榆林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
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南直榆林
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烽樞千八百所由是突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巡邊紀略 榆林 三 平露堂

不敢度山而牧減鍊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
銳者皆徵發入授留兵單弱數年之間朔虜蠶食于
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
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
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
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
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
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擄掠
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壁寧

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塘加以清屯田革兼併
勞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商火節大
舉踏水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職者謂寧河
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舊守三降城又謂守東
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
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
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狎之邑唇齒相依當
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巡邊紀略 榆林 四 平露堂

國初虜不過河軍士得于套內耕牧蓋以無採園獵
之利地方豐裕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
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鎮城四望黃澆不產五穀
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惟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
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東鎮之稅爲拋荒折色二
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
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諺况節募新軍而
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及施
欠青役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急也嘉

第七年，鎮城餓斃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懼。乃令今年午枵腹，不得一飽，傷哉！脫有惡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虜軍駐魚河之地，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與全如山，不可食也。今鹽法已壞，飛挽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是知榆林所急在芻糧，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榆林

五

李雲臺

非所慮也。議者謂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大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聞黃河日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其間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與鹽銀十餘萬兩，令有司買儲糴，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

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休也。一榆林各衛所官軍月糧，例該月初關支，守備官軍行糧馬匹草料，例該驗日關支。本鎮行糧，俱於月初關支。遇有征調，又起關隨處關支。是一官一軍一月三次關支。成化八年，總制余子俊奏革行糧，每月二次關支，亦節省之意，宜各邊通行。

一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人，居其中，趕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人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眾，而後進。既聚眾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設備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榆林

六

李雲臺

一虜眾臨牆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牆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與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產蒿深沒馬腹，賊數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多則不能，故設備之處有限。

一定邊營牆外二十里地名鍋底湖者，一名舊花馬池。所產鹽視內大鹽池鹽尤美。嘉靖九年，虜一枝設

營帳於彼住牧諸虜來取鹽者皆依之其賊每于高處望見內大鹽池商販牛車行走卽決騎馳入剽掠是以大鹽池積課二十餘萬商人不敢支總兵梁震提兵至定虜營次日賊入於督兵出擊追至鍋底湖大破之斬首三十餘人奪獲達馬一十三匹自是不敢近湖住牧

一延安府府谷安定安塞保安四縣并綏德衛屯糧柳樹會井堂兒麻葉河俱在近邊地方止是人民屯軍土兵人等居住若定委千百戶所管屯官一員會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

千露堂

同各縣編成行伍給領軍器常川操練就于本縣防守可代邊軍

一成化十年巡撫余子俊議達賊潛往河套離邊不遠凡遇沿邊軍民耕作時月人畜在野計令分守東路左叅將領軍于神木堡遊擊將軍領軍于高家堡俱係要害去處住劄防禦東西二路分守叅將并把總都指揮等官每堡三路擺塘哨探沿邊墩臺數塘本堡東西相向數塘迤南順泉東西相向數塘遇警放炮使耕作人畜避糧人等取便迴避及令各官整

兵隄備遇有小寇隨卽追殺若是大舉星馳通報發兵策應

一成化十年兵部議將榆林原立界石以外空閑地土逐一清出丈量明白先儘俟作本衛屯田其餘撥與各堡軍人或附近人戶承種三年之後照例上納籽粒

論邊牆

邊牆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八

千露堂

地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今德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至上谷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

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牆今按河套邊牆自國初耿炳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烽燧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西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卽先年所棄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起進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進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卽今同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葺樓鋪九百間牆外游舊塹亦深濶各二丈于

編

卷之二

巡邊總論

九

平露堂

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秦紘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牆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秦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三邊之中清水與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克斤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進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已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塹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牆四十里總制王接修壕牆一百三十四里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巡邊總論

十

平露堂

總制楊一清初修築牆四十里皆依前牆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牆長六十里亦依前牆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牆爲二堤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果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溫奏築大同五堡及邊牆邊險俱備非大事不能入真敵戎上策也

經畧總考

經畧

一今之四夷北虜爲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

鎮之其地統出山後與遼東宜府大同勢相連屬自

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今河套之

城即河套之南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定爲六鎮後

葉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宜府遼東勢始分矣正

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

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

套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

不過遼東宜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

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

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

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

軍上之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越滅行糧爲務

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定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吐

魯番之拒命則內置制失宜不足爲慮而亦不刺一

傳竄於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

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抵岷岷頗難制禦則其

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

編 卷之三 巡遊總論 十一 平露堂

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徂近利乃可爲此

一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處定必攻擊誘我

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

乍隱乍見使賊見我也堡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

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

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

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

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堡寨之內盡爲蹂踐矣

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巡遊總論 十一 平露堂

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一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

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木數缸賊近邊

即飲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

炮又潛來攻墩而處若賊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

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

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相繼來者見我各墩

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爲無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

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

須先達探賊往之處我乃提兵問道而往復于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舉鳴鼓進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入凡調探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

一方今沿邊之室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機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永見息肩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相襲也文法太密而巧避之術太多也斥堠不立而勇取之氣未倡也功賞不明而激勵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爲其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閒而疲病乘障不爲不可勝之籌而勤於勾當詞訟若有可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似自衛且莫之能而况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守所部分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聞無役占無市法身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士卒捍衛有法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卽不幸有卒然之虞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道而刑辱之苦不與焉人見以此迫罪也則舉墩空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塹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卽擄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毀勸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諒之情何乃自苦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勸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決亦徒焉爾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敵務也乃今日功有法賈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盼盼焉無所控訴而陞職世襲幸勢豪統鈞之徒固已失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者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已足故恩每溫於平人而威恒加於下卒此之謂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賞而失刑。文法太密則巧避之衛生。功賞不明則偷情之習長而斥隊之不立。勇敢之不倡。上玩之也。余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內來也。

一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耕。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而養軍之費。不以煩官。齊臣管子作內外政。而兵農始分。後來者遂不能復我國家酌古準今。立爲屯政。洪武永樂間。每軍給屯田一分。歲收銀米二十四石。內正糧十二石。本軍按月關支。餘糧十二石。納

一編

卷之三

上五

平露堂

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糧如舊。欽免餘糧一半。宣德十年。詔書內開。正糧與軍自贍。止納餘糧六石。遂以爲例。觀此則國初軍皆有田。養軍之費盡出于田。誠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而非後之竭天下之財以養軍也。其田科則之重。亦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故其田日消矣。今之言軍伍者。不過曰清勾。曰解補。曰存恤而已。此固不可無。而大意則來有處也。言屯田者。不過曰委官清查。曰歲一造冊。曰盜買盜賣者有法而已。此固不可無。不知法立則弊

生也。蓋戶有興廢。人有消長。其貧富衆寡。十年之內。亦各不同。而況于久乎。試以一方觀之。其初均一編戶也。衆者或至數百口。少者不過五七口。甚至丁盡

戶絕者亦多矣。人資田以養田。亦資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須買田。丁少而貧者。不免賣田。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律有典賣之條。今之清軍者。曰漏報戶口者有法。其意豈不欲盡一家數。百丁皆爲軍也。清田者。曰一人止許種屯田一分。一戶不得過二分。違者有法。丁少可免。故自口之家。亦止于二分。可乎。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上六

平露堂

者緣人情以立法。彼此背馳。千人情何足以。國初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夫田非捲簾之物也。豈古有而今無哉。不過因貧而自相典賣。戶絕而親管典賣。或親管田鄰之強者占種。其田自在。但不能再如昔之每戶一二分也。至于屯糧就田徵收。亦安得有。不納者。第近年立法太重。今觀見行條例云。凡屯田人等。將屯田轉賣與典者。典賣主與買主。俱比照用強占種屯田事例。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人等。發邊衛屯軍。或口外爲民。如管屯指揮等官。知

情不舉。受財容隱一體參問。此爲後來者戒。誠是也。又曰每年歲造青苗屯冊一次。此爲新增者設。則得矣。不知隱種者畏法之重。乘其造冊。百計開除。或以積荒。或以水堆沙壅。盡開其糧者。或扣除原軍重糧。而報以開荒輕科。貴或報民科者。新者日增。舊者日減。親管知因染手于交易之時。亦畏法而不敢言。歲月既久。則并其糧而亡之矣。此屯田之所以十無一存也。至于軍伍戶有數百丁者。雖役百丁不爲勞。丁少者雖一丁不役不爲逸。今之清軍止論人戶。丁少者孩提之童入冊。丁多者雖報數十丁。彼亦拂然曰。糧不及于新增田。亦拘于重例。而促吾役。吾何以爲生。是以強者計免。弱者適亡。而族大者亦小矣。至于解補徒爲虛文。乍到者利其歸。親管者利其糧。況得財賣放之徒不少也。是徒重甲里之擾。虛增月糧之數。而終爲無益矣。此軍伍之所以不充。賊爲今之計。軍伍屯田不當分爲二事。有丁之家。三丁抽一。許種屯田一分。雖戶過數十分亦不禁。有田無丁。田多丁少者。始以前例責退。雖官戶民戶見種屯田者俱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

平露堂

此法處之許自首正。而不究其私相和買之罪。凡此操丁。既無月糧。止令屯完。更不差訊。以養其樂。從之心。至于造冊。將原額者監司清查一次。類造手冊。後湖部院司府衛所各存一本。名爲舊冊。永不更易。其後歲造。止造該年新增之數。仍以編年爲例。名爲新冊。歲報監司。積至十年。同有司黃冊類造一冊。將新冊收入舊冊。而嚴其原額所增之數。監司按臨。執舊冊以查額。糧執新冊以防開除。密訪下情。稽其隱弊。如此則有丁者樂于從役。巧詐者無所售託。而屯田軍伍不日增。至存恤侵奪之例。又當嚴之于受役受役之後。使之守而不失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七

平露堂

一成化間。陝西例。將在邊谷營堡操守官軍除丁。盡數查出。于青草長茂之時。督令前去。採扛有馬者。每名採草一百八十束。各分自巳。馬匹六箇月支用。無馬者。每名照例採打。裝中草一百二十束。運倉上納。以備客兵之用。如所採草束。延至十月終不完者。就將把總官員俸糧住支。後採草完日。方許支俸。

一弘治丁巳。邊倉糧草告乏。簡命侍郎劉大夏巡邊

經畫公至召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給銀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集蓄有餘益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勢要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之家自往告報勢要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

皇明經世編

巡邊總論
卷之三

十一

尤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卽墨黃 坦恭閑

東溟先生集

疏

王邦直

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 聖治事 恤民十事

臣伏讀 詔書求古之旨忠蓋之心不能自已謹以

民情之所不便者條爲十事上座 御覽一曰減賦

皇明經世編

東溟先生集 恤民事 卷之一 一 平露堂

役以招流移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所以古之帝

王不廢困窮懷保小民爲此故也臣見今年以來差

繁賦重財盡民窮有司無優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擾

丁戶已絕尚多額外之徵田土雖荒猶有包攤之累

里甲浪費而日不聊生刑罰過嚴而肌無完膚民不

能堪往往流移他處以全性命自一州一縣言之大

約流移之民恒居其半凡此流移之民孰非 陛下

之赤子也若不設法以招徠之豈特民之不得其所

而已哉饑寒以迫之於其中則非心日起黨與以誘

之於其外則奸謀日深寇賊軒充皆繇此出臣願

陛下軫念元元深爲固本之恩輕徭薄賦禁有司之

侵漁洗弊除殘革里甲之科擾覈荒蕪之田土而蠲

其稅糧檢影占之人丁而均其差役斯流移之民將

自至矣至於失迷鄉貫者則使之附籍隱匿窩藏者

則治之以法盜賊何從而作哉二曰實倉廩以備凶

荒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是儲蓄者誠天下

之大命也近年以來倉廩空虛軍衛惟支折色而升

合之積全無有司不積穀石而預備之倉虛設若加

皇明經世編

東溟先生集 恤民事 卷之一 二 平露堂

之以師旅因之以錢鏹其能免於捐瘠者乎臣謂軍

糧之上納者當復其本色屯田之徵收者當取其打

粒至於預備倉之儲蓄尤當多爲設法各處庫藏雖

罰宜盡數糴買各官問斷紙贖當取其米粟大抵贖

之取銀實有司之私弊也州縣之所問者多不登報

上司之所問者多爲覈送若定爲法制止許取米而

不許取銀不惟革各官之侵吞亦以救天下之民命

也三曰戒有司以去奢儉 朝廷之所以整齊臣民

者法也臣下之所以奉行遵守者亦法也近年以來

法網疎闊有司放肆如上司出巡廩給自有定制也今則加之以支應品味竭水陸之珍蔬果盡南北之異是其所費者皆民之財也如各官乘馬往來自有定法也今則皆變之以肩輿何班代換而萬里可行裹糧迎候而經旬不已是其所用者皆民之力也一有慶賀則糜費不經帳用美錦字以泥金玄纁稠疊食前方丈何其太也一有巡遊則炫耀太甚旌旗蔽野士馬如雲盡聲清笳金銀鉦果何其驕也凡若此類難以悉舉大有司之不守法皆錄御史之不執法也且以乘轎一事言之御史乘馬憲法昭然惟御史在外乘轎所以有司皆僭而御史不能禁也臣謂有司之僭侈當責之御史明之以法制倡之以儉約則有司奉風效法自不至於傷財以害民也四曰清驛通以革冒濫驛遞之設所以遞送使客飛報軍情國初設法至嚴若在外有司不守成法之濫給驛者皆處以重罪近年以來冒濫太甚官府之往來不依勘合專用飛牌役使之差遣倚恃衙門惟憑紙票輒或一二十乘頓或八九十棹多者用夫二三百名

皇明經世編

東澗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者用馬四五十匹民財既竭民力亦疲通之天下莫不皆然臣謂當嚴冒濫之禁制逢迎之罰其有給與勘合者祇依勘合應付原有夫馬之外一毫不許擅動其有不當馳驛者不許輒行牌面若有私自逢迎彼此一體治罪廩給之外不許更用支應夫馬之外不許更用響器斯驛遞清而民之財力亦少舒矣五日禁勢豪以除暴橫民之窮困不特錄于有司之侵漁亦多迫于勢豪之暴橫蓋官豪勢要之家其堂宇連雲樓閣冲霄多奪民之居以為居也其田連阡陌地盡膏腴多奪民之田以為田也至於子弟恃氣陵人受奸人之投獻山於湖濫奪民利而不敢言當此之時天下財貨皆聚於勢豪之家若不嚴為禁治小民之害何時而已也臣願勅命風憲明其法度屏宅之有踰制者必沒之官府田土之有侵奪者必散之小民子弟有犯必置於法家人有犯必正其刑嚴投獻之條明富主之禁斯居官者知所警而民害可漸除矣六曰正仕途以塞奔競人才之得失係治化之盛衰國初進用人才不拘一途有賢良方正通

皇明經世編

東澗先生集 卷之十一

四 平露堂

經孝廉之計。有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故。官員多從保舉。不職者則連坐舉主。貢舉必令精選。匪人者則並罪有司。所以士無倖進。而官多得人也。近年以來。專取之於貢舉。已爲不足盡人。又參之以開納之例。名器錄是而可假。奔競之習日盛。廉靜之風日微。臣非謂貢舉之設。不足以得人也。豪傑之才。多出於其間。但其法行既久。而蠹弊益滋。士務必得而奸巧日甚。科目之所取者。率多記誦之詞。而乏涵養之學。歲貢之所取者。率多老耄之輩。而寡材能之士。或求題求講。假雲霧以栽培。或討保討陞。結城社而依倚。或專事懷挾。而關節潛通。或惟務請求。而苞苴時入。至於開納之例。尤多鑽刺之徒。所以州縣之職。多不得人。而百姓日益窮困也。臣願陛下廣求天下。務得真才。科目之外。更求山林隱逸之人。兼重才德。而不徒取夫文詞歲貢之中。當行鄉舉里選之法。先考德行。而不徒循夫資格重守令之職。宜從保舉。其有黨比者。立爲連坐之條。止開納之例。務惜名器。已登仕版者。擬以閒散之任。斯仕途正。而奔競之風自息矣。

七日重功績以明考課。書曰。明試以功。此虞廷考課之法也。而成周之制。亦視其田野之治否。賢才之用舍。以行慶讓之典。是以我朝考課之法。稽古定制。專論事蹟。所以官多盡職。而事無不舉也。近年以來。不稽功蹟。專論考語。密封投遞。多假之以行報復之私。暗業隱微。恒持之以擅威福之柄。風憲不能以自知也。而惟取之於委官。委官不能以自知也。而復憑之於吏卒。毀譽多出於愛憎之口。僞妄率繇於體訪之疎。賄賂可以潛通。賢否竟至淆亂。所以官懷疑懼。恒肆志於貪求。士務逢迎。多不脩夫職業也。臣謂考察之際。當專論功績。視學較賦。從而課夫殿最。駭戶口田野。而定夫幽明。稽廉事於勤惰。修廢之間。察民情於苦樂安危之際。無功者不以奸巧獲免。有功者不以質直不容。斯國家之政事無不舉。而官員之賢否亦在其中矣。八曰慎作養以剔繁冗。治理關於教化。人才係于作養。我朝作養一事。最爲詳盡。近年以來。學校之政不修。人才之真難得。師道不立。善學無聞。夫其未用已。既爲害於民。使其垂時。豈不播

皇明經世編

東漢先生集

七

平露堂

選於衆謀臣謂當嚴其考選其學無成效者則不拘其額數去之而不嫌夫多重其德行其行止有虧者則不論其文章黜之而非過於刻至於教官當揀學行俱優者充之以重夫講習不可徒委之爲養老之區虛糜俸祿原增當選才德由衆者養之以待夫任用夫然則其才自出而其資於治理者必不淺矣九曰嚴揀練以修武備致治之道則民固當先保治之規則兵尤至急蓋民也者國家之元氣也兵也者國家之神氣也神氣不充則元氣不固矣我朝於武備一事綜理周密遠過前代夫何近年以來山澤草竊屢有潢池之憂夷狄跳梁時爲邊鄙之憂其在內也則不能卽捕徒費糧芻以任其滋蔓其在外也則不敢與戰虛其聲勢以聽其自去跡其揀之未精練之未熟足以聞敵之報無不膽寒見敵之形無不股慄兵與將素不相識人與馬素不相習而欲望其有投石超距之能摧鋒陷陣之勇其可得乎臣謂揀練之法不可不預爲之所也其揀之也當黜其病弱汰其疲老選其材能擇其驍勇嚴清勾之法以覆其

皇明經世編

東漢先生集

八

平露堂

簞行招募之令以補其缺務使士皆精銳不至冗食可也其練之也當課其騎射比其戈矛中其告誓習其戰陣賞罰必信以激其忠勇氣敢之心紀律必明以變其驕恣悍悖之氣勿徒日張旗鼓從事虛文可也揀練既精以戰必勝以守必固內可以消寇竊之萌外可以禦夷虜之患豈至於見敵畏縮而氣已先沮哉夫揀練之法不獨可施于軍伍而於士兵亦有所當然者臣以謂京師東北藩籬單薄其昌平以東遵化一帶頻年常役虜患合無于山前山後近邊州縣揀其丁壯盡數而籍爲民兵捐其賦役以爲之器械供給量其土田之多者給以馬匹擇有司以領之各於農隙教練武藝無事之日則爲耕稼之民寇至之時則爲行伍之士數十萬之衆可不旬日而集不獨可以外抗強虜而亦可以內衛京師此其兵農合一卽周之伍兩卒旅之法唐之府兵遺意也若倣而行之則耕稼以足食既可以舒饋餉之勞訓練足兵又可以減養勇之後且養勇之所當減者何耶蓋其驕傲難制虛耗貲財怯弱無能不經戰陣往來

道路尤多剽掠之徒感念室家豈有固宇之志豈若
邇鄙之民狎于其敵而父子相爲救援寧於居其而
邑里相爲保守是非其勇之獨過於人也知其有所
不免而有撓掠歿亡之憂將以全其親戚而保其室
家也若以義勇之所費者而資土著之民亦民心之
所樂從也上兵既練客兵獨不可減乎十日振紀綱
以勵風俗盡風俗之美惡開政教之得失近年以來
教化寢微紀綱日廢風俗繇是大壞自其尤者言士
無節義之守而奔競成風吏之廉靜之操而貪汚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者得以倖免也舉行其教化以崇尚節義修明其法
度以綜核名實紀綱既振在位之士將盡職救過之
不暇在野之民亦畏威安分之不論矣風俗豈有不
厚者乎臣叨蒙早職日觀民艱是以敢竭葵誠冒瀆
天聽如果臣言可採乞勅該部詳議施行亦天下小
民之幸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奉 旨這所奉
多切時弊該部看議來說勿以官卑廢言

序

律呂總叙

律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夫樂何爲而作也本天地之和以感失人心者也今
夫陰陽之氣一升一降相摩相蕩欲已之而不能於
是奮擊之而爲雷霆潤澤之而爲風雨推明之而爲
日月往來之而爲寒暑綱紐煦嫗和氣薰蒸品物鮮
是而亨焉化育錄是而成焉樂之道其有加于是者
乎古之聖人有見於此因制之以爲樂形見之於聲
容發揮之於事業著天地之和以感人心之和養其
優游平中之德以消其暴慢淫邪之氣無非使人自
易其惡自至於中以歸於雅正焉而已矣故易曰雷

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廣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記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樂之道可謂觀
其深矣稽之上古樂教已興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羲
之代五運成立甲曆始基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
以諸律呂故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
穀濟育羣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始基立化設
降神謀故曰下謀然而其制猶未備也其制之傳則
始於軒轅黃帝氏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於嶰谿
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
律呂之制既定則樂有定體厥後帝王有作雖樂不
相沿而其度數之同則未之或改也故虞書臨時凡
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考時月定日同律然則其所
同者果何謂也豈非以其度數而爲言耶故典同掌
六律六同之制以辨八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
齊量但其度數之詳則有不可得而聞者何耶或者
當時樂經未亡其度數之詳人皆習而知之固無俟

於諱諱者乎是其時尚未有異論也至經秦火之餘
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
經不完也三經既無所考據異論遂起故司馬遷律
書出焉律書以黃鍾爲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縣
是而生十一律則律呂之制益減裂而不可復聞矣
竊意以黃鍾爲九寸者必傳聞于九之說而誤也蓋
子午之數俱九子爲九分九之少也午爲九寸九之
老也一陽來復而以九寸之老當之可乎其三分損
益隔八相生疑古樂經之言蓋律以子午爲經左五
律各益三分右五律各損三分陰陽羸縮之意也律
以隔八而取應聲故宮徵商羽角五聲皆是隔八陰
陽倡和之理也三分自三分隔八自隔八若以三分
合于隔八使律呂之制至於毫忽微塵而不可窮究
豈不失之愈遠矣乎今以律書黃鍾九寸上生下生
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差六分奇大呂至太簇差三
分奇太簇至夾鍾差五分奇夾鍾至姑洗差三分奇
姑洗至仲呂差五分奇仲呂至蕤賓差三分奇蕤賓
至林鍾差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差四分奇夷則至南

呂差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差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差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差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今律管之長短其參差不齊若是則節中之氣必不應管而設準之管必不飛灰又何以協時月正日而成歲哉律書既定後世諸儒之言律呂者皆倚律書而推律書既以黃鍾爲九寸其相生至於仲呂之不能復於黃鍾遂謂黃鍾往而不返故京房於仲呂之下添執始以下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夫律有十二古之制也別爲六

皇明經世編

東漢先生集

律呂

平露堂

黃鍾九寸之制耶宋建隆初用王朴樂以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兩京素尺令下一律仁宗景祐二年又命燕肅李照宋祁同預考按照鑄編鍾一簇其聲猶高復用和峴舊樂夫王朴和峴李照之律雖有高下弗同然皆以黃鍾九寸爲法故無所得也至於李照言四清聲可去極爲有理四清聲自晉以來已有之蓋以黃鍾爲九寸其黃鍾大呂太簇夾鍾管長聲不協和易至李倫故半其律謂之清聲亦日子聲非古之制也故梁寅曰杜佑正律之外有子聲是不察計律爲鍾之意蔡氏十二律皆有半聲蓋踵佑之失也是議子聲半聲之非也元豐間又詔范鎮等詳定大樂故司馬光范鎮之論往復數萬言大約其說有二鎮主蜀人房庶之說欲以律生尺司馬光之說則以尺生律反覆諸家之說不過泥於黃鍾九寸之誤承外議說莫覺其非故西山蔡氏折衷衆論以著律呂新書歷十二辰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緣分毫析巧若天成其爲書非不精妙也但以黃鍾爲九寸其損益相生之誤變律半律之非以之和

皇明經世編

東漢先生集

律呂

平露堂

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是漢唐以降之律呂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至我朝李文利糾蔡氏之失。以著律呂元聲。以黃鍾爲三十九分而生十一律。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升降清濁。鈔協陰陽。其所見非不卓然也。但其以左律爲右律。其六九升陽之說。十二月節之謬。是一人臆見之律呂。亦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夫黃鍾木三十九分。則官聲最清。故爲君。商聲次清。故爲臣。角在清濁之間。故屬之民。自漢而下。皆以黃鍾爲九寸。若黃鍾爲官。則固無不順矣。若以他律爲官。則是以量濁爲君。其臣與民反。尊於君。則禮義乖矣。人道廢矣。天道逆矣。其所奏莫非陵上之音。反位而亂倫者也。何望其移風易俗。感格天人者哉。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皆繇於此也。然則聖人之制作。豈終不可得而見耶。蓋律呂之度數。雖亡。其散見於諸書。猶有存者。顏諸儒之弗察耳。黃鍾三寸九分。呂氏春秋志之矣。圖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周禮載之矣。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呂三十六。律四十二。合之七

十有八。或還或否。黃鍾之數立焉。楊子太玄詳之矣。其見於制作。黃鍾蕤賓爲官。其樂九變。太呂林鍾爲官。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官。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官。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官。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官。其樂四變。有唐史可考也。其存於度數。桌氏爲輔。聲中黃鍾之官。與桌氏黃鍾之鍾。合其爲量。皆六斗四升有攷。工記可稽也。其方位之數。卽洛書之數。是以洛書爲之體也。其相生之數。卽河圖之數。是以河圖爲之用也。總數七百二十九。楊子雲得之以爲太玄者此也。積數六千五百六十一。蔡九峰得之以爲洪範皇極者此也。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其經緯之義。卽易之陰陽消長之機。陰南陽北。迭爲消長。其清濁之用。卽樂記清濁迭經之理。本先天圖圖以序卦。氣之運。本先天方圖以盡聲卦之變。其候氣也。則正之以中星。參之以晷影。考之以日月之會。以待其飛灰之節。其應曆也。則取之以中氣。驗之以物候。稽之以氣朔。問餘之數。以合其周天之度。其應五氣。則本之於素問。其應八風。則參之以後天。五音六律。十二管

還相爲官取禮還相爲官之法官商角徵羽五聲
本人聲而正之以律本虞書係永和聲之義以官商
角徵羽爲五聲清濁之次以官徵商羽角爲五聲相
生之次本朱子儀禮之疏也一均至調一調七聲聲
用二變庭奏以律升歌以呂調用雙聲本李氏元聲
之說也至於二舞之容則本周禮大舞小舞之制宋
史文舞武舞之節若趙慎言方色之論李太常周舞
之節韓邦奇虞舞之圖亦未嘗不兼考之矣其八音
之器則本晁氏之鍾制磬人之磬制若鍾人皋陶之
皇明經世編
東谷先生集
卷之一
七
平齋室
度陳賜八音之論李氏吹孔之法亦未嘗不兼取之
矣律爲萬事之根本可以審度可以嘉量可以平衡
度則本於司馬光所定兼累之以上黨之黍符之以
三體淳化之錢而度無不定矣量以周禮爲法衡以
漢制爲法其容受銖兩亦皆參之以秬黍而量衡無
不定矣臣憂律呂之失傳傷諸儒之博會故不憚勞
苦竭力研窮幾二十年乃敢會衆說而折衷之分爲
六十餘卷欲獻之當宁雖有可采以爲大樂之助庶
千載之謬可革而往聖之絕學不患於無繼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壁尚木 周立勳勒由

宋存標子建泰閣

趙恭襄文集

疏

趙炳然

題為條陳邊務以俾安懷事

臣等奉 命查勘備歷諸塞諦觀形勢傳訪邊情切

見宜大山西密邇 京畿三鎮邊牆二千餘里洪原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條陳邊務一 手露堂

大陸為虜要衝俱非易守之地加之繕治不崇經畧

未盡又無可守之資以致擴賊橫行深犯肆掠人畜

漸廣醜類實繁夫地利人力我無可恃日增月盛彼

且方張所以慮患憑凌邊備孔棘 國家要務莫此

為先治世殷憂宜大為最仰賴 皇上留神安懷布

昭威德賞罰不遺遠近鼓舞是以邊臣竭謀將士宣

力近已遇劉劉彼驕勢中外臣民所共忻戴者也但

禦戎之道修其在我兵家之法貴于有待臣以見聞

所及察之當今事勢有戰守之功而未修其實得將

士之力而未固其心若不亟為整飭加意運籌臣恐

以我未實之邊應彼猖獗之變驕胡肆寇其禍且長

不能不厯 皇上宵旰之憂也臣愚冒死敢為 皇

上陳之且諸邊將士按營遠眺不戰久矣去冬戮力

于鳳皇山今秋効死于鴉鵲峪有能為 皇上戰者

然求其實必屯養精銳披執堅利驅策騰壯而後可

以言戰臣見鎮屯兵尚多老弱勇可折禦十不二三

馬匹庖廩連羣骨立器械未備撲臂徒行如是而言

戰此臣等不能無憂也頻年寇犯如蹈坦途不守久

矣今秋已退于鉄襄門又退于弘賜堡有能為 皇

上守者然求其實必崇垣堅壁高堡深池防戍之力

足以勝衆而後可以言守臣見宜大壕淺牆卑盡地

議守情形才立風雨饑寒晝夜無弊抑其平時已無

固志不幸臨敵非死則逃如是而言守此臣等不能

無憂也且將士有餘力而後有聞志有聞志而後有

戰功向來邊士諉于衆寡強驕弱情情弊有年茲能

所向成功微調畢集可謂能以力報 皇上矣然必

養足以恤其私而後志足以倡其勇今諸邊餉餉在

在缺乏終歲關支俱是折色壹月米價止足旬餘創夕一身且有不贍妻孥俯仰寄命何資夫即平時饑餒之卒責一旦効力之忠探諸情理勢有未能此臣不能無憂也仰荷 皇上簡任邊臣類給 內帑即今諸務漸次修舉但各邊諸臣猶有時可變通而或牽于法勢當易置而或窘于財夫財用不至于充足委任不得其便宜雖文如韓范武如頗牧亦豈能爲皇上將 天威滅虜虜哉臣等職司耳目患切腹心每于查理根究弊源謹條爲十二事冒昧上陳然此皇明經世編 趙恭 卷之一 禁衛營三 于路堂

計開

一集羣才以弘大業臣惟方今邊方武臣自守備以上平時練兵講武有事抗敵設奇文臣自守令以上賊至保境完城賊去撫殘恤癯其他常職猶不與焉此之內地諸臣其責又當十倍固宜謀勇盡世才畧

兼資極選時名猶懼弗克也臣等于三鎮人才極常留意其間稱任間亦有之然武臣柔懦無恥文臣之內調商濁流此輩居常守靜猶懼不可而乃置之此地豈不值哉伏願 皇上勅下部議即行各鎮總督撫按等官武臣自參遊以下至于守備文臣自守巡以下至于守令以至管糧通判儲積攸司出納之閒關係尤重通爲精選拔擢某也可任某也可更某也可降某也可罷務協衆論一循至公明白指實疏名上請再乞 勅下部議可任久之可更調之可降處皇明經世編 趙恭 卷之一 禁衛營四 于路堂

之孰不趨之用非常之人以收非常之功乎固不足爲也

一節浮費以經財用臣惟治邊之道莫要于理財理財之法莫先于節用夫生之者有時而靡之亡度諸邊財力何得不屈臣等訪得先年烽塵不作農業以時三邊之內俱爲屯地鹽行挽輸各省歲運又皆本色內無擺運之耗外無征調之需當時諸臣身先節儉故府庫贏餘可供十歲邇年以來醜虜族繁侵凌頻數邊地荒壤農作輒每邊時沿邊增蓋召募漸廣調集戍卒供億歲多加之當事諸臣間不體國一切用度恣意虛糜米燭調和歲過千兩宴會輒割更加幾倍官員遷轉折給車夫公差往來濫與路費多者或至數百金少者不下十餘兩其他賞犒莫可數計因而那移軍需律之以法俱非入已之賍裁之以義盡是不經之費臣等雖嘗切齒徒爲寒心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各鎮巡撫管報等官各要樽節供應厚給上全除引米課程脚足公用不致廢弛外比中一應錢糧查照舊規正支正用如養廉餘地等項歸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月根椿朋秋青等項歸之馬匹尖丁料銀等項歸之局造小脚簾皮等項歸之倉廩仍要彼此崇尙節儉身先士卒倘有仍前肆行那用雖係支銷得以法論如此則公私有贏餘之積士卒和而蓄儲可俗矣

一召降人以孤虜慧臣惟輕生喜聞雖則蠻夷之形而鳥合鷄張實藉華人之用臣等從事宣人自奉徂秋每遇降人虛心款問所接益衆所聞益詳其言虜地大半吾人又聞擇我華人住虜年久身有妻孥者潛入內城作爲奸細若欲南犯又得華人精壯者先鋒幼小者牽馬及至堡下盡呼富民之名數之曰與我買賣我賞汝堡不省合力攻之是以一堡之內大我驚惶富者捐財貧者給草如就無路如責鄉人此皆邊城黎庶與虜爲用豈不大可憂哉臣等詳求其故亦有繇然前此邊城大爲欺罔一遇降人盡被屠戮頭充首級馬入私囊官懷其功軍分其利萬一得命馬無所有下無所依上無所惜慘毒剝害控訴無門遂使華人南向歛泣至邊而返有往無歸夫豈不念族黨不戀故鄉也蓋在虜或生歸來必死就肯捐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生以赴必歟之地哉近來招撫或有留情然不遇聽其自來僅得不死招來大令猶未舉行蓋沿邊投降積威所劫脫今解網謹則信之又况消息不聞通事不到降人有限留彼無窮且臣等所審降人言尤可信其稱某虜會某月南侵所入道途頭目多案按諸已然如執左券至于軍人小探未敢通邊所報邊情率多影嚮較之降人真僅迥別爲今之計伏願皇上勅下該部轉行總督及撫按諸臣自今以後凡未聞大舉未經對敵而通事家丁邊軍墩卒陳報首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千露堂

者必係投降審究得實即將前犯梟首原墩張掛示衆其餘邊牆隘口徧列招降大旗上書有能虜中走回者無論罪逃搶入不但免其罪仍復其身有能身騎數馬仍帶數人走回者馬各全給爲首者從重犒賞有能取得酋長首級者與以不啻之賞晉以越級之階仍多作段緇紅黃小旗盡將招降之情明白大書其上或募捷卒通事或路豪俠刺客或遇燒荒之時或有搗巢之會深入境內逼近虜營即將前旗徧挿要會彼虜惟貪彩色不論漢書一時流傳徧于沙

漠解恩歸之士寒也畏之心則是斷其牙爪剪其羽翼此亦反間之計也若其來降願回者厚遣之有馬者貴易之無歸者恤存之有功者信賞之首級者重官之其中有能洞識賊狀出入虜營者破格任用隨材器使則以中國之人用強胡之技一降而虜勢瓦解一舉而衆利交并其或爲之無功招之不應臣謂其決無是理也。

一分駐劄以便整飭臣惟折衝禦侮陷陣摧堅者武將之任整飭兵馬稽察錢糧者文臣之責故沿邊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千露堂

臣各有重寄職務匪輕但舊規駐劄俱在鎮城且邊方烽警不時故數年巡歷未徧每遇邊防秋進受方畧孰肯時巡塞上躬自運籌以致將領士卒兵馬錢糧率多廢弛屢年失策厥有所繇今秋臣等近見諸邊守臣痛懲宿弊駐劄極邊所以將士用力防守有備醜虜數犯所在驅出但未題有事例誠恐遵行不久且宣大二鎮西北兩路地于無險爲虜要衝若宜府之右衛懷安大同之陽和右衛等處俱爲要地各有重兵守巡等官相應駐劄協同參遊修飭武備

督率通判調度軍儲委于各邊所裨不淺伏乞勅下該部轉行總督撫按會議兩煩衙要城壁如陽和右衛等處將各守巡分定駐劄冬春二季常川巡歷催督錢糧稽察奸弊其兩鎮巡撫防秋之時亦如總督今秋見駐陽和事例各行量度要地駐劄整飭不許久住鎮城遠度願指如此則上下同體將士作忠義之心彼此相維而食免廢墜之患矣。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泥沛自無置竭故我朝鹽法錢鈔著在今甲正以握利權經重國計也但法因久弊政以時殊大利之權下得操上且如鹽法原以引且飛挽實邊今則弊于餘鹽之重壞于守支之難遂使良法竟成故事諸邊開種承納無商雖營減價均搭多係強勒承認宣大鹽粮下止完立三關引目數年不行鹽法利權廢厚日久諸邊缺乏職此之難至于召買則勢商豪賈各挾重貲徧散屯付預行收買小家已賣青苗不得私鬻大家乘時廣權明贖牟勢遂使利源先已閉

塞及至歲運到邊將行召買非舊商不召非厚價不承維調遷延勢難盡強恐失邊計增價覓商又將利流復行遏阻夫鹽法不能飛挽召買必賴諸商加之官吏不才侵潤籠絡拖欠補和莫敢誰何以致內帑頻發邊餉不充訪求其弊利權不操耳伏乞勅下該部會議鹽法務復舊規今納本色至于召買預前一年多給粮價訪古常平之法大為開釋或委廉能之官兩平市易相地宜以儲積設方畧以挽輪務俾各邊芻餉不必全倚諸商如此利權歸上好商無壟斷之心市價可平邊用免虛耗之費矣。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一給印信以便稽查臣惟錢粮支銷以文卷為據而文卷稽考以印信為憑是文卷所以示遠而印信將以防奸者也况邊方出納之會而錢粮奸弊之藪乎臣等看得宣大二鎮十倉錢粮總以部官巡守分以五路通判而通判者召商給價監守徵收所係最重者也但未給印信止用私鈐卷宗無據莫可稽查雖有關防難辨真偽至于修邊築堡等項錢粮俱係巡撫徑自委官而沿邊城堡亦多無印職等吊查文卷

多係白紙，原委人員事故不在。雖有年月花名工程次第，有無真偽，難以得知。及至沿邊查勘，欲行計工估費，俱云年久間多坍塌。案之卷宗，則茫無可憑。求之各邊，則頽然餘跡。至于按伏等項，其弊尤甚。但云潛匿險要，止恃勘合關支。及至按地詢訪，又多年久無據職等。雖竭盡餘忠，嚴為磨勘，未能盡發。虛員以至奸欺，此皆未給印信文卷不真之故耳。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將五路通判沿邊有官無印城堡，行令鑄給關防印信。其五路召買收放一應錢糧，俱要明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卷之一

修陳邊務十二 平露堂

立文案用印鈐記其修邊築墩委官亦要協同附近城堡該路通判有印官員計人驗工支銷錢糧一應卷簿互相印記其案伏官兵雖是潛形匿影亦必多在內邊相近地方豈無城堡經過處所有印信務使掛號眼同關文支用各立文案以備吊查如有情弊俱得查出如此則監臨者衆而積弊銷清印信可憑而支銷自允矣

週城堡水草腴地立有經界僉爲草場放牧有時圍槽有法所以閑適馴馭自成雲錦但積弊已深良法盡廢俵兒寄養飼秣不充俱非印烙購息各鎮朋買樂于減價又多矮小驚品加之沿邊空乏草束半爲柴薪豆料多充人腹而養贍地土盡行典賣所在草場俱皆開墾官豪勢要兼并力耕有馬軍人不得牧放以致各營官軍騎操馬匹應壯者十無二三加之私行駄物雇倩坐騎皮破脊穿骨高毛脫平時驅策尤不能前一遇折衝何能追逐但逢戰陣自多倒失况士利無馬得免驅馳百計中傷十去四五故本色馬價歲加給養而行伍征操全無實用諸邊之弊莫此爲急伏乞勅下該部轉行總督巡撫多方收牧馬匹設法照驗草料其宣大草場贍地盡數查出給與有馬軍人蓄草牧放耕種養贍不許官豪勢要強占盜賣該中律例嚴行禁約至于操備馬匹倒死者仍要馬步相兼不得聽伊面後右有故將壯馬私行傷害從重究問懲以軍法如此則牧養有資而廳壯可必馬匹不耗而征戰有需矣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卷之一

修陳邊務十二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卷之一 修德齋稿 主 平露堂

一議廣漕以充邊餉。臣惟宣大地方出產有誤。兩鎮兵馬支用無窮。加之寒鹵之區。禾黍不茂。肆塞之地。挽運爲難。即其豐稔。亦止僅足屯糈。若復凶荒。盡皆仰給關內。生齒日繁。儲蓄無備。且各省輸運。俱係折色。頻歲虜殘。不得耕種。以至米價騰貴。士卒常饑。若不議廣漕運。終于邊餉不充。即如今春運米數十萬石。士卒有賴。防守無虞。故類給帑銀。不如歲運倉米。臣及復思。惟延訪議處。各省本色。既不能復。本陸漕運。自當講求。宜府逼近京師。猶可陸挽。大同地理險遠。車運爲難。切見桑乾一河。發源馬邑。直經大同。東過保安州。南抵蘆溝橋。湓激泓流。可通舟楫。訪之父老。皆云。先年俱放木筏。恒有地名黑龍灘數處。石大水險。然木筏未嘗有阻。但北方之人。不善舟水。而諸商射利。陰欲阻撓。以致邊臣將議修通。輒自停止。職愚竊計。做窄堰之法。役四川善水之人。秋春二季。水平之時。小舟載運。必能有濟。即如通惠一河。議建有年。近始開漕。此固天地之利。有待今日者也。合無

初下該部。從長議處。將年例銀兩。截留十分之三。每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卷之一 修德齋稿 主 平露堂

年陸運大倉之米數十萬石。直至兩鎮。查收米價。不貴。照舊給與。仍選差才識明敏。能幹部官一員。自瀘河之口。溯流踏勘。直至馬邑。多方採訪。詳爲講求。或節行運糧。或量爲疏通。勸議明實。修開漕河。如此則水陸並運。而糗糧自多。兵馬有資。而邊圉自固矣。一嚴追復。以徵通負。臣惟戎馬甲士。芻餼是需。絕微寒賸。物產瘠薄。飛挽之政。廢閣不行。召買之法。爲弊滋其。詭名無賴。挾勢占窩。侵潤營求。派撥善地。間有留心邊計。懼耗軍儲者。必欲殷實舊商。同行保認。以致小商。不得徑認。大商坐索保錢。價未及領。利已先散。及至上納。管糧官員。倉場人役。計其所認多寡。以爲分例。輕重原報數目。止完一半。包梁棹和。其弊百端。上下相沿。恬不介意。巡按查盤。皆云。近年拖欠。京差磨勘。止供不應。未完經收官。攢事故。去任監追商犯。多是替身。遷延日久。視爲故事。一人而說名數處。一身而拖欠數多。前未完納。後復承認。倚重罪輕。弊深法弛。歲運若干錢。糧未得一半。實用邊儲虧肖。莫甚于茲。若此。病弊不行。議革。徒以帑藏有限之財。濫

應諸商無窮之耗欲得實邊萬無是理伏乞 勅下該部行令各邊督糧衙門凡遇召買革去占窩等弊議行搶納之法其節年拖欠各係侵欺雖該臣等議罪題 請但所侵錢糧其數不少務行巡按根究追完不得如前視為故事仍乞該部議 請條例鹽引銀易列為差等各立期限違限不完者定擬何罪從重議擬務要各邊奉行遵守如此則奸商無繇而侵盜儲蓄不致于虧省邊備可實其馬藉之矣。

皇明經世

趙葵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一任總督以便運籌臣惟宜大備保四鎮地方切近京師寔為要地雖提保軍務各有專官然休戚不關事權各異所以更設堂卿總督四鎮正欲合縱連橫牽制專一同成懷外之績其奏捍內之休較之三邊兩廣所保更重者也奈增置不久勢懷未一或事官關白各鎮徑行或兵馬調發自行 請允以致權不勝任位徒虛擲節年過患厥有所歸此宜重任者也且往勝總督止專兵馬近來事例兼錢糧四鎮各邊文移雜選。人批答晝夜不遑况係部堂大臣不當復觀細事查得先年各有贊畫甚是事體但部官體

皇明經世

趙葵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統督率未便若竟裁革似因咽廢食况三邊有固原兵備兩廣有梧州守巡似應增置官員者也至于總督之職即古帥臣文武兼該親督戰陣向來總督不肯認事每遇虜至輒自嬰城將士効尤頻年玩寇若使總督所在有兵二枝盡心團結則風聲鼓舞諸鎮振揚督戰征伐何往不折轉近禦遠裨益良多但四鎮兵馬各有專官平時不得調操有事各行遣發名為總督祇事虛文似應增兵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議處查照三邊兩廣之例申明總督之責凡四鎮巡撫事干兵馬務要會同不得彼此執拘各自徑行仍將贊畫等官查照三邊事例專設兵備一員駐劄陽和贊理邊務俾得盡心籌運總督駐劄處所許得專操兵馬一二枝或于四鎮各調一千或將河南山東民壯量其多寡減追工食解赴總督就便召募通得當為團結隨行督軍如此則才能盡于專任兵自振于有本虜患可平疆場永謐矣。

一均賞罰以作激勵臣惟勸懲有道途人可為強兵賞罰失宜父兄莫令子弟此固治馭大權尤是兵家

要務令損折士卒。主將即生失機。將領必難士卒。不聞重治。所以將權漸輕。士勢偏重。遇敵不戰。祇保全軍。或有忠勇敢先。多爲衆士撓阻。以致將士二心。各相畏避。此罰之不均者也。至于主客兵馬。同于防秋。犒賞之恩。似當均及。今客兵赴調。芻餉俱充。內地伏屯。休養自別。不似主兵。月糧不足。晝夜擺邊。因饑寒相去遠甚。况一旦臨敵。主兵衝鋒。遠殿按營。客兵故態。即有緩急。多不相援。夫主客之形。既與勞逸之勢。又殊休養不均。既已失其志。賞資同給。猶或結其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恭案集

七

千露堂

今乃于無益之客兵。特加厚犒。而于盡力之守戍。僅止薄施。此賞之失均者也。伏乞勅下該部。轉行總督撫鎮。議定條格。特爲申明。務要隊伍將士。生歟同心。利害相倚。失軍者自有律例。失將者罪亦重。擬不得如前輕重士卒。至于主客之兵。必須合勢併力。不許自分彼此。坐視不救。其應支月糧。同爲處給。不得主獨缺。不時賞賜。亦乞大賚。不致偏重。客兵如此。則防守有備矣。

一專委任以責久效。臣惟用賢之道。專任爲先。而治

效之成。久任乃著。捨是欲事功之成。勢有所不能也。臣等竊見地方久廢法度。中國長技盡屬。彌文奸細前陳。饒見虛實。騎胡肆志。侵犯不時。豈虜之強。我兵爲弱。豈虜之詐。我計則疎。若非付托得人。責專任久。竊恐一有沮撓。聚業俱隳。少有轉運。前功不竟。甚非計之得也。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察其總督撫鎮之臣。若有不肖。必賜速處。果能才兼文武。智盡謀猷者。懇乞轉行諸臣。每事廷求。及時料理。某堡可設。某牆可增。某官可添。某兵可益。某爲要衝。可密也。而失之疎。某爲無益。可減也。而失之贅。糧芻何以充裕。士馬何以精強。術藝何以熟閑。器械何以堅利。保甲何以有備。易買何以無奸。烽探何以益明。屯田何以漸闢。軍威何以大振。賞罰何以勸懲。與夫戰守之宜。機微之會。使之盡其才識。展其猷爲。處置一翻條陳。上請。此則肯綮之論。對症之方也。與遠度臆想。功用之係。豈不大相遠哉。伏望皇上俯從其議。採擇施行。若夫事體重大。請自聖裁。或者機會可投。便宜處置。其他一切細故。許之徑自圖爲。仍乞假以歲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恭案集

六

千露堂

不及近利，苟能三載六載，外恬內結，即係上功。大昔爵秩，倘或微勞偉績，亦得異數勸酬，不得驟遷，以便規避，則法久自信，功久自成，恩久自孚，威久自著。昔唐虞之際，三考庶績，咸熙余靖之帥，十年威被異域，此其明驗也。苟或辱國玩師，養寇敗事，有孤委任，罪抑何詞！此則命將之體，責成之道，而王逸臣勞之義，不有係于此哉。

海防兵根疏

臣惟成可大之業者，固在于用人，立可久之規者，尤

皇明經世編

趙泰集

海防兵根

卷之九

在于守法。蓋有人非法無據，有法非人不行，以人行法事之所以永濟也。臣自抵任以來，咨詢既竭，寢食靡遑，謹將海事宜條為八事，上請聖明採擇焉。伏望皇上勅下兵部，如果可行，懇惟申飭，令臣督責司道將領軍衛有司文武等官，着實舉行，有不用命者，聽臣參劾，此可以奏目前之安，而為有備之策。亦一策也。若夫求安攘之大計，立永久之弘規，則揀任守令，而責以民兵保甲之法，整頓衛所，而責以軍具戰守之宜，敬修祖制，內而沿海，麟次之兵，外而

出洋戰船之制，江之南北，浙與閩廣，各選一大將，以統其權，擇數偏裨，以專其地，隱然常山之蛇，勢仍行，各省撫按等官，因邊以計兵，因兵以計食，允矣戰守之鴻圖，伏惟皇上下之兵部，酌擇東南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定兵額。臣惟將貴專謀，兵尚服習，欲觀號令之有紀，必須綱紀之素明。浙江之兵，原係募用土人，並非衛所尺籍所用頭目，或名把總，或名千總，或名哨

皇明經世編

趙泰集

海防兵根

卷之九

官隊長，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總不必同于千總，千總不必多于哨官。惟齊心異似，無體統，臣督同三司各道及總參等官，會議兵額，除水兵因船之大小，布港之衝僻，祇應出哨，按伏打截，不在營伍之例外，其于陸兵，倣古什伍之制，五人為伍，一伍為什，外立什長一名，三什為隊，外立隊長一名，三隊為哨，外立哨官一員，五哨為總，外立把總一員，五總為營，俱屬土將一員，與高標旗幟，哨探健步書醫家丁等役，俱統領之舉，一營而各營

無不同也。舉一總一哨一隊而各總哨隊無弗同也。非但虛數難容。錢糧有紀如是。而以上臨下。以甲承尊。各分定而號令行矣。

二曰振軍伍。臣惟民出賦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今之軍皆食民者也。然冠變之來。不惟不能衛民。每借民以爲城守之助。是養軍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禦賊者民也。保民者又民也。積弊已久。殊失設軍之意矣。臣督行二司清軍。及都司標捕等官。通將所屬衛所選委廉幹府佐官員。親詣吊查卷冊。備將實在軍丁除屯運外。不分正餘清出。挑選正軍。老弱者就以本戶壯丁頂替。逃亡絕戶者。即撥隣近餘丁抵補。編成行伍造冊在官。仍選任智謀掌印操捕等官。加意撫恤。不時操練。一面將各逃軍行原籍勾解。屯糧行所司追給。至于買閒占役差遣跟官等弊。通行嚴革。目前雖未敢遽謂可用。而從此練成。與招募客兵表裏戰守。則主兵日充。主威日振。將來客兵可以漸減。衛所不有所賴耶。

三曰練民兵。臣惟民壯。弓兵之設。本爲防捕盜賊。盤

皇明經世編

趙恭叢書

海防兵機

主

平露堂

諸奸細而無軍州縣。尤賴以備禦者也。近雖半逃工食。以資募兵之餉。然存留者不少。各該官司。或以之跟用役使。或以迎送勾攝。至通縮徑聽憑棍徒包當。曾無選練實用。徒爲衙門市棍之藪矣。茲者盜賊橫生。不止外寇。令將民壯弓兵。務選精健。應役責成。該掌印巡捕等官。以時操練習熟武藝。遇警協助軍兵。並力戰守。有功之日。各該官司。並行獎勵。各役重加犒賞。如有縱盜殃民。通行懲戒。果能練成。非但擒捕盜賊。即使大寇突來。而捍禦有具。一役之練。一役之利也。郡邑不有所賴耶。

皇明經世編

趙恭叢書

海防兵機

主

平露堂

四曰立保甲。臣惟浙江地方。在邊海則有倭寇。在內地則有盜賊。在河港則有鹽徒。在山僻則有礦從。中間外作嚮導。姦細內爲接濟。窩家性性有之。若非申嚴保甲之法。以謹譏察。恐無以彈盜。合行守巡兵海等道。通查各府州縣城市鄉村。每十家編爲一甲。選一甲長。每十甲編爲一保。選一保長。平居責令互相譏察。不許出外非爲。及空留歹人。併有窩隱不舉者。一家犯罪。九家連坐。甲長犯罪。保長連坐。仍令各甲

置辦隨便器械。一家有警。甲長鳴鑼。九家齊應。如賊勢重大。保長鳴鑼。九甲齊應。一保鳴鑼。各保齊應。有不出救應者。許被盜之家。告官或訪出。通行治罪。其山海之間。大族巨姓。自相連合。方能拒寇。各保身家。者。仍立族長。平居有警。亦照保甲之法。有功者。各與官兵同賞。不救者。亦與失事同罰。但不許令其出官打卯。送迎勾追。勞費等事。如此。非但足以讓察內姦。亦可以防禦外盜。一方之行。一方之利也。村落不有所賴耶。

皇明經世編

趙泰集

海防兵機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三

五曰明職掌。臣惟浙江一省。設六把總。以分領水兵。四參將。以分領陸兵。又設一總兵。以兼統水陸練兵。防禦各有專責。曩因海洋有警。總參等官。統駕兵船下海。恐難分兵應陸。即以陸兵付諸海兵。各道管理。固一時權宜之處也。然各道之在地方。勢權為重。而選練稽察。與夫錢糧尤為至要。事固不可不假于各道耳。臣恐遇警之時。衝鋒破敵。又將官之事。各有定分也。今後總參官員。各照原分信地。用心防守。各道則選兵稽弊。調度錢糧外。其居常將官操練。該道閱

視。遇敵將官攻剿。該道監督。不拘水陸。悉照遵行。其臨敵功罪。則以將官為重。平時修舉。則以該道為重。使文武共濟。不得互譏。及照省城防守管操都司等官。于水利道。設兵一營。一例而行。庶職掌分明。而常變有託。戎務賴以振揚矣。

皇明經世編

趙泰集

海防兵機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三

則浙直為二鎮矣。伏望 勅下該部議擬。合無將總兵副總兵官。各照信地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直隸。各總理水陸兵務。如浙直鄰界。水陸有警。亦照巡撫事例。俱要互相策應。勿分彼此。如有推諉觀望者。聽臣等與該巡按御史。奏究庶乎事有專責。兵有專統。既不失共濟之意。又可免牽制之虞。七曰嚴哨應。臣惟浙江海防。分布水陸兵已有定矣。然哨探者。三軍之耳目。而策應者。一身之手足也。但各該將領官員。平時而不先哨報。遇警而不相策應。

誠恐外寇突來何以猝應合行令海兵等道監督系總等官務要陸兵守險水兵出洋嚴行哨探互相傳報必使水兵在洋遇賊邀擊不令近岸縱有近岸陸兵堵截不令輒登即若登犯併力夾擊不令流突又或奔避下海水兵仍行截殺不得捨船脫去若或賊登岸而水兵不知賊燒劫而陸兵纔覺以致賊合勢甚用我嚮導得我地形是哨探之不明傳報之不速防剿之不力策應之不前罪將何辭失事官兵先擊處治將領嚴行參究

皇明經世編

趙恭叢集

卷之一

平露室

八曰公賞罰東南自倭患以來刑賞之間屢經諸臣之所建白本兵之所議覆賞申五等罰重臨陣可謂明且備矣臣尤有說者蓋運籌決勝主將之能也衝鋒破敵偏裨之任也今之將領退縮逕還厥罰獨重矣而戰勝攻取厥賞可不獨優也耶其在督撫諸臣會計兵糧預謀戰守責固惟均而率三軍路白必履危冒險所不與也以此較彼分自有閒而功罪自不能以相同夫惟不同則公論能明而趨避莫售矣今之論賞督撫與主帥同是故有希功而捏報者矣今

之議罰督撫與主帥同是故有掩罪而扶同者又或功成于部下而主帥不以明罪始于頭領而主帥不能正皆非利害相關而指臂與心氣之所以不貫也今後如有債事敗軍將領之責視文臣固專而論功錄勞文臣之賞視將領實薄其在部下尤當賞不遺賤罰必自始庶法典至明人心可勸伏乞聖裁

為據歷愚衷備陳未議以飭戎務事

戎務

臣惟國之大事在戎孔子所慎在戰自古帝王安定天下未有不以克詰戎兵為至要者也恭惟皇上

皇明經世編

趙恭叢集

卷之一

平露室

應運中興聖神文武擢臣以尚書之職授臣以京營協理之司切念營中要務節目固多而綱領之大不過曰選將練兵也足食備器修馬政而查役占也幸奸弊而明賞罰也臣數月以來備訪羣謀備閱往牒于斯八者諸臣屢言之兵部屢覆之見其于選將也則用慣戰之邊才罷情弱之庸庸于練兵也合操以習營陣分操以習技能于足食也糧草按月放支口糧防秋加給于器械也車兵為之列營射統為之攻擊議修馬政則月有查比而歲有參究議查役占

則冊有開報。而營有抽點。議革奸弊。則將領清和。而巡視稽察。議明賞罰。則一年小閱。而三年大閱。宏綱要領。可謂畢舉之矣。今日之事。臣惟與當事諸臣。以一誠行之。而不爲虛文耳。謹條爲七事。上座 睿覽 計開

一曰議營陣。以定操演。臣見今之合操。不過列以方陣。開以四門。外爲裝塹。內爲衝敵。一出而三疊。能事畢矣。罰之分合。變化未講也。即一營而十二總馬步多寡不一。也。什伍左右不定也。況合二營而爲偶。則皇明經世編 趙汝愚集 奏稿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刻之而爲三。再合之而爲伍。爲八。千。以之營操。似矣。用之臨敵。其能整乎。臣願于營中擇選將之曾經戰陣者。非敢遽以古人如諸葛之八陣。李靖之五花。始自今方陣三疊法。但要開闔變化。進退周旋。隨機應用。什伍隊哨有定規。左右前後有定次。舉一營而十二總馬步什伍器械同也。合二三營四五營。而馬步什伍器械無弗同也。自易而難。自簡而繁。久服習則目熟。旌旗耳熟。金鼓手熟。擊刺足熟。步武呼吸變化動中機宜。斯誠節制之師。尚止分合。井井有條。自

然臨敵而不亂矣。臣又見今之分操演。銳每軍止放一銃。豈能習熟。演射雖用四矢。止于五十步。豈能習遠。所設銀牌。每重三錢。豈能可繼。臣願習銳。加以三發。把仍其舊。而銀牌易以一錢。習射展以八十步。亦以三矢。把准銳。火銀牌亦以一錢。蓋銳三發。則教法可盡射入十步。則巧力俱全。實牌俱以一錢。雖久而可繼矣。恐說者謂三銃多費彈藥。不知省費技生。反致徒費。欲精技藝。當不惜此。

二曰練步技。以全戰兵。臣惟隴虜所恃。惟騎與射耳。跡其入犯。一身而聯數健馬。我馬莫敢當也。一手而挾數利鏃。我射弗能及也。其來山崩其去鳥疾。况我馬不多。而欲與馳逞。是以我所短。敵彼所長矣。然我之長技。惟恃火器。但火藥有時而窮。短兵素不能備。荷一遇賊。心膽俱破。輒發銳砲。一舉盡也。彼虜向便鐵騎衝衝。而我之火器。又不足恃。不格明矣。考之宋臣岳飛。常用麻札刀入陣。屢破兀朮。拐子馬數萬之衆。臣願于戰兵。每營三千中。因其技力而三分之。一用馬軍。一用火器。一用短兵。短兵即今之長刀利

皇明經世編 趙汝愚集 奏稿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皇明經世編 趙汝愚集 奏稿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鋒鈞鍊滾牌之類是也。酌量分授。定以行伍付諸教
師分練。短兵悉照射銳之例而行。其賞罰焉。賦于百
步之外。舉砲擊之。五十步之外。舉弓射之。至于合戰
短兵奮擊。非人則馬。專爲制馬之策。虜無馬則無足
是以我所长攻彼所短矣。

三曰增戰兵以同車營。臣惟虜人犯。逞騎是騁。我
兵猝逢無所捍衛。前議車兵行而爲陣。止而爲營。可
矣。今按車制。每營軍三千人。計車一百六十輛。每輛
用軍十人。共用軍一千六百人。其餘者則金鼓旌旗。

皇明經世編

趙恭案集

卷之一

成務 无 平遠堂

執役雜冗。與放火器而持弓矢耳。每營騎兵多者二
百。少者數十。但既少騎射。又乏短兵。遇賊衝突。人無
固志。夫誰與守。原議曰。戰兵六枝不敢獨騎。必恃兵
車。以爲營衛。車兵十枝不敢特守。必恃戰兵。以爲爪
牙。是戰兵與車兵相倚。而不可相無明矣。今車兵一
枝。戰兵止于六枝。尚少。四枝能不爲缺典乎。况戰兵
原備征調。又顧車兵。能不爲羸弱乎。臣願千車兵每
營三千中。再加酌議。合用挽車若干人。火器弓矢。若
千人。仍增短兵若干人。馬軍較之戰兵。宜從少減。定

用若干人。馬有不足。兵部查照補給。使兵車十枝。一
例而行。再於城守兵一十四枝內。選出四枝。以爲戰
兵。將用邊才。兵挑壯勇。其馬步火器短兵教練之法
與前六枝。一一相同。使戰兵十枝。一例而行。如此非
但車兵有唇齒之勢。而戰兵有虎豹之威矣。臣尤慮
戰兵將之心。實于相議操練之法。難以速成。先該兵
部議題。原統將官。用意訓練。務底成效。不得輕易惟
遷。誠得其要矣。即今戰兵車兵。其該將官二十員。所
用必謀勇所退必庸怯。即有缺員。務擇邊將之良。責

皇明經世編

趙恭案集

卷之一

成務 三千 平遠堂

之訓練之車。仍期積有成效。立有顯功。然積超格擢
用。庶幾營有久練之將。將有久練之兵。戰兵可戰。而
車兵可營。不拘分合。皆有所賴矣。
四曰實行伍以壯城守。臣惟三大營之兵。在國初
時三十餘萬員。名至景泰年間。挑爲十二團營。每營
一萬員。各三大營之兵。遂不可用矣。至正德年間。又
挑爲東西兩官廳。共兵三萬六千員。各十二團營之
兵。又不可用矣。仰惟皇上洞照履歷之積弊。光復
三營之舊規。欽定將官三十員。領兵三十枝。謂之

正兵。外刺官軍一萬餘員名。謂之備兵。各專訓練。其正兵不堪。即於備兵選補。法至善矣。臣今見議職兵增爲十枝。餘下城守兵。則十枝矣。但其數原皆不足。其心又安于城守。若不整理。又復至于不可用矣。臣訪得備兵內尚有隱下壯兵。及於內擇委。應幹將官。照數選補。如有不足。仍從兵部再行京衛清勾。或併清餘丁。或發新軍。或另召募。務足十枝。各滿三千之數。量用馬匹。較與車兵。宜再少減。議定撥給。使守兵十枝。一例而行。既選之後。本部查實入冊。戶部照冊收糧。其訓練亦照戰兵之法。如此則我皇上三大營之宏規。與三千之定數。可以練成精銳。可以鎮壓華夷。允爲一代之兵制矣。

皇明經世編

趙峯集 卷之十一 兵務 三 平露堂

五曰正兌支以裕軍儲。臣惟京營官軍。惟賴俸糧。以資俯仰。所係誠至切也。邇來放支。雖已及時。倉中積弊。未能盡革。每月官軍各出使用。與倉官吏書斗給等役。方得好米。否則不支朽腐。或支種和。臣嘗訪之倉糧收貯。候陳序支。即有陳腐之儲。已議調停閒放。如有種和之弊。宜從廳揚始收。此戶部已行之法也。

何以有此哉。臣先任浙江巡撫時。兩年兌軍甚費心力。蓋糧長交兌米之美惡。誠有不齊。運軍承兌。因役艱難。備極刁指。雖曬掠有三日之限。加增有百石之規。計其所索。年多一年。少不如意。羣呼聚毆。詐人命而辱。縣官謀城市而挾公署。有司懼其連累。只得隱忍。勉完。有等奸民。賄托勢家。與之壓兌。亦有奸軍收買稅稻。潛移兌所。悉行攙和。及至抵京。仍又打點以圖倖收。積弊已久。各省皆然。臣在浙時。已有查治之者。凡此壞兌之紀綱。蓋軍需之命脉。千係誠非小矣。臣願戶部申明監兌舊規。行之各省。撫按于當兌之期。嚴督糧儲守巡各道。會同監兌衙門。親至水次。從公督兌。其京倉官斗吏書收糧。必要乾圓潔淨。坐糧官廳。撥倉必要使次調饒。于中果甚不堪。或再議爲別處。不使吏書得行其私。而官軍偏受其苦。倉房滲漏。即時查修。人情請託。通行盡革。庶紀綱正而儲積積。官軍口食有資。而敵愾自勵矣。

皇明經世編

趙峯集 卷之十一 兵務 三 平露堂

六曰足班軍。以充拱衛。臣惟山東河南中都留守三都司輪班官軍。祖宗朝原爲保固京師。彈壓奸

究而設凡有失誤。一班二班三班。在逃一次二次三次者。聞罪有差等。立功有遠近。至于領班各官。務在軍政之內。掌印僉書。祿次輪流。該班者不許避難。改委回班者。仍從掌印僉書正使官不失職。軍不失伍。法至密矣。邇來官以領班爲苦。差軍以上班爲故事。春秋二季。每不依期。甚至文到而官軍不來。半至而中途逃脫。徒有該道都司查解之名。巡撫巡按題知之。例耳。彼衛所亦就空虛。此京營未見充實。兩地縣閃一事無資。况三營之兵未及十萬。比之往昔。見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戊務三三 平露堂
卷之一

稍耗矣。臣願兵部申明累朝失班逃班之法。其備都司點查督解之規。巡撫巡按必須查實起程。方行據實題奏。到京之後。本部查明發營。本營查明發操。律之營兵。宜若稍寬較之營操。不可或廢。以不失祖宗京班之深意焉。如有仍前逃誤。或中途在逃。或班期未滿。不取本營批迴。竟取府部批迴。遂即逃歸。刑文搪塞。俱從兵部照例參治。夫班軍如此。萬一有警。用之征戰。雖苦不能責之城守。亦其有所賴矣。七曰錄久勞以示鼓舞。臣惟營中將領有副參游佐

以總各營之綱。其練兵已成。功績久著者。見經臣議。從兵部超格擢用外。然奔走其下。大號頭則有八員。中軍則有三十一員。千總則有六十餘員。把總則有三。百餘員。皆分理所甚賴。而訓練所出成也。于中考其歷任。或至十一二年者。察其才品。亦有謀勇勤慎者。况京營事體艱難。武流俸資涼薄。而把總之官。乃薦揚所不加。推陞所不及。抑何以勸厥良而鼓羣動。哉。除各官之內。有不堪任者。仍聽巡視科道差滿論劾。臣等年終闕退外。前項各官。果有歷年久遠。謀勇勤慎。堪備祿錄者。俱從巡視科道差滿量行薦揚。臣等年終訪具考語送部。俱從本部再加體察。各因才器。內外陞遷。庶使賢勞者足以勸于前。而向上者自能勵于後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壁尙木 周立勳勳白

宋存標子建泰閣

趙恭襄文集

疏

趙炳然

題爲經理南山未備事

看得禦虜有三缺一不可險要一也兵馬二也錢糧三也蓋有險要而無人馬不能守也有人馬而無險要不能戰也險要人馬而非錢糧不能成也所謂險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經理南山

平露堂

衛陵京所係最重所以欲圖先事之防正謂萬全之策也茲者恭奉 明旨下臣等計處戰守之備敢不謹輸一得之思以備採擇夫今之狡虜窺伺如此猖獗如此苟蒞鎮一徑不固則十路皆危解矣宣鎮一日或疎則東西無全功矣謹即居庸以西言之蓋自白羊口長峪城橫嶺鎮遼城以至合河口延安其七八十里中多通虜要路先於嘉靖二十九年北虜

曹山白洋等口出山今之地方果有如黃花鎮遼東高牆深壕斬崖峻口迭塞連柵矣乎邊軍戍守火器如電將領如雲矣乎恐未及此今又安得而不亟備之哉臣等今議非敢遠舉惟欲蒞鎮以備黃花鎮遼東者量爲西備之規要衝山口增牆高厚波漫山崖斬削壁立諸所疎缺及營城營房等項便宜興修則居庸迤西長城之托舉矣乎又即宜鎮之岔道迤西言之蓋自幫水谷峪沙嶺口瑞雲觀口火石嶺板搭谷廟兒灣等口以至合河口延安亦七八十里中多通虜要路先於嘉靖二十九年虜賊由前項口子過山今之聯墩曾有如岔道迤東高牆深壕斬崖峻口迭塞連柵矣乎邊軍戍守火器如電將領如雲矣乎恐未及此今安得而不亟備之哉臣等今議非敢遠舉惟欲宜鎮以備岔道迤東量爲西備之規聯墩柵牆加增高厚外壕外塞加濬深廣諸所疎缺及營城營房等項便宜興修則岔道迤西長城之托舉矣所陳險要爲一事也其在兵馬蒞鎮量增募精兵三千名爲一營添設參將一員以分領之宜鎮量增募兵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經理南山

平露堂

一千名與遼東新奉欽依增添新舊之兵合爲一營仍以太將李官以兼領之聽二鎮總督撫鎮等官平時簡練武藝有警斟酌分布於前項要衝此卽臣等所陳兵馬爲二也然修遼人馬皆賴錢糧今議二鎮修遼各先給銀一萬兩時及春和選委才幹官員擇日興工其口糧鹽菜就于此銀內量買糧米本折隨便支給所增募兵每名給安家銀五兩餉銀三千名該銀一萬五千兩宜鎮一千名該銀五千兩與二鎮修遼二萬兩共四萬兩本部與戶部各發二萬兩戶部與太倉本部於馬價內各各行該衙門解兌以後兵馬錢糧戶部併入歲計數內盈甲弓矢二鎮共該四千兩咨行工部照數給發此臣等所陳錢糧爲三也如此險要設而可以爲守人馬足而可以爲戰則在宜鎮藩籬以固外禦有資在薊鎮門戶已嚴內防尤謹重險之勢既成拱衛之功永賴矣

題爲分布秋防兵馬事

案查先准戶部咨爲預處畿輔兩被兵馬該本部題咨上客兵馬照依往年事例酌量議別欽具奏仍將

皇明經世編

趙恭案集

卷之二

三

千

皇明經世編

趙恭案集

秋防四

中

山西大同宣府三鎮援兵降原係入衛者徑自調遣外其餘正奇遊兵如薊鎮全無警報該在何處駐劄如薊鎮的有警報該調何處駐劄必須內不失薊鎮之防外不誤本鎮之事爲上策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今照六月已至民期即臨所有三鎮兵馬除宣大遊兵三營更番入衛外其餘本鎮擺守協守與鄰鎮併守南山聽援薊鎮事宜查照上年舊規及遵照部議斟酌詳審通應申飭以便遵守在宣府者合行鎮巡官馬芳黃鍊等大振兵威多方哨探如果秋前無警嚴督副總兵東路參守遊擊等北路及中路西路南路各參守等官各選練精銳嚴飭部伍備餉馬匹鋒利器械教演火器訓習弓矢早圖戰守之謀及責成守巡道副使參議等多備糧餉早完工作歸併小堡明肅烽煙預爲收保之計虜若近邊窺伺本鎮總兵官馬芳一面酌發步卒防守堡寨及嚴令將領慎固城守相機截殺尤防夜攻一面總領正兵暫駐新保安北門龍門大小白楊柳溝等口南防舊城驛山桃花一帶堡寨副總兵統領奇兵暫

駐赤城。北控獨石馬營雲州之險。東拒騰鴉所。南下海永之路。遊擊統領舊遊兵。暫駐左衛外防張家口。膳房新聞諸堡。南衛紅塘丁寧順徑東西川地方。遊擊一員。統領新遊兵。暫駐鎮城。聽援中西二路。虜若聚衆東行。至獨石邊外。勢犯隆水等處。東路遊擊協守四海冶副總兵協守水寧。一遊擊協守隆慶。一遊擊協守岔道。正兵生營協守各墩牆山口。總兵官駐懷來揀選戰鋒。往來長應專圖戰守。巡撫駐保安營理保障。臣駐懷來總攝調度。標下參將遊擊各統被

皇明經世編

趙學東集

秋防五

平露堂

邊鏡伺。本鎮總兵官。一面酌獎。步卒防守堡寨。及嚴令將領慎固城守。相機截殺。尤防夜攻。一面統領正兵移駐弘賜。一則適中調度。一則東西援勦。副總兵統領奇兵。仍駐左衛。一則控至雲西。一則南援威平。遊擊統領遊兵。移駐懷仁。一以防禦山馬。一以捍衛朔應。遊擊統領遊兵。移駐陽和。一以南遮洪藩。一以便援雲東。虜若由弘賜陽和邊外東行。總兵官統領正兵。移駐懷安。遊擊一員。統領遊兵。移駐西城。遊擊一員。統領遊兵。仍駐陽和。聯絡聲勢。相度機宜。虜若由宣府西路。邊外東行。勢向獨石三間房等處。總兵遊擊。俱不待調遣。隨賊向往。趨赴南山。遵照約束。用伐虜謀。在山西者。合行鎮巡官董一奎。王繼洛等。大振兵威。多方哨探。如果秋前無警。嚴督副總兵西路及中路東路北樓太原各寨老營。遊擊管官。各選練精銳。嚴警部伍。僭錢馬匹鋒利器械。教演火器。訓習弓矢。并標衝次衝。各據險守要。早圖戰守之謀。及責成。尙胤寧武馬平兵備等。多備糧儲。早完工作。歸併小堡。明肅烽煙。并布按二司守巡等道。將腹裏城堡

皇明經世編

趙學東集

秋防六

平露堂

州縣編立保甲嚴防村堡預爲收保之計虜若窺伺本境總兵官一面督併軍壯據城擺守用備攻衝及嚴令將領慎固三關相機截剿尤防夜攻一面統領正兵暫駐陽方口一則調度本境一則便援雲朔副總兵統領奇兵仍駐老營一以督責河曲等兵專防黃河一以聞警東西隨向剿退西路參將統領援兵駐劄水泉營中路參將統領援兵駐劄拔麥川暗門東路參將統領援兵駐劄廣武站太原參將統領援兵駐劄馬蘭口神機司把總統領標兵駐劄舊廣武白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秋防七

平露堂

芳等疾趨岔道等處大同總兵官孫吳等疾趨懷來等處山西總兵官董一奎等疾趨新保安等處各聽便宜星馳入援如此則三鎮之兵隱然長蛇之勢誠得先事之備矣但恐猾虜狡詭或牽此而入彼或聲東而寇西以疲我兵萬一分道內侵而三鎮援兵仍以保護陵京爲重慎固南山爲先臨期酌量虜勢之衆寡向往之緩急量遣兵將付諸各鎮巡撫調度責之各該參守各道兵備守巡併力協忠隨賊戰守不得顧彼失此墮虜之姦計而已再照人臣之義貴皇明經

皇明經

趙恭襄集

秋防八

平露堂

警報首諸哨探合無先期專責總兵官馬芳係吳董一奎仍責參守等官各選平覺通夜桶同慣觀墩軍加之行狼懸以厚賞遠出沿邊二三百里之外着實偵探不時往來務得點虜之情形向往之緩急賊勢之多寡或的犯本境或的侵鄰鎮通行飛報俱不待調遣馳赴原擬信地其一切戰守應援等項俱聽機宜不從牽制務要彼此併力共保萬全矣

題爲急處危城以保外藩以全內地事

臣自十月中前到懷來城接管秋防事宜備詢邊方

皇明經世編

趙恭叢集

卷九

平露堂

急務已聞大同鎮東路天城城參將所屬新平保平遠三堡每被零賊時出攻圍不勝追撲並各堡兵孤糧少地險援難等情臣即移文該鎮鎮巡參將兵備等官作速詳議一面增兵運糧責之固守一面議將決策期爲速圖且聞保平堡內又乏水泉并行開井去後速報賊回姑解旦夕臣於十月二十三日隨差夜不收馬江到彼密訪前項三堡城外委近兀慎虜巢見有零酋往來棧路又行戒備外至本月三十日方據總兵姜應熊呈稱九月三十日等達賊七八

百騎到于邊外地名石黃頭住牧時有零騎侵擾至十月十一日移北去訖及稱三堡舊貯米豆不敷于天城倉動支轉運新平堡二百四十石加兵二百名保平堡三百八十石加兵一百五十名平遠堡二百石加兵一百五十名又稱堡平堡地高夾石水勢頗微穿鑿旁穴直透堡外溝內取水而已據此尚無目前之謀豈有善後之策臣益訪三堡地方突出天城邊外報離六十餘里又隔崇山數層東則西陽河西則陽和南則瓦窯口爲賊要衝與拒牆等五堡昔因孤懸山外一時修設蓋爲該鎮之外藩也若三堡不守則天城陽和即受剝膚之災矣瓦窯口下及鎮地難有處堂之使矣至十一月初四日又據參將差夜不收報哨見邊外地名黃土坡達賊五十餘騎從西地來往東行走等情此又復至之兆也臣切念天下之事皆始于細微而成于隱蔽昔年右衛已有明徵臣再訪平遠東去宣府西陽河止三里西去新平堡十五里又西去保平堡十五里聯絡甚近而三堡米貨皆由西陽河以入其天城道遠阻山難行是以三

皇明經世編

趙恭叢集

卷十

平露堂

堡在大同雖屬以遠而血脉久通在宣府雖近非屬而屬藩不切臣議此地雖屬大同地方實爲宣府唇齒若非三鎮協力彼此其濟早計而力防之則各堡既近狼虎之羣難免吞噬之禍而西陽河亦不能以安枕也

題爲預計虜情戒嚴紫荆諸關以重畿甸事

京師之左則爲薊昌二鎮外與宣府懷來四海冶遼東寧遠前屯等處唇齒相連京師之右則爲紫荆州馬龍泉馬水諸關口外與大同寧廣宣府保安新城皇明經世編 趙恭東集 預計虜情 十一 于露堂 卷之二

等處輔車相依即今古北十路防禦廣慶南山一帶修守已密萬一賊虜踵往歲之故智窺伺紫荆則真保良涿均在可慮得保定一鎮觀其形勢則宜大在外虜縱固難卒至論其殷富則畿甸在內虜心寔所未忘連歲以來專窺薊昌二鎮即今二鎮防守既嚴譬之橫流之水不決於此必決於彼事理甚明臣等早夜籌畫不遑食寢相應明白奏 知天抵居庸南山爲重而紫荆馬水即次之虜犯南山則近而易我兵仍當堅壁以待虜犯保鎮則遠而難我兵可以相

機以行全在 臨期斟酌均非臣等所能遙得其策應一節在宣府鎮巡所議虜若越過本鎮有犯保安馬水口金水口形勢總兵官馬芳等就近量領正奇游兵從新舊保定等處取徑疾趨會合各鎮之兵隨賊策應在大同鎮巡所議虜若越過本鎮直犯紫荆白石口寧靜庵總兵官孫吳等量領正奇遊兵先從渾源赴廣昌聯合各鎮兵馬相機策應中路參將麻錦超赴應州威遠參將崔世榮赴山陰西路參將劉文燁赴朔州聯絡兵勢待擊情歸寧兵參將李勲不皇明經世編 趙恭東集 預計虜情 十一 于露堂 卷之二

待調遣徑趨廣昌會同紫荆倒馬參將拒堵浮圖峯以防紫荆在山西鎮巡所議虜若越過大同直犯紫金白石口寧靜庵等處本鎮正遊援兵三枝俱從平刑開靈丘攬道揷箭嶺以抄賊前或奔白石一散以擊賊後馳向策應等因臣看得白石口寧靜庵等處乃紫荆關遼西之境虜欲南犯由大同而下所經之要路也馬水金水口等處乃保定府通北之境虜欲南犯由宣府而下所經之要路也邇年醜類逆 茲者薊昌牆口既設固於內臣等南山復嚴備於外

若彼醜虜，此不得逞。紫荆以南，蔚廣以內，乃素番涎之地，委宜預防。本部橫流之喻，不決於此，決於彼其。思愚預防，深且遠矣。臣愚竊嘗甚憂因備之，夫今之宣大山西鎮巡等官，前議策應之兵，蓋爲紫荆馬水等處有警，宣東南山無寇而云然耳。若虜果止此，臣照各官所議，悉力西援，一取徑以截其前，一襲迫以乘其後，一設伏以攻其瑕，與保鎮兵馬審決機宜，腹背夾擊，計彼醜虜何能逞耶。倘值其時，宣東有警，南山戒嚴，臣之兵馬全力惟以陵京爲重，南山爲急。極圖戰守，矢無他虞。即有紫荆馬水等處之寇，若由大同而下，臣督大同巡撫宣府而下，臣督宣府巡撫各責該路參及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其振應援之聲，固守衝繁之堡，臣並發官兵互相援應，使虜進退牽制，不得狂逞。各保疆圉，乃策之上也。若欲必能堵截，使不南山而勢有所當併議也。何者，宣大地方，與薊昌真保迥異，而大不同者，蓋薊昌真保一帶，諸關峯隘，頻年修理，牆臺高堅，蓋有險可恃，守之易者也。惟宣大沿邊，山阜平夷，寇寇久廢，止有三邊孤墩，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增補卷之三

平露堂

放烽火而已，原無阻隘，已失險矣。臣自抵任以來，晝夜憂懼，朝夕幹理，故申明烽火之報，時設按伏之兵，迅發策應之師，嚴行後期之法。自春徂夏，虜入則兵陳，則虜遁。二鎮沿邊，鮮有失事。此亦惟可行於零賊已至於秋，防大舉賊無處而不可來，賊無來而不可入，非一路之將，一營之師所能當也。況所重南山大兵，幸止宣大邊腹，惟有堅壁清野，使我無所失，即爲保全賊無所掠，即是困性。至於衝鋒破敵，應變出奇，雖勢有當乘，然量強弱，計衆寡，尤非易爲。蓋無險可恃，守之難者也。本部所謂居庸南山爲重，紫荆馬水次之，虜犯南山則近而易我，兵仍堅壁以待，虜犯保鎮則遠而難我，我兵相機以行。斯二者，兩鎮機宜決矣。伏望皇上勅下兵部，申飭各鎮鎮巡等官，虜若止犯紫荆關馬水口等處之警，臣由援所陳，責諸各鎮巡撫，參守各道等官，臨時量賊仍遣兵將尾赴應援，宜令文武竭忠，主客協力，務使東不失南山之防，西不失各鎮之守，斯爲得策矣。至於薊保鎮巡等官，雖則我之外鎮，爲有援尤以彼之險隘爲必。蓋宣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增補卷之三

平露堂

外無邊關而內倚寨堡。守_之在_之堡。寨者也。餉保內無寨。堡而外倚邊關。守在邊關者也。如此庶彼此有各盡之忠。內外得兼備之策。而諸關表裏可以共保於萬全矣。

題爲經畧重鎮邊務以極圖安攘大計事

臣惟方今之務。莫重於邊防。邊防之重。莫甚于宣太。夫何邊非重。而獨以宣大云然也。蓋前鎮要矣。而沿邊據險皆倚于山。山西次矣。而西角鄰虜。山倍於虜。地利尤有可恃者。惟宣大二鎮東南一帶拱衛陵

皇明經世編

趙本纂集

邊務志

平露堂

京。其爲重當何如也。西北一帶鮮有高山峻谷之阻。遼陽久廢。又無險隘誰何之威。大酋僉答黃台吉。土蠻把都兒擺腰兀慎與逆黨板升等處。已成巢穴。麟次遼陽。朝暮出入得乘其便。東馳西驟肆窺其微。先該右衛之危。已經本部尚書楊經畧一番。諸廢具舉。號爲詳簡。繼者因循漸成流弊。數年以來虜勢益熾。所以小入則搶掠人畜。大入則攻踐墩堡。惟南阻不得入關。東扼不得犯薊。奔馳四顧。心力爲疲。至於本鎮地方。止於收斂固守。餘奚暇顧哉。是以宣大之間。

殘墩敗堡。滿目蕭然。軍有可惟存城郭。項者三鎮城。堡仰蒙皇上天地之德日月之明。捐內帑之銀。下嚴切之旨。昭示當事諸臣。及時併力修築。甫歷介秋。事已告竣。沿邊衆姓咸戴聖德。萬口歡呼。視昔爲有備矣。但一時工力浩大。積廢委難並興。且邇來虜

侵。事事攻堡。今茲防備事宜。尤當益求增飾。夫大邊無守。不能禦其不來。而內備或疎。萬一使之再逞。宣大驛驛。關南震動。臣日夜憂惶。殫竭咨慮。臣竊計之。其綱領有三焉。夫今之言戰勝者。孰不曰選將練兵。

皇明經世編

趙本纂集

邊務志

平露堂

耶臣初到地方。更大將擇偏裨。廟謨遠畧。應答如響。不可不謂之選將矣。夫選將所以練兵也。臣查兩鎮之兵。除正奇二營之外。各路兵額。每營三千餘名。今數兵或少十之二三。馬或少十之六七。一遇虜入。舊規馬軍調之。征剿步兵散之。守城步兵既分一營。馬軍多者僅千以上。少者五六百以下。其勢日弱。是有營之名。無營之實矣。夫我兵不如虜兵之多。我馬不如虜馬之健。我財不如虜財之猛。我鎗甲不如虜鎗甲之精。所恃以爲食。擊者。火器也。今查慢不爲具。

不過連珠炸炮等耳。又素不教練，如此而責之以必戰，望之以必勝，何可得耶？臣故曰：欲戰勝者，莫先于選將；選將莫先于練兵；欲練兵者，莫先于火器。火器莫先于快鎗，已耳。今之言守固者，就不曰堅壁清野，耶？臣歷諸地方，凡在官堡，大者有守備，次者有操屯，堡精官以聯其衆，官精衆以守其堡，猶有足恃者，至於軍民之堡，既無官，又鮮壕窩壘，棋布殘破，滿前雖有新修舊存，不過十之三四耳。惟墩亦然，大虜一

入，卒衆圍困，堡多潰奔，墩失，傳報徵責之，堅壁望其清野，何可得耶？臣故曰：欲守固者，莫先于堅壁，堅壁莫先于修堡，欲清野者，莫先于傳報，傳報莫先于修墩，已耳。今之言足食者，就不曰糧屯，芻峙，耶？臣查主

兵錢糧屬之屯田，鹽引及各省民運客兵錢糧屬之京庫內輪先年邊境安寧，各省本色完解，屯田盡納，京解如期，是以芻餉既充，支放不爽，兵馬有足賴也。嗣後本色改爲折色，屯田廢爲草萊，各省拖欠者十之六七，京運給發者十之五六，且災饉相仍，糴買不免於增價，支放不繼，粮草遂致于減除，軍額視昔雖

有逃亡，錢粮在今，益至稽誤，加之醜虜頻犯，征戍不時，非但本色不敷，至于折色亦不及矣。夫窮荒絕塞，貿易無資，欲責之士飽馬騰，何可得耶？臣故曰：欲足食者，莫先于粮屯，芻峙，粮屯芻峙，莫先于拖欠能完，京運補足，已耳。斯三者，誠爲邊防之綱領矣。

容文

爲閩人私募浙兵移咨

兵部咨巡撫福建都御史譚震奉 欽依咨臣，聽福建軍門委官于金處台溫有兵地方，選舉精銳赴閩剿寇，但恐司道府縣自分彼此，互相阻撓，務要出不嚴禁，一面將募過兵數并起程日期具由 奏報等因，備咨前來，准此案照，先于上年正月初七日，准福建軍門咨委副使汪道昆同副總兵戚繼光募帶義

烏精兵一萬餘員，各赴閩援剿，適本職入浙之初，蓋爲浙福唇齒，休戚相關，凡彼取用官兵，餉皆即分調協濟，至于題准杭城與台州府額兵二營，每營平分一千五百餘名，共三千，並募募新兵一萬名，付戚總兵帶去，其謀勇頭目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俱

任從揀擇帶用者三十餘員名。正以其濟時艱。何敢有所勒情。續于本年九月初五日。又准咨開興化等冠蕩平。議將威總兵下浙兵。分作兩班。每班務足六千名。俟十月無警放回。令各把總于十一月起。身上班。防春過後。六月終放還。其今年十月放還者。限明年七月上班。仍煩責各把總。依限帶領赴戍等因。據台金嚴兵備等道。揭稱金台等府。各縣糧里。紛然陳告。本境力農之人。俱被福建差來人員。動以厚利誘募為兵。以致田野荒蕪。閭閻課無辦總計。福建募用浙

皇明經世編



趙恭案集

募兵

九

平露堂

兵。合上下班。在總兵部下者。二萬餘。在軍門標下者。萬餘。而福建共用浙兵。以三萬計。其總哨頭目等官。以百數計。則福建之為頭目為兵者。何一非浙之人。取其外。猶有潛投私募之兵。不可數計。夫小人之性。惟利是趨。蓋在浙之兵。而彼招為哨隊什長。即躍然去矣。在浙之哨隊什長。彼招為把總。即躍然去矣。夫父兄為彼把總哨隊什長。其子弟宗親之在浙兵者。即躍然去矣。此福建募浙兵之大致也。緣此輩本非尺籍。又多詭名。能盡追拘之乎。地方之生民有數。而

民中之精壯。尤有數。今浙民精壯既去。是地方空虛矣。浙江精壯既去。是行伍空虛矣。倘猝有往年突犯之劇寇。近報造船之大舉。彼時又求濟于何地耶。此木院之所深憂。不敢不陳述早圖。而兼計之耳。為此合咨貴部。煩請酌量兩省事體。定議畫一良規。此後如闖寇未平。應用浙兵。于總兵部下。該募若干。軍門標下。該募若干。限以定數。移文本院。明為委官。挑選督發。貴其精。不費其多。取諸公。不取諸私。其奸彼潛募私誘。務要彼此嚴禁。及不可每無漸增。漫無紀極。皇明經世編



趙恭案集

募兵

十

平露堂

書

與譚二華

聞中巨寇。非公不可。明命既下。人情翕然。巨寇不足平矣。浙唇齒也。受庇何如。昨過金華。該道有司。見於文士大夫。騰於口。愛民為兵。愛兵為患。閭閻兵行後。亦曾具題其事。蓋數萬之師。出於一縣。縣當何如。中

間可愕可駭。防之慮之種種非一。謂浙之隱憂在此也。故於已從兵者。卹之使往。未爲兵者。諭之使家蓋募兵安民。二者皆地方大事。顧一而忘二。未可也。仰承尊諭。再欲添募浙兵。爲之汗背。古云。百姓皆兵。又云。有將有兵。明公威德震諸海宇。李之代郭。旌旗聲色。豈變旌旗哉。兵心變耳。況浙之用闔爲兵。在水者太半。在陸者少半。夫闔用浙兵。浙用闔兵。又何說也。生知闔兵之可用。又知浙人浙兵之可憂。非獨計浙亦以計闔。且楊文蔣相。清明公之勁兵也。生恃以爲兵者。聞命即日發赴。蓋同舟共濟。非敢如越人之視秦也。大抵浙之應闔。空國而往矣。人情事體。似應如此。惟高明亮之。

與楊虞坡

承諭張四維欲改調浙東副總兵。具香而行。即當奉命。蓋浙兵北自嘉興爲浙西。迤而南則紹興寧波台州溫州。俱名浙東。舊治寧紹台溫四府。各設叅將一員。兼督水陸。惟寧波適當其中。外海口則定海縣外海山則舟山。舟山則馬蹟下公山。以至陳錢。故倭舟

皇明經世編

題恭叢書卷之二

募兵

王

于露堂

至陳錢。入中國第一山也。自此分直分浙分閩。故陳錢舟山之至。要舟山定海之至。海寇衝也。平時海道駐寧波總兵。駐定海防汛海道守寧波境內總兵出舟山外洋。所謂扼險杭省陸兵及甯閩水兵則都司一員主之。水利道僉事監督之。有警六府各主其事。當汛之月。如溫寇入犯。輒撤台兵以應之。東寇入犯。輒撤西兵以應之。何者。防倭防虜不同。虜入以聚我合力。莫當倭入以散我兵。非周防難禦。浙海二千餘里。何處不可登。三四兩月何日不可到。前疏禦倭三策。亦定論也。必倭大舉如三十四年之浙西去年之福建。先無預備。賊踵至。結果非悉力攻擊。則不克耳。浙總兵與海道叅將與兵備各守信地。而又總兵以當其中。叅將以分其翼。且四叅將者。地醜責賁。無所軒輊。浙治將之法。似亦明日備矣。今增副帥於浙東。欲更易叅將。恐涉無名。欲添駐寧波。恐致增費。如此舉動。必須經司道議呈。會巡撫題。請方爲妥帖。鄙見如斯。仰惟老先生妙謨神識。萬里目前。其何以教之。

皇明經世編

題恭叢書卷之二

倭寇

王

于露堂

與徐存翁

閩倭寇止十二三耳，大抵皆閩亂民也。昔公黨惡之，徒未易收拾，縱一鼓蕩平，如蚊蚋然。雨收風息，一響復聞。然矣。閩誠難於獨濟也，必須數省財力，各路勁兵，以殺伐殄滅爲標，以還安定輟爲本。或假數年後，可就理蓋蠱壞之者深矣。其在浙中，遑遑力分，而兵將又多閩去，人心動搖，蓋彼中危急，何敢吝惜。近探處州界賊雖稍遠去，然目今春汛，舊賊新倭，飄忽叵測。如人一身手足兩用，必不備矣。況又有隱憂者乎？

皇明經世編 趙泰叢集 倭寇 三 平露堂

且浙當直福之中，二鎮安危所係全浙，所以全心腹，非敢拘拘爲浙計也。

又

屢遣人往閩探報，聞寇二起。其一據興化者是也。數雖不的大抵倭賊十三四耳，今尚不出拘執士夫索取贖價，往往有贖出者。時遣零賊出外掠米，城門夜閉，書開內閩賊得手，亦有潛歸者。又劫士夫與上司討船，蓋此寇一據興化已飽矣。入深而輔已重，船艘而風非時，竊料惟保身圖歸，似無他犯。但閩兵背公

不知何以一旦至此。所謂無兵者，有兵不可用耳。無兵耳。其一在建寧府所屬，自去年十一月內攻入壽寧政和縣，又攻松溪縣，內山賊十六七也。其山賊來攻浙江處州府屬慶元縣東門，被我兵打敵斬首五級，即退。雖時時於界外窺伺，浙江兵嚴備，不敢入。至除夕，我兵搗巢共斬一十五級，賊覺歸還。正月後，浙兵益集，以俟會剿。至十二日早起營，仍從政和何閩中去。此賊亦飽圖歸，而山賊漸亦分數矣。止此二寇之消息也。聞此寇去年舊賊招至，能乘此而一鼓蕩

皇明經世編 趙泰叢集 倭寇 三 平露堂

平，得懲創禍源少塞。若不能而新倭再至，勢必合矣。舊賊用新倭之船，新賊用舊賊之計。恐舊者利歸新者，氣銳非但閩中沿海而遑，又不知作何狀也。凡在鄰省，益令自治，以備不虞。若以一閩自濟，恐難自定。竊料事勢蓋今日之賊，誠非張璉之比，仰惟廟堂大爲處分，兵馬錢糧大爲捐助，所乏將才，處處簡任，擇近宜勒限到任，待其成功，勿責近効。勿縛文法，東南常有平定之日矣。

與張半洲

兵將狼狽之實劇遠艱危之形率爾上陳仰祈益兵加戍少救目前非敢故自貶損有所欺蔽耳聞松寇結果境上紛出搶劫誠堂與之禍救之宜急也傳者謂賊懼兵船在洋不敢下海蓋兵船宜伏不宜露末鹿閉門又謂風迅已過難于東歸若果如此大可慮矣而嘉興嘉善與賊不二三十里此門庭之禍雖與

皇明經世編

趙孝廉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堂與稍有淺深計其危急則一而已又聞老先生京兵及山東兵以次解集吳下又聞鈞牌調取羅會事挑選處州等兵赴蘇州徑勦夫合我兵將得彼機宜神運妙算珍此虜如拾芥豈庸衆人所知耶但生妄論此賊狡悍半爲吾人內地虛實無不預曉萬一不得盡殄不敢下海難於東歸生前謂不北入淮揚必南入兩浙矣又聞淮揚留有北兵稍衆如此賊不於淮而何往耶不惟嘉興而杭城原無戍兵勢益危矣此地方士民大恐如在旦夕也况思質公七月三十日北行汲泉公未有來凡當此新舊不屬之睦或有突出之警擾無備之鄉泉九解之勢此又生之所大恐如有旦夕也伏惟老先生俯念湖西傷殘已甚

弱已極乞賜多遣山東勁兵押發應援并止羅會事赴調及借稜威督責未省將領兵備官竭力提備如欲進勦再乞密示各官期會使之盡心防守併力截殺寧備而遲無缺而速庶可以萬全而大有功矣

與谷聚庵

皇明經世編

趙孝廉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不肯承乏邊役一方利病似宜周知况忝耳目之司分當上達邊務之要利弊之尤何者當與何者當革如兵食何由充足馬匹何由臆壯屯田草場作何興復客兵戍守應否照舊銀易則通負而病官預納則坐索而虧價草有包塚之弊糧有掙和之弊奸商施欠作何限併按伏兵馬何以稽察或時可變通而縛於法守或事可調易而難於更張煩爲一冊近見圖本詳於墩臺而畧於山口昨聞城至鐵裏門鴉鴿峪按圖索跡茫無所考今欲訪求如某堡某峪某口若十里至某堡某峪某口東南西北各堡各峪各口所至各若干里直達之交界處所於山險平川并通賊大路明書其地又如某處南犯若干里亡某處有何水草可資有何山險可伏以次而南將犯某關之內

又如某堡某城或可儲可也俱明白註數於各城堡口之類則通賊險易可守可伏使一展卷如視諸掌庶平時講究不涉空談繪載圖冊不爲畫餅矣

與翁東崖

嘗聞門下士一蒙容遇即以身許夫許身極難耳翁以易得之哉蓋取長而讓能推赤以致腹此大小各得而賢愚所以會忘其身也昨見旌忠卹典迥出常格將使生者樂歟歟者何俟可風可勸數十年來所未有也但賊之入昔年山西去年宣大今年延綏不

皇明經世編

趙葵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擇地也山西六月宣大十月延綏八月不擇時也犯山西備山西犯宣大備宣大犯延綏備延綏明年當無地無時無備也客兵之調又資之誰哉夫驕虜誦於爲謀今我疲於奔命真坐困耳萬全之策不可不講也蓋萬全之策主兵是已夫主兵未壯難忘客兵外守未固不廢內守此定論也妄議方今之急莫善於練主兵耳夫以三鎮之兵計之不下十三四萬盡括其壯者勇者每鎮可得三萬人當其九萬人矣有馬者半兼步者半精饒備器飽糧裕芻然山後川長

不二千里一遇防秋分爲二十八營屯于二十八堡仍去邊境各四五十里列成聯絡之形其爲長蛇之勢蓄精養銳以逸待勞此吾之戰具也然三鎮揀下之兵尚餘五六萬人亦必鮮明旗幟銳備銳矢盡今擺邊蓋擺邊欲得一阻耳此吾之守具也又外募智勇深爲哨探內擇忠諄明于烽火此又吾之耳目也且虜人之來不能飛人必前月合兵旬日晒肉數日掠馬節節可知夫哨探深動預見烽火收歛及時餉賊南入而我兵戍守之據險止驅待戰之兵授機講會犯東或從西中應犯中東西俱應堅壁清野勇無所施掠無所得虜氣亦奪矣此而乘時審勢掩擊夜攻擾情襲歸招降立間我有必戰必勝之形彼有亟歛亟遁之勢又敢猖狂而南下哉則地有定守人有定用國有定謀收主兵之功嘆外防之固捐客兵之費以待功勞省內備之儲以資缺乏我國家萬全之兵經大之術或亦愚者一得之私耳昨辱教掣兵大疏於中盡見省掣兵之費存不掣之防一舉兩利皆昔人所未講者經畫周備可以知我翁苦心擘畫

皇明經世編

趙葵集

卷之二

平露堂

矣此時戍兵視防秋爲當緩哨探視防秋爲更嚴蓋哨探所以備之也若至春和完塙修堡又爲第一義翁以爲何如昨見張伯方曰賊寇延緩咸云吾乃爲赤子復仇耳蓋延緩之兵先長常打帳房有所屏護摩故有是言予曰未可以爲戒也竊慮守嚴固無諒可乘則此言何以加於我哉我翁又以爲何如

督府防守論引

竊謂宣府爲 陵京項背也大同爲 畿輔右臂也山西爲中州肘腋也三鎮固弗重耶矧處在宣府北

皇明經世編

趙於襄集

督撫守

千露堂

爲把都兒黃台吉大同北爲元慎懼腰俺荅山西北及河西爲俺荅吉囊今稱虎噬狼婪最雄長者非俺荅爲父黃台吉爲子耶次而吉囊把都兒則弟行元慎懼腰則孫輩下此知名者不可勝數各領精兵多者二三萬少者四五千顧彼醜類氣血心力如一自然呼吸相通肝膽相照乃環牧于三鎮之邊鮮有關山牆壘之限三鎮又弗重耶夫人於項背以衛元首也右臂以衛一身也肘腋以衛心腹也宣大山西衛內如此捍外又如此厓按諸邊孰如三鎮三鎮者尤

弗重耶緣承平日久武備漸弛 朝廷銳意興修邊

臣歷年振飭而虜勢日熾我備尤疎每厓 聖上宵

旰之憂余自受 命以來深爲此懼爰及抵任備極

咨詢酌古而准之今惟緩而致其急以事莫先于用

人則議更將領兵莫先於選鋒則議行揀練戰莫先

於長技則議演銃砲守莫先於設險則議築墩堡食

莫先於諸積則議備糧餉令莫先於鼓舞則議厚功

賞諸所條 請廟堂一一響應其委任責成意獨至

矣大條貫雖陳尚賴我文武將吏竭忠盡命舉行貴

皇明經世編

趙於襄集

督撫守

千露堂

實心志貴乎問有襲舊彌文意公誤 國者是自棄

於 聖朝自于乎 天憲矣余督理無效罪孰大焉

乃復申飭之首曰防邊論凡十四章夫邊以論防言

邊外也非忘守也以戰爲守也次曰守堡論凡十八

章夫堡以論守言堡內也非忘戰也以守爲戰也

以戰爲守邊可固矣內以守爲戰堡可勝矣戰守相

生內外相倚是爲節制之師萬全之策矣此自其形

與聲者言之耳至於隨敵應變知彼已以決機宜料

成敗以執勝算夫虜用勇而拙於謀也用衆而拙於

寡也。用騎而拙於步也。用速而拙於久也。用射而拙於技也。此六者虜之所短。中國之長也。用我所長制彼所短。微乎神乎。將使其入無得其出。有損屢入無得屢出。有損則我勢日強。彼勢日弱。雖繫其頸而拊其背。有日矣。曾彼醜類之足憂乎。此當求之於所論之外者也。此余與我文武將吏之職分也。乃刻爲編各堡一冊。各官給一冊。相與廣其意而不泥其詞。亟勉圖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趙恭襄集

卷之一

平陽堂